

第一章 王元度情陷日月坞

武昌地当长江汉水会流之东，自古以来，极是繁盛。时在明宪宗成化年间，这一日夕阳西坠，浩荡长江倒映出满天彩霞，但见粼粼江面上，闪耀出万点金光。

江边的码头上围绕着数百人，最外层的都站在板凳上，伸长脖子向人圈中瞧着。人群最内层有十多名公人，手执刀杖，把人群逼开，腾出一块空地，当中两个人正在拼命厮杀，一个是长挑身量，眉目清俊的少年，使的是精芒映日的缅刀，另一个矮胖胖，浓眉大眼，也是十八九岁的少年，使的是一柄亮银画桨，挥动之际，风声劲急响亮，显然这根亮银画桨沉重之极。

这两人身上都负了伤，高的一个左臂转动艰难，矮的一个肩、臂、腿之上，有四五处伤痕，血渍斑斑。

那十多名公人神色都甚是尴尬，在他们的圈子之中，还有一个佩剑少年，这少年长得面如冠玉，英风飒飒，静立时如渊亭岳峙，态度极是沉着，这时一个公人悄声说道：“眼下便要日落西山，少爷若不出手分开他们，这件事就要瞒不住府尊大人啦，那时节兵马司大人势必派出精兵前来弹压。”

佩剑少年淡淡一笑，说道：“我跟他们都不相识，实是劝解不开，你们禀报上去派兵勇前来弹压最好。”

那公人愁眉苦脸的叹一声，道：“若是上头知晓此事，咱们这些人都别想在公门中混饭吃了，唉！他们从昨天傍晚一直打到现在还不停手，反倒是旁观之人，累得换班儿来看热闹。”

佩剑少年道：“他们内功深厚，还可以再打一两天。”

那公人叫苦不迭，又央求他出手分开他们，佩剑少年双眼一直不离激战中的两人，这时忽然跃出去，剑光一闪，登时把那两人分别迫开两步。

矮胖少年浓眉一揪，大怒骂道：“混帐王八蛋，我这一招眼看砸死这厮，你又多事出头，老子先砸死你。”对面的高颀少年应声道：“对，这小子可恶透顶，若不是他屡次多事，你早就身首异处了，咱们先弄死他再打。”

这两人口气极凶，这刻光是叫嚷，竟不出手。

四下的公人们想是吃过亏，这时都不敢作声，更不敢上前，要知这等通都大邑之中，焉能任得老百姓持刀抡杖，公然斗殴。但这两人一则武功高强，二则红了眼拼命，公人们都瞧得出势头不对，又吃过亏，是以拼着被旁观的老百姓嘲笑，也不肯上前送死，一方面还得设法瞒住上头。

佩剑少年谦和如故，微笑道：“两位兄台的身手，都教人大感佩服，但自古道是两虎相争，必有一伤……”话犹未毕，矮胖少年暴跳如雷，喝道：“这话已讲过多少次啦，老子不听就是不听，今日非宰了这小子不可。”

高颀少年竟不回答，双眼直望住江边一艘船上，只见那船，篷窗推开，有个年约十六七岁的美貌少女，凭窗观看他们厮杀。

佩剑少年听那矮胖少年口气坚决，摇摇头退开了，矮胖少年喝道：“瞧什么？”举桨戳去，高颀少年浑如不觉，却见那美貌少女吓得花容失色，惊叫一声，这才晓得不对，急急跃退，但仍被对方银画桨撞了一下胸口，疼得几乎窒息昏倒，矮胖少年疾迫上来，高颀少年叫道：“不打啦——”矮胖少年征一下，喝道：“什么？”

高颀少年道：“我说不打啦，算你赢就是。”

矮胖少年喝怒道：“混帐，岂有此理。”挥桨扫去，风声劲厉之极，高颀少年不敢硬封，向后一退，但听扑通一声，掉入江中。

他立即浮起来，抹抹面上水珠，叫道：“我现下没有工夫跟你蛮缠。”叫声中踏水而去，气得码头上的矮胖少年顿脚直骂。

高颀少年泅到船边，伸手勾住船舷，说道：“姑娘，我饿坏啦！”

美貌少女一怔，却见他泡在水中，左手软垂，甚是狼狈可怜，心中一软，说道：“那你就上来，把衣服烤干，吃点东西。”

高颀少年愉悦一笑，说道：“谢谢你，在下柳昭，不敢请教高姓芳名？”

美貌少女听他说得客气恭敬，不禁嫣然一笑，道：“巧得很，我就叫柳儿。”

这话也不知是不是讨便宜，但柳昭毫不在意，笑吟吟道：“鄙姓竟得美人取用，当真是三生有幸。”

柳儿抿嘴笑道：“快上来吧，仔细泡出病来。”

柳昭大喜道：“在下若是病倒，姑娘可肯来瞧我一眼？”

柳儿道：“那有什么不可以。”

柳昭道：“若然如此，在下情愿一年病倒三百六十五日。”

她哟一声，道：“相公别乱说话，病倒了才晓得这活罪难受，快上来吧！”

柳昭涎着脸笑道：“姑娘若是赐予援手，拉我一把，我就上船。”

柳儿不禁一怔，心想这人好生无赖，才请他上船憩息一会，他就变出花样。当下仍然笑容满面，打开篷窗探身出去，伸出一手。

柳昭细瞧她的手，只觉纤美白皙，心中大喜，便也举手上去，柳儿不知如何便抓住他手腕，轻轻一提，便把他提离水面，柳昭还未发觉有异，叫道：“我的左手使不出气力，姑娘行个好拉我上船吧！”

柳儿笑道：“这也使得。”忽然抖手向外一甩，柳昭整个人平平飞开数丈，砰一声落在水中，当他们对答之时，船已沿江向下流驶行。此刻已远离码头，忽听岸边传来响亮的笑声，柳儿向岸上望去，只见那个矮胖少年拍手大笑，原来他也沿着江岸追了下来。

柳儿娇声喝道：“笑什么？”

声音虽是娇柔悦耳，却远远传到七八丈远的矮胖少年耳中。

他愣一下，笑声立止，洪声道：“这法子很妙，我难道不该笑？”

柳儿哼一声，道：“自然不该，下一次决不饶你。”

矮胖少年气得满面通红，双脚乱跺，但他素来不惹女子，是以空自暴跳气恼，却不开口喝骂。

柳昭此时已冒出水面，一副垂头丧气的神情，也不泅向船去，柳儿叫道：“相公，你来。”

柳昭没精打采的道：“我犯不着又空欢喜一场。”

柳儿又是怜惜，又觉这话说得好笑，当下道：“这回我不哄你了。”

柳昭精神大振，泅了过去，柳儿果真把他拉上船，借了一套船上水手的衣服给他换，又弄好食物，有酒有肴，一面又与他烘衣服等，柳昭乐得飘飘然的，几乎连姓什么也给忘了。

不久天色已黑，柳昭已换回自己的衣服，神采奕奕，与柳儿同处舱中，灯下相对，此时船已停靠在一个河弯内，柳儿道：“跟你打架的人叫什么名字？”

柳昭摇头道：“我不知道。”

柳儿讶道：“你们连姓名都不知道，就拼命厮杀？为的何故？”

柳昭支支吾吾的，但当不得她再三追问，只好答道：“我打荆州来时，路上碰上了他，发觉他一直跟踪着我，这倒没有什么，但昨日我们又在码头上碰面，那时我正要搭人家便船南下，这厮无端端辱骂于我，后来就打起来了。”

柳儿星眼连眨，沉吟片刻，笑道：“那船上可有女孩子么？”柳昭面上一红，点点头，她又道：“他定是骂你专爱调戏女子之事，对不对？”

柳昭又点点头，却见她神情毫无异样，当下大为放心，只听那柳儿沉吟道：“既是如此，这位相公极可尊敬，该当请他上船来敬他一杯。”

柳昭讶道：“他在哪儿？”

柳儿道：“他一直跟着我们，想是怕你欺负我——”柳昭眉头一皱，恼道：“我柳昭堂堂六尺之躯，怎肯欺负女孩子？这厮混帐得很，瞧来非得拼个死活是不行的啦！”

柳儿微笑道：“相公不须着恼，你虽是见到女孩子便爱献殷勤，但实在光明磊落，毫无歹心，我会跟他讲个明白，不过，你日后还是改一改这脾气的好。”

柳昭顿时心和气消，笑道：“姑娘说得是，这脾气该改，我去把他叫上船来可好？”

柳儿笑道：“你又来献殷勤了，还说要改呢！”

柳昭涎脸直笑，口中叨念道：“这般可爱姑娘可罕曾见，我眼花缭乱口难言，灵魂儿飞上半天……”这几句是西厢记艳词，柳儿也不着恼，微微一笑，说道：“相公益发轻狂啦！”眼珠儿一转，心想：“我虽然不介意他的口舌轻薄，却须给他一点教训。”当下取出一方黑布，说道：“我虽也不便上岸请那位相公，你过来坐在我身边，我自有法子请他。”柳昭心想这妮子行事古怪，好玩得很，便过去坐在她身旁，露出一副色迷迷的样子。

柳儿纤手一动，舱中陡然一片黑暗，跟着发出半声尖叫，似是声音出口便被人掩住嘴巴。

柳昭嘻嘻一笑，暗想这叫人法子极是别致新鲜，忽觉船身微微一晃，接着舱门砰一声被人踢开。

周围还有好些泊岸船只，此时传来互相惊问之声。

船舱中本是一片漆黑，蓦地透出一丝灯光，微光之下隐约可见柳昭和柳儿坐在一块儿，踢门之人迅快抢入，伸手向柳昭抓去。

这瞬息间，柳儿已瞧出来人体态潇洒，不高不矮，不肥不瘦，并非那矮胖少年，不觉惊咦一声。

柳昭听风辨位，左手使出一招隐微式反拿敌手，谁知左肩受过伤，转动不灵，招数才发出一半，肘弯上的臂儒穴已被对方指头抓牢，但觉此人五指坚逾钢铁，半边身子顿时麻木，同时之间，一阵急疼攻心，顿时满头热汗滚滚流下。

陡然间，又有一道人影闯入舱内，此人落脚极重，船身大为摇晃，只听他暴声喝道：“好大胆的淫贼！”呼的一声，一股极是强劲的风力直袭那扣拿柳昭的人。

舱内灯光大亮，一切都瞧得真切，这最后闯入之人，正是那矮胖少年，手中的亮银画桨方自迅急扫出，那个抓住柳昭左臂之人就是那个十八九岁的

佩剑少年，身上一袭长衫，面如冠玉，极是俊美潇洒。

亮银画桨堪堪打中佩剑少年后背，矮胖少年一瞧不对，口中大喝一声，宛如平地打个霹雳，只震得舱中之人，个个耳鼓疼鸣，他吐气开声之际，同时使劲煞住画桨去势，但画桨去势何等猛恶劲厉，哪里能硬煞得住，砰的一声仍然打中佩剑少年后背。

舱中一阵大乱，人仰马翻，那佩剑少年身子压住柳昭、柳儿二人，矮胖少年目瞪口呆，竟忘了上去把他们拉起。

佩剑少年从两人身上翻滚开一侧，五指仍然牢牢抓住柳昭臂上穴道，柳儿最先坐起，低头一瞧，只见柳昭满头大汗，面色焦黄，连忙叫道：“哎，相公快放手……”佩剑少年深深调息几口气，才道：“姑娘这话怎说？”

矮胖少年弯腰拉起佩剑少年，说道：“我真想不到你比我抢先一步，我……我……”底下歉疚之言还未说完，佩剑少年已从他面上神情瞧得明白，接口道：“兄台不要放在心上，这叫做仗义岂敢后人。”

矮胖少年一怔，道：“说得好，这正是我心坎中的话。”

柳儿柔声道：“两位大侠客待会儿再说话行不行？求求你先放了柳相公吧！”

佩剑少年一眼望见灯畔有方黑布，当即明白灯光忽暗之故，心中略有所悟，便放开手，柳昭长长透一口气，运功催动血气，一时之间，还不能开口说话。

柳儿芳心着实被这两个少年的侠心义行所感动，满面悔疚之色，柔声道：“这都是我的不是，还望两位相公饶恕。”

矮胖少年还不明白她话中之意，问道：“你说什么？”

佩剑少年淡淡一笑，道：“她并无被袭之事，是故意装出这等情状。”

矮胖少年越发疑惑，道：“为什么？”

柳儿接口道：“我和柳相公谈起你，得知相公乃是正直侠义之士，心中甚是敬佩，有意相邀上船一见，但又想到相公未必就肯移驾，所以作此狡猾，却不料弄巧成拙，反而教这位相公无妄受灾，心中极是不安。”

她口齿清晰伶俐，声调娇柔，说得极是委婉动听，那矮胖少年本来没有吃亏，不要说他，便那佩剑少年白挨了一桨，此时也气恼全消。

柳昭运功至此，已经恢复如常，长吁一声，说道：“疼死我啦，你手上可是练的有大力鹰爪的功夫？”

佩剑少年歉然一笑，拱手道：“正是，此事只怪兄弟鲁莽，多有得罪了柳兄。”

柳昭见他谦诚有礼，不觉大生亲近之心，嘻嘻笑道：“这可怪不得你，你贵姓大名？”

佩剑少年歉容未消，答道：“兄弟王元度。”

矮胖少年怒叫道：“王兄跟这种色鬼说什么，若不是他专门调戏妇女，我也不会误伤了你。”

柳昭也怒道：“你嘴巴里干净一点。”

王元度和柳儿一齐排解，柳儿道：“柳相公虽是外表上不甚端方，但其实正派得很。”

王元度说道：“兄台的肝胆。武功，小弟极是仰慕，尚未请教尊姓台甫？”

矮胖少年大声道：“别人问我我是决不说的，但王兄便不同啦，我姓鲁

名又猛。”

柳昭嘻嘻笑道：“这姓名妙极，正是又鲁莽又凶猛。”

鲁又猛横桨喝道：“色鬼，敢不敢上岸跟老子决一死战？”

柳昭仍然嘻皮笑脸的道：“忙什么，咱们先吃喝休息，明早动手不迟。”

王元度说道：“柳兄的话有理，有话明早再说。”

当下分别落座，鲁又猛气呼呼的，柳昭则嘻皮笑脸，仍然是一副色迷迷的模样。

柳儿口角生春，极会说话，饮食之时，一一问过他们三人的师承来历，可是这三个年轻人都是支吾以对，连鲁莽不过的鲁又猛也没肯透露，至于他们前赴何处，有什么事，更加不肯露出半点口风。

这三个年轻人完全是三种性格的人，鲁又猛的莽撞、暴躁，那是一望而知，谁都瞧得出他肚直肠直，是个没有算计之人；柳昭那股色迷迷的神气，则充分证明他是个风流自赏，任性不羁之士；王元度与这两人完全不同，他外表长得十分潇洒俊逸，但举止端庄稳重，眉宇间正气凛然，竟是个既英俊又正直的侠客典范。

柳儿的星眸一直有意无意的掠过王元度面上，但他却浑如不觉，反倒与鲁又猛、柳昭二人显得很亲近，谈古论今，口才流利，学识渊博，使得鲁、柳二人对他甚是敬重，因此在短短时间之内，王元度已隐隐成为领袖人物。

柳昭落水之时，随身携带的一柄绢面折扇也弄湿了，因此放在一边晒干，直到大家吃喝得差不多了，王元度首先起身辞谢，鲁、柳二人便也一同起身告辞，柳儿命船家泊到岸边，岸上虽是风高月黑，可是在这些武林豪侠眼中，那是跟白天没有什么分别。

鲁又猛踏上岸边，回头道谢时，柳儿笑道：“鲁相公若是当真感到这一顿酒食还不坏的话，便该给我一点酬报才对。”

鲁又猛应声道：“使得，姑娘即管说出来。”

柳儿笑笑道：“你以后不再向柳昭相公找麻烦，那就是给我的酬报了。”鲁又猛不禁一怔，柳昭却嘻嘻而笑，表示心中十分得意，鲁又猛瞪他一眼，才向柳儿道：“我鲁又猛讲话算数，就依姑娘的话。”

三人联袂离开，转眼间，已没入黑暗之中，柳儿还呆呆的向岸上凝望；后艄的船家耸身一跃，落在她身边，那么庞大的身躯落下时，船身晃也不晃。这般家长得身躯雄伟，气度勇猛，这是掀掉头上斗笠后才瞧出来的，他浓眉一皱，道：“柳儿，你还张望什么？”

柳儿头也不抬，缓缓道：“我在想那王元度相公。”

这魁伟大汉道：“他们迟早都会找上咱们日月坞去，你不愁见他不着。”

柳儿轻叹一声，说道：“蓝沛大哥，你和我都是小姐的心腹，告诉你也无妨，我可是为小姐而想王相公的，你明白我的意思么？”

蓝沛寻思一下，点点头，反身跃回后艄。他拿起竹篙，刚刚插入水中，柳儿的声音从船头飘过来，道：“我想今夜停泊此处，只不知会不会耽误了行程？”

蓝沛放下竹篙，道：“不要紧，明天我卖点劲就行啦！”

柳儿宽慰地笑了一笑，在前舱处挂上一盏风灯，然后躲在舱内，一面说道：“咱们日月坞数百名水道好手之中，听说蓝大哥艺压群雄，不但水中功夫了得，这操舟之术，更是精擅，可以快愈奔马，不知是真是假？”

蓝沛在后面应道：“这话倒是不假，我以前听亲友们说，我还未断奶就

会飞舟戏水，自然这是他们开玩笑的，然而可见得我很小的时候和水就很有缘份。”

柳儿格格笑道：“有趣得很……”说时，随手取起一样物事，却是一柄绢面扇，一面画着花卉，颜色鲜艳，笔法秀媚，没有题款，另一面却是一幅精细工笔的惜花美人图，画中的美人体积虽小，可是面目眉发，纤毫毕现，极是美貌动人。她见了这个画中美人的，不禁大吃一惊，再看扇角署名却是辽东大痴四字，印章因是篆书，所以辨认不出。

她对着折扇沉吟了许久，陡然间，岸上传来叱喝之声，当即侧耳聆听，那是两个人在说话，其中一个粗声暴气，敢情便是鲁又猛，另一个好声好气答话的是柳昭。

鲁又猛喝道：“我早就晓得你这色鬼会鬼鬼祟祟的溜回来，所以躲在这儿等候，果然不出所料。”

柳昭道：“你到底让不让我开口？”

鲁又猛嘿嘿冷笑道：“你说，看你编造出什么名堂掩饰？”

柳昭道：“我有一柄折扇漏落在舟上，所以赶回来找寻，这柄折扇甚是名贵，决不能遗失。”

鲁又猛用不相信的语气道：“放屁！我不相信。”

柳昭道：“我记得清清楚楚把折扇放在一旁晾干，忘了带走，是不是骗你，上船一问便知。”

鲁又猛道：“好，咱们问一问那位柳儿姑娘，若然没有此事，那就证明你心怀鬼服，咱们这就找个没人的地方拼出生死，逃跑的是王八蛋龟孙子。”

柳昭昂然应道：“就这么办，我若是不敢跟你拼个生死，便是狗养的。”

他提高声音叫道：“柳儿姑娘……”

柳儿出舱应道：“什么事？”

柳昭说出遗扇之事，柳儿早就听在耳中，并且感到十分为难，只因这柄折扇她极想带回去给小姐瞧瞧，料必关系重大，然而眼下若不取出折扇，这两人便须拼命决斗。

她缓缓道：“我入舱找一找。”转身入舱，过了一会才出来，道：“有啦，在这儿。”

柳昭得意洋洋的向鲁又猛道：“瞧，我有说欺骗你没有？”

鲁又猛伸手拦住他，道：“且慢，我虽然不是聪明人，但这柳儿姑娘不想咱们拼命之心，我可是瞧得明白，说不定这柄折扇是她的。”

柳昭道：“胡说，女孩子家哪有使用折扇的？”

鲁又猛道：“我不管，反正我不相信。”

柳昭气得俊眼圆睁，喝道：“好，你这是存心找碴，咱们便找个无人之处拼个死活也好。”

柳儿笑道：“不必如此，柳相公，此扇既然是你的东西，那么这上面有什么记号、特点，你定必知道。”

柳昭恍然道：“还是姑娘聪明，这柄折扇一边是花卉，另一边是惜花美人图，鲁兄不妨瞧瞧对是不对？”

鲁又猛不语，跃上船去，展开折扇，就着灯光一瞧，果然不讹，当下心中服气，跃上了岸，道：“多有得罪，柳兄，兄弟这厢赔罪。”

柳昭接过折扇，道：“算了，我碰见你算是倒了大霉，我可要先走啦，你老哥爱守到天亮都行。”说罢，恢复低声下气的声音，向柳儿告别。

鲁又猛跟他走了，河岸边又恢复了平静，柳儿回到舱中，静坐凝思，若有所思。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之久，船身微微一晃，她瞿然举目向舱门望去。

嘭一声舱门被人踢开，强劲的江风卷入来，把柳儿的长发完全吹乱了。

灯光照射在来人身上，但见此人面貌英俊，背插长剑，剑眉斜竖，俊目含怒带威，正是那王元度去而复转，他气势汹汹地闯入舱内，忿怒地瞪着柳儿。

柳儿淡淡一笑，道：“王相公请坐。”

王元度见她如此镇静，略感意外，神色间，微微一怔，柳儿又适：“贱妾深知王相公乃是大仁大义之士，总算没有看错。”

王元度哼了一声，冷冷道：“姑娘没有别的话可说了，是也不是？”

柳儿连忙摇头，道：“有话说，不过有的是时间，何须匆忙。”王元度本是盛怒而来，大有出手取她性命之意，然而被她这么一打岔，不知不觉已松弛得多，当下说道：“在下可没有时间路姑娘多说闲话，姑娘也用不着白费心机想拖延时间。”

柳儿格格娇笑数声，道：“贱妾再说几句闲话，便可转入正题，只不知王相公允许不允许？”

王元度面色沉寒如故，没有做声，柳儿晓得他答应了，便道：“贱妾不但没有赶紧催船离开，还在外面点上一盏灯，王相公可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王元度道：“总不会是特意让在下较为容易找到你吧？”

柳儿收敛了笑容，正正经经地道：“正是教相公容易找到此船之意，现在请相公注意一下，此船眼下停泊在什么地方。”

这一问大有蹊跷，王元度不得不转头向舱门外望去，猛可吃了一惊，敢情这艘轻舟已不知何时启碇，远离江岸，目光所及，尽是黑沉沉的水面。

他回过头来，眼中露出坚毅的光芒，道：“姑娘虽有出人意外的手法，然而今晚想逃出在下手底，只怕无法办到。”

说话之时，暗暗提功聚力，他进舱之时已相度好形势，早就估计出以自己大力鹰爪功夫，可以笼罩方圆两丈之内，因此不论她以什么身法逃走，也难免遭受爪力一击之危。

柳儿恢复了可爱的笑容，道：“相公说得极是，贱妾这条小命已被相公捏在掌心，可是相公难道不考虑一下，倘使贱妾遭遇不测，你自家将有何等后果？”

王元度本来沉寒严肃的脸上泛起笑容，舱内的空气登时轻松得多。

他道：“在下一向思虑不周，时时凭意气行事，所以不免上当吃亏。”他迫近两步，又道：“若然姑娘不坚持的话，在下倒想跟你谈谈讲和的条件。”

柳儿笑吟吟道：“好呀，我们讲和吧！”陡然面色一变，道：“不对，你想是有诈。”

王元度讶道：“有诈？”

她道：“不错，相公不是贪生怕死之辈，这一宗行事不合情理，其中定必有诈。”

王元度道：“好聪明的姑娘，但你此刻才发觉已经太迟了一点啦！”说时，举起右手，五指微张，宛如鹰爪，向数尺外的女孩子抓去，出手不觉其快，然而柳儿却来不及闪避，蓦地半边身子一麻，已动弹不得，也无法提聚真力，接着胸腹之间涌起翳闷难过之感，使她忍不住发出呻吟之声，秀眉紧

皱，显得甚是可怜。

王元度右手一屈，她整个人便向前冲来，恰好落在他手中，让他抓住手臂，王元度沉声道：“姑娘在酒菜之中放了什么毒药？”

柳儿用哀求的眼光瞧着他；声音微弱地道：“相公的手，放轻一点儿行不行？”

王元度果然放松许多，他并不是因对方神态可怜而放松，而是他自己有一种想法，他认为一个行侠之士，纵是被人暗算，但报复之时，仍须适如其分，比如对付这个女子，在未决定如何处以应得之罪以前，不该使她痛苦，这才是光明磊落的英雄行径。不过柳儿可不晓得他有这种想法，微微一笑，感激地道：“谢谢你啦！”

王元度道：“没有什么好谢的，请你据实告诉在下，何故要向在下施毒？”

他的声音坚决异常，教人一听而知，不说是决计不成的，柳儿被他的气度意志慑服，道：“贱妾只是想请相公单独回转来一趟，才用点手段。”

王元度意外地一怔，沉吟道：“真是这等用心？”

柳儿道：“相公若是不信，不妨再查看体内情形，瞧瞧毒性是不是迅速减弱？或者因相公功力深厚，毒性早消失了也未可知。”

王元度先不回答，暗中运功调气，果然已毫无异状。

他摇摇头，道：“这真是莫名其妙的理由，即使你真心如此，可是万一在下回来之时，鲁莽出手，以致伤了姑娘，岂不是十分不值。”

柳儿道：“贱妾若不是看准了相公乃是真正的英雄侠士，自然不敢使用这种手段。”

王元度爽快地放开手，道：“在下甚感歉疚，白白使姑娘受苦，只不知姑娘有何见教？”

柳儿长长透一口气，抚摸着臂上被他抓过之处，道：“相公手力好重，看你的外表，不应该是修炼这等霸道功夫的人。”

王元度截住她的话头，道：“姑娘有何见教？”

柳儿道：“相公不能先坐下来慢慢再谈？”

王元度道：“不行，一则此时此地不是谈话时机，二则在下身上还有琐事要赶着去办。”

他越是义正词严，守礼不苟，就越是使柳儿感到钦佩倾慕，当下道：“相公的人品武功都是当世罕见，但刚才接晤之时，相公似是有所顾忌，竟不肯透露身世，贱妾因想人海茫茫，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重逢，是以心中耿耿，才想出使用药物哄骗相公，好教相公含怒回来问罪，贱妾便可以单独请教相公了。”

王元度微微一笑，道：“姑娘的用心，实在教人猜测不透，在下竟蒙姑娘青眼抬爱，既感且愧，可惜在下的身世来历殊无足道之处，还望姑娘见谅，在下告辞了。”

柳儿不禁一怔，说不出话来，她自从长大以后，凭她出色的姿容和美妙的词令，当真没有一个男子能拂逆她的意思，殊不料在这个年轻侠士面前，姿容词令完全有如粪土，毫无作用。正在此时，船身剧烈地摇晃了一下，接着舱外有人洪声接口道：“好大胆的小子，竟敢不把柳儿姑娘放在眼中，今晚非让你喝点河水不可了。”

王元度瞥了柳儿一眼，见她神色尴尬，似是既无法阻止那人说话，而

又不愿得罪自己，所以大感为难的神气，这一来王元度便不得不高估外面那人的身份地位，从而加强警惕之心，朗声应道：“尊驾是哪一位？何不入舱相见？”

外面那人道：“这话有理。”

当即踏入舱内，却是那操舟的雄伟大汉蓝沛，他上上下下的打量王元度几眼，才道：“我的姓名来历也不能透露。”

说时，伸出粗大的手，又道：“听说阁下擅长大力鹰爪，不知是也不是？”

王元度也伸手与他相握，一面道：“微末之技，岂足挂齿。”

答话之时，感到对方五指一紧，力道强劲之极，不敢怠慢，也运起大力鹰爪功夫对抗。

他使出八成功力之时，对方面上才现出惊讶之色，王元度也甚感敬佩，心想我这一门硬功内含独门气功，与寻常的大力鹰爪不尽相同，威力相去甚远，根据有限的几次经验，只使出六成功夫，就没有人受得了，谁知此人手力如此雄浑强劲，瞧来纵是用足全力，恐怕还赢他不了，转念之际，已使十成功力。

蓝沛面色微变，王元度立即松手，柳儿也惊骇得花容失色，道：“大哥，你居然赢不得他？”

她为了不泄漏蓝沛姓名，所以略去名字，蓝沛颌首道：“我输啦！”

王元度忙道：“兄台无须自谦至此，在下也赢不了你。”

蓝沛没有望他，径向柳儿道：“怎么样？要把他弄到水里么？”

王元度面色一沉，道：“倘若尊驾不择手段，莫怪在下不客气了。”

柳儿微笑道：“王相公且莫动怒，须知这位大哥水性之高，天下罕有对手，而且他当真有本事要你落水就落水，这话王相公不能不信。”

王元度朗笑一声，道：“在下难以置信，你们试试看。”那蓝沛毫无动静，倒是柳儿眼珠连转，似是在考虑这事行得行不得。王元度可不是看轻蓝沛，他从这蓝沛能够在毫无动静之下操舟出江这一点，早就明白此人在水上具有独特功夫，但王元度自有他的打算。

柳儿寻思了一会，向蓝沛道：“这王相公若不落水遭擒，你我都要被他瞧小啦，大哥你说可是？”

蓝沛道：“这等动脑筋之事，姑娘作主就得啦！”

柳儿道：“好，那就抖露一手给王相公瞧瞧。”

蓝沛点点头，蓦然间一坐马，那只轻舟随着他身躯下沉之势，喀嚓一声，齐腰断为两截，当他坐马使劲之时，王元度出手如电，一把抓住了柳儿，把她擒到手中，然而船分两截之后，便自行翻倒，王元度和柳儿站在另一截，那半截船身因失去平衡，虽是木头所造，却也向水中疾沉下去，船舱地方不大，是以王元度毫无腾挪余地，霎时间，已整个人泡在水中。

此时灯火全灭，河中一片黯然，王元度闭住气，一面抓紧手中人质，心想那大汉果然有意想不到的功夫，当真使自己落水，不过有人质在手，谅他也不敢怎样。那柳儿在他手中，动也不动，倒是乖得很，因而王元度也不好怎样对付她，还担心她不曾闭住呼吸以致淹死。

他们在水中泡了老大一会工夫，竟无别的动静，而这半截木头船亦不浮上水面。王元度心想自己虽然气脉悠长，可以长久地闭住呼吸，但如此泡下去也不是办法，他也略通水性，便伸出另外一只手，摸索舱壁，这才发现

断裂开口之处在下，因此他必须潜得更深才出得舱外，不然就得击破能壁才出得去。

王元度深知在水中使不出劲力，便向下沉潜，突然间被人抓住了脉门，登时半边身体失去力量，他一面惊骇于对方在黑暗中仍然出手如此准确，一面当机立断，放开柳儿，腾出这另外的一只手骈指点去。

谁知人在水底，完全与陆上不同，他指势才点出去，已被人一扭一推，整条左臂便屈到背后，紧接着右手也被人抓住脉穴，全然动弹不得。王元度心中叹口气，已没有抵抗之力，那手脚很快，而且好像瞧得清清楚楚，一会儿工夫，就把他双手倒翦缚紧，又捆住双脚，使之向后面弯曲，最后四肢都倒扎做一处。

之后，身体悠悠上升，转眼间已出了水面，那个在水中擒他之人，正是魁梧的蓝沛，他一手拎住他的后领，迅速踏水向岸边泅去，其快如矢，转眼间，已到达岸边。

王元度被放在草丛中，有些草尖在鼻孔下面拂刺，痛痒不堪。过了老大一会工夫，蓝沛走过来，默默提起他，跃上另一条船。舱内灯火通明，柳儿含笑盘膝而坐，身上衣服已经换过，若不是头发尚湿，真瞧不出她曾经落水。王元度感到船行甚快，船头破水之声，相当强劲响亮。

柳儿缓缓道：“相公可要换过衣服？”

王元度的面庞贴在舱板上，道：“不用啦，假使你松绑让我换衣服的话，我一定会出手袭击你。”

柳儿笑道：“相公何必说了出来。”

王元度道：“谅你也不会未得我允诺之前就贸然松绑，我正是告诉你决不作这等承诺之意。”

柳儿道：“使得，那么这一路上只好委屈相公了。”

王元度心头一震，道：“姑娘打算把在下送到何处？”

柳儿道：“你什么话都不肯告诉我，我也不告诉你。”

王元度皱眉道：“你瞧，我真是惹火烧身，当时若不是存了救你之心，就不会踏上此船，因而也不会落到这等田地了。”

柳儿道：“真是很对不起你，可是我既然碰上了你，岂能轻轻放过？”她把他身躯扳倒，给他一个枕头垫在面颊间，使他舒服一些。

王元度暗暗运功调气，希望能够打通被对方点住的穴道，而她也没有再打扰他。

翌日阳光满江，天气十分晴朗，王元度勉强转头向柳儿望去，但见她屈曲着侧身而睡，睡得正酣，唇角微露笑容，甚是美丽可爱。

王元度瞧了片刻，心中却暗暗地想道：“如此美丽无邪的一个女孩子，却有如许心机计谋，教人无法测度出她心中的念头，真是可怕得很。”

过了良久，王元度听见船头破水之声，依然是那么劲急，可见得舟行极速。不由得讶然忖道：“那操舟大汉不但水陆两道的功夫都十分惊人，便这等耐久的长力也十分惊人，从昨宵至迄今，还不曾停歇过，也丝毫没有减缓速度。这等奇人异士，应该独立特行于人间，然而瞧来他好像执役于人。因此，这个能够支使他的人，一定十分了不起。”

他正在胡思乱想，柳儿打个呵欠，伸伸懒腰，坐了起身，道：“王相公早。”

王元度不理她，柳儿的笑声，钻入他耳中，接着说道：“睡了一大觉之

后，伸展四肢，那真是舒服得很。”

王元度仍然不理她，柳儿又道：“王相公，你何必自苦乃尔，何不让我解去绳索。”

她挪到王元度身边，把他扳过来。

王元度换一边身体，顿时感到早先压住舱板的左边身子由手臂颈子以至大腿，全都麻木不堪。

他不愿意被她碰触，只好说道：“姑娘用不着多说了，在下不恢复自由则已，一旦除去束缚，决计不肯俯首任认姑娘摆布。”

柳儿听了这话，虽然有点失望，可是又发觉他另一宗优点，那就是他虽是被她玩弄手段而遭擒，可是仍然没有口出恶言，自然流露出一种泱泱的气度，使她更增倾慕爱惜之心。

她点点头，道：“相公意志坚毅无比，令人甚为佩服！但是贱妾不忍得眼见相公白受折磨，定要想个什么计策使相公回心转意。”

王元度只要她不来碰自己就安心了，所以不管她说什么。口中漫然以应。

柳儿想了老大一会儿工夫，突然大声问道：“大哥，现在到了什么地方？”

后面传来蓝沛响亮的声音，道：“已经到嘉鱼啦！”

王元度心中一震，暗想从武昌到此地，少说也有二百余里，又是逆流而驶，这等速度岂不是比奔马还快。

柳儿喜叫道：“妙极了，请大哥泊在嘉鱼对面的岸边，我既可以去办点事，你也可抽空休息一下。”

蓝沛大声道：“我可用不着休息，不过既然姑娘要办事，那就泊岸便是。”

不一会，船已靠岸，柳儿匆匆去了，而不久蓝沛就发出响亮的鼾声。

王元度心想这真是千载一时的脱逃良机，只要冲开被制的穴道，再设法弄断绳索，少时定要反过来教训这柳儿和操舟大汉。

他摄神定虑，开始施展出十分霸道的解穴功夫，他一直都是设法提聚真力和调元运气，希望功力提聚得起来之时，穴道便会自通。但这个办法已经行不通，所以他这刻才决定施展真气冲穴的功夫。这门功夫极是霸道，顷刻之间就可以冲开穴道。可是若然对方手法奇奥，功力比自己深厚，则不但冲不开穴道，还要受到重伤。所以这门功夫不能随便施展。

一股真气迅速地透行经脉间，霎时行遍全身脉穴，数处被制的穴道完全冲开。但王元度额际已冒出几丝白气，汗珠沿着鬓角流了下来。他长长透一口气，心想这是平生第一次施展本门秘传绝艺真气冲穴的功夫，幸而成功，但刚才曾经感到十分吃力，倘若其时失败，这一生就算完蛋啦，想到危险可怕之处，不由得又出了一身冷汗。

他一面转眼四瞧，找寻可以割断绳索的利器。一面运足劲力想绷断手足间的绳索。谁知利器固然找不到，也没有绷断绳索，空白费了许多力气。

但这王元度天性十分坚毅，虽败不馁，仍然大动脑筋，寻思如何弄断绳索之法。他晓得船中只有他的随手兵刃还在，可是却不晓得柳儿藏放何处。于是小心地滚转身躯，四下张望。由于他四肢倒扎在背后，所以要转个方向瞧着极是不易。假使船上不是还有一个蓝沛的话，他可以用力翻滚，情形自然不同。

他一面找寻长剑藏处，一面还得注意那蓝沛的动静。幸而他的鼾声十分均匀响亮，很容易防备。找了好一会，这才发现他的长剑挂在舱底的壁板上，因有衣服遮挡住，只露出一点头端，所以找了许久才发现。

这时难题来了，他根本无法从壁上取下长剑，假如蓝沛不在船上，他还可以利用肩膀奋力弹起尺许，硬把长剑扯下来，但此法目下却行不通。

王元度想了许久，竟是无计可施。忽然有所警觉，连忙尽力以最快速度恢复早先侧卧姿势。

他刚刚卧好，人影闪处，一阵香风送入鼻端。这股香气王元度甚是熟悉，是以不必瞧看也晓得是柳儿回来了。

果然柳儿笑道：“幸好没有出岔，我真怕王相公你乘机逃掉呢！”

王元度暗暗估量她这话的真意，是不是她一直躲在外面窥看自己的动静，这刻故意撩拨自己？抑或她实在没有发觉自己的企图？

船后鼾声已收，柳儿话声甫落，船头又发出破水之声，原来已启碇驶行。这时王元度不由得对那蓝沛的操舟之术大感佩服，居然有本事直到船行极速之时才让舱内之人察觉。

柳儿斟了两杯茶，把王元度扶起来，道：“相公饮杯润润喉。”她以左臂环抱住他上身，才把他扶起，因此两人肌肤相触，看起来甚是香艳亲密。

王元度怕她罗嗦，连忙一口饮干。

柳儿第二盅菜又送到唇边，他也不推辞，一饮而尽。

果然柳儿便把他放下，笑道：“王相公，打现在开始，一柱香之内，你非屈服不可。”

王元度听她说得十分自信，忍不住问道：“姑娘定必很有把握，但在下却不是容易屈服之人。”

柳儿抿嘴一笑，道：“信不信由你，我们等一柱香的功夫就晓得啦！”

王元度道：“姑娘刚才上岸一趟，难道与此事有关？”

柳儿道：“正是，离那地方大约一里处，有一座很精巧古雅的屋宇，里面住着一位异人，我蒙他指点，找到一个使你屈服的方法，说穿了十分简单，但却十分有效，等一会儿你便知道了。”

王元度默然不语，暗中运功催动血气，瞧瞧是不是她刚才灌自己钦下的两盅茶之内，有什么古怪，但运功一遍之后，却毫无可疑之处。

过了大半柱香之后，王元度流露出一不安的神色，又过了一阵，他的身体微微颤抖。

柳儿笑道：“王相公，只要你答应我，解缚之后，不准逃走或对付我们，我就把绳索解开。”

王元度鼻子中哼一声，身躯微微扭动，显得十分难过的样子。但他仍然苦苦熬忍住，不肯屈服。

柳儿娇脆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来，道：“王相公不妨想一想，一柱香未到你很难忍受，再过两柱香三柱香甚至一两个时辰你又如何？”

王元度长叹一声，低低道：“好吧，请姑娘速速解缚，在下屈服就是。”

柳儿很快的替他解去绳索，又拍在他相应的穴道上，这才迅即退出舱外。

蓝沛大声道：“怎么啦？”

柳儿笑道：“已经解去绳索了。”

蓝沛一怔，道：“那怎么行？”

柳儿道：“他答应过不逃走，也不反抗，这人是真正的君子，咱们可以放心信任。”

蓝沛颌首道：“这话倒是不假，只不知你用什么法子使他改变心意？记得他说过决不肯答应不逃走的话。”

柳儿笑一笑，流露出得意之色，说道：“我刚刚去请教一位异人，他给我一包药粉，我放在茶水之中，给那王相公饮服，就是这么简单。”

蓝沛讶道：“哪是什么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心意？”柳儿迟疑了一下，才道：“我通告诉你吧，当时我也很怀疑这包药粉的效力，但那位异人只说了一句话，我就万分信服的叩谢辞别了。”

蓝沛大感兴趣，道：“他说了一句什么话？”

柳儿道：“他只说人有三急，我便恍然大悟。”

蓝沛不禁捧腹大笑，连连称妙。这时舱内的王元度将他们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不禁苦笑一下，须知他刚才便是因为感到便急，非立即解搜不可，他本来还想死忍，可是柳儿的话确实把他镇住，柳儿说的是他捱得过一柱香捱不过两柱香三柱香，甚至于一两个时辰。这等事不比受刑的痛苦可以硬熬过去，的确是越久越不能忍熬。王元度这么一想，只好立刻答应屈服，否则一旦尿在裤子里，成何体统？而且还得永远被她嘲笑。

他等柳儿回到舱内，便问道：“姑娘早先去请教的异人是谁？听起来似乎驾舟的那位兄台也不晓得。”

柳儿道：“他当然不晓得，我只是听我家小姐提起过该处有这么一位异人，平生以智谋称绝天下。我既然想不出使你屈服之法，便只好去求教他了。”

王元度大感奇怪，道：“原来姑娘以前也不认识那位异人，然则姑娘怎知那位异人肯帮你想法子，可是贵上跟那位异人很有交情？”

柳儿摇摇头，道：“我家小姐跟他没有一点交情，但小姐说过，这位异人因为智谋绝世，所以凡是稀奇古怪的难题让他晓得了，他都会动脑筋想法子。我觉得这可真是个大大的难题，便去请教他，果然没有遭到拒绝。哼，他的脑筋动得真快，只一眨眼就想出这法子，我临走时还问他要不要把结果回报给他知道，他说不必回报便知结果。”

她词色之间，显然对那授计的异人佩服万分。

王元度却连连苦笑，不住地摇头。

午间，柳儿不知如何弄来菜肴好酒，甚是精美，殷勤侍奉王元度，好像极力讨他的欢心。只不过王元度一问及她的来历，她便巧妙地支开话题，再也不肯泄露底细。

黄昏时分，船只驶入岔道，四下都是芦苇，王元度偶然望出舱外，根本辨认不出地形方向。船只有时穿入芦苇之内，可是蓝沛技艺高明之极，竟然听不到什么声响。

天色渐暗，王元度忽然感到船行速度大增，推窗外望，发现已是在一条两丈宽的河道上航驶，两岸已不是单调的芦苇而是一些杂树，也不像早先那样四下茫茫都是一般高低的芦苇，可见得业已驶出那一片水域。

突然间，一道黄光从岸上射下来，罩住轻舟。蓝沛以及舱内的柳儿都没有做声，那道黄光罩射船上片刻，便自隐灭。王元度剑眉一皱，正要询问，柳儿迅速的伸出纤手掩住了他的嘴巴。王元度只好缄口不语，心中却泛起许多疑团，暗暗寻思。

不一会儿，已进入一个湖泊之内，此时一轮明月已涌升山巅，柔和的

银辉照在这一片水面上，宛如洒下千万点银鳞，闪耀不停。

船只靠岸，王元度跟着柳儿离船登陆，抬头一望，岸边矗立着一大片黑压压的房屋，灯火处处，也不知是什么所在。侧耳一听，四下甚是寂静。

他们从一道侧门走入高墙之内，蓝沛没有跟来。两人穿过一座露天院落，柳儿放慢脚步，和他并肩而行，好像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一般。

蓦然间，从黑暗中窜出四条黑影，来势甚快，晃眼已到了他们身边。王元度一眼瞧出，是四条体格粗壮的恶犬，不由得暗暗一凛，提聚功力。

柳儿口中发出声音，那四条恶犬便都缓慢下来，聚拢在她身边，摇尾嗅了几下，又来嗅王元度。然后，很快的各自散去。王元度这时才松一口气，却不由得又皱一下眉头。

他们穿过几重门户，走入一条甬道之内，这条甬道甚是宽大，灯火明亮，地上铺着棕色毛毯，人在毯上走动之时，既没有声音，又十分舒服，走到一道门户前面，柳儿便停住脚步。

王元度伸手抓住她的臂膀，沉声道：“告诉我，此地可是日月坞？”

柳儿挣扎一下，不曾挣脱，当下低声道：“相公你这样做法，算不算违约？”

王元度目射寒光，冷冷地重复说出他的问题：“此地是不是日月坞？”

柳儿还未答话，那道木门突然打开，门内出现一个朦胧的人影，可是从被垂的秀发和曳地的长裙，一望而知是个女子，她道：“柳儿，这一位客人是谁？”

她的声音悦耳动听，但隐隐有一种威严，一听而知她一向惯于发号施令。王元度松了手，沉声应道：“在下王元度，请问姑娘尊姓芳名？”

甬道的灯光照亮了这个女子，但见她年纪很轻，最多只有十八九岁，一头长长的秀发，黑得发亮，正堪与她那对漆黑的眸子媲美。她的眉细而长，鼻子纤挺，嘴唇的弧线条很明显，加上白皙的皮肤，组成一张美丽高贵的面庞。她的身量颀长玉立，虽然站着不动，却仍然仪态万千，风华绝世。

王元度笔直的凝视着她，瞧来他并不曾被她的美丽和高贵的仪态所摄。

柳儿轻轻道：“这就是我家小姐了。”

王元度哦了一声，转眼望住她，皱眉道：“好像贵上还不知道姑娘强把在下带来之事呢！”

柳儿笑一下，道：“这你就别管啦！”

回转头向小姐道：“这位王胡公不但武功十分高强，而且为人光明磊落，当真是一位正直君子。”

小姐的眼光顿时变得柔和许多，侧身伸手，作个延客入内的姿势，还说了一声请字。

王元度这时可不能有失风度，只好拱拱手，便跨入门内，游目一瞥，发觉是一间布置得十分精致的房间，灯光黯淡而柔和，虽然有一张软榻，但一望而知不是正式的卧房，大概是套房的外间，专供起坐之用。

她让王元度在一张铺有厚软坐垫的圈手椅落坐，跟着就另有丫环捧茶敬客。而她道声失陪之后，就和柳儿隐入另一道门户之内。

王元度满腹疑团地打量这个房间，但见墙上挂着几幅名贵精美的字画和湘绣，可知主人相当风雅，决非浅陋无学的女子。

厚厚的帘子后面透出她们模糊的话声，王元度本可凝神聆听，但他不愿做这种窃听之事，便起身去墙边欣赏那幅赵孟腑的山水短轴。过了好一会

工夫，柳儿的声音在背后响起来，道：“请相公移驾那边用膳。”

王元度心想，我憋了一肚子疑云，还吃得下么？但仍然跟她走出去，到了另一个房间，只觉灯光通明，已摆好两副杯筷。这次酒菜更为精美，柳儿侍立背后，那位小姐则坐着陪客，很少动筷。

王元度处身如此境地，反而勾起满腔豪气，好在向来善饮，因此酒到杯干，毫不推辞。

他以潇洒豪爽的气概摆脱了一切拘束，谈话的题目则双方都不触及彼此身世，因此自然而然的谈论到古今文章以及诗词歌赋。王元度固然是学识渊博，随口应对。那位小姐也极有才思，腹中渊雅，因此倒也谈得很是投机。

酒足饭饱之后，那小姐盈盈起立，万福道：“目下已是深夜，还望先生安睡一宵，贱妾待翌晨才向先生求教一事。”

王元度大感讶异，一面还礼，一面说道：“在下身上还有要事待办，倘若姑娘不十分为难的话，便请早点示知。”

他自知决计想不出她会有什么事请教自己，所以索性不去想它。

那小姐微微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齿，与红唇相映之下，更加好看。

她道：“说出来真有点不好意思，贱妾想请先生指教几手武功，但望先生不吝指点。”

王元度不禁一怔，但随即轩眉一笑，道：“指教这句话可当不起，既然小姐很有兴趣，在下只好献丑啦！”

柳儿喜道：“请相公随婢子这边走。”

王元度踱步跟去，毫无犹疑之色，那小姐却从另一道门隐去。

他们走入一间宽敞高大的屋子里，只见四下放置着一些椅子，靠墙有两具兵器架，放得有各式各样的兵刃。

柳儿四顾一眼，才悄声道：“我家小姐武功十分高强，你动手之时万万不可心存轻视，最好使出全力，不然的话，恐怕会栽筋斗。”

王元度眉头一皱，道：“在下自有分寸，不过在下却要奉劝姑娘一句，像这种背后泄底之事，以后万万不可再做，不然便成了不忠不义之人了。”

柳儿不禁两额飞红，半晌说不出话。她本是一片好心，生怕王元度大意受伤落败，才警告他的，哪知反而被他申斥几句，心中大觉不是味道，然而另一方面又十分钦佩这个男人的正直磊落。

不一会工夫，那小姐走入大厅，她已换了一身紧身衣服，甚是俐落，手中拿着两件兵器，一是把长剑，一是外门兵刃仙人掌，金光灿闪。

她把长剑交给王元度，原来便是他的随身长剑，接着立个门户，道：“先生请！”

王元度一瞧她立的门户，心中一动，付道：“奇了，这仙人掌所立的架式，好像是洞庭湖翻车夫人的路数，若然真是翻车夫人门下高弟，那我可真的要大大的小心应付才成。”

当下摄神定虑，举剑说声请字，便迈步盘旋。双方还未交手，已互相感觉出对手神完气足，定力极坚，由此可以测知手底技艺决弱不了。

她穿的是一身紧身白色的衣服，胸前斜斜绣着一朵红玫瑰，分外惹目，好像特意让对方较易取准她的要害一般，双方盘旋三匝，这位白衣美女不再客气，仙人掌疾出，向长剑剑身咬去。

王元度焉能让她咬住手中兵刃，迅即沉剑，对方的仙人掌却已改变方向，直向他面门抓到，王元度长剑蓦地弹起，剑尖正好弹击中掌柄，叮的一

声，但觉一缕风从额上擦过，原来是她的仙人掌因被长剑弹起大半尺，所以抓不中他面门而从他头顶刺空。

王元度心头一凛，圈剑指敌，疾刺而出，一连疾攻三剑，把她迫退四步。那白衣美女娇喊一声好剑法，仙人掌左右连扫两下，好像打耳光的手势一般，第二下击中长剑，发出清越响亮的金铁交鸣之声。王元度刚刚抢到的主动之势，登时又告消失。

他心中惊凛之故，敢情是他已使出弹剑连珠的绝技时，内力已贯足在剑尖之上，哪知道这一下只能把她的仙人掌弹起大半尺，可见得她不但手法奇奥，同时内力造诣也十分深厚。

因此他颇悔没有施展连珠手法，那样她就没有这么容易扳回劣势了。

双方各逞奇技，守得严，攻得快，但见两道人影兔起鹘落，腾挪闪蹿，教旁人瞧得眼花缭乱，一时很难瞧出谁的攻势多些。这时王元度已确知对方真是翻车夫人的武功路数，不由得大为纳闷，不过手中之剑可不敢有丝毫松懈。

王元度纳闷的有两点，一是那翻车夫人向来以孤僻著称，虽是享名数十载，但她平素独行独往，足迹不离洞庭一带，从未听说过她收得有门人弟子；二是他本来推测这白衣美女乃是日月坞的人，但既然是翻车夫人的弟子，自然就不是日月坞千钧杖蓝栾的亲属了。原因是千钧杖蓝栾身为当代名家，一身软硬功夫皆臻化境，若是他的女儿或亲眷，怎会拜在孤僻冷傲的翻车夫人门下。

双方各以绵密细腻的手法快攻，竟是旗鼓相当，不知不觉拆了七十余招。

柳儿忽然失望地轻叹一声，坐在椅中，好像觉得很无聊一般。

王元度用尽一身本事，还不能取胜，胸中雄心陡起，暗念我连一个女孩子也斗不过，一个月之后的那场盛会之上，如何能压倒群雄，独占鳌头。

此念一生，顿时改变剑路，但见他轩眉睁目，高视大步挥剑进击，剑法大开大阖，气势雄伟。

白衣美女只抵挡了六七招，就大感不支。敢情王元度这一路开阖雄奇的剑法，恰好克住她仙人掌的细密轻巧招数，是以大见迫蹙，难以抗拒。

柳儿眼见形势大变，却反而兴致勃勃的跳起来观战。

王元度突然一剑荡开仙人掌，接着圈回长剑，电掣刺出。

柳儿惊得叹的一叫，王元度剑势才发便收，跃开数尺，昂然挺立，气宇俊逸滞洒。

白衣美女万福道：“先生武功超卓，贱妾远远不及。”

王元度躬身道：“姑娘好说了，在下实在没想到姑娘武功如此高明，当真钦佩之至。”

她一直微微笑着，突然笑容消失，道：“贱妾有几句话要奉劝君子，但又怕先生听了生气。”

王元度适：“姑娘但说不妨，在下自问不是量窄之人。”

她沉吟一下，道：“那么请先生到房里说话。”

王元度摇头道：“姑娘还是在此处说的好，咱们虽是问心无愧，可是男女有别，还是避点嫌疑为是。”

白衣美女道：“贱妾只怕家严会到此巡现，碰上了大有不便，还望先生勉强答允。”

王元度道：“好！”他外表甚是儒雅，可是心胸磊落，行事爽快。

柳儿反而怔了一下，才急急当先带路。

他们回到房间内，各自落坐，却是面面对，距离很近，颇有促膝而谈的味道。

柳儿不知是回避抑是守望外面动静，离开了房间。

第二章 会怪女侠士斗灰鹤

白衣美女道：“贱妾姓蓝名明珠，这一次屈驾先生移驾此地，又使先生费了不少气力，心中甚感不安，因此虽然有一件事想请先生帮忙，却觉得十分难以启齿。”

她说得十分诚恳，实在不是做作。

王元度不禁冲口道：“只要在下力之所及，甚愿能够为姑娘效劳。”话一出口，登时泛起后悔之感，心想她既然姓蓝，那就是日月坞蓝恋的女儿无疑，这倒不要紧，但她先试过我的武功才求我帮忙，可见得必是争杀之事，只好硬着头皮等她说出那是件什么事。

蓝明珠轻叹一声，道：“这件事虽然先生一定可以办到，可是实在有点困难，我真不知道该不该说出来？”

王元度被她勾起好奇之心，暗念反正已经答应过她，不能反悔，当下道：“姑娘何不说出来听听。”

蓝明珠深深望他一眼，澄澈的目光好像要把他的心看穿，然后轻轻道：“好吧，假如你觉得很困难，那就算了，千万不要因不好意思推却而答应下来。”

王元度更觉得稀奇，不禁竖起耳朵，只听蓝明珠道：“我想请先生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和一个人见面。”

王元度点点头，道：“然后呢？”

她道：“只要见见面，最好还能够略为谈一谈话那就行啦！”

王元度疑惑道：“此事何难之有，于我并没有一点损失呀？”

蓝明珠嗫嚅一下，似是拿不定主意要不要把内幕说出来。

王元度分辨得出她并不是假装如此，况且也没有假装的必要，于是更加感到奇怪。

尽管他很想知道内幕，但他仍然保持风度，微微一笑，道：“姑娘若是觉得难以启齿，那就用不着勉强啦！”

蓝明珠沉吟一下，才道：“贱妾深恐说出了内幕之后，先生就不肯去见那个人了。”

王元度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怎会如此奇怪，当下问道：“那人是谁？可是在下认识的？”

她摇摇头，王元度又适：“那么是不是十分凶恶，一见人就动手？”

她又摇头，道：“倘若单只是凶恶，先生的一身武功如此高明，怕他何来。”

王元度心想这个哑谜太难猜了，他本是胸襟豁达的人，当下笑了笑，

决心不再追问。

他站起身，道：“且让在下先瞧瞧那一位是什么人，我们现下就去如何？”

蓝明珠也陪他起身，还未说话，陡然间，一件物事从门外飞了入来，蓝明珠迅逾闪电向前一跃，伸手接住了那件物事，却是一只绣花鞋。

王元度目力何等锐利，早就瞧出是只绣花鞋，心中大感纳闷。

蓝明珠不待他开口，便竖起食指按在唇上，示意他不要说话，紧接着伸手拉了他向内间奔去。

两人奔入内间，放下门帘。

蓝明珠动作极快的把罗帐从银钩中取下，一面把王元度推向床上。

王元度接见她神色紧张，既不便动问，又不能贸然爬上人家大姑娘的绣床上，不由得直皱眉头。

蓝明珠推了两次，见他仍不肯上床，一急之下，骈指点中他肋下穴道，接着把他抱上床，放在床内的位置，并且拉开香衾，把他盖上。

她自己也脱了鞋子上床，定睛寻思一下，便迅快脱下外衣，坐在床外一张椅上。这时，她只穿着窄袖亵衣，隐约可以瞧见光着晶莹雪白的玉臂，薄薄的亵衣，还隐约可以瞧见红色的抹胸。

她不但如此暴露，而且钻入被窝之内。

王元度但觉她柔软的身躯贴着自己，鼻子中还有阵阵肉香侵袭，这可是他平生第一次接近女孩子，而她又是长得那么美貌，不由得心跳加速，既刺激又难过。

蓝明珠用手肘撞开他的穴道，同时把他的手拉到前面，以致王元度变成用一只手搂抱住她的姿势。

王元度他深深吸一口气，登时清醒许多，心中连连冷笑，想道：“你打算用这等诡计诱我做出卑鄙的勾当，这心思可是白费啦，我王元度乃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决不肯做那苟且偷摸见不得天日之事。”

忽然感到她用手指在掌心写字，凝神默想，见她写道：“是家父来啦！”当下一怔，心想这话如若不假，则她便不是借故诱惑自己了。

蓝明珠又写道：“家父如见先生在我房内，定必滋生误会，故此须得躲过他的耳目。”

王元度轻轻点头，但觉温香软玉抱个满怀，别有一种撩荡人心的滋味。他随即醒觉不可涉及退思，连忙一正心意，身外一切，付诸不闻不问。

转眼间，外面传来一个苍劲的口音，道：“珠儿，你在房间里干什么？”

蓝明珠唔了一声，才道：“是爹爹么？我刚刚睡着了。”

房帘掀处，一个身穿青色长衫的中年人，跨入房内，他惊讶地道：“咦，你一向很晚才上床睡的。”

蓝明珠道：“爹爹敢是有什么吩咐，那么女儿起床便是。”

她的臂伸出帐外，又道：“请爹爹把外衣丢过来。”

那青衫中年人笑道：“算啦，明天再谈吧！”转身出房而去。他不论是进来出去，都不闻半点声响。

过了一会，蓝明珠才掀衾起身，悄声道：“好险，居然瞒过了家父。”

话声未歇，突然发觉自己半裸着上身，不由得羞不可抑，两颊飞红，连忙躺下，拉被遮盖住身体。可是这么一来，又跟王元度挤在一起，很易令对方误以为她有意亲热，不禁更加张惶失措。

王元度倒没有注意到她后来的尴尬神情，只知她十分害羞，便假作不知，轻轻道：“在下可以起来了把？”

她闭着眼道：“先生请！”

王元度赶紧起身，从她身上跨过，跳落床下。

他把她的外衣取过来，丢入帐内，眼睛望着别处，道：“姑娘请穿好衣服，在下须弄个明白才行。”

一会儿，蓝明珠离床下地，仍然含羞答答，始终无法忘掉这个年轻男子曾经眼见和碰触身体之事。

王元度道：“在下的鞋子弄脏了蓝姑娘的绣床，甚是歉疚，但这也是迫不得已之事，还望姑娘原谅。”

蓝明珠低头道：“先生别这么说，今晚之事，残妾终身感激敬佩，决不能忘记。”

王元度摆摆手，道：“姑娘最好把今晚的事完全忘掉，若是趁夜深人静之际，把在下送出贵府，那就是更好不过了。”

蓝明珠连忙抬头瞧他，道：“先生可是不肯赐助么？”

王元度无可奈何地道：“不是这个意思，在下感到身在此处，十分不安全，令尊的千钧杖号称武林一绝，在下自问还没有接得住令尊钢杖的能耐。”

她嫣然一笑，又露出雪白如编贝的牙齿，道：“暂是不会有有什么事故，请先生放心。”

她沉吟了一下，又道：“但目下家父大概已到了那边去，今晚先生已没有机会可以见到那人，只好等明天再说。”

这时柳儿恰好进来，她跟蓝明珠走到一边悄声交谈，说完之后，柳儿走到王元度面前，道：“请相公随我走，先歇宿一夜再说。”

王元度心中很不自在，但仍然跟她离开房间，到了走廊，才讶然忖道：“我何故还任得她们摆布。难道我竟不忍心使蓝明珠和柳儿她们失望。”然而事至如今，只好跟她走去。不久，两人走入一座偏院之内，人得房中，柳儿点燃油灯，替他整理床铺，王元度举目打量这房间，但见家具皆甚贵重，陈设华丽，也不似向来无人居住。

柳儿一面铺床，一面道：“这是舅老爷的居室，四周都是高墙，话声和灯光都不怕被人察觉。舅老爷刚刚出门，最快也要大半个月才能回来。相公安心歇息，明儿早上婢子便来侍候。”

一宿无话，翌日清晨，柳儿服侍王元度盥洗过，用了早点，便去通知蓝明珠。

王元度望住她袅娜而去的背影，不禁想道：“她虽然只是蓝姑娘的侍婢，可是长得明丽聪慧，世间少见，令人不禁有红颜薄命之叹！”

王元度把数日以来的经过细想一遍，那鲁又猛和柳昭两人的面容浮现过心头，当下寻思道：“昨宵那等情景若是换了他们两人，不知会有什么后果？鲁又猛兄或者无事，但柳昭兄可就说不定了。”

想到这里，颇为自己的磊落和定力感到骄傲。

蓝明珠和柳儿一齐入房，双方见过礼，王元度便道：“在下虽是有心为姑娘效劳，无奈身上尚有要事，不能久留，只不知姑娘到底有什么为难之处？”

蓝明珠道：“不管先生最后有没有见到那个人，但这番隆情厚谊，贱妾已经十分感激，恕贱妾动问一事，那就是一个月后，先生难道不打算驾临敝

坞么？”

王元度微笑道：“那是五年一度轰动天下武林的盛会，在下自必要赶来的。”

蓝明珠道：“既然如此，先生何不屈驾此间，直到那一天现身出去，岂不是省去跋涉之劳？”

王元度道：“在下还须赶去谒见一位前辈，所以无暇久耽，还望姑娘原谅。”

蓝明珠道：“先生说得太客气，想那柳儿和蓝沛两人，用这等手段把先生请来，幸蒙先生不见怪，已经十分感激，但愿将来有机会报答先生，此心方始能安。现在让我把求托先生之事详细说出，那个人就是贱妾的姊姊，想请先生在适当的机会跟她见个面。”

王元度心中叫声糟糕，暗念又是一个女子，真是头痛不过的事，口中说道：“在下应承过姑娘，只要是力之所及，决不推辞，既然要见的人是令姊，那就是在下力之所及的事，目下有烦姑娘带领前往一见就是了。”

蓝明珠笑一下，道：“若是如此简单就好啦，家姊性情古怪，对贱妾成见甚深，若是得知先生是贱妾请来的人，定必使出种种可怕的手段对付先生。”

王元度一怔，道：“然则姑娘为何还要在下去见令姊？在下相信姑娘不是好狡之人，此举必有很深的用意。”

蓝明珠轻叹一声，道：“这件事实在不易解释得明白，总之我希望她见过先生之后，被先生的一表人材打动了芳心，不再折磨自己那就好了。”

说到此处，王元度便有点明白了，心想那位蓝大姑娘想是从来没有异性朋友，所以变得性情古怪，时时折磨自己，因此，她的妹妹才想法子找个人跟她见面，希望她改变性情，但这么一来对自己可是大大不利之事，万一这位大姑娘看上自己，岂不十分麻烦。

只听蓝明珠又适：“家姊名叫芳时，与我不是一母所生，她自小就对我十分妒恨，加上家母对她实在不好，而家父也较为偏爱于我，所以她不但恨透了我，连带把天下男人都恨上了，她的武功尽得武珀刀真传，十分厉害，谁也不敢轻易惹她。”

王元度讶道：“武珀刀？那就是与令师翻车夫人齐名的另一位巾帼奇人何心寒前辈的门下了，听说何心寒前辈好像也对男性怀有极深成见，令姊既然拜列她的门下，无疑大受影响。”

蓝明珠道：“先生说得极是，家姊这些年来，拼了命死练武功，用意只是折磨自己，一年之中难得说上三五句话，只有家父还能跟她略为交谈几句，别的人莫说与她说话，连面也见她不到。若是陌生男人，碰上她心情不好之时，那就会有性命之险，此所以必须武功比她更强的人，才能去见她的面。”

王元度沉吟一下，才道：“姑娘对令姊的一番好意，在下已经深悉，不管此举是否生效，在下也要玉成姑娘心愿，只不知几时可以见到令姊。”

蓝明珠道：“她一日十二时辰，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其余时间都在一处叫做石角的地方苦修武功，本坞占地甚大，到处花木森秀，只有那石角是一片荒瘠光秃的石地，她在那儿搭建了一间石屋，以避风雨和歇息之用，四周围以高墙。与外界完全隔绝，连使女也不让进去。”

她在描述那处地方之时，眼中不由得流露出害怕而又怜悯的光芒，这时停歇了一下，又道：“柳儿已去打探，倘若与平常无异，便请先生前往，

跃入墙内，跟她见面。”

王元度道：“在下见到令姊之时，不知应该说些什么话才好？”

蓝明珠道：“贱妾已经想了许久，本来准备好一套说词，但目下改变主意，先生不妨告诉她说你是过路之人，因迷了路而见到围墙，特地跃入找人问路，对了，我忘了告诉你，那一圈围墙高逾丈半，四面都没有门户，所以非跃入去不可。上面说的这番话，她当然不肯相信，因为本坞地界是用一道人工开掘的河流划成。”

王元度颌首道：“在下也听人家谈起过，日月坞乃是天下间三处最神秘的地方之一，以河流分界，防守严密，任何人都被拒于门外。”

蓝明珠微笑道：“先生若然心中尚有所疑，不妨趁此机会向我询问。”

王元度道：“姑娘既是如此爽快，那么在下就坦率叩询一事，外间传说贵坞如此神秘之故，乃是因为坞中有两个宝藏，世称金井银穴，贵坞数代以来都能富甲天下，便因这两个宝藏之故，为了怕被官家强夺，闹出滔天祸变，所以贵坞严密设防，封锁四周，不准任何人出入。”

蓝明珠道：“这个传说一点不假，还望先生不要向外间证实，那就感激不尽了。”

王元度道：“在下决不泄漏此秘，姑娘大可放心，然则在下如何回答令姊的严诘。”

蓝明珠道：“你最后不妨坦认是想查看一下本坞是不是真有金井银穴，可惜坞中道路回环曲折，又有许多岗哨守卫，行动艰困，因见此地忽然有这么一道高墙，四面无门，便以为是金井银穴，才跃入探看。”

王元度道：“令姊若是把在下交给令尊，岂不是把事情闹大了？”

蓝明珠很有把握地道：“她决不会那样做，她对蓝家恨之入骨，有人来跟家父捣蛋，她只有高兴而不会帮忙本坞，只不知先生信不信我的话？”

王元度答道：“在下自然相信姑娘的话。”

话声方歇，柳儿突然奔了入来，道：“一切如常。”

蓝明珠起身向他行了一礼，道：“有劳先生大驾啦！”

她隐隐流露出依依惜别之容，王元度不明其故，直到后来才晓得她敢是知道自己此去之后，很难再有机会相见，即使有机会相逢，也没有互诉心曲的可能了。

他跟着柳儿出去，穿过数重房舍，便走入重重花木之中。走了一段路，发觉果然路径回环曲折，暗含阵图变化，若是不懂得走法，势非迷失方向不可。

他们有一次躲起来，两人一齐挤在繁密的树丛之内，贴做一处，柳儿在他耳边轻轻道：“小姐说相公是个真君子，使她十分倾心仰慕呢！”

王元度晓得她指的是昨宵同衾之事，觉得没有什么话好说，只好微笑一下。柳儿又道：“我家小姐从来未曾如此赞许过别人，可见得她对相公的确佩服万分，唉，现在我才觉得后悔，我是在想把相公送给大小姐之举是否明智？”

王元度不禁好笑，道：“你们把在下当做一件物事，可以送来送去的么？”

柳儿忙道：“相公万万不可误会，我是觉得像相公这种人才，举世罕见，二小姐日后还到何处找寻得到呢！”

王元度轻轻一皱剑眉，不再答腔，他们走了好一阵，终于到达目的地。

柳儿道：“相公从这一排树木中走出去，就踏入石角，望得见那堵高墙了，怨婢子不送啦！”

王元度道：“万一大小姐肯放走在下，在下如何出得此坞？”

柳儿笑道：“她自有法子，相公一万个放心。”

王元度耸耸肩，但觉这一番遭遇离奇，匪夷所思。

他举步走出那一排绿树，但见眼前好一片荒瘠光秃的石地，崎岖不平，十余丈外有一堵围墙矗立，他迅即奔去，绕墙转了一匝，果然没有门户。

当下提一口真气，跃上墙头，但见围墙之内约有十丈方圆大小，俱是碎石地，当中有间简陋低矮的石屋，外形粗糙难看。

石屋门窗都开着，可是王元度仍然替屋中之人感到气闷，尤其是当午间炎热的太阳晒射之下，热气都攻入屋内，凉必更为难受。他一跃而下，故意落脚较重，发出声响，然后担心地向石屋眺望，暗想那大小姐不知长成什么模样。

石屋的窗子内出现一个女子的上半身，她用青色汗巾包裹住头发，身上穿的是一件没有领子的短袖湖水绿上衣，雪白的颈上挂着一条银链，吊着一块碧绿玉凤佩，雪肤碧玉相映之下特别惹眼。

她两条手臂也十分皓日圆润，配上桃腮杏眼，自然而然有一股秀雅之气。

王元度见了她的面貌，不禁一怔，心想我死也不肯相信这么雅秀的一位姑娘，性情会怪僻和充满了对世人的恨意。

那个美女阵子中射出锐利强烈的光芒，在他面上转来转去。

王元度连忙施礼道：“对不起，请怨在下惊扰姑娘之罪，在下实在没想到这里面还住得有人。”

她微微一晒，道：“我是本坞人氏，姓蓝名芳时，尊驾贵姓大名？以前好像从未见过。”

王元度见她口气温和，态度大方，更加怀疑蓝明珠的话是否真实。他躬身答道：“在下王元度，今日还是初次踏入贵坞，想不到坞内道路回环曲折之极，教人无法认得，不知不觉就来到此地。”

蓝芳时笑道：“听起来你的运气真不错，居然没有碰上别人。”

王元度明知她说的是没有碰到岗哨，但灵机一动，故意假作会错意，睁大双眼，略略放低了声音，道：“难道在下无意中已到达了世上相传的藏宝之地？这运气可真不错。”

蓝芳时适：“设若此地便是金井银穴所在，你有什么打算？你能带走几百斤黄金？”

王元度眉头一皱，道：“在下丝毫没有这等贪得之念，纯是好奇之心而已，但怪不得姑娘会作这等想法，在下猜想自从江湖上流传开贵坞金井银穴之事以后，定然有不少贪心的人打扰贵坞。”

她面色一沉，顿时笼罩上一层冰霜，冷冷道：“我最恨假惺惺的人，假使你全然不稀罕金银的话，那就转身离开，若是想发一笔小财，便不要装模作样，赶快到这屋里尽量搬运金块，你能拿得动多少，就拿多少离开。”

她随手从脚下捡起一件物事，扬手抛出窗外，直向王元度飞去。

王元度伸手接住一看，竟是一块拳头大的黄金块，沉甸甸的十分坠手。

王元度心中暗暗一笑，忖道：“若不是蓝明珠说过一番话，我定是以为金井银穴就在石屋之内，只不知她这番做作，哄骗于我是什么居心。”

他本想依从她立刻离开的话，表示绝无贪念，但回心一想，何不将计就计，瞧她存有什么居心。

当下把那金块翻来覆去的瞧着，口中发出啧啧的声音，道：“果真是真的足色黄金，若然金井之中出的都是这等上好黄金，那真是不得了的事。”

蓝芳时道：“要拿黄金就进来，不要黄金就走，别尽在这儿罗嗦。”

王元度故意道：“在下不敢有带走黄金之心，倒想瞧瞧那金井银穴是何等样子，开个大大的眼界。”

蓝芳时冷笑道：“你觉得不好意思露出狐狸尾巴是不是？反正我不管你怎样说法，只要走入此屋，就是打算带走黄金，你自家决定吧！”

王元度沉吟道：“在下真拿不定主意呢！”

说时，脚下向前移动，已逼近石屋。

这时双方更瞧得清楚，在王元度眼中，她是个十分雅秀美丽的姑娘，微微流露冷傲之气。

但在蓝芳时眼中，这个年轻男子；竟是她做梦也想不到的那么潇洒英挺，而且谈吐之间，自然而然有一种吸引人心的气度。

王元度在离她数尺之处停住脚步，他已发觉她流露出鄙视厌恶之色，顿时警觉，晓得她的居心用意何在。

他暗自忖道：“原来她是特意用金井银穴，试探我这个人是不是贪财之辈。”这王元度本是侠义方正之士，别的玩笑开得，但会被人误会为贪财的玩笑，却万万不能忍受。

当下凛然道：“姑娘既是如此认真，在下便不踏入石屋一步，这是姑娘的金块，请接住。”扬手把那块黄金抛还给她。

蓝芳时愕然接住，王元度又道：“在下甚望姑娘指点出坞之路。”

蓝芳时从窗户跃出来，但见她下身穿一条深绿色的长裤，露出一双尖绣花鞋，腰间扎着一条浅红色的汗巾，体态风流窈窕，在她身上全然找不到一丝一毫像蓝明珠形容的古怪性情。

她淡然一笑，道：“指点你离坞之路并非难事，但我说了也是白说。”

王元度拱手道：“姑娘若肯指点出坞道路，在下决不敢忘记姑娘恩德。”

蓝芳时瞧瞧天色，道：“现在是辰牌时候，本坞共有岗哨二百五十五处，正值全部换班之际，每条路都有人走动，你除非背插双翅，否则一跃出这道围墙，百步之内就会碰上本坞岗哨。”

王元度暗暗吃惊，心想这日月坞地方不知有多么大？居然没有岗哨二百五十五处之多，若以每个岗哨一人计算，每昼夜三班，则单单是岗哨的人数，就多达七百六十五人，但事实上人数定必比这个数目更多，就算是一千人好了，那么一个地方养上千人之众，岂不骇人，有什么事情发生，简直可以像调遣军队一般派出队伍了。

蓝芳时缓步绕他走了一匝，又道：“以你的武功身手，若是惊动了本坞岗哨，不出一柱香工夫，便将被擒送到地牢之内，等候审讯。”

王元度也不反驳，道：“只不知像在下这等擅闯的行为，要判以何等罪刑？”

蓝芳时适：“阎王好见，小鬼难当，若是家父亲自提审，大概不会有什么事，但你须得先经过本坞三院十道那些负责人审讯，先是由十道总指挥呈送三院中的铁律院，这铁律院院主有权决定是否呈送家父，试想这几关你如何过得。”

王元度点头道：“若是落在他们手中，恐怕真个活罪难当。”

心中暗想此坞组织严密，人数庞大，我可不能略有轻视之心。只不知这三院十道的负责人是些什么人物。

蓝芳时徐徐道：“因此，你别打算能够生出此坞，连我也没有法子庇护你。本坞之中只有一个人有这等力量，可惜此人决不会帮你忙。”

王元度泛起好奇之心，问道：“是什么人？”

蓝芳时道：“告诉你也无妨，此人就是我的妹子蓝明珠，她不但本身文武全才，极得家父宠爱，便家父结纳罗致坞内的三院院主，对她也无不另眼相看，言听计从。唯有她有法子大摇大摆的把你送出此坞。”

她这么一说，王元度不由得大大迷惑，一时之间，不晓得应该相信哪一个人的话才好。

他曾经细察她的表情，当她提及蓝明珠之时，并没有流露丝毫妒恨的神色。

蓝芳时忖想了一下，又道：“你最好去找她碰碰运气，如若她不肯帮忙，那就谁都没有法子。”

王元度摇头道：“姑娘若肯指点路径方向，在下还有这点胆力试行出坞。”

他实在弄不懂这蓝家姊妹到底在搞什么鬼，两个人推来推去，鬼话连篇。

蓝芳时冷笑一声道：“本坞到处以人力配合地形，设下极严密的防御，凭你这么一身功夫，如何闯得出去？”

蓝芳时接着又道：“你要知道本坞已经把不少幻想探秘之人处死，毫无半点痕迹，你纵是背后靠山很硬也不中用。”

王元度昂然道：“在下背后并无靠山，但也不惧贵坞手段厉害，姑娘不肯指点路径，须怪姑娘不得，就此请辞。”

他拱拱手，坚定地走向园墙走去，蓝芳时一言不发地望着他，也不做声。

王元度纵身跃上墙头，这刻他仍然不曾忘记减弱几成功夫，因此跃起之时，显得甚是用力。他一踏上墙头，便感到一阵香风拂体，接着发觉这蓝芳时已站在他身边，她道：“我不在乎你的安危，可是你好像不信本坞防御十分严密的话，所以我决定设法先让你开开眼界。”

她飘落墙外，王元度连忙跟下。眼见她在前头带路，袅娜窈窕身躯，雪白的手臂和颈子，这些景象忽然使他感到惭愧，心想我王元度堂堂男子大汉大丈夫，平生不说假话，但今日无端端却处处欺骗这个美丽姑娘。

他正考虑要不要赶上去把内幕全盘托出，蓝芳时已低声嘱他赶快闪到树后，原来这刻他们已走过那一片光秃石地，开始到达有树木花草的地方。

两人闪在树后，她轻轻道：“本坞的三院十道皆是奇才异能之士，整个日月坞划分为十道，每一道布置设防之法俱不相同，各有特色，这十道用唐玄宗的十眉图为名，一是鸳鸯，二是小山，三是五岳，四是三峰，五是垂珠，六是六棱，七是分，八是涵烟，九是拂云，十是倒晕。”

王元度一点也不明白她为何把日月坞十道的名称说给自己听，但也只好听着，蓝芳时又道：“那三院是铁律院，度支院和神兵院，各有职掌，全坞千顷之地，俱在这三院十道严密控制之下。”

她略略一停，指着前面说道：“这儿便是垂珠道地面，你且纵上树顶，瞧瞧布防如何严密法。”

她命他把外衣脱下，才让他揉升上树。

之后，她用王元度的外衣蒙在头上，因王元度身量比她高得多，因此长衫下摆仍然遮掩到她膝部。

蓝芳时迅快奔出去，这一排高树过去，就尽些些低矮的树丛和深草，她尽量利用树丛掩蔽身形，向前移动。

约摸去了七八丈远，居高临下的王元度可就瞧见一件怪事，那便是蓝芳时形迹虽是如此隐秘，但她后面三丈左右已出现了两人，吊缀住她的背影。

紧接着又多了两人，这四个绿衣汉子每人相隔一丈左右，好像一串珠子般尾随着她，他们身上穿着绿衣，在草木间行动很难被人觉察。

蓝芳时一转头发觉有人吊缀身后，立即向横跃去，隐入深茂的草堆中，后面的四名绿衣劲装大汉个个提刀散开，由于他们每人本来相隔寻丈，是以这一散开，围堵的范围极广，这时蓝芳时向前走还可以，若是想退回出发之处，定难无声无息的穿过这条线。

她在深草堆中伏身前移，可是才移动了寻丈，便有绿衣大汉拦住去路，她再向左右两方潜移，也都被人影阻住。

王元度初时想不透那些岗哨为何不发出警报，又何故不出手擒拿对方，直到此时眼见许多人从四方八面奔来，这才恍然大悟，忖道：“原来他们早已告了警，但为了调集人手，所以极力不惊动入侵之人，免得对方突围而去，又再费一番手脚。”

念头才转完，人声忽起，但见数十名绿衣劲装大汉都从掩蔽之处现身，形成一个罗网，恰好把蓝芳时围在当中，他们喝叱连声，挺刀举步把圈子缩小，此时又出现一个灰色长衫的中年人，站在圈外，冷冷注视圈中的情形。

王元度估量此人必是这垂珠道指挥，看他的气度，可知必是武林高手无疑，心中不禁一凛。

他是从这垂珠道指挥乃是高手这一点上，推论出其余九道指挥也绝不会差到哪儿去，天下各帮会门派，也很难网罗得有如此多高手的，可见得这日月坞势力强大之极，何况十道指挥之上，还有一名总指挥，上面还有三院，上面的这四位负责人身手更强无疑，加上本坞坞主千钧杖蓝峦，那更是声势浩大惊人。

此时蓝芳时突然格格一笑，揭开长衣，露出头面和全身，四下的绿衣大汉们都不禁怔住，那灰衫人低啸一声，这数十名绿衣大汉们，纷纷向蓝芳时躬身抱拳之后，迅即隐退。

那灰衣人走到蓝芳时跟前丈许之处站定脚步，微微躬身，道：“想不到大小姐竟有这等雅兴，在下虽是虚惊一场，却仍深感荣宠。”

话声远远传入王元度耳中，顿时一惊，忖道：“这样来看蓝大姑娘果然是脾气乖僻之人；要不然为何这垂珠道指挥受到一场虚惊，还说深感荣宠？”

蓝芳时冷冷瞅他一眼，道：“我刚刚在想，假使我是敌人的话，仗着武功高强硬闯过你这一道，往后便不知会发生何种情形？”

那及衣人道：“大小姐问得好，若是敌人作此企图，不管向哪一方突围逃遁，多则要经三道辖区，少则一道，当他冲破这第一关之时，本坞已在各方严密戒备，他越往前就会越感艰困，那是因为本坞好手尽出之故，等到他冲得过本坞五道指挥联手之降时，便由三院院主及总指挥亲自出手了。”

蓝芳时道：“难道我爹爹从来不打算出手的么？”

灰衣人仰天一笑，道：“本坞自从令祖创设三院十道的布置以来，还没

有一位武林人物，过得本坞五道指挥联防之阵，三院院主和总指挥尚未出过手，更别说本坞之主了。”

蓝芳时听到此处，也不禁嫣然微笑，道：“很好，今日惊扰荀指挥。”

荀指挥拱手道：“不敢当得大小姐此言，在下告辞了。”随即转身退走，眨眼之间已失去踪迹。

蓝大小姐懒洋洋地往回去，到了树下，招手道：“下来吧！”

王元度却不禁迟疑了一下，才跃落地上，问道：“在下于此现身，竟不怕被贵堡之人发觉么？”

她茫然地望着那绪高墙，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

王元度心想，她的怪脾气快显露出来啦，我须得小心应付才行。两人默然站了一会，王元度小心翼翼地说道：“刚才那位指挥听说姓荀，莫非是武林中大名鼎鼎的灰鹤荀通么？”

她点点头。王元度惊道：“这灰鹤荀通乃是一时名家，想不到贵坞能够罗致到他，而且，只不过位居十道指挥之一。尝闻贵坞乃是天下最神秘的三处地方之一，单是得知这等名家也肯为贵坞效力之事，已经很神秘莫测了。”

蓝芳时长长吁一口气，好像心中已决定了一件重大之事，因此面色大见开朗，她问道：“你说什么？”王元度复述一遍，她道：“你已是世上知道本坞秘密最多之人，不错，荀通诚然是一时名家，但你可曾听过李公衡的名字没有？”

王元度讶道：“莫不是人称子母神笔的那一位？”

她点点头，道：“正是。”

王元度道：“自然听过啦，这位前辈以一对子母神笔，纵横武林多年，号称无敌，乃是当世高手之一，不过行事狠辣一点，所以仇家甚多。”

蓝芳时道：“他就是本坞的总指挥。”

王元度一震，道：“这真是使人难以置信之事，但又不能不信，想不到这些成名多年，业已隐退了的高手，都到了日月坞来啦！”

蓝芳时道：“你可还要知道本坞之内有些什么人物？抑是要讨论如何出坞之法？”

王元度忙道：“在下急于离开此地，还望姑娘赐助。”

蓝芳时讶道：“这就奇了，你当真不想知道本坞更多秘密么？”

王元度道：“在下平生中有这一点好处，那就是心口如一，绝不打诳。”

蓝芳时冷笑道：“那也不见得，你说你是迷途至此的，刚才已看过本坞的防御布置之后，还敢说是迷途的么？”

王元度直到此时，才知道这位姑娘敢情早就疑惑自己来路不对，为了要自己没话好说，所以拿出种种证据来，证明不可能毫不惊动全坞之人而走到此地，他本不是擅于打诳胡混之人，这刻简直想不出如何解释才好，当下垂头道：“姑娘神目如电，在下果然不是迷途至此的，但望姑娘不要追究下去，那就感激不尽了。”

他这一着正是蓝芳时所没有料到的，不禁一怔，心想莫非他是奉父亲之命而来的，以爹爹的为人手段，一定要他自愿效力而又立过誓不泄内情，所以他才求我不要追究，当下冷冷道：“好，你走吧！”

王元度苦起面道：“大姑娘若不指点途径，在下连方向也弄不清楚，如何闯得出去？”

她勃然大怒，严厉地道：“难道要我送你出去不成？真是笑话！”

王元度歉然一笑，道：“大姑娘万万不可气坏身体，老实说在下倒不是畏惧贵坞能人众多，而是觉得不好意思闹出凶杀之事，这只是在下一点苦衷，但今日已蒙姑娘大度宽恕惊扰之罪，在下已经很知足了，在下就此告辞。”

他恭容行了一礼，转身迈步走去，态度轩昂磊落，英风凛凛，果然是说得出做得到的硬汉派头，蓝芳时一手抓住他的衣袖，王元度回头道：“姑娘还有什么事见教？”

蓝芳时嗫嚅一下，才道：“你的外衣不拿回去么？”王元度道：“在下竟然忘了。”

接过外衣被上，迅速的扣扎好，蓝芳时又道：“你此去定必被防守之人发现，只不知本坞之人会不会出手拦截。”

王元度道：“这一场争战只怕无法避免，但在下仍然先设法求见令尊，便或可无事……”在他想来，只要得见蓝峦之面，把人坞一切经过说出来，他自应体谅女儿之心，不会为难自己。

蓝芳时摇头道：“你想也不必想啦，家父今晨离坞他往，二十日才能回来，即使家父尚在坞中，你也休想见到他的面。”

王元度心中一沉，忖道：“假如我自愿束手就缚，以便求见蓝峦，但他须得二十日后才回来，我岂不是误了大事？同时听她的口气，似乎很难说得动那些负责人们把消息转达蓝峦，她决不会骗我，既是如此，我只好准备硬闯出坞了。”

他淡淡一笑，道：“既是如此，那也是没有法子之事，在下就此别过。”躬身一揖，接着很快穿过那一排高树，踏入垂珠道地区之内。

正如刚才蓝芳时的情形一样，他才走了十多丈，已被数十名绿衣大汉现身包围住，王元度回头四顾，望见了身披灰色长衫的荀通，便供拱手，大声道：“在下王元度，请问出坞方向在哪一面？”

那些绿衣大汉们包围圈瞬即缩小，形成一道圆形的围墙，当中只余下文许方圆之地，人人手中挺着锋利长刀，寒光耀眼。

荀通从人墙上划空飞过，飘落在王元度面前，身法宛如一头灰鹤一般，但见他年约四旬上下，面容瘦削，眼中神光湛然。

他冷冷道：“欲要出坞，任何方向均可，但以东北方最近和最方便，王兄从何处来？欲往何处？只不知何以经过敝坞？”

王元度拱手道：“阁下最好别迫在下，倘若阁下不能放在下出坞，在下只好斗胆求见蓝坞主。”

荀通哼了一声，冷冷道：“你准知本人没有承担此事的资格么？”

王元度忙道：“在下容或不擅言辞，以至得罪阁下，其实毫无看不起阁下之意，还望不要误会才好。”

荀通皱起眉头，想了一会，才道：“本坞向来不曾发生过像王兄这样突然出现的情形，眼下王兄只要有本事过得本人这一关，本人就恭送你出坞。”

这话宛如茫茫夜色之中，忽然透出一线曙光，虽然这一关实在不好过，可是总算寻到一条可以奋斗之路，他立刻应道：“如此甚好，但这一关如何才算闯过，望荀通指挥示知。”

灰鹤荀通记得自己明明不曾通过姓名，更没有提及自己在此坞中的身份地位，但对方完全知道，可见得其中必有蹊跷，但他也不点破，说道：“王兄问得好，从此处向东北方走去，大约二十步左右，有数丛山荆树，咱们以该处为界，从咱们动手时开始，一百招之内，若然分出胜败，那是不必多说

了，如若尚未分出胜负，则王兄只要在一百招满后，设法闯过那数丛山荆树，便算王兄闯过本人这一关。”

王元度颌首同意了，荀通一挥手，那些绿衣劲装大汉们通通散开老远，灰鹤荀通打长衫下面撒下一条亮银软鞭，但一瞧对方没有兵器，便又收起，冷冷道：“王兄小心，本人要出手啦！”

王元度提聚功力，应道：“荀指挥请。”

荀通振臂纵起寻文，长啸下击，但见他右手掌势凌厉，左手更为凶毒，五指撮成鹤嘴之形，出手如电，王元度严密封拆中，仍然被他左手鹤嘴尖喙啄中掌心，但觉一阵疼痛，几乎受伤。

这一照面间便被对方抢了先手，王元度心中微凛，却更加激起斗志，全力施展一路拳法，但见他人如猛虎；拳似流星，展开快攻的打法，那荀通被他强劲绝伦的拳力冲退半步，紧接着吃他一轮快攻，双方都近身肉搏，打得激烈异常。

眨眼间已剧战了二十余招，荀通左手鹤嘴拳路越发诡奇难测，加上他右掌每逢拍击出去，总是运足全力，那强劲的内劲每使对方拳势阻滞，于是渐渐分出强弱之势，荀通是攻多守少，王元度冠玉似的面上微微沁出汗珠，显然他刚才的一轮猛攻已耗费了不少真力。

荀通一面筹思制胜之道，一面细察对方拳路破绽，但觉对方这一路拳法十分神妙，虽是多用长攻猛打的手法，招数本身却不现丝毫破绽，幸而对方搏斗经验不足，招数变化之际不够严密，才被他一面以鹤嘴拳迫住对方攻势，一面又以深厚强劲的内力阻滞他的拳路。这灰鹤荀通曾经闯荡江湖十余年之久，会过不少高人，是以阅历极丰，这时已估计出六十招到八十招之间，一定可以取胜，但为了不想伤他性命，必须活擒，是以目前以消耗对方内力为主，等到六十招以后，定有生拿活捉的机会。

四下静寂无声，只偶然山风吹过，树叶簌簌作响，那些绿衣劲装大汉们明明瞧出荀通占到优势，仍然静默无声，可见得一则这些人俱是久经训练，二则坞中规律极严。

看看斗到六十招，王元度已经用尽全身本领；自知已经很难支持下去，不禁后悔刚才不曾向对方借用长剑；因为他一向以练刻为主，不大注意徒手搏斗之道，倘若一剑在手，莫说一百招之数，简直还想取胜呢！

荀通嘿嘿冷笑道：“王兄这等身手，已是武林罕见的，何不罢手认输，静待发落，免得失手误了一生。”

这几句话激起了王元度的傲气雄心，口中大喝一声，手法一变，竟是以大力鹰爪的路数作近身肉搏。

他奋起神威，十指之上力道劲锐无比，凌厉抢攻，眨眼间已拆了二十余招，也就是说一百招之数只剩下了十六七招，荀通一看情势不妙，立时抛却生擒活捉之心，也自放手猛烈反攻。

两人的拳力掌风排空呼啸，又不时拳掌相触，发出劈啪的响声，这十余招斗得凶险激烈无比，连荀通也暗暗惊心，可是王元度凛凛抢攻，气势豪雄之极，似是已把生死之事置之度外，终于他仗着这一股凌厉无匹的气势，熬过了一百招。

这真是使人难以置信之事，荀通心中大震，暗忖这个少年的气势真是天下罕见，居然能补手法招式之不足，硬是支撑到底，由此可知此人不是大忠大义之士，便是大奸大恶之徒。

不过他还不十分着急，只因他还有一道杀手锏，那就是他的轻功特佳，尤擅空中拦截扑击，因此这二十余步的距离，料那王元度万难闯过。

王元度眼看已成功了一半，雄心更盛，呼呼连劈两拳，要迫对方闪避，以便趁隙冲过，苟通让过他第一拳，跟着一拳击出，硬封第二拳。

砰的一声，双方各退了一步，王元度吸一口真气，顿时恢复气力，继续抡拳猛攻过去。

苟通万万料不到对方直到现在，拳力还保持如此雄浑强劲，不但被震得退了一步，而且一时之间不能恢复，一见对方继续出拳猛攻，心中大惊想道：“此人内功如此精妙，怪不得气脉悠久，奋战不衰……”忖想之际，急急纵开闪避。

王元度放步疾奔而去，一晃眼已冲过那数丛山荆树，这才停住脚步，连连喘息起来。

他累得几乎一跤跌倒，全靠坚强的意志勉强支持住，苟通走过来，道：“王兄武功极是高明，兄弟甚感佩服，请！”

王元度端得说不出话，只勉强笑一下，提起全身残余气力，举步走去。

他由苟通陪着，穿过月棱道的辖区，因此见到满面虬髯的雷岱，此人在江湖上的声名不下于苟通，而他的一部连腮虬髯和狼牙棒，都是十分好认的标记，所以王元度虽然不曾得苟通介绍，心中也猜得出是他。

穿过这一道地区，他的力气稍稍恢复，这时已到了一条河边，此河宽达三丈，水波荡漾，景色殊觉幽美，苟通道：“从此处向有走，便是本坞正面，那是一片湖荡，称为春梦湖，该处船只甚多，凡是本坞宾客都从那儿出入。”

说话之时，一艘轻舟已划到岸边，两人一同落舟，便向右方驶去。转一个弯，但见一片湖荡，面积甚大，正面的岸边停泊着许多船只，有大有小，岸边临水是石砌的长堤，再上去便是一排高大的房宇，一根旗杆高插入云，上面旗帜飘扬，旗中有一个巨大的蓝字。

他们转瞬间已划到湖中，四顾茫茫。

苟通忽然仰天冷笑道：“王兄的一身武功到了水中，能够施展得几成？”

王元度一愣神，道：“在水底功夫全然不行，苟指挥若是把在下弄落水中，违约出手，在下势必被你生擒。”

他并非不懂得大可以诈称水中功夫不错，希望绕得住对方，可是他又考虑到处身潮中，若然对方谎称船只不能远出，请他自行下水出坞，那是决计无法泅得出此湖。

苟通淡淡一笑，道：“王兄倒是老实得很，本人须得考虑一下，是让王兄自家说出如何人坞的经过之后，才送王兄出去；抑是把王兄弄到水中，活捉回去？要知兄弟此举并非违约，只因此处已出了坞界，兄弟业已依约送出本坞，至于在坞外又把王兄擒回，自然是另一回事。”

这话把王元度说得无法反驳，只好任得他去考虑。苟通想了一阵，终觉责任重大，不能轻易把他放走，当下猛一蹬脚，轻舟立时翻转。王元度一落水，便尽量向湖底下沉，忽然被人抓住足踝，穴道被制，顿时全身用不出半点气力。

王元度知道已落在敌人手中，心中长叹一声，暗想这苟通水底功夫好生了得，按照彼此距离计算，他竟能在瞬息间便追上自己，这等速度简直快

逾奔马，极是骇人听闻。

他发觉自己仍然向湖底下沉，到了不知多深，已感到湖水压力奇重，想必已快贴上湖底，而此时那敌人拖住他迅快向前游去。

在水底游行了差不多有一顿饭之久，这才缓缓向水面浮升。湖水压力由重而轻，由轻而无，终于出了水面。

王元度睁开眼睛，却被湖水流入眼中，本能地摇头甩去水珠。蓦地惊觉想道：“我本已全身不能动弹，为何能用力摇头。”转念之际，迅即运行真气，但觉通畅无碍，不禁大为奇怪。

目光到处，只见自己处身在一条弯曲的小河之内，两旁芦苇夹岸，左侧有个精壮大汉，露出上半身，河水只及他腿腰之间。

这等踏水功夫不比等闲，王元度认出此人正是当日从江中把他擒住，带往日月坞的蓝沛，顿时心情一松，微笑道：“这是什么地方？”

蓝沛微微躬身，抱拳道：“此地已离日月坞水界数里之遥，小人奉二小姐之命，特地送公子出坞。”

王元度道：“多亏贵上布置周密，否则兄弟就得落在荀通手中了，谨此向蓝兄道谢。”

他见蓝沛踏水之时，腰身以上全然不动，稳如泰山，不觉十分佩服，问道：“蓝兄水中功夫可以称雄天下，只不知这等踏水之法有什么诀窍？叫做什么名堂？”

这王元度虽是武功高强，但胸襟开阔高雅，全无自骄之气，是以不耻下问。

蓝沛大感光彩，恭容应道：“小人天性近水，其后蒙坞主指点一门内功心法，更能发挥天赋，诀窍全在借力用力，充分利用水的浮力支撑身体。”他把如何借力之法详细说出，王元度内功深厚，能够从双腿各处发出真力，是以略一试验，便已能踏水上浮，露出上身的大半截，而他以前仅能露出头颅而已。

蓝沛最后说道：“这等踏水之法好处甚多，既可以把四周情形察看得远些，又能身在水中持久速行，行进之时速度较之泅泳还要快得多。再者甚至可以发招攻守，跟在陆地上差不多。这门水中功夫称为飞鱼跃，只因功夫炼到精纯境地之时，可以从水中跃起七八尺，凌空攻袭敌人。”

只见他呼一声跃出水面数尺，姿势轻灵美观，一上一落之时，全身没半点水珠流淌。原来他运力上纵之时，已把身上的水带得向上冲起，落时其势已尽，也跟着人身下落，所以不曾溢滴。

王元度乃是内家高手，一望而知他这一跃显示出这一门飞鱼跃功夫精纯无比，不由得喝声采。然后也试着跃起，初时一用力身躯便反向水底沉下，试了许多次，才把握住时间及运力的诀窍，渐渐进步。到后来终于可以全身跃出水面之上。虽然离水只有一尺，但这已经十分难能可贵了。

这时已是午牌时刻，蓝沛带他踏水走了一程，便从芦苇中找出一艘小船，船上有衣服兵刃等物，原是王元度携在身边的。

王元度换过衣服，由蓝沛划船送他出去，由于往来要道都会有日月均之人出人，是以这艘小船一味在小河曲溪之中盘绕前驶，到了未甲之交，才让王元度上岸，说明陆路的走法。

蓝沛道：“敝主人很担心王公子对此行经过不满，再三命小人向公子请罪求恕。”

王元度朗笑一声，道：“在下此行总算开了不少眼界，有烦蓝兄归报责上，就说兄弟不但没有不满之感，并且决不把此行经过向外人泄漏一字。”

蓝沛闻言大喜，王元度一跃上岸，潇洒而去。然而他心中实在不易忘去这两日的奇怪遭遇，日月坞规模之宏大，高手之多，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天之后，王元度已赶到了襄阳，这时天才近午，他入城之后饱餐一顿，竟不投店换衣休息，带着满身征尘直奔城北。一路询问，最后到达一座高大深阔的府第门前。门房把他的一封密函送去，就出来领他入府，态度十分恭敬。

他被引领到一座幽静院落的一间书房内，房中除了书籍卷轴之外，墙上还挂着好几件古雅的剑和刀。

刚刚坐下不久，便有一个五旬上下的锦袍老者含笑走进来。

王元度起身行礼，道：“小侄叩见世伯。”

锦袍老者呵呵笑道：“世侄终于赶到，老夫这刻可放下这桩心事。”

他上上下下打量之后，又道：“世侄好一表人才，气度沉凝稳健，一望而知不是凡人。”

令师的函中说未把你此行目的告你，因此，老夫须得向你略解释。”

他们落坐之后，那锦袍老者等仆人退出，才道：“老夫虽是出身襄阳张氏世家，但自幼性嗜武艺，初时从家中护院武师练武，其后投拜荆山老君观吕老观主座下，得窥内家心法。

二十岁时曾挟剑这游江湖，以此武林中才略有人得知张伯符这个姓名。由于老夫家财甚多，性喜交游，因此当时人称张孟尝。就在这段时间之内，结识了令师罗春山兄，其时老夫本以剑法自诩，可是令师的剑术比我高明百倍，使我获益良多。自后老夫专心功名科举之道，敛迹江湖，三十一岁时以进士出身选任兵部给事中，遂以全副精力为国尽忠。”

他眼中闪耀出灼灼的光芒，精神凛然，使人可联想到他当日仗着这股忠义之气在朝廷间出力任事的情景。

王元度因是文武全才，他的师父罗春山又是武林名宿之中见解超博之士，因此王元度不似普通的武林人物一般，对国家大事毫无所知，是以他怀着肃然起敬之心望着这位前辈人物。

须知明代的六部给事中的品秩虽然只是正七品，但给事中职掌侍女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六部一切章疏皆要经过该部的给事中。给事中得以封还执奏，封驳诏书的权力，凡六部所办之事，也受审核。换言之，给事中便是审举内部的监察人员，直隶皇帝，乃是皇帝的耳目。所以当时称为贵官。顾炎武的日知录曾盛赞这种制度说：“万历之时，九重渊默，泰昌以后，国论纷坛。而维持禁止，多赖科参之力。”

所谓科参，便是当日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驳正到部。

这张伯符想必精通军事，所以被选任为兵部给事中。

张伯符略略停顿了一下，便又继续说道：“老夫平生结纳天下英雄无数，但其后只有数人时有联络通讯，这几个人都是老夫最敬重的侠义之士，令师便是其一。因此，令师在三年前向我提及有意让你参加五年一度的武林盛事之时，老夫曾复以一函，要你至迟在期前一个月抵达舍下，或可略助你一臂之力。”

王元度这时才明白师父为何嘱他定要赶到之故。心想这些前辈人物真

是以肝胆相交的君子，彼此信任守约，言出必行，这等风范，实在教人崇敬向往。

张伯符持髯笑道：“看你满身征尘，可知必是一路急行赶到的，但目下却不是休息地时候，须知自从二十年前第一次在金陵范家举行这金鳌大会之后，到现在为止每五年一度，已举行过四次，在每次金鳌大会举行之时，同时公布下一次在何地举行，下个月是第五届，决定在日月坞举行。而这二十年来，由于这个盛会的影响，天下武林造就了无数人才，比起昔年老夫出道之时，局面大不相同。因此，你下个月在日月坞露面之时，不管能不能压倒天下年少英雄，独占鳌头，但也不能失了面子，所以须得立刻进行。”

王元度肃然道：“世伯的训示，句句皆是金玉良言，小侄自当谨记心中。现下请世伯吩咐，小侄定必尽力以赴，以期不负爱重成全的厚意。”

张伯符起身道：“好极了，现在老夫立即带你去见一个风尘中的异人，你不必晓得他是什么人，他也不会问你的姓名。我与他的交情只能做到带你去见他这一步，至于他肯不肯传你一两宗绝艺，那就不得而知了。”

说到此处，他眼中泛射出自傲的光芒，又道：“说起来你或许难以置信，那便是这位异人性情古怪，普天之下，俊颜无数，但老夫相信只有我一个人能够带人去见他，并且向他求艺。”

王元度这时才觉察此事非同小可，像这等机缘，实在是天意默许才能碰上。试想一个是性情古怪的风尘异人，一个是当今朝廷中加到二品的大臣，世上只怕很少人能够碰得上这种奇遇。

本来他对学得到学不到绝艺并不在意，只因他的师父罗春山剑术绝世，在武林中声名虽然不甚响亮，但那只是罗春山为人恬淡隐忍之故，其实在天下的高手之林中，几乎人人推尊他是当代最高明的剑术大家。

王元度自然极以师门剑术自负，然而经过这次日月坞之行，与那灰鹤荀通激战过那一场之后，他才深自警惕，晓得那张伯符刚才说过的二十年来天下武林因那五年一度的金鳌大会之事，刺激得高手辈出，形势局面与音年全不相同这几句话，实在大有道理。因此，他若是有机会多学一点，还须抓紧这等机会，不能轻易放过。

武功之道，博大精深，任何人穷其一生之力，也无法精研到底。而由于武功路数的不同，常有甲派之人可以指点乙派的一个比他功力更强之人的事发生。这便是古语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道理了。

王元度晓得师父一定感到他有此需要，才会答应张伯符让他提前赶到。他既然默察出种种利害和关系是如此重大，便真心诚意地躬身道：“小侄已知缘遇难逢，自当珍惜良机，世伯的恩德当必尽心图报！”

第三章 拜义父戏蜂习密步

两人离开书房，经过后园，后门已备好两匹快马，这时张伯符换过一身粗布衣服，略掩形迹。他们上马之后，便由张伯符纵马当先，向北门外驰去。

出得城外，两匹健马蹄声急骤地疾驰而去。一路上王元度不住地猜测这位异人的相貌，以及此行的得失。

驰出十余里路，折入一条岔道，不久，便到达一处村庄。这座村庄一共只有百余户人家，村后便是树林森秀的山峰。

他们入村之后，张伯符首先跃下，王元度连忙照做，一面转眼打量四下形势，瞧瞧那异人住在哪一间屋子中。

张伯符道：“世侄跟我来。”

牵马向就近一间屋子走去。他赶快跟着，目光射入那间简陋屋子中，但见一个年约十七八岁的妙龄村女正忙着做饭。

王元度骇然忖道：“想不到如此平凡的一间村舍之中，居然藏龙卧虎，住得有一位风尘异人。如此说来，这位村女定必也有绝技在身无疑。”

正在转念之际，那村女从矮窗中望出来，恰好与王元度目光相触，微微一笑。

王元度连忙报以微笑，心想她不比寻常村女，所以不能向她板起面孔。然而心中又觉得迷惑，只因这村女不但两眼没有神光，甚至有点愚呆的样子，笑容中略含傻气。

张伯符把马系在门外的柱子上，等王元度系好，这才移步到矮窗边，掏出一把铜钱，放在窗框上，道：“小姑娘，劳烦你替我照顾牲口，我们一会就回来。”

说罢，不等她作答，转身向村外疾行。

王元度这才晓得自己表错了情，不禁啼笑皆非地跟着奔去。

张伯符边走边道：“这小姑娘长得很快，记得三年前老夫到此之时，她只有现在的一半高。”

王元度没有说话，他宁可张伯符别再提起这个村女。眨眼间两人已奔向山上，沿着已有的小径，穿过好些树林。不久已翻过这座不太高的山峰，往山下走去，然后便到了一座山谷之中，但见谷中四下种满了各种花草，此刻有许多种花正盛开着，清香扑鼻。

南面的山坡上有一座石崖，崖下有个洞穴，洞口相当高，却甚是狭窄。

张伯符叫道：“老兄长，小弟张伯符特来拜谒。”

石洞之内忽然闪出一个老头子，只见他衣衫褴褛破烂，须发甚长，蓬蓬乱乱，形如野人，底下还赤着双脚。

他呵呵笑道：“什么风把老弟吹到这等荒山穷谷来的？咱们有多久没有见面了？”

他笑得灰白的长须乱发都不停颤抖，口气中流露出十分快活的真情挚意，这使得王元度十分惊讶，心想此老一点也没有不近人情，性格古怪的征象，反而好像是个古道热肠的老人家。

张伯符道：“足足有三年啦，不瞒老兄长说，小弟今日替老兄长带来一点麻烦。”

那老人目光立即转到王元度面上，然后由头到脚的细加端详。

王元度躬身施礼，道：“晚辈王元度参谒老前辈。”

那老人眼中陡然泛射出凌厉森冷的光芒，道：“罢了，瞧你的外表似是绣花枕头，想不到内功造诣极是深厚，也很有点风度。”

这些话自然是赞扬之语，然而他的面色和目光都很不好看，所以令人测不透他到底是不是真心赞扬。

张伯符拂髯一笑，道：“老兄长这话就说得有点不对了。”

老人讶道：“不对？我哪儿说错了？”

张伯符道：“试想这孩子若不是还过得去，小弟干吗带他前来惊扰老兄长，小弟自然还有几分眼力的。”

老人笑道：“原来如此。”

接着拉长了脸孔仰天沉吟，似是在心中考虑一件重大之事。

过了片刻，张伯符道：“老兄长千万别勉为其难，要知小弟带了这孩子前来此谷，蒙老兄长接见，已经感到极有面子。倘若老兄长不想传他绝艺，用不着顾虑到会伤及小弟之心。”

老人伸手揪住长长的灰须，用力扯了几下，才道：“我倒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老弟你处处替我设想，极是周到体贴，老哥哥心中十分感激。但刚才我只是在想，这孩子既然内功如此深厚，又是你的世交子弟，想必武功甚是高明，我肚子里真不容易找出对他有用的玩艺。”

他略一停顿，便欢愉地朗声一笑，道：“但后来终让我想出办法来了。”

张伯符道：“哪好极了，只不知老兄长想出了什么妙着？”老人道：“是一种身法，错非他已具有这等内功火候，这种身法也无法传授给他。”

他转过眼睛望住王元度，又道：“然而孩子你要知道，我传你一种极奥妙的身法之后，你却得代我去做一件事。”

王元度肃然道：“老前辈吩咐之事，只要不是伤仁害义，而晚辈又力之所及的，别说一件，就是十件晚辈也万万不敢推辞。”

他也是精乖之人，赶快先把不能伤仁害义这个原则说出来，免得对方提出之后才拒绝，对于各方面都不大妥当。

老人道：“自然不是伤仁害义之事，不过你应承之后，我老头子就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体身上，因此你可不能教我老人家死不瞑目才行。”

王元度大吃一惊，晓得这责任十分沉重，只要一口答应下来之后，这个诺言便变成一个大包袱，永远背在身上，须得办妥之后才松得一口气。

要知像他这等守信重义的年少英俊，那怪老人说的死不瞑目，这句话可比千言万语还能打动他的心，也就是说使他永远不能有片刻忘怀。

王元度这种人可以不计自身的安危生死，可以贱视功名富贵，但一个老人的寄望比生死功名有力量得多了。

他迟疑忖想着，一时很难决定要不要一口答应下来。

张伯符初则替他忧虑地皱起眉头，心想这等千载一时的好机会，莫要因他的踌躇而激怒了老人，因而错过。但回心一想，王元度如此不苟且的举动，才更令人感到可靠，便顿时暗暗松一口气。

过了半晌，王元度才道：“只要老前辈放心得过晚辈的能力，晚辈甚愿效劳。”

那老人满面俱是欢愉之色，叫道：“好！好！咱们就一言为定。”

他赶快奔落谷中，带领张、王二人走到一块亩许大的平坦草地上。

只见他找来四十九根青竹，错错落落地插在地上，每根竹子高度全不一样，最矮的大概三尺，最高的竟达九尺。

这个青竹阵占地三丈见方，所以竹子的间距甚大，张伯符、王元度两人凝神瞧这座青竹阵有什么奥妙，很快就发觉这些青竹所插的方位，暗合五星躔度，不过由于数量尚少，所以不算复杂。

三个人一同盘坐在草地上，哪怪老人面容甚是严肃，缓缓道：“此处的七七四十九根青竹，乃是老朽平生精研苦思学力所积聚，由于启迪老朽灵思之人是天竺西来的一位高僧，所以老朽命名为修迷密阵，这修迷二字亦译作

须弥，乃是小名，在佛家说法这修迷山为一小世界之中心，有九山八海，其中心即迷山，入水八万由旬，出水八万由旬。目下此阵看似简单，其实繁变无穷，与五星躔度暗合，具有不可思议之神通。”

王元度恭肃如故，张伯符地位身份不同，所以随便得多，他道：“老兄长这一门绝学越是艰深奥妙，就使小弟越发不解。只因这王世兄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焉能学会这等艰深无比的学问？”

怪老人道：“老弟所疑很有道理，但我不是打算传他摆阵图通变化之道，而是借这座修迷密阵使他练得成武林中一种从来未曾听闻过的身法。这种身法可以命名为修迷密步，老弟以为如何？”

张伯符恍然道：“原来如此，老兄长思力独步一时，这等精心研创出来的奇功秘艺，行将震动武林而名传遐迩无疑，就用修迷密步之名便好。”

那老人头颅一昂，长发飘飘飞起，落向背后，然后又道：“孩子你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未免过于急促，最好能有一年时光，那就可以尽行领略个个精妙了。不过这也是天意如此，为了要你速成，只好多受许多痛苦，这恐怕是常人不能忍受的，你须得忍下来才行。”

王元度轩眉一笑，道：“晚辈别的不敢自夸，但对于吃苦磨练这一方面，却有十足的信心。”

他的神态如此磊落，口气如此真诚坚定，教人一听便非深信不可。

老人道：“那就行啦，现在我先把出入此阵的步骤路径告诉你。”

这一解说，直到日落西山之际，还只说了开头的一段路。

张伯符一瞧不对，心想单是此阵出入变化之道，便得讲上十日八日，只怕王元度记不牢。

但他不能表示什么，悄然起身而去，过了大半个时辰，张伯符带了许多食物及卧宿的用具等物重到谷中。但见这一老一少还在说个不停，两人都是一般的聚精会神。

张伯符把用具放置在石洞前，然后提着食盒奔到他们身边，那两人头也不动，眼也不转，一个说，一个听，好像全然不知道他的去来。

张伯符心中一乐，心想这老少两人倒是臭味相投得很。

当下硬插入去打断了那老人的话，道：“老兄长可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

老人抬头一望天色，啊一声，慌慌张张的跳起身向石洞奔去。

王元度愕然道：“他老人家发生了何事？”

张伯符耸耸肩，道：“我也不晓得。”

此时暮色已深，四周景物已是一片朦胧。

不久，老人含笑出来，连连援手，说道：“险险闯下大祸，现在不妨事啦！”

一派如释重负的样子，显示刚才危机实是不小。

张伯符邀他坐下，一同进食，有酒有肴，那老人吃得十分开心。要知张家在襄阳城乃是世家望族，而历代都有贵官显要，所以家厨极佳，肆间不能相比。

饮食之间，那老人告诉他们道：“我养了一群恶蜂，它们就在洞内。费去了我十多年的心血气力，才总算能够指挥这些恶蜂。今午我出洞之时，下了不许它们飞出之令，所以一直没有一只飞出来。但这等恶蜂与寻常之蜂全不相同，一是赋性凶毒爱斗，喜欢向任何动物攻击，尤爱向克制它们的巨蛛

之类毒虫挑战。二是它们并不结巢酿蜜，只是每日觅食，专门掠夺普通蜂群酿好之蜜，食量奇大。一旦腹饥，连动物血肉也照食不误。总之，这群恶蜂简直像是陆路恶寇，水路上的海盗，野兽中的豹子，飞鸟中的鹰隼……”

他形容至此，张、王二人不禁毛骨耸然，觉得十分可怕。

老人又道：“我管这群恶蜂叫做海盗，大逾儿拳，飞行绝快，宛若闪电流星，往往已被它扑到螫了一下，才听到翅鸣之声，可见得它的速度比声音快得多了。刚才我说的大祸，就是这些海盗们被禁已久，全都饥饿难当，假使一忍不住鼓翅出洞，便将酿成大祸，附近数十里之内的人畜，很难幸免螫死之祸，当它们一旦违令之后，我也无能为力了。”

张伯符暗吐一口大气，心想这真是图不得的大祸，幸而安然无事。也因这么一来，张伯符本待翌日北赴京师的，却怕这一老一少又聚精会神得忘了喂饲恶蜂，便改变计划，决定先留下照顾几天再说。

饭后老人又开始阐释阵法的精微，直到午夜才停。

第二日清早便又开始，中午张伯符亲自送饭来，顺便提醒老人喂蜂，晚饭亦如是，而张伯符因漏了一段没有聆听，所以后来老人解释阵法之时，听了简直不知所云，因此，他每天来两次，都是送饭给他们。

到了第七日，便发觉王元度好像瘦了不少，心知这是他用脑过度 and 睡眠不足之故。不过王元度精神仍然很好，而且显得比以前更加能够聚精会神和专心一志。

第九日，张伯符中午到达那座谷中，只见修迷密阵之中有个人在其中急驰疾奔，一味在阵中数十根青竹之间转来转去，好像是迷了路不能出来。

他在阵外大叫几声，阵中的王元度宛如不闻，仍然放步急奔，毫不停滞。他的叫声把老人引了出来，老人道：“这孩子真是聪明无比，看来一两日间就能够出入自如。他若不是内功深厚，决计禁受不起这等繁重辛苦的练功程序。”

老人进阵去把王元度叫出来，一同进食。王元度连吃饭之时也凝眸寻思，吃到一半，忽然大叫一声，抛了碗筷跳起身奔入阵内，放步疾驰。

张伯符见他如此专注勤奋，心中甚感快慰。

第十一日他到达山谷之时，恰恰见到王元度惨叫一声，三两步跳出阵外，随即跌倒，在草地上滚来滚去，口中惨哼连声，似是痛苦无比。

张伯符虽是沉稳老练之人，但这刻眼见王元度如此形状，也不由得大惊失色，疾跃过去。

低头一看，只见王元度头面手足露风之处，皮肤已经变成青黑色，又见他全身痉挛颤抖，一望而知他此刻痛苦无比，景象极是惨烈。

张伯符惊叫道：“王贤侄，你怎么啦？”

说时，弯腰伸手想把他抱起身，蓦地一道人影挟着劲风扑到，接着砰一声，一脚把地上的王元度踢开文许。

张伯符勃然大怒，转眼望去，原来是那位老人。

只见他睁眉突眼，面上微露怒色，显得十分威风庄严，完全不似乎日神态。

张伯符心中怒意迅即消散，道：“老兄长，这是怎么一回事？”

老人霜眉微耸，凛凛生威，道：“老弟如此着急，敢是信不过老哥哥？”

张伯符摇头道：“老兄长言重了，小弟与老兄长相交数十年，从无此等念头。”

老人面色才缓和下来，举步走到王元度身边，先点了他数处穴道，然后喂他服下一杯白色的浆液。

王元度立刻放松了四肢百骸，鼻中微微发出鼾声，似是睡熟。

老人这时才道：“他在阵中被海盗恶蜂螫了一下，全身中毒，老弟若是不慎碰触上，纵不致死，也有一番难受。”

张伯符向那修迷密阵望去，但见七七四十九根青竹阵中，果然有一只儿拳般大，全身墨黑的恶蜂盘旋飞行，速度之快，几乎瞧不清楚，只听见蜂翅振动时的嗡嗡之声。

他见这只巨蜂始终飞不出那座青竹阵，心中已略有所悟，当下道：“老兄长敢是借这恶蜂之力，迫那孩子练成一种身法？”

老人点点头，道：“咱们进食吧！”

当下就在草地上摆开食盒，对坐取食，两人饮了几盅，王元度发出伊唔之声，像是从梦中醒转。

老人转眼望住王元度，张伯符发觉他目光中闪耀出慈爱的光辉，不禁暗暗欣慰地忖道：“王贤侄业已博得老兄长的好感疼爱，将来于他必有莫大好处，此老轻易不动感情，王贤侄必有过人之处，才能使他激赏。”

王元度转个身又睡着了，老人道：“眼下本该把他喊醒，但这孩子连日来心力交瘁，就让他多休息一会儿也好。”

张伯符道：“常言道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孩子如若不经一番艰苦磨练，岂能速成大器？老兄长如此苦心成全此子，实在十分难得。”

老人吩咐张伯符晚间来时，带些照明用的灯烛火炬，以备夜间应用。

王元度一觉醒来，已是昏暮之时，但觉全身四肢百骸都要散裂一般，筋骨酸软无力。

但老人却催他起身进食，然后命他入阵。那海盗蜂嗡嗡之声使他记起早先的痛苦，不由得奋起全副心神精力，开始在阵内与那恶蜂展开追逐。

他身上涂得有诱蜂之物，所以才一入阵，那只恶蜂便电掣追到，他则仗着阵法纵跃闪避，多数是借阵法的奥妙来躲过恶蜂的迅袭，有时则还须灵警变化，与这恶蜂斗快。

上一次他在一柱香之内就被恶蜂螫着，这次却直到一个时辰之后才被恶蜂扑上，但觉肩上一阵攻心剧疼，简直无法忍受，恨不得立刻回手一掌把自己击毙，以免再受这等痛苦。

但他当然没有这么做，还咬牙强忍奇疼，三两下跃出阵外，这才不支昏倒。

这回不久就回醒了，但见草坪上火炬耀目，照得一片光明。

老人站在他身边，问道：“孩子，还支持得住么？”

王元度勉力坐起身，道：“晚辈但觉头脑昏眩，身体无力！”

老人道：“你可是说支持不住么？那就休息一会吧，不过这刻正是你很要紧的时刻，若能勉强再熬一次，进步特别神速。”

王元度发觉他口气中暗蕴慈爱的味道，这使他突然勇气百倍，觉得不该辜负老人的期望。咬牙起身，道：“晚辈没说支持不住啊！”

老人喜道：“好极了，再来一次。”

这一回王元度对修迷密阵更为熟悉，悟出许多精微之处，多半时间都用不着思忖。

他从蜂翅振鸣之声，听出这只恶蜂已经是第二只，每次换上生力军，

而他却是疲乏之身，其中相差自然很大。幸而他对阵法更加熟悉，可以多方利用，才能扯乎这种劣势。

这一次足足奔逐了两个时辰，天边已露出曙光，才被恶蜂螫着。

那种锥心刺骨痛苦，简直形容不出。而且最惨的是他这时业已筋疲力尽，意志正是崩溃之际，实在很难熬得住这等痛苦而跨出阵外才昏倒。但如若不出阵便倒地，势必要被恶蜂再螫几下，那时非死不可。

生死只系于他一念之间，而内心意志的崩溃，肉体的痛苦，两相夹攻，真不是常人所能想像得出的那种惨酷难熬。

王元度咬紧牙关，一脚踏出阵外，随即跌倒，到他回醒之时，已经是次日中午。

这时他晕眩得无法起身，甚至连思想也不能运用，直到老人扶他坐起来，唱他喝了几口热汤，才略为恢复。

老人道：“这等练功之法，实在太苦了，我看咱们想个别的法子改善一下。纵然收效没有这么神速，但却可以免去无数痛苦灾难。”

他口气十分慈祥，并没有丝毫试探他毅力苦心的意思。

王元度十分感动，道：“老前辈如此爱护，晚辈感激万分，但望将来有机会可以报答您老；倘若因贪图一时的舒适而使老前辈苦心白费了，晚辈于心何安。”

老人微笑道：“你是说不怕艰苦，一定要在这期间之内把这修迷密步练成么？这志气真使我佩服。现在先好好进食，休息一会，咱们才开始练功。”

王元度实在饿惨了，自个儿狼吞虎咽，吃饱之后，但觉精神体力都恢复了不少。

老人忽然叹道：“当真是个好男儿，我老人家若是有个像你一样的儿子，那就心满意足了。”

王元度不禁一怔，过了半晌，才道：“晚辈很愿拜您老为义父，如有机会，尚可以侍奉膝下，但这个想法未免狂妄高攀了。”

老人顿时笑逐颜开，道：“好极了，老夫平生不做任何勉强别人之事，因此虽有此心；却不便出口，现在这敢情好。”

他的笑容甚是纯真无邪，一片欢愉之色，树上红润的童颜，显示出此老年纪虽大，犹有纯洁的童心天真。

两人从此改变称呼，老人端坐受了王元度的叩头大礼之后，便道：“我这个义父有一件见面礼赠你，但现在尚非赐你之时。”

他面色转为严肃，道：“元儿，等你体力恢复之后，再行入阵，这回要用两只海盗蜂追逐你了。”

王元度昂然道：“义父怎么说，元儿便怎么做。”

老人道：“依我的观察，你对阵法还有不少未能利用之处，其中有大半是你学力所限，实在是没有法子之外，有些却是你思想不到之故。”

他接着指出几种利用阵法的身法，那都是王元度从未用过的。

老人又道：“这回用两只恶蜂，自然较前危险十倍，你怕不怕？”

王元度坦白地道：“元儿甚为惭愧，心中果真有点害怕，虽是极力抑制，仍然无济于事。”

老人哈哈一笑，道：“这就对了，试想这等恶蜂如此凶毒，螫上一下比死还要难受十倍，大凡是有血肉感情之人，那是非害怕不可，你一点也不惭愧，这才显出人的真诚坦白。”

他沉吟一下，才叹道：“但义父也没有别的法子可以教你少受痛苦，须知一个人若不是迫于无奈，很难发挥出体内蕴藏的潜力，若是有一分侥幸依赖，这种潜力就无法发挥了。”

王元度恭容道：“义父母庸担心，元儿虽是害怕，但仍然有胆量勇气面对这等痛苦。”

老人无奈地点点头，又解释道：“通常每个人只能使用他体内能力的五分之一，咱们修练内外功之后，可比常人多发挥一两倍，但若要全部潜能都发挥使用，那就非用最激烈狠毒的手段不可，现在你可明白我的意思？”

王元度躬身道：“明白啦！”

老人挥手道：“好，去吧！”

老人眼看王元度已奔入阵内，这才转身入洞，携出一个翠竹编织的笼子，里面有两只海盗蜂，他大声吩咐王元度小心，这才打开宠门，那两只海盗蜂嗡一声冲入阵内，向王元度穷追紧赶。

王元度应付一只蜂之时，只须考虑到一个方面；但目下共有两只，或前或后，或左或右，全无定准，又不准他出手劈挡，其难可知。因此不到一柱香的时间，已经汗流浹背，连番遇险。

老人看得分明，只见他身法比以前迅快得多，而且已能按照熟练了的阵势而组成一套身法步法，进退左右，仰俯侧拧都正确之极。这等身法和速度配合得好，便是一种极深奥高明的绝学，可以在敌人刀剑之中纵横出入，夷然无伤。

但他晓得王元度还有许多苦头要吃，因为目下仅是两只恶蜂而已，而最后必须达到七只恶蜂同时攻袭，而这修迷密阵的青竹也增加了一倍，不过范围并不放宽，也就是说他可以闪避奔窜的空间缩小而攻袭他的敌人却增加许多倍，在这等情形之下，他仍能支持上半个时辰之久，那就达到最上乘的境界了。

只听一声惨叫，王元度迅即跨出阵外，随即疼得昏倒。

老人心中因怜惜而感到一阵疼痛，但他深知此刻决计姑息不得，所以他虽然有法子可以使王元度被螫之时减轻痛苦，但前面说过，他如若有一丝依赖侥幸之心，就无法刺激他发挥出体内全部潜能了。

日子一天天地消逝，王元度每日都得昏死一两次，可是进步十分神速，已达到青竹数目增加一倍而恶蜂多达四只的程度。

凭他这刻的身法，那简直可以媲美鬼魅，但老人仍然坚持他要达到最高境界。

已经是第二十三日，王元度瘦得只剩下骨头，不过并无憔悴之态。他一直停顿在五只恶蜂的阶段，也就是说五只恶蜂向他侵袭之时，他无法超过半个时辰便被螫中。

因此他每日最少要昏倒三次以上，第二十四日的下午，他昏倒之后，老人发觉他口角流出白沫，浑身不断的透出虚汗，知道他体力已竭，此刻身体内已没有一丝气力。不禁惋惜地叹口气，取出一个碧玉葫芦，拔去瓶塞，一面捏开他的牙关，将葫芦内的乳状液体倒入他口中。

王元度迅即回醒，但觉口中甚是芳香甜蜜，同时精神爽健，全然不似以往回醒时那么痛苦疲惫。

老人道：“我已把见面礼送给你，那是我苦心收集了十多年的蜂蜜露，一共只有十余滴，你也知道这些恶蜂从不酿蜜，但它们掠夺别蜂的蜂蜜之时，

仍然会转酿些许蜜露。”

王元度恭恭敬敬地聆听着，老人又道：“但这些海盗蜂赋性奇怪，只酿了些许便立刻吃掉，因此我收集时十分困难，十多年才弄到十余滴，我定名为神蜂蜜露，乃是世上极珍贵之物，灵效可比成形的人参何首乌等灵药。你服下之后，体健身轻，目力奇佳，尤其是当你体力完全消竭之时眼下，更有易筋换骨之奇效，将来你就知道种种神效了。”

王元度连忙跪倒拜谢，他觉得十分不安，道：“这等珍贵灵药，应当是义父您老人家服用才是；元儿年事尚轻，何须糟蹋这等宝贵的东西。”

言下之意，便是说这种强筋健体。延年益寿的神蜂蜜露，应当给义父老人家服用，他本人年轻力壮，时日还长久着。

老人道：“你现在澄神定虑，施行吐纳之术，以便发挥蜂露灵效，等用功之后，我还有话跟你说。”

王元度依言在山坡上盘膝打坐，澄神定虑，运功行气，霎时间已入无我之境。

到他回醒之时，阳光耀眼，已经是第二十五日的早晨，他自觉精神焕发，身体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轻健得多，知道是蜂露之力，心中感激万分。

老人道：“你大功已成，可以离开此地，办你自己的事了。”

王元度讶道：“元儿还有五天时间可以修习那修迷密步。”

老人道：“不行啦，你已服食过它们的蜜露，这些恶蜂再也不会追逐你了，张伯符老弟十日以前已赴京师，所以也不必找他告辞，可以径自前赴日月坞。”

王元度道：“原来义父也知道元儿是前赴日月坞参加那五年一度的金鳌大会。”

老人道：“我隐居此地数十年，因此关于金鳌大会之事，还是从伯符口中听到的，我本来姓龚名都，号云丘客，现在可以改为云丘老人了，大约是四十年以前，我便被妻子逐出门外，遁隐此谷至今。”

他长叹一声，流露出痛苦的神情，王元度这时可就完全无法表示丝毫同情或愤慨，只因对方便是他的义母，岂容他置词非议。

云丘老人又道：“其时我尚在壮年，所以做下糊涂之事，怪不得她十分生气，但我孤居了这许多年，忽然触动了思家之念，尤其是她的音容笑貌，更是没有一到忘怀，所以我很想得到她的允诺，准我回家。”

王元度道：“义母纵是十分生气，可是隔了这许多年，她心中的气恼想必也消散了，义父何不一径回家？”

云丘老人苦笑一下，道：“不行，她这个人脾气倔强无比，说的话终身不改，她当日逐我出门之时，曾经说道：你若是未得我允许便擅行回来，我就当面一掌拍碎天灵盖，死在你眼前。她若是说拿刀子刺胸割喉而死，我也还敢冒个险，但眼下却万万行不得。”

王元度不解道：“同是一死，难道还有分别不成？”

云丘老人道：“当然有啦，她一掌拍碎天灵盖的话，自必损毁了容颜好坏，但别的死法却可以保存容颜，这就是最大的分别了。”

王元度仍然不懂，问道：“一个人的容颜，在死后还有什么关系？”

云丘老人道：“难怪你不明白，须知她家传一部童面经，能够青春长驻，永如少时，这部经传女不传男，连我身为丈夫，也不许阅看。所以她对容颜最是爱惜，因此，她使用这种死法，在她来说乃是最残酷可怕的一种，我哪

敢害她如此惨死？”

王元度点点头，心中已明白这位白发苍苍的义父，敢情极爱义母，逾于自家性命，所以虽有与她同死的决心，却不忍见她落得如此悲惨的死法。

云丘老人又道：“我所寄望于你的，便是设法使我能回家去见她一面，可不是求她允许我长久居住下去，只要见她一面就行啦！她或者觉得难以严拒，因此出个古怪难办的题目，你即替我答应下来，任什么难题都可以。”

王元度沉默了一会，才轻轻道：“元儿不得不提醒义父一声，或者义母出的题目不是人力所办得到的，我岂能随便答应？”

云丘老人沉吟一下，道：“她总不会要我从天上取下月亮给她玩耍吧！总之，她要我的性命都行，我的意思你想必也会明白。”

王元度压抑着满腔同情和悲怆，肃然应了，当下便请问义母居住的处所。

云丘老人道：“她的声名挺大，不比我没没无闻，或者你也曾听说过，她就是岭南冥鼓宫长春女……”

王元度啊了一声，道：“元儿听过冥鼓宫这个地方，据说是天下三大秘隐之一，与日月坞齐名，但义母的名讳外号却不曾闻说过。”

云丘老人道：“就是那一处地方了，那冥鼓宫在岭南西南方的海滨，宫中道路迂回曲折，虽然占地甚大，路径繁复，却并不比那修迷密阵艰深奥妙，你现在已熟悉修迷密阵的走法，便是天地间唯一能未经允许入宫而不迷路之人。”

王元度这才恍然明白，义父教他练这一门绝学，敢情大有深意。他用心聆听义父叙述如何走法才能到达冥鼓宫，这其中果然有点困难。原来中国地方广阔，历史悠长，族类繁多，因此每一处地方都各有独特的风俗、言语、习惯，外地之人，有时候不大容易应付，即如岭南一地，便有十余种方言，连岭南当地之人，也无法通晓邻近的方言，更别说从北方或江南前往的人了。

云丘老人详尽地说过如何走法，最后说道：“你义母乃是当地人氏，因此亲族甚多，而她也可能挑选一些灵慧的女孩子以授秘传武功，反正有一点你记住，那就是普天之下，除了真正的第一流高手，可以找到空隙欺入你拳掌圈中而出手击伤你之外，还有就是你义母办得到，她可以在三招之内打你一个耳光，再就是足以承传她衣钵的弟子或者也办得到，但她是否已找到这么一个传人，却是个大大的疑问。”

王元度紧紧记牢，依王元度的意思是要在此谷侍奉义父，好在时间充裕，再过三五日才动身还来得及，但云丘老人却命他克日起程。只因这一次前赴日月坞参加金鳌大会之人，决计不在少数，早点动身的话，一则不必赶路，二则早点到达可以养精蓄锐以备激战。三则防备路上发生事故，以致耽误了参与大会的时机。

王元度无奈只好叩别，出得谷外，张伯符早已吩咐过仆从，在这数日间备妥长程健马，因此王元度取过坐骑，丝鞭轻扬，便穿过襄阳城，缓辔南下。

一路上没有别的事发生，两日后已到达武昌，旧地重临，风物依然。但在王元度这等有有心人眼中，却瞧得出城中有不少武林人物。

他投宿在客栈中，翌日早晨，起身梳洗之后，整肃衣冠，便径往城北大街上的利达镖局，但见镖局大门尽开，人来人往，甚是热闹。出入之人，尽都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壮汉，身上都带得有兵器。

王元度上个月抵达武昌，曾经来过这利达镖局，原来第五届金鳌大会的联络总站，便是这武昌利达镖局，是以各路英豪，不论是赴会参观，抑或是参加夺魁的，都须得先到这利达镖局打听消息。

他上个月询问时，答复是大会举行前半个月之内才能得悉详情细节。

须知那日月坞的所在和走法，武林中很少人晓得，所以许多人都在武昌住下，等候消息。眼下离举行日期只有五日，各地涌到的人更多，所以利达镖局其门若市，而武昌城内的街道上，也出现了许多武林人物。

王元度踏入大门之内，但见那宽大的露天院子之内，人头挤拥，靠近大厅门外台阶处，摆得有一排五张方桌，桌上堆放着文房四宝以及许多签牌。

院子内的人数虽多，但都很有秩序，排成五道长龙，王元度已瞧过大门外的告示，得知这五道人龙乃是领取签牌，以便前赴指定地点及船只直驶日月坞。他约略的估计一下，在院子内约有二百余人之众，若然每日以五百人计算，一共是五日，岂不是有二千余人前赴日月坞参加盛会？如此日月坞这一笔招待费用着实巨大，还得准备船只迎送，所动用的人力、物力可真是难以计数了。

外面告示上写明，凡是参加夺标的人不须领取签牌，可以直入大厅之内登记。

王元度不想惹人注意，所以慢慢的从人堆中移到门口，正要踏上台阶，忽然间背后一阵骚动，转头一瞧，只见人丛波分浪裂般现出一条道路；三个劲装疾服的少年大踏步走入来，最前头的一个长得黑面膛，肩阔身高，双掌特大，显然硬功特佳，他毫不客气地推开阻路之人，手劲沉重异常，人群立时被推开一条通路。后面的两个少年相貌不俗，一个背插长剑，一个斜背长刀。

他们有两点完全相同，一是三个人面上都流露出傲色，大有目空一切的味道，二是他们前襟上都绣得有姓氏，当先的黑脸少年绣着一个胡字，佩剑的绣着一个吕字，佩刀的少年绣的是束字。

王元度目送这三人昂首阔步地走入大厅之后，耳中便听到人群议论之声。他本已猜想出一个谱儿，此刻听到议论，确知臆想不错，不禁暗自忖道。

“这三位一是山右胡家子弟，胡家素以铁砂掌铁布衫和铁脚等硬功著称武林。使剑的是武当名家吕一超的子弟，使刀的定是少林派高手束阳的子弟。他们都是名门之后，这回既是参加金鳌大会，定必武功高强，尽得家传秘艺。可惜，他们自恃自傲，大是有失风度，无怪别人要暗下不满，议论于他们。”

他向厅内望去，但见人数还真不少，如若通通是参加夺标的人的话，那就真够热闹的了。此时众人眼睛多半还向大厅瞻望，所以王元度暂时不跨上台阶。谁知无意中挤入一条人龙之内，后面的几个劲装大汉都怒目瞪他，王元度自家却不晓得。

人龙一步步向前移动，不知不觉已到了方桌之前，桌后办事的人大声问他姓名，以便登记，王元度这才惊觉，歉然答道：“对不起，在下不是前往参观的。”

说时侧移一步，让后面的人上来。

陡然感到劲风袭到腋下，王元度大是惊讶，心想自己初入江湖，从无仇家，怎会有人暗算偷袭。心念一转，佯作不觉，暗暗运功护住腋下要害，同时转头望去。

出手暗袭他的是个劲装大汉，乃是后面不忿他打尖的数人之一。他的

拳头已堪堪击中王元度肋下，蓦地收回。另一个大汉斜眼瞪着他，冷冷道：“孩子，你既不打算前赴日月坞参观大会，在这儿挤个什么劲？”

王元度心中有气，面上却淡淡一笑，道：“在下打算参加夺标，只不知老兄是否允许？”

刚才出手的大汉失声笑道：“哎，原来是有心夺标，想当武状元的少年英雄，咱们亲近亲近。”

说时，伸出一手。他可是认为对方居然感觉不出他的拳风，定必武功低劣，所以要使王元度当场出丑。

王元度也伸手与他相握，口中道：“不敢，不敢！”

话声中那大汉已疼出一身冷汗，只有直翻眼睛的份儿了。

但王元度忽然间微微一震，松开手，双眼直勾勾的向石阶上望去。

这时正有两人先后走上台阶，前头的一个身形矮胖，可是动作矫迅。第一二个高高瘦瘦，宛如一根竹竿。这两人衣着穿戴都很普通，而且两鬓已斑，一望而知不是参加夺标之人。

须知这五年一度的金鳌大会所规定夺标人资格之一，便是年纪不得超过二十六岁。这一条规定使许多名家高手都感到遗恨无穷。要知每一个人修习上乘武功，到有相当成就之时，起码也有二十来岁，此时参加金鳌大会，正好合适，但只要一届失败，到下一届大会举行之时，总已超过了二十六岁这一关，所以眼下享有盛名的高手名家，大多在二十年间参加过金鳌夺标的壮举，只是一次失败，便永无卷土重来的机会了。

夺标人资格另一条规定是限于男性，因为历届大会都没有女性上台亮相出风头。

且说王元度目送那高瘦和矮胖二人的背影入厅之后，这才收回目光，忖道：“我虽然只瞥见这两人的侧面，可是那狮子鼻猪嘴巴的矮胖子，和那鹰鼻深眼额突的高瘦人这等面貌特征，正是师父再三嘱咐过必须小心注意的两个恶魔，都是天性穷凶极恶，残酷无情之人。矮胖的一个姓南名阿洪，以火器震惊天下。高瘦的一个姓杨名幽，外号老毒，因此有些人呼为杨老毒，为人阴毒诡诈，擅用毒药。”

不过王元度还拿不准的是，这两个恶人一向穿着怪异，与众不同，南阿洪喜欢红色，往往披一件大红外衣。杨老毒幽爱穿背画白八卦的黑道袍，高髻草鞋。是以这两凶的外形打扮一望而知。目下穿戴得一如常人，大违他们平日行径，以这两人的声名而言，此举很难令人置信。

那个与他拉手试力以致掌骨欲裂的大汉，闷声不哼地领取了签牌，悄悄溜掉，其余的数人也瞧出同伴吃了暗亏，晓得这少年不好惹，所以都不敢再生事。

王元度迅快向大厅走去，三两步就跨过台阶，走入大厅之内。举目四瞧，已找不到那高瘦矮胖二人踪迹。

厅内左角摆设得有一张长桌，后面坐着两名办事之人。刚好那先入厅的胡、吕、束三个傲气凌人的少年正在桌前登记，厅中另有八九个年轻壮士，和两个镖师打扮之人，都注视着长桌前面的三人。

王元度移近一点，瞧见姓胡的黑面少年填写姓名栏上是胡元二字，姓吕的填写是吕杰，姓束的填着束大名三个字。再瞧家世栏中填写的字，果然那胡元正是山右胡家子弟，吕杰是武当名家吕一超的儿子。

束大名是少林俗家高手束阳的儿子。

那胡元突然间一巴掌拍在桌上，砰的一声，长桌的右前角竟被他一掌拍碎，木屑簌簌泻坠地上，那张桌子顿时少了一角。

胡元忿忿的大声道：“真真混账的规矩。”

束大名接着喝道：“叫余凡出来。”

余凡就是这利达镖局的局主，外号苍背龙，乃是镖行中相当有地位的人物。

吕杰阴声细气地道：“难怪你们生气，就连兄弟也觉得很不是味道，难道咱们都是假冒的不成。”

王元度听了他们的话，想不出他们为何生气，但心中已有一个印象，那就是这三人之中，吕杰为人阴沉多智，所说的话根本就是挑拨那胡、束二人闹事，他本身却可以见风使舵，置身事外。

长桌后面的办事人员，一个年约四旬左右，面貌老实忠厚。另一个年轻得多，最多只是三十岁左右，那忠厚老者面上浮现错愕之容，愣愣地瞧着他们。年轻的一个则面色如常，可是眼中闪射出忿怒的光芒。因此王元度瞧出此人乃是抑制心中怒气，装出平静的神情而已。

他赶紧走开几步，免得无端端惹到自己身上。耳中却听到那年轻的办事人员说道：“三位都是名家子弟，家学渊源，自然与常人不同。可是试功的规矩并非单对付你们三位，别的参加者都无异议……”

胡元喝道：“混账透顶，是哪一个主持试功的，我没有听过以前有这么一个规矩。”

束大名也道：“我说你快点把余凡找出来，你还罗嗦什么？哼，胆子真不小。”

吕杰缓缓道：“嘻，这厮竟瞪眼睛哩，莫非他想先试试咱们的功夫么？”

束大名应声道：“是啊，小子你敢瞪眼睛？”

一伸手隔桌揪住那年轻办事人员的胸口。

胡元厉声道：“大名兄给他两个嘴巴子。”

那办事人员面上怒色更浓，他竟一点也不害怕这三个血气刚暴的少年好手，这使得王元度甚感诧异。

此时一个镖师已迅快入内通报，其余的人包括八九个参加夺标的年轻壮士，却没有一个打算上前劝解，人人都露出不管闲事的神情。

王元度举步走过去，只听那办事人员怒声道：“称们这等行为算什么名门子弟！哼！我瞧连强盗也没有这么不讲理的！”束大名勃然大怒，扬手给他一个耳光，发出清脆的响声，喝道：“好小子，你以为小爷们不敢收拾你么？”

胡元攘臂道：“束兄把这厮交给我。”

他举起右掌，掌心已变成古铜色，接着说道：“我倒要瞧瞧他的骨头有没有嘴巴这么狠硬？”

他的右掌便要向那人手臂拍落，这一掌若是拍中了手臂，非得当场臂断骨折不可。

那办事人员眼中怒光暴射，面上流露出激动异常的表情，正当此时，吕杰忽然伸手挡住胡元拍落的掌势。

王元度心中一松，忖道：“到底还是名门大派的子弟，到了最后关头，便不鲁莽。”当下停住脚步，不再前移。

吕杰阴鹜地注视着那办事人员，口中却跟胡元说话，他道：“胡元兄，

你真敢拍落去么？”

胡元暴声道：“怎么不敢？”

吕杰道：“那就行啦！待兄弟说两句话你老哥才拍落不迟。”他略略一顿，向对方说道：“你报上姓名来！”

那办事人员嘴唇紧闭，一言不发。

吕杰冷笑道：“瞧你不像是胆小怕事之人，怎的连姓名也不敢报出？”

那办事人员忽然现出颓丧的神情，眼中忿怒的光芒顿时消散。但他却不是害怕畏惧，这是别的人都瞧得出来的。

吕杰哼了一声，缩回架住胡元的手道：“好，你不肯报出姓名，我不管啦！”

胡元喝道：“我倒要瞧瞧看，小子你骨头有多硬？”

右掌略略抬高一点，疾然拍落。

王元度一跨步，疾如闪电般到了他们身后。他满腔是忿激不平之气，因此明知可以使些别的手段化解这场纠纷，譬如说他暗暗以指力袭击胡元背后穴道，迫使他收掌转身应付，其时就可以用言语缓和住局势，等候此地局主今凡出面调解等法子。

但他深觉这些名门子弟太不像话，简直像是倚势欺人的恶少一般，因此他毫不客气地出手向胡元拍落的右手穴道上点去，口中大喝道：“住手！”

胡元感到锋锐的指力袭到，心头一凛，不得不缩回拍落的手掌。他这一缩手，王元度的指刀直向束大名那只揪住对方的手臂上射去。

束大名也迅快缩手，忿然侧顾，而王元度这一指迫使两人放手之举，已博得满厅喝采之声。

胡元向王元度一瞪眼，正要出手，吕杰却又伸手拦阻住他，向王元度问道：“朋友你贵姓大名？”

王元度朗声应声道：“在下王元度，只不过是无名小卒，家世寒微。但今日三位所作所为，却使在下这个出身寒微之人，对名门世家这几个字顿生鄙薄之感。”

这原是他肺腑之言，所以说得慷慨流畅，大义凛然，衬上他的玉面英姿，登时教厅中许多年轻壮士暗暗心折倾倒。胡元骂道：“混你妈的帐，吃我一掌。”

大踏步迫去，一掌迎面拍出，他为人虽是粗暴自傲，但掌上功夫果然十分高明，风声劲厉急烈，一听而知他的铁沙掌已极具火候，威力十足。

王元度一滑步间，已闪开数尺，身法之快，别人简直瞧不出他是用那一只脚跨出去的。

吕杰冷冷道：“王朋友敢情有点功夫，无怪不把我们放在眼内。”

束大名被他这一说激起怒火，疾然扑出，拳发连环，威猛迅击。王元度一晃身间，早就出了拳头宠罩的圈子，站在数尺之外，俊面上怒色勃然。

此时胡元和束大名都深知对方真不是易与之辈，他们饱受名家意陶，这刻反而压下暴躁情绪，收摄心神，以便发挥全力对付强敌。

正当此时，王元度已朗声喝道：“诸位要动手的话，在下定然奉陪，诸位大可以一齐上来，但咱们最好到外面比划。”

胡元骂道：“混帐，我们哪须一齐动手。”

王元度虎目扫过他们三人面上，只见他们都表示出同意此言的表情，绝不肯三人齐上，因此倒也消了一点气忿，心想他们在这一点上面还有点英

雄气概。当下说道：“那也使得，在下先挑吕杰兄打第一场。”

他心中对这个阴鸷诡猾的吕杰最是不满，反而像胡、束这等暴躁刚猛之人，还觉得可以原谅。

吕杰心头一震，忖道：“这厮晓得我的名字，自然深知我的来历，这第一场居然特别先挑上了我，可见得他定必有克敌制胜之道。”

他一辈子也想不到这是由于他的阴沉多智，欢喜利用别人的性情惹得王元度对他十分不满，却误会到对方有克制他之道上面去了。

他外表上神色不变，淡淡道：“那很好，咱们各亮兵刃，拼个生死就是了。”

厅内群情耸动，都没有想到这登记之际，就先闹出一场生死拼斗。

长桌后的年老办事人员忽然碰一下同伴，道：“奇怪，局主怎的还不出来？”那年轻的办事人员在激动之下，可没有想到这可怪之处，被他这么一提醒，登时诧然顾视，而此时厅中余下的一名镖师已奔了入去。

这个年轻办事人员轻轻一跃，已越过长桌，奔到王元度与那三名少年当中，此人身披一袭长衫，瞧来竟似是镖局中掌管书牍帐目之人，身量修颀，面貌端方。他微举双手，道：“诸位请留贵步，目下后院有几位武林名家，已经得报出来，他们充作见证，别人才没话说。”

这话倒是极有道理，胡元道：“不错，吕兄别忙，这等决斗之事，须得有公证人才行，免得杀死那小子，日后纠缠甚多。”

那长衫汉子见双方业已同意，当下向王元度抱拳道：“王兄的义风侠行，教鄙人钦佩感铭之至，鄙人甚愿向王兄进一言，那就是金鳌大会的规则上有一条载明，凡于会前与此会有关者闹事纠纷，如情节重大，得取消参加大会之权利。王兄试想，倘使定要决斗的话，则不论胜败，都不能参与金鳌大会，还是……”

王元度截住他劝阻之言，慨然道：“在下只要所作所为于心无愧，纵是因此被大会除名，也不后悔。”

他的气概风度立刻使厅中许多年少英雄心折钦佩，那办事人员躬身抱拳道：“在下姓管，在敝局中只是个小帐房，纵然受点侮辱也不打紧，但这金鳌大会与诸位却大有关系，王兄还是不要动手的好。”

对方三人听得金鳌大会这等有除名的规则，想到倘若真的被大会除名的话，岂不是抱恨终身，因此都不敢言语，大是气馁。

王元度正色道：“兄台之言差矣，世间公道二字并非因人而施的，哪怕管先生你是个极卑微低贱之人，也不能没有公道。”

他炯炯有神的眼光凛然掠过对方三人，可就瞧出他们甚是气馁，当下忖道：“他们一向倚仗家世声名，傲气凌人，今日已经知悔，我何妨放过他们一次。”

于是朗声道：“只不知那三位兄台是不是愿意就此罢手息争？”

吕杰忙道：“咱们可不能不遵守大会规则，王兄你请吧！”

顿时一场偌大的纷争化作烟云般消散了，厅中紧张的气氛松弛下来。姓管的帐管先生回到长桌之后，跟年老的一个说了几句话，便讶异的望向入内的门户。

王元度走到桌前，道：“管先生，有烦登记一下，在下乃是参加登台的。”

只见那姓管的和另一个都泛露奇异神色，不禁剑眉一皱，问道：“可是发生了事故？”

姓管的帐房应道：“不错，两位镖头先后人报，居然无人出来，这也罢了，竟连入报之人也不出来，他们负招待之责，怎会如此？”

王元度心中浮现出那南阿洪和杨幽这两个武林恶魔，不禁若有所思，问道：“在下建议管先生带我一同进去探看，我已猜出一点头绪。”

姓管的道：“王兄猜到什么？”

王元度说道：“方才我仿佛见到两个著名恶人走进厅来，但此刻不见踪影，想必已进了内厅，惹出事故。”

姓管的笑一下，道：“内厅除了敝东家之外，还有几位名家。”

王元度低声插口道：“管先生可曾听说过南阿洪和杨幽的名字？”

对方吃了一惊，道：“是他们么？走，咱们进去瞧一瞧。”

他一急之下，飘身跃过长桌，身法极是轻灵佳妙，不是时下一般好手办得到的。

那边吕杰等人瞧在眼中，都大感惊讶。

胡元道：“喂，瞧见没有？那厮的一身武功可真不坏。”

吕杰皱起眉头，道：“但他只是个镖局帐房先生，其实连总镖头也未必比得上呢！他们要上哪儿去？”

吕杰自言自语中，独自急步上去拦住他们，问道：“两位神色匆匆，敢是有事情发生？”

王元度方自一皱眉，吕杰已接着又道：“兄弟只是来瞧瞧可有帮得上忙的地方没有，王兄万勿误会。”

姓管的帐房沉声道：“既是如此，那就有烦你们三位迅即查看这大厅内外，至镖局四周容易惹火之处，瞧瞧有没有埋藏着硫磺火药等物。”

吕杰为人足智多谋，闻言不禁面色一沉，道：“难道有人打算加害这许多有意前赴大会之人？好，兄弟立即查看，你们要不要人手接应？”

王元度拱拱手，道：“吕兄料事如神，佩服，佩服。我们仿佛发觉南阿洪和杨幽一齐走进内厅，这两人无恶不作，咱们非多加小心不可。”

吕杰当机立断，道：“那么两位快去窥看动静，但最好一前一后，约定手势讯号。”

他转身过去抓住胡、束二人，迅即走出大厅。

王、管二人奔入门后，管帐房道：“在下先进去，你若见我捏拳放在背后，就是表示大有变故，不可跟来的意思。”

王元度颌首道：“那时在下就从别处窥探动静。”

他们奔人去，穿过一座院落。管帐房指一指右方屋顶，道：“王兄到房上去，就瞧得见一切动静。”

王元度仰头瞻望地势，发觉甚是稳妥，自己可以匿藏在房脊后面，向下眺望。

姓管的又道：“里面寂然无声，想必已发生变故，那南、杨二凶武功极高，又有奇门绝艺，实在不易对付，王兄千万小心，筹妥计谋才可以动手。”

他抓住王元度的手臂摇撼一下，笑道：“在下管中流，今日结交到王兄这等仁义之士，实是平生一大快事！”

王元度讶然道：“什么，你就是无情刀管中流？在下大是失敬啦！”

管中流微微一笑，大步向门外奔去。

王元度连忙跃上房顶，伏身游上屋脊，探出半边面庞向下面望去。但见一堵院墙过去，便是一座旷阔的场子，摆放得有四个兵器架。

再过去便是一个开敞的花厅，厅内隐约有好几个人，此时管中流已穿过场子，跨上台阶，他在厅门突然停步，左手转到背后，捏起拳头。

他只停了一下，就走入厅内。

王元度迅即寻思一下，便纵下地面，迅快窜越过墙头屋顶，从旁边绕到花厅后面。他发觉有一排窗户，当即屏住呼吸，踢足走到窗下，静心聆听。

花厅内毫无声息，他正感到莫名其妙之时，突然一个阴森刺耳的声音道：“现在开始，一……二……三……”每一个数目都相隔颇长的一段时间。

他数到七时，一个人说道：“兄弟还有一句话要说。”

正在念诵数目的阴森声音停下来，另一个粗暴响亮的声音道：“有屁快放！”

那人哼了一声，才道：“两位既是布置妥当，甚至把隐迹多年的齐大圣也约了出来，可见得两位志在必得，非到日月坞走上一趟不可，但两位可曾考虑到日月坞四面临水，若是触怒了蓝坞主，诸位本事虽高，恐怕也无法飞渡那茫茫之水。”

暴躁的声音喝道：“混帐，你以为我南阿洪以火器成名就一定怕水么？”

杨幽阴森森的声音道：“我老毒就是喜欢到难惹的地方，姓余的少说废话。”

王元度略有所悟，知道那南阿洪、杨老毒都是不受欢迎之人，但他们却硬要往日月坞去，此刻大概用个什么法子威胁住花厅内的人。

他们的力量可真不小，除了这两个难惹的凶星之外，竟还有一个豢养得有无数猩猩的恶人齐大圣，那齐大圣想必在外面接应，没有进来，但这南。杨二人用的什么法子威胁厅内之人，却使他很感兴趣。王元度正想冒险窥看一下，才能筹谋应对之方，忽听管中流朗声大笑道：“当闻南阿洪、杨幽两位乃是著名凶星，武林中人闻名丧胆，谁知闻名不如见面，可笑，可笑！”

余凡喝道：“管先生少说话。”

南阿洪暴声骂道：“好小子，叫什么名字？”

余凡忙道：“他是敝局掌管帐目的人，两位不必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杨老毒阴阴道：“说不定是个借地托身的奇人异士，好吧，我老毒倒要请教帐房先生一句，我和南兄哪一点闻名不如见面？”

第四章 惩三凶扬名救妙计

管中流淡淡道：“空谈无益，鄙人先见识过两位的真实武功，才能奉告，像这样子一位手托火球，一位手戴鹿皮手套，握住一把淬毒暗器，此地虽是不乏名家，但谁能与这等旁门左道的技艺对敌？”

杨老毒笑道：“好啊！你想见识我们武功，那当然是你亲自出手了。出来，老毒今日定要教训你这小子。”

王元度知道机会已到，赶紧抬高头，舔破窗纸，闪目内窥，但见厅内共有九个人，那矮胖的南阿洪背向着窗户，靠得很近，手掌上托着，故红色的拳头大的圆球，上面喷出一小丛蓝色的火焰，甚是好看。另一个瘦瘦高高的老毒杨幽却站在大门边，这刻已收起鹿皮手套，举步跨出厅门。

厅内之人正要离座出去观战，南阿洪暴声喝道：“别动，老毒兄马上就回来了，有什么好看的。”

王元度这时已看清楚厅内清人，主位坐着的一个精悍中年汉子，不用说也知是苍背龙余凡，除了南阿洪是站着的之外，余下六人通通坐着。

余凡面上流露出不安的神色，其他的五个人都面色森冷，毫无表情，王元度惊讶的注视其中一个穿灰色长衫之人，认出正是日月坞垂珠道指挥灰鹤荀通，心想日月坞派得有十数高手到此并非奇事，可是这荀通武功高强，又不是性情和善之辈，目下居然不敢反抗，可见得南阿洪手中那枚喷出蓝焰的圆球威力何等惊人，才能够把这等武林豪雄镇住。

在这等情势之下，他也觉得无计可施，只好悄悄离开后窗，跃上对面房顶，遥望管中流那边的情形。

这时老毒杨幽和管中流已经走到场中，杨幽冷冷道：“取出兵刃来。”

管中流奔到兵器架前。摘下一柄长刀，回到原处，道：“阁下何不亮出兵刃？”

杨老毒阴声一笑，道：“我老毒身上带着的判官笔乃是对付成名英雄时才使用的，你既不敢报上姓名，岂能轻易取出来？”

管中流沉声道：“在下管中流，向来很少在江湖上走动，谅阁下听了也不晓得。”

杨老毒眯瞪起双眼，诡笑道：“原来是无情刀管中流，不错，你罕得在江湖走动，但我老毒仍然听人说过你在前五年的金鳌大会上，技压天下年少高手，大有抢元夺魁的希望，可惜过不了最后武林名宿考究的那一关，殊为可惜。”

管中流面上泛起光采，朗声道：“既是如此，阁下便请亮出兵器。”

杨幽冷笑道：“你虽是压倒当时年少高手，但我老毒还不曾把你放在眼内，哪里用得着动兵器。”

管中流仰天长笑道：“好一个妄自尊大的人，管某倒要瞧瞧名震武林的杨老毒有什么真功夫？”笑声中长刀一扬，踏步欺身，刀长中锋，直向杨幽迎面劈去。

这一刀不快不慢，亦刚亦柔，使得极为神奇奥妙，杨幽见了这起手第一刀，心头不禁一凛，忖道：“不好了，我老毒今日不合托大，没把这厮放在限内，谁知他刀法造诣精深之极，大大出人意表之外。”念头迅转之际，人已如一缕轻烟般迅急向左侧跃去。

管中流原式不变，跟踪疾追，这一招竟把那大名鼎鼎的老毒杨幽追得沁出一身冷汗，一连施展了七八种身法，最后才算是甩开对方。

王元度心中喝一声采，泛起无限敬佩倾慕之心，忖道：“真不愧是无情刀，这一刀足可以教鬼神惊心，豪杰丧胆，以他这等武功造诣，刚才受辱之时一点也不发火，这等胸襟修养，真不是常人可及。”

杨幽一旦脱开对方刀势，立时展开反击，但见他忽掌忽指，招数阴毒诡奇之至。这一轮抢攻，把无情刀管中流迫得连退数步。

这两人霎时间战个难解难分，那老毒杨幽身法飘忽往来，宛如鬼魅，配合上他诡毒的招法，真使人瞧得眼花缭乱，无情刀管中流的打法甚是罕见，他手中长刀轻易不发，一味用刀尖斜指敌人，单凭方位变化就把敌人攻势化解，但一旦发出招数，总是极为狠毒的手法，非使对方急急闪避不可。

南阿洪偶尔瞧见他们掠过门口，却无法得窥全部情形，心中大为惊讶，

付道：“无情刀管中流成名于五年前的金鳌大会上，年纪甚轻，如今最多不过三十左右的人，论起功力修为，怎能与老毒相比？怎的斗到现在还未分出高下。”

厅内诸人又以这利达镖局局主苍背龙余凡最感意外，也有点惭愧，敢情这无情刀管中流在镖局内任事达三年之久，至今才知道他是身怀绝技之人。

在灰鹤荀通左方椅上的一个中年大汉突然洪声大笑，道：“南阿洪，咱劝你还是出去瞧瞧的好，免得杨老毒失手受创之时，赶援不及。”

南阿洪含怒瞪他一眼，喝道：“你是谁？竟敢呼叫老子的名字？”

那中年大汉厉声道：“咱家朱砂手孙烈，是个英雄好汉，平生不用霸道狠毒的暗器对付敌人。”

南阿洪眼中露出讶异之光，随即怒道：“好小子，你敢绕着弯儿骂老子不是英雄好汉？”

朱砂手孙烈冷笑道：“骂你又怎样？难道你敢放下手中的销金球，以本身功力对付咱么？”

南阿洪表面上虽然很暴躁鲁莽，但其实赋性凶狡得很，虽是受激，仍然不上当收起那枚火球。

他转念想到座中居然有这么一个名震江湖的朱砂手孙烈，则说不定还有别的高手，当下厉声大笑，道：“姓孙的别忙，老子总会教你如愿……”他早就发觉座中六人要以孙烈和灰鹤荀通最是不同凡俗，当下询问荀通的姓名，荀通便据实回答。

南阿洪大感惊疑，付道：“这孙烈、荀通皆是曾经叱咤一方之雄，今日何以同时出现此处，他们莫非与日月坞大有关联不成？”

这个凶人猜得一点没错，荀通是日月坞垂珠道指挥，孙烈则是日月坞小山道指挥，同是日月坞罗致的高手，至于其余三人，都是五旬左右的武林好手，但只是在附近的著名人物，比不上荀、孙二人乃是武林中的闻名人物。

外面广场中杨幽与管中流之战已到了最激烈之时，那老毒杨幽虽是功力十分深厚，手法诡奇，但管中流的刀法神妙之至，除非不发，一发就大有制致命之概，故此杨幽一点也占不到便宜，反而迭次遇险。

杨老毒一瞧运气实在太坏，碰上这么一个身怀绝艺，而又甘心隐晦在镖局中充任帐房之人，以致走了眼大意应付，如今欲要挽回局势，唯有取出兵器甚至使用他的拿手毒技才行。

当下觅准机会，跃出圈外，迅即掣出双笔，管中流精神大振，喝道：“这才像话，看刀！”突然间连攻三刀，一刀比一刀凌厉毒辣。

隐身屋顶的王元度几乎失声喝采，他晓得这三刀才是管中流一身功力之所聚，果然有超世绝俗之处，怪不得五年前技压天下年少英雄，隐隐成为当时那一辈人物中最杰出的人物。

老毒杨幽双笔宛如奔雷掣电，勉力化解了对方这三刀，但额头鬓角间竟不禁流下热汗。

他展开反攻，双笔从四方八面进攻，毒辣无比。不知不觉激斗了数十招之多，管中流渐感对方诡计百出，使人有防不胜防之感，这也是管中流最吃亏之处，原因是他艺成出道之后，只在金鳌大会上与十多位年少好手拼斗过，除此之外，便毫无拼斗经验，因此他虽然五年来苦修勤练，功力大有精进，并不在杨幽之下，同时刀法自成一家，也有独到之处。却由于阅历经验

的不足，深感防备不周，时时有中计之虑。

王元度在屋顶观看管中流拼斗，可是于事丝毫无补。但见管中流忽然被判官笔敲中右臂，长刀跌落尘埃。杨幽正要继续出手取他性命，一道人影扑入场中，朗朗喝叫道：“杨老毒体得逞凶……”

光芒如电，直向杨老毒背后大穴打去。杨老毒此时只好放过敌人，侧身跃开，但见场中先后跃入三个劲装少年，各持兵器。

来人正是早先在外面与无情刀管中流生事的三位名门弟子，劲袭杨老毒的乃是武当吕杰，剑术果然精湛不凡，竟把杨老毒这等高手迫得无法逞凶杀人，而先须躲避他的剑锋。

杨老毒跃避之时，反手一掌拍出，劈中吕杰的长剑，吕杰但觉对方掌力强绝，长剑脱手欲飞，不得已只好侧走四五步，才卸去剑上的力道。

此时少林束大名和山右胡元都一齐扑到，与吕杰正好形成鼎足之势，束大名使的是银棍，胡元使的是铁尺，三个少年都虎视眈眈地望着杨幽。

杨幽冷森森一笑，左手手掌摊开，掌心有三枚枣核形的暗器，体积甚小，发出闪闪银光，他道：“孩子们小心了。”

他此举表示出他这一手暗器上造诣极深，所以才让对手们瞧个清楚。吕杰等三人无不摄神定虑，严密戒备。

杨老毒又冷冷道：“此是淬过毒的银梭，武林中称之为小毒梭，你们谅必也有个耳闻，现在一人送一枚，十分公平。”

管中流此刻已捡起长刀，但右臂已伤，所以用左手握着，他厉声喝道：“杨老毒可是不敢冲着我来么？我倒要看一看小毒梭有什么惊人之处？”

杨幽冷笑一声，道：“我杨老毒纵横江湖以来，还未曾有敌人逃得过我的诸般暗器的事情，你不必赶着送死，等他们每人尝过一枚小毒梭之后，就轮到你们啦！”

胡元大笑道：“好一个狂妄自大的邪人，凭你手中三枚暗器，难道就能杀死我们三人不成？”

杨幽道：“我老毒乃是有身份之人，不值得在口舌上跟你们计较。至于这三枚小毒梭倒没有打算尽取你们性命，而是另有作用，信不信我可不管。不过，你们若是技艺浅薄，竟躲不过这故暗器，那就只怪你们学艺不精，与老毒无干。”

束大名眼见管中流有跃过来挡在当中之意，连忙喝道：“管兄且慢，我们若是躲不过区区一枚暗器，你老哥才出手不迟。”

他这么一喝，管中流可就不能强行上前，否则便不啻表示是认为他们决计挡不住对方暗器。

杨幽道：“小心啦！”

手掌一合，其中一枚小毒梭已落在食中两指指端，但见他两指向外弹出，一点银光发出劲疾破空之声，直向吕杰射去。

吕杰本已有备，长剑斜斜外指，摆好门户。此刻却吃了一惊，原来对方的暗器竟是向他这一招唯一攻得入之处射到，由于来势神速强劲，迫得他变招换式，挥剑一拍，叮的微响一声，那枚小毒梭斜飞上天。

老毒杨幽目不转睛的望着他的动作，及至他磕飞暗器之后，颌首道：“不错，果然是吕一超的儿子，已经尽得武当心法。”

话声未歇，两指弹处，一点银光疾取胡元，胡元也是摆开了门户，一看暗器来势，当即使出胡家铁尺绝招封山招云，身形半旋，尺随手落，叮的

一响，小毒梭落在尘埃。

杨幽道：“这一招果真是山右胡家秘传手法。”两指一弹，银光划空而去，劲袭束大名。

束大名的银棍迅即向外戳出，动作如电，棍尖恰好戳中小毒梭，登时将之击落地上。

杨幽紧接着刚才的话声，道：“出棍奇准，此是少林空玄棍法的特长，束阳平生以这一路棍法享誉武林，可见得你是束阳亲传之人。”

这时众人才晓得这杨老毒敢情是用这三枚小毒梭试探他们的真正出身来历，无怪暗器来路部恰好迫得每个人使出最精妙的手法。

他们都从暗器上测出对方内力极是深厚，因此更加小心在意。

吕杰首先挥剑攻去，胡元、束大名两人只慢了一线，也都出手猛袭，老毒杨幽连忙挥动双笔接战，他虽是有把握可以轻易取胜，可是这只是一对一而言，目下这三人联手出战，都各有绝艺，情势便大不相同。

但见那三位少年勇猛无比，都是一派抢攻的打法，杨幽只好严守固拒，一面施展出特别诡奇的手法，在三般兵器中腾挪闪窜，宛如幽灵般飘忽迅快。

十招之后，吕杰等三人屡攻不下，锐气渐挫，胡元忍不住骂道：“他妈的，这厮滑溜得紧，一味的闪避，打得真没劲。”

吕杰接口道：“他只学会躲避刀剑的功夫，原是怪不得他的。”

杨老毒冷笑一声，道：“你们别自命不凡，倘若敢放对拼斗的话，我老毒早就要你们好看了。”

胡元首先跃出战圈，束大名跟着退下。吕杰心中叫声苦，想道：“我们本要激他出手反击，才有机可乘。谁知他们沉不住气，反而被对方激起性子，要跟这邪人放对拼斗，罢，罢，罢！还是由我来打头阵的好，最低限度我比他们都小心，定可支持得长久些。”

杨老毒见对方退下两人，心中大喜，但他可不敢立到全力反击，生怕束、胡二人一瞧不妙，又扑上来。

霎时间双方对拆了二十招左右，一直隐身观战的王元度心情大为波动，忖道：“那三人虽然骄横了一点，可是却都不愧是名家之后，像那吕杰明知独战不利，仍然不肯停手，奋勇当先，这等气魄胸襟，果然不是普通之人能够及得上。”

他迅即向前移动，转眼间已跃入场中，无情刀管中流一眼望见，不禁皱起眉头，心想：“这敢情好，大家都露面凑上了，迟早一个也别想活命。”

王元度大踏步向战圈走去，口中朗声喝道：“吕兄且歇一歇，兄弟眼看这杨老毒本事稀松平常，有意借他来扬名立万。”

杨老毒已掌握了胜算，只不过尚未发动攻势而已，听得王元度之言不禁有气，冷笑道：“好呀，我老毒最爱成全后起之秀。”

他一跃出圈，转眼打量来人，但见对方的年纪与嗓音显然一般的年轻，便先放了一半心，暗忖小子你武功再高，也教不过我老毒的内功修为，今日非宰了你不可。

吕杰可不知道王元度武功深浅，不过听他这么说法，暗想他若没有几分把握，焉敢口发大言？当下已信了大半，便后退数步，道：“王兄来得正好，这厮交给你啦！”

厅内的灰鹤荀通猛见王元度出现，不禁一怔，心想此人真有神鬼莫测之能，不独一身武功甚是精妙，水底功夫更加惊人，那一日在湖内埋伏了十

名水道高手，竟被他逃得无影无踪，不过，今日对付这杨老毒的局面，纵然在武功上能够拼个不差上下，但杨老毒层出不穷的阴毒绝艺，他却万万抵挡不住。

南阿洪冷冷道：“请问荀兄，那小子是什么人？”

荀通晓得对方已从自己神色上窥出端倪，便爽快的道：“他姓王名元度，身手很不俗。”

南阿洪道：“比起老毒如何？”

荀通沉吟一下，才道：“杨兄毒名赫赫，兄弟原以为他真实武功有限，谁知竟猜错了，若论他们二人的武功造诣，那王元度与兄弟几乎拼成平手，因此定必败于杨兄手底。”

这时王元度已取了一柄长剑，横持手中，微微一笑，朗声道：“在下虽是籍籍无名之辈，但单凭这一份不怕死的胆气，谅必在尊驾心中也有了些许份量，若是猜得不错，甚请尊驾听一听在下一个小意见。”

杨老毒冷冷道：“你说出来听听。”

王元度严肃地道：“在下想约尊驾到隔邻院落中放对拼斗。”

杨老毒瞥视四下一眼，心想此处乃是放手拼斗的最佳之地，何故要换地方？

但他自恃身份，可不能说出不字，以致让别人误会他畏怯，当下仰天冷冷一笑，道：“可以，纵然是龙潭虎穴，老毒也敢前往。”

王元度当先奔去，杨老毒在后跟随，无情刀管中流拦住胡元等三人，道：“王兄既然闪开咱们，只好任得他了。”

说时，眉宇间掩藏不住忧虑之色。

南阿洪在厅内却大声骂起来，只因他已无法瞧见杨、王二人之战，有心赶去看看，又因此处便有两名高手，倘若收回销金球，这些人势必不肯善罢干休，来个一拥而上。那时纵然仍能使出火器，点燃四下预先埋伏好的火药硫磺，把这利达镖局内数百人尽皆烧死，可是这一来乱子未免太大了。

由于多方顾虑，所以他不肯出去观战，王元度的计策便落空了，他们到达隔邻院落之内，四下阒静无人，王元度淡淡一笑，道：“杨老毒，你平生作恶多端，少侠今日决计不放过你！”

杨老毒应道：“这可不是单凭嘴巴就办得到的，这天下间想杀死老毒的人多着呢，几时轮得到你？”

他缓缓抬起左手，摊开手掌，但见掌心上有一堆蓝晶晶的三角形钢砂，他的手掌上不知何时已戴上了手套，以他这等擅长使用毒药暗器之人，还须如此小心，可见得这蓝色钢砂何等可怕。

他道：“你可知道这是什么？”

王元度谈谈道：“杨老毒的戮魂砂有谁不知。”

杨幽道：“很好，我老毒已多年未曾使用过，今日很看得起你，破例使用，小心啊！”话声方歇，手掌已合，就像施放小毒梭的手法一般，食中两指一弹，指尖处三四粒戮魂砂电射而出，发出滋滋破空之声。

王元度一跨步，已避过毒砂侵袭，他刚刚练成的修迷密步，确实有不可思议的奥妙，对付这等外门恶毒功夫，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杨老毒见他容容易易就躲开了，心头一凛，双指连弹，毒砂源源不绝射去，他这戮魂砂乃是他平生诸般毒器中最具威力的，只要碰触到皮肤，不论人兽，登时就感到麻痹，然后一柱香之内狂叫而死，纵是功力绝世之士，

也抵御不住毒力，只能不让毒砂触体。

王元度身形忽左忽右，或进或退，动作说快不快，说慢不慢，总是恰到好处的躲过毒砂侵袭，杨老毒怎知他曾经饱尝海盗蜂的茶毒，才练得成这等举世无匹的修迷密步，以他手发的毒砂速度，已远不及海盗蜂迅疾，何况那些恶蜂会得跟踪转弯追袭，又会分头合围，变化无穷，王元度能够过得这一关，这等暗器手法对他简直不能构成威胁。

眨眼间杨老毒掌中的一把毒砂全部用完，王元度趁机欺近，出剑猛攻，杨老毒惊惶中急急封架，右手铁笔一触敌剑，陡然大大宽心，暗想这小子身法虽然奇妙无比，可是剑上功力与管中流不过是伯仲之间而已。

他一双判官笔展开快攻，瞬时占取上风，步步进迫，王元度使出的师门剑法虽是神奇精妙，怎奈自己内功修为所限，未能发挥全部威力，不过他早就胸有成竹，这刻毫不慌乱，暗暗施展出修迷密步，三弯两转，不知如何已绕到对方背后，一剑刺去。

杨老毒用尽平生功力，一面斜窜开去，一面反手抢笔猛扫，叮的一响，笔剑相触，虽是把敌剑扫歪，但腰侧仍然被刺了一下，疼得几乎栽跌，当剑笔相碰之时，笔尖喷出一股淡淡的白烟，所以迫得王元度收剑闪开，不然的话，杨老毒非当场栽倒不可。

杨幽亡命般越墙急逃，王元度望着他的背影，微微一笑，心想这一个月的苦头可没有白吃，今日全靠这修迷密步克制住对方奇诡身法，才能在十招之内一举制敌致胜。

他回到场中，无情刀管中流大大松一口气，向他竖一下大拇指，接着用手势教他暂时别做声，自己大步走到厅门，凝神向厅内望去。

南阿洪眼射凶光，怒声道：“干什么？”

管中流冷冷道：“你有种的话，就出来斗一斗管某的左手刀法。”

南阿洪既凶且狡，全不受激，掀唇一晒，道：“算啦，你还没有资格跟老子放对，再说，老子今日来办正经事，可不是特意来教训你们的。”

管中流朗笑一声，道：“倘若厅中诸位名家前辈都答应不出厅门一步，你敢不敢出来？”

南阿洪心想这些人焉肯答应都坐着不动，当下怪笑道：“你先问问他们。”

朱砂手孙烈口中哼得一声，灰鹤荀通已抢先道：“兄弟及孙兄答应绝不离开此厅。”他这么一说，其余的人都答应了。

南阿洪一方面是被形势所迫，另一方面是想趁机瞧瞧杨老毒的情形怎样，何以迄今尚未回返。

他手中销金球的蓝色火焰忽然熄灭，收回囊中，举步奔出厅门，右手却已撤下一条十三节亮银钢鞭。

王元度从厅子的屋顶飘身飞落，长剑刷的疾刺而去，朗声大喝道：“看剑！”

南阿洪一听是他的声音，登时骇了一大跳，想也不想，扭腰斜窜，接着头也不回的迅速飞奔，王元度紧紧追赶，两人有如流星赶月般前后脚消失无踪。

无情刀管中流焉能放心，提刀追去，胡元等三人也紧紧跟住，他们出得街上，只见街上行人纷纷走避，惊叫之声不绝于耳。

大街中心有几条人影正在恶斗，其中一个身法极快，在鞭影棍风中飘

忽出没，正是王元度，使银鞭的是南阿洪，有一个使一根齐眉棍，形如猴子的五旬老者，还有一头比常人高上一头的黄毛巨猩。

无情刀管中流向胡元他们道：“咱们非出手不可啦，那使棍的老头正是齐大圣，据传他豢养得有十多头恶猩，头头都动作迅快，力大无穷，最厉害的是皮粗肉厚、刀剑难伤。今日幸好他只带了一头恶猩。”

吕杰道：“咱们快上！”

胡元、束大名都出声附和，三人一拥而上，无情刀管中流厉声大喝道：“王兄放心，咱们都来啦！”

南阿洪闻声首先跃出圈外，齐大圣动作奇快，刷的从相反方向跃开，口中发出啸声，一溜烟便越屋而去，南阿洪也跟他一般跃上房脊，踏瓦而逃。

王元度还得对付巨猩，所以不能分身追赶。那巨猩狂吼连声，硬是闯过王元度，疾跃上屋，它身上已挨了两剑，好像毫未受伤，只被剑刃劈落一些黄色长毛。

管中流等赶到之时，街中心只剩下王元度一个人，管中流一挑大拇指，道：“王兄今日已经扬名立万，不消多久，武林中便将无人不知。”

王元度忙道：“管兄别这么说，唉，那头巨猩真是可怕，兄弟好几次险被它夺去长剑呢！”他接着向吕、束、胡三人谢过驰援之情，便又道：“南阿洪、杨老毒和齐大圣这些著名魔头居然聚合一气，实在是万分可怕之事，他们若是卷土重来，胡作妄为乱干一气，此处武林朋友人数太多，恐怕出现尸横遍地的惨酷场面。”

管中流道：“不错，现下请你们四位在镖局四周巡逻一会，兄弟立刻进去把人群遣散，以免引起一场浩劫。”

他们立刻分头行事，管中流独自奔入镖局之内。

这时已有许多人从镖局内广场中涌出来，见到王元度力斗南阿洪、齐大圣和黄毛巨猩的情景，但局内广场中仍然麇集着不知详情的人群。

管中流奔入局内，很快就在后厅见到局主余凡和荀通、孙烈等高手，他匆促的说出大略情形，最后说道：“南阿洪的火器十分厉害，目下本局之内有数百武林同道麇聚，在这等情形之下，他的火器威力倍增，不可不防这些魔头们重返施威。”

余凡点头表示同意，迅即邀了同座中三个好友出去处理，遣散人群。

荀通和孙烈都不出去，荀通向管中流道：“管兄跟王元度认识了多久？”

管中流道：“刚刚认识。”

随即把以前的情形说出，最后说道：“这位王兄如何战胜杨老毒的情形未能目睹，深感遗憾。”

孙烈道：“他将在金鳌大会上献艺，管兄不愁见不到他的绝艺。只不知管兄为何隐于此地？”他问到此处，用意至为明显。

管中流道：“兄弟自从五年前参加金鳌大会，因不能通过最后的一关，心中大是失意，但觉人生乏味，本想从此绝口不提武功，可是流浪了两年之后，仍然忍不住设法在本局任职，因为我知道本局是本届金鳌大会的联络总站，只为了时时听人提起金鳌大会之事，所以选择本局作为栖托此身之地。”

他落寞的叹息一声，又道：“这是在下的一点痴心，请两位不要见笑。”

孙烈道：“管兄的心情我们都很了解，这金鳌大会规定的年龄限制一条，实在十分可怕，几乎找不到一个人能够接连参加两届大会的。”

荀通道：“管兄的一身武功兄弟甚是佩服，倘若管兄仍然有意隐居避世，何不到日月坞长住，孙兄和兄弟可以为你向蓝坞主进言，定必极受欢迎。”

管中流迟疑一下，才道：“两位的盛情隆谊在下心领啦，但要等大会过后，在下才决定何去何从。”

荀、孙二人自然不便再说，管中流探问起这些魔头们突然生事之故，荀通也不瞒他，道：“你也晓得前几届金鳌大会由于管制不严，良莠混杂，天下各地的恶徒凶人大部赴会参观。这些人本就容易惹事，加上他们仇家众多，往往在大会中狭路相连，引起不知多少流血惨剧，阻扰大会进行，所以上一届大会举行之前，由十五位武林吉宿名家集会商讨，会中以不记姓名的方法，秘密列举出当今江湖上不受欢迎的名单，再经他们十五位名宿通过，公布于世，又订下执行之法，那就是名单上的人若然参加大会，除非得主办大会的主人允许，否则将遭受武林三十位高手的围攻，这三十位高手都是那十五位名宿慎重挑选邀请的成名人物，由于这个办法的实施，上一届的大会管兄也是参与的人，自然晓得，果然没有事故发生，十分顺利。”

管中流道：“在下晓得那杨幽、南阿洪、齐大圣皆是黑名单上有份的人，却不明白他们为何而来？”

荀通道：“他们上一次被摒于大会以外，气愤不过，可是谁也不敢与那三十位高手组成的执法队挑衅。倘若所有黑名单上之人通通联合起来，势力也很浩大，足可以压倒执法队，但他们之间的仇隙夙怨也很多，尤其是人人奸狡恶毒，总想占别人便宜，这等性格之人自然不能合作，何况天南地北人数达数十名，更加不能联成一气，今日他们到此，便是想迫我们答允他们公然前赴大会参观，只要我们答允，执法队就不能对付他们。”

管中流哦了一声，全然明白了，他不禁忆起金鳌大会中的多姿多采，实在足以令武林中人向往，所以怪不得这些魔头们都想参与盛会。

管中流在五年之前的金鳌大会上，力败天下年轻高手，名列第一，当时博得的赞誉和采声，实在使他无法淡忘，但如今回想起来，却反而加添了英雄落魄壮士潦倒的凄凉滋味。

他深深叹息一声，极力抛开心中的回忆，问道：“两位可知道今年的密室量才，除了蓝坞主之外，还有两位是谁？”

孙烈道：“按照惯例，上届第一名乃是量才人之一，还有一个就是主办人，另一位才是邀请的名宿高手，但你既是这般问法，可见得你决意不担当量才高手的职务了。据我们所知，量才高手中有一位是武季重，至于蓝坞主准备请哪一位顶替管兄之缺，却不曾听他提起。”

管中流不由得记起五年以前，自己当着天下众杰，击败了所有的敌手，经过一昼夜的休息之后，翌日上午，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入一道门户之内。

在这道门户的左方约摸五丈远处，有一间屋子，门户紧闭，他倘若能从这道门户出现于天下群雄眼前，就是武林史上第一位武状元，假如从原来这道门户出来，便是前功尽弃，这一辈子再无夺魁之望了。

一堵高墙隔住了群豪视线，他在院落中停留一下，使自己镇静下来，然后跨入一座厅堂之内。

厅中间然无人，但有一道闭着的门户上面却标示着密室量才四个大字。

他知道在这道门户之后，共有三个房间，房内都是漆黑无光；谁也瞧不见谁，每个房间相距两丈左右，由一条甬道衔接。

一共有三位当世高手分别等候在房内，他们就是所谓量才高手，金鳌

大会的最后—关。

每一届压倒群雄的年轻高手都须闯过这一关，才算夺魁，这一关的主旨是防止有人使用不正当的手段击败同侪，如若发生这等事情，纵是手段再高，诡计再多之人，也无法闯得过这三位当代高手的拦截。

当时大家认为此关之设有利而无害，因为假使夺标者并无诡诈不当手段的话，这三位量才高手自然不会留难，而且为了防备量才高手们可能会感到失面子，便规定这三位高手以秘密方式进入密室，他们每个人只知道自己抓阄取得的是第几号房间，彼此间都不宣布，以便夺标者闯过三间密室之后，连他们参与密室量才的人都不知道谁是把守第一号房间的，因此，只要第一号房间的高手放过了夺标者，第二第三两室都会相让。

殊不知偏偏就是这条规定出了岔子，从第一届开始，至今五届都没有人过得这密室量才的一关。

管中流记得清清楚楚，第一号密室规定是比斗内功，第二号是拳脚，第三号是兵刃。他踏入密室之后，一团漆黑之中，风声飒然微响，一宗物事迎面而来。

他伸手一抓，人手甚是柔软，原来是一条绸布长带。这条绸带突然间十分坚硬挺直，向他推迫。管中流心知对方是借这条绸带考验他的内力，当即提气运功，发劲抵拒。

双方内劲一触，都感到对手劲道凌厉；互相使出全力，初时还不觉得，后来便发现双方已陷入骑虎之势，谁都不能罢手，否则便得被对方内力所伤。除非是大家约好一齐收回内力才可以安然无事；然而这一点却是万万办不到之事。

管中流雄心勃勃，相持越久，精神越发振奋。双方哑斗了两柱香之久，管中流奋起全身残余气力，孤注一掷，猛可进攻。

绸带忽然软垂，黑暗中但听对方低哼了一声，显然已经受伤。

管中流道声得罪，举步走去，推开对面的水门；走入甬道之内。

甬道内周有天窗，所以不致于伸手不见五指。管中流突然发觉自己全身发软，双膝微微颤抖，竟是力竭的现象，心中惊凛交集，忖道：“我这刻连常人也斗不过，何况是当代高手。”

他休息了好久，仍然恢复不多，只好咬牙走入二号密室。门—关好，丈许外的对手便击掌为号，通知他准备招架。

对方第一掌十分平淡轻松，似是全无敌意。但管中流仍然几乎封架不住。

对方轻轻咦—声，似是发觉他虚弱无力，突然之间双掌连环疾击，迅若雷霆。管中流被他—掌击中腰助，顿时受伤跌倒。

他一点也不明白对方为何忽下辣手，不过他休息了好—会，仍然能够勉力起身。当即退出密室，自认失败。这些年来，他的内功练得更加深厚，但这只是因为要克服内伤，所以全力修练内功，以致其他的功夫便因而搁下。五年后的今日，他会败在杨老毒的判官笔下，便是因为他内功虽是足可以跟这个名满武林的魔头比拟，然而刀法却跟不上内功造诣。以致使老毒有可乘之机。

现在他明知密室量才这一关的高手之中，竟有一个是—人称阎王印的武季重，不由得暗暗—惊，忖道：“单是一个千钧杖蓝峦就已是无法闯得过的关口，再加上以为他们容让的想法也完全破灭。”

他内心总隐隐感到这一届的夺标者非王元度莫属，所以他很替他忧虑这最后的一关。当下与孙、彭二人别过，回身出去。此时余凡已设法遣散众人，并且率手下在镖局四周起获无数硫磺火药。任何人都估量得出这些火药硫磺足足可以毁去整座镖局，而在局内之人也很难侥幸逃生。

管中流在街上找到王元度，道：“现下没事啦，咱们喝一杯去，兄弟有些话奉告，或者与你此次夺标之举略有帮助。”

王元度对他甚是钦佩，两人走到靠近江边的一间酒家，找一副雅座，便对酌起来。

两人静静一谈之下，发觉对方都是学兼文武，脾性相投，因此谈得极是欢洽，大有相见恨晚之概。

管中流邀他连干三杯，才道：“这一届若是贤弟夺得鳌头，愚兄也可以略慰平生了。”他们已经在口头上结盟，互相改用兄弟称呼。

王元度道：“小弟何德何能，胆敢觊觎这魁首宝座，只望能挤入前十名决赛圈内，于愿已足了。”

管中流道：“贤弟说的虽是心中实话，但未免妄自菲薄，愚兄已许你为天下第一人，决计不错，现在咱们商议一下，怎生过得这密室量才的一关。”

他苦涩地笑一下，道：“这一关武林中戏称为不破关，顾名思义，可想而知。”

王元度听他细细说出昔年经过，不由得皱起眉头，道：“大哥不必费心啦，试想第一关既是比斗内功，小弟即使赢得对方，定必耗去十之八九的内力，其时接踵而来的两场比赛决计挡不住。”

管中流道：“愚兄近年来时时思忖，越想越觉得无法过得此关，除非是本届的金鳌大会愚兄参加量才之举，恰好拈阄得到把守第一号密室，如此贤弟就可以安然闯过，得以用全力去闯其余两室，然而我们如何能一定拈到第一号？即使如愿，但假使蓝坞主和武季重他们不肯放松，你闯得过第二室，也将筋疲力尽，决计过不了第三号密室无疑。”

王元度心中觉出还有许多障碍，比如他不想管中流徇情放行等，但此刻觉得无须说出来，因为形势摆在眼前，显示出纵然他徇私，也过不了这一关。

他们对饮了一会儿闷酒，管中流突然下了决心地拍一拍王元度的肩膀，说道：“贤弟放心，这件事包在愚兄身上，无论如何也得助你冲过密室量才一关，成为武林史上第一个武状元。”

他说得那么有把握，王元度不禁大感惊奇，问道：“大哥有什么妙计，小弟可不可以听听？”

管中流道：“我带你去请教一个人，据说他是当世之间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

王元度呵了一声，道：“是不是住在嘉鱼的？”

管中流大讶道：“奇了，你怎生知道？”

王元度便把一个月以前的遭遇通通说出，最后说道：“小弟本已决意不答允那柳儿姑娘，然而那位智者教给她的绝招真是最厉害不过，试想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岂能当着一位姑娘的面把小便尿在裤子里，所以我只好屈服，求她解缚。”

管中流忍不住莞尔一笑，道：“你知道他的厉害就行啦，他姓宣名隐，乃是个不折不扣的隐逸之士，三十多年未曾出过大门一步，咱们这就去求见，

请指点一条可行之路。”

王元度怀疑地道：“这位宣隐前辈虽是智计过人，可是这等事恐怕不是智谋能够解决得了的。”

管中流道：“反正咱们最多空走一趟，没有什么损失，而且前赴日月坞也得经过该地，不会耽误行程，你说是也不是？”

王元度见这位盟兄如此热心，不便过拂其意，只好顺从动身前往。

两人买棹南下，第二日中午时分，才到达嘉鱼地面。

管中流似是十分熟悉路途，命船家在一处河湾中靠泊，带领王元度上岸，迅快奔去。

王元度见他不必寻找路径，大为惊异，忍不住问道：“大哥以前拜谒过宣前辈么？”

管中流摇头道：“没有，但我在这附近住过五年之久，所以熟知地形道路。”

王元度哦了一声，又问道：“大哥本是河南人氏，怎会在此处居住了五载之久？”

管中流道：“愚兄幸蒙恩师收录，传以武功，一共相聚了五年，就住在西南方数里外的村庄内。唉，说出来惭愧得很，愚兄虽是随侍恩师五年之久，但迄今仍然不知道他老人家的姓名来历。愚兄此后在江湖越久，经验越丰，就更加发觉恩师他老人家一身所学，真是深不可测，恨不得有机会再面听教渝，定可大有增益。”

王元度沉吟不语，管中流已明白他心中的想法，便道：“你猜错了，我那恩师现下还健在人间，并且仍然住在老地方，可是他老人家脾气古怪，不许愚兄前往拜见，这真是愚兄平生最大的憾事。”

他们在船上互披肝胆，细说平生，是以王元度得知管中流双亲已亡故，别无亲人，因此，可就体会得出他此刻心情的沉重痛苦。他也明白这位盟兄乃是性情中人，当日定然曾经千方百计改变他师父的主意，然而终于失败了，可见得乃是无可挽回之事，多说也不过徒乱人意。因此，他不敢再触动他的伤心事，连忙设法改变话题。

里许外有一座庄院，背山而筑，远远望去，甚是深邃幽雅。

王元度大声道：“那座庄院一定是宣前辈的居处了！”

管中流道：“不错。”

他精神一振，抛开心事，加快脚步疾奔而去。

两人眨眼间已奔到那座庄院大门之外，但见门墙整洁，大门内花树扶疏，大有曲径通幽之概，颇饶园林韵趣。

王元度道：“此地景色幽雅，怪不得宣前辈能够安心隐居，多年不出大门一步。”

管中流摇摇头，低声道：“天地间恐怕只有愚兄这个外人，才得知宣隐前辈杜门不出的秘密，那就是他有一个极厉害的仇家，声言过不准他走出大门一步，否则就要把他全家大小都尽行杀死。宣前辈一则武功无法与他的对头匹敌，二则他膝下二子一女，目下都已婚嫁。

单是为了妻儿着想，也不敢犯禁出门。”

王元度登时睁大双眼，迅即悟出那位宣前辈的仇家对头，一定是盟兄的恩师无疑。这时便发觉其中大有不妥，因为盟兄明知宣隐乃是师父的仇人，仍然带他前来拜谒，若是此情被他师父得知，那还了得？

他正要说话，管中流已伸手抓住门环，用力敲叩。大门虽是打开的，但他们可不能冒失闯入。

王元度激动地抓住他的手臂，道：“大哥，你这又是何苦来由？为了小弟，你竟不惜……”底下的话已不能继续说出。

管中流微微一笑，道：“贤弟既然猜出内情，目下不要多说了。总之，愚兄不顾一切，都得助你通过最后一关，那时候虽死无憾。”

他眸子中闪耀出无比的热情，王元度顿时明白，这位盟兄敢情已把自己现作替身，定要假手他完成五年前未酬的壮志。他体会出盟兄对于昔年不能过关之事遗憾无比，今日才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这使得他又感激又难过，一时找不出适当的话可说。花树间隙中出现一个人影，片刻间已沿着曲径出来，却是个三旬上下相貌清秀的年轻男子。

此人衣服朴素，宛如乡民，但自有一股斯文秀逸的风度，使人感到他决不是一个平常的庄稼人。

他沉静地打量了门外的两人好几眼，管中流躬身道：“在下兄弟冒昧求见宣前辈，还望兄台允予通报。”

那年轻男子点点头，道：“家父已恭候两位大驾，请随我来。”

他转身走去，管中流跨入大门之内，转眼见王元度还在发愣，便伸手拉他一把，心中却感到十分安慰，只因他明白王元度发愣之故，便是因为听闻宣隐与恩师之间的关系，所以不想踏入这扇大门之内。

这片园林甚是宽大，他们走了一阵，才踏入屋门，穿过大厅，转入一座院落之内。

院中种植着许多异草奇花，墙外鸟声盈耳，一个长衫老者背负着双手站在一丛杜鹃花之前，背向着他们。

那个年轻男子低声道：“启禀爹爹，客人已经驾到，还有别的吩咐没有？”

老者摇摇头，露出灰斑的两鬓，那年轻男子悄然退出院外。

管、王二人默然等候了好一会，还不见那老者回头说话，管中流便道：“晚辈管中流，率同盟弟王元度特地趋谒前辈，冒昧之罪，伏乞青恕。”

那老者唔了一声，道：“你们之中有一个叫王元度的么？你的出身来历老夫已经知道。”

他说话之时，头也不回，但管中流身躯却震动了一下。

只听那老者又道：“管中流，老夫对你特别有兴趣，你可知道是何缘故？”

管中流呐呐道：“晚辈……晚辈愚昧得很，测不透前辈的玄机。”

那老者仍然不回头，道：“因为我们颇有渊源。”

这话一出，管中流不必说，连王元度也为之一震。但王元度同时发觉管中流面色十分苍白，神志大异平时，不禁更感迷惑惊奇。

院中沉寂顷刻，那老者突然回转身躯，管中流身躯又是一震，定睛望了一会，才透一口大气，态度迅即恢复平时的沉稳冷静。

王元度如坠五里雾中，对于盟兄神态的转变，简直摸不着头脑。他细细打量面前的老者，但见他面貌清秀，精神饱满，毫无老态。可知他双鬓斑白之故，定是思想过多所致。

对方一直凝视着管中流，缓缓道：“老夫宣隐，令师想必已跟你提过。他身体还好么？”

管中流长叹一声，道：“晚辈已经有七年之久没有见着恩师了，但愿他老人家身体康强一如往昔。”

宣隐竟没有流露一点惊讶之色，说道：“令师去年光临过一次，与我盘桓竟日，尽欢而散。老夫问的是与他别后年余的状况，却不料你已经离开他七年之久。”

王元度若不是胸怀旷达的人，一定会憋不住而出言询问。要知管中流已说过他师父与宣隐乃是仇家，何以去年会跟他盘桓尽欢？若是已经修释旧怨，如何竟不知管中流多年已离开了师父？还有就是他怎能头也不回就知道管中流跟他大有渊源。又如何能断定管中流的身份而问候他师父？

总之这束疑问既奇怪而又互相矛盾，使人思路紊乱，无法清理。

管中流也怔住了，宣隐淡淡一笑，道：“老夫知道你们心中甚是迷惑，所以不妨费点唇舌解释一下。关于王元度的来历，我所以能够知道的原因，你们也都明白，不用多说。至于管中流方面，老夫最先是听出他带有本地的口音腔调，而老夫又深知本地没有姓管的人，何况又是身怀武功之士，所以能够断定你的来历。除此之外，当老夫转身相见之时，管中流面色大变，那是因为他见到我长得很像他的师父，而且连声音也很相似。及至他瞧清楚我不是他的师父，他才大为放心。试想他师父恨我入骨，假如这刻我是他的师父，见到管中流居然敢求见他的仇人，其怒可知，所以管中流才会那么震惊。”

他停顿一下，笑容变得苦涩起来，道：“他的师父是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所以为人行事，忽正忽反，不知底蕴之人自然莫名其妙，但老夫却是素所深知，所以得闻你七年前被逐，毫不奇怪。正如他恨我入骨，但有时却非常想念我，跑来跟我谈论古今，吟诗填词，或者对饮，或是对奕。当此之时，他心中对我只有爱而无恨。”

管中流失声道：“若不是前辈赐告，晚辈至死也不会明白何以被恩师所逐。”

王元度总算也略略明白。原来所谓双重人格，实际上便是心理变态现象之一种，亦称人格分裂。患者本来统一的人格分裂为两重或多重，所分裂出的人格自成一个意识中心，与原来之人格不相联系而更迭出现。换言之，凡是人格分裂者有两个或多个的意识中心，这两种意识可能是一善一恶，当他受善的意识支配之时，行为皆合常情。但被恶的意识支配之时，便变成另外一个人，可以做出十分恶毒之事。

管中流收摄住心神，躬身道：“晚辈等有一件极为困难之事，无法解决，特地前来拜谒求教，倘若前辈也没有法子的话，晚辈便也死心塌地了。”

宣隐露出感兴趣的神情，道：“那你就说来听听。”

管中流要言不烦地把密室量才这一关的困难说出。

宣隐略一沉吟，道：“这事果然十分棘手，不过事在人为，仍然有法子可想。”

管中流大喜道：“还望前辈指点迷津。”

宣隐道：“可是老夫先告诉你一件事，那就是你师父与我的关系，以及他恨我入骨的缘由，这一点对于王元度过关之事大有关系。”

管中流不禁搔搔脑袋，道：“晚辈实在想不通这两件事之间有何关系？”

宣隐道：“我告诉你，你师父姓宣名翔，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

此言一出，连王元度也呆了，管中流更不在话下。

宣隐又道：“我哥哥自小脾气古怪，当他三岁之时，先母见背，过了半载，先君就续弦，这位续弦夫人便是我的亲母。家慈入宣家二载后才生下我，在生我前这段日子，她对家兄极是体贴爱护。其时家兄脾性虽是古怪，可是到底年纪尚小，做不出什么花样，家母也容忍得住。但自从我出生之后，她一则忙碌得多，耐性便远不及从前，二则家兄已达六岁，不但有些古怪行为会使人十分吃惊，兼且时时有伤害我之举。因此上家母日夕时加呵责，而那时起家兄就对我开始怀恨。这仇恨与年俱增，而他因天赋奇才，被一位异人看中，授以上乘武功，精绝天下。那位异人不是不知道他在家中发生的事情，但他认为家兄天赋异才，百世罕逢，不忍得让他虚度此生，又认为授以武功的话，可能使他全心全意沉迷在无涯武学之中，因而抛弃了私怨。”

王元度见他停口不说，忍不住插口道：“这个道理虽是玄奥，可是并不是行不通的道理。”

宣隐道：“不错，此法果然行得通。可是家兄穷二十载之功，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这二十年时光，使他人格分裂为二。他千方百计找一个借口杀死找，但我十分小心，不让他抓到任何借口，连很小的过失也没有。数年之间，先父母相继弃世，他便想出个不许我出大门一步之计，使我活得没有意思。”

他微微一晒，又道：“我虽是智慧过人，胸中所学极博，样样俱精，连武功也很不错。”

多年以来，我替世人解决了无数难题，都是在指顾之间便想出妙计。可是，我却毫无法子化解家兄心中仇恨，因此也不敢踏出大门一步，说起来不免可怜可笑。”

王、管二人对他的遭遇，也泛起无力相助之感，此外，他们也想不出宣隐这番话，与他们前来恳求指点妙计之事有什么相干。

管中流抛开眼前之事，悠然道：“怪不得家师时时站在崖头，向远方眺望，该处离此地虽然远达五六里，可是以家师的眼力，却足以把所有出入此门之人瞧得清清楚楚。数年来一直如是，有时日晒雨淋，苦不堪言，可是他仍然屹立崖顶。”

他长长的叹息一声，目光落在王元度面上，随即又道：“贤弟正在担心咱们的行踪被家师踞在眼中，是也不是？但这已是无法挽回之事，忧亦无用。愚兄因此而能见恩师一面，虽死无憾。”

王元度大为感动，豪情忽发，朗声笑道：“大哥义薄云天，小弟五内感铭，倘若大哥被宣老前辈所杀，小弟决不独生，定然相随大哥于泉下。”

管中流不禁一怔，宣隐晒道：“你们枉是金鳌夺标之士，但只晓得生啊死啊地穷嚷。”

他说这话时，随手拔了一根插在花丛中的细竹，在地上写道：“他正在听咱们说话。”

王、管二人不禁一震，管中流叹道：“小可踏入此间之事，若是被恩师得知，自然将被处死，小可死不足惜，却可怜恩师势必因此活活气煞。”

宣隐道：“这话甚是，但你若是把他气杀了，他就无法取你们性命啦！”

说话之时，用竹子在泥沙上写道：“你们只须顺着我的口气答话，目前就可免去杀身之祸。”

他接着又道：“我平生料事百无一失，常常自负。以家兄的性子为人，若是见到你们踏入此地，这刻应该已赶到现身了。”

王元度依他吩咐，应道：“是啊，他老人家想是不曾瞧见咱们。”

宣隐道：“这也未必，说不定他暂时不露面，等你们离开此地才现身加罪。”

王元度被宣隐的话所诱，不知不觉说道：“前辈说得不错，只怕他老人家乃是暂是故意不露面而已。”

宣隐道：“以我的猜想，他定然不曾见到你们。要验我的话是真是假，可从两点观察，一是他一直都没有露面，自然可以证明他不曾见到你们。二是在一句之内他现身加罪，也证明他只是见到你们出去而不是瞧见你们进来。倘使他此刻突然出现，你们可猜得出这是什么道理？”

王、管二人茫然摇头，心中都想：“他老人家既是此刻出现，自然证明他是瞧见我们进来。”

宣隐笑道：“你们猜错啦，你们心里一定在想他此举证明他是瞧见你们进来。然而我却认为这是他偶然碰上，他或者想找我谈谈，无意碰见的。”

王元度恍然道：“这样说来，假如宣大先生在十日之后才出现加罪，便完全出乎二先生算计之外了？”

宣隐坚决地道：“他十日之内不出现的话，以后决不会出现，你们即管放心。可惜你们没有什么宝物，否则我倒愿意用我的白鹦鹉跟你们打个赌。”

管中流心中一动，问道：“什么白鹦鹉？”

宣隐道：“我这只白鹦鹉乃是西域异种，极是灵慧，不但能学人言，而且还能与人对答。须知我不能走出大门一步，交游几绝，近年来全靠这头鹦鹉说话解闷，实是寂寞中的良伴，在我眼中，比我的儿女还要宝贵。”

王元度道：“原来如此，在下真想跟二先生赌上一赌，好把这等稀世之宝得到手中。”

要知管中流、王元度都是才智过人之士，因此得宣隐一点便透，知道他每句话都大有作用。适才的一番对话很显然的在诱骗藏匿在暗处窃听的宣翔上当，使他在十日之内不向他们找麻烦。而现在提起白鹦鹉，当然又别有深意。

因此王元度顺着他的口气这么说，宣隐立即应道：“好小子，你明知这白鹦鹉乃是我最为宝贵爱重之物，居然还敢觊觎、我若是失去此物，悠悠岁月如何渡得过？”

一面怒声斥责，一面用竹杖写道：“即此已是助你过关之计，但是否行得通，尚未可知。老夫平生唯有这一回感到没有把握，皆因管中流身份特殊，牵涉到家兄身上之故，若非如此，另有过关妙计，必可成功。”

他口中接着说道：“王元度，你今日来求老夫何事？”话声中仍然蕴含怒意。

王元度惶恐道：“在下因知金鳌大会最后一关密室量才无法过得，特地起谒拜求妙计。”

宣隐道：“很好，我虽有妙计，却并不教你。天下间除了我之外，无人能助你过得此关。如若你过得这一关，这头白鹦鹉就归你或助你之人所有，决不反悔。”

王元度问道：“老先生这话可是当真？”

宣隐道：“我平生言出必践，现在你们请吧！”

他怒气冲冲的把他们撵出去，王、管二人离开宣家，都流露出黯然之色。管中流是为了恩师而伤心，王元度是为了管中流而难过，因此，他们神

情落在别人眼中，却极似由于得不到宣隐妙计而失望难过。

他们回到船上，故造中流，王元度才道：“大哥，你为小弟而得罪了大先生，教小弟心中好生难安。”

管中流精神一振，道：“贤弟，你这一次定要用全力夺得鳌头，成为武林第一个状元，才不辜负了愚兄这番心血。咱们男子汉大丈夫凡事拿得起便要放得下，目前是你全力以赴的紧要关头，莫让别的事分散心神。”

王元度身躯一震，心想这正是报答知己的唯一之道，便恭敬答应了。

翌日，他们的船只靠泊在一个市镇的码头边，两人弃舟登岸，原来此处便是转乘日月坞船艇的地点。

那市镇上热闹之极，全都是雄赳赳气昂昂带得有兵器的武人。

王、管两人在镇上露面，便有许多见过他们之人互相传告，霎时间人人皆知。因而他们走动之时，总有数百十道目光注视他们。

要知王元度力挫杨老毒、南阿洪二凶以及力斗齐大圣、凶猩等这番经过，乃是武林近数十年来第一轰动之事。顷刻间已脍炙人口，远远传到千数百里之外。

其次，无情刀管中流乃是上一届金鳌夺标之雄，这个身份也足以使群雄注目。

王、管二人这时可就表现出他们的气度修养了，管中流经历过大大场面，对于这些好奇钦佩的眼光视若无睹。

王元度居然也从容如故，既不自傲自大，也不慌张失措。

他们走入一间酒肆，但见此肆极是宽敞，可容百余之众，桌椅盅盏俱是新制之物。

一名酒保走到他们桌前，哈腰道：“两位英雄光临小肆，荣幸之至。”

管中流不由得打量那酒保一眼，但见此人相貌精干，一望而知不是操此贱业的人。他拱拱手，道：“好说了，老兄怎生称呼？”

那酒保露出受宠若惊的神情，道：“在下张三。”

管中流道：“原来是张三兄，敢问贵东主是谁？”

酒保张三微笑道：“管爷好高明的眼力，不瞒两位说，敝东主是日月坞的人，少东家正忙于结算帐目，待会或者会抽身过来奉陪两位。”

管、王二人向柜台上望去，但见一个长得十分俊秀白皙的少年，正在噼噼啪啪的打算盘记帐，另有一个精悍大汉，忙着收找钱银。

王元度讶然忖道：“此人面熟得很，但一时却想不起是在何处见过。”

第五章 乘快艇奇人试胸襟

肆内本来已空出大半，但片刻间已挤得满满的，原来都是听到王元度、管中流在此饮食的消息，便都拥来瞧瞧这两人的风采。

过了一会，大家都瞧过管、王二人，慢慢恢复常态，各自豪饮剧谈，一片热闹。突然间人声沉寂下来，靠内面的豪客武人都感到有异，人人自动停止饮谈，抬头四瞧发生了何事。

顿时全肆二三百道目光都集中在刚刚踏入肆内的一个人身上。

但见这人乌发披肩，明眸皓齿，红扑扑的双颊，透出十分健康的血色，

竟是个年才十六七岁的绝色少女。她穿着直黑色的薄绸紧身衫裤，腰间系着一条红罗巾，足登软底绣花鞋，却是一双天足。

这等装扮本已够奇怪的了，但最惹人注目的是她上身短衫乃是短袖，露出一双欺霜赛雪的玉臂，尤其是在黑衫衬托之下，更加皓白动人。

有人甚至直吞唾涎，就连管中流、王元度这等老成持重的君子，也不禁频频打量。

这玄衣少女大方之极，明亮的眼睛在肆内滴溜溜转动，找寻座位，对于全肆集中在她身上的目光毫不理会。

一名酒保走到她面前，道：“姑娘这边请。”

带她走到距管、王二人有一桌之隔的座头，那儿本有四个劲装大汉据坐，此刻却自动起身离开，让出此座。

原来肆内早就派人占据了六七副座头，以便等有身份特殊之人来到可腾出来招呼。

那少女落坐之后，道：“要上好的酒。”

酒保应声去了，她便又开始用灵活澄莹的眼睛向四周之人瞧看。

当她的目光落在王元度面上，便停留了一下，好像曾经微微而笑。接着便移到管中流面上，竟停住不动。

管中流可真不明白她为何对自己大感兴趣？反而是被她瞧得垂下目光，不敢跟她对望。

肆内轰饮谈笑之声渐渐恢复原状，王元度轻轻踢管中流一下，低声道：“大哥，你们可是以前相识的？”

他问的另一人自然指那异装少女，管中流摇摇头，仍然不敢向她那边望去，道：“愚兄生平未曾见过她。”

王元度虽是生性沉稳端肃，但这刻也忍不住微笑道：“但大哥可知道她一直注意你？既然以前不认识，那就更加耐人寻味了。”

管中流苦笑一下，道：“贤弟且莫取笑，莫说愚兄如今年纪已不小，便是昔年，也从来没有过风流艳遇。”

王元度笑一笑，没有搭腔，管中流又道：“她的口音像是南方之人，加上这一身装束，定是从岭南等地来的无疑，但愚兄从未到过那边，因此苦思之下仍然找不出一点头绪。”

王元度轻轻道：“她现在目不转睛的瞧看此肆的少东家啦！”

管中流这时才敢抬头向那少女望去，谁知刚刚望去，她恰又回头看他，双方目光碰个正着，管中流赶快撤退逃避。

王元度自语道：“难道她有意前赴日月坞不成？”

管中流道：“金鳌大会向例不许女子参加，她自然不是往日月坞去的。”

王元度忽然道：“瞧，那位小东家出马啦！”

管中流赶快望去，但见那俊美漂亮的小伙子走出柜台，满面含笑向那少女走去。

他们的目光互相注视着，各不相让。一般情形之下，在这等众目睽睽的场所中，决计没有年轻男子胆敢过去向一位如此受得注意的女孩子勾搭，而且很少有人受得住这么貌美的少女的眼光。

但那漂亮俊美的少东家却胆大得出奇，好像周围的人都是死人一般，他一径走到少女桌前，停住脚步。而这时那少女反倒被他骇倒，避开了他的眼光。

那少东主柔声道：“姑娘芳驾莅临敝店，幸何如之，不敢请问姑娘贵姓，仙乡何处？”

少女受挑战地抬目瞪他，道：“我不告诉你。”声音虽不算大，但邻近的十多个座头都能听见。

那美貌少年居然流露出失望的样子，道：“姑娘好像很讨厌在下呢！”

王元度只觉全身汗毛直竖，心想这小子真不要脸，肉麻当有趣，我若是那女孩子的话，非给他一个耳光不可。

但事情还有更奇怪的，那少女不但不生气，反而格格娇笑，道：“不，我很喜欢你！”一伸手，在对方面颊上摸了一下。

肆内群豪都密切注视他们，这刻虽然听不见他们的说话，可是少女摸那少年一把的动作无不瞧见，登时哄堂大笑，还有些人呼啸吹哨，惹起一片骚乱。

管中流不禁发愣，王元度却摇头叹息，全场只有他们两人没有哄笑，那少女迅快回瞥一眼，便察觉王、管二人神态与众不同。

那少东主摸摸自己面颊，耳朵居然全不发红，拱拱手道：“小弟甘拜下风。”长揖而退，登时又惹起一场哄笑骚闹。

喧笑声渐歇之际，一个人踏入肆门，朗声大叫道：“元度兄，想死小弟啦！”

群豪不禁转眼望去，但见此人长挑身量，面皮白净，一对桃花眼光晕流动，竟又是个俊美少年。

他一直向王元度奔去，忽然瞧见那绝色少女，登时停住脚步，眯缝起那对桃花眼，笑咪咪直打量她。

众人眼见此人好一副色迷迷的样子，顿时喧笑大作，但那人似是全无所觉，向那少女恭恭敬敬行了一礼，道：“在下柳昭，敢问姑娘高姓芳名？”

那绝色少女怔了一会，双手交叉抱胸，双掌分别搭在雪白润滑的臂膀上。这副情景极是迷人，使人恨不得变成她的手掌，得以贴在那等细致娇嫩的手臂上。

柳昭恭谨小心地在她对面坐下，那少女眉头轻皱，好像想发作而又拿不定主意。

王元度不禁十分替柳昭担心，生怕对方一旦发作，柳昭在众目睽睽之下，如何还能做人？他明知柳昭只是生性喜爱美女，乐意奉承讨好，其实并无不轨的念头，但别人焉知他是这么一个人。

柳昭替她把盏斟酒，嗅到酒香，便道：“好酒，好酒，在这等地方居然有此佳酿，实是难得，姑娘不妨尽兴，切勿错过。”

那少女一赌气连干三盅，柳昭殷殷斟满，泛起快活开心的笑容，像这些酒都落在他肚子里一样。

王元度此时甚为尴尬，不晓得应该过去跟他打个招呼呢，抑是任他胡闹。

柳昭极尽温柔地道：“姑娘喜欢美酒，那是最好不过的事，寒家藏得有逾百年的上佳极品，自当取来奉赠姑娘。”

那少女道：“这么名贵的东西你真舍得送给我？”

柳昭正色道：“自然是真的，莫说区区几缸酒，即使是更贵重之物，只要在下有的，都愿意奉赠。”

他只差没有说出连性命也愿意给她的话而已，那少女抿嘴一笑，道：“为

什么你对我这样的好？”

此言一出，四下听得见他们对答之人无不凝神侧耳等他回答，人人都晓得那少女这一问凶吉未定，可能是真的询问，但更可能是她将要发作的前兆。

柳昭毫不迟疑，应道：“姑娘问得好，你大概不晓得自己长得多么美丽可爱，我柳昭走南闯北，眼角可不低，但像姑娘这么美丽的却是第一次见到。”

他的神情口气都极为真诚，那少女焉能不大感受用？当下不禁满面堆笑，心中的欢愉流露无遗。

四下之人至此都不愿再听下去，但觉这对少年男女处处不近人情，男的是当着大庭广众向她阿谀奉承，无所不至，女的则欣然接受，毫不羞涩，这等情状简直教人难以相信，是以都懒得再听他们的胡闹对话。

王元度这时才干咳一声，道：“柳兄若是方便，请过来一会，小弟替你引见一位朋友。”

柳昭几乎跳起身，连忙向那美貌少女道歉过，才离座过来。他十分高兴地跟王元度见礼，又见过管中流，三人分别落坐交谈。

他喜孜孜地道：“元度兄看见没有？小弟刚刚结识了一位国色天香的姑娘，她就坐在那边。”

王元度微微一笑，道：“小弟都瞧见啦！”心想不但是我，凡酒肆内百余豪客也无不瞧见。

柳昭道：“那就行啦！小弟替你们介绍相识，两位兄台日后便须时加照拂。”

管中流不禁笑道：“柳兄难道已晓得那位姑娘姓甚名谁了么？”

柳昭一愣，道：“呀，我真是失礼得很，待我过去向她请教。”

那玄衣露臂少女站起来，举步向他们走过来，柳昭连忙抽椅拉凳的请她入座，侍候得无微不至，她坐定之后，便道：“我叫做阿闪，你们呢？”

柳昭立刻介绍管、王二人的姓名和来历，阿闪对王元度力斗诸凶之事竟没有一点惊讶之意，反而听说管中流便是上一届的魁首时，口中轻轻啊了一声。

她定睛凝视着管中流，好一会才道：“我非打你几下耳光不可。”

管、王、柳三人都大吃一惊，管中流苦笑一下，道：“在下不知几时得罪过姑娘？”

阿闪眨眨眼，显出一副顽皮的样子，道：“你幸亏没有得罪我，否则我就要打你一百个耳光了！”

王元度觉得她的话说得很过分，甚觉不悦。面色微沉，道：“然则姑娘凭什么加辱管大哥？”

阿闪发觉他的不高兴，登时也噘起嘴巴，道：“我高兴，你管得着么？”

王元度心想这女孩子甚是刁蛮，不可理喻，目下不必跟她斗嘴，看她怎生下手再谈，于是不做一声，表面上便变成承认他管不着此事。

阿闪见他不声不响，认为他不敢出头，这才甘休，转向管中流道：“你长得像我的一个叔叔。”

管中流不知所对，只好含糊地嗯一声。

她又道：“我最恨这个叔叔，所以把你当作他，打几个耳光消口气。”

管中流和王元度这时才恍然大悟她何以很注意管中流，敢情是这个缘故，柳昭忙道：“阿闪姑娘，你心中也知道管大哥不是你叔叔，何必跟他过

不去？”

管中流倒没有怎样，但王元度听了柳昭此言，却觉得他大是不该这样说，好像管中流这几个耳光已经挨定，无法躲避，所以柳昭才向她求情，他再度面色一沉，还未说话，只听阿闪应道：“我本来可以放过他，可是谁教他是上届的魁首，你不要劝我啦！”

管中流讶道：“在下五年前之事，如何又得罪姑娘了？”

阿闪道：“我坦白告诉你，假使日月坞蓝恋不是识趣的宣布本届金鳌大会任得天下之人参观，不限男女，也取消了黑名单。哼，我就偏要到日月坞去，瞧瞧有谁能把我挡住，我也不争什么第一第二，但我可瞧不起你们，你是上一届得第一的人，我就打你耳光，好教天下之人皆知我比男子的第一名还要高强。”

原来如此，柳、管、王三人便都没有法子多说，阿闪见他们都有点垂头丧气，便安慰管中流道：“你不必难过，反正这一届的第一名也别想不挨我的耳光。”

王元度忍不住摇摇头，道：“姑娘难道深信一定赢得天下之人？”

阿闪道：“谁也不放在我眼中，好啦，我们到外面动手去，在这儿出手也使得。”

他们的对答由邻近的几副座头迅即传遍全场，人人皆知阿闪向管中流挑战，目的是要压倒男性的第一名，这一来群豪大感兴趣，纷纷向当中这一桌张望。

靠近门口的一个粗豪大汉突然间被人重重的踩了一脚，惊疼交集，不禁勃然大怒，跳起身骂道：“瞎了眼的狗头，乱踩老子的脚。”

那人是个矮胖少年，被大汉这么一骂，环眼圆睁，喝道：“你找架打是不是？”

大汉怒道：“哈，火气比老子还大呢！看打！”攢拳猛掏出去，拳风呼呼，劲道十足。

那矮胖少年一挺，砰的一声，对方拳头结结实实的击中他胸口，但他身形纹风不动，一伸手就抓住那大汉，举过头顶。

这一阵纷乱，吸引了全场的注意，群豪眼见这少年硬挨一拳，若无其事，而举起那么魁伟的人时又毫不费力，都不禁呆了。

王元度朗声叫道：“又猛兄，不可伤人。”

那矮胖少年正是鲁又猛，他一听王元度的声音，顿时煞住摔人的姿势，接着把那大汉放下，狠狠道：“看在元度兄面上，饶你一次。”

对方被他抓捏得身软骨酥，连话都说不出，鲁又猛大踏步穿过群豪，来到王元度身边。

他会见王元度之时，满心欢喜之情完全流露出来，管中流忖道：“王贤弟胸襟气度都与众不同，无怪这些桀骜不驯的朋友都很倾慕他。”这鲁又猛对管中流也很敬重，但跟柳昭却只冷冷地点一下头。

柳昭却不以为意，还向鲁又猛道：“这位是阿闪姑娘。”

鲁又猛淡淡的瞅她一眼，道：“是你以前的相熟朋友么？”

柳昭道：“谈不上以前二字，实是刚刚认识的。”

鲁又猛道：“嘿，我早知道你又犯老毛病啦！老实说，我可看不惯你这副样子，若不是元度兄在此，哼，哼！”

柳昭眼睛一瞪，流露出怒气，道：“不错，若非元度兄在座，我非教训

教训你这混蛋不可。”

两人眼看又吵将起来，王元度忙道：“两位等一等再说，小弟先敬你们一盅。”鲁、柳二人果然停止吵嘴，齐齐干了一盅。

阿闪很有兴趣地望着他们，她一点也弄不懂，柳、鲁二人为何这么听王元度的话。心中暗暗忖道：“这个王元度只要向我说话，我就给他一个大钉子碰碰。”

事情告一段落，大家都想到阿闪向管中流挑战这一宗，柳昭可就坐立不安，低声向阿闪道：“好姑娘，你刚才的话不是当真的吧？”

阿闪道：“当然是真的，你跪下来求我也不行。”

王元度真怕柳昭下跪求她，同时他也不信阿闪能够赢得管中流，更别说打他的耳光了，当下道：“那么现在我们就出去动手吧！”

阿闪已决定给他钉子碰，应道：“不，我高兴等一会才出去。”

鲁又猛听得莫名其妙，问道：“什么事呀？”

王元度正要告诉他，右侧一个人接口道：“鲁又猛你一进门就闹事，还问东问西。”

口音娇脆，众人抬头一望，原来是那个漂亮俊美的少东家，鲁又猛啊了一声，站起身，道：“你……你是……”

那少东家迅即插口道：“我知道你以为我是谁。”

这么说法，分明表示他不是鲁又猛心中猜测之人。

鲁又猛定睛细看一下，道：“啊，果然不是，但有七八分肖似，你怎知我猜的是谁？”

少东家道：“我当然知道啦，因为我就是你猜的那个人。”

鲁又猛又是一怔，睁大双眼瞧一阵，道：“对，对，你就是他。”

这一番对话，饶是才智过人阅历丰富的管中流，也如坠五里雾中，全然不懂。

王元度只在少东家最初答话时瞧了他一眼，便没有再看他，这时忽然道：“原来是你，请坐。”

少东家道：“谢谢你啦，但我还有事。”

王元度头也不抬，又道：“请坐！”口气中略有命令之意。

阿闪惊讶地看那少东家怎生决定，只见他迟疑一下，终于拉了一把椅子，在一旁落坐，她可就忍不住问道：“喂，你为什么要听他的话？”

那少东家只笑一笑，阿闪又道：“他的武功比你强是不是？”

对方含笑摇头，道：“这可无关武功强弱。”

他眼珠子一转，又适：“姑娘可有意思先赴日月坞瞧瞧，我可以陪你到处走走。”

柳昭眉头一皱，道：“什么？你陪她？你是谁？”

王元度心中若有所思，说道：“这位姑娘跟我们还有一点过节，你最好不要把她拉走。”

阿闪冲着王元度的话专唱反调，起身道：“我偏要先去。”

她一手抓起那少东家，又道：“他敢拦阻，我就打他耳光。”

王元度没有动静，反而柳昭站了起身，道：“我也陪你们去。”

阿闪道：“不要你跟着，我们走！”拉了少东家就向门外走去。

群豪以为有戏看，纷纷起座出去，王元度伸手拦住柳昭，道：“咱们总算摆脱了阿闪姑娘，至于那个陪她出去的便是柳儿姑娘呀，柳兄怎的忘了？”

柳昭一拍脑袋瓜子，道：“唉，我居然没认出来。”

管中流也恍然道：“原来阿闪姑娘早就瞧破柳儿姑娘的女扮男装，才对她毫无忌惮。”

他们继续喝酒闲谈，管中流觑个机会，在桌底下轻踢王元度一下，接着很自然地用手指沾酒在桌面上写道：“左方第三桌恐是异人。”

王元度故意掉筷于地，捡起时顺势向左方第三桌望去，但见该桌只有一个人危坐酌饮，面向这边，这一瞥之下，已留下极深的印象。

原来那人穿着破旧，不类武林中人，身躯高瘦，但面庞却很是肥大，使人觉得很顾眼，年纪约在五六旬左右，果然有一种怪异的神情，不过一时又说不出他怪在何处。

酒肆很快又恢复高朋满座的局面，噪闹异常，王元度因见管中流以指蘸酒写字传意而不口谈，心想管大哥为人机智绝伦，阅历又丰，此举必有深意，便也依样画葫芦，口中参加闲谈，暗暗写道：“瞧见了，很怪，但与咱们有何干系？”

管中流写道：“杨老毒请凶若要报仇，有一法极恶毒，便是阻你参加金鳌大会。”

王元度心想这话极是，这些凶人们只要能使我错过会期，便是终身大大遗憾之事。

管中流又写道：“倘若有变，你切切不可恋战，须乘间遁走，此是两全其美之道。”

王元度忖道：“管大哥才智过人，认定对方一心一意要妨碍我参加大会，因此倘然我早早遁走，对头们定必舍下其他之人，再度设法拦截我，假如我恋战不走，反而会酿成惨酷的结局，话虽如此，但一旦有事，我焉能舍弃了朋友而独自遁走？”

他在这刹时间已下了决心，宁可错过了争霸天下的良机，也不能弃友独逃。

此时十多个酒保一齐出动，向每一桌的客人通告日月坞已派来大批船艇，有意赴会的人可速往江边登舟。

他们得到通知之后，便着酒保算帐，掌柜的亲自到他们座边，躬身道：“小肆东家吩咐过，这酒盏之数诸位英雄不必挂齿，还有就是敝东留下一函，请王爷过目。”

王元度接过密封的信，掌柜便行礼而退，他拆开一看，微笑道：“真有意思，管大哥请看。”

管中流接信一看，点头道：“她的才智，真不是常人可及。”说时，把信笺扯个粉碎。

鲁、柳二人都不明白，但此时王、管二人已起座，便跟着起身，不暇多问。

四人出得肆外，但见许多武林之士三五成群的向江边走去，走到镇外大路，东首一座土丘后面有人叫道：“王元度，我老毒在此等候多时。”

管中流一皱眉，道：“贤弟不要理会他。”

王元度道：“大哥说的是。”心想对方只要不现身拦阻，我自然不必理会。

杨老毒阴森森的声音又传过来，道：“路上来往之人太多，老毒一出手的话，只怕连累不少人受害。”这老奸巨猾的凶人竟已瞧准王元度天性侠义，

所以用这个法子迫他自动上门来。

王元度果然被他危言所耸，向管中流道：“小弟过去瞧瞧，大哥和柳、鲁二兄先走一步。”

鲁又猛洪声道：“这如何使得，咱们一齐过去。”

杨老毒冷笑一声，道：“不怕死的就跟他来。”

管中流心中叫声糟糕，暗念倘若王元度独自前去，对方纵然有多人埋伏，也未必困得住王元度，可是鲁、柳二人这一跟去，王元度势必被他们拖累得不能突围而去，岂不糟糕。

管中流万般无奈之下，伸手拦住鲁柳二人，口中大声问道：“杨老毒，那土丘之后有多少人？”

老毒杨幽冷笑道：“人倒是不多，只有两个。”

管中流何等老练，接口道：“除人之外，还有别的什么物事？”

土丘之后沉寂了一会，杨老毒才道：“你们过来瞧瞧，自然就知道啦！”

管中流大声道：“齐大圣在不在？”

他们对答之时，已惊动了许多人，都站住脚步聆听，是以刹时间已聚集了一大群人。

他们听到齐大圣之名，都骚然议论，杨老毒道：“不错，正是齐兄和我两人在此。”

管中流道：“既是齐大圣在此，他所豢畜的恶猩带来了多少头？”

杨老毒阴声笑道：“你问来问去，想是不敢过来，好，我们只好出去啦！”他在土丘顶上现身，但见他身子高瘦，身上一袭黑色道袍，形容阴森怪异。

他手中有枚拇指般大的银球，轻轻抛动，面上带着诡笑，森厉的目光扫过王、管等四周的人群。

接着土丘两边出现了狰狞巨大的黄毛巨猩，共有四只之多，路上的人群都不禁向后移动了几步，而此时土丘顶出现一人，长得甚是矮小，形状如猴，人人一望而知这人必是著名凶邪之一的齐大圣。

王元度一看这情势极是可怕，只要齐、杨二人一出手，路上厚集的武林同道们势必会有多人丧生。他朗声大喝道：“在下可没有把你们放在限内，这就独自上前。”

杨、齐二凶倏然退回丘后，那四头恶猩也隐没不见。

管中流抗声道：“贤弟焉可单身过去应战？”

他有意成就王元度侠义之名，当下又道：“你若要应战，也不必到那土丘之后，免得陷入埋伏之中。”

王元度心中甚急，忖道：“管大哥怎的想不到我是为了免得连累别人，所以要独自过去应战？”

这话又不便说出来，只好连连说道：“小弟过去就行啦，小弟过去就行啦！”

管中流作出恍然大悟的样子，道：“是了，杨老毒刚才曾以路上许多武林朋友的性命为威胁，你不想连累别人，所以决意独自应战。”

王元度不能不承认，只好点点头。群豪听知他的用心如此仁义，不禁大为钦佩倾慕。

管中流朗声道：“既是如此，贤弟非去不可，但贤弟不必恋战，免得误了前赴大会的行程。天下英雄都见到对方的阵势，因此贤弟只要能突围而出，已足以震动武林了。”

杨老毒又在丘顶现身，冷笑道：“他纵然能突围而出，也不能前赴日月坞，除非南阿洪的火器失灵，烧不毁江边船只。”

群雄哗然叫嚣责骂，杨老毒凶睛一瞪道：“哪一个不服气的话，不妨过来跟老毒斗一斗。”

鲁又猛撒下亮银画桨，喝道：“谁怕你不成，妖道你下来。”

王元度一手把他抓住，道：“鲁兄何必抢了兄弟的生意，你和柳兄都跟管大哥走，依计行事。”

柳昭哦一声，道：“原来王兄已有对策。”

杨老毒手中的小银球不停的抛上抛下，诡笑中又含蕴得有鄙夷之色。但群雄都久闻此人擅长各种毒药暗器，称霸多年，因此谁也不敢上前。

人丛中忽然飞起一片砂子，疾向相距五丈远的土丘顶射去，势道神速之极。但这一处细砂还未到达丘顶之时，杨幽抛弄的那枚银球突然波一声爆开，化为千百点银光，杨老毒惨叫一声，一跤栽倒。

这一下变故很少人瞧得清楚，但杨老毒跌跤的姿势一望而知受伤极重，正是被那一片爆散的银光所伤。

王元度、管中流却瞧出杨老毒手中那枚银球敢情是千百支细短银针聚集而成，因此他早先一旦发出此物，再以什么手法使银球爆散，这路上的一大群武林同道能够幸免的只怕没有几个。

由此可知刚才的情势委实险到极处，再说倘若王元度被迫走到土丘之后，杨老毒、齐大圣他们根本不须出手，只要杨老毒发出此球，王元度不明就里，势必当场遇害无疑。

他们暗暗倒抽一口冷气，但觉好像是从鬼门关走了一转般。管中流低声道：“不知是哪一位高人施展绝艺，先以无上功力撒出一片细砂，掩敌耳目，而暗中另用摘叶飞花一类的上乘手法在细砂掩护之下，突然早一步击中杨老毒手中的银球，使他作法自毙。”

王元度道：“管大哥说得是，这位高人的手法固然无懈可击，但他的目力更是惊人，相隔如此之远就瞧出那枚银球的古怪。这等眼力称得上天下无双，咱们若是能够拜见一面，死也无憾。”

鲁、柳二人一听内情，也都觉得王元度如此崇敬实是有理，便都同声表示赞同。

此时土丘后的齐大圣，一把抱起杨老毒，率领着四头巨猩，迅即逃走。他并不是害怕王元度，要知他乃是当今有数魔头之一，眼看杨幽如此中了暗算，便知这个对头比王元度难惹百倍，连忙开溜。

若是正派高手，到了齐大圣这等身份名望之时，宁可当场战死也不能在武林群雄面前开溜。但齐大圣却不管这一套，这正是正邪之间极大的不同处，也是这些凶邪人物为何活得特别长久的原故。

群雄望见齐大圣及众猩的背影时，已相隔甚远，大家一齐鼓噪詈骂。

管、王、鲁、柳四人暗中查看之下，找不到线索，心知这等身负绝世奇功的高人若是不肯露面，再查问也是枉然。当下与群豪向江边走去，不久，便见到一个码头上停泊着数十艘船艇，都悬挂得有日月坞的旗帜。

但码头上悄然无人，船上也不见有水手。反倒是离码头数丈的江边，聚集着一大群人。

其中不少是船上水手打扮，码头人口处站着一个人身穿鲜红夺目上衣的人，身形矮胖，手提银鞭。左肩上挂着一张弹弓。

这人便是以火器成名的凶人南阿洪，他在此处出现，管、王等人是早听杨老毒说过的，所以不感惊奇。

王元度向管中流点头示意，然后超众而前，朗声道：“南阿洪，你可是让王某上船？”

南阿洪想不透他如何能过得杨、齐二凶那一关，但这刻已不暇多问，杰杰怪笑道：“不错，老子要瞧瞧你有什么本事能赶到日月坞去？”

王元度道：“我若是硬冲上前，你自问一定阻挡得住我么？”

南阿洪左肩一甩，弹弓落在手中，他拽弓向天便放，但见一团火球破空而起，接着飞坠下来，竟是向七八丈外的王元度头顶落下。

王元度闪开寻丈，那枚火球落在地上，迅即在方圆七八丈尺内蔓延开，熊熊猛烧，许久方始熄灭。

群雄见状，都不由得暗惊这南阿洪火器名不虚传，而单是这等神奇的弹弓手法，也已叫人咋舌了。而那枚火弹居然能在泥砂地上燃烧好久，可见得若是落在木船上，非立时烧毁不可。

南阿洪大声道：“瞧见没有，老子用这种手法，片刻间就可以把此处数十只船同时毁去，试问你用什么办法赶得到日月坞？”

人群中爆发出一片叫嚣怒骂之声，南阿洪却反而大乐，纵声狂笑。

王元度呆了一下，好像全无办法，最后道：“你的手段虽是下流无耻，但当真使人无计可施。”

南阿洪洋洋得意，道：“还用得着你说么？老子就守在此地，等到明天清晨，才准许船只出发。老子押尾跟着，等到这一批船到达日月坞时，即使他们再派船只来载你，你也来不及参加啦！”

说罢，又爆发出一阵得意的大笑声。王元度朗声道：“既是如此，诸位前辈朋友，万望有惊王元度连累之罪，王某决定不搭乘这批船艇。”

他转身向镇内走去，南阿洪厉声道：“你怎样说也不行，老子非等到明天清晨不可。”

群豪一想，已经没有法子，只好等到翌日上船，于是大伙儿都拔脚向市镇走去。南阿洪却喝止那些船家水手，威吓着说他们若是走开，就烧毁船只。

这个凶人也有他的一套，他把所有陆续载运武林人来到此镇的船只也全部扣留，免得走漏风声。如此直到晚上，江边被扣下的大小船只已逾八十余艘。

那个市镇无法容纳这六七百个武林人物，因此大部分的人只好露宿，有的在江边走来走去，码头上南阿洪命人点燃四支巨大火炬，照耀得四下通明。他不知用些什么药物，使得那四支火炬老是火焰粗长，彻夜不衰。

王元度独自坐在离码头数丈外的石头上，与南阿洪遥对，彼此都瞧得见。因此南阿洪整夜不敢睡觉，但王元度却闭目调息，时睡时醒。他晓得南阿洪绝对不敢偷袭他，以免被他缠住拼斗，其时南阿洪一则不能分手烧毁船只，二则众怒难犯，若被群豪一涌而上，非把他踏成肉酱不可。所以他安心休息，望也不望对方一眼。

漫漫长夜终于过去，天边现出曙色。南阿洪在这一夜之时，又想到假使有人能够操舟如飞，把此处到日月坞需要一昼夜的时间缩短为一日，则王元度仍可以参加夺标。

因此，他决定延迟出发，但为了不便当真闹成僵局，使日月坞以及金

鳌大会的高手们一齐向自己寻仇，所以他放行大部分的船，但事先跟王元度讲明，目下还停泊在码头的十艘船艇以及上面的人命运都握在王元度手中，假如他敢离开他视线所及之处，便把这些船和人都一把火烧掉。

王元度当然不敢惹下这等惨祸浩劫，他明知南阿洪这凶人一则真敢下这等毒手泄愤，二则他也看准了自己笃行侠义之道，定然不敢以这些人命赌博。而王元度他实在是这样的人，所以只好任他箝制。

直到午间，南阿洪才落船开行，他弄了两个武林人和一个日月坞的水手做人质，迫令他这只快艇的水手配合行事，另一方面也利用那两个武林人的性命作为对付别人袭击的人质。

王元度等到望不见船影，这才仰天大笑。只见茫茫江面上出现一艘快艇，迅如奔马般驶来。眨眼间已抵达码头，操舟的大汉气宇不凡，身体雄伟。

两人相见，王元度笑道：“多蒙蓝沛兄相助，否则在下决计赶不到日月坞的了。”

这蓝沛便是日月坞二小姐蓝明珠的心腹大将，水上功夫全坞第一。他躬身道：“相公请登舟吧！”

一阵步声响处，只见一个高瘦老者大步奔来，叫道：“等一等，老朽也要去日月坞。”

王元度一眼望去，但见这个身躯高瘦的老者，面孔浮肿异常，十分难看，正是在酒肆内见过一面，管中流也认为是一位风尘异人的那一个。他明知这老者大是可疑，但仍然拱手道：“那就请老前辈登舟。”

这个形相怪异的老人在王元度面前站住，定睛打量他。他年纪虽老，可是眼神加电，简直像两把利刃一般刺入王元度心中。

王元度突然间感到一阵惊悸不宁，便想移开眼睛，然而当他正要侧头之际，猛可醒悟一事，心中叫着自己的名字道：“王元度呀王元度，你平生光明磊落，行侠仗义，没有做过一件对不住良心之事，为何惧怕这对神明一般的眼光？”

他涌起豪情，顿时不再心悸不宁，无惧地回视对方，生像反要探索对方胸中有没有藏着恶念以及以前做过邪恶之事途下的污点。

那老人迅即收回电光般的眼神，道：“我老人家难得出门走动，你叫什么名字？”

王元度心想他这可不是明知故问么？但为了尊老敬贤，仍然答道：“晚辈王元度，不敢请问老前辈如何称呼？”

老人道：“你叫我乡老伯也就是了，我本来是个乡下老头子。”

王元度心想，此老年纪比我师父还大，叫他一声老伯也没有什么。当下道：“那么乡老伯请上船吧！”

蓝沛接口道：“再耽误的话，说不定就赶不及啦！”

他见这怪老人妄自尊大，心中有气，所以口气之中透露出不高兴的意思。

他们登舟之后，蓝沛使出本领，但见船行如飞，冲波破浪，传来船头响亮的拍水之声。

王元度坐在船板上，姿势甚端正，神态悠恬，好像没有忧虑到不能及时抵达这一点。

乡老伯锐利的目光时时探索这个少年，但见他气度沉凝，神态端穆，大有不怒目威之概。他但觉自己对这少年仅余的一点点敌意也消失了。他原

本很恨这个少年人，但自从在酒肆见到一切经过，以迄如今，这个少年的浩瀚胸襟和凛然正气竟使得他大为心折佩服。

他皱一皱眉头，付道：“我老人家这是怎么啦，为何竟会被这个小孩子的风度为之改变了心意？不行，他虽然十分正直磊落，这从刚才我老人家使用出照妖镜的神功而不曾把他制住这一点可以得知，可是我老人家怎能被这小孩子潜移默化而打消了恨他之心？”

王元度自然不晓得这个面庞浮肿得十分难看的老人正在打他的主意，他望住一片烟波，心中忽然间掠过几个女孩子的面容，第一个是温柔高贵的蓝明珠，这刻正是得她之助才能赶往日月坞。第二个是她那性情变化得很快，容貌冷艳的姊姊蓝芳时。第三个是聪慧娇俏的柳儿，第四个就是举止奇异莫测的阿闪姑娘。

这些倩影一一掠过脑海，使他觉得有些烦恼，因为他发现这是第一次在心中烙下异性影子，这对他将来的武功修为以及目前的金鳌大会争霸之事都有很大的影响。

乡老伯这刻已想出一个方法，可以折磨王元度以便观察他的真性情和胸襟修养，因此他得意地大笑一声。

王元度抛开心中杂念，拱手道：“请问乡老伯何故发笑？敢是晚辈有失礼的地方么？”

老人摇摇头，道：“没有，我老人家相信你很少有失礼的事情……”说话之时，暗运玄功，身子顿时加重了几十倍。

蓝沛突然觉得不对，只好加倍用力，可是速度已减慢了不少。

如此驶行了一程，蓝沛发觉越来越吃力，而速度也不见增加，心中大是疑惑，暗念莫非我的功夫忽然减弱了不成？

乡老伯沉默地望住远处，忽听蓝沛洪声道：“王相公，看来咱们已无法及时赶到日月坞啦！”

王元度讶道：“这话可是当真？”

蓝沛道：“小可怎敢拿这等要紧之事开玩笑？”

王元度见他满面大汗，便道：“你且停手歇歇，咱们细作商量。”

他的话声中有一种力量，使蓝沛情绪稳定下来，道：“小可不知为何忽然功力减弱，以致船行速度大减。”

王元度道：“你没有觉得不舒服么？”蓝沛摇头道：“没有。”

王元度道：“只要你没有不舒服那就好了，我赶得到赶不到还是其次。”

乡老伯接口道：“你这话只怕不是出自真心，试想这金鳌大会对你何等重要。”

王元度苦笑一下，道：“不错，金鳌大会对晚辈十分重要，若是错过了这一届，晚辈年龄已逾限，此生再也休想参加角逐了。”

他转眼望住蓝沛，又道：“但我赶不到的责任不在你身上，假使当初不是被南阿洪所阻，自然赶得上这场盛会。”

乡老伯道：“不管是谁的责任，但你已是终身遗恨定了，日后杀死南阿洪也不能补偿此恨。”

王元度道：“乡老伯这话说得是，既然遗恨的时间甚多，现下晚辈便须把恨意排出心外，尽力设法补救，蓝沛兄，咱们弃舟登陆如何？”

蓝沛道：“可以试一试，不过最末还是有一段水路，只不知到达那儿找不到找不到船只。”说时，双臂运力，向岸边驶去。

王元度想了一想，问道：“咱们先沿江边走去，好歹找一艘轻细小船，咱们合力抬着赶路，到时便不致于找不到船只了。”

蓝沛喜道：“这是个可行之法，真亏相公想得出来，不过……”

他忽然现出愁容，沉吟片刻，才道：“不过这么一来赶到日月坞之时，相公已筋疲力尽，如何能出手与天下英雄争霸？”

王元度道：“顾虑太多的话，那就什么事都办不成啦，咱们先闯过这个关再说。”

蓝沛勇气百倍，道：“是。”

木桨挥处，快艇蓦地冲出老远，劲急如箭。他不禁一怔，道：“相公，小可好像已恢复功力啦！”

他再试两次，确定不讹，便不再向岸边驶去。

王元度松一口气，向乡老伯道：“真奇怪，一个人的功力固然会有强弱变化，但应当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时间才会如此。”

乡老伯道：“你可是请问我老人家么？”

王元度微感惊讶，心想我本来不是问他，但他既然这么说，只好当真向他请问了，于是微微俯身，道：“是的，甚望你老人家指教。”

乡老伯掉转头，用后脑向着王元度，一面说道：“这不是他功力强弱的问题，而是我老人家使的手脚。”说罢，回转头来。

王元度听了这话，大吃一惊。但眼光落在他面上之时，又大吃一惊。

原来这个面目肥肿的老人这刻完全变了样子，在王元度眼中却不陌生，竟是他曾经去请教闯过秘室量才这一关的智者宣隐。不过定睛一瞧，又有点分别。

他立刻醒悟这位老人定必就是管中流的师父宣翔，心想这位老人家能够不动声色的使船只速度大减，这等功力当真可以称得上天下第一了。

老人神情十分冷峻，道：“老夫宣翔，便是管中流的师父，看来你已经想出了。”

王元度屈膝行礼，道：“晚辈与管大哥结盟为兄弟，应该叩见老前辈。”

宣翔道：“罢了，他胆敢踏入老夫仇人的大门，眼中还有我这个师尊么？”

王元度因这宣翔乃是尊长身分，不敢出言辩驳，但心中的难受可真是形容不出。他想到管中流义重如山，为了帮忙自己过关，才甘冒大不韪带他前往拜谒宣隐。然而此举确实对他的尊师无可交待，因此管中流这个罪名定然无法洗刷。

他长叹一声，难过得俯伏在船板上。蓝沛在后面望见，大惊道：“王相公，你怎么啦？”

王元度勉强应道：“我心里有事。”蓝沛这才放心地继续划船。

宣翔冷冷道：“老夫认为你是个很正直的人，因此我且问你一句，假如你的徒弟像管中流一般，你将如何对付他？”

王元度定一定神，道：“只不知老前辈对仇人的仇恨到了何等地步？有没有化解的可能。”

宣翔道：“不能化解，他早晚非死在我手底不可。”

王元度一直没有抬头，这刻仍然俯伏在船板上，叹道：“既是如此，若然还有一份师徒之情，便把他逐出门墙，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宣翔冷笑道：“如此处罚倒是宽大得很，嘿，他已经在江湖闯荡多年，

足以自立，我把他逐出门墙对他有什么打紧？”

王元度先是单单假想自己处在师父的地位才这么说，这刻回过头设想自己是管中流，不由得一阵悲痛，忖道：“管大哥是个极重情义之人，若是被逐出门墙，痛苦比死还要大。”

当下说道：“假使老前辈觉得处分过轻，那就只好把他杀死。”

宣翔不觉一怔，想道：“他怎地劝我杀死中流？”顿时大为震怒，伸手抓住他肩头，推他坐地，冷冷道：“好啊，那么老夫就先取你性命，好教中流黄泉下有个同伴。”

王元度面色很快便恢复正常，心情舒泰，忖道：“这正是我唯一可以不再内疚的痛苦之法，对，我须得黄泉之下陪伴管大哥。”

宣翔怒道：“你以为老夫不敢杀死你？嘿，嘿，天下间谁能为你复仇？”

王元度忙道：“晚辈非是此意，别说你老武功深不可测，天下无双，即使是凡庸之辈，晚辈也甘心受死。”

他向来说话有使人深信不疑的力量，宣翔不觉一愣，道：“那么你听到老夫要取你性命之时，何以反倒微露笑容？”

王元度垂首道：“怨晚辈不能奉告。”

他如此回答，便证明他当真愿意死在宣翔手底。宣翔沉吟忖想了一会，放开手道：“你真是个硬汉，不过老夫也不是省油灯，总有法子使你怕死。”

说罢，便扭转身躯，不再望王元度一眼。王元度想道：“我不是不怕死，只不过愿意死在你手中，只要你老杀死了管大哥，我便更唯恐不死啦！”

他不敢打扰老人，不久，快艇已转入一条岔河之内。入夜之后，王元度瞑目打坐调息，只感觉到船行迅速之极，而且时时转弯，到了午夜之际，忽然停住。

蓝沛道：“王相公，到啦！”

王元度起身，拱手道：“辛苦了。”接着侧身让老人先行上岸。

到得岸上，放眼一看，只见屋舍连绵，许多处尚有灯光。他感到十分陌生，好像从未见过。蓝沛当先引路，宣翔一面走一面道：“见到管中流时，你别泄露我的身份。”

王元度道：“晚辈遵命。”

他们踏入一座屋宇之内，穿过两座院落，到了一间雅洁的内厅，灯烛明亮。蓝沛请他们稍候，便自离开。不久，四个人奔出来，却是柳儿和管中流、鲁又猛、柳昭他们，柳儿仍作男子装扮，他们得见王元度及时赶到，不胜之喜。王元度把宣翔介绍给他们，只说是他的一位长辈，因此众人都喊他作乡老伯。

管中流首先道：“今日幸蒙柳儿姑娘预先通知，在另外两个隐秘之处留有快艇，以备万一之需，才能过得南阿洪这一关，亦可谓险矣！”

王元度向柳儿拱手道谢过，柳儿笑着还礼，一面道：“我家小姐坚信那些魔头们绝不肯甘心罢休，所以才预作布置。王公子不要谢我，仍要你别怪她以前失礼之罪，我家小姐已经感激不尽了。”

大家又谈起大会之事，柳儿道：“南阿洪是最后一批，须得天亮以后才能赶到，其他的一大批较早出发，但也得再过两个时辰以后才能抵达。王公子你们最好先作休息，以免明日早晨没有精神。”

大家都认为须得早作休息，因为明日晨早开始，就得分头闯过初选的一关，取五十名，再从这五十名之中淘汰四十个，剩下十个前十名的参与正

式夺标，这时候起才是金鳌大会的精彩节目，预定在后日早上便由这前十名抽签较量武功。

王元度心中有两个疑问，一是那个阿闪姑娘现下情况如何？二是此地到底是不是日月坞？前一个问题因有男女之嫌，不便动问，当下道：“柳儿姑娘，此地当真是日月坞么？在下瞧来却不大像呢！”

柳儿抿嘴一笑，道：“日月坞乃是天下三大隐秘的地方之一，王相公前次来去匆匆，焉能走遍全坞！”

突然，一个尖涩的声音插口道：“此地离日月坞也有五六十里，难道日月坞所辖地面如此广阔不成？这倒是教人难以置信之事。”

众人讶然向发话之人望去，却是那乡老伯，管中流恭容问道：“乡老伯曾经到过日月坞么？”

乡老伯瞪他一眼，道：“谁跟你讲话？”

管中流一怔，柳儿和鲁、柳二人先瞧王元度，见他诈作没有听见，都大为奇怪，便也不肯出言顶撞这老人。

管中流心想此老是盟弟十分尊恭的长辈，我纵然被他责骂，也得忍下。于是仍然恭恭敬敬的道：“是！”

乡老伯瞧也不瞧他一眼，又道：“日月坞号称天下三大隐秘的地方之一，但老夫却游逛过不少次，地势熟如指掌，小女孩你信不信？”

柳儿岂敢得罪王元度的长辈，苦笑一声，道：“婢子虽然不信，也不敢多嘴。”

乡老伯诡异地一笑，道：“好，老夫说给你们听听。那日月坞地方真不小，三面有河流相隔为界线，正面便是个巨大湖荡，好像叫做春梦湖。坞中房舍甚多，都按照五行生克筑建，暗藏奇门阵法，这阵法中心便是江湖上传得沸沸扬扬的金井银穴，此是当世间一大秘密，防御森严，外人休想踏进金井银穴周围二十丈之内……”

说至此处，柳儿已骇得面无人色，王元度道：“柳儿姑娘勿须恐惧，在下这位长辈乃是当世之间第一高手，平生与世无争，不会泄露贵坞的秘密。”

乡老伯瞪他一眼，好像不同意这话。柳儿轻叹一声，道：“婢子的生死只不过像蚂蚁一般。”这话来得奇怪，众人都不明其意。

她的声音又放低一点，道：“实不相瞒，此厅有高手在暗中窃听一切，乡老爷说的话定被听去，而婢子泄露此秘，也有性命之忧了。”

乡老伯微晒一下，道：“日月坞防御如此坚固周密，不但以房舍布下奇门大阵，其中又有十道埋伏防守，再加上地位更高的几个老头子时时巡逻，还阻不住老夫，嘿，嘿，他们纵是听得此事，又有什么手段能够对付老夫。”

但众人都为之震凛不已，他们都是为了柳儿的安全发愁，却不是为乡老伯耽忧。

王元度肃然道：“柳儿姑娘，在下邀管大哥一同护送你离开此地，现下就走。”

柳儿感到此事难以置信，吃惊的望着王元度，呐呐道：“公子……你亲自送我逃出此地？”

王元度颌首道：“不错，如若有人截击姑娘，在下定当全力一拼。”

乡老伯怪笑一声，道：“好一个多情种子，大有不爱江山爱美人之概。”

王元度眉头一皱，却不辩驳。管中流觉得这事不可能如此让别人误解。当下道：“乡老伯有所不知，我这个兄弟一向见义勇为，常常为了别人之事

而牺牲自己，他宁可失去争夺鳌头的机会而护送这位姑娘逃走，动机决不是为了对柳儿姑娘有情。”

乡老伯老气横秋的冷笑一声，道：“这话倒是悦耳动听得紧，然而教人难以置信，你们谁敢说王元度对这美貌的姑娘没有动情。”

管中流听了这话，心想这位老人简直在胡乱夹缠，于是不再分辩，起身道：“走，愚兄甚愿助贤弟一臂之力。”

鲁又猛、柳昭都一齐起身，异口同声道：“我们也一道走。”

柳儿感激涕零地瞧着这几位豪侠少年，话都说不出来。

乡老伯此时不能不信，自言自语道：“原来天下间真有这等舍己为人的傻子。”

众人已经举步，但柳儿却不肯移动，柳昭催她道：“快走吧，兵贵神速，万万不可耽误了时机。”

管中流道：“柳兄之言极是，柳儿姑娘为何尚在踟蹰，难道还有什么困难不成？”

柳儿摇头道：“婢子的蚁命有何足贵。若是因婢子而误了诸位爷们儿的大事，婢子万死也不足以蔽其辜。诸位爷们儿的恩情高义婢子自当永铭五内，但恕我不能遵命逃走。”她说得既十分可怜婉转，但又十分坚决。

王元度沉声道：“姑娘须知在下不是性情冲动之人，你不必为我们着想，倒是柳、鲁两位兄台最好留下，不要介入此事。这等潜逃避敌之举，人多反而容易败露行迹。”

鲁又猛道：“我们跟定你们的了。”

柳昭道：“元度兄难道就不让兄弟分沾一点重情尚义的好处么！”

管中流见他们不是虚情假意，心中十分感动，道：“贤弟不要再拦阻啦，走吧！”

乡老伯搔搔脑袋，道：“这事难道就没有别的可行之法了？”

柳儿灵机一触，忙道：“我敢是吓得昏了头啦，现下还不知道是否当真有人窃听了我们的谈话，怎能贸然逃走。且待婢子过去探听一下动静，如若不妥，再跟各位爷们商议。”

她一说完就匆匆奔去，待得她没了影，管中流才想到她此举大是不妥，不禁失色，道：“她此去恐怕不会再出来了。”

王元度恍然而悟，惊道：“是啊，她本来就不愿为了她之故而误了咱们出场夺标之事。”

然而这刻芳踪已杳，他们不知路径，实在很难找得到她，众人正在麻烦之时，只听乡老伯沉吟自语道：“奇哉怪也，这些孩子们个个宁可自己吃亏，天下间哪里有这许多好人？”

众人也不理会他的自言自语，颓然落坐，其中以王元度的心事最是沉重，一则为了柳儿的安危，二则为了管中流，也就是为了这个化名乡老伯的宣翔。

他既答应过宣翔不得向管中流泄露机密，只好闷在肚子里。其余的人则考虑到目下的处境。管中流道：“柳儿姑娘说过乡老伯得知日月坞这许多的秘密，日月坞决不能干休，咱们在座听闻之人也别想无事，如此咱们恐怕也不能耽留在此地了。”

柳昭道：“是啊，柳儿姑娘没有想到咱们也耽不住这一点，否则她就不必急急走开啦！”

乡老伯插嘴道：“胡说，难道日月坞之人竟敢公然现身对付我们不成？依我老人家的看法，你们尽管安心睡觉，养精蓄锐，准备明天出场才是正理。”

他的说法也有道理，只因此处的几个人都不是凡庸之辈，日月坞方面若是派人袭击，纵然最后得手，势必也闹得天翻地覆，人人皆知。再说，日月坞的秘密虽泄，他们也不须急于杀人灭口，大可以留到将来逐个暗算，或者予以网罗。

这一夜他们终于安然渡过，原来后来不久柳儿便又出来，告诉他们曾经用了许多方法查探，得知当时没有派出高手窃听。

翌晨，他们很早就醒了，有两个年约十三四岁的俊秀诗童听候差遣，服侍他们盥洗过，又送来丰富可口的早点，人人饱餐之后，正要询问如何能与别的武林人物会合，恰好柳儿来到。

她仍然作男子装扮，道：“本届金鳌大会的场地早就布置好了，便设在这座庄院的右方，那是一片平坦广场，三面临水，一面便是这在院的院墙。”说时，带领他们出去，穿过无数院落厅堂，走了不知多少长廊，好不容易才听到隐隐的人声。

管中流道：“这座庄院屋子鳞接，占地之大，实是在下生平仅见。”

鲁又猛连连点头，道：“乖乖，盖这么一座庄院不知要花多少银子？”

乡老伯道：“日月坞有的是出产金银的井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哪里在乎银子。”

柳儿忙道：“我求求你们不要再谈论敝坞的事行不行？”她显出楚楚可怜的哀求样子，别人都不再做声，只有乡老伯不住的冷笑。

柳昭忍不住问道：“请问乡老伯何故冷笑不已？”

乡老伯道：“这姑娘有眼无珠，以为日月坞很了不起，畏惧万分，殊不知日月坞势力虽大，但在老夫眼中却没有什麼。譬喻日月坞的三院十道，那十道指挥是不用说了，即使是总指挥李公衡，甚至三院院主这些高手，也不曾放在老夫眼中。”

柳儿不敢驳他，生怕惹出他更多的话，只惊惶地左顾右盼，王元度知道此老真正身份，还不怎样，其余之人却觉得难以置信，尤其是眼见柳儿如此惊慌，都不禁暗怪这老者喜欢吹牛，乱冒大气，使得柳儿为难。

乡老伯还叨叨唠唠的说着，鲁又猛火气上冲，大声道：“得啦，就算日月坞的高手全然不堪老前辈一击行不行？但我鲁又猛却是万难相信。”

老头子眼睛一瞪，停下脚步，同时伸开双手，把后面的人完全拦住，他道：“好小子你敢不信么？”

鲁又猛脖子上露出浮突青筋，嚷道：“不相信，宰了我也不相信。”

乡老伯道：“我老人家何须宰了你这等后生小子，你们瞧着。”最后后瞧着二字声音才一出口，他的人已落在三丈外的一架屏风之前，伸手拉开屏风上端，轻轻一拉，屏风顿时倒下。

众人正在震惊于他身法之速快，此时又见屏风之后现出一个身穿育市长衫之人，年约五旬左右，上唇留有一簇小胡子，目光炯炯，气度威严。众人顿时更为奇怪，心想这老头子恐怕没有吹牛，若不是功力精湛无比，焉能查知数丈外的屏风后面有人站立。

那青衣人虽然是突然被人揭穿隐身之秘，但神情镇定如常，眼中闪射出严厉的光芒，打量乡老伯。

他们两人不声不响的对瞧，厅堂中一片沉寂，这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的预兆，柳儿吓得身躯微微发抖，王元度忍不住低声道：“姑娘别怕，这一位不知道是谁？”

那青衣人听见了，冷冷喝道：“柳儿且退，到隔壁院中等候。”

柳儿连忙施礼，匆匆退出厅外，乡老伯呵呵笑道：“你是子母神笔李公衡，老夫早就晓得，哪里用得着一个女孩子说出来。”

第六章 点迷津试功过五关

王元度等一听此人竟是以狠辣著称，生平未逢敌手的李公衡，不由得一惊，更加仔细打量。

李公衡拱拱手，道：“老先生居然认得李某，荣幸何似，只不知老先生如何称呼？”

乡老伯道：“他们都称呼我一声乡老伯，你也可以这样称呼我。”

李公衡脸上不露喜怒之色，淡淡道：“那也使得，乡老伯乃是当世的奇人异士，因此不把敝坞放在眼中，李某虽然没有怎样，但却有些人很不服气呢！”

乡老伯道：“哪一个不服气？是铁律院的关大坚，抑是度支院的朱机伯？还是神兵院的武季重？”他一开口就说出日月坞三院的名称和院主姓名，这不但使李公衡大为震惊，管、王等四人得听这三院院主的姓名，敢情皆是当今武林有数的高手，都不由得大为吃惊。

李公衡道：“李某暂时不提这三位前辈，刚才说的不服气之人就在对面的门口站着。”

众人转向厅外院落中的一道门户，只见有两个中年人并肩而立，一个极是瘦削，颧骨高耸，头发焦黄。另一个则是中等身材，相貌普通，没有什么特征。

乡老伯笑道：“原来是拂云道指挥燕扬和五岳道指挥周奕。哼，须知李公衡你不服气都不行，何况是他们？”

那头发焦黄的瘦子踏前一步，道：“燕某人虽不是名家高手，但却不许别人任意评论武功行不行。老先生口气如此豪放，何不抖露一两手好教人心中服气。”

乡老伯转身走出厅外，众人都跟了出去，包括李公衡在内。只见这老头子一步步走落院中，一面说道：“燕扬呀燕扬，你肚子里有些什么玩意儿我老人家全知道，但我空口说说你定必不肯服气，咱们就检你最拿手的来比划比划可好？”

燕扬心想如此自然最好不过，便点点头。乡老伯又道：“那么咱们就比一比轻功身法，瞧瞧谁行谁不行？”他回头叫道：“王元度管中流过来。”

管、王二人跃到院中，乡老伯吩咐道：“你们每人去捡四块砖头，以厅门的院墙为起步点，并肩向大厅走去，在台阶上每人放下一块，到了大厅底部的墙下再放一块，然后分开，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各在墙角放一块，沿着厅墙走到对面的角落，再放一块，这就行了。”

众人一听便知他要比斗轻功的办法，便是去捡砖头再回到原处，谁先

回到原处谁就算赢，简单明了。

管、王二人迅即弄好，两砖相隔两尺，因而纵使他们速度相等，拾砖时也不会互相妨碍。

乡老伯先到院落墙下一站，燕扬也走到他身边。乡老伯道：“李公衡发号施令，数到第三下我们就起步。”

李公衡站在厅门侧边，道：“很好，李某以一样的快慢朗念数目，但双方都不许偷步先发，违者以输败论。”

那两个较量的人都同意了，但听李公衡深沉有力地叫道：“预备……一……二……”

那个三字一出口，燕扬宛如一溜轻烟般弹去，一转眼间已从大厅内走出来，以长衫下摆兜住四块砖头。

他还未奔到原位，一眼瞥见乡老伯屹立墙下，不禁一怔，停住身形，道：“你为何不动身？”

乡老伯笑道：“我老人家已站在这儿，比你快得多啦！”

燕扬大怒道：“胡说八道，你明明不曾移动。”

乡老伯也不生气，笑容如故，道：“好，好，好，就算我老头子骗不过你，那么这一回可是当真比斗脚程啦，你不可净顾着瞧我有没有动身而失去机先。”

王元度听他这么一说，便上前去拿了燕扬带回来的四块砖头，一一放回原位。

李公衡极是深沉忍耐，居然不发一言，直到两人站好，方才大声道：“预备，一……二……三……”

人影连闪，两人如同奔雷掣电一般穿过院子，奔入大厅，刹时间两人一同抢出厅门。

众人无不紧张万分，但见乡老伯突然之间一晃身，便已站在原位，快得连众人也瞧不真切，燕扬突然也在刹时间到达，但胜败已分。

乡老伯的四块砖头叠得整整齐齐的托在左掌上，不比燕扬用长衫下摆兜住，显然他在拾取砖头之时速度也比燕扬为快，而托住四块砖急移疾奔自然也比较困难。

李公衡朗声道：“老先生功力通神，兄弟极是佩服，只不知老先生与这几位少年英雄如何称呼？”

乡老伯丢掉砖头，道：“我老头子不爱说假话，但说出真话却又常常被人误以为假，现在我可是说的实话，爱信不信，那是你的事，若问我和他们的关系，却是对头冤家，我老头子早晚要取他们性命。”

李公衡心中一百个不信，但口中却道：“老先生既是这么说，虽是费解，却不敢不信。”

乡老伯面色一沉，举步入厅，严厉的望着李公衡，道：“李公衡，还有没有人不服气我老头子的本事？”

李公衡心中响咕，忖道：“此老轻功绝世，其他的功力纵是不行，谅他差不到哪里去，我今天要不要冒身败名裂之险跟他拼斗？”

厅外有人应声道：“在下还未见过老先生手底的真实功夫，很难服气。”

说话之人，正是面目平凡的周奕。乡老伯转身出厅，先向管、王二人说道：“大凡高手相争，最要紧的是在动手之前善为观察，窥破对方虚实及长短强弱的所在。老头子且举此人为例：你们细瞧着他，第一件要紧的是此

人面貌身量都十分平凡，这一类的人最不可轻忽，因为这正是他先天上的长处，使人容易生出轻慢之心。”

他说到这里，连李公衡这等惯历沙场，经验丰富的高手也不由露出十分佩服的神情。

乡老伯接着道：“其次，他不是没有瞧见我老头子的轻功身法，居然毫不畏怯的挑战，可见得此人胆力特豪，同时练得有一两种特别功夫，这些功夫一定是别人不易防范得住的。

由这两点观察所得，我老头子出手对付他之时，我应该采用迅快迫攻的打法，使他无暇施展奇功绝艺，最低限度令他不能自由自在的施展。减去几分威力，我说得可对？”

最末的一句话却是向对方询问，周奕微微一怔，道：“差不多是这样。”

乡老伯道：“管中流，若是你出手，用哪招手法迫攻？”

管中流焉肯让这老人瞧低自己，弹精竭智用上全力迅快思索一下，并道：“晚辈第一招用折木拂日，第二招用霆斗雷驰，第三招用灵刀七累连劈七刀。”

他说的招数乃是独家心法，对方懂不懂他可不知道，谁料这乡老伯就是他的授艺恩师宣翔，自然深谙他的刀法路数。

老人颌首道：“说得不错，但第三招应以正反合参手法化为十四刀连环劈出，便可奠定胜局了。”

管中流骇然道：“老前辈教诲得是。”心中暗暗纳闷，对方如何连自己的秘传刀法最奥妙的变化也都晓得。

乡老伯又道：“你使用第一二招用意何在？”

管中流不敢不据实回答，道：“对方既是胆力豪雄之士，晚辈非以全力抢制机先，用威猛手法挫折他的气焰胆力不可。”

乡老伯评道：“此策无懈可击。”

转过头向周奕道：“听见了没有？胆气可曾畏怯几分？”

周奕道：“在下只凭真实证据论事。”

乡老伯道：“好，那么我老人家跟你玩几招，你用什么兵器？”

周奕从院外取来兵器，原来是一支链子枪，乡老伯见了，扳着指头计算一下，道：“我第八招上要你弃枪认输。”

李公衡仰天一笑。乡老伯道：“李总指挥可是不信？”李公衡原是十分深沉之人，但这刻却一万个不信对方能在第八招上迫使周奕这等高手弃枪弃输，才会放声长笑。当下应道：“不错。”

乡老伯道：“那么周奕你出手吧！”

周奕点点头，忽然退开两步，道：“老先生敢是曾经窥看过在下练习枪法？”

李公衡道：“这也不是不可能之事。”

乡老伯怪笑一声道：“你们见识有限，不免有点像井底之蛙观天般自以为是。我老实告诉你，武功到了极高之时，任何兵器的招数手法都可以一望了然，并且算出用何等招式可以制胜。我既深悉你手中的长短强弱，又有了制胜之法，自然算得出在第几招上取胜。”

他迫前两步，招招手，周奕暂时抛开心中杂念，提一口真气，挥枪扫劈。

众人都凝神观看，谁也不肯眨眼，生怕错过了最精妙的一刹那。

周奕枪法这一使开，果然功深力雄，气势强猛。只见他凶毒的连攻数招，迫得老人后退数步。

转眼间已攻了七招，老人虽然只有招架之功，却还未中枪落败。周奕第八招挺枪斜举，便待劈下，陡然间中止了劈落之势，面上露出尴尬的神情。

这时乡老伯只不过弓腰弯背地站着，身形微倾，毫无出手还击之意，然而，周奕硬是无法挥枪劈落，呆了一会，长叹一声，丢下兵器，道：“在下输啦！”

李公衡暗骂一声混帐，口中却大声道：“周兄一向光明磊落，明知这一招实在摸不难老先生闪避的方向，所以深以为愧，自愿认输。这也算不得丢脸之举，请周兄拾回兵器，退下休息。”

周奕唯唯应了，拾枪退出院外，李公衡跃落院中，道：“老先生的武功宇内无双，无怪敝坞在先生眼中不值一哂。”

乡老伯淡淡道：“我向来不爱戴帽子，现在咱们别误了这些孩子们的大事，我只要告诉你一件事，那就是刚才那个叫什么儿的小女孩很得我老头子的喜爱，你们谁也不许动她一根汗毛，叫她每天陪我进膳。”

李公衡迅速的估量一下，总觉不值得冒失败之险出手，便道：“使得，老先生放心。”

乡老伯率了四个少年走去，穿过两座院子，才见到柳儿在门边等候，她好像已知道是乡老伯庇护她，见面便含泪跪拜，乡老伯冷冷道：“干什么？走开！”声音甚是冷酷无情。

王元度连忙向发怔的柳儿使个眼色，自语道：“只不知咱们会不会迟到了？”

柳儿忙道：“不会，不会。”举袖拭去泪水，此举只瞧得柳昭和鲁又猛二人又生气又纳闷。

他们转出一条宽大走廊，有许多人都匆匆走去，长廊尽头处是扇大门，可以瞧见外面是一片广场，场中人山人海，话声如雷，极是热闹。

他们出得广场，放眼一瞥，但见当中有座八尺高的四方石台，每一边宽达两丈。因是在场中心的位置，所以全场四面八方之人都能瞧得清清楚楚。

广场的北面是围墙，另外三面都是宽大的河流围绕，但东方和南方的河边都盖搭得有、长排屋子，西面却用竹木搭了一个开敞的大棚，可以蔽日和挡雨，也是参观人士的膳厅。至于东西两排屋宇，却是参加夺标闯过第一关的五十名少年英雄的休息室，每人有一间，此外，还有许多间是供身份崇高的名家高人起坐休憩之用。

乡老伯施施然走到东首那一排屋宇，找到编列为第一号的房间，一径进去。

日月坞管事之人见是柳儿带领之人，不敢拦阻，却悄悄对柳儿道：“这是坞主自用的房间。”

柳儿心中大震，低声吩咐那人火速去找李公衡，告以此事，请他作主。

这些房间全都可以打通，乡老伯吩咐柳儿把二三号房间的门都关起来，把内面的门打开，这一来一二三号房间变成他们专用之所。

房间内茶水桌椅乐榻都一应俱全，设备极佳。乡老伯在一张醉仙椅上舒服地躺坐着，命管、王、柳、鲁四人各搬一椅，并排向着他坐下，这才说道：“王元度，你的武功可以去争第一名的宝座，唯一使我老人家未能放心的，便是……”他沉吟一下，似是考虑要不要说出来。

王元度端坐如常，但管中流、柳儿和鲁又猛都不禁微微前倾，等着听他说下去。他们对这个怪老人的武功可都心悦诚服，尤其早先指示如何观察周奕之时的睿智见解，都使这些年轻好手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对他的测度推论十分注意。

柳儿站在门口，忍不住问道：“您老有哪一点不能放心呢？”

乡老伯冷冷瞪她一眼，道：“女孩子别插嘴。”

柳儿不禁垂下头，不敢则声。

房中一片沉寂，突然有人探头进来一瞧，接着发出清脆悦耳的娇笑声，道：“好啊，都在这儿！”

众人都没有回转头，只有柳昭身子动了一下，终于没有起身打招呼，这是因为乡老伯的话只说了半截，他们为了表示崇敬，所以不能乱动或开口。

那人进房，却是短袖衫裤奇装异服的绝色少女，笑容透出一股顽皮的劲道。她见众人没有一个理会她大为诧异，一把拉住柳儿，问道：“他们怎么啦？”

柳儿知道她赋性刁蛮异常，只好答：“他们正在恭聆长辈的训海。”

那异装少女便是阿闪，她嫣然一笑，道：“原来如此。”便也倚在门边，不再做声。

乡老伯向她注意地瞧了几眼，柳儿忙道：“这位是阿闪姑娘，昨日跟这几位公子见过面。”

刚刚说完这话，外面有人喊道：“元度兄……中流兄……你们可是在里面？”

柳儿向外望去，问道：“诸位贵姓？”

外面的人敢情不止一个，只听他们连续报名，第一个说：“武当吕杰。”

第二个说：“山右胡元。”

第三个说：“少林束大名。”

房中之人听得真切，柳儿也知道他们就是先跟管、王呕气后来反帮管、王对付杨老毒物、南阿洪的三个名家高弟，便道：“三位请进来。”

那三个少年一走入房，立即知道乡老伯是管、王他们的长辈，当即齐齐向乡老伯躬身行礼。吕杰道：“还望老前辈宥恕不知误闯打扰之罪。”

乡老伯冷冷道：“我只是王元度的长辈，你们何须拘礼？”

吕杰道：“元度兄的长辈就等于是我们的长辈，我等焉敢放肆无礼？”

乡老伯好像略感意外的啊了一声，摆手道：“那么你们都过来站在他们后面。”

吕杰、束大名、胡元三人依言排列在王元度等人身后，乡老伯缓缓道：“我老人家刚刚说王元度有资格一争第一名的宝座，但却有一件事不大放心。”

房中一片寂静，乡老伯见无人反对王元度可争第一名这话，便又道：“不放心的是他纵是得到第一名，又闯过了密室量才这一关，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名武状元，可是天下英雄无不嫉视于他，群起与他为难，迟早便要身败名裂。”

他的话还有下文，所以众人都不插口，乡老伯缓缓扫瞥众人一眼，才道：“但现在我见他能够结交上这许多少年英杰之士，可见得他的为人气度与众人不同，能人之所不能，所以我才放心。”

门边的阿闪轻哂一声，道：“这也不见得，我第一个就要找他麻烦，只要他能取第一名。”

吕、束、胡等三人不知就里，露出讶然之色。乡老伯笑道：“姑娘的口气虽大，但一听而知当真有这个本事。”

阿闪觉得这话甚是受用，便道：“你老人家倒是有点眼力，我很佩服。”

乡老伯道：“姑娘打算如何对付这孩子？”

阿闪道：“我在天下英雄眼前，打他两个耳光。”

乡老伯点点头，道：“我老头子敢打赌你有本领打他耳光，不论他如何闪避，都不中用。”

这话未免太泄王元度的气，鲁又猛哼了一声，道：“我可不信。”

乡老伯面孔一板，道：“你懂什么？刚才也是你不相信我的话，但后来怎样？”

鲁又猛忖道：“诚然你的本领很大，连李公衡也不敢跟你动手，可是日月坞还有几个更厉害的高手，天知道你赢不赢得他们？”

阿闪嘻嘻笑道：“你不信就起身试试。”

鲁又猛霍地站起，乡老伯道：“很好，你愿意挨耳光可不关我的事，不过我老人家还是有点不忍，这样好了，鲁又猛，你猜一猜这小女孩今年几岁？”

阿闪闻言面色一变，好像被人触及心中秘密，鲁又猛以及其余的人无不定睛向阿闪瞧去，鲁又猛道：“她最多十七八岁。”在他心中，十七八岁已经多说了，应该猜她是十五六岁才是。

乡老伯笑道：“不错。”

阿闪顿时透一口大气，面上恢复顽皮的笑容。

那老人又道：“可是我老人家只是说她的脾气心情还是十七八岁光景，但实际的年龄却已经有三十多岁了，阿闪，我老头子可说得对？”

众人听了但觉死也不能相信，然而阿闪敛去笑容而变得十分苍白的表情，一望而知她已证实了这话，因此，众人又一阵骇然。

世间尽有不少人天生不觉衰老，可是以一个女子到了三十多岁的年纪而不涂脂抹粉，仍然瞧来像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之事。

乡老伯道：“鲁又猛，我老人家说的话你可不能不信啦！”

鲁又猛大声问道：“阿闪姑娘，乡老伯的话可是真的，他没有猜错么？”

阿闪恨恨的一跺脚，道：“这个老头子一定是长了妖魔的眼睛。”

这话不啻亲口承认，鲁又猛立即向乡老伯躬身行礼，道：“晚辈不敢不相信啦！”

乡老伯点点头，道：“这才像话，现在我有要紧的话跟你们说。”

房内之人无不十分注意地望着乡老伯，只听他说道：“你们在座报名参加夺标的人，都须拼力进入最后决赛的十名之内，才不枉跟我老人家一场。”

众人心想这话简直多余，哪一个不想晋入十名之内？不过可没有谁肯开口答腔。

乡老伯又道：“你们如欲具有必胜把握，唯一之法，便是使本身武功高强，这就是我老人家叫你们在此静听训诲的原故了。现在你们先摄心静虑，调运功力，而后由王元度开始，逐一到隔壁房间见我。”

他说罢便迅即走入隔壁房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相信这位老人家可以在这极短的时间之内，传授每个人的武功，使得立即增强不少。

王元度却慎而重之地调息运功，然后肃然起身，举步走入邻室。

乡老伯作个手势，叫他把门关上，然后说道：“你先把剑诀诵给我听。”

王元度知道他是管中流的师父宣翔，武功深不可测，自然不须偷学别派的剑法，三十六招口诀一一念出。

他背诵到第十八招之时，老人家竟然也跟着念诵，虽然词句中的用字或有不同，可是意思却毫无错谬，王元度甚是惊讶，念到第三十五招时，故意停口，但乡老伯畅快的把最后一招念出，毫无差错。

王元度至此佩服得五体投地，屈屈下跪，恭容道：“老前辈当真是一代宗师，晚辈只有钦佩而已。”

乡老伯晒道：“你师父若是在此眼见耳闻，定然十分不满你这卑恭态度。”

王元度剑眉斜轩，凛然道：“晚辈实是心折于前辈博大精深的武功，并没有谄媚之意，晚辈自问算得上是个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之士，只不知前辈信也不信？”

老人没有做声，王元度又道：“家师曾吩咐晚辈言道，天地间尽多奇才异能之士，而武功之道有如汪洋大海，难达涯际，若有高人指点你武功之时，须得诚心正意，一如对待师父一般的恭敬，这便是晚辈何以如此谦恭拜领教益之故，只不知前辈信也不信？”

老人仍没有回答他的反问，只摆摆手教他起身，仰首沉吟片刻，说道：“这三十六招少阳剑法开阖吞吐之际，大来大往，颇合你天赋性情。可惜的是这一路剑法必须有极深厚的内功为基础才能尽量发挥威力。若是到了那种地步，也算得上是当世一流剑客了。”

他话声缭绕中，王元度脑海中泛起那一次与灰鹤荀通恶斗的情景，记得初时他便因功力未足而不敢施展这一路剑法，但后来迫于无奈，才肯施展，终于仗着坚毅不屈的意志斗完百招之数，当时便隐隐觉出倘若具有足够的功力的话，这一路剑法几乎有无坚不摧之势。

如今时隔个把月，他经过义父云丘老人的磨练与服用过蜂露，功力倍增。此刻施展这少阳剑法之时自然更见威力，可是他仍然感到以目下的功力的确还未能达到得心应手的地步。

他不禁连连颌首，乡老伯又道：“你若想在武林中成为一流高手，我告诉你一个不二法门，那就是培养你的浩然正气，运化在武功之内，若能做到这一步，必将成为天地间一流高手中的高手。”

王元度若有所悟，面上散发出朗焕的光采。乡老伯又道：“但那是以后的事，眼下我先指出你剑法上的几处破绽，你只要把这些破绽补救过来，就等于功夫精进了一层。”

这道理很简单，假使放对拼斗之时，敌人无法找到破绽，便等于不能击败自己。

不一会，王元度步出房门，面上仍然遗留得有恭敬悦服的神情，他指一指柳昭，柳昭赶快进去。

不久柳昭出来，却是一派深思冥索的样子。王元度晓得他心中正在研思那乡老伯指出来的破绽，当下便命鲁又猛走进去。

鲁又猛一会儿就出来，竖起大拇指，说道：“要得，要得，咱算是服气啦，咱说天地间再没有可以跟乡老伯较量的高手了。”

这回轮到吕杰进去，乡老伯一问他的出身来历，便道：“武当派声望昭隆，开山祖师张三丰真人遗留下不少奇功绝艺，只要精通其一，就可以卓然成为一代名家，可惜人才难得，百余年以来，竟没有几个人能够有此成就。”

我老人家到过武当二次，一明一暗，都颇有所睹。我瞧全观数百道人之中，要以一个姓许道号无量的道人最是杰出，气度也与别人不同。”

吕杰吃一惊，道：“您老所提的那位就是当今敝派掌门真人，是晚辈的师伯。”

乡老伯道：“昔年我见到他之时，还是四旬不到的中年道人，想不到二十年之后想起了他，他已经脱颖而出，成为武当派掌门人了。”

吕杰不敢动问昔年此老上山时的经过，生恐其中有过怨隙，处境便十分尴尬，再说那王元度等人都显示出大有所获的样子，因此他可不舍得放过这个机会。

乡老伯只问过他练的是哪一套剑法，便随口说出五处破绽，着他寻思出补救手法。吕杰心悦诚服的退了出去，换上少林束大名进房。

他报上姓名来历之后，乡老伯眼中闪出回忆的光芒，说道：“二十年前我老人家先后去少林寺三次，除了第一次之外，第二第三两次都得到少林寺隆重款待，而天下间恐怕也只有少林寺大雄长老的武功成就能够使我刮目相看了。”

束大名眼中射出讶骇的光芒，嗫嚅着想说什么话而又没有说出来。

乡老伯道：“大雄长老当时年纪比我还大许多，已经不管寺中之事，但你是少林弟子，自然听说过他无疑。只不知他现下可还健在人间？”

束大名躬身应道：“大雄老祖师已于七年前圆寂，您老……难道就是敝派暗中传说的那位隐名异人么？”

乡老伯很感兴趣地瞧着他，道：“你且告诉我少林的传说怎生样子？”

束大名道：“这次晚辈离家之时，家父告诫晚辈许多话，最后把这项秘闻说出来，以证明人上有人道理非假。”

他略略停歇一下，又道：“家师说少林寺千载以来历代高僧都穷毕生之力，苦修敝寺七十二种绝艺，但还没有一位能练成三十种以上的。大雄老祖师自从三十岁开始，就已经是敝寺第一高手，到他老人家七十岁之时，竟练成了三十二绝艺。而在那时候，有一位六旬左右的隐名异人走入敝寺，连败敝寺达摩院藏经阁等数位长老。其时大雄老祖师早就不管寺务，专心练功。闻得这个消息，便把那位异人请入静室。据说他们只是在口头上较量武功，三昼夜之后，那异人才扬长而去。事后大雄老祖师也没说谁胜谁败。过了一年，那位隐名异人又莅临敝寺，由大雄老祖师陪他参观全寺各处，极表敬重。这一次好像没有较量武功。第三次也大同小异，但这回自那异人走了之后，老祖师却告诉方丈大师等高僧说，他这一生别想再压倒那位异人。这一桩秘闻即使在敝寺内也没有多少人知道。”

乡老伯深深叹一口气，道：“大雄长老真了不起，第一次我是输了，第二次我们在参观全寺之时，从行走的动作和节奏中暗暗较量最上乘的武功，不分轩轻。但第三次我隔了四年再去，大雄长老已不肯与我较量，你可知道是什么缘故。”

束大名茫然道：“晚辈一点也猜想不出。”

乡老伯深思地缓缓道：“因为我第三次再去时，气势比前两次都要凌厉。大雄长老眼力高明之极，便不肯跟我较量，一则我有必胜的信心，如若暗斗上分不出高下，势必要变成明争，出手一拼。二则他其时性情已极是恬淡冲虚，能够用宽容忍让之道对付我的凌厉气势。”

他停顿一下，才下结论道：“其实这一次我还是输了机先，因为他用这

等胸怀应敌之法，大出我意料之外，所以我终于退让了。”

束大名虽然仍旧感到迷糊，不过，眼前此人竟是大雄祖师自认无法克制的强敌，这使他泛起万分崇敬之心。

他全心全意的牢记乡老伯指出棍法的破绽之后，拜谢退出，换了胡元进来。

不久，胡元也离开第二号房，剩下老人独自在室中。无情刀管中流眼见这些少年英侠个个喜气洋洋地冥思寻想，心中不禁充满了落寞之感，觉得自己在此处仍是局外的人，此生此世休想再投入这种争斗之中了。

阿闪在房中走来走去，最后停步在管中流面前，问道：“你可觉得痛苦？”管中流愣了一下，才点点头。她又道：“这样你就晓得我的心情了。”她突然伸手拉他起身，道：“多无聊啊，我们进去瞧瞧那老头子。”

管中流真有点怕她，自己也不知是什么缘故，也许由于她是个美貌而又不拘礼节的女子。他求助地向柳儿望去，只见她含笑挤眼，管中流只好放弃求她救援之念。

他们走入房内，阿闪便道：“老头子，你怎知我一定打得着王元度或这个姓管的耳光？”

乡老伯本来面色十分阴沉可怕，但突然变得高兴起来。管中流心中一动，隐隐觉得他这种变化得如此剧烈的表情十分熟悉。

乡老伯道：“我没有把他包括在内。”他指一指管中流，又道：“我记得你说过要压倒武林英雄，所以选择夺标者下手，对不对？那么管中流是上届的第一名，你为何不向他下手？”

阿闪道：“我等候着这一届的第一名。”

乡老伯道：“这话没道理，上一届的人已不能参加这一届，因此他是代表五年前的年轻好手，本届又是另一批人。”阿闪道：“有理，那么我先给他两个耳光。”

她一晃身，不知如何已到了管中流身前，迫得极近，以致管中流可以嗅到她的气味。她一举手间就连括了管中流两个耳光，动作之快，宛如闪电。

管中流虽是练就了一身上乘武功，可是这异装女子速度之快，使他感到无从闪避，因此当她出手之时，索性不动。

阿闪忽然退开数尺，冷晒道：“他的武功太不济啦！”

乡老伯若有所思地凝望着他们，而此时管中流眼中忽然流露出被侮辱的痛苦，神态间已失去那股轩昂。老人瞧在眼中，但觉这个自己传以武功的徒弟的表情深深打动了自已冷硬的心弦。他起身向隔邻第三号房间走去，一面道：“管中流，跟我来。”管中流踌躇不决，阿闪美丽的面庞上泛起笑意，道：“啊呀，难道老头子你有本事，教他立刻能躲过我的出手不成？”

乡老伯道：“我们走着瞧。”又叫道：“管中流，过来，我老人家有话问你。”

管中流终于跟到邻室之内，乡老伯道：“她的轻功已经当得上天下无双之誉，你可是觉得全然无法躲避。”

管中流道：“正是如此。”

乡老伯道：“既是如此，认输也罢，何须如此痛心。”

管中流迟疑一下，才道：“不敢相瞒您老，晚辈实是觉得自己太以无能，以致辱及家师。”

乡老伯不禁一震，喃喃道：“此言未尝无理，不错，你内功甚强，而身

法招数却远及不上内功，可见得虽有明师指点武功，但你的师父不曾认真传授招数心法。”

管中流道：“那也未尽然，晚辈的一趟刀法严峻冷酷，号曰无情，也算得上是一宗绝艺。再说，晚辈资质鲁钝，苦学无成，以致受辱于人，辜负师恩……”他长长叹息一声，满面俱是十分难过的表情。

乡老伯的目光突然间变得十分锐利，光芒闪闪，面上表情森冷之极。管中流眼光与他的一触，不觉一怔，竟移不开双眼。

他但觉这个老人的眼光锋锐如剑，笔直刺入自己深秘的内心中。又仿佛是一面镜子，可以使他隐秘的心思都照映出来。总之，老人的目光有一种迫人的力量，使管中流感到倘若做过亏心之事或是曾经向他撒谎的话，非马上垂头避开他的目光不可。

幸而管中流内心坦荡，所以用不着逃避对方的目光。而他一点也不知道对面这个易容变貌了的师父正在施展照妖镜的奇功，查看他刚才所说的话可曾有假？倘若管中流已知道老人的身份，故意说出那样子的一番话，他定必受不了老人目光的注视而露出狐狸尾巴。这时，他的师父宣翔便将毫不迟疑地把他击毙，一则恨他矫情谄媚，二则恨他带领王元度拜晤他的仇人。

老人的目光越来越见凌厉，口中冷冷道：“管中流，你曾经做过对不起你师父的事没有？”

管中流身躯一震，迅即垂头，不敢碰触到他那两道快刀利剑一般的目光。

老人又冷冷道：“原来你曾经做过对不起师父之事，可就怪不得你师父不把绝艺传授给你。”

管中流挣扎地移动一下，抬起头微微张口，像要说话，但终于又闭口垂头。

老人道：“当然啦，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

管中流颌首道：“不错，晚辈无话可说。”但他神志之间已恢复了平静。

宣翔忖道：“是了，他一向极是敬重师长，因此当我冤枉他说是他先得罪师父才传不到武功时，事实上虽然不是，他也不辩驳，免得一辩之下，使人知道是他师父的不对。”

这个老人回想起从前接管中流武功时，根本就没用过心，总是粗疏大意的随便指点。

因而管中流必须自行揣摩苦练，若是没有弄对，又得从头开始。如此修习武功心法，自然吃了无数苦头。

他的眼光渐渐温柔起来，心想这孩子不但是端方侠义之士，而且是极有担当的人，大有特立独行的气概。

管中流一点也不晓得自己在师父心中的份量已经加重，甚至已赢得师父的敬重。他道：“乡老伯若是没有别的训海，晚辈想出去啦！”

乡老伯道：“慢着，你先把刀法使给我瞧瞧。”

管中流迟疑一下，心想此老好歹是盟弟的长辈，须得瞧元度的份上予以敬重。当下掣出长刀，道：“晚辈遵命献丑。”

他刀势一放，便在这斗室之内使出无情刀的绝招，但见刀刀都辛辣狠毒，冷酷之极。他一共使了二十刀，满室寒芒电光刹时收歇。

乡老伯点点头，道：“果然还未得到宣老儿的真传。”

管中流大吃一惊，手中长刀怪然坠地。乡老伯道：“我老人家说得你

师父的姓名，你便如此震惊，真真可笑。”管中流露出警戒的神情，道：“您老敢是识得家师？”

乡老伯道：“当今之世称得上武学宗师的人，只有宣老儿和我而已。”说时，伸脚踏住地上的长刀，转眼之间那口长刀黯然无光，竟变成了凡铁一般。

管中流瞧出对方乃是以本身三昧真火从足尖透出，把长刀烧得烫热，是以刀上光芒顿失。这等功力，当真称得上宇内绝响，不由得大为服气。

乡老伯收回脚尖，道：“三国之时，曹操曾对刘备言道：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刘备一听曹操居然瞧得出自己不是凡庸之辈，心中大惊，以致手中筷子也掉了。你刚才一听我晓得你师父是何许人，登时长刀坠手，想必也是这等心情。”

管中流没有作答，心中却忖道：“不错，我还须火速把此情报告师父，好教他老人家有所准备。”

乡老伯话题回到阿闪身上，说道：“她的轻功诚然盖世无双，但却不是没有法子躲避被她打耳光之辱。”

管中流道：“但要练到像她那么快的身法，只怕万难办到。”

乡老伯皱眉道：“想不到宣老儿眼力如此不济，像你这种脓包也收归门下。”

管中流心中甚是难过，暗想自己一定是说错了话，所以连带的辱及师父。

乡老伯又道：“大凡武功之道，一如用兵，必须深察敌人强弱长短，测知虚实。至后找出制敌致胜之道，才能每攻必克，出手必胜。试想对方以轻功见长，而你也就跟着苦练轻功，岂不是永远都是用自己之弱对付对方之强，焉能不败？”

这番话自是不可移易的道理，但只是原则性的理论，如何能付诸实行，其中又大有学问。管中流正默然这样地想时，乡老伯又道：“我且举阿闪打你耳光此事为例，你可知道她为何能够随心所欲地打你耳光？你当然不知道，好，我告诉你。她除了轻功之外，其中还蕴含得有至为深奥奇妙的心战秘诀。第一点，她以独门轻功的速度造成一种压倒你的气势，使你一瞧之下就感到无法与她相比。第二，她先说出打你耳光，并不是取你性命，使你抵御之心无形中已松懈了。试想她若是手拿利剑，言明要刺入你胸口要穴，你纵是自知轻功万万比不上她，但可肯束手受死么？不，当然会全力出手抢攻，那样她自然无法得手。”

管中流恍然大悟，躬身道：“承蒙指点迷津，晚辈感激佩服之至。”

乡老伯道：“我老人家可不打算指点你武功，因为我另有计划，等一会就会告诉你。现在且把阿闪之事讲完，你对付她很容易，只须施展你的无情手法，她一晃身到了你面前时，你就向她要害猛击？抱定制她死命的决心，如此她决计无法打中你耳光。”

阿闪娇嫩的声音传入来，道：“好了没有？我要出去瞧热闹啦！”

乡老伯和管中流走回第二号房间，阿闪向管中流甜甜一笑，道：“应该开始比赛了吧！”

管中流心想她与我并没有深仇大恨，焉能下得毒手猛击。万一她抵挡不住而送了性命，岂不是后悔莫及。正在想时，乡老伯道：“小姑娘，你现在可还有本事打他的耳光？”

阿闪道：“那有什么不能的。”她转面向管中流笑一笑，又道：“你可要小心了。”

管中流明知她的笑容正是心战秘诀，但又自知无法抵御她的心战攻势，但见她一晃身已到了面前，然后两边面颊一阵热辣辣的，发出清脆响声，又被她打了两个耳光。

乡老伯摇头道：“朽木不可雕也，但这样也好，宣老儿只好向我叩头认输了。”

管中流惊道：“什么？叩头认输？”

乡老伯道：“不错，我们二十多年前就约定一事……”他随口编出荒谬的故事，自己觉得十分得意。

老人还有一种奇异的感觉，那就是他现下把自己完全当作真的乡老伯，好像与宣翔是真正的另外一个人，这种做法使他感到很舒服愉快。

他想像另外的那个姓宣名翔的是个严肃冷酷，心胸狭窄的家伙。而眼下他变成的这个乡老伯，面目虽是丑陋，但心地善良，诙谐玩世。

“对了，我乡老伯跟宣翔在二十年前约定……”他得意地想道：“我们各自选择一个人代替自己出手，瞧瞧谁行谁不行，输的一方，须得跪地叩头。哈哈，到时我看他看他怎样叩头法？”

阿闪不耐烦地说道：“管中流，走吧，出去瞧瞧。”

乡老伯快活地笑道：“奇了，为什么定要拉走他，你怕有人欺负你么？”

阿闪道：“谁敢，我不欺负别人已经够好的了。”

乡老伯此刻真真正正的成为一个独立性格的人了，也善意地望住管中流，道：“那么你陪陪她吧，那件事以后再告诉你。不过我警告你一件事，宣老儿已到了此地，他并且已知道你带人去见他弟弟，想必会大大的收拾你一顿。”

管中流苦笑一声，道：“您老好像无所不知。”他仰头寻思一下，又道：“晚辈怕元度分心，所以暂时不能告诉他，倘若晚辈突然失踪，还望您代为遮瞒一时，等大会结束之后，才把晚辈的死讯告诉他。”

阿闪大吃一惊，问道：“你说什么？”

乡老伯也讶道：“他不见得便会取你性命吧？”心中却想：“我真不晓得会不会杀死他呢？”

管中流道：“晚辈做对过不起师长之事，焉有颜面活在世上。”他严肃地转眼望住阿闪，阿闪不禁点头道：“我明白了。”

乡老伯道：“别开玩笑，你死了我怎么办？若是没有你，他就不须向我叩头认输了。不行，我非找他说个明白不可。只要他答应叩头认输，那时你是死是活都与我无干。”

有人叩门，阿闪过去打开，只见王元度精神焕发地站在门外。他躬身拱手道：“时间已届，晚辈等要去报到啦！”

乡老伯大声道：“你们快去吧，别管我们。”

王元度与其余五人一道走出外面，嘹亮的钟声响个不停，此是参加夺标者前往报到的讯号。但见屋子里出来许多年轻人，个个劲装疾服，携带着自用兵器。

朝阳之下，这些少年们更见英挺勃发，仿佛是一群乳虎幼狮。

广场中人头拥挤，其中竟有好些妇女。大家都晓得第一次报到之后，便须先经试功的一关，淘汰剩五十名初选的人，才开始到台上动手比武。那

试功第一关因人数逾百，所以颇费时间，正式上台比武大概须等到中午饭后。可是大家都很有兴趣的拥聚广场中闲谈观看。

报到处设在西首的凉棚内，那几本是膳厅，地方极大。棚内共有二十名办事人员，王元度等人进得棚内，听到点唤自己姓名，便过去报到。

点名的是两个人，还有八人则在编造名册登记等，在一列长桌之后有一幅长长的布幔遮隔起来，后面有十人主持试功事项。

王元度拿着名牌，转眼四望，但见鲁又猛等五人还未轮到，便先向布幔走去。

转入幔后，只见两排桌子各有五人，而每一排的桌子之间都另有布幔隔阻，以便试功之际隔断别人视线。他随便向左边的一排走去，这一路已有五个少年排队轮候。在他前头的少年身高六尺，肩膊阔厚，一望而知此人气力极大。当他们向前移步之际，王元度更发觉此人当是高手无异。

要知道大凡武功大有成就之人，他的一举一动都自然而然含有深意，决计没有一个动作是浪费的。所谓含有深意不外几个原则，一是随时随地可以出手进攻。二是任何时机之下能够防守突袭。三是节省气力，四是合乎呼吸调息、内功运行之道。

而前头这个高大少年移动之时，没有一个动作不符合上述的四个原则的。所以王元度不必跟他动手就晓得这人必是武功极强之士。

轮到桌前时，那高大少年交出名牌，王元度设法瞧了一眼，知道这少年姓卓名辽，接着便见他交上兵器，是用一个软皮套子套着的长形物事，约是三尺半长，好像是两根放在一起。

那办事人员问道：“是什么兵器？”

卓辽把套袋放在桌上，也不回答。对方伸手一拿，第一次竟拿不动，不禁面上一红站起身子再运力捉拿，才拿了起来。

王元度心中大讶，忖道：“不知是什么兵器，如此沉重？”

那办事人员打开套袋，露出一端，却是两根鸭卵般粗的金棍。依那人拿起时用力的情形看来，这两截金棍不知是什么质料，才会这等沉重坠手。

这试功的第一关便是检查兵器，因此充当检查兵器之人，对天下各种兵器以及独门兵刃都十分精通。

他道：“这是外门最霸道兵器中的浑敦棍，古今罕得有人使用，便因铸造此棍的金精钢母难以采集。”

卓辽见他一口说出来历，不禁露出惊讶之色。对方又道：“有烦取出接好，以备在下验明。”

卓辽乖乖的从套袋中拿出这两截金棍，一端有螺丝可以拧合。

那人也不伸手去接，只瞧了瞧，便道：“行啦，请收起来移驾往前走。”

卓辽收起浑敦棍，转入第一隔布幔之内。

轮到王元度交上名牌，那人喔一声，显然听过他的名头。

他接过长剑验看一下，点头道：“请吧！”

王元度拱拱手，道：“先生没有别的话指教在下么？”

那人讶异地瞧瞧他，道：“你已经很有名气，居然如此谦虚，难得之至。”

此人大约是四旬上下的年纪，眼神锐利，容貌方正。王元度又拱手道：“不敢请问先生高姓大名？”

那人笑一下，道：“兄弟姓费名平。”

王元度啊一声，道：“原来是费先生，无怪见识渊博精妙，当世无人可

及。”

费平指一指那边的一排桌子，道：“那是我的弟弟费明，我们兄弟略略识得一点有关兵器之学，哪里当得少侠盛誉。”他面色一正，肃然道：“少侠是使剑名家，别的话在下不须多说，那就是除非武功高到可以折竹当剑的地步以外，凡是用剑之士，都须讲究剑质，同是百练精钢之剑，高下之分便是冶剑师的见识气度而定，若是出自治剑名家之剑，使用时可以顺心遂意的发挥气势，反之则否，少侠请吧！”

王元度连忙施礼，道：“谨受教，感激不尽。”

他万想不到今日试功，居然得闻这等至奥至妙的理论，那费氏兄弟乃是冶术名家，世代相传得有奥妙心法，凡是费家所出的兵器，价值不菲。而以这一代费平、费明二人声名最著，既能铸练无坚不摧的兵器，亦能打造不能毁坏的甲冑。

王元度想起武林中人时时拿费氏兄弟的冶术作为笑谈之事，真想回转身再问他一问。

这费氏兄弟冶兵术的笑谈一如谚语中矛盾一词的起源故事，因为费氏兄弟既能铸冶出无坚不摧的兵刃，亦能打制不能毁损的甲冑盾牌。然则若是有人用他们所铸的兵器去攻他们所制的甲冑，便又如何。

王元度略一踌躇，但迈步已走入布幔后，只见长桌边有个大块头端坐不动，在这个大块头左侧有一根碗口粗的铁柱，一端深陷地中。

铁柱子有一根精钢拔手，大块头先向他取过名牌，便着他挺直站在柱边，然后调整那根铜棒的高度，恰好在他胸腹之间，道：“铁柱内上下都有强力弹簧，你握住钢柄，向上推一次，下压一次，可别马虎。”

王元度伸手握住钢柄时，立即发现这个高度正好使他不能借肩膊之力向上托，又不能借体重下压，也就是说可以测验得出每个人真正的气力。

他还未向上推，忽见那大块头已在名牌上戳上印记，正是表示合格之意，心中好生讶异。

但目下乃是依大会规定试功之时，不便向考官多言。于是运力向上一推，又向下一压。

两次都到了极限之处，这才放手望住那大块头。

对方把名牌还给他，微笑道：“在下张衡，久闻少侠大名，验力之举只是按规矩行事。”

王元度这才明白对方为何会先在名牌戳下印记之故，当下抱拳道谢了一声，又向前走去，转过布幔，恰好见到那高大的卓辽的背影。

这一边地方较阔，当中的地面上摆放着一块厚厚的铁砖，砖上有一根铁枝突起，铁枝端有一块半掌大的皮垫，瞧起来有如一块很小的荷叶从砖中长出来一般。

一个瘦子向他要了名牌，说道：“此关考验轻功造诣，请你跃起四尺左右，向皮垫踏落，借力再跃起两尺高才合格，如若换脚借力之时纯是浊力，铁枝深陷到底，便发出铃响之声，那就是不合格。”

王元度一瞧这敢情很容易，便向上纵起数尺，飘飘下坠，脚尖一点皮垫，呼一声，又拔起数尺，这才落地，他向那瘦子抱拳。瘦子点头道：“行啦！”低头一瞧名牌，啊了一声，道：“原来你就是王元度。”

那名牌上戳了三个印记，王元度在第四关，一望而知此处考验暗器。

一个精悍汉子取过他的名牌，指住一丈远的木靶，道：“什么暗器都行，

三次发放之中，有一次击中红心，就算合格。”

王元度拱手道：“抱歉之至，在下身上没有暗器。”这精悍汉子皱一下眉头，道：“连蝗石也没有？”低头向名牌瞧去，立即改容道：“你不用试啦，杨老毒的暗器天下罕逢敌手，竟也奈何不了你，可想而知。”

他把戳了印记的名牌还给他，又道：“听说少侠乃是大仁大义之士，但愿这一次压倒天下群雄，夺得锦标。”他又压低了声音道：“刚才过去的卓辽乃是极危险的敌手，少侠千万记住。”

王元度原本还想照规矩掷一次暗器，可是这精悍汉子既是说出这等知心话儿，反觉不便再说。只好向他请教过姓名，便向最末一关走去。

长桌上摆放着一盏没有灯罩的油灯，火焰甚强。考官是个五旬上下的老者，相貌不凡。

他恭容呈上名牌，那老者看了一眼，面上毫无表情，道：“离长桌四尺有一道白线，乃是界限。你须得在界外发出内力，不拘拳、掌、指或身体其他部位均可，把灯焰隔空击灭。”

王元度走到界外站好，老者又道：“但为了略分等级，希望你尽量发挥内力，能够隔多远就隔多远出手。”

王元度便退到七尺之处，出指遥点，嗤的一声灯焰应手而灭。

那五旬老者不禁颌首低低喝声采，王元度躬身道：“在下遵命献丑，还望前辈指教。”

老者道：“王兄近日一举成名，天下皆知，果然当得那等盛誉。我姓陆名阳，虽是痴长几岁，却当不起前辈的称呼。”

王元度听过此人之名，知道他是江南武学名家之一，外号伏波拳。当下道出仰慕之意。

伏波拳陆阳说道：“王兄刚才的一指虽是尚有余劲，可是还须提防前头的一个叫做卓辽的人，他的内力深厚强劲绝伦，竟是兄弟平生仅见的高手。”

王元度忖道：“这些考官都盛赞卓辽的武功造诣，可知他多才多艺，般般皆精，说不定他便是唯一压倒我的对手呢！”

当下道谢过，收起名牌，大步出棚，第一个跟他打招呼的便是柳儿。

她盈盈笑道：“这试功一关自然难不倒公子，现下距上台的时间尚早，公子可肯移驾到后宅一趟？”

王元度脑海中泛起蓝明珠雍容高贵的面容，登时被这个邀请所吸引，点头道：“好。”

柳儿甚是高兴，当先带路，不一会儿，便走入北面那一大片屋宇中。

转到后宅，顺着一道长廊走去，刚刚折入一座院中，长廊上便出现一条人影，这道人影蹑足跟入院内，却是个窈窕轻俏的少女，长发披肩，乌黑似漆。长得挑腮杏眼，甚是美貌。

她的美眸中射出冰冷的光芒，向东首上房凝盯了一眼，便悄无声息的走入西首上房之内。

在那东首的上房中，王元度见到气质高贵清雅的蓝明珠，她的衣服虽是素淡，却是增添无限韵味。

王元度觉得胸臆间甚是舒适妥贴，稳坐在一张软绵绵的圈手椅中，一手拿着茗碗，慢慢地享受香茗。

他初时可不大会敢瞧看蓝明珠，但偶然的一瞥中，发觉她的笑容十分可亲，而且她有一种了解他的表情，使他大为安心，因而消祛了心中的紧张羞

怯。须知王元度虽然是个大无畏的英雄人物，常常可以把生死置于度外，没有不敢去的地方。但饶是如此英雄气概的人物，在一个年龄相当的女孩子面前，却反而觉得紧张畏怯，不敢向她的双眼直望。

故此，后来的舒畅安心使他极为欣慰，他们几乎没有交谈什么话，但在王元度来说，却有如沐春风的感觉。他很想知道对方的感受，但这可真不好出口询问。

过了一会，王元度微笑道：“奇怪，我们相处时间不多，但却没有陌生之感。”

蓝明珠笑而不答，柳儿却忍不住掩口道：“这就叫做缘份啊，是不？”王元度这才发觉大有语病，被这个俏丫环抓住了，不禁俊面一红。

蓝明珠却落落大方的道：“是啊，这正是缘份。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我们能够结交为朋友，在我来说真是喜事。”

她这么一说，王元度便恢复正常，颌首赞同。蓝明珠又道：“据家父说试功一关的十位考官，皆是奇材异能之士，公子过这一关时情形如何？”

王元度便把试功情形一说出，却想到人家虽是好心好意提醒自己注意卓辽，但说出来却使人觉得他们不公平，便隐瞒住这一节。

柳儿说道：“婢子想起费氏兄弟的笑谈，觉得很是迷惑，公子有机会去问一问他们吧？”

王元度道：“好，我一定问个明白。”

蓝明珠道：“家父说起过这件事，据他说倘使费家铸制的攻、守二宝碰上了，定必两败俱伤，便合道理。”

柳儿恍然道：“对，剑也断了，甲冑也毁损了，那就算不得是笑谈啦！”

王元度和蓝明珠都含笑相觑，柳儿见了不禁也嫌自己话多，悄悄退出外间。

一室之内，只剩下王元度和蓝明珠两人，王元度陡然感到一阵心跳，房中的气氛又沉重又旖旎，使他不知如何是好。阵阵幽淡的香气送入鼻中，又使王元度心跳加速，虽然这等情景气氛使他紧张心跳，但他却喜欢投身此中，毫无退却之意。

他们闲聊着一些没有多大意义的话，此时王元度心中最困扰的是，蓝明珠她内心是否也跟我一样觉得紧张而甜蜜？抑是毫无这等感觉。倘若在前者的话，他可以向她略略表露出内心的秘密，但如若是后者，此举便不免变成笑话了。

有什么法子可以探测出她的心意？虽说她特地邀请自己到私室来之举显然不同泛泛，但单凭这一点还不够。至于那天晚上同覆一衾的经过，那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被迫所致，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王元度内心虽是困扰，可是外表上还须保持会无其事的风度。他晓得自己用风度隐藏起内心的秘密反而使对方无法猜测，因而也会掉入困扰之境。但他不得不如此做，免得表错情而永远被人嗤笑。

这一对彼此都暗暗相悦的年轻男女，为了保持自尊，以致双方都不敢大胆表露情意。通常来说，也算得是正常的现象。这个保护自尊的假面具总要花点时间气力才能揭开，露出赤裸的真面目。

可是他们的情形略有不同，因为他们会面的时间不多，机会也少，一旦金鳌大会结束，彼此天南地北，凤漂鸢泊，恐怕也难有重逢的机会了。

王元度固然是把对方的一颦一笑都印在心中，而蓝明珠更是频频觑着

这个潇洒的男儿，生像要把他的音容笑貌完全牢牢记住一般。她娇贵的芳心充满了凄苦之情，因为她早已把如此英伟的儿郎拱手让给姊姊蓝芳时。今后纵是踏遍天涯，更向何处觅得这般人才？

想到凄切之处，禁不住轻轻叹息一声。

王元度问道：“姑娘何故嗟叹不欢？”

蓝明珠微微一惊，忙掩饰道：“我……我是想起这一场金鳌大会，不知要有多少英雄丧生。”

王元度大感失望，道：“姑娘悲天悯人的心肠令人肃然起敬，在下自当谨记心中，如有可能，总须避免施展杀手。”

蓝明珠一怔，道：“话不是这么说，倘若公子存心容让，说不定反而错过了取胜的机会。”

王元度轩昂地笑一下，道：“若是无法两全，在下纵是因此失去致胜的机会，也不后悔。”

他接着站起身，又道：“在下须得去与几位朋友会合，这就告辞啦！”

蓝明珠起身送王元度走到门口，垂头道：“只不知何时才能再与公子见面？”

王元度脚步迟疑了一下，心想，你我身世不同，难望有什么结果，倒不如从此断绝，免得将来牵肠挂肚的。当下应道：“假如没有什么事，在下不拟再晋谒姑娘了。”说罢，大步走出外间，一眼瞅见柳儿受惊地发愣，也不多说，一径出去。

第七章 擂台战群英展绝技

当他与蓝明珠谈话之时，蓝家的大小姐蓝芳时，在另一间静室内会见一个雄伟少年。这个少年长相粗犷，眉黑眼大，但广阔的前额和灵活的眸子显示出他智力甚高，并非有勇无谋之辈。

他比蓝芳时足足高上半头，宽阔的肩膀可以抵她两个身子，蓝芳时泛起难得见到的笑容，亲昵地捏控那少年的手臂，道：“哎，好结实，气力一定不小。”

那少年傲然一笑，指住桌上一个长形套袋，道：“那是我的兵器。”

蓝芳时随手一拿，竟没拿起来，不觉一怔，道：“这是什么？”

那高大少年道：“这宗兵器名叫浑敦棍，平时沉重之极，但一旦抡舞起来，却又不觉得重，乃是外门兵器之中十分霸道的一种。”

他把套袋褪下，露出两截黄澄澄金光灿然的粗棍，又道：“我要凭这根浑敦棍压倒天下群雄，独上鳌头，你可相信么？”

蓝芳时叫起来，道：“我敢打赌你一定如愿以偿，现在我有一件要紧之事告诉你。”

那高大少年露出讶色，道：“什么事？”

蓝芳时道：“我要你替我杀死一个人。”

他更为讶异，道：“杀个把人不算稀奇，可是你为什么会找到我？”

蓝芳时咬牙切齿地瞧着他，眼中射出忿恨恶毒的光芒，道：“我被人欺

负，你管不管？”

那高大少年勃然作色，道：“谁敢欺负你！”

蓝芳时道：“你想想就知道是谁了，我要你在天下英雄眼前取他性命，教天下之人，议论不得。”

高大少年侧头想了一下，问道：“照你这样说法，这厮定是年轻高手之一了？”

蓝芳时道：“正是。哼！他自以为风流潇洒，对我说出种种不堪入耳之言，以为我非得看上他不可，这厮可太可恨了。”

那高大少年反而收敛起怒色，但眼中却流露出凶光，一望而知他满腔杀机，已下决心杀死那人。他道：“那厮是谁？”

蓝芳时恨恨道：“姓王名元度，你当必听过此人的声名。”

高大少年点头道：“行啦，我准在台上砸死他，王元度……王元度……”

在广场中，人潮拥挤，气氛热闹轻松。许多武林中人，平时天南地北，难得碰上，却彼此慕名已久，这刻都纷纷攀谈论交。有些远在二十年前第一届金鳌大会就认识了，每隔五载相聚数日，别有滋味。

人丛中有些地方空出一个圈子，圈中只有单独一个人或两个人不等，这种人人不敢沾惹的都是当今武林著名凶星或蠢贼，所以人人冷落躲避，自然也有报仇行动在暗中酝酿着。

无情刀管中流和装束奇异的阿闪姑娘走在一起，没有什么目标地随步逛瞧。管中流纵是恬淡豁达之士，但此刻却老是无法把他师父已到达此地这件事忘记，他眉端含着一缕愁色，但一方面又尽力掩饰住自己的心情，陪阿闪说话。

他们不知不觉走到巨大凉棚与南面房舍相接的缺口，望见了水光荡漾的河流。

阿闪道：“我们到河边清静一下可好？”

管中流道：“只要姑娘愿意，在下奉陪。”

两人从缺口走出去，但见河边甚是幽静，前有绵绵密密的芦苇，河岸上则有一排大树，他们在一棵树下停住脚步。

阿闪倚着树身，笑道：“你心中还生气么？”

管中流好生惊讶，反问道：“我生气？”

阿闪道：“我打了你几个耳光，难道你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管中流摇摇头，苦笑一下，心想，我一则早已心灰意冷，不把人间荣辱放在心上。二则我师父已到达此地，他老人家已经晓得我带元度贤弟求见师叔之事，定然不肯轻易放过我，等到见面之时，不知将有何等样的刑罚好受，哪里还有心思记住你的耳光。

他一想及师父，心中就难过欲死，不由得痛苦地长叹一声。

阿闪睁大美丽的眼睛，眼珠子一闪一闪的，充满了惊讶的意思，她已瞧出管中流的确没有把这几下耳光放在心上，觉得十分疑惑不解。

她放软声音，问道：“你心中好像很痛苦，是不是？有什么痛苦呢？”

管中流道：“原来姑娘已经忘记了，那就是在下背负师恩之事，我现下只希望老恩师快快出现，施以责罚，不然的话，我心中的愧疚痛苦，总有一日达到无法承受的地步。”

阿闪轻轻道：“把这件事忘掉吧，哪里一个人有永远不做错事的呢！”

管中流叹一口气，面上泛起一丝笑容，道：“在下有句话也许会得罪姑

娘，所以不知该不该说？”

她道：“说吧！”眼中流露出鼓励的神情，她倒想知道对方能够怎样得罪自己。

管中流道：“说来奇怪，当在下眼中望着姑娘时，心中痛苦好像能够减轻些。”

他耸耸肩，又道：“也许这是姑娘奇怪装束的力量，或者是你真有一种无忧无虑，肆无忌惮的性情使然。”

阿闪喜欢地道：“总之我能使你减去不少痛苦就是了，这话我听了很高兴，哪里是得罪我，好吧，你老是跟我在一起，慢慢就可以忘记那件不快的事了。”

管中流道：“要我忘记这件背负师恩之事，只怕得等到将来才行啦！”

阿闪记起他曾表示要在师父眼前自杀之事，心念一转，说道：“你可猜得出我见到你师父时怎么办？”

管中流摇摇头，她便道：“我上去揪他的胡子，迫他宽恕了你，他老敢不答应，我就打他耳光，直到他答应为止。”

管中流大惊道：“我的好姑娘，千万不能这样做，家师的武功深不可测。”

她咯咯笑道：“有什么了不起，最多比你强些而已，耳光还不照打不误？”

管中流须得顾及这个姑娘的脾气，所以不敢一味夸耀师父的本领，免得把她激僵了，到时更是非动手不可，但又不能不教她晓得师父的厉害，否则她毫无忌惮的上前出手，这个苦头也不是闹着玩的。

他急得连连搓手顿足，筹措不出妥当的言词，几片落叶随风飘落河中，又有一片轻飘飘掉下来，擦过阿闪的前额，落在她鼻子上。

阿闪已向后面略略挪动了一点，照理说，这片落叶应该掉在地上，但这块叶子偏生就黏在她鼻尖上，好像她鼻上有吸力一般。

她皱皱眉，伸手一拨鼻尖上落叶，手指一触及落叶，忽然感到一阵麻木，手指也弹起数寸。

管中流本已现出惊讶的神色，因为他晓得以阿闪这等身怀上乘武功之人，那片落叶决计不会碰上她鼻尖，每个武功已有成就之人，都有自然而然闪避一切向身上落下的物事的能力，因此，她居然没闪开这片落叶，已经十分奇怪，加上后来的现象，却已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阿闪见到管中流面色变白，也就恍然大悟，仰头一瞧，树上哪有人影。

她轻轻问道：“你师父来了？”

管中流颌首道：“应该是他老人家，才具有如许精奥的气功，这是一种连少林寺也自叹弗如的奇奥功夫，可以把内功沾在别的物事之上，等别人触及之时，才生出反震之力。”

树后传来一个严冷的嗓音道：“说得不错，这个女孩子只得到岭南冥鼓宫长春女七八成功夫，就敢不把天下的人放在眼中，真真可笑。”

一条人影随着严冷话声出现，却是个神宇高峻，表情肃冷的长衫老者。

阿闪瞪大那双美丽的眼睛，发呆地望着对方，管中流抢前两步，伏身跪倒，行参见之礼。

那老者便是天下皆不知名而实实在在是武林一代宗师的宣翔，他原本化装成乡老伯，以精湛内功改易容貌，同时由于性格的分裂，他简直像当真

变成两个人，这刻回复原来面目，所以乡老伯具有的气质性情完全消失，道道地地换了一个人。

他理也不理管中流，冷冷道：“这有什么好奇怪的，长春女的冥鼓宫与日月坞虽是同列天下三大隐秘之地，但在老夫眼中，简直只是儿戏而已。”

这话自是向阿闪姑娘说的，她柳眉一皱，泛露出杀机，道：“别吹牛啦，我若不是瞧在你是管中流的师父的份上，不给你两个嘴巴才怪呢！”

宣翔神色严冷如故，别人也不知他心中有没有生气动怒。他道：“老夫知道长春女以独门内功和奇快身法在武林中占了一席。此所以你这女孩子逢人就想打嘴巴耳光，但今日你若是本领碰到老夫一点衣服，老夫就立刻自杀。”

管中流大惊抬头，宣翔目光转到他身上冷冷道：“怎么，你敢是以为她有这等能耐？哼，你犯了大罪，这刻先替自己的性命发愁吧！”

管中流沉声道：“弟子渴念恩师多年，今日得以叩见，虽死何恨，弟子这就找个地方自尽赎罪，还望恩师见怜，略念一场师徒之情，将来别要还在心中记恨弟子，则弟子虽在九泉之下，仍然感恩戴德，无穷无极。”

宣翔对这一番血泪交集之言仍然好像无动于衷，阿闪讲道：“管中流，你可是说你这就要自杀而死？”

管中流因有师父在场，不敢开口。

宣翔道：“不错，他非死不可，这只怨他命运不佳，假如老夫比他先死，他就用不着遭命自尽了。”

阿闪喝道：“老头子小心了！”突然间跃到他面前扬手便打，她的动作快得宛如电光一闪，旁人但觉眼睛一花，便瞧不见她的影子。

她纤掌到处，好像已击中对方面颊，但宣翔居然在这间不容发之际退开，避过她这一掌，阿闪心头一凛，再度跃上出手抽扫。

谁知她速度如此快法，宣翔依旧应掌飞开，使人不禁怀疑他究竟是人呢抑是鬼魂，若然是人，焉能如此飘忽轻灵，宛如缥缈虚无的幽灵一般。

阿闪施展出她最迅快最厉害的手法，一口气连续攻了十四掌之多，到底不能碰到对方衣服，更别说打他耳光了，她只好死了这条心，停住身形，向管中流道：“我服输啦，同时我心中也很难过，因为我无法救你一命。”

管中流大吃一惊，汗流浃背，心想原来她是为了我的性命，所以想打着师父，使师父当场自尽，这样我就可以不死。

念头还未转完，宣翔淡淡道：“老夫其实不是当真要中流自杀，此举只不过设计迫出你全身本领而已，现在你既是服气认输了，那就走开。”

阿闪觉得难以置信，问道：“这话可是当真？”

宣翔冷冷道：“走，老夫最恨不听话的人。”

言下之意不啻说她若敢多言逗留此地，可就有苦头吃了，阿闪心中当真服气认输，所以骄傲全失，垂头走了。

这里管中流还跪在地上，心中却在揣想师父不知找个什么法子来收拾自己，想必一定是十分痛苦可怕的手段，大概比自杀而死还要可怕的，正在想时，宣翔说道：“起来，为师有话跟你说。”

管中流发觉师父口气很和缓，甚是迷惑不解，当下遵命起身，垂手侍立。

宣翔道：“你上届能压倒天下英雄，为师闻知甚感欣慰，觉得到底不曾白费了工夫。现在你阅历已丰，内功修为方面更为深厚扎实，为师有一个更

大的使命要你担承，此举不但对你个人有益，而且为师的平生心愿以至荣辱都付托与你了，只不知你是否愿意为师父吃苦出力？”

管中流朗声道：“恩师只要吩咐一句，纵是粉身碎骨赴汤蹈火之事，弟子也定必全力以赴。”

宣翔道：“很好，这是什么事将来才告诉你，现在为师须得再传你武功，关于你带人去见宣隐之事，为师可以宽恕你，你不必放在心上。”

管中流万想不到结局如斯，不由得感激涕零地叩谢师恩。

宣翔徐徐道：“你所练的刀法称为无情刀，在千百种刀法中可以当得至高无上这四字，但你还不知道这一路刀法的七大诀，以及如何是最高境界。”

他们师徒在近水处两块石上坐下，宣翔又接着讲论道：“这无情刀七大诀是忍、狠、绝、灭、弃、酷、毒，每一诀有一招代表，像你学过的四甲卫轮、灵刀七累和灵飞九天这三招，一共是二十八式，其实只蕴含七大诀中的三诀。还有未曾学过的凝情虚刃、五象列位、飞声八极和千霞叱峰等四招，这四招算起来是二十四刀，但最末的一招千霞叱峰总领其余六招，可以生生变化无穷，所以一共有多少刀便无法确定了。”

这些话在别人耳中也许不知所云，但在管中流听起来，却有如醍醐灌顶，泛起说不出的舒畅甘美，因为宣翔这短短的一番话已代他解开不少死结，这些武学上的深奥难题管中流反复想过不知多少遍，但总无法解答，所以成了死结，如今一旦解开，心中的舒畅可想而知。

宣翔又道：“现在要说到这一路无情刀的最高境界是什么，那就是无情二字，你一方面修炼刀法，一方面须得修养胸中一颗心，使它变成坚如钢铁，冷如冰雪，世上任何爱恨、荣辱、生死等漠然无睹。刀势一出，连宇宙也要劈开，这时才进入第一流的境界，可以纵横天下，再无敌手。”

管中流牢牢记住这些话，他虽是至情至性之人，可是他认为并不妨碍他在刀法上的修为，因为他既然能操刀相向的话，这个对手定必有可杀之道。

宣翔开始传以刀法和指点他内功的弊失，到了中午时分，宣翔命他暂且停止，以后自有机会再加传授，又嘱他不得将学艺之事告诉任何人。

他们分手之后，管中流惘然回到人群中，最先被阿闪找到。阿闪拉住他问起后来的情形，管中流支吾过去，与她一同回到王元度等人的休息房间。

午膳已送各房，另外在那巨大的棚内群豪也在进食，王元度得到管中流暗暗告知宣翔已宽恕了他之事，十分高兴，众人有说有笑的用过午膳，乡老伯拿出长辈的派头，叫大家安静休息，准备下午出场。

才交未时，广场中已挤满了人，巨大的石台上四角各插一根铁柱，高约六尺，有一把椅子嵌在顶端，这是四名公证人的座位，一则居高临下可以瞧得更为清楚，二则如此便不致遮挡住台下群雄的视线，三则不致于阻碍拼斗的进行。

四根铁柱上面的椅子都坐得有人，其中一个公证人的椅上悬挂着一面巨大的铜锣，他用力敲一下，锣声起处全场顿时静寂无声。这个公证人大声宣布道：“初试开始。”另一个公证人便宣叫出场者的名字。

这金鳌大会已举办过四届，今次是第五届，所以关于比赛规则众人人都熟知稔闻，再者石台四周的墙上都贴上初试和决赛的规例，人人皆见，故此公证人不必再行宣布。

初试的参加人数达五十名之多，由于其中功力相去悬殊的情形甚多，所以初试的规则严密得多，用意都是减少流血惨祸。

有一位公证人翻动手中的一叠文件，取出其中两张，向台下群雄扬示，人人俱知这两张纸就是生死状，乃是行将出手的两名少年英雄签名画押过，凡是在台上的生死，各安天命。

群雄想到生死状这个名词，顿时泛起血腥森杀之感，凭添不少刺激兴奋。

但见两个劲装疾服的少年上台，先向有生死状的那名公证人报到过，然后走到椅子下面挂着铜锣的公证人面前，那公证人说道：“大会规定，凡是锣声一响，便即开始比斗，再听到锣声，便须立刻停手，任何一方如若趁机进袭，便取消资格。”

那两个少年施过礼，各自分别走向余下两个公证人面前，这两人对角而坐，都持着一支红旗，他们各向前面的少年说道：“本公证人手中之旗乃是辅助铜锣停战之用，如若锣声叫停而双方仍然苦斗不休，本公证人便掷旗人圈，见旗即须停手。”

其实这两位公证人都是暗器名手，这两面旗子乃是打穴利器，倘若他们不听号令仍在苦斗的话，公证人便掷出红旗遥打穴道，务求立刻制止他们。

那五十名得以参加初试的年轻人早就编好次序，一共分为十组，每组五人，采用淘汰方式，每组只取一人。这十人便是决赛的十位入围高手。

王元度这一群人运气不错，都不在同一组之内，因此他们都有入围的希望。而王元度因为得到许多人的善意忠告，要他留神那卓辽，所以特地查了一下，得知卓辽不曾与己方任何一人碰头。

在台上的两个劲装少年各自取出兵器，锣声一响，便开始拼斗。

他们身手都不弱，互相盘旋窥伺对手破绽。台下群雄全都静寂无声，过了一会，其中那个使刀少年蓦然跃起，挥手迅劈，手法精奇，气势凌厉。

台下暴出喝采之声，但对方使齐眉棍的少年也极是灵活机警，长棍疾扫中，已连退三步，这一来双方距离拉远，他的长棍便反占了优势，呼呼呼一连三棍凶猛扫击。

这两个少年在呐喊喝采声中斗得十分激烈，此来彼往，有攻有守。

群雄想不到一上来就如此精采，人人都十分兴奋，拼命呐喊助威，这些人绝大多数与台上之人俱无渊源，只不过为了激励他们努力争胜，所以叫个不停。

整片广场上气氛热烈紧张，在王元度这一伙人中间，束大名是使棍的，所以每当台上使棍的少年放过可乘之机的时候，便禁不住心痛埋怨。柳昭是使刀的，因此也时时抱怨台上用刀的少年不会抓住机会。

管中流心中却感到又兴奋又疑惑，兴奋的是这等景象气氛使他记起五年前的旧事，疑惑的是他觉得这两个少年武功虽然不错，可是若是他上台的话，这两人都体想走得过十招，这使他奇怪到底是自己武功眼力比五年前大有精进，抑是由于今日上午得到老恩师指点上乘武功，豁然贯通之后，眼力与往常大不相同？

锣声突然一响，台上两少年一齐跃开，敢情这两人尚未有人受伤落败。

公证人宣布使棍的获胜，这是经过四个公证人以暗号交换意见后所获的一致结论。

结果宣判后，赢的一方得意洋洋，败的一方也极力保持风度，一齐下台，但观众的反应却不一样，有的发出嘘声不服，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评判得中肯公正。要知这四名公证人都是一时知名之士，又规定必须四人一致通

过才算数，只要其中有一个异议；就不能宣判。

按大会规定是第二组上台，如此十组轮流比完第一场，便又到第一组上台，这样周而复始，每组都须比赛三场才剩下一个人围者。如此安排法每组的得胜者都有充分休息的时间，不致于因疲乏而影响了战功。

第二组第三组很快就比出输赢，第四组是吕杰上阵，他一上台，群雄见他胸口绣一个吕，背插长剑，便知是武当名家吕一超的后人，都对他另眼相看。

他在台上的态度举止冷静得出奇，却没有昔日的骄傲自大之气，这一点都是王元度的功劳。

对方是个年纪特别轻的壮健小伙子，使一对钢钏，一望而知膂力过人。但是他的镇定工夫远远不及吕杰，在台上有点踌躇的神情。

吕杰牢牢记住王元度叮嘱他不要轻敌大意的话，一切交待清楚之后，便摆开门户，但见他剑势严谨，一派深沟高垒的气象。

对方双钏一举，踏中官走洪门，出手猛攻，气态威猛，根本不管吕杰的门户招数，吕杰心中微凛，忖道：“幸而我不曾自傲托大，敢情这厮擅长强攻硬打的家数。”

转念之间，剑走轻灵，侧闪开去，趁势反击了一招，两人霎时间斗在一起。

吕杰施展出本门精妙剑术，但见剑气如虹，矫夭飞舞，功力精湛，隐隐已具高手格局，可是对方的双钏也使得十分神奇奥妙，而且能够仗着绝强的膂力弥补内功之不足，恰与吕杰杀个难解难分。

台下喝采呐喊之声更迭涌升，情况之热烈，一时无两。

王元度等人都瞧得十分惊讶，他们无不瞧出那双钏少年的手法招数古朴沉雄，别具威力，定然出自当世名家所传，可是他们却没有一个人说得出这少年的师承来历，又见他剑术高强的吕杰战个平手，精彩万分，所以都十分骇异。

王元度正要向乡老伯请教，恰好见到他老人家泛起诡秘的笑容，一晃身已悄悄混入人丛之九台上激斗了六十余招，双方气势犹存，还分不出高下，无情刀管中流轻碰王元度一下，道：“幸而吕兄小心翼翼，又沉得住气，若是一上来就轻敌妄进，局面可能早已改啦，贤弟可知对方的师承来历么？”

王元度摇摇头，管中流道：“这就奇了，束兄知道么？”

束大名道：“小弟正在揣想，尚无所得。”

管中流道：“束兄出身少林，见多识广，居然也瞧不出对方来历，这真是骇人听闻之事。”

他们正在谈论，乡老伯摇摇摆摆的走回来，管中流碰了王元度一下，示意他向这老人请教。

乡老伯不等王元度开口，一手抓住他走开数步，低声说道：“你的劲敌还真不少呢！”

王元度道：“晚辈一向深自警惕，不骄不馁，老前辈善意告诫，晚辈十分感激，自当铭记在心中。”

他答的不亢不卑，自然而然有一种折服别人的胸襟气度，乡老伯肥肿的面上涌起善意的笑容，道：“这才是压倒天下英雄的口气，我告诉你，刚才我走了一趟，发现台上那孩子只是陪衬的绿叶，另有真正的高手还未出场。”

王元度大感兴趣，道：“老伯如何查出的？”

乡老伯道：“简单得很，我到四下一转，就找到与台上那孩子有关的人物，他们喊那孩子做老么，原来他排行第四，是最末的一个，今年只有十四岁。”

王元度惊道：“只有十四岁？假以时日，定必是震惊一时的高手无疑。”

乡老伯道：“将来他的成名是决计没有问题的，现在还轮不到他，他姓奚名勇，是谁的徒弟还未知道，可是他的师父一定不差。”

王元度又不禁惊道：“你老竟也不知他的师承门户，这真是骇人听闻之事。”

乡老伯道：“终必会知道他们是什么家数，这一点你大可相信我老人家。”

他稍停一下，又道：“那孩子排行第四，还有三个师兄，似乎一个比一个强，总之你须得小心注意才行。”

台上的吕杰久战无功，心中微感焦躁，想起自己第一次出手，就显得如此不济，岂不被朋友们耻笑。此念一生，不禁泛起急功取胜之心。

正当此时，一个低沉的声音传入耳中，说道：“孩子，不可轻躁贪功，武当心法向来是以气脉悠长以静制动见长，你敢是给忘了。”

这几句话明明是乡老伯的口音，吕杰宛如眼下一帖清凉散，心头登时一片宁静，越发沉稳坚韧。

台上四名公证人都凝神观战，直到此刻，他们还瞧不出哪一方可以制敌取胜，他们都是眼力过人的名家，但见那奚勇的气势力道有增无减，似是有必胜的决心，但吕杰不愧是武当名家之后，这刻越发冷静，剑招更见老练辛辣，一望而知韧力过人，毫无败象。这等激烈拼斗自然迭有惊险镜头，因此只瞧得台下群雄又紧张又过瘾，不住的大呼小叫，闹成一片。

乡老伯拍拍管中流的肩头，笑道：“假使是你出手，多久可以获胜？”

管中流觉得这话很难回答，沉吟一下，说道：“晚辈能不能取胜，还须实地一试，才能够知道。”

乡老伯道：“这话在你虽是谦词，然而事实上正是如此，要知那孩子勇力过人，但限于年纪和经验，脑筋也不够快，所以本来不是你们的对手，然而你们随便哪一个上台都不容易取胜，这是什么缘故，我老人家暂时不告诉你们。”

众人都用心揣测老人之言，过了片刻，王元度低声道：“老伯的意思敢是暗示对方得人随时指点，所以手法因人而异？”

乡老伯颌首道：“正是如此，这真是奇怪的事，我瞧你这孩子最是古板方正，怎会第一个猜出对方诡谋呢？”

王元度微微一笑，没有回答，心想我虽是不肯使用任何不正当手段，可是我仍然十分留心观察世间人心的诡诈，着意提防，才不会轻易上当啊！

乡老伯又道：“对方练就一种独门传声之法，连我老人家也险险被他们瞒过，哈……哈……”

这一来大家都替吕杰担心，也感到忿忿不平，王元度缓缓道：“此战对吕兄有益无害，咱们只怕不容易遭逢到这种机会磨练自己。”

众人一听大有道理，便减去忿然之心，乡老伯含有深意地睨视他一眼，心想这孩子的见识气度真不是凡俗之辈所能想像得到，正是最合适我计划的人选，抬眼瞧瞧天色，自言自语道：“时间已差不多啦，他们也该结束了。”

别人不晓得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但台上的吕杰立刻听到乡老伯的口音，道：“孩子，你最擅长的三环套月准备使用，五招之内，对方必定有一招是双铜齐出，上砸下扫，你此时使一招高探马，诱他后退再攻，但你这一招只使一半，就改用三环套月，可以稳操胜券，不过最好别伤他性命，不然的话，日后祸患无穷，嗯，小心了，他快要双铜开出啦！”

台上的吕杰才一定神，但见那奚勇虎躯暴起，双铜齐出，左扫右砸，威勇难当。

吕杰胸有成竹，使出高探马的招数，台下群雄眼见吕杰施展这等手法抵御，都耸然动容，无不在心中暗忖这番吕杰非败不可。

奚勇面泛喜色，身躯略略一退，双铜化作夹击的招数，凌厉出击。

哪知他招数还未使出，对方剑光暴长，当胸刺入，这一招的变化奥奇之极，有如水中鱼路，空中鸟迹，简直找不到其间丝毫痕迹。

全场突然间寂然无声，人人都睁大双眼瞧看奚勇怎生应付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

奚勇手忙脚乱的挡住第一剑，但破绽四现，吕杰剑光如虹，才吞又吐，从左方攻入。奚勇这刻若是认败服输，便须丢掉双铜闪避，吕杰才能及时煞住攻势，如若不然，吕杰为了不肯失去机先，自然还须极力迫攻。

奚勇不但不曾弃械投降，反而使出一招险着，但见他身子猛歪，堪堪避开剑刺之势，左手铁铜业已翻起斜击敌肋。

谁也想不到他竟有如此一着，顿时采声如雷爆发。

王元度等人却听到乡老伯叹气之声，当时还不明白他何故叹气，说时迟，那时快，但见剑光略一擎动，吕杰已跃开丈许。

他的面色异常的难看，全场千余观众也突然间静默无声。

只见奚勇身躯摇晃不定，眨眼间肋下一片血红，四个公证人都从座位上跃下来，三个围绕住吕杰，一个过去抓住奚勇的手臂。

一道人影跃了上台，却是个二十余岁的少年，一双三角眼下面，长着一只尖而钩的鼻子和薄薄的嘴唇，使人瞧了感到此人十分阴险恶毒。

他的三角眼中射出仇恨之光，向吕杰恨恨的盯了一下，便走到奚勇身边。

奚勇吃力的叫道：“师兄……”两个字，便向前倾跌。那少年一把拖住，向公证人道：“在下是他的师兄，如蒙允许，便即把遗体带走。”

他的声音虽然不高，但此刻全场寂然无声，所以人人都听个清楚，那遗体二字使得所有的人都骚动起来，议论纷纷。

台上只剩下四个公证人，他们聚拢商议一下，便宣布时间已届，明晨鸣钟后始行继续。

广场中一片混乱，王元度这一批人回到第一号房间，吕杰显得十分颓丧，别的人也觉得很难找话安慰他。

他们谈了一会有关明日之事，乡老伯这时才进房，说道：“吕杰，今日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杀死了对方，但恐怕也惹下了杀身之祸了。”

吕杰叹一口气，道：“晚辈一点也不怕对方报复，可是如此的一个生龙活虎般的少年，突然间永远长眠泥土中，这个念头使晚辈心中感到十分难受。”

别的人也都正因想到这一点而不安，当下都不禁点头承认他的话有理，乡老伯道：“难过是一回事，但道理又是另一回事，依我老人家的看法，那

孩子不是死在你剑下，其实是死在他的师兄们身上。”

鲁又猛叫道：“乡老伯这话怎说？”

乡老伯说道：“倘若不是他的师兄们出主意要他冒险反击，那孩子纵然不肯弃械认输，最多也不过略负微伤，何致于当场惨死呢！”

王元度连忙向众人解释对方有独门传声之法，所以奚勇迭有佳作。众人这才明白，心中略感好过些，天色已暗，柳儿翩然入房。

柳儿仍然作男装打扮，她带领大伙儿回到专门拨给他们数人居住的跨院。

小厅中已摆好一席酒筵，众人分别洗盥之后，回到厅中，只见灯烛通明，一个仪态高贵的女郎揖客人座，她就是日月坞蓝峦的二小姐蓝明珠。

柳昭见到如此雍容高贵的美人，顿时又双眼发直。也不管旁的人如何，一径在主位旁边的位子落坐，好得亲近香泽。

大众入座之后，蓝明珠先向乡老伯说道：“家父特地命晚辈向您老致歉，皆因眼下十分忙碌，无法分身来谒见前辈。”

乡老伯嘻嘻笑道：“好说了，令尊是当代名家，我这个乡下人怎敢当得起谒见这话。”

蓝明珠接着也向众人道歉过，纷纷落座。酒菜流水地端上来，极是丰盛。但席上管中流、王元度、吕杰、束大名、胡元、柳昭、鲁又猛和阿闪等都是年轻人，个个练过武功，食量自比常人宏大，所以每一道菜上来，几乎都席卷一空。

蓝明珠擅长应对，口角春风，满座皆欢。她发觉自己老是被一双眼睛盯住，那时还不怎样，但有一次向柳昭敬酒时，猛可发现他的眼光中流露出着迷的意思。她芳心中不免感到有点不安，此后就很自然的回避与他说话或敬酒。

管中流也感到有一对眼光不时凝注自己面上，却是阿闪。但他的心情与蓝明珠大大不同，反而时时举目迎接她的眼光，偶尔向她微微一笑。

众人都觉得乡老伯样子不似以前那么难看，而且他善意而含有智慧的笑容使人愿意跟他亲近。这种感情的基础最主要是他们曾经得他指点武功，因此众人都拿他当作师长一般看待。

事实上乡老伯已暗暗修改他的面容，虽然满面疙瘩如故，但是头颅和身躯的比例却相称得多。

他跟这群少年男女毫不拘束的谈笑，但凡有询问及武功上的疑难，他总是很详细的分析解答。蓝明珠忽然笑道：“昨日晚辈派蓝沛驾舟把老前辈和王公子接来之时，蓝沛半途上忽然功力减弱许多，恐怕是前辈跟他开的玩笑吧？”

乡老伯道：“不错，我老人家要试一试元度的胸襟修养，所以使蓝沛自己说出已赶不到的话，瞧他着急到什么程度。”

束大名很感兴趣的问道：“元度兄到底急成怎生样子呢？”

乡老伯道：“他很沉得住气，凭良心说，我老人家若是变作他的话，也会急得跳起来。”

阿闪忍不住插口道：“老伯你好像对王元度特别的好，赞不绝口，其实换了管中流的话，他也一定很沉得住气。”

管中流不由微微面红，暗忖，她真是心胸坦直不过，纵是对我很好，但又何必当众争执呢。

果然众人都笑起来，乡老伯反问道：“你如何得知管中流也能够沉得住气？”

阿闪一怔，道：“这个……这个……反正我觉得他的胸襟气度不下于王元度就是了。”

乡老伯认真地点点头，有意无意地说道：“对，这两人都是一时瑜亮，难分高下，若是有一日以死相拼，倒不知鹿死谁手呢！”

王、管二人心中好笑，都想我们两人怎会以死相拼。

柳昭一味痴痴的凝望住蓝明珠，越看越爱，很不得用世上最美丽的词藻来形容她赞美她。他在心中也琢磨过为何这个女孩子使他特别动心？后来发觉这是因为她具有一种高贵清雅的气质，与凡俗之美全不相同。

酒醉饭饱之后，撤去筵席。各人都回到自己房中调息用功，准备明日出手。乡老伯却到王元度房中指点他武功。

阿闪跟定了管中流，两人在院落走动。厅中剩下蓝明珠柳儿主婢以及柳昭三人。

柳昭是因为晓得明日轮不到他上台，所以用不着紧张。吕杰本来也没事，但他心中难过，多喝了几杯酒，趁着醉意睡觉去了。

柳昭羡慕地望着院落中的双双俪影，说道：“管大哥是最悠闲的人了，不比我们心中总是有点紧张不安。”

蓝明珠微微一笑，道：“天下英雄都跳不出名枷利锁之外，他五年前的心情何尝不是与柳兄一样？”

柳昭道：“不，我的心事比他多得多啦！”

他瞅住对方，见她没有追问的意思，不禁一阵失望，当下又道：“其实细细思量的话，这等浮名虚誉究竟有什么好争的呢？我情愿做一个与世无争之人，无声无息地度过此生。”

柳儿秀眉微皱，道：“柳相公可不要这么想，你年纪轻轻，前途无限，岂能有这等消沉的想法。”

柳昭道：“这不是消沉，只不过有一点看透了世情而已，试想人生不过只有短短几十年，一切的声名权势到头来还不是梦幻泡影一般？”

蓝明珠低吁一声，道：“不错，人生如梦，到底总成空。”她的声音中流露出衷心的空虚与落寞。

柳昭泛起一阵强烈的同情，心想像她这么样一个绮年玉貌而又富贵的女孩子，哪应尝受空虚落寞的痛苦？她应当像仙女一般受人们的崇拜，活在鲜花和欢笑之中，尽情享受她美丽的青春才对。

他素来是十分怜香惜玉之人，此时倒忘了自己的怅惘，满心只恨造化不公，竟教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受苦，当下深深叹息一声，说道：“姑娘乃是翻车夫人门下，身负绝艺，不比寻常女儿，何以不到江湖上遨游一番，踏遍名山大川。”

蓝明珠讶道：“我当真有过这个想法，不过你也知道的，女孩子家出门总是不大方便。

但若是跟一些俗人同行，那就不如向壁卧游了。”

柳昭连连点头，道：“对，对极了，这游伴之选条件从严，否则言语无味，貌合神离，那真是莫大的痛苦。”

他停顿一下，又道：“只不知在下可有陪伴姑娘这游山川名胜的资格没有？”

蓝明珠心想你是王元度的好友，看他的面子怎能说你没有资格？当下道：“柳兄言重了。”

柳昭喜道：“这么说我是有资格奉陪啦！”她点点头。

柳昭又道：“既是如此，姑娘几时想出门走走，务必赐告一声。”

蓝明珠觉得好笑，心想到时往何处通知你呢？口中道：“一定，一定。”

说到此处，应该告一段落，但柳昭意犹未尽，说道：“不瞒姑娘说，在下近两年来走过不少地方，权充向导很是适合，只不知姑娘打算何时出发？”

柳儿笑道：“我家小姐虽是有意出游，但目下岂能决定几时动身。”

柳昭道：“不错，我真有点糊涂啦，但不要紧，我对蓝姑娘是言出必践，等大会过后，我就卜居日月坞附近，蓝姑娘任何时间忽发游兴，都可以找到我。”

主婢二人对觑一眼，本来这话很好笑，但由于柳昭口气坚决，神情真挚，一听而知他当真会这样做，这一来可就不是开玩笑的事，她们哪里还笑得出声。

柳昭瞧出她们好像有点惊愕，忙道：“但姑娘们放心，在下不但不会冒失踏入贵坞，而且绝对不打扰姑娘的清静，你们平时根本不必想到这么一回事，只要动了游兴之时，须想到在下，再派人传个口信就得啦！”

这柳昭越是体贴入微，也就更显出他的情意。蓝明珠心中起了一阵波澜，暗想他难道长年累月地等候不成？他不怕空等么？

柳儿早就得知二小姐的劳心已落在王元度身上，当下道：“柳相公虽是一片美意，可是其实用不着这样。”

柳昭严肃地望她一眼，道：“姑娘有所不知，在下这样做，心中甚感快乐。”

主婢二人又是一怔，柳儿问道：“那么假使姑娘过个三年五载甚至十年八年才动游兴，相公难道就穷等不成？”

柳昭道：“当然等啦！”言下毫不犹豫，仿佛这是天经地义之事一般。

柳儿道：“我家小姐最后真的出门邀游，那也罢了，设若她过一、二十年都不想出门，相公岂不是白等了？”

柳昭道：“姑娘不必为我担心，我早声明过那是我的事，你们根本就不必想到我怎么样。”

蓝明珠不想柳儿再说下去，忙道：“哪就先谢谢柳兄的隆情厚意。”刚说了这一句，便发觉对方泛起十分欢喜愉悦的神情，心头一震，隐隐感到自己背上了一个很沉重的感情包袱。她暗自忖道：“若是有人能教给我一个可以移开这个感情包袱的方法，而不会伤害柳兄的话，我愿意付出任何报酬。”

这时连柳儿也深感事态严重，想想看假如有这么一个人卜居附近，年复一年的等候音讯，岂不十分可怕？假如柳昭是个其貌不扬的坏人，这也罢了，相反的他却是个心肠很好，武功高而又英俊潇洒的男孩子，让他如此可怜地渡过一生的话，何其残酷？

她不由得特别多瞧了他几眼，突然发觉他似乎比王元度长得还吸引人，尤其其他这种体贴心肠，若是嫁给他可真是受用不尽了。

这以后柳昭绝口不提有关邀游山水之事，他们随便谈了一些别的，蓝明珠便告辞回去。

王元度这一夜的获益连他自己也不知有多大。当时他和乡老伯一同入室之后，掩起房门，乡老伯在一张高背椅上坐下。

他道：“王元度，你所学的少阳剑法虽是千百套剑法中的上乘家数，但是若然只凭这套剑法，纵是练到极高境界，却也不过可以跟当代名家高手抗衡而已，终不能突破这一关而踏入一流高手的地步。”

王元度大吃一惊，道：“晚辈只要有那么一日，得以名副其实的成为当代名家，也就很心满意足了。”

乡老伯肃然道：“不对，你的资质应该可以达到一流高手的境界，怎可如此自轻。”

王元度记起上一次练成修密迷步，已不知吃了多少苦头。现在要成为一流高手，这其间的痛苦自然要大上不知多少倍。人到底是血肉之躯，焉能不怕，当下不寒而栗，道：“晚辈不做那一流高手也罢了。”

乡老伯讶道：“你本是很有志气的人，性情坚毅，何以不想更进一步？”

王元度砌词遁逃，说道：“晚辈若是成为一流高手，世上找不到堪以匹敌之人，有何趣味。”

乡老伯叹口气，道：“这话也是，我老人家几乎查看过天下名家高手，没有一个可以跟我一斗的，果是寂寞得很。”

他忽又微笑起来，道：“但你的情形不同，因为我老人家晓得一个大秘密，到时非你出头解决不可。”

王元度不禁泛起好奇之心，道：“什么秘密？”

乡老伯说道：“那就是三五年之后，将有一个天下无敌的高手崛起于武林。此人乃是当世一个无恶不作的老魔头全力造就的，这后起高手一出，你就非出头不可了。”

王元度寻思道：“不错，倘若那位高手出自恶人之门，自必是个为非作歹之徒。等到罪孽深重，横行天下之时，我想不出头也不行啦！”

这一刹那间，他已下了决心准备吃苦，因为他晓得自己无法逃避这拯救武林的责任，与其到时候明知不敌还去送死，倒不如咬咬牙修炼到一流高手的境界，或者还可以使对方有所顾忌，因而少害些人，少做恶孽。

他凛然道：“既是如此，晚辈义不容辞，还望老前辈成全这件大功德。”

乡老伯肃然起敬，道：“你这等胸襟志气着实可敬可佩。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使你成为无敌天下的高手，不过目下还不须立刻修习，因为那样会使你心劳神瘁，筋疲力尽，再说百闻不如一见，亲身经验极为宝贵，待你有过相当的经验之后，练起上乘武功就较易领悟。”

王元度松一口气，道：“前辈说得是。”心想这金鳌大会之事也很重要，自应过了会期之后才着手练功为是。

乡老伯沉吟一下，说道：“你的少阳剑法共是三十六招之多，虽然称得上是上乘剑法，可是若是在我老头子手中施展，最多只剩下二十四招就足够了。那多余的十二招不是没有用处，而是可以分别附属在二十四招之内，凭添无限威力。这一套剑法的变化，却须得立即传授与你。”

这位老人已是一代宗师的地位身份，才能够把一套上乘剑法另加综合变化，增强威力。

好在招式间没有什么变化，只须调整招数，重加组合。所以在王元度来说，只不过略为颠倒其中的次序，以及牢牢记住那删除的十二招附属在哪一招之中，变成后着变化而已。

半个夜晚已经把这套新少阳剑法练熟，当他体味出其中的奥妙之时，不由得惊佩交集，露诸颜色。

翌晨广场上又复人潮拥挤，这一日天气极佳，碧空晴朗，万里无云，朝阳烘晒得全场武士豪杰连心中也暖呼呼的，血液因而流动得比平时快些。

石砌的广阔平台上，公证人已在四角铁柱上面的座位上坐好，居高临下，可以俯察全场的动静。

一声锣响，公证人大声宣布名字，便有两名少年英雄先后上台，办过一切手续之后，便开始比划。这对少年英雄首先破不用兵刃记录，在台上徒手搏斗。可是从他们的掌势步伐之中，人人都瞧出他们拳掌上各个练就了特别功夫，凶险的程度不下于使用刀剑。

不过结局双方都没有受伤，被宣布得胜的一方在欢呼声中得意洋洋的跃下平台。现在轮到第六组上场，鲁又猛听到喊出自己名字之时，朗应一声，提着亮银画桨跃到台上。

他前此曾经挺身要斗那老毒杨幽，认得他的人不少，这些人都为他喝采助威。

对方是个比他年纪稍大的白皙少年，相形之下，更显出鲁又猛的粗犷彪悍。

这一场结束得很快，鲁又猛以过人的臂力以及精纯的内功，二十招不到就震飞对方手中长刀，赢得胜利。

接着上台的是少林束大名，他是第七组，没有什么困难就以驰名武林的空直棍法取胜。

公证人宣布第八组时，第一个人就是卓辽。王元度见了精神一振，又听明白他的对手姓贺名亮。

这两人在台上一亮相，都是轩昂高大之士，卓辽使的是浑敦棍，金光灿然，粗如鸭卵。

贺亮的兵器是一对紫金八角锤。

他们的兵器都是重家伙，群雄便都晓得这一场定必很好看。

乡老伯向王元度等人说道：“你们仔细瞧清楚那姓贺的小子，他就是吕杰杀死的奚勇的师兄。”

王元度等人都见识过奚勇的武功，此人年方十四，成就已经十分惊人。吕杰用尽一身本领还赢他不得，由此可以测知他的师兄自然更为高明。

台上卓、贺二人办好一应手续，便对面峙立，锣声一响，齐齐出手。

大凡使用重兵器的人都喜欢光斗力量，但见两般兵器乒乒乓乓的硬拼数招，响声震耳。

卓辽似是不曾占胜，也不弱于对方。

王元度心中略感安慰，忖道：“这姓卓的也不过如此。”

台上的两人因占不到对方便宜，便改变方法，开始施展出精妙熟练的招数手法。一根双锤激荡起凌厉风声，斗得十分凶猛激烈。

乡老伯向王元度说道：“你可要小心察看姓卓的棍法，他手中的兵器乃是外门兵刃中三宝之一，棍的本身具有奇奥威力，越打越重，血肉之躯只要碰上一下，登时变成肉酱。”

王元度道：“但他的臂力似乎还赢不得贺亮，晚辈以前对他估计过高。”

乡老伯低声道：“这正是此人可怕之处，以他这等年纪，心计已高人一筹，故意隐藏起实力，不在硬拼力量之时占先，其实他的外功内力都比贺亮强得多。试想如此阴诈多智之人，是不是很可怕？”

王元度点头道：“错非是老前辈神目如电，谁也瞧不出他的真正实力。”

台上的两人翻翻滚滚剧斗了四五十招，那贺亮双锤奇招层出不穷，使卓辽的浑敦棍相形之下大见黯淡无光。如此又急斗了二十多招，双方互有攻守，一时分不出高下。

眨眼间卓辽被对方连连迫攻之下，逐步后退，略略呈显不支。

这时贺亮的紫金八角锤如狂风暴雨般迅急猛击，宛如掀起了滔天巨浪，威力尽施。这一路奇奥的锤法只瞧得全场群雄耸然动容，纷纷打听贺亮的师门来历，但没有人查问得出他师承家数。在大会纪录中虽然填写得十分详细明白，可是按规章不能向外透露。

王元度也向乡老伯提出这个问题，乡老伯笑一笑，道：“我老头子虽然说不出他的师门来历，可是从他的锤法以及昨日他的师弟的铜法中，却瞧出这一家的路数与少林派有极深渊源。但或者久已断绝了往来，因为他们的招数中夹杂得有边塞胡人的彪悍攻掠手法。可见得初时是少林僧人把武术流传过去，经过三数百年的修改研创，今日已卓然成家，在武林中可以占一席，与一些名门大派抗衡并立。”

王元度连忙问道：“卓辽的棍法也奥妙无穷，虽然在这等形势之下，仍然保持反击的实力，使人不能宣判他输败，只不知他是什么家数来历？”

乡老伯道：“他的棍法与本届地主千钧杖蓝峦的家数有极密切的关系，但他还兼具九疑山鬼谷子真传，是故威猛中又有诡毒，城府深沉，真是不可多得的杰出高手。”

老人沉吟一下，又道：“我遍想天下武林各派，在西北边塞之间的只有摩天寨的武功不为世人所知，那贺亮想必就是摩天寨的高手。”

这话别的人都听见了，吕杰讶道：“莫非就是与这日月坞齐名并列为三大隐秘之处的摩天寨？他们一向不踏入江湖，历时已逾百年之久……”他乃是武当名家之后，渊知博闻，竟听过摩天寨的声名。

乡老伯微笑道：“不错，我老头子今后定必到摩天寨走上一趟，瞧瞧那摩天寨中第一高手成就如何！”

说时，台上形势突然剧变，原来是卓辽一棍猛扫敌锤，竟把巨锤震起老高，他得此空隙，立刻展开反攻。

石台四方八面喊叫呼喝之声如雷升起，因为台上卓贺二人已踏入胜败之分的境地。

卓辽似是由于把握到机会，趁虚而入，所以展开一轮快攻，占尽了优势。一任对方双锤如何变化冲突，都紧紧保持这等局面。

砰的大响一声，一枚紫金八角锤如流星般向天空飞起。幸而飞得很高，因此虽是向人丛落下，却不曾砸到人。

卓辽一棍震飞了对方右手兵器，便立时跃退，不再出击。可是贺亮身形仍然摇晃了好几下，才勉力站稳，不曾跌倒。敢情他右臂被对方浑敦棍一震之下，前臂和上臂两处骨头断折，奇痛攻心，几乎支撑不住。

这一场不用宣判也可知是卓辽得胜，时已近午，暂停比赛。

午膳之时，乡老伯向一众少年英雄说道：“卓辽的实力还未曾完全用出，因此你们无论哪一个碰上他，千万小心，据我老头子的看法，在座的人除了王元度之外，没有一个可以与他一拼的。”

阿闪道：“管中流呢？”

乡老伯笑道：“你老是提他干什么？”

阿闪瞪大双眼，反问道：“我为什么不能提起他？”而管中流却已面红

耳赤，很不好意思。

乡老伯道：“你瞧，管中流已经脸红啦！”阿闪那对澄澈乌黑的眼睛转到管中流面上，果然见他面色赤红，心中暗感好笑，付道：“这个人真没用，明知人家有意取笑，何必脸红认输，哼，我才不管这一套呢！”

这么一打岔，她倒忘了最先的问题，恰好这时王元度问起有没有人是第八组的，人人摇头，王元度方自松一口气，乡老伯已道：“摩天寨的四个师兄弟，除了为首的那迟忻年龄逾限，不能参加之外，还有一个老三未出过阵，便是昨天上台把奚勇尸体搬走的尖瘦书生，姓辛名立。他的武功恐会比老二贺亮还强，你们任何一个碰上他，都务须小心在意。”

饭后各自休息，到了末时三刻，广场中人声嘈吵，恢复热闹。

下午只有第九、十两组上场，过后就由第一组轮起，但大会已公告第一组明晨才好开始。

群雄并不曾因此减低了兴趣，王元度这一帮更因胡元和王元度两人都要出场而十分兴奋。王元度是未场第十组上台，这消息敢情已传了出去，所以参观的人莫不大感振奋，都急于等着瞧瞧新近名震天下的王元度的风采和武功。

胡元出场时，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而对手也不甚强，这一战只不过三十余招就分出胜负，胡元是使出铁沙掌的功夫拍落了对方手中单刀，取得胜利。

紧接着就是王元度这一组上阵，先是喊出田若云这个名字，但见一个身量颀长的白衣少年应声上台。这个白衣少年长得美貌，皮肤白皙，脸若涂叉，一对眼珠流转不定。举动有点扭捏作态，像是姑娘家一般。

王元度见了这个对手，眉头先已一皱，待得公证人喊出王元度三个字，全场蓦地寂然无声。

他跃上台去，向公证人报到，四方八面腾升起欢呼喝采之声。要知他在嘉兴江边对付南阿洪那一阵，群豪都被他的侠气豪情感动，所以对他特别有好感。

在台上两个对手相向而立，那田若云微笑道：“王兄威名震动天下，小弟自知远有不及，还望王兄手下留情。”说话时露出洁白齐齐的牙齿，皎美如女子。

但王元度总觉得这个人不大对劲，好像有点邪气，或者形容作阴阳怪气也可。他回了一礼，道：“田兄好说了，在下才疏艺浅，此来只抱着开开眼界之意，胜败之事并不放在心上。”

田若云把裹着兵器的黑布抖开，露出一把金光灿然的三棱短叉，长约四尺五寸。

他斜目微睨王元度，那神情宛如女子般媚眼一般，用娇软的声调说道：“小弟在这一柄馭仙金叉上颇下过苦功，自信还有三五招可以惊世骇俗，王兄可要小心才好。”

王元度心中嫌恶之感越来越深，连自己也觉得奇怪，暗忖：“我向来不以外貌取人，而像他这等俊美之士，更应该使人生出亲近之心，怎的反而觉得很讨厌他。”

他同时注意观察对方的金叉，只见叉端的三支锋棱寒芒闪动，显然十分锋快。

在叉柄与手腕之间一条细链系住，由此可知对方的馭仙叉可以伤敌又

能迅即收回。

他提刻在手，简短地道：“田兄请。”立好门户，等候对方动手。

台下的管中流、柳昭、胡元等人都低声谈论起来，柳昭说道：“这姓田的似是邪气得紧，好不顺眼。”

鲁又猛接口道：“不错，以前我总以为柳昭你是个邪人，但见了这厮，这才知道你竟不是那一类。”

柳昭听了很是开心，胡元道：“若是兄弟上台，这一场无论如何都不肯饶那厮性命。”

不但是他们如此想法，全场武林人物不论功力高低，都感到那田若云有一股勾引人的邪气。因而依照这些人本身的邪正分别，喜欢他或是厌恶他。

阿闪也发表评论道：“这家伙好像女人一般，真教人倒胃口。”

柳昭笑道：“世间之事就是这样，偏偏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他的女人气，你们信不信？”

吕杰忍不住取笑道：“柳兄最懂得女孩子的心理，这话自然断断不错的。”

无情刀管中流缓缓退：“诸位莫看轻这人，他外表举止虽是轻挑浮扬，其实内功根基十分深厚，定是不易对付的强敌。”

他很少说话，因此大家对他的意见特别重视。定睛望去，果然发觉田若云在轻浮之中暗寓沉稳，足证管中流之言不讹。

田若云流动不定的目光忽然停在台下某一处，众人随他目光望去，只见靠近台边有排长木板凳，当中的一排坐着一位少女，长得甚是美貌，头发用丝巾裹起，最瞩目的是她裸露出一截雪白的粉颈。

她毫不退让地跟田若云对瞧，凤目中微带威煞。略高的颧骨虽然不减她的美丽，可是却显出她的性格坚强，是个十分主观偏激之人。

王元度已立好门户，见他毫无动手之象，不禁也顺着他的目光向台下望去。他一转头，那美貌少女也就转眼望他，明眸中流露出奇异的光芒，既有恋慕又有仇恨。王元度认出她正是日月坞的大小姐蓝芳时，不觉一怔。

田若云瞧见蓝芳时的奇异眼光，迅即望了王元度一眼，顿时明白他们是旧相识，而且还有某一种感情。

他微微一笑，突然间一叉刺去，待得叉势使足，这才叫一声王兄小心。但话声出口，叉尖的寒气已侵到王元度面前。

王元度一仰身，顺势疾旋退开，在全场惊叫声中避过这一记偷袭。

他若不是顺势旋开，定必被田若云脱手飞出的驭仙叉刺中。这一来叉尖从他肩边滑过，王元度一剑疾挑，叮的一声，把金叉挑起尺许。

第八章 蓝芳时招贼辱亲妹

双方各自退开几步，盘旋互窥破绽。王元度心中忖道：“此人内力之强实是出人意表之外，若是内功较弱之辈，定须被我一剑挑飞金叉，露出可乘之机了。”田若云也发觉对方名不虚传，便极力寻思诡计。

王、田二人盘绕了两个圈子，田若云首先进击，手中驭仙叉使出刺、

挑、翻三种奇奥的手法，叉上的金光灿然夺目，暗具迷乱眼目的妙用。

王元度以守为攻，剑走轻灵，人若游龙，矫天地化解了对方攻势。

无情刀管中流心中暗暗焦急，忖道：“想不到这个邪气满身之人武功如此了得，元度若不速施煞手，尽力抢攻的话，说不定要败下阵来。”

别的人既没有他的眼力，又对王元度的武功及性格了解不深，都没有瞧出危机。

王元度剑法忽然乱了一乱，竟被田若云抢制了机先，连连迫攻，顿时险象环生。

全场群豪无不骇了一跳，屏息静观。这时田若云金叉诡滑的由上而下疾取咽喉。出手之快，难以形容。王元度剑势横撩，竟是少阳再引之式。

田若云心中暗喜，叉势突然大缓，却仍然向他咽喉刺去。这时在他的馭仙叉上已运足了内力，王元度若然一剑撩中，力弱则无法撩开叉势，力重则立成搏斗内力的局面。而田若云不管内功比得上不比不上他，因为叉尖直刺他咽喉要害，相距甚近，可以边斗内力边向他要害刺去，稳占必胜之势。

王元度的剑刃已堪堪触到叉身，突然改为前削之式，身形借势侧倾，咽喉从叉尖滑过，真是间不容发。

这时敌人的金叉已伸到他颈后，而他的长剑疾削敌人双臂。这一招正是原属少阳剑法三十六招之内的来拒复攻，后来被乡老伯删除，化为少阳再引的后者变化。这时使出来，威力之在莫可思议。

田若云眼看剑光削到臂上，骇得面色泛白，丢掉金叉拼命横跃开去。

王元度本是打算迫他落败就算数，所以见他丢掉兵器时，就煞住剑势。

田若云跃出寻丈，喘一口气，心想，他这一剑不知怎生使出来的？口中却哈哈一笑，道：“王兄一时没想到兄弟的兵器丢不掉的吧！”

四个公证人本要判田若云输败，听他这么一说，都打消此念。只因放对拼斗之时，除了武功之外，这机智计谋也属战力要素，田若云既是故意骗对方缓手之计，可就不能判他落败。

王元度只淡淡一笑，默然不语。谁也不知他正在听乡老伯说话。刚才就是因为乡老伯突然传声，使他剑法一乱，险险惨遭败亡之厄。

乡老伯说道：“那厮不是东西，你若不横心取他性命，不但很难取胜，而且将来祸患无穷。”王元度不能表示意见，因此心中很是着急。他着急的是恐怕乡老伯会教导他克敌制胜的招数，这一来他虽然取胜了，也不光荣。而他更晓得自己的性格，万一乡老伯教他使什么招数可以取胜，则他一定不肯再使这些招数，岂不是反而被他的好心连累了。

幸而乡老伯不再说话，他定一定神，心想我王元度欲以侠义之名称誉于世，怎能当着天下英雄杀死一个无仇无怨之人？

当下立定决心，决计不肯杀死对方。两人盘旋了好多圈，间中互相佯攻诱敌，但彼此都找不到空隙。

他们的门户守得十分森严，在场之人都是武林之士，自然瞧得出来，因此不但不感到乏味，反而觉察出两人的情势越来越紧张，因为这样对峙下去，势必互相迫到立判生死的境地。

王元度深深吸一口气，奋起雄心，突然间挺剑向凝立如山的对手迫去。田若云馭仙叉斜斜指住他胸口，这一招严密得宛如深沟高垒，无懈可击。

全场群雄眼见这等精妙招数，尤其是气势神韵都如此的森严完整，简直教人无从下手。

因此不由得大声喝采，这一来更助长田若云的气势。

但如雷的采声突然间消失，因而使人感到寂静得出奇。

敢情那王元度握着长剑竟自一如无睹对方的森严门户，沉稳的继续向敌手迫去。全场武林豪杰见了不由得错愕难言，是以都几乎在同时之间中止了喝采。

众人在王元度握剑进迫的步伐气势上，无不瞧出他极具坚强的信心，而且无人不深信他一旦迫到数尺之内，定必出手猛攻。

虽然没有人晓得他这一招如何攻得出去，然而王元度表现出的自信却使人感到这是不容置疑之事。

这突然寂静如死的气氛陡然助长了王元度的气势，但听他脚步坚定的踏在台上的低微响声，他的身形随着味味的步声一往无前，迅即迫近了敌人。

田若云只觉得对方泛涌出一股无坚弗摧无敌不克的气概，实是无法招架，心灵中一阵大震，当即改守为攻，口中轻叱一声，长身跃起，驭仙又划起一道金光，直向王元度天灵盖砸落。

他这一招瞧起来虽是十分辛辣狠毒，但事实上他的斗志勇气已被王元度摧毁，陷于被动之势。

王元度朗朗一喝，剑光暴涨，闪得一闪，便自迅快跃退六七尺，拱手道：“承让，承让。”

但见田若云落地打个踉跄，几乎栽跌。左肩上现出血迹，由于他一身白衣，是以这块血迹特别的鲜明夺目。

他咬牙哼一声，眼中射出仇恨怨毒的光芒，盯了王元度一下，随即跃下石台。

群豪喝采鼓掌之声久久不绝，王元度回到好友群中，大家都向他称赞道贺。他们回到居处，这时离晚膳尚早，大家在厅中啜茗闲谈。阿闪见过王元度今日施展的身手，心中已暗暗佩服，不再无事生非的找话讥嘲他。

乡老伯说道：“元度今日的一战，有一点足以震动武林，那便是将来碰上任何敌人，对方决计不敢在气势斗志上跟他较量。”

吕杰问道：“乡老伯，元度兄这等气概是不是纯属天生自然的？”

乡老伯说道：“问得好，他这等无坚不摧的气势一半是天生禀赋，但一半是后天的训练修养而成。我猜他一定经历过一段万分困苦艰险的练功境界，在这一段时间之内，他随时随地都有死亡之险，而且艰苦无比，不是常人所能忍受，才能养成今日这股天下无匹的气概和斗志。”

别的人听了只觉得很有道理而已，但王元度却佩服得几乎五体投地，但觉这乡老伯果真不愧是当今武林第一人，竟把他当日蒙义父云丘老人传授修迷密步时所遭受的大艰大苦一口道破，宛如目睹一般。

众人又谈了一阵，王元度想起一事，心中大感不安，恰好此时吕杰等四五个人都缠住乡老伯，要他再指点一下武功。王元度趁机步出院外，略一分辨方向，便向昨日柳儿引领他去见蓝明珠的那边走去。

穿过不少属子长廊，到了一道朱门之前。此时门紧紧关闭，从四下格局形势一望而知，这一扇朱门乃是分隔内外的界线。

他上前推了一下，没有推开，当下四觑一眼，不见有人便耸身跃起，越过院墙。

里面一条长廊，他记得曾经走过，当下缓步走去。他很希望碰见待婢仆妇，以便着她们通传。

长廊左方有一道月洞门，门内院落深幽，王元度瞧了一眼，本拟继续沿着长廊向前走，可是突然间听见一阵诡异的笑声隐隐随风传来。

这阵笑声邪气迫人，使得王元度心中不知不觉的泛起田若云的面容，他皱了皱头，付道：“怪了，若然是他的话，怎会来到这内宅之中？”

正待转身离开，忽然一惊，忖道：“不好了，倘若此处是女眷所居，则这厮竟会在此，便十分可怕了。他败在我剑下，十分羞辱，很可能心怀激忿，胡作非为。”

这么一想，顿时触动侠义之心，宁可冒着被人误会之险，也得进去查明白才能罢休。

他悄然闪身入内，但见这个院落甚是宽广，不但花木扶疏，而且还有小桥流水，景色幽雅。

绕过一座假山，但见华堂高敞，堂前大树婆婆。华堂内人影闪动，他当即停步，借山石隐蔽住身形。

宽敞的厅堂内共有三人，两个稳坐不动，一个却走来走去。

王元度定睛望去，但见坐着的两人其一正是日月坞十道总指挥子母神笔李公衡。另一个年纪更老，但面色红润如婴儿，两眼神光外射，一望而知内功精湛之极。那两道及白的眉毛威煞之气极重。

在他们面前的方砖地上走来走去的是个白衣男子，长身玉立，从背影瞧去极似是田若云。但他曾经回转身面向这边，所以王元度认出不是。不过长得也像田若云那般俊美而充满了邪气，年纪略大。

椅上的灰眉老者和李公衡都严肃地望着这个白衣男子，显然此人身份特别，是以使他们十分重视。

那白衣男子嘿嘿冷笑数声，王元度听了心想这正是早先听过的笑声。他为人坦荡光明不做窥人隐私之事，当下便要转身离开。

却听那白衣男子说道：“老夫亲自上台之事，你们都说无法瞒过天下人耳目，那就换一个下手之法，总得杀死那王元度小子才能甘心。”

王元度不禁停步倾听，心想这真是老天爷帮忙，让我在要紧关头碰上，亲耳听见奸谋。

灰眉老者道：“卫兄向来以神机妙算擅名，谅必有了绝妙之计。若是能够面面俱顾，不使敝坞主为难的话，我武季重虽然人轻言微，谅亦可以说得蓝坞主同意。”

他的话声甚是低沉，但极为有力，每个字都像鼓声一般震动耳膜。

王元度听知此人便是外号阎王印的武季重，不由得定睛细加打量。这么一来也就推测出那个姓卫的白衣男子来头不小，否则以武季重今日在武林的声威，焉能对他如此容让相敬。

再者就是这个白衣男子外表看来好像不会超过三旬，但他却自称老夫，而武季重也称他一声卫兄，可见得年龄不小，应当是与武季重同辈的高手。

姓卫的白衣男子说道：“武兄好说了，据兄弟所知，武兄乃是蓝坞主极亲密的朋友，此事若是武兄担承，自然就等于蓝坞主亲口答应一般。不过兄弟却不曾找到面面俱圆之计，只打算在晚上找到王元度，把他杀死。至于如何善后……嘿，嘿，那就只好偏劳武兄你们了。”

武季重眉头一皱，煞气更浓，显然他绝不同意。但旁边的子母神笔李公衡却微笑道：“卫老这样做法，虽然带给敝坞主不少麻烦，但比起由卫老亲自上台却好得多了，敝坞主麻烦虽然不免，但仍可推卸责任，只不知武院

主以为如何？”

这李公衡地位不低，又素来以机智多谋著名，武季重心想这里头必有古怪，便哼哼哈哈敷衍，不置可否。

王元度却已明白李公衡的意思，心想这李公衡亲眼见识过乡老伯的武功，算准那姓卫的若是惊动了乡老伯，定必难逃公道，所以赶快插嘴，好借乡老伯之力挫折这姓卫的人……啊，我仿佛记得师父曾经提起过有那么一派，来自东海不夜岛，这一派人数不多，岛主姓甄名南，武功既高又邪，该派中正好有一位高手姓卫名步青。眼下此人莫非就是不夜岛高手卫步青么？

事实上他真的没有猜错，厅堂中那个白衣男子正是外号勾魂圣手的卫步青。这不夜岛孤悬海外，开派已有二百余年之久，但一向不与中土武林交往，所以这一派虽然邪僻，却从不受中土武林中人的注意。直到现任岛主甄南才稍稍与中土往还。而不夜岛能够使当代高手都十分重视的缘故，大半是由这卫步青身上而起。昔年卫步青曾经大闹中原，横行江湖，仗着一身精纯武功和层出不穷的邪门功夫，也不知有多少高手毁于他手底。

正当各门派激起公愤想合力诛除此人之时，卫步青却忽然返回不夜岛，销声匿迹，一晃过了三十余年，今日重蹈江湖，过去的无数恩怨已随时光消逝。

王元度正在寻思，却听卫步青道：“如此好极了，两人想必不大明白兄弟的苦衷，要知今日被王元度击败的田若云乃是岛主的爱徒，身份高隆，这一次为了好玩才参加金鳌大会，哪知不但第一阵就输了，甚且身上负伤，所以非把这王元度杀死不可。”

武季重含含糊糊的敷衍，李公衡却道：“原来如此，可惜武院主和鄙人都格于规章不能出手相助，现在请卫老细看，此是王元度他们所居之处的地形图。”

李公衡以手指蘸了茶水在几上画出道路之详图，还注明王元度的居处，免得他摸错了房间。

卫步青大感满意，作而辞行，王元度一直躲在假山中，一直等到武。李二人送客回来，只听武季重道：“李兄此举用意甚明，但本座却不大赞成，这卫步青昔年恶名昭彰，依本座的脾气，刚才简直一口拒绝，他若是气忿难消，那就划出道来，本座倒要试一试他有什么惊人绝技。”

王元度心中不禁喝采道：“如此方不愧是武林高手，气概过人。”

李公衡道：“院主说的是，以院主的武功造诣自然稳操胜算无异。但属下却还有一点顾虑，那就是这卫步青昔年大闹中土之时，武功固然很高，但最厉害的是他那一身五花八门的邪气功夫，使人防不胜防，才博得勾魂圣手的外号。昔年已是如此厉害，一别数十年之后，武功的进境不去说它，但邪功定必益发厉害。院主身份何等等隆，何必放着一个上佳人选不用而现身冒险呢？”

武季重道：“这话虽是有理，但本座却总是感到心中之气难消，哼，若然他当真得手，离开了本坞，将来还当本坞之人尽是浪得虚名之士，没有人敢招惹不夜岛。”

王元度听了一阵，悄悄退出院外，他顺着长廊再向前走，又到了另一座院落外面。

他记得蓝明珠的绣阁就在下座院落之内，因此，这前面的一座很可能就是她的姊姊蓝芳时所居住的。

当下举步入内，穿过花树山，但见小厅中阒然无人，他走上石阶，到两边房间门外都轻轻敲过，也没有人出应。

正要离开，忽然听到一阵笑语之声从外面进来，王元度心头一震，连忙躲在廊上转角的柱后。原来他听出这阵笑语声中，不但有蓝芳时铿锵的声调，还有那田若云娇声娇气的语声。

他大惊忖道：“想不到他们竟是相识，蓝家大小姐虽然性情怪僻，可是怎会跟这满身邪身的人做朋友？甚至还把他带到居处？”

眨眼间蓝芳时和田若云两人并肩出现，他们站在阶前的空地中，谈论的无非是此院的布置。片刻间两名侍婢带了食盒等物进来，迅速的在院中安放桌椅，摆好盅换酒肴。

王元度这才想起，现在已是晚膳时间，不须多久天就黑了。不过这两人在院中对酌共进晚餐，可就使得他无法悄然溜出去。

他倒不把吃饭之事放在心中，暗自轻叹一声，想到，我原本特来找她，向她坦白剖陈昔日之事，想不到话未说到，却发现了前后两件怪事。

蓝芳时与田若云举杯对酌，那田若云已换过一身白衣，衬托起徐朱一般的两颊和嘴唇，更显得俊美风流。两个人眉来眼去，好像互相都很倾悦爱慕。

田若云一手捏住蓝芳时的纤纤玉手，媚笑道：“小弟何幸，竟得天仙般的姊姊垂青，赐以饭食……”

他见蓝芳时没有缩手，顿时更为轻佻大胆，低头吻在她掌背上。蓝芳时任得他摩娑吻嚼毫无拒绝之意。但当田若云低下头之际，她面上的微笑却化为一层冰霜，眼中射出杀气。等到对方一抬头，她又恢复了暧昧的微笑。

这种表情变化落在王元度眼中，使他甚觉大惑不解，心想以她的家世和本身的武功，若是不喜欢田若云的话，何须敷衍让他轻薄？

田若云喃喃的说了不少肉麻的话，蓝芳时只一味地微笑。后来田若云移身过去，一手接住她的纤腰，她这时才推开他的手，说道：“你别把我当江湖上的荡妇淫娃，我心中虽是喜欢你，但却不能让你胡来。”

她的语气并不严重，因此田若云毫不畏惧，不过仍然向她赔罪。

蓝芳时微笑道：“若云，你可曾有过成家立室的念头么？老实告诉我。”

田若云迟疑了一下，道：“没有。”

她道：“这正是你的本色，你若是有过成家立室的打算，那就不能称为毒浪子了，对不对？”

田若云道：“小弟不作此想的原因甚多……”

蓝芳时打断他的话题，说道：“不必多说了，我正是喜欢你这种浪子，我也不要受家庭的拘束，所以我很羡慕你。”

田若云又讲又喜，道：“小弟年纪虽然不大，但也识得百数十个女孩子，却没有一个像姊姊一般有这等豁达可爱的想法，哼！我一想起她们就烦厌得要死，她们总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求我娶为妻妾。”

蓝芳时笑道：“这些可怜虫一定被你迷得要死了，现在我们讲一句正经话，你想不想把我弄到手？”

田若云吃了一惊，先细察她的表情，发觉没有恶意，心想我要把你弄上手那是易如反掌，但终不及你自动投怀送抱来得有趣，当下应道：“姊姊若不见罪，小弟可要说句老实话了，小弟心中想得不能再想啦！”

蓝芳时道：“好，那么你替我办一件事，若是成功，你爱把我怎样都行。”

田若云不敢轻率答应，忖道：“日月坞富可敌国，要什么有什么，可知她要我办的事一定很困难……”

沉吟片刻，才道：“只要是小弟力之所及，自应为姊姊效劳。”

蓝芳时说道：“你得动脑筋才办得到，那就是奸污我的妹妹蓝明珠。”

此言一出，有两个人同时骇一跳，其一是躲在柱后的王元度，他吃惊不足为奇。而另一个则是田若云，这个不夜岛的高弟虽然不把奸污女子当作一回事，可是眼下一听对象竟是她的妹子蓝明珠时，也不由骇得瞠目，喃喃道：“姐姐别开玩笑。”

蓝芳时正色道：“谁跟你开玩笑？”

田若云心想：“丫头你想戏耍小爷，嘿嘿，你的道行还浅，决骗不了我田小爷人彀……”

表面上却装出惶急之容，说道：“姐姐这话可真教人做梦也梦不到。别说小弟断断不敢做这等事，纵然是敢做，也没有这等本领。”

蓝芳时冷冷的瞅着他，并不插嘴，田若云端一口气，又道：“姐姐还是另请高明吧！”

他站起身作揖告辞，礼数周到，言词高雅，王元度忖道：“莫看他是不夜岛门下，就一概而论是坏蛋，只听他吐属风雅，又不肯干这等奸污之事，说不定乃是污泥中的白莲。”

正在想时，蓝芳时发出一阵刺耳的讥嘲笑声，接着说道：“得啦，我的田大少爷，别再水仙不开花的装蒜了，你的底细我不但一清二楚，连你师父不夜岛主甄南的败德丑行我也知得不少，不过……”

她略一沉吟，又连连发出讽笑之声，接着说道：“不过若是不知底细之人，可真会被你这一番唱做俱佳的表演瞞倒，以为是找错了对象啦！”

田若云的白脸一点不红，道：“姐姐真会坑人，请问家师有什么见不得人之事被你知闻了？”

蓝芳时哼了一声，突然厉声道：“你知不知道我师父是谁？”田若云一听便知其中必有缘故，可是一时请不透，只好答道：“令尊的千钧杖乃武林一绝，姐姐难道还须投拜别人门下不成？”

蓝芳时道：“不错，我告诉你，家师姓何名心寒，掌中一把武珀刀乃是外门兵刃三宝之一。你是甄南座下高弟，自应听他提起过家师。”

田若云瞪大双眼，呐呐道：“原来姐姐是……是何心寒前辈高足，小弟甚是失敬，多有得罪之处，万望姐姐包涵。”

他借着赔罪起身，暗暗运集功力，准备好邪门绝技，随时可以施展。

蓝芳时的眼力像刀剑一般的锐利，似是瞧透他的心思，冷冷道：“你最好不要妄行动手，要知我若是有意暗算你，岂能等到现在？”

这个理由十分雄辩有力，田若云忖道：“是啊，她若是有意为师复仇，早就可以把我暗算弄倒，然后才加以嘲辱耻笑不迟。既然她早先不曾出手，可见得真有几份诚意。”

他一向机变过人，当下连忙抱拳谢罪道：“还望姐姐见有，只因家师再三嘱咐，一旦碰上令师或令师有渊源之人，便须全力设法逃亡。”

蓝芳时冷笑道：“总算你师父够聪明，他定是晓得家师有克制他的手段。我老实告诉你吧，倘若你妄行出手，哼，哼，就在你发动的一刹那间，我有本事我们两人同时炸为灰烬，尸首无存。”

田若云大骇道：“令师便是练就这等同归于尽秘技，打算对付家师

么？”

她点点头，淡漠地道：“家师此生万念俱灰，唯一使她活下去的便是对你师父仇恨，她一定要报了被甄南迷奸玩弄之恨，才能瞑目。”

王元度这才恍然大悟，付道：“原来其中有这等不解之仇，难怪会苦练那种同归于尽的秘技了。”

田若云躬身道：“姐姐请听小弟肺腑之言，从现在起，姐姐但凡有用得着小弟的地方，即管吩咐。不论何等艰苦，小弟也拼命去做，事成之后，决不敢碰触姐姐一下。”

蓝芳时摇头道：“我不是轻易说话之人，说了就得实践。只要你办得成此事，我甘心把身子献给你，作为酬劳，过后你我各自分手，互不干涉。”

这个交易在田若云来说简直是天上掉下的桃花运，焉有不肯之理。但他为人狡诈多疑，这刻还不敢完全相信，设词探询道：“令妹敢是长得十分丑陋么？”

蓝芳时道：“她丑陋？哈！哈！若然她也算丑陋的话，天地间再也找不到一个称得上五官端正的人了，告诉你，她不但有沉鱼落雁那般花容月貌，而且文武全才，吐属风流，没有一个男子见了她能不怦然心动的。”

田若云暗暗咽一口唾沫，道：“这就奇了，你做姐姐的为何要小弟去败坏她的清白贞操？”

蓝芳时道：“为什么这样做我不必说，我可以从侧面透露一点消息，那就是我曾经答应过一些人，倘若他们之中有人杀死王元度，就可以占有我的身体。”

田若云啊一声，说道：“小弟明白啦！”

王元度却像是被闷雷当头击中，脑际一片昏黑，眼前金星乱舞，心中连连自问道：“她为何如此恨我？她为何如此恨我？”

以他平生坦荡磊落的个性，凡事都是挺身而出当面说个明白。而事实上他和蓝明珠并无任何爱的情诺，当面一说，或者能够解开此结也未可知。然而这蓝芳时恶毒的眼光以及田若云的邪气，竟使得他全然不起出见之念。

蓝芳时发出快意的笑声，道：“很好，你已答应我去做这件事啦，对不对？”

田若云道：“小弟自必全力效劳，姐姐一万个放心。”

蓝芳时仰天而笑，美丽的面庞上笼罩着诡异可怕的表情。笑声消歇以后，才道：“以你的阴毒诡秘手段加上我给你制造的机会，那妮子焉能逃得出此劫……走吧！”她站起身，指一指屋子，一面说道：“我先把此地房屋详图给你看，再商议下手细节。”

他们先后入屋去了，王元度征了片刻，付道：“我若是冒险跟去窃听计谋，成功便好，不成功的话，她见奸谋败露，定必有更厉害的手段。倒不如现在悄然离开，设法通知蓝明珠，蓝芳时不知她已有准备，使用的诡谋毒计定必较易防范。”

当下悄悄出去，用尽全身本领，耳目并用，免得不意暴露了踪迹。

好不容易回到所住的跨院外面，突然记起那不夜岛高手勾魂圣手卫步青要暗杀自己之事，恍然大悟的想道：“是了，卫步青虽然口口声声说要替田若云报仇，但其实都是蓝芳时以肉体为酬，才使他如此坚执不舍，定要取我性命，唉！蓝大姑娘啊，我和你没有血海深仇，何必贱价出卖你的美色肉体，雇人取我性命？”

回到屋内，众人晚膳已用毕，他诈称已经用过，又推说要练功，便躲在房内。

厅中笑语之声不时传入来，由于其中有一个娇痴坦爽的阿闪姑娘，所以所有的年轻人都很有兴致，反而不大听到无情刀管中流的声音。

乡老伯年纪虽老，但他这个身份乃是他两种性格中的一面，童心犹在，时时参加戏谨的谈话，凭添许多风趣。

王元度感到焦惶不安，他已想过好多计策，但都有破绽。最后，他决定先把蓝芳时的好谋写在纸上，设法送到蓝明珠手中。

做完之后，他把这张巴掌般大的笺折叠好，开始考虑如何用最迅速的方法把消息传送给蓝明珠。他必须做得十分妥当，以免此事外泄，使蓝芳时的恶名传扬出去。

当他打开房门之时，厅中众人都意外地望着他，王元度笑一笑，道：“兄弟出去走一走，一会儿就回来参加诸位的雅集。”

众人便不问他出去何事，继续谈笑，但过了不久，柳儿进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柳儿问道：“柳相公呢？”

阿闪抢着答道：“他刚刚走出去，想是碰上武功的难题，所以独自出去思索。”

柳昭道：“对，我们不住的谈笑，大概妨碍了他。”

他转眼望着柳儿，又问道：“找他有什么事？”

柳儿道：“有一点点事，但不要紧，婢子且去，回头再来找他。”

她一直向内宅走去，经过那道朱门之后，便不时向黑影中打招呼，黑暗中都有人低低回应，戒备防守得严密万分，如临大敌。

走入小姐闺房中，但见蓝明珠和一个高瘦的中年人在一起坐着说话，她微微一惊，上前行礼，叫了一声：“老爷！”

那人正是日月坞坞主千钧杖蓝峦，他威严地望住柳儿，道：“刚从外面来是不是？”

柳儿哪敢打诳，低低应道：“是！”

蓝峦不悦的哼一声，道：“越来越不像话，胡乱往别人住的地方走动。”

蓝明珠叫了一声爹爹，蓝峦瞪她一眼，道：“怎么啦？为父竟不能管管你的丫头了，是不是？”

她连忙陪笑道：“爹爹今晚好像一肚子火气，这简直是找碴儿骂人来啦！”

蓝峦两道剑也似的长眉紧紧皱起，威煞外露，道：“只有你这个丫头胆敢这样跟我说话，都怪我平日对你太宽纵了。”

蓝明珠道：“爹爹到底碰上什么事？如此的心情不快？”

蓝峦道：“使我不快的事多着呢！”

柳儿听了正要避出去，蓝峦喝道：“站住，不准出去。”

柳儿应了，低头站在一角，泪水在眼眶里转个不停，总算强忍着没有掉下来。

蓝峦道：“说来说去都是王元度，外则把天下妖邪都招惹了来，内则使我的儿女都不安宁……”

蓝明珠陪笑道：“爹爹啊，上一次他从坞里逃走了，你老得知一切之后，毫不生气，今日为何又恼了。”蓝峦眼睛一瞪，道：“那时节他只是寻常年轻高手，为人也很正派磊落，我才瞧得起他，但现在他已是出类拔萃的高手，

这金鳌魁首一席，非他莫属，为父焉得不恼。”

这话内中另有文章，所以不知内情的人担保听得莫名其妙。

蓝明珠却了解地长叹一声，垂首不语，蓝峦又道：“他今日把不夜岛主甄南的爱徒杀伤，这麻烦可大啦！那不夜岛出来的人有名的冤魂不散，邪门功夫层出不穷，而最可怕是任何卑鄙诡诈的手段都使得出来，此所以那勾魂圣手卫步青坚持要杀死王元度为田若云报仇时，连武院主李总指挥这等脚色也无奈答应了，为父虽是觉得不妥，可是已不便驳回武院主的允诺。”

蓝明珠优雅地起身，端茶送到父亲跟前，她那份高贵雍容的风度能够使人心情平静宁贴。蓝峦眉头稍舒，吃了几口茶，缓缓道：“为父虽不怕不夜岛这一派，可是咱们日月坞终是履丰席厚的名门正派，为了你们着想，实在又不愿意得罪他们。何况想谋害王元度的不止卫步青一人，凭姓卫的一个人实在没有把握可言，他乃是得到几个老魔头允诺相助，才敢那样自信。”

他的目光转到柳儿身上，道：“你也在旁边坐着，我打算跟珠儿多谈一会。”

蓝明珠和柳儿都很想把这个秘密迅速通知王元度，好教他有所准备，但蓝峦似是看透她们的心念，故意不走。这一谈直至两更时分，蓝峦才起身道：“你们早点安歇，今晚我已加派人手，在内宅各处巡逻把守，你们放心熟睡可也。”

他走了之后，蓝明珠无可奈何的摊摊手，道：“我出去的话，很难不被别人发觉，而且现在也很晚啦！”

柳儿着急的道：“那怎么成？常言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王相公本领虽是万分高强，但闻说不夜岛这一派最擅长各种稀奇古怪的绝艺，万一王相公不幸遭害，我们这一辈子别想能忘了此恨。”

蓝明珠怔了一会，道：“我也想冒险通知他一声，可是爹爹分明不让我们管这件事，所以我敢打赌，我们只要一走出院门，爹爹立时就知道。”

当她们对觑发愁之时，王元度刚好运功完毕，精神奕奕的睁大双眼，他也不点燃灯火，悄悄起身，无声无息的走出房外。

此时众人尽皆安寝，王元度施展身法，直奔后宅。原来他乃是不辞冒险也得前往通知蓝明珠，免得蓝芳时阴谋恶计得逞，那时便再也不能补救了。

不久便奔到那道分隔内外的朱门，只见门户紧闭，若要过去，非从别处越墙而过不可。

他在门边停步，凝神查听门内的动静。此时更深夜静，一片岑寂。他查听了一会，突然心头一震，连忙停止呼吸。

原来在这道门户后面透传过来低微的呼吸声，双方相隔只不过一块门板而已，这门内之人既是贴立门边，不问而知必是蓝峦派出人手守卫内宅。

他暗自盘算道：“蓝芳时收买田若云共同谋害蓝明珠之事决计不能宣泄半点消息，否则纵然蓝峦不杀死她，但这等事教人知道了，蓝芳时如何活得下去？”

这一来他的行踪可不能被蓝峦手下发现，因为若是被发觉了，蓝峦定必穷根究底的严诘他夜闯内宅的理由，这可不是胡乱捏造几句话就能打发过去的。总而言之，他只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直接通知蓝明珠，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转托之法。

当他正在小心找寻可以通过的防御缺口时，蓝芳时的阴谋已经展开。

这蓝家的大小姐带了一名诗婢，袅袅走过长廊。她才走了两三丈的一

段路，已有两拨人马在暗影中出声向她打招呼问候。此外，她又发觉在稍远的屋顶或墙角都有暗桩把守。

她感到十分奇怪，到第三次有人出声之时，她点头回礼，说道：“是倒晕道指挥项滔老师么？”

黑暗中闪出一个中年文士，拱手道：“正是区区在下，大小姐有何吩咐？”

蓝芳时柳眉一皱，问道：“今晚何故派出这许多人守夜？难道探悉有敌人入侵么？”

项滔道：“在下只是奉坞主之命行事，不知内情，正想向大小姐打听呢！”

蓝芳时心知父亲的行事常常如此，教人莫测高深，谅是实情。当下又问道：“我爹爹可有吩咐过特别注意什么人？”

项滔不禁沉吟一下，要知这大小姐出名的不理男人，今晚居然跟他说了好多句，使他大有受宠若惊之感，是以虽然蓝恋交代过不许转告旁人，但项滔却觉得不好意思不透给她得知。

他把声音放到最低，说道：“大小姐可得替在下保密才行，坞主吩咐我们注意二小姐及柳儿姑娘的动静，不许她们出去。”

蓝芳时大感意外的啊一声，随即挥手道：“谢谢你，我一定替你保密，我现在就到她那儿看看。”

项滔代道：“大小姐千万别把坞主吩咐之言告诉二小姐才好。”

蓝芳时道：“放心吧，我岂能跟爹爹捣蛋。”项滔悄然退下，她回头向侍婢瞧了一眼，却没有说话，然后移步继续向前走去。

蓝芳时和这侍婢又经过好几道暗桩，终于到达蓝明珠所居的院落外面。

她们先后踏入院中，但见上房窗纸上灯光透出，她们两人迅快回顾查看周围动静，确知此院无人监视，仅严密封住四下出入道路，那侍婢便像幽灵一般隐入黑暗中。

蓝芳时独自走上台阶，敲敲窗框，道：“明珠，睡了没有？”

房内传出惊诧之声，蓝明珠从内间走出，一面问道：“可是大姐驾临？”

蓝芳时道：“是我。”

窗开处，射出灯光，妹妹二人隔窗对现，柳儿在稍后一点也用惊诧万分的眼光窥瞧着蓝芳时。

蓝明珠堆起笑容，说道：“大姐请进来奉茶。”

蓝芳时摇摇头道：“现在很晚了，不进去坐啦，我只想问你几句话。”

蓝明珠心中忐忑不安，暗念她多年以来从不跟我说话，目下深夜过访定有重大之事，但我和她之间毫无瓜葛，知她定必为了王元度之事而来。

蓝芳时已缓缓道：“我有一个重大消息，特意来告诉你。”

蓝明珠听她口气似乎毫无恶意，大感意外，问道：“什么消息？”

蓝芳时道：“不夜岛卫步青得到几个老魔头的支持，今晚要暗杀王元度，好像说是三更动手，现下时间所剩无几，你若要通知他，须得立刻前往，再迟就来不及了。”

她满面俱是关切之情，又适：“我们姊妹虽然素不交往，但碰上这等对你十分重要之事。却不能袖手坐视，所以特意通知你一声。”

蓝明珠不知怎么才好，听她的口气好像已经晓得王元度与自己颇有交情一般。

她沉吟一下，才道：“王公子为人甚是正派可敬，小妹若是想办法的话，定必前往通知他一声，可是小妹曾被爹爹禁止外出，简直无计可施，只好由得他了。”

蓝芳时心中涌起另一股妒恨，付道：“原来爹爹来过此处，把消息告诉了她。”但她表面上却仍然装出同情关怀之色，道：“今日我见过王元度的武功，果然精进之极，比起上一次闯出本坞时高出不少。不过，卫步青不是普通高手，他外号称为勾魂圣手，据说有几种特别手法，可以使对方突然昏倒，或是神志不清，因而被他杀死。这仇敌实在十分可怕，若不能预先防范，只怕很难逃得过杀身大劫。”

蓝明珠和柳儿两人平时是十分精细机智，可是眼下正是关心者乱，已经不会考虑及蓝芳时为何尽力煽动她们向王元度报警，一味心慌意乱的替王元度担忧。只因千钧权蓝峦也曾透露此事，说是卫步青得到几个老魔头支持，是以王元度处境之危，不问可知。

她呐呐道：“小妹万分感激大姐的好意，但小妹全然无计可施，只不知大姐可有办法帮忙？”

蓝芳时几乎想扼住她的脖子，把她活活掐死。因为她的焦急已经证明了她与王元度的关系极深。由此也证明了王元度当日到日月坞去乃是受她指使的，其中有什么好计阴谋虽还不甚清楚，但这已足够使她毫不后悔的毁灭王元度和蓝明珠两个人的生命。

她故意为难的沉吟一下，才道：“今晚守夜之人特别多，你们一旦出去，定必立刻被爹爹知道，这样好了，叫柳儿化装易容，随我出去，或者有法子瞒过众人耳目。”

柳儿不等蓝明珠吩咐，便迅速换了衣服，对镜画眉涂脂，面貌顿时大有改变，在黑暗中决计认不出是她。

蓝芳时见柳儿一派甘愿冒险的态度，深心中泛涌起恶毒的仇恨，忖道：“都是你这丫头从中牵针引线，实在罪大恶极，我若不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之内，誓不为人。”

她的妹子以及柳儿丝毫不曾发觉这蓝芳时内心的诡毒，不一会，柳儿已经化装好，跟随蓝芳时出去。

两人沿着长廊走动，黑暗中的守卫刚刚见到蓝芳时侍婢经过，现下一切相符，都毫不在意。

躲在另一个空房中的田若云早就准备妥当，他藏身之所并非是临时找寻，而是早就计划好的。因此，他听见脚步声离开之后，自个儿在黑暗中露齿一笑，打怀中取出一个精致的铜盒，旋开盒盖，便放在窗台上。

铜盒中冒出阵阵扑鼻清香，晚风把香气带到位居下风的另一个房间中。而且不久之后，整座跨院都弥漫着这股清香。

蓝明珠要等候柳儿消息，自然睡不着，也没有睡觉的打算，她陡然嗅到这阵清香，心中感到奇怪，当即走到窗前倚立，馥郁的香气透入她肺腑，使她感到精神一爽，不由得暗自猜想这是什么花香。

相距不远的空房内，田若云又摸出一个铜盒，面上泛起一抹诡异的笑容，但他并不立刻打开盒盖，左手的一只指头有规律的轻轻点在掌心，借此精密的计算时间。

他现下正在使用的手段乃是不夜岛中许多种诡奇技术之一，称为合欢香。第一个铜盒散放的香气于人体全然无害，而且由于此香是采集二十四种

奇花异草配制而成，任何女子嗅入鼻中，都觉得心神费爽，不知不觉的用力喷吸。

但这种香气若是与另外一种药物气味混合，便能使人昏昏思睡，并激起欲念。不过药力甚是柔缓，须得时间充分才能使用。还有一样缺点就是如果用药不强，受害之人可能还能奋起挣扎。虽然受害之人武功已减损十之七八，但终是讨厌之事。

柳儿在蓝芳时房中等候了一会，见她瞑坐调息，既不敢惊动，又十分焦急。

正在无可奈何之时，蓝芳时徐徐睁开眼睛，冷冷道：“柳儿，王元度怎能混入日月坞的？”

柳儿心中一惊，想道：“她在此刻突然问起这事，形势大是不好。”但她却不敢不答，甚至连沉吟忖想也不敢，当下说道：“婢子从实供出，但望大小姐垂怜见谅。”

她把当日的用心及经过一一说出，甚是诚恳坦白。蓝芳时万万没有想到妹子竟是这等用心，顿时一怔，忖道：“她若是当真存心为我介绍才貌双全的人，我自应感激她，不该对她怀恨下手……”

但转念又忖道：“明珠那丫头怎会对我这么好，竟肯把自己心爱之人让与我？分明是有意使我出乖露丑，甚或其中另有阴谋毒计。假使易地而处，我纵是极爱我的姊姊，什么心爱之物都可以让给她，但自家的爱人却万万不能相让。”

她一时天良发现，一时又找种种理由替自己开脱，面色变得十分剧烈。柳儿瞧在眼中，甚是害怕。

蓝芳时终于被天良战胜，想道：“罢了，姑且念在同是女人，相信她这一遭，既是如此，目下便须前去制止田若云下手。”

她透一口大气，站起身子，柳儿大喜过望，问道：“大小姐可是已想出如何通知王相公的法子？”

蓝芳时皱皱眉头，目光凝注柳儿面上，心想，这丫头姿色不恶，那田若云若被阻止，势必不肯干休，我只好牺牲她送给田若云享用了。

这刻时候已耽误了很久，田若云可能已开始行动，蓝芳时面色一沉，问道：“柳儿，我且问你一句话。”

柳儿讶道：“大小姐要问什么？”

蓝芳时道：“明珠遭遇大难，而你却可以代替，你肯不肯为她牺牲？”

柳儿毫不迟疑，应道：“婢子当然肯啦，但大小姐为何有此一问？”

蓝芳时道：“你且瞧瞧门口就知道为何有此一问了。”

柳儿转头望去，但见门口帘子深垂，任什么都没有，正惊诧间，猛觉肋下微疼，顿时全身麻木，身子向后便倒。

但她不曾摔在地上，因为蓝芳时已一把抱起她，说道：“你既是甘心情愿，那就只好牺牲你了。”

门外六七丈处传来步伐声，蓝芳时大吃一惊，迅即把柳儿藏放在内间。

帘间传来一降低沉而十分有力的声音，道：“芳时，还没睡么？”

蓝芳时心头一震，付道：“糟糕，是爹爹驾到，独独是他我无法赶走，这一耽搁只怕来不及去阻止田若云。”想时，口中应道：“是爹爹么？我不想睡。”

门帘一掀，蓝峦走进来，面色甚是沉重，问道：“你去找明珠有什么事？”

可是故意把消息泄露给她知道？”

蓝芳时毅然应道：“不错，王元度若是遭遇了不测，不但明珠会暗恨爹爹，连我也是如此。”

蓝峦怔一下，道：“胡说，你们连是什么身份都给忘了，真真大胆得可恼。”

蓝芳时道：“爹爹纵是把我姊妹二人都嫁给乞丐流氓，我们必定听从。可是王元度如若遭遇不测，我们还是要恨爹爹的。”

蓝峦又好气又好笑，一屁股坐在椅上，细细寻思，蓝芳时心中焦急万分，但表面上一点也不敢流露出来，但听蓝峦说：“明珠一向最是听话，因此，她若是做出不听话之事，我的伤心气恼你可想而知。”

他把心中的真情完全裸露在大女儿面前，自然是认为她会了解和可以信赖，但蓝芳时却不这么想，反勾起已经平息了的妒恨，心中涌起一阵狂暴的冲动，几乎跳了起来。

此时她面色之难看，任谁一见便可清出她的心事。但蓝峦不曾注意到，还在摇头叹息。

蓝芳时很快就恢复常态，心中掠过一阵畅快之感，忖道：“你若是闻悉她惨被奸污之事，恐怕比这刻更伤心难过百倍。”

这一夜，黑暗中许多阴谋正在进行。外面的一座宽大幽深的院子里，有三条人影像幽灵一般出现，他们不论是走动或停止时，都没有半点声息。

其中一个蹲在院墙角落中，火光突现，只见他在角落中摆放好一个拳头般大小的铜鼎，火折子轻轻划过鼎口，便熄掉火折。

铜鼎内冒出一股香烟，向上激射达三尺高，然后化为千百缕，随风飘散。

片刻间偌大的院落中弥漫着一阵若有若无的奇怪气味。

这个使弄手脚之人正是不夜岛高手卫步青，他举起双手，另外两人便都分头贴身院墙隐在黑暗中。

卫步青一直走到一间房门前，举手轻叩，房内传出王元度的口音，道：“谁？”卫步青没有回答，继续轻敲几下。

房门一开，王元度出现在门前，他一身装束得十分俐落，背插长剑，好像早就有准备一般。

卫步青在门开之时退了数步，两人互相对视。卫步青低冷的道：“本人是不夜岛卫步青，今晚特地前来兴问罪之师。”

王元度没有哼声，目光锐利的向院中搜索，立刻发现墙边的两人，卫步青又说道：“我也不怕你会泄漏秘密，因为你决计活不到天亮时候，那两位乃是应本人之邀，前来助阵，一位是南阿洪兄，另一位是没角犀屠望兄，他们可不是来对付你，而是准备万一有人胆敢横加干涉的话，就出手惩戒，你明白了吧！”

他的声音渐渐提高，因此好几个房间都传出响动，似是被卫步青惊醒而披衣起身的。

转眼间两个房门打开，无情刀管中流和吕杰齐齐露面，吕杰问道：“什么事？”

一言才出，忽然咕咚跌在地上。

管中流惊道：“你怎么啦？”

忽觉胸口一阵翳闷，头昏眼花，难以支持，也跌坐地上。他功力远较

吕杰深厚，所以不曾立刻失去知觉，极力支持着不让自己昏倒，提气叫道：“小心，好像是闷香之类……”

王元度见这两人相继不支倒地，心头大震，幸而他还不觉得怎样，正想出手对付卫步青，许多房门开处，先后奔出不少人。

南阿洪一扬手，火光立现，照得一院通明，但见乡老伯、阿闪、柳昭。鲁又猛、胡元、束大名等通通奔了出来。

阿闪奔到管中流身边，束大名抱起吕杰，分别查看他们的情形。乡老伯呵呵笑道：“热闹得紧，咦，元度你衣衫齐整，莫非早就知道这些小子们的阴谋？”

鲁又猛和胡元一齐询问管中流吕杰的情形，但一开口，就跌倒在地上。

乡老伯喝道：“都不要开口说话。”说时，连他那等百毒不侵的一代宗师也感到气机不调，头脑微昏。当即一交跌在地上，暗中运起绝顶内功，抗御毒力。

这时只剩下柳昭和阿闪未曾开口，所以没有跌倒。

墙根下走出一人，但见他身如水桶，从头到脚都一般臃肿巨大，面貌粗野可怕。看来大概是三四旬左右的人，右手拿着一根长达三尺的弯曲牛角，在火光之下闪映出雪白的光芒。

他步伐落地之时甚是沉重，呜呜鸣的走到院心，向柳昭招手道：“小孩子，过来，老子让你砍三刀，事后只要你报出姓名就行了。”

柳昭刷一声掣出缅甸刀，跃到他面前。心想你这叫做自寻死路，我这缅甸刀连铁石也劈得开，何况是血肉之躯？

他可不知道对方是谁，当下扬起缅甸刀。没角犀屠望举手阻止他砍落，道：“慢着，你答应这条件的话，就点点头，老子便背起手任你砍劈三刀。”

王元度久闻这没角犀屠望以一身奇怪不过的功夫称雄武林，纵横多年，少有人敢跟他作对。这便是他练的一门犀牛功厉害无比，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会受伤，而他手中牛角一击之威也是无与伦比，数十年来已不知有多少英雄豪杰丧身于他牛角之下。

那柳昭手中的缅甸刀并不是罕见之物，大凡是武林高手，定能一望而知这缅甸刀的锋快程度。因此这屠望既敢任他连砍三刀，定有十分把握。退一步想，像屠望这等魔头不是笃守信义之辈，万一他突然出手反击，而柳昭却不曾戒备，那是决计难逃一死。

王元度一念及此，忧心如焚，忍不住喝道：“柳兄不可答应。”

卫步青哈哈一笑，道：“你的功力虽是深厚，但本人这一奇药灵验如神，天下间没有一个人能开口不倒的。你最多比旁人支持得久一点而已。”

王元度心想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办法，索性多说几句也是一样。当下道：“柳兄小心，你的对手是没角犀屠望，不畏刀剑，更须防他突然出手反击。”

没角犀屠望道：“老子岂是说过不算的人？”

柳昭更不打话，潜运内力一刀砍落，劈中对方肩头，砰的一响，缅甸刀反而弹起数寸。他这一出手，这才晓得内力减弱了六七成，因此刀锋砍中敌人之时，只等如普通的人运刀一般。此外，他又发现对方的横练功夫其实蕴含极上乘的内功，被刀锋砍中的肌肉会迅快收缩，御去大半力道。

他晓得自己无能为力了，忍不住叫道：“元度兄，咱们快走……”话声甫歇，咕咚一声跌在地上。

王元度眉头一皱，这当儿他记起了蓝芳时。田若云的阴谋，心想这些邪魔们既是发动，则田若云那边一定也同时动手。

他本来还希望田若云不一定会在今晚下手，可是这刻却感到事情不妙，当下喝道：“阿闪姑娘请过来一下，但记得不要说话。”

卫步青十分讶疑的望住他，一点也不明白此人如何能支持得这么久。

阿闪应声走过来，她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可是现下眼见人人昏倒，也不由得十分惊恐，死也不敢开口。

她绕过卫步青，走到王元度身边。王元度从袖内摸出一个密封的柬帖交给她，又在她耳边道：“请你无论如何立刻送达蓝明珠手中，若然有人拦阻，可仗你独步天下的轻功躲过，别被人拦住。立即交给她，千万拜托。”

阿闪心想这一定是求援之信，是以点点头，转身奔去。卫步青冷笑一声，道：“哪儿走？”手中一对判官笔迅快戳去。

他这一招全无杀死对方之意，因为他向来好色，一见阿闪如此美貌，便舍不得下毒手。

但以他的功力身手，这一招也极是厉害，纵是时下名家高手，也非发招抵御不可。这一来便不免被他缠住。

阿闪进退如电，突然已飘退数尺。卫步青惊噫一声，道：“好快的身法，但你别想逃得掉。再说你如此美貌，我可舍不得你跑掉，乖乖的让我亲热亲热吧！”

他的言语态度都很淫很可恶，气得阿闪呸一声，冲口骂道：“死不要脸……”话一出口，才发觉不该开口，连忙举手掩住嘴巴。

王元度喝道：“快走，待我对付他。”大步迫去，掙一声长剑出鞘，化作一道寒芒直向卫步青刺去。

阿闪乘机急奔，南阿洪和屠望一齐移步拦阻，岂知阿闪动作神速如电，一眨眼间从他们之间掠过，迅即跃出院外，走得无影无踪。

她出得院外，记起自己已经开过口，不免心慌意乱，竟走错了方向。

这时蓝明珠已大祸临头，她凭窗站了老大一会工夫，突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困倦，几乎站着入睡。她猛可振起精神，付道：“王元度这刻想必已被众邪魔围攻暗算，只不知柳儿是不是能够事先赶到，她这么久还不回来，莫非碰上什么变故？”

想着想着，眼皮不由自主的垂下来。但她又奋力睁开，心中向自己说道：“蓝明珠呀，若在平时，你就可以宽衣上床，大睡一觉，但这刻元度生死未卜，柳儿讯息毫无，怎能放心入睡呢？”

田若云已悄悄出来，躲在柱后，恰好把她的表情瞧得清清楚楚。他见她两度振奋睁眼，不禁又惊又急，暗道：“这妞儿个性真强，明明困得要死，还不肯上床入睡。但你早晚也得支持不住。”

又等了一会，但见蓝明珠连连打呵欠，玉额泛起挑花般的红晕。

田若云深知她不但倦极欲限，同时也被春思困恼，已经可以开始动手。便大步走出去，迅即扑到窗前。

蓝明珠已经困倦得两眼煌松，只差那么一点点就陷入昏睡中。另一方面，她体内有某种程度的兴奋。

她乃是纯洁清白的闺女，因此对于性欲毫不了解，只觉得身体轻飘飘的，心中失去主宰。

此时田若云的身影映入她眼角中，蓝明珠心头一震，猛可清醒了几分，

以为是柳儿回来报告消息，但目光到处，灯光下但见一个长身玉立，相貌姣美的年轻男子，含笑望着自己。

若在平时，此人面上那股带着邪气的笑容定必使她由衷的厌恶憎恨。可是这刻心中失去主宰，反而觉得很顺眼好看。

这正是考验蓝明珠道行深浅的一个重要关头，按道理说任何女性中了这不夜岛秘制合欢香之后，决计无力抗拒强暴侵袭。即使这个女子乃是三贞九烈的人，可是过得自动献身这一关，也过不了困极昏睡这一关。一旦陷入昏睡之中，焉能保持清白。

田若云心中有十分把握，笑眯眯道：“姑娘美如天仙，丽质天生，果然名不虚传。小生当真是艳福不浅。”

蓝明珠被药力所迷，媚眼如丝，但觉此人的话十分甜蜜可喜，当下随口道。“胡说，你哪得听过我的名字？”

这话完全是以打情骂俏的方式说出，田若云虽是脂粉魔王，调情圣手，但面对如此千娇百媚的美女，也不由得头重脚轻的飘飘然起来，说道：“小生岂敢在姑娘面前胡乱说话，实是曾听令姊提及你的芳名，又听她盛赞姑娘的美貌。”

蓝明珠好像感到不安，但一时之间又没有法子细细推想。此外，她心中仿佛有一件事放不下，这也是扰乱她思路和使她不能集中注意力的原因。

田若云跨前两步，已贴近窗前，与她相距不及一尺，彼此间的呼吸都可以感觉到。阵阵幽淡的香气送入田若云的鼻中，使他大感迷醉。

他捏住她的纤手，腻声道：“好姑娘，真真爱煞小生了。你为何还不上床安寝？”

蓝明珠从上床安寝四个字联想起柳儿，正因为等候她归报消息，才苦苦的支撑。她心头似是清醒了几分，霎时又想到此人如何会从姊姊蓝芳时处听得自己的名字和美貌？莫非是姊姊差他来的？

外表上她仍然眯缝着眼睛，尽是春思困恼的娇态，说道：“我在等人哪，现在还不能安心归寝。”

田若云也不细想，道：“不用等啦，柳儿既不会回来，王元度也活不过今宵了。”

蓝明珠猛可挣脱他的手掌，睁大双眼，问道：“你是谁？”声音冰冷，与刚才判若两人。

要知田若云不合提到王元度遇险之事，只因蓝明珠念兹在兹的忧虑王元度被人暗算，没有片刻放得下这个心事。大凡一个人集中精神贯注在某一件事上，便会产生力量，古人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就是这个道理。蓝明珠既是极度的替王元度危惧，这心事一旦被田若云触及，立刻产生强烈无比的反应。因此突然间恢复了清醒，顿时察看出田若云来意不善，而且他会无端端的出现，定是姊姊使的阴谋毒计无疑。

田若云坚信她逃不出自己掌握，仍然淫邪地笑着道：“小生田若云，是不夜岛少岛主。

谅姑娘定听过不夜岛这个地方？”

蓝明珠用力地甩一下头，皱眉道：“我觉得很困，是你使的手脚么？”

田若云讶道：“姑娘这刻还能运用心智推断事理，真是前所未闻之事。不错，你已中了敝岛秘制合欢香，此香有催眠催情两种神奇力量。”他得意地笑一声，又道：“姑娘纵是意志坚强过人，也无法抗拒这等药力。”

当蓝明珠听得王元度难以幸免的话而刺激得清醒之时，她已暗暗运聚功力，准备出手。

她说话的用意有二：一是拖延时间，伸便提聚内力，二则直探明白此人来龙去脉。

然而直到田若云发出得意的笑声时，体中内力仍然提聚不起，甚且很难保持清醒，再者困倦渴睡之感像浪潮般一个接一个的冲到心头。

她还须弄明白一件事，所以仍然冒险不大声呼救。要知这刻夜深人静，声音传得特别远，而她早晓得院外有不少本坞高手守卫各处，只要尖声一叫，定可惊动他们。

她道：“家姊马上就要来找我，我劝你还是快快离开的好，免得被她碰上，死于非命。”

田若云嘻嘻笑道：“令姊若是赶到的话，那就最妙不过了。她不但不会对付我，还会自动献身给我呢！”

蓝明珠想道：“唉，老天啊，这当真是姊姊的恶毒手段，我们姊妹之间虽无来往，但她怎忍心如此对付我？毫无一点骨肉之情。”

想到蓝芳时的恶毒无情，她不由得替父亲大感难过，伤心得流下两行泪珠。泪水不但使视线模糊，还使得心灵迷惘加深。但见她身躯摇摇，已站立不稳。

田若云一顾身，伸手抓住她的玉臂，吃吃笑道：“好姑娘，别忙着睡觉，咱们还有事未办完呢！”

蓝明珠心中还有几分清醒，可是她的感情已被蓝芳时的恶毒手段摧毁，连反抗的意志也提不起来，面庞无力地贴靠在田若云手臂上，低声饮泣。

田若云喜不自胜，心想还是早点上床合欢的好，当即一躬身窜入房内，顺势已把蓝明珠抱起，向床榻走去。

正当此时，阿闪恰好经过不少困难后赶到，刚刚扑入院内，仿佛见到人影一闪，但定睛瞧时，毫无踪迹异兆。

她戒备地停住脚步，心想莫非已有日月坞高手，早一步躲了起来，乘机暗袭？于是便不肯冒失过去查看，殊不知这刻蓝明珠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

这阿闪出来之时，若不走错了路，便可以提早赶到，其时田若云尚未现身，而蓝明珠瞧过王元度密函之后，当必立刻召集本坞高手护卫，而田若云也势必败露行藏，免去一场大难。

第九章 困木箱九转返魂功

及至阿闪发觉走错，拨转头奔入内宅之时，一越过那道朱门就被日月坞守卫之人发现，出手拦阻。阿闪本来武功高妙之极，可是她牢牢记得自己当时在卫步青之前已开过口，照理说随时随地会昏倒地上，所以十分害怕，只好施展绝妙身法一径闪转冲过。因为这等灵妙奇巧的身法总是恰好从敌人剑尖刀底掠过，极是凶险，假使功力略有减损，迟了一线，便等如自行送死。

她转一个方向奔避，哪知又有敌人出现，霎时间已引出六七个敌人现

身拦截。

这些敌人们都是罕见硬手，尤其是每一处领头之人乃是日月均十道指挥，功力深厚，招数精奇，只要被任何一个缠上了，难得恶斗一场。

她仗着快如鬼魅般的身法四下乱转，总算不曾被敌人缠住。但这其间惊险百出，好几次差点负伤被擒。

按理说她这等只逃不攻的情势该当早就被日月坞诸高手击杀，但日月坞诸道指挥见她是个女子，因此侵入后宅虽是不对，却罪不至死，所以就不施展毒手。如若是男子的话，早就全力击杀了。

阿闪连番遇险之后，猛可发觉功力丝毫未减，心中大喜。当此之时，她还顽皮的向自己作个鬼脸，想道：“真是活见鬼，我竟被那些恶贼们唬住了。”

信心一旦恢复，作风立变，选定左方的一处敌人，一径冲去。只见她在剑气刀光之中连连飘闪，突然间穿了过去。

阿闪的手法当真有如其名，快得宛如电光闪动一般，转眼间又冲过一处敌人，穿屋越院而去。

她绕个圈子才到达蓝明珠所居的院落，由于她领教过日月坞硬手的滋味，心想闻说日月坞奇人异士甚多，一个胜似一个，倘若那躲起来之人比外面的敌人都强，再突施暗算，那是万万难逃毒手。

于是她戒备地查看四下形势，而此时蓝明珠已被田若云平稳放在床上，开始伸手解她的衣裳。

蓝明珠的外衣已被解开，露出贴身亵衣。她直到此时才勉强推开田若云的毛手毛脚，使他不能立刻顺利地把她亵衣剥下。

她露出咬牙切齿的神情，可是已无法尖声大叫，用尽她的气力也不过低低的骂一声恶贼，又低叫了一声救命。

窗边陡然出现阿闪的上半身，她灵活的眼睛落在床边，登时认出田若云的背影。

她气得忘了悄悄掩袭之举，高骂一声该死的淫贼，甚至忘记扑入去动手攻击。

田若云一听到阿闪的骂声，头也不回，反手一扬，抽中飞出一片黄色轻雾，散布的范围极广。倘使阿闪不是忘了扑入动手的话，定必被这片黄雾罩住。

这片黄色烟雾乃是不夜岛威力最强的迷魂毒药，只要罩中敌人，毒力便从五官侵入，立即昏倒，纵是闭住呼吸也不中用。

但这等强力迷魂药物制练极难，还须机缘凑巧才能采到其中三种主药，即使碰巧有这三种主药，为数也十分有限。故此虽然田若云已是不夜岛少主的身份，但身上也只带了这么一个，只够使用一次。那不夜岛岛主甄南认为田若云既有这一个防身，在任何高手围攻之下，也能突围而逃，所以不肯多给。

田若云这次是被聪明所误，他以为来人骂声中定必扑入出手，所以先发制人，谁知扭头一瞥之下，敌人还在窗外。乃是个十分美貌的女子，装束奇怪，一望而知是王元度那一群年轻男女之一。

他凶心方起，猛听外面院中传来一阵话声，道：“明珠姑娘，你睡了没有？”话声沉重震耳，显然是内力深厚无比的高手。他这一惊非同小可，疾奔套间，推开后窗，迅快窜出。

也是他合该逃得一命，原来这时四下守卫之人都被阿闪惊动现身。因此田若云窜出之时，瞧得清楚，变成他在暗处而对方反在明处的形势。

他使出不夜岛组技之一的鼠钻穴身法，身躯紧缩成一团，贴地沿着墙根忽隐忽现地游走，迅快之极，一转眼已逃出老远。

且说窗外的阿闪眼见田若云已逃，房中黄雾虽然似是散失，但她可就不急于入屋。扭头一望，院中站着三人，当中的一个便是发话惊退田若云的，年约五旬上下，上唇有一簇胡子，身被青衣长衫，气度严冷。

他严厉地盯住阿闪，阿闪平生无不怕地不怕，当下也怒眼回瞪，道：“你是谁，看我干吗？”

这人冷冷道：“本人姓李名公衡，闻悉有人夜闯内宅，特来瞧瞧是什么人物如此大胆。”

阿闪根本不知武林中有什么名家高手，她只是从此人的沉劲话声和气度中瞧出他功力深厚而已。当了故意呕他，道：“李公衡？没听说过，大概是乡下武师之流。”

子母神笔李公衡反而微微一笑，道：“你们有了乡老伯做靠山，便不把天下之士放在眼内，未免可晒。”

阿闪撇嘴道：“谁说我靠乡老伯藐视人，我敢发誓从未听过你的姓名。”

李公衡方一皱眉，左侧的灰衣人喝道：“在下荀通，姑娘自然也未听过贱名，荀某倒要瞧瞧姑娘凭仗什么竟敢不把天下之士放在眼中。”

这灰鹤荀通说话时向李公衡望了一眼，李公衡微微颌首，当即大步走过去。阿闪心中掠过一主意，笑道：“等一等，我瞧见田若云躲入套间，临走时打了蓝明珠胸口一掌，她的死活不比动手打架要叫流腹部穴道点去，相隔尚有半尺，便陡地停住不动。乡老伯的指尖距管中流穴道虽是尚有半尺，但别人却仿佛瞧见他指尖上射出一缕淡淡的白气，乍现便逝，之后他手指仍然虚虚指住他腹间穴道，凝神运功。但见这位老人面色渐渐涨红，呼吸也较为沉重，好像很吃力的样子。管中流面色如常，但呼吸却变得更加均匀细长，似是恬畅无比，酣沉大睡。过了一柱香之久，乡老伯呼一口气，收回手指道：“不行，须得另想办法。”

他和王元度走出房外，此时院中尚有火光，乃是南阿洪先前所遗留，但火势已弱得多，他们走下院中商议，王元度道：“设若无法救醒他们，明晨的几场比赛就来不及参加了。”

乡老伯道：“那也是没有法子之事，或者可以向大会申述理由，延期举行。”

王元度道：“大会规定得明明白白，决不能借此延期举行。”

他愁眉不解，心乱如麻，只因这些好友们都是受到自己连累，若然不能解决，那可真是遗憾终身之事。

乡老伯忽然道：“瞧，那是什么？”说时，指着墙根，这时在另一堵墙边火炬的火焰大大跳跃几下，蓦地熄灭。

王元度在这一瞥之下，已瞧见是个小小的玉鼎，心中一动，道：“莫非那是卫步青遗下之物？”

乡老伯道：“大概不错。”走到墙边，先凝眸瞧看，黑暗中仍然瞧得真切，果然是个小鼎，鼎盖镶嵌得有珠宝，极是贵重。

揭开鼎盖一瞧，鼎内有一些灰烬。乡老伯道：“这就是毒香点燃后遗下的灰烬了，可惜全都焚点成灰，无法查看那是什么药物合成，如若不然，或

者还可想出对策。”

王元度取起王鼎，嗅闻一下，但觉清香扑鼻，头脑为之一醒，他灵机忽触，问道：“会不会就是解药？”

乡老伯沉吟道：“药物之性千变万变，或者经过火热后，药性相交也未可知，不妨试上一试。”

他们拿着王鼎回房，扶起管中流，把玉鼎置放在他鼻子下，只眨眼间，管中流就动弹了，跟着打个喷嚏，睁开双眼。

王元度顾不得跟他多说，赶紧拿了玉鼎解救别的人，不久工夫全部救醒。

此时离天亮已不久，乡老伯下令众人打坐调息，以备明晨出战。因此大家都不再絮聒，略略得知昨夜经过之后，各自归房。

翌晨，广场上挤满了天下各路英雄豪杰。没有人得知昨夜发生如此巨变，因此大家的话题都集中在今日的比赛上。

第一场是柳昭出阵，他在台上一亮相，但见长身玉立，不少人都暗中喝采道：“好一个美少年。”

他的对手便是第一场出过阵得胜的使棍少年，姓张名旋，双方撤出兵器，柳昭手中的缅甸刀寒芒映日，气势上已压倒对方的齐眉棍。

交手不到二十招，柳昭就已取胜，当下第二组上阵，王元度一干人微起骚动，敢情这一组上台的两人，其中一个乃是面目尖瘦的书生，报出姓名是辛立，此人正是那个被吕杰杀死的奚勇的师兄，也就是卓辽击败的贺亮师弟，这一派武功诡奇高强，据乡老伯判测，乃是天下三大隐秘之地的摩天寨的年轻高手。

他使的是一双银钩，气度阴沉带煞，对手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相貌憨直可爱，姓卢名良，使单刀。

这两人在台上一站，高手们早就瞧卢良远不是辛立的敌手，而那辛立流露出的阴鸷之气，更令人担心卢良的性命。

在双方动手之前，一位公证人特别向辛立说道：“本场尚属初赛，大会规定甚为严格，动手之时记着点到为止，万万不可意气用事，触犯会章，以免遭除名之罚。”他想是也瞧出此人心黑手辣，所以特别提醒他。

辛立只点点头，神色间甚是冷傲，使人瞧了十分不舒服，幸而那公证人度量甚大，不以为意，否则大会规则中有一条规定不得对公证人无礼，如若无礼，公证人有权取消比赛资格。

两个年轻人开始比斗，双方各立门户，辛立连连冷笑，好像对方不堪一击一般，卢良虽是性情良善，但少年之人总有火性，心下大怒，挥刀便攻。

辛立双钩并不封架，单以身法闪避，一连避了七八招，又发出冷笑之声。

卢良被他如此侮弄，气得热血上涌，大喝一声，奋身猛扑，刀势凶猛无比，直到这时，辛立才使钩招架，但见他钩法奇诡，功力深厚，毫不困难的便抵住对方刀势。

二十招一过，王元度等人个个眉头大皱，心想这辛立真是十分可恶，明明占了上风，却故意时露破绽，让对方有反击的机会，其实这刻已大可取胜了。

台上的辛立向来心毒手辣，在塞外之时动辄杀人，性情甚是残忍，这时早就安下杀死对方之心，但为了不触犯会规，所以必须等候时机。

又斗了十余招，蓦然间刀光闪处，劈入钩影之中，群雄眼看此是卢良改败为胜的绝佳机会，登时彩声雷动，辛立嘴角泛起阴毒的笑意，身子向后一仰，左钩缩回来似是要封架敌刀，右钩早已蓄势运力，刷地制出。

钩尖直奔敌人小腹，使得凶毒无比，表面上看来他是在死中求生的情势下使出这一招，因此纵是杀死了对方也不触犯会章，事实上这只是他布下的陷阱，一步步把对方骗入讲中。

辛立钩势方发，王元度等人都大为震动，失声惊叫。

但见红光连闪，宛如好几道鲜血喷溅出来一般，但事实上却是四名公证人同时发出手中红旗，直向钩尖电射。这数支红旗其实是镖枪，用意正是防止流血，而这四位公证人皆是暗器能手，出手又准又快。

辛立的银钩被四支镖枪射个正着，登时荡开，这时锣声已起，双方分开。

公证人宣布辛立得胜，大家都透了一口气。第三组跟着上场，两个少年都差不多，激斗了四十余招，才分出胜败。第四组便是吕杰这一组，他前日首开记录，杀死了对手，无人能够忘记，现下一见他现身，全场顿时寂然无声。

吕杰态度举止间都自然流露出谦让的风度，只因他曾经当着天下英雄杀死了敌手，心中甚感不安，这正是人生的磨练，大凡有愧于心的人，定会表现的格外谦虚退让。

这次他较易击败了对方，并无流血惨剧，这连他自己也松一口气。

第五组在锣声中上台，此时太阳已移到碧空当中，人人都感到烧热，不过大家的兴致很高，没有离场歇凉去的。

先上台的一个长得粗眉大眼，神态彪悍，手中拿着一把两尺长的钢骨折扇，精光闪耀，这件兵器一亮，全场微起骚动地议论纷纷。原来眼下在武林中有一个家派称为桃花派，此派之人行为诡邪，武功绝高，可以谈得上当今声名最盛的邪派，该派的根据地在川北一处叫做桃花洞的地方，所以称为桃花派，派中之人都使钢骨折扇，扇子两边都画上桃花，是为桃花派标志。

群豪一瞧此人乃是著名桃花派弟子，都暗起骚动，但听台上宣布这彪悍少年姓平，名天虹，他的对手姓苏名英，使的是十三节银鞭。

平天虹意态冷傲迫人，刷地打开手中折扇，高高举起，但见正反两面都画有数枚桃花。

群雄见了心想你何必自亮招牌，谁还瞧不出你是桃花派弟子？但听平天虹冷冷地道：“在下手中这件兵刃经验明，其中并无古怪，本来敝派的独门兵刃另有妙用，但在下为了参加今日盛会，特地另行打制，谨此声明。”

他似是丝毫不把天下英雄放在眼中，宣布这话之时，连一句客气尊称的话都没有，群豪见他如此骄狂自大，无不大起反感。

但那平天虹果然练成了惊人艺业，拼斗之时，只见他手中钢骨折扇忽点忽扫，手法奇诡，功力深厚，五招不到，便把对手苏英的十三节亮银鞭击落尘埃。

他得手即退，竟不趁隙作伤人的打算，王元度暗自颌首，付道：“这人虽是邪派人物，但还非穷凶极恶之辈，尚有可取之处。”念头刚刚掠过心中，却听乡老伯说道：“你们有哪一个能够猜得出这平天虹何故不伤对方么？”

鲁又猛道：“乡老伯弦外之音竟是说这平天虹本来心狠手辣，现在却因别的原故不伤人是不是？”

乡老伯道：“哈，你这莽小子也变得聪明啦！”

胡元道：“早先四位公证人已露过一手，平天虹敢是自知不易得手，所以索性大方一点？”这话一出，许多人都同声附和。

乡老伯缓缓道：“你们不是与他一路之人，自然猜不着其中道理，我告诉你们，那平天虹自负之极，眼高于顶，觉得那苏英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所以不肯取他性命。”

众人都不禁愕然，没有一个想到竟是这等道理，王元度说道：“他这等用心虽是过于狂妄，但此举却很有英雄气概，还是可取的。”

这刻比赛已暂行停止，须待下午才继续举行，大家都涌到膳堂进食，乡老伯他们却是在特备房间中用饭，饭后大家分散在三个房间之内休息，乡老伯对王元度说道：“桃花洞我未去过，但从少林、武当两派名家口中，曾经听他们提及这一派，说是这一派的人虽然邪气得紧，但武功上却有独到之处，此所以能够称雄一时。刚才我瞧那平天虹的扇招手法，得知他功力甚是深厚，可知这一派的内功别有蹊径，是以能够速成，再者他出手攻敌之时，完全是走偏锋的路子，可知必练得有不少奇险招数，一旦发觉不敌，还可以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一点你不可不防。为了万全起见，有时明明找到空隙，定可击败敌人之时，却宁可轻轻放过。”

管中流插口道：“若是不把握机会一举败敌，如何能够获胜？岂不是永远没有结局？”

乡老伯道：“关键就在此处，你放过了两三次机会之后，他定然甚感迷惑不解，到了这时，你才突然不放过机会，他在首鼠两端的情况之下，便不会使出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毒手了。”

此计正合兵法之道，管、王二人大为佩服。休息到午末之交，外面人声渐噪，这一干少年人在乡老伯领导下步入广场，到达固定的位置坐下。

第六组乃是鲁又猛上场，他顺利的击败对手，第七组束大名也轻易取胜，第八组是卓辽的那一组，但他没有上场，第九组胡元，第十组王元度都轻渡此关。

这一日赛事结束，群豪都满意地散去，由于每组五个人，所以虽是以淘汰方式，但每组都须赛斗四场，才剩下一个进入最后决赛的十位高手之列，到今日为止每组只斗了两场，但群豪已大致瞧出这十组的高手是哪些人了。

这天晚上，他们睡了个好觉。乡老伯声明过，今晚若有事故发生，唯他老人家是问，这些少年英雄们无不十分信服他的本事，所以个个安心酣睡，补偿昨夜的睡眠不足。

翌日大会开始之时，他们都显得特别悠闲，因为他们今日只有一个柳昭上台作二次出赛，其他的人按规定只须赛斗三场，人人都过了两关，只等明日过最后一关。

柳昭是第一组，他不负众望的轻取一城，然后参加大伙儿的观战，人人感到十分轻松自在。

午膳之时，柳昭道：“诸位发觉一件事没有？那就是日月坞似是对我们十分冷淡，连柳儿姑娘也不来啦！”

乡老伯听王元度说过田若云暗算蓝明珠之事，料想因此受到严密保护，所以反而不能自由行动。当下道：“我晓得她们主婢遭遇到困难，但详细内情还未知悉，待大会完毕后再问问她。”

没有人知道柳儿这位清丽娇美的姑娘正遭受生平料想不到的折磨，甚

至连蓝明珠也不知道，原来她这刻被关在一口大木箱之内，屈曲着身子，又十分闷热，简直使她痛苦得不想活下去。

蓝芳时咬紧牙关不放柳儿，她算计过此事，若是柳儿失去踪迹，便没有见证人得以证明她陷害妹子，蓝明珠纵是向父亲举发，但当时守卫之人却可以反证她确实是带了一个侍婢进去，后来又带一个侍婢离开，虽说是仍然可以推测她运用掉包换人的诡计，但若是没有人证，还是可以抵赖。

不过她又得考虑到许多后果，譬喻说蓝明珠为了柳儿的性命，很可能不敢告发自己，因此她不敢贸然杀死柳儿灭口，只好把她锁在一口大木箱内，点了她哑穴，使她做声不得。

柳儿受到的最大折磨乃是她身子永远是那个姿势地屈曲着，不能伸直一下，这使得她感到无比的痛苦，较之闷热或是疑虑的痛苦还要大得多，她这种想舒展一下四肢的欲望强烈到可以答应任何条件的地步，换句话说，她的意志已经崩溃了。

但她却又晓得自己绝无这种机会，因为蓝芳时坦白地对她说得明明白白，起码在最近十天八天之内，不可能有任何结果。

只须想想看，十天八天在身遭苦难的人看来，会是如何的长久的时间？她简直不敢想像，自己晓得再想就非发疯不可。

假使她现在能够动弹，第一件要做之事就是杀死自己，免得再受这等活罪，她痛苦得昏昏沉沉，也不知已经过了多久，忽然听到一阵清晰的语声，仿佛在耳边说的一般。这声音道：“柳儿听着，我猜测得出你一定被锁在木箱内，但这个房间之内贮放的大木箱多达百余个，又都用上佳锁头锁住，我若是一一拧毁查看，既费时间，又留下痕迹。”

柳儿简直快活得要死，她听出这口者正是那位神通广大得不可思议的乡老伯，不过他说到此处不免又令她十分着急，怕他放弃搜寻而去，这一来她可能活活困死此地，永无重见天日的机会。

但她着急也好，快活也好，都无法作丝毫表示，只能用心倾听。

乡老伯道：“现下我传你一种奇妙心法，除非是像你现下这等困境之人方有希望练得成功，因此，这个灾难对你或者反而是福而不是祸。”

柳儿急得直在心中叹气，忖道：“天啊，我哪里还有心思练什么功夫呢？”

但她愿不愿意都不相干，乡老伯根本不知，他的声音又传入柳儿耳中，道：“你若是练成这种功夫，将来便不怕任何人点你穴道了，当你自行解开穴道之后，我会估计出时间前来接应，定要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你救出，让那恶毒丫头提心吊胆的熬日子，好，现在你小心听着口诀。”

乡老伯把口诀详细说出之后，又复述了三遍，然后说道：“以你的聪明智慧，想必已能记牢，我不妨告诉你，这种奇异内功心法妙用无穷，只有这入门第一层最是难练，尤其是已有武功底子之人，练时要他完全不涉及本身已具有的内功，几乎是不可能之事。你眼下穴道受制，本身武功无从施展，再者不管如何困难，在你反正全无别的事可做，非坚心一志地继续尝试不可，所以只有你居于这等困境才有希望获得成功，我去了，回头自会来此接应。”

之后，声息寂然，柳儿想来想去果然是除了照练之外，无事可为，当下便依诀修习，凝神默观忖想。

有了事情要做，心境便没有先前那般痛苦，但不久便有新的痛苦产生，原来这种奇异内功十分困难，她连连失败，直到她完全灰心放弃时，最少已

尝试过数百次之多。

她暗暗对自己说道：“算了吧，我宁愿死了也不再练啦，唉，每一次的失败就像挨了一刀似的，我胸口内的那颗心无疑已经粉碎啦！”

在漆黑一团中不知过了多久，失败时的惊悸痛苦渐淡，反正闲着无事，心想这种功夫果然难练之至，若不是乡老伯所传，我定会认为不可能练得成功。他说得对，我若非处此境地，早就中止了，焉能连续试验百数十次之多，我且再练几次，瞧瞧是不是真的绝望。

她依法默观忖想，假想丹田中有一股真气升起，依法运行，突然间感到丹田果然冒起一道凉气，跟着她心意运行，霎时间四肢百体都感到舒畅万分。

又不知过了多久，耳边听到乡老伯的声音道：“柳儿，现下天快亮了，你若是练成第一步功夫，穴道已解，可鼓一敲箱壁。”

柳儿一抬手，果然能动，欢喜得流下眼泪，轻轻敲一下箱壁。

这样乡老伯很快就找到这口箱子，用准备好了的钥匙开了锁，掀开箱盖。

柳儿眼泪汪汪望着乡老伯道：“您老的恩德比我的生身父母还要大，纵是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万一。”

乡老伯一手揪她出箱，道：“有话到外面说，天快亮了。”

他微笑一下，又道：“我算得很准，你实在不负我的期望。”

箱子照旧锁好，不久，两人已到达前面的院落，乡老伯道：“你且睡我的床铺，我把经过约略告诉你。”

她听话地躺下，四肢伸得直直，道：“贱婢真像从极可怕的噩梦中挣扎出来一般，唉，那滋味比死还要难过百倍。”

乡老伯道：“你能练成这门功夫的第一步，自解穴道，得以逃生，算得上是奇迹了，从这一门功夫的难练程度来推测，可知你是多么的痛苦，才会不怕失败，坚志苦练。”

他停了一下，又道：“这门功夫称为九转返魂功，这名称有两种用意，一是表示练到第六转以上，死了也能返魂回生，一是表示若要练成这门功夫，有如死后返魂一般的困难。”

柳儿不禁笑道：“这功夫的名称起得贴切极了。”

乡老伯道：“因此，倘若你不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怎能当得住百数十次的失败打击，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可知道是谁救你重见天日的？”

柳儿讶道：“这不是您老么？”

乡老伯摇头道：“不是我，是柳昭，他在中午之时突然提起你，饭后沉思好久，悄声入屋，直奔内宅，我老人家瞧出有异，暗暗跟踪，见他直奔内宅，便现身把他拦住，问他有何企图，他说他不知怎的感到你好像有难，所以非去查个明白不可，我瞧他意思十分坚决，只好招承下来，由我去查，免得闹出乱子，使他失去出场资格。”

柳儿听了这话，心中涌起说不出的感触，忖道：“我在被困之时果然时时想到他，他居然生出感应，可见得他心中并非没有我。”

她虽然聪明伶俐，十分美貌，又得蓝明珠拿她作姊妹一股看待，但她终是丫头身份，毫无地位，因此，她想到自己竟能在柳昭心中占一席位，那种感激可真不是笔墨所能形容得出的。

乡老伯又道：“我见到蓝明珠，听知一切，便向蓝芳时侦察，居然被我

查出一点头绪，得知你在木箱之内，以后的事，你都知道，不必再说。”

不久，天已大亮，柳儿愁道：“假使大小姐潜来搜查，如何是好？”

乡老伯点头道：“这倒不可不防，她怕你作证，定必冒险四下搜查，你除非这就离开此地，但天色已明，行动殊为不便。”

他沉吟一下，笑道：“有了，你乔装为男子便行啦，好在你已乔装过的。”

柳儿道：“但大小姐还是认得出我的。”

乡老伯道：“笑话，有我老人家在此，她焉能认得出你，赶快换上男子衣服，戴上帽子，把鬓角剃一剃，然后再设法改易容貌，包管她当面再三端详也认不出你。”

柳儿不信也不行，不久工夫，已变成一个年轻男子，乡老伯命她躺下，双掌按在她面上，霎时间双掌炙热无比，不多时他收回掌，道：“行啦，你照照镜子便知。”

她揽镜一看，但见自己面色紫黑，本来低的地方高起，高的地方凹陷。整个面部的肌肉都在他奇功之下变换位置，面目全非。

乡老伯又道：“你不必担心，十天之后，自然恢复原状，你叫什么名字好呢？”

他们商量经当，外间已有声响，乡老伯带了柳儿出厅，最先就碰见了柳昭，他第一句问道：“乡老伯，柳儿姑娘的下落找到了没有？”

乡老伯指一指柳儿，道：“问他便知。”

柳昭转眼望去，但见是个丑陋少年，大是不解，道：“这位兄台高姓大名，可肯赐示柳儿姑娘的消息？”

柳儿见他如此关心，本来想戏弄他一下的心思顿时消散无踪，道：“多蒙柳相公关心，柳儿在此。”盈盈拜倒，满心充满了感激。

柳昭惊讶道：“什么？是你？”

乡老伯立刻把内情说出，柳昭无限欢喜，又无限怜惜地拉起她身子，道：“谢天谢地，现在咱们可以高枕无忧了。”

其余的人陆续出来，得知昨夜有此巨大变化，都十分惊异，王元度向柳儿说道：“在下歉疚良深，只因未能及时把蓝大小姐的阴谋通知明珠姑娘，累得你受此一场大苦。”

柳儿道：“不敢当得公子这话，婢子因祸得福，已是喜出望外。”

第十章 困木箱九转返魂功

用过早点，大伙儿出到广场擂台边落坐，这一日他们都须出场比斗，所以已不似昨日般轻松。

第一场柳昭上阵，他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出手之时，全身功夫似是突然精进了不少，二十招不到就击败了对手。

第二组是摩天寨的辛立出场，这个书生装束的少年高手上次蓄意杀人，被四名公证人掷旗阻止，此事人人印象甚深，所以都特别留神的瞧着。

乡老伯说道：“奇了，他昨今这两场都没有杀气，不知是何原故？”

果然分出胜负之时，辛立的对手丝毫无损，乡老伯道：“此事迟早查得出原因，现在你们留神瞧瞧那使剑少年的手法路数。”

乡老伯说的那个使剑少年，乃是第三组刚刚上场的两个少年之一。长得头大身细而又十分丑陋，这等长相最易记住，今天的比赛已是各组的第四次也就是最后一场比赛，在前此的三场中，每一个能参加今日比赛的无不都上台显露过身手。

因此这个丑陋少年众人俱都见过，但也许是前次他的对手强，轻易取胜了，所以大家对他没有什么印象。

这一回这个姓云名军的丑少年的对手乃是江南赫赫有名的杭州铁鼎周的关门弟子，那铁鼎周是有一次在庙会上与数十武师因故拼斗，他没有携带兵刃，当即抓住庙前一只巨鼎的鼎足，抡舞如飞，把数十名围攻他的武师全部击溃。这一役之后，武林人都称他为铁鼎周，名字反而默默无闻。

他这个关门弟子姓郭名威，长得身高体壮，使的一对滨铁铜份量极沉，舞动之时，老远就听到风响之声。

常言道是一力降十会，那就是说膂力特强之士拼斗之际占得许多便宜。这郭威两臂哪怕没有千斤之力，那对铁铜使得威猛无俦，只要被他砸扫上身，最少也是伤筋动骨的重伤。

云郭二人动手之初人人看好郭威，独独乡老伯叫众人留神观看云军的身手，这一干少年高手连忙凝神瞧着，但见云军一味剑走轻灵，仗着飘忽多变的身法闪避对方的沉重双钢。

但他们可不敢轻忽小视于他，耐心定睛细看，二十余招之后，忽见他诡异之极的攻出一剑，竟从如山铜影中攻了人去，直取郭威胸肋等数处要穴。

这一剑使人感到极是惊心动魄，因为他的剑法固然是十分诡奇凶毒，而最骇人的是他此时身子尚在对方双铜威力笼罩之下，倘若郭威拼着同归于尽的话，则这云军纵然能杀死对方，但也不免被敌手双铜砸死。

全场群豪绝大多数眼见这等凶险情势之时都冒出冷汗，仅有极有限的少数高手们能够瞧出云军这一剑非徒以凶险取胜，其实这一招难在人剑的配合以及这份胆力信心，虽说云军这一剑事实上可以早一线刺死对方，因而自己最多受点外伤，绝不致于赔了性命，可是若非胆力过人，信念坚定，这样的一剑实在极难使出。

那郭威虽是勇猛无比，但这等换命的打法却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顿时一阵胆寒，全力斜闪开去。

剑光刷地打闪，血光暴现中，两人已分开丈许，全场群豪都升起惊讶议论之声，但见那郭威左臂齐肘部断去一截，血流如注，四名公证人倒有三个飞身而下，落在他身边，齐齐出手急急替他止血扎住血脉及伤口。

台下又有大会执事人员上去，把郭威弄下来。云军当郭威还在被扎止血之时，曾经走到他旁边，说了一声小弟很对不起郭兄，话声简短有力，一听而知出自真心。

但全场群豪大都认为云军太过心狠手辣，连柳昭他们也都如此评论，乡老伯道：“且等今日比赛完事之后，我老头子才跟你们细说，现在是吕杰上场了。”

擂台上已公布第三组云军获胜，第四组吕杰出场，他的对手是洪泽湖马家子弟，激斗了六十余招，吕杰即已取胜。

第五组先上台的是个外表瘦弱，其貌不场的少年，手提一口单刀，也是平平无奇。接着现身的却是傲气迫人的桃花派年轻高手平天虹。

公证人报出姓名，那瘦弱少年姓谭名化，好像有点怯意的向平天虹拱

拱手，道：“还请平兄不吝指教。”平天虹只瞅他一眼，连话都不答。

双方立好门户，平天虹丝毫不把对方放在心上，手中特长的钢骨折扇使个虚招，一领对方眼神，随即变虚为实，扇尖一沉，直戳对方胸口。

谭化单刀一拨，身躯趁势左闪，手法平淡之极。不过时间倒是拿捏得恰到好处，单刀拨出之际正好是对方扇指劲力已发的那一瞬间，因而平天虹虽是不想吃他单刀擦中，但其势已成，也是有所未能。

扇刀相触，双方内力进发，谭化蹬蹬连退数步，显然内功造诣远不及对方。

两人乍分又合，谭化手中单刀忽斫忽劈，攻了四五招之多。他每一招都没有半点出奇制胜的手法，极是朴实平淡。可是尚幸时间拿捏得特别精确，使得平天虹一时之间，只能见招拆招，无法施展毒着。

鲁又猛最先低嚷起来，道：“真糟糕，姓谭的若是明知不敌，何必还在厮缠？别惹火了那平天虹而闹出流血惨剧，那才不值得呢！”

乡老伯带着笑容斥责道：“你未请教过我老人家，岂可信口评论？”

一众年轻高手们听了都大感诧异，定睛向台上望去，都想，难道谭化这等平淡无奇的刀法还能跟平天虹争一日之长短不成？

但见那谭化刀法全无花巧，直砍就是直砍，横劈就是横劈，招招皆实，俱无虚假。同时他的气势也毫不咄咄逼人，只那么样的一刀接一刀砍劈出去。

平天虹每一次招架敌刀之时，都打算好下一着该以何等煞手反击，一举毙敌。但每一招接过之后，总发觉自己心中预拟的反击招数不能一举毙敌，因而反得取消原意，再等机会。

而那谭化的单刀发出之际总是教他不能不出招封架。

两人就这样刀来扇往的斗了四十余招，只瞧得鲁又猛等一千少年高手个个感到难以置信，大是惊疑。

乡老伯微笑道：“武学之道，博大精深之至，任何家派只要能发挥一点奥妙，坚执不舍，即可挤入高手之林。不过像谭化这一门心法却很不容易修练有成。”

王元度恭恭敬敬的问道：“请乡老伯指点为何这门武功修为不易？”

乡老伯道：“世上任何事物包括武功在内，总是初时灿烂盛放，结局归于平淡，他这一门武功以平淡为主，妙处全在拿捏时候，可知修练之时另有门道超跃过灿烂时期。这超跃之法唯有探究精研过天下各家派的武学精奥，自家才能不经此一历程。因而与任何敌人动手时，凭他胸中博学妙识，必能窥出敌人招数之妙，发劲之巧，这才能拿捏时间，恰巧是在节骨眼上。”

说到此处，台上的两人翻翻又斗了数十招。但见谭化的刀法渐有精奥之招，惹得群雄纷纷喝彩叫好。

要知平天虹一则骄傲凌人，二则他出身挑花派，不为群雄所喜，是以大家都偏帮着谭化。

乡老伯又道：“关于谭化这一门武功结论是须得久涉江湖见多识广之士才越发高明，反之，年事太轻，阅历不丰的人单凭师父指点传授的话，战到后来，便难免有无以为继之苦了。”

此时喝彩之声此起彼落，但见谭化奇兵迭出，竟没有一招手法相同。这等情势表面上看来似是他潜力极厚，渐露锋芒，其实却是智穷力竭，无法继续使用他独门平淡无奇的刀法，只好以奇奥手法补其不足。

王元度心想那谭化既肯修练那等朴实平淡的刀法，为人定必清高寡欲，

这等人在武林中只恨太少，岂能眼睁睁的看他毁于挑花派弟子手底？当即向乡老伯道：“您老能不能大展神通，使谭化安然退下，为滔滔浊世多保存一个清心寡欲之士？”

乡老伯见他处处都为武林着想，见识气度果是高人一筹，不察暗暗佩服，点头道：“这事何难之有？你等着瞧吧！”

突然间全场静寂无声，气氛异常紧张。原来平天虹业已施展绝艺反攻，但见他身形有如行云流水，进退自如，扇影从四方八面笼罩着谭化。

谭化也使出天下各家派的精妙刀法，博杂无比，招招都是极上乘的手法。竟使得群雄无法测透他到底懂得多少家派的刀法。又如何能学得到这么多。

然而那平天虹一则扇法精妙之极，二则内力深厚，胜过对方一筹，是以这刻处处制住机先，一任对方如何冲突激荡，都逃不出他的扇圈。

这已是生死立判的俄顷，乡老伯从地上抬起一粒小砂子，只有米粒那么大小，提聚起玄功贯注在这小砂子上，接着用指尖弹向半空中。

王元度完全瞧见他的举动，心中甚是疑惑，付道：“难道这颗小砂子就可以解谭化之危？这儿距台上远达两丈，即使是照直射去也未必收效，何况又弹向天空。落下来时纵是能对准平天虹头顶掉坠，但如此细小的砂子，平常人也不放在心上，莫说是一身武功的平天虹了。”

正在想时，那粒小砂子已飞上半空，然后掉下来，落势迅快得出乎意料之外。王元度乃是运足目力，一直跟着这颗砂子上落才能瞧得见，否则绝难觉察，而且纵然有人见到有砂子落下，但体积如此细小，亦不会引起注意。

那砂子以特快的速度落在平天虹身后三尺的台上，忽然弹起，斜斜向平天虹腰眼射去。

平天虹感到腰间微微酸麻，扇招顿时略滞。本来他已觑准时机，就在这一两招之内可以击杀对方，谁知无缘无故的感到酸麻，招数忽滞。谭化乘机一招挑帘望月，刀势斜挑出去，这一招乃常见招数，平淡无奇，但刀势一出，登时把无数扇影破去。

谭化不敢恋战，一跃出圈，道：“平兄武功卓绝一时，小弟自知远有未及，甘愿认输。”

乡老伯在台下向众人道：“好小子，真是恬淡心胸，英雄气概，凡事拿得起放得下。你们瞧他明明有反败为胜的转机，但他却能决然引退，岂是常人容易做得到的？”

那平天虹虽是有有点忿忿之意，可是也没有办法，冷笑一声，理也不理谭化。

公证人宣布平天虹得胜，同时歇午进膳，待下午才继续比赛。

到了下午开始之时，第六组的鲁又猛和第七组的束大名都经过一番激战之后获得胜利。

第八组是卓辽上阵，他的对手是个矮矮的年轻道士，身体甚是粗壮。

公证人宣布那矮道人姓田名不恭。他的兵器是一面铁牌，牌身长约一尺，宽约半尺，底下有一根长柄，牌的一面黑漆漆毫不起眼，但另一面却用白漆写着“赶鬼牌”三个大字。

这田不恭长得肥头胖耳，形状滑稽，在台上晃头晃脑的，一望而知当真是个玩世不恭之人。

他笑嘻嘻的向卓辽道：“喂，大个子，小道知道你双臂有万斤神力，待

会可不要真干，弄出人命惨剧。”

卓辽微微一笑，道：“兄弟若是量窄之人，冲着你这几句话就绝不会放过了你。”

田不恭舌头一伸，道：“还好，小道是人傻命大，碰上真的英雄人物。你既不与我计较，我就让你瞧一样物事。”说时，把铁牌送到他面前，因是平放，台下之人只见得到铁牌边缘。

但卓辽却见到那写着赶鬼牌的那一面忽然裂开数块，迅速的翻转过来，变成另外一些字迹。他一瞥之下，已看明白牌上写着“我是王八”四个字。

这四字初看好像他自己寻自己的开心，其实任何人在台上心中一念这个字，就反而着了他道儿。倘使上阵动手之时，他忽然变出这几个字，定能使敌人瞧了气恼之余而又分心思索。

卓辽忍不住摇头而笑，心想这样子身为玄门之士，亏得他能变出这许多名堂，接着又忖道：“这矮道人定必是古灵精怪之士，动手过招之际，须得处处防他闹鬼才行。”

四角高坐的公证人都瞧见牌上的字迹，不觉相视而笑，要知他们手中的履历证件注明每个上台之人的出身来历，是以他们皆知这田不恭乃是峨嵋乐天子的传人。那峨嵋乐天子行辈甚高，年纪已老，但自年轻时直到老年一向都是嘻嘻哈哈的，不分尊卑长幼都可以胡闹一通。而他的武功也是真高，常常在搏笑怒骂之际，锄奸除暴。

这田不恭既是他的传人，那就无怪如此古怪多端，举止诙谐了。

且说田不恭把铁牌上奥妙给卓辽瞧过之后，一掀柄上枢纽，牌上轻响一声，又回复赶鬼牌三个字。

卓辽微笑道：“这赶鬼牌之名起得真妙，若是田道兄赶不走的，便不是鬼啦！”

说时，把手中黄澄澄的浑敦棍递到他面前，又道：“兄弟这件兵器算得上是一宗宝物，名曰挥敦，本身分量特沉，但这还在其次，最妙的是此棍越使越轻，但对方却感到越来越重。待会儿倘若田道兄觉得这宗宝物不是人力所能抗拒，那就请你尽快跃退，兄弟自当全力收回棍势。”

这番话不但表示好意，而且措词妥当，单说是此棍的威力而不提及武功，使对方不会感到难堪。可见得卓辽不但武功过人，便这等机变应对之道也高人一筹。

双方互施一礼，立起门户。田不恭撒开两腿，铁牌长柄拄地，马步坐得很低，姿势古怪之极。

全场群豪从未见过这等坐马姿势，都讶疑注视。卓辽却晓得对方定必另有古怪用意，故意问道：“田兄这是什么招式？”

田不恭哈哈一笑，响彻全场，道：“这叫做抱柱拉屎式，世上有些人凡事小心，虽是上毛坑出恭也怕会掉落粪池内，须得拖住木柱方能放心。”

全场惹起一阵闹笑，卓辽知他天性如此，计较不得，当下道：“领教了，兄弟打算使一式横扫千军击破田兄这一式，小心啦！”

说到未句，浑敦棍呼一声横扫而去。棍势才发，已有一股沉雄强劲无比的力道冲激涌去。

田不恭感到对方这股力道并非纯属阳刚，竟是刚柔兼有，心中一凛，暗想这对手好厉害，不但一身外功已练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内功也深厚无比，这等内外兼修之士世间罕见。

同时之间，他已考虑到对方这一棍之势极难破解，若是砍劈，决斗不过他的神力，若是向上跃起，避得过他的力道却避不过他后至的棍招。

唯一可行之法只有向后翻跌，借背肘之力改变方向弹闪开去。

但见他身形向下便倒，卓辽手中的黄金长棍蓦地停住，这一来田不恭摸不透他棍招变化，也就无法弹开。

卓辽哈哈一笑，洪声道：“田兄虽是凡事小心，使出抱柱拉屎的招式，但终不免掉落粪坑之内。”

这一次他大大的占了上风，全场轰然大笑，当真是比武有史以来最滑稽可笑的一次。

卓辽退了数步，又适：“田兄勿怪兄弟得罪，请起来正式指挥几手。”

田不恭一跃而起，伸伸舌头，道：“我田不恭矮道士今日可吃辣椒啦，这样吧，卓大侠你武功当真很不错，小道五招之内如若不能取胜，就拍拍屁股落台滚蛋。”

全场升起一片议论之声，但卓辽以及好些高明之士却暗暗佩服这田不恭机智过人。要知他外表上口发狂言，五招就须取胜敌手，其实却是已深知无法赢得敌人，又不能低头认输，只好用这法子落台。

卓辽洪声应道：“田兄真是当世豪放之士，很好，兄弟自当全力坚守五招，瞧瞧捱得过捱不过？”

田不恭向他竖一下大拇指，表示佩服，当即挥牌进攻。但见他手法凶毒异常，快若闪电，果然不是徒托空言而是有真实本领之人。

他攻出的一招一式清楚俐落，毫不含混。群豪瞧了他的招式牌势，倒有大部分自知接不住这五招。

卓辽见招拆招，棍法也极是精奥严谨。乡老伯向王元度说道：“瞧，这才是他的真功夫，此人城府深沉，一直隐藏他的真正实力，但终于露出原形了。”

这时田不恭已猛攻了五招，都无法迫及对方退让半步之地，心中甚是服气，跃出圈外，稽首道：“卓大侠好自为之，夺魁有厚望焉，小道自当拭目以待卓大侠奏凯。”

说罢，飘然落台。卓辽客气地拱手相送，他深知对方功力深厚，机变百出。虽是终逊自己一筹，但若是当真拼斗的话，最少也得拼上数百招之后才能分出高下。

田不恭落得台下，胖脸上的笑容忽然消失，沉重的叹息一声，心想自己运气太不佳了，偏偏被编到这一组中，让卓辽淘汰出局。

突然间感到几缕力道向他后颈袭到，不瞧便知有人张指抓他后颈，这数缕劲力便是从五指上发出。

他心头一震，突然向前倾低一尺，按理说他已把部位时间都拿捏得很准，对方一则已抓不到，二则须防他起后脚撑击，定必退开。

哪知几缕指力仍然罩住他后颈，而且竟是随着他前倾之势而跟进，根本不曾把距离拉开。

田不恭这一惊非同小可，背脊骨冒出冷汗，但觉背后之人武功已臻化境，方能如附骨之疽，无法逃避。

他紧接着已连用几种闪避之法，但都失败了。只迫得他心寒气沮，心中长叹一声，动也不动的任得敌人施为，但觉后颈一紧，已被五只手指捏住。

他心思灵敏迅捷之极，一旦感到无法抗拒，就连护身气功也懒得施展。

那五手指像钢钩一般夹住他的后颈，接着一缕声音传入耳中，道：“小道土服不服气？若是不服，再来一次。”说时，五指忽松忽紧，使他十分难受。

田不恭岂是没有斗志之人？只不过他长于判断形势，所以往往在事先趋避。这人如此加以侮辱，反而使他在不能抗拒之下仍然激起了反抗的意念。他嘻嘻笑道：“不服气，再来一次最妙。”

后颈的五指完全松开，紧接着便一如最初般指力袭颈。田不恭用尽一身本事闪避，仍然被人捏住，动弹不得。那一缕声音又传入他耳中，颈上的五指忽松忽紧，说的话仍然跟上次一样。

但田不恭斗志更盛，坚决的回答不服气。只觉颈上一松，后面的人说道：“你回过头来。”

他转头一瞧，对方竟是个丑陋的老头子，但面上却挂着毫无恶意的笑容。

老头子说道：“大家都叫我乡老伯，你也这样叫我好了，我且问你，何以你明知无法抗拒也不服气？”

田不恭眨眨眼睛，咧嘴笑道：“小道性子向来倔强，越是受迫不过就越是不肯屈服，还望乡老伯见谅。”

乡老伯道：“这就是了，你本是十分机智识得进退之人，断不致判别不出刚才的情势。

你这种性子倒是很合我胃口，走吧，我介绍一些青年朋友给你。”

他一把拉着他走去，这时台上第九组的胡元尚与敌人激斗未完。

乡老伯一一介绍众少年高手与他相识，最后道：“这孩子已尽得峨嵋乐天子真传，今日若不是碰上卓辽，准是十名高手之列无疑。”

田不恭表面上对王元度不大在意，其实暗中却十分小心的观察他。但见王元度只在乡老伯介绍到他之时，诚恳真挚的向田不恭点头打个招呼，接着全副心神都贯注到台上，一望而知他极其关心台上那胡元的胜败。

柳昭笑嘻嘻道：“田兄的铁牌上有什么玄虚啊，兄弟发觉当你把铁牌送到卓辽面前时，那几位高高在上的公证人都微微而笑。”

田不恭说道：“那是一点呕人的小玩意儿，小道自当让诸位瞧瞧，但瞧过之后可不能骂我。”他故意暗运内力把这几句话送到王元度耳边。

接着把铁牌摇晃一下，平放在众少侠面前，一按枢纽，字迹立变，现出我是王八四个字。

众人不禁一阵哗笑，纷纷议论他这一手老是动手过招之时，一定有意想不到之妙。

田不恭一直暗暗留神王元度，但见他仍然万分关切的注视台上战况，竟不曾转眼瞧瞧铁牌有何古怪。田不恭暗暗肃然起敬，心想：“尝闻武林人传说这王元度不但武功深不可测，而且是大仁大义之士。目下这件事虽小，但已可窥出他的心肠人品了。”

常言道是观微知著，世上不乏聪明智略之士能得从一件很微小的事情上，窥测出对方的真正为人。田不恭便是以这种观人之术测探王元度，及至见他全副心意都贯注在同伴的安危之上，竟能把好奇之心压倒，可知他的确是重情尚义之辈，不由得生出钦佩爱慕之心。

然而还有一点他还须试探的，那就是这王元度的武功到底高到什么程度？武林之中的传说一则不免夸大，二则并非出诸很有身份的人之口。这田

不恭想探测王元度武功深浅之意，便是想拿他跟卓辽比较一下，瞧瞧到底哪一个夺标之望更大。

这个矮道人肚子里有的是诡计，当下趁众人目光都转到台上之时，拉一拉乡老伯衣袖，轻轻道：“老前辈，小道晓得您老刚才捏颈子的一手，功力多于手法，小道下山以来，一向自负得紧。”

乡老伯呵呵笑道：“你觉得很不服气，还要跟我老头子斗一场才肯死心是不是？”

田不恭摇摇头，道：“这样就不是聪明人做的事了，小道只想大开眼界，瞧瞧那王元度王大侠如何躲得过你这捏脖子的手法。”

乡老伯摇摇头，道：“这孩子不但功力深厚，应变之力特强。同时他为人温恭正直，统率群雄，不可让他失了面子。”

田不恭一怔，道：“小道深知您老乃是游戏风尘百无禁忌的异人，竟也如此看得起他，可知这位王兄当真是杰出雄飞之士。”

乡老伯道：“不错，他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老头子不妨坦白告诉你，那就是我老头子若是伸手捏他脖子，有两种可能，一是手到拿来，一是无法得手。”

田不恭微微一笑，心想自然只有这两种结果，难道还有第三种可能么？

只听乡老伯又道：“我再解释一下你就明白了。这是说我老头子并无把握一定可以得手，因为我老头子深知他的剑法造诣，倘使他出手抵抗的话，使出那么一招手法，我老头子只好退开，但他深知那一招天下能避得过的没有几个人，为了不欲误伤来人，说不定束手不争，任我抓住后颈。”

田不恭道：“原来如此，小道可就明白啦！”他从乡老伯这番话中，已推测出王元度的武功绝不会低于自己，正是卓辽唯一的劲敌。他一想起卓辽，便泛起亲切的好感，暗念此人也是当今不可多见的英雄人物，须得把王元度的深浅告诉他才行。

台上的胡元恰于此时力战得胜，回到座上。田不恭跟他打过招呼，胡元听说他是乐天子的传人，一手抓住他的衣袖，大喜道：“小弟见过令师多回，他老人家每逢前往北方，总要在寒舍盘桓三五日才离开。但近十余年已不见他老人家光临，小弟还记得他老人家有时抓住我双脚倒举起之时，我就揪他胡子。”

众人都笑起来，田不恭道：“家师也曾嘱咐小道经过山右的话，定须前往府上拜谒令尊翁，家师还再三告诫小道对任何人都不必拘泥，但见了令尊翁之时，务须恭恭敬敬。”

胡元热情地抓住他，嚷道：“你早该找我才对，我们大伙儿热闹得很，你早参加我们就好了。”他突然流露出十分难过的神情，凝目瞧着对方。

这时公证人宣布第十组上台，其中一个王元度。王元度伸手拍拍胡元的肩膀，道：“田道长不是凡俗之人，岂把荣辱得失放在心上，你若是替他难过，未免太瞧不起他啦！”说罢，上台去了。

田不恭呵呵笑道：“王大侠捧得小道骨头都轻啦，但不瞒胡兄说，我这次参加金鳌大会实是抱着好玩的心情，毫无夺标的妄想。”

这时他实在很佩服王元度，他在赶着出场之时，居然还能够发觉胡元为什么难过，这若非他对胡元以及自己这些朋友们用情深挚的话，焉能在这等场面之下还顾得及别人之事。

胡元也发觉自己不该在许多人面前触及田不恭的隐痛，因此感动地望

住王元度的背影，口中说道：“不恭兄，你将来就会知道了，我平生还是第一次见到像元度兄这等舍己为人之士。”

话声中充满了崇敬爱戴之情，深深烙在田不恭心上，他表面上好像没有什么，嘻嘻一笑道：“散会之后再找你，现下我有点事走开一下。”

他离开一千少年英侠，向擂台另一面的卓辽那边走去。走到转角之时，忽然踌躇，心想：“我既知王元度乃是当世仁义之士，还要不要介入他和卓辽争雄之事中？”这个转变他觉察之后也甚感惊讶，又想到：“这王元度真的具有一种奇怪的力量，连我田不恭也被迷住了。”

擂台上与王元度动手的也是个使剑少年，此时一对长剑矫夭飞舞，光芒电射，煞是好看。田不恭抬头望了一阵，但见王元度的对手着着迫攻，掌中长剑使的竟是泰山派秘奥心法。他几乎在同时之间就瞧出这个姓羊名武的泰山派少年高手相貌特别，只要是略有阅历之人，都瞧得出是个性烈如火的汉子。

他不由得皱皱眉头，付道：“泰山派之人向来自傲性烈，多少年以来这一派的人常常发生一招落败，立即横剑自刎的惨剧。这羊武眼看又是这一类的人，王元度一个应付不善，便将是盛名之累。”

这时全场目光都集中在台上双剑拼斗的场面上，但田不恭偏生游目四看，他这个古怪精灵的小道士深知越是这种情形之下，就越是容易发现一些奇怪之事。

目光扫处，忽见一个人在人丛中慢慢移动，双睛乱转，分明是在察看四周的人有没有注意到他的行动，田不恭定睛一看，心中暗暗得意，忖道：“我田不恭费了无数气力才练成的透视之术今日可派上用场啦，这厮分明是不夜岛的田若云乔装为中年汉子。我倒要瞧瞧他鬼鬼祟祟的想干什么？”

但见那田若云乔扮的微微敞开胸口的中年汉子小心缓慢的在人丛中移动，绕到擂台的另一面。田不恭便跟过去，恰好瞧见他站住不动，诈作向台上观看，嘴唇轻动，显然是跟前面的人说话。他前面是个三旬上下的汉子，相貌阴鸷威猛，此时头也不回，似是早就与田若云有了默契。

田不恭一敛神，默运玄功暗暗查听。他们相距只有丈许，又没有什么嘈杂之声，所以田若云话声虽低，仍然被他听见。

只听田若云道：“……实在没有办法。”前面几句话田不恭已来不及听，所以不明白他何事没有办法。

另一个深沉的声音应道：“其实办得到办不到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这一场比赛结果，你且离开一点，兄弟要施术帮助那羊武，虽然他赢不得王元度，好歹也使王元度无法留手不取他性命。”

说罢，那田若云果然移开寻丈。田不恭惊讶的望住那阴鸷威猛的汉子，心想此人不知是谁？他的话声极是有力，显然是个十分自信的人，想必真有这等本事。

当下决定须得从速通知乡老伯他们，方一转身，即被一个人拦住，定睛瞧时，此人作书生打扮，腮突额窄，相貌阴险，正是已晋入十名高手的之列的辛立。

他双钩业已亮出，两只钩尖都距他双肋要害不及半尺，这是因为田不恭转身迈步时自己把身子送上去的。以这辛立的功力和身手，钩势一发，田不恭非死不可，莫说是眼下四面有人挤迫，不能施展迅快身法，即使是一片空荡，那辛立掌握住绝对优势，田不恭也是万难逃生。

田不恭可真不敢轻举妄动，嘻嘻笑道：“辛施主何故这般凶恶，小道一个出家的人向来与世无争，若说有仇家的话，那也是阴间恶鬼厉魂曾被小道驱赶才结下了仇恨。”

辛立冷冷道：“少耍贫嘴，那边站着的便是我的大师兄尉迟忻，这么一说你当必明白我何故如此对付你了。”

田不恭恍然点头，道：“小道差不多明白啦。不过辛施主若是肯把门派出身赐告，那就更加明白。”

辛立道：“告诉你也不妨，我们是从摩天寨来的。”

田不恭讶道：“摩天寨？是不是号称天下三大隐秘处所之一的摩天寨？啊，真想不到摩天寨的武功如此高明精妙，无怪天下知名之士，没有人胆敢前去窥探。”

辛立心中似是受用已够，道：“我也想不到你已练就玄门远听的功夫，照理说你有这等成就，应该可以跟卓辽一拼。”

田不恭笑道：“辛施主过奖啦，小道只学过几年不三不四的功夫，骗骗世人还可以，碰到你们这等行家就使不出来啦，不瞒你说，小道向来生性喜爱胡闹，刚才发觉那人鬼鬼祟祟，所以用心查听一下而已。但仍然听不大清楚，只不知施主信不信？”

辛立面上泛起杀机，冷冷道：“信不信要问问大师兄才能决定，道长若是问心无愧，所说属实，那就再向前移动一点，让我点住你的穴道，待问明之后，自当赔罪释放，如若不然，兄弟只好下毒手灭口。”

田不恭心想若是容得你去问过尉迟忻，得知最后说的是对付王元度的话，焉能容我活着。但这刻纵是反抗，也难逃活命，这真是进退两难的局面。当下脑中拼命的思索计谋脱身逃命，口上说道：“这话也有道理。”

说是这么说，身子却不向钩尖移去。辛立何等狡猾精明，面上杀机更盛，道：“快点！”这一声无疑是最后警告，只要对方还拖延的话，立即出手。

他们对话之声很低，加上这只是顷刻间之事，所以四周之人全未觉察，都昂头向台上观看。

田不恭道：“什么？你打算用钩尖点穴不成？小道正在等你伸手出来呀！”

辛立冷冷道：“敝寨自有独门点穴手法，可以使用兵刃，你快点移动，不得多言。”

须知他定要田不恭自行送到钩尖之故，便因这静动之间大有讲究。倘若辛立吐钩刺穴的话，田不恭可说不定有机会抗拒逃生，因为他钩尖吐出之时志在点穴而不是取他性命，则速度及劲力都不相同，便有可乘之机。

在这刹那之间，田不恭那个特别巨大的脑袋中已闪掠过许多计谋，例如他忽然向对方背后瞪眼摇头，使对方以为后面来了敌人。此计对付旁人尚可，但面对辛立这等阴狠毒辣脚色，全不管用，包管被他猝下毒手一钩刺死，那时候辛立才肯回头瞧看。他还有更古怪的诡计，是以往时常拿来吓唬人的惯技，那便是他突然口鼻流血，两眼翻白仆跌地上。

此计或者可行，但倘使对方小心周密的话，先以利钩制住穴道始行查看，也是全无用处。以他的估计，辛立此人有九成会先制穴道而后查看。

这真是把他逼得无路可走，只好僵硬地向前移动，猛觉胸腹之间微微一疼，顿时全身发麻，动弹不得。原来他已屈服，把身体送到敌人钩尖，任他施为。

田不恭神智犹在，眼睁睁的望着辛立收起双钩，向他的大师兄尉迟忻走去。

他捏着一把冷汗，遥观对方动静，只见辛立走到尉迟忻身边时，竟不开口说话，他暗暗松一口气，心想，果然不出我之所料，那尉迟忻说过设法帮助王元度的对手，则不论他用什么手法，目下都不能分散精神无疑。我就是拿性命搏这一下，只要他等到台上分出胜败才能分心的话，我矮道人三寸钉便还有逃脱大难希望。

擂台上的战况他无法瞧见，但从四方八面喧叫喝彩之声推测，可知斗得十分激烈。田不恭心中不住的叨念道：“天灵灵，地灵灵，三清祖师保佑弟子，可别教台上的拼斗结果得太快，要不然我这三寸钉的小命也完啦！”

喝彩之声不住的爆发，不问可知双方都有十分精彩的招数。田不恭那对小眼睛硬是盯住辛立的动静，但见他凝视台上战况，偶然间手脚不由自主的动上几下，好像是替台上之人用力一般。

这辛立还算是抑制得住自己的人，此时许多武林人物紧张起来，简直轮拳舞掌，使的劲比台上还大。这等情形不管是哪一场每逢打得精彩便会出现，所以大家见怪不怪，都不放在心上。

辛立此刻万万不敢惊扰师兄，因为他晓得尉迟忻正施展本门无上传音心法，教导台上的人如何对付王元度。这尉迟忻一身武功高出三个师弟甚多，又是旁观者清，是以屡有佳作。

因之，这一场拼斗得特别精彩。

辛立耐心地等候了好一会工夫，回头向田不恭望去，但见他呆呆站着，有如水鸡。这才放心再向台上望去。但他终是好狡多疑之人，明明很是放心，可是不多时又回头向田不恭望去。

这一次目光到处，田不恭依然站在那儿，可是仿佛见到他挤眉弄眼地作了个怪样子。

他扭回头再望台上，心下不免疑道：“那厮应当全身麻木才对，眉眼怎会皱动，莫非是我眼花？”越想越不对，又转眼望去。

但见田不恭已失去踪迹，他这一惊非同小可，游目四顾，但目光被人山人海挡住。他更不迟疑，赶紧迅快奔去，展开身法在人丛中移动，滑溜如鱼。

转过台角，但见乡老伯那一伙人之中见不到田不恭的影迹，当即拨转头向别处接去。

乡老伯伸手拍一拍肚子，长衫下面钻出一人，正是矮胖身材的田不恭。他翘起大拇指，道：“您老的功力敢说是高绝当世，刚才一运身子就薄如纸片，真是骇人听闻。”

乡老伯道：“算你有点眼力，走吧，咱们定要使辛立他们不晓得你已到过这边，散场之后你再来找我们。”

田不恭应道：“好。”拔腿便溜。他可不是害怕辛立，而是存心使自己莫测高深，使他们不知道自己已把消息透露给乡老伯他们，才肯躲藏起来。

转眼间他已溜到卓辽身边，卓辽本来瞧得十分入神，但田不恭到他身边，便顿时警觉。

那卓辽跟田不恭一比，足足高他半个身子，是以须得低头瞧看。一见到田不恭，立时满面推欢，伸手相握，道：“田兄这一会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田不恭心想：他为人如此灵警，可见得智谋出众，真是不可多得之材。

当下道：“小道甚是感念老兄的好处，特地替你打探一下你的对手的实力。”

卓辽先道谢了，才指一指擂台，道：“他不是在上面了么？”

田不恭道：“不错，你觉得他怎样？可有把握取胜？”

卓辽沉吟一下，道：“此人遇强则强，遇弱则弱，我知道他是替别人留面子，不好意思一出手就把对方击败。这等用心我很佩服，可是我却不会放过他。”

最末后的两句话说得十分坚决，好像是有什么仇恨一般，田不恭讶然思索。卓辽忽然道：“奇怪，他的对手又恢复起初出手的情形，刚才使的那许多精妙招数突然都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

刚刚说完，全场彩声雷动，原来战事已告结束，王元度击落对方兵刃取胜。

卓辽和田不恭两人都不曾随人潮移动，默默付想，片刻之后，卓辽才道：“道长可愿到在下那边聊聊？”

田不恭摇摇头，道：“不了，小道还得去瞧瞧王元度。我以前可不认识他，老兄万勿误会。”

卓辽笑道：“道长这话未免小看在了，这并不是单说我不在乎你们是否的好友，而是晓得道长不是那等卑鄙之人。在下不妨坦白奉告，那就是我心中盘算好击败王元度的法子，也只有这一条路，便是拼斗一二百招之后，突然以煞手猛攻，拼着同归于尽。须得如此出奇制胜，才能收效，同时又能杀他，得偿心愿。”

这方法是唯一之路，只因王元度乃是大度君子，生性爱才重友。卓辽若是有本事跟他拼斗一两百招，他定必生出惺惺相惜之心。当此时突然使出拼命的招数，只要王元度心中略一犹豫，势必血染当场，死于非命。

那王元度的为人给予田不恭印象极深，是以他不必思索就明白了此中关键，不禁替王元度忧虑起来。他道：“卓老兄，你只要赢得他，就是当今普天下这第一流的第一高手，何必取他性命，留下这话柄。”

卓辽道：“田兄有所不知，在下与他有过节，非取他性命不可，请恕我不能把内情奉告。”

田不恭双眉紧皱，流露出悲悯之色，道：“莫非是一山不容二虎，是以卓兄容他不得？”

卓辽肃然摇头，道：“在下非是量窄之人，而且生性自傲，倘若正要加诛仇人之时，这仇人说他三年后定可与我一拼，而我认为他当真有这等资格的话，定必让他再活三年修炼武功，始行决一死战。”

这番话果然把他的自傲自信完全刻划出来。田不恭道：“原来卓兄是为了别的缘故，小道失言了，只不知此事有没有挽回的可能？小道或者可以冒昧劝说王元度向你道歉赔罪。”

卓辽先摇摇头，表示不行，然后讶惑地道：“田兄如此关心他的生死安危，但又不是好朋友，这就奇了，他有什么魔力？在下也奇怪为何那许多年少不羁的高手都很尊重他，愿意听他的话？”

田不恭道：“他的确是个英雄人物，胸襟学识都不是常人可及，而且是个真正笃行仁义的侠士。”

卓辽冷笑一声，道：“表面上果是如此，但暗地里却不是你想像中那等自重君子。咱们别谈他了，大家都散了，只有那边两个人想找麻烦，目下还不知道他们是冲着谁来的。”

田不恭早就见到那辛立和尉迟忻二人逗留不去，当下哈哈一笑，道：“是冲我而来的，请老兄你先走一步吧！”

卓辽讶道：“你？这就奇了，从没听说过摩天寨跟峨嵋有过节，反倒是兄弟曾经击败他们师兄弟中的老二贺亮，眼下这两个家伙同那辛立也还罢了，但那老大尉迟忻据说功力深厚之极，冠绝同侪。”

田不恭哈哈一笑，道：“小道下山以来碰见过不少场面，但仅仅在你手底输过一次。我可还不把他们放在心上。”

卓辽道：“话不是这么说，你可知道他们摩天寨有一宗什么绝艺么？那就是独门传音的功夫，这门功夫本身没有了不起。但像目前这等形势，没有动手的那一个就可以从旁察看你的弱点，传声通知己方之人，那样你等如以一敌二，而且敌方有一个是旁观者清，试问这等架如何打得过？”

田不恭恍然道：“原来如此。”

他却是恍然于刚才那尉迟忻如何帮助王元度的敌手，也怪不得王元度的对手武功忽强忽弱。

想到此处，突然间触忆起一件事，暗中叫声不好，向卓辽说道：“他们虽是有这等功夫，但小道还是敢跟他们斗斗，不过小道忽然记起一件事。”

卓辽点点头，道：“兄弟决不会误认道长怯敌遁逃，你放心去吧，这两人交给我，自有法子拦阻他们。”

他这人外表虽是豪猛，但心思灵敏细腻之极，田不恭至此更是佩服，稽首道：“那就有劳大驾了。”

当即举步向大门走去。

卓辽竟也跟着他，直到大门口，他才留下，转身对着那尉迟忻和辛立两人。

田不恭匆匆忙忙的奔入屋内，在走廊上碰见一名管事，拦住问道：“快给我查一查泰山派羊武的住处。”

那管事人员一怔。

田不恭又适：“我在外面四处找不到他，就怕他今日败阵下来看不开而发生事故。”

那管事之人甚是精练机警，一听这话，便知不假，道：“道长请随在下来。”

两人迅速的穿过七八重噪杂热闹的院落，最后在一座房舍前停步。那管事之人道：“就在左首的上房中。”

田不恭一跃而前，落在房门外，口中招呼道：“羊武兄在不在？小道是峨嵋田不恭。”

那管事之人听到峨嵋二字，晓得这些大门派都有交情渊源，顿时放心走开。

房内传出一个粗壮语声，道：“啊，是田道兄，请进来。”

他掀帘而入，但见那健壮结实的羊武独坐窗边，一口出了鞘的长剑横搁膝上。他心中暗暗松一口气，知道并没有来得太迟。

当下提住那面招牌似的铁牌进去，说道：“羊兄恕我冒昧打扰，我们虽是从未见，但家师常常提及贵派的早天雷秦洛前辈，得知交情甚深，不同泛泛，只不知羊兄跟那秦老前辈如何称呼？”

羊武瞪大双眼，道：“那便是家师，田道兄原来是乐天子老仙长的高足，当真不是外人。”

田不恭拉了一张椅子在他身边坐下，说道：“想不到我们今日都辱及师门，败下阵来，真是无颜返见师尊！”

羊武便是刚刚败在王元度剑下的人，他出身泰山派，而且武功走的是纯刚路子，这一派之人大都是这样，个个性情暴烈，此所以泰山派时时会发生一招落败便回剑自刎之事。

他这时可是碰到了同病相怜之人，而且又很有交情，不须隐瞒，不觉长叹一声，道：“田道兄这话甚是，咱们落败受辱还不要紧，最痛心的是咱们连本门声誉也给毁了，如何有面目生存世上。”

他拍一拍膝上之剑，又道：“好在家师身子轻健，我又还有两个师弟可以传承本门武功，若是一死倒是无牵无挂，道兄处境不一样，恐怕不能轻生。”

田不恭道：“生死之事在我玄门中人瞧来并不重要，倒是有件事须得告诉羊兄一声。”

羊武讶道：“什么事？”

田不恭道：“这件事因羊兄而起，却使我惹来杀身之祸，小道人孤势单，思来想去，唯有来找羊兄帮助，凭我们师门的交情渊源，羊兄当不会坐视不管。”

羊武纵是想个三日三夜也弄不懂这是怎么回事，何以跟自己扯上了关系。当下忘了自身落败之辱，问道：“到底是什么事？只要兄弟插得上手，自是义不容辞。”

田不恭乃是运用他的急才机智设法挽救羊武一命，此举甚是重要，不但直接的涉及双方师父的交情，间接还可使王元度少去泰山派这个仇敌，因为羊武一死的话，泰山派势必把他当作死仇大敌。

他道：“小道正在观战之时，忽然听到身边有人低语，其中一个是摩天寨四弟兄中的老大尉迟忻，他说他要施术助你对抗王元度。”

羊武啊一声，道：“原来是他传声把对手的破绽弱点告诉我的，我该当向他致谢才行。”

田不恭道：“慢着，小道只说了一半，他下一半的话是，好让他们打得十分激烈凶险，那王元度最后留手不住，非当场杀死姓羊的不可。”

羊武勃然变色，道：“不错，他后来忽然不哼声，使我反而用心寻思而失手落败。”

其实他的剑法功力不如王元度甚多，应该败阵才合道理。

田不恭道：“我既是听了这话，不由得转头向他瞪眼，那尉迟忻发觉了，险险地向我笑一下，说道：‘你都听见了是不是？’我还未开口，突然一把利钩已抵住我腰上穴道，那人是老三辛立，他嘿嘿冷笑一声，便以秘传手法用钩尖点住我的穴道。”他装出寻思前事的表情，接着又道：“他们旋即移开，我猜他们不立即取我性命之故，定想等到你血溅台上，人人震动不暇旁顾之时才下毒手，便无迹可寻。此举还有一个用意是借此观察一下当时我有没有同伴在侧。但殊不知敝派有一种移经换穴的功夫，若是练得成功，全身穴道皆可挪位，但小道功行浅薄，只练有三四成火候，所以当时仍然被制住，不能动弹。”

羊武发急道：“那么你到底如何能够脱身的？”

田不恭道：“我虽是当时被制，可是经穴其实已移开少许，所以还能运行真气，过了片刻，自行打通穴道，恢复自由。”

羊武听到此处才松一口气，他这等细微的动作反映出他的真心诚意，

田不恭暗暗感激，又道：“但刚才我发现尉迟忻到处找我，他们一则人多，二则不讲武林规矩，所以我不肯现身拼斗，径来找你帮忙。”

羊武怒声道：“那批家伙真丢尽武林人物面子，简直变成无赖流氓了，兄弟定必站在你这边。”

田不恭大为放心，暗想他暂时已不会轻生自尽，但还得想个什么法子使他跟王元度见面，以王元度的为人和气质，定能使羊武感到钦佩，因而不以战败为耻，这才是根本之法。

他对羊武说过的话大半是真，少许是假，因是配合得好，羊武不但完全相信，而且以后碰上哪一个有关之人也不会查出他的假话部份。

田不恭沉吟讨想一下，又道：“我忽然想到一法，只不知行得通行不通？”

羊武道：“可是先发制人么？走，咱们找那几个家伙去。”

田不恭道：“先发制人虽是很妙，可是我们都是正大门派之人，怎能在这等盛会中闹事？岂不是更使人看低了我们，都说泰山峨嵋的人没气量，禁受不起一点挫败，就去滋事扰乱。”

羊武一愣，道：“对，咱们不能闹事。”

田不恭沉吟一下，道：“我们何不想法把这难题移交给王元度呢？”

羊武奇道：“什么难题？怎生移交给给他？”

田不恭道：“摩天寨之人如此对付王元度，可知他们之间仇隙极深，风闻王元度乃是极为侠义之士，咱们去把摩天寨如何暗使手脚的阴谋告诉他，他决计不能袖手不管，但他乃是进入决赛中的十名高手之一，若然闹出事故，就须取消资格，这岂不是一个大大的难题，而且又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使他背上这个干系，脱身不得。”

羊武本来不是这种使诈弄诡之人，可是一听到进入决赛的十名高手这句话，顿时勾起嗔心，便不迟疑，道：“好，咱们几时去找他！”

田不恭暗中透一口气，忖道：“我已替王元度与你暂时化解了一件几乎不可挽救的仇恨，以后的发展我已无能为力了。”

须知这羊武若是不胜羞愧而自杀了，泰山派之人自然把仇恨算到王元度头上。田不恭起身道：“走，我们越早把难题交给他越妙。”

不久，他们已来到王元度等人居住的院落中，恰巧赶上晚膳时候，由乡老伯为首率了一干少年英雄围坐席上等候上菜，田不恭当先跃入厅内，先向众人使个眼色，才大声道：“王元度，小道听闻你是个行侠仗义之士，眼下有人因你之故遭受强敌窥伺算计，你管不管？”

全席之人都大感奇怪，又见他使过眼色，所以都不跟他招呼，王元度慨然站起，道：“小弟焉能不管，只不知那位朋友是谁？”

田不恭一招手，羊武大步走入厅中，众人见他现身，更是惊奇。

王元度离席拱手道：“想不到羊兄居然惠然降临，兄弟刚刚还提及羊兄，甚表钦佩。”

羊武见他如此客气有礼，心中对他的仇恨不知不觉已减去一半，王元度接着替他介绍席上之人，大家都对羊武非常有礼，又纷纷热情地拉他们两人入席，以便边谈边食。

羊、田二人却不过一众少年英雄的力邀，只好入席。

大家饮了几盅，谈了不少闲话，那吕杰、束大名出身于武当、少林，跟羊武、田不恭二人的师门都有渊源，攀上了交情。

王元度这时才问道：“田道长刚才的话使兄弟甚是惶惑不安，还望明示。”

田不恭装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但他天生滑稽乐天的面貌与此大不相同，反而使人觉得好笑，他道：“这个被害之人便是小道我了。”

王元度大惊道：“是你？”

田不恭道：“我怕你们不信，特地把羊兄拉来作证。”

大家的目光转到羊武面上，羊武只好点点头。

田不恭又道：“摩天寨之人如此这般所以不肯放过小道，想来是怕我向王兄揭发他们的阴谋。小道幸而脱身之后，急忙去找羊兄一问，得知果然不假。因想我若是摩天寨的人也绝不肯放过那察知他们阴谋的人，再想到小道势孤力薄，唯有尽快告诉王兄。”

王元度慨然道：“原来是这些不肖之徒想加害兄弟，虽然兄弟还不知道他们何故不肯放过我，但此事竟连累了田道长和羊兄，实在深感不安。待咱们用过晚膳之后，兄弟定必前往找到尉迟忻他们问个明白。”

吕杰低哼一声，道：“元度兄去不得，这事分明从兄弟身上惹起，当日在擂台上我留手不住杀死了他们的四师弟奚勇，他们想是发觉元度兄是我们这一辈人中的龙头大哥，是以把怨气发泄在你头上。”

羊武讶然忖道：“吕杰兄乃是一代名家之后，竟也推那王元度是龙头大哥，如此瞧来，王元度定有过人之处。”

王元度正在谦逊这龙头大哥之称时，束大名接口道：“有理有理，对方定必瞧出咱们这一帮人之中，只有元度兄够资格抢元夺魁，那辛立不是也入围了么？所以他们须得弄掉王元度兄，辛立才有希望。”

这吕杰、束大名的武功造诣不同凡俗，羊武以前见过他们施展，暗中曾自叹弗如。眼下亲耳听到他们自认武功比不上王元度，由此推论，自己败给王元度乃是天公地道之事，因此心下剩余的怨气当即全消。

胡元环眼一睁，喝道：“摩天寨之名只好骇骇别人，咱们怕他何来，兄弟们带上兵器，这就去宰了他们王八蛋崽子。”

王元度笑道：“不必冲动，此事由兄弟一个人处理较为稳当。”

胡元皱起浓眉，道：“吕杰说得好，你是咱们的龙头，说什么咱们也得听从，你一定不让我们去那也没有法子可想，但别忘了这儿还有比龙头你还大的人呢！”

他转眼望着乡老伯，又道：“乡老伯，你的话他不敢违抗，这事该怎么办？”

乡老伯呵呵笑道：“解铃还须系铃人，我老头子不表示意见。”

胡元急得猛搔头皮，鲁又猛道：“胡元不必发急，还有管大哥呢！”

胡元忙道：“对，对，管大哥你说该怎么办？”

在羊武和田不恭心目中，王元度的份量可真增加不少。他们晓得胡元、吕杰等人都不是泛泛之辈，王元度若无过人之处，焉能使他们如此服贴听话？

无情刀管中流冷静如常，缓缓道：“元度阻止你们参加之故，便因大会规定若有闹事之情发生，便须取消资格，但他却不曾考虑到对方正是想设法使他失去资格，这样辛立就有夺标的希望了。”

全席寂静无声，管中流身边的阿闪笑道：“说得对，但也不难解决。”

柳昭接口道：“姑娘有何妙计？”

阿闪道：“你听管中流说下去便知。”

乡老伯忍不住取笑道：“哈，你倒是小管的知心人呢！”

大伙儿都抿嘴而笑，阿闪两颊泛起红晕，含嗔的向老人直瞪眼睛。

她虽是从来任性，谁都不怕，更没有丝毫礼教的束缚，但这两三日以来眼见众人对这老头子如此尊敬有礼，恪遵长幼之序，使她不知不觉之中也认为不可对老人失礼。这便是潜移默化之功，比千言万语的教训还要有用。

第十一章 采花贼施毒遇克星

无情刀管中流说道：“兄弟的意思是这件事最好由局外之人去办最妥，反正不参加比赛的人也没有资格被取消，最多被逐出此地，不能继续参观盛会而已。”

胡元大声道：“对，对，管大哥若肯担承，摩天寨那些小子们可有苦头吃了，哎，还有阿闪姑娘也是，小弟重托阿闪姑娘多打他们几记耳光，才能略消胸中这口恶气。”众人都欣慰的笑起来，显然都很相信管中流、阿闪二人有这等本事。

羊武趁机向田不恭打听管中流的来历，得知他是上一届金鳌大会的魁首，不觉肃然起敬，也认为他必有这等本事无疑。

乡老伯举手止住众人笑话，道：“小管出手也不妥，他有资格做秘室量才的主试官，此举关系重大，不可轻易放弃。”

吕杰道：“对啊，此事关系十分重大，小弟窃以为最佳之法莫如由小弟出头，最多拼着小弟资格被取消，好歹也得办妥此事，免得田道长遭遇危险。”

众人方自摇头，田不恭哈哈笑道：“诸位不须争论了，小道一点不怕他们加害，只是想到他们可能故技重施，在明天的决赛中跟诸位捣乱。还有一个秘密还未奉告，那就是我为何会注意到尉迟忻说话之故。”

阿闪道：“是啊，那时台上争斗正激烈，你怎会分散了注意力去听别人低语。”

田不恭道：“诸位定必想不到跟尉迟忻说话之人是谁，我告诉你们，那人便是不夜岛的田若云。”

众人听了田若云的名字，顿时群雄耸动，柳儿畏惧地直向乡老伯身上扑去，乡老伯大为怜惜，在她耳边说道：“我传给你的内功心法神妙无穷，只要练到第三层，田若云就没法子赢得你了，若能练到最顶的第四层境界，以你纯阴之质，更是奥妙无穷，以后才慢慢解释给你听，总之，这门内功最难的是入门第一层，须得是纯阴之质，天资过人，再加上机缘凑巧，遭受极端痛苦，激起不屈不挠的毅力勇气，才有希望。试想这些条件是多么难才会凑巧碰上？”

柳儿听了果然略感安慰，低声问道：“我什么时候才能练到第三层呢？”须知她自经过大变，已成惊弓之鸟，眼下但求有能力自卫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乡老伯说道：“这倒不难，有个速成之法极有灵效，但却带着点邪气，那就是你这种纯阴路子的内功，可以采纯阳之气增长自家功力。”

他寻思一下，又道：“此是我老人家就武学中阴阳相配之道推想而得，

只须推研出吸采阳气的妙诀，就可以立时增长功力。”

柳儿大惊道：“这……这如何使得？”

心想这等采阳补阴之法简直是极邪门的功夫，我宁被人害死也不愿意用此法增长功力。

乡老伯只笑一笑，没有做声。

此时泰山派的羊武正在述说他在台上如何听得尉迟忻指点之事，说完之后，田不恭接口道：“只不知后来尉迟忻为何在并不要紧的关头停口不说？假若是在你们打到最凶险之时才突然停口，整个局面就不相同了。”

王元度笑道：“这定是乡老伯暗中帮助我们。”

大家都向乡老伯望去，那老人点头道：“不错，那尉迟忻使出独门传音之术，我老人家却有法子阻扰他的传声，使那孩子听不见。”

王元度恭容向乡老伯说道：“既是有不夜岛门下夹杂其间，晚辈意欲亲自去拜访尉迟忻，彻底解决此事。”

乡老伯摇摇头，道：“这事也不急在一时，我老人家自有安排，包管摩天寨那几个小子乖乖的罢手。”

此时田不恭表面上虽是嘻嘻的笑着，但心中却不住的反复思量要不要警告王元度一声，说出卓辽决心取他性命之事。可是不但是他的决心，而且卓辽将用计谋手段也都蒙他坦白见告，他如此的看重自己信任自己，此举不啻出卖他。

他感到为难之极，左思右想，总难解决，须知此事非同小可，如若不及时警告王元度一声，以王元度的为人性格，那是百分之百难以幸免，但在道义上来说，卓辽对自己推心置腹，告以心中隐秘，又焉能出卖他，使他的计划化为泡影？

直到晚膳用毕，田不恭仍然找不到一个两全之法。当他心中交战苦思之时，还须跟旁的人应酬谈笑。

乡老伯把羊武叫到房间之内，单独晤对。

羊武因与王元度等人结为朋友，便对这位老人家甚是尊敬。这正是名门大派的子弟才具有的教养。

乡老伯命他坐下，才道：“我老头子平生别无所长，唯有对武学之道说得上渊博二字。

你泰山派的武功在当今各大门派之中算得上一份。但目下独撑门户的令师旱天雷泰洛似乎远不及令师祖白老二了。”

羊武大惊道：“原来老前辈与敝派先师叔祖有旧，怨晚辈前此不知，疏于问候起居。”

乡老伯道：“这倒不必多扎，我这次踏入江湖，才知道白老二已经亡故，武林高手又弱了一人，殊堪痛惜。现下言归正传，昔年我与白老二盘桓之时，曾经精心研究过你们这一派的武功，是以所知甚深。今日不妨把当日讲论的一点心得转告于你。”

羊武双膝跪倒，肃然道：“多谢老前辈训诲启迪。”

乡老伯微笑道：“起来吧，你年纪甚轻，想必罕有亲炙白老二的机会。咱们今日相逢，总算缘份不浅。”

他等这粗豪烈性少年起身就坐之后，方始又道：“昔年我们纵论天下各家派武功，谈得很多，不必尽行告你。关于你泰山派的武功的得失正是我特地找你之故。”

羊武躬身道：“老前辈请说，晚辈洗耳恭听。”

乡老伯道：“孺子可教，果然不愧是名门大派的弟子，气度自然而然便与俗流不同。说到泰山派的武功，你也知道走的是至阳至刚的路子，是以凶猛逾常，威势惊人。也因此泰山派历代收录门下全都选择性情暴烈刚猛之士，才能相得益彰，易有成就。”

他略略停顿了一下，又道：“但白老二告诉我说，贵派的内功练到最精妙之时，便有三昧真火焚身之厄。历来已有不少前辈高手踏险致死。此所以他练到某一境界就不敢用功猛练，有时甚至要设法散去一点功行，免得火气太盛，支持不住。”

羊武还是第一次听闻这等道理，不由得目瞪口呆，回想起师父秦洛果然晚近时常辍练，脾气也特别暴躁，敢情是因为此故。

乡老伯又道：“令师定然知道这个道理，但你还须苦修多年才望达到这境界，是以不须过早告诉你，免得你心中有所挂碍，难以进步。我老人家今日告诉你的缘故，便因为有法子可以帮助你增长功力，并且减少许多将来三昧真火焚体的危险。这也是你的福缘过人，才会碰上这么凑巧的机会。”

羊武迟疑一下，道：“老前辈的隆情高谊使晚辈感激万分，可是晚辈若是受此大恩，将来如何能够报答？”

乡老伯笑道：“此乃是两全其美之事，不必多虑。”当下连击三掌，便有一人走入房来。羊武转眼望去，但见他长得甚是丑陋，年纪很轻。

乡老伯道：“你叫他柳儿就行啦！”

转面向柳儿道：“他是泰山派后起之秀羊武，练的内功乃是至阳至刚的路数，与你至阴至柔的内功恰是两个极端。现在我使你们互助互惠，得益无穷。”

羊武一面向柳儿行礼招呼，一面忖道：“这就奇了，他一个男子怎会修习至阴至柔的内功。”

乡老伯命他们两人在榻上盘膝坐好，然后指点运功法门。好在这等法门在他们而言毫不困难，一下子就记牢了。

当下两人各出一掌相抵，先调匀真气，提聚功力，然后依法由掌心输送接受对方的内功真气。

乡老伯欣然地在一旁观看，偶尔会开声说一两句话指点他们。

但不久之后，他们已经心无旁骛地全力运功，若是羊武输出阳刚之气，柳儿便依吸采法门调元运气，反之，羊武也是如是。这原是天地间不可移易的道理，所谓孤阴不长，独阳不生。

他们的内功路数具有这先天的缺陷，便很难到达圆融和洽至精至妙之境。在柳儿而言犹自可，最多练不到最顶层的境界而已。

但羊武则不是这么说了，大凡刚则易折，所以他到了某一境界之时，便会有焚身之灾了。

他们互相得到对方纯阴或纯阳之助，但觉真气越来越圆融充沛，功力倍增，而且运行之际，根本已不须用心主宰，只须顺其自然就和洽无间，如水乳交融，不假外力。

且说田不恭在外头与王元度等人谈了一阵，便借故暂离，直奔卓辽所居的院落。他一直都没把卓辽的秘密告诉王元度，此时边行边想道：“时间过得真快，我若不在他们歇息安寐之前把此事办妥，明早一出场，那就再也来不及挽回了。”

他最感痛苦的是这件事竟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一下，只能独力解决。正自寻思，廊柱后突然闪出一人，拦住去路，手中提着一根只有五尺长的铁矛，寒光闪闪。

田不恭横牌护身，停步望去，只见拦路之人乃是摩天寨的尉迟忻。心想闻说此人在四师兄弟中武功最高，我已见识过贺亮、辛立等人的武功，极是高明。因此可知此人的武功定必在我之上。

他面上仍然露出诙谐可喜的笑容，道：“呵呵，原来是尉迟施主，难道有意向贫穷的出家人化个缘不成？”

尉迟忻面上毫无表情，淡淡道：“尝闻峨嵋乃是当今武林大门派之一，今日瞧你能迅即自解穴道察制，可见得盛誉不虚。某家钦佩之余，特来领教。”

他虽是十分阴沉之士，但倒还干脆例落，一口就道出拦路之意。

田不恭笑道：“使得，但此处动手似有未便，尤其是距王元度他们所居不远，只怕他们有人出来瞧见经过，可就把事情闹大了。”

尉迟忻道：“如此说来，你已把今日下午之事告诉他们了？”

田不恭颌首道：“出家人不打诳语，果是如此。我们另找一处地方斗一斗如何？”

他心想横竖已无法逃避，不如大大方方的比划一场，不论胜败，都保存了师门声誉。

尉迟忻道：“很好，到底不愧是峨嵋派第一高手乐天子道长的高徒，胆识过人，走，那边有座空院子，不会有人打扰。某家也是孤身一人，决不以多为胜。”

田不恭鼻子中仿佛嗅到血腥味，因为他摆明单打独斗，定必是不死不休的结局无疑。但他依然嘻嘻哈哈的跟他走去，边行边道：“尉迟施主可是第一次到这两湖之地？你手中的铁矛有多重？”

尉迟忻头也不回，应道：“某家实是第一次踏入中原，至于这根兵器，只有三十斤重。”

他虽是有问必答，却没有多余的话。

三十斤的铁矛非同小可，舞动起来非有千斤之力不能胜任。

田不恭的铁牌也算得是重兵器，但一共只有十五斤重，恰好轻了一半，大概膂力也弱他一半。

眨眼间已奔入一座黑暗的院落中，田不恭暗中皱一下眉头，心想我这铁牌上的古怪已无从施展啦！

这是因为过于黑暗，对方瞧不见他牌上的字迹。

尉迟忻停步道：“此地行不行？”

田不恭道：“行之至，只不知何以会有这么一个空院子？”

尉迟忻冷冷道：“此地本是我们居所，某家已遣走别人，你大可放心出手。”

田不恭摇头道：“你说你只有孤身一人，但小道却觉得这话大有问题。”

说到此处，尉迟忻已泛起怒色，田不恭继续说道：“令师弟子自然要听从你的命令离开，但旁的人却未必如此听话。”

尉迟忻皱眉道：“还有哪些旁人，你领说个明白。”

田不恭呵呵笑道：“你心中明白就行啦，何须我当面点破？”

话声未歇，突然间跃上走廊，挥牌向柱后重重击去。

柱后伸出一把金叉，当一声抵住铁牌。

接着人随叉现，却是个中年汉子。

田不恭道：“小道记得少岛主乃是罕见的美男子，何故变成这等模样？”

要知他擅长玄门透视远听之术，此处虽是黑暗，但田不恭暗暗一瞧，已发现了廊柱后露出少许人影，还有轻微呼吸之声，这才出其不意的扑过去。

那中年汉子把面上的人皮面具揭下，露出俊美的面庞，正是不夜岛少岛主田若云。他一生以容貌自傲，那田不恭的话正搔中痒处，耐不住现出本来面目。

田不恭心思何等灵敏，他最多古灵精怪的主意，当下哈哈一笑，道：“少岛主知不知道何处露出破绽？”

心中却想道：“我只要跟你缠上了，就不必去斗尉迟忻了。”

田若云道：“你肯告诉我不成？”

田不恭道：“瞧在本家的份上，不妨告诉你实话，你的破绽就在这儿。”

说时，向他胸口指点，真真假假的伸指戳去。

田不恭这个动作，真时可以点住田若云的穴道，假的话只是向他道破破绽之意。

田若云低头而瞧，好像忘了提防他会乘机暗算一般。

田不恭的手指追到一尺之内，眼看只要发劲疾然点去，就可得手，但他却突然跃退数步，伸手掩住鼻子，呵呵笑道：“凡事若是不近人情，定必另有原因，少岛主对小道的手指视若无睹，显然有诱我入彀之意，果然不出所料，你的金叉居然会冒烟。”

他掩鼻的动作是假，其实暗中已塞了两粒避毒药丸在鼻孔内。这田不恭外表上嘻嘻哈哈的，诙谐百出。其实心窍玲珑，机变无伦。时下高手，罕有能在智谋机变上跟他比肩的。

田若云若无其事地道：“算你眼尖，居然瞧得见少岛主施展的迷魂烟，但本岛玩艺甚多，只怕你防不胜防。”

说话之间，暗运玄功，逼出一点内家真火，传到叉尖，叉尖上立刻布上一层薄薄的黏液。

他随即挥动金叉，缓缓向对方胸口刺去。

眼见田不恭举牌封架，心中大喜，但听叮地微响一声，叉尖刺中铁牌，便有两三滴黏液溅附对方的铁牌上。

这又是不夜岛许多种绝艺秘技之一，这不夜岛除了武功确属不凡之外，尤擅各种迷魂手法，下毒也是所长。

这田若云眼下已在敌人毫无所觉之时把毒液传附到敌人兵器上。

一柱香之后，铁牌上的冷度反而使这几点毒液发挥发作用，若然是碰触及皮肤，便顿时中毒昏倒。

如若始终不曾碰触，到一柱香之后毒气散发，嗅入一丝就得昏倒。此所以有时不夜岛之人可以使敌人远离百数十里以外才突然中毒而死。

田若云抽叉后退，道：“等一等，我有话说。”

院中的尉迟忻冷冷道：“田兄不该隐藏此地，使兄弟言而无信，见笑于人。”

田不恭乐得他们内哄，便不插嘴，随即抽身后退，好让他们有争吵的机会。

殊不知此举正是田若云所愿，他只须设法捱过一柱香之久，就可以毫

不费力的擒下敌人。

但一柱香的时间不算短，他心念疾转，付道：“我最好先跟他拼个三五十招，若然收拾不了他，才退开等候毒力发散不迟。这三五十招下来已耗去大半柱香的时间，那时节就较为容易捱得过这一柱香的功夫了。”

当下说道：“尉迟兄责备得是，但小弟考虑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令师弟辛立兄已是十名高手之列，你如若出手的话，说不定连累到辛兄，是以特地赶来想跟你商量此事。不如让小弟代劳，准保可以收拾下此人，你老哥只要不出手，也算不得毁诺背信。”

这田若云平生傲气凌人，从未试过如此的向人低头和说好话。

尉迟忻一听此话当真有理，虽是觉得他口气未免夸大了一点，但想必也有几分把握。

田不恭笑道：“何须说得如此冠冕堂皇？更不须遵守什么信诺，干脆一齐出手，早点收拾了我这个矮道人岂不是更好。”

尉迟价淡淡道：“可惜某家已没有机会让你见识本寨的武功，如若不然，你焉能说出这等无知之言。”

田若云金叉挟着劲风扫动，口中喝一声打，田不恭早已有备，挥牌硬架，当的一声响处，各个震退一步。

双方都试出对方内力强劲深厚，当下再度交手递招，便又叉来牌往，片刻间已由走廊移到院中。他们的兵器都长，这刻盘打抽扫，风声特别响亮。

田不恭今日败于卓辽手底，早就憋了满肚子的气。现在正好拿对方发泄，绝艺尽出，那面铁牌使得神出鬼没，虽是沉重家伙，却十分滑溜刁钻，时有诡奇阴损的自创招数。

田若云竟须尽出全力，才能抵住对方的攻势。

饶是尉迟忻深沉阴险，见了田不恭武功如此高强，也不禁微微变色，眉头一皱，便以秘密传音之法向田若云说道：“这矮杂毛身手极是高明，咱们却须得速战速决，杀他灭口，免得惊动了大会的执法队，向他查问出今日之事。咱们就照着早先约定的法子行事。”

他说话之间，田若云因为须得分心去听，是以被田不恭抢制了机先，连连猛攻，把他迫退了五六步之多。

田不恭外表虽是滑稽放诞，其实是个机智绝伦古怪百出之士，眉尖儿一动就涌起满肚子诡计。

当下已察觉出有异。记起那尉迟忻以传音之法暗助羊武之事，心知他定是故技重施，立即有了对付之法。

只见他气势如虹占尽上风之际，突然间跃出圈外，向另一方的院墙奔去。

尉迟忻怒声喝道：“你这算什么？”

田不恭正要涌身跃上，忽见墙头出现一个面目尖瘦的书生，手持一对银钩，俯身狼视俟机袭击，心想若向别处奔逃，想必还有别人来拦阻，当下抛弃逃走之念，回头笑道：“这一着在三十六计之中居于首位，称为逃之夭夭。可惜敌不过你的算计，身陷天罗地网之中，瞧来我矮道士今晚定要归天啦！”

田若云冷笑道：“臭杂毛你虽是见机得早，但岂能躲得过那尉迟忻大哥的神机妙算？倒不如收摄心神，跟我堂堂正正地拼一场。”

田不恭笑眯眯道：“我别的不成，但平生做人却总是堂堂正正的，决计

不干那等熏香下迷药的下流勾当。谁跟这等偷鸡摸狗的人做朋友，这些人也就是下五门的臭货，少岛主你说这话对不对？”

尉迟忻一听敢情是绕弯儿骂人，阴笑一声，道：“口舌上逞能算什么好汉？峨嵋派这一招逃之夭夭，我们总算是见识过了，要打就打，还是少噜嗦的好。”

田不恭道：“好。”

转身奔回原处，持牌作势，口中又道：“尉迟忻你背转身子，证明你不曾暗中传音指点，我矮道士败也心服，不然的话……”

辛立在墙头接口道：“不然便待如何？”

田不恭道：“不然的话，我就大叫大嚷，惊动别人过来探视。”

说到此处，察言鉴色，晓得果然未中对方要害，便又喝道：“辛立，还有那边墙上的贺亮，你们都是一窝子的人，也须背转身子，不准观战。”

说罢，深深吸了一口气，运足丹田之力，准备喊叫。

尉迟忻一望而知他的打算，忙道：“好，反正我们也不信你逃得掉。”

这是因为田若云跟他拼斗，他如若再逃，田若云自然会出声告诉他们。

尉迟忻当先转身，面向墙壁。

辛立和贺亮见大师兄如此，只好也背转了身子，变成向外了望把风一般。

尉迟忻接着说道：“其实你叫嚷也不济事，一则此处甚是偏僻，罕得有人经过，二则我自会派人守住通路，若有人来，但说在开玩笑胡闹，人家岂能硬闯不成？”

田不恭心中冷笑，想道：“你虽是狡诈无比，故意拿这话吓唬我，但你这点儿主意休想在矮道面前耍弄。”

于是嘻嘻笑着答道：“老实告诉你，我这人有时候全不要脸，若是大声叫嚷之时，定必高呼救命，那时就挡不住别人进来查看了。但你们只要守信不回转身子，我纵是死于田少岛主手底，也绝不叫喊。”

其实他身为峨嵋高弟，岂能当真高呼救命，贻羞武林，不过他这么一说，尉迟忻不敢不信，朗声道：“你放心，凭田兄还不能收拾了你么？老二、老三听着，不许回头来观战，记住了。”

田若云怕他又想出什么主意，金叉疾扫，一招奔雷扫电，直取敌人上中两盘。

田不恭一瞧对方招数诡奥之极，不敢硬架，迅即跃退数尺。

但田若云这一招占取了些许机先，岂肯轻轻放过。当即移宫换位，迫前数尺，驭仙金叉直戳横扫，源源攻去。他手法诡奇奥妙之极，一柄金叉幻化出四五柄之多，使人眼花缭乱。

田不恭练的是内家正宗，根基扎实，尤其在收摄心神方面远胜旁的流派。

当下凝神定虑，全心全意贯注在眼前敌人身上，见招拆招，身外之事全然不闻不问。

这刻若是尉迟忻等人偷偷回头窥战，他定必无法察觉。

苦战了二十余招，田不恭才稳住了阵脚，扳回劣势。

要知这两人的武功各有所长，田不恭胜在根基牢固，内力深厚。

田若云则胜在招数辛辣诡奇，手法变幻多端。内功造诣也着实不错，只略逊对方少许而已。

因此，论起动手过招，自应是田若云占便宜，胜算较大。

只因动手过招以动为主，手法招数诡奇变幻的一方自然要强于内功略高的一方。

然而偏偏碰上这个田不恭并非墨守成规的谨慎之士，他的古怪比谁都多，心思灵敏之极。

是以田若云许多诡奇招数都被他事先瞧破。

那田若云的长处既被抵消，自然就渐渐落在下风。

田若云心中暗惊，忖道：“我本待跟他拼个三五十招之后，便让给尉迟兄出手，等到他铁牌上的毒液化为气体，即会自行倒地。但目下瞧来三五十招之后恐怕难以脱身，过了这三五十招，说不定还须落败。若是先被他打死了，那时他纵是中毒昏倒，由尉迟兄杀死替我报仇，却又于我有何益处？”

他只略一分心，田不恭的铁牌连使左旋右抽、春去秋来、封山招云等三招，忽刚忽柔，或虚或实，重重牌影把对方裹在当中。

田若云虽是勉力招架了这三招，但敌人底下源源而来的招数已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了。

眼看情势急转直下，田不恭大有一举毙敌之势。

突然间敌人在千艰百难之中一叉戳出，险险戳中他胸口要害，田不恭急急后退，攻势顿时冰消瓦解。

田不恭着实感到万分奇怪，只因敌人这一叉真不容易戳出，那是仅有的一线空隙，而在当时的形势之下，除非是武功比他高强十倍的人，才能抓得住这一丝空隙解围自救。

不过，局外观战之人便又不同，只须是差不多的高手，就可以瞧出这一丝空隙，这便是旁观者清的原故。

他顿时怀疑是尉迟沂等人传音指示，但似乎又不曾觉察他们之中有哪一个回头窥战。

那田若云一旦解除了危机，便不致于在三二十招之内落败。

田不恭突然间侧闪数尺，把铁牌平着送到田若云面前。

牌上微响一声，田若云不由得定睛望去，但见那牌上原本写着赶鬼牌三个字，忽然变为我是王八四个大字。

他心中一念这四个字，登时晓得上当，猛见铁牌挟着劲风直袭腹间要害，连忙招架。

哪知田不恭专门练就了这一招，极是奥妙。

这一架只是诱敌封架，接下去的七招才是真正煞手，只要敌人中计如此封架，下面七招接着施展，必能于第七招取敌性命。

田不恭自己称之为死亡陷阱，谁要是往铁牌上一瞧而分神，便掉落在陷阱之内。

这刻他唯有使出这一招才能在短时间内击毙敌人，眼见敌人中计，铁牌一发便收，跟着狂风骤雨般猛攻过去。

田若云连挡四招，已经险象百出，动辄有性命之忧。

田不恭正自暗喜，忽见他咬牙攻击一叉，来势毒辣诡异之极，迫得向后疾退，这优势登时又烟消云散，失去毙敌取胜的良机。

他实在不信那田若云有本事解围救命，正当此时，墙头一声娇叱道：“不要脸。”

人随声坠，直扑尉迟沂。

这个女子身法之快实是惊人，她双手齐出，向尉迟忻抓去，尉迟忻向左闪开数尺，虽是极快，但手中之物已被抢去，面上也挨了一巴掌，发出清脆的响声。

这个女子身法如此之快，不必细表也可以知道乃是岭南冥鼓宫的阿闪姑娘了。

她扬一扬抢来之物，道：“田不恭，你瞧这是什么？”

此时田若云距她甚近，但他见她奇特轻功佳绝，甚且以尉迟忻的身手竟也挨了一个嘴巴子，手中之物亦被抢去，心中焉得不惊？哪里还敢贸然动手。

事实上阿闪全是使的花巧手法，如若想用这等手法伤人，决计办不到。

因为她苦是要发动功力，就无法在那等时机之下攻袭得到这两处都位。换句话说，尉迟忻正因以为对方不能攻袭这等部位才不防备。

田若云未明此理，是以被她镇住，不敢作出手的打算。

目光一转，但见田不恭铁牌上的毒液已生变化，心下大喜，忖道：“我只须设法使此女与田不恭凑在一起，即可束手就擒。”当即挪开丈许，让她得以自由通过。

墙头上的辛立、贺亮二人被阿闪的奇快身手震慑住，不敢妄动。

阿闪果然向田不恭走去，把手中之物交给他。

尉迟忻本要出手截击阿闪，却被田若云的暗号阻止。

田不恭嘻嘻一笑，接过那物事一瞧，原是一面小镜子。他耳目之聪殊于常人，是以暗中已发觉田若云阻止尉迟忻之举。

这刻虽是低头瞧着手中小镜，其实却拼命动脑筋寻思这田若云何故要阻止那尉迟忻等人出手之故。照理说目下自己这一方面既是来了援兵，尉迟忻等人唯有希望速战速决，杀人灭口，已管不到自己会大声喊叫救命之事。换言之，在这等情势之下，大叫救命已不能威胁对方了。

他铁牌上那几点毒液正变化为气体，田若云冷冷道：“你最好把镜子瞧清楚一点，说不定那上面会有这位姑娘的名字标记。”

阿闪怒斥道：“胡说八道，这面镜子明明是从那尉迟忻手中夺过来的，哼，哼，他借这面镜子窥看你们动手，以传声之法指点你出招，如若不然，你早就败下阵了。”

话声方歇，耳中忽听那田不恭以传声之法说道：“姑娘，闭住呼吸，装出想昏倒的样子。”

这田不恭到底是智慧高绝一时之士，猛可醒悟那田若云出身于不夜岛，擅长迷魂功夫。

只不知他这一回使的是什么手法，须得诈他一诈，瞧瞧是否有猜错。

阿闪大眼睛一眨，忽然朦胧无光，娇躯摇晃几下。

田不恭亦在此时露出同样的神态。

阿闪道：“不好，我头脑有点昏沉。”

田不恭振作起精神，说道：“咱们快快冲出此地，不拘用什么手段。”

他说这话时身躯摇晃得很厉害，目光黯淡，眼皮欲垂。

田若云拍手笑道：“倒也……倒也……”

但听咕咚咕咚两声过处，那两人先后跌倒。

尉迟忻一望而知这是怎么回事，心想田若云远在数丈之外，居然能够弄倒敌人，这等手段果然离奇高妙。

当下说道：“少岛主的手段果然高强之至，兄弟甚感佩服，这两人如何处置法，还须少岛主作主。”

田若云直到如今才扳回面子，大为得意，道：“尉迟兄好说了，还是由你作主才是。”

尉迟忻道：“作主两字不敢当得，鄙意以为赶紧毁尸灭迹为佳。”

田若云道：“兄弟正有此意。”

尉迟忻一招手，辛、贺二人跃落院中，各奔其一。

他们的打算不问可知，田若云想起阿闪如此美貌，眼看尸骨无存，不禁暗暗连叫可惜。

他心念尚未转完，阿闪忽然跃起身，格格娇声而笑，向一处空档飞跃出去。

尉迟忻等人都大为惊异，不知不觉都向她扑去，意欲拦截她的逃路。

阿闪身法迅快无匹，在他们四人之间钻来闪去，谁也不能拦阻住他，展眼间已跃上墙头，随即带着一阵笑声越墙而去。

尉迟忻等人无计可施，转眼向地上昏睡的田不恭望去，便又一阵骇然，原来那田不恭已不知去向，敢情是趁他们四人拦截阿闪之时，悄然逃掉。

田若云气得面目变色，须知他一生顺心遂意，最近连连遭受挫辱，早就有一股恶气积郁胸中，目下又遭此大挫，毋须深想便知人家会耻笑他不夜岛的绝学竟是虚有其名。

他心性何等狂傲，哪里还忍受得住，突然间喉头一甜，哇一声张嘴吐出一大口鲜血。

且说田不恭闭住呼吸一直穿越过三座屋宇庭院，才敢恢复呼吸，心中暗暗庆幸自己应变得快，早一步闭住呼吸，才能逃得活命。当下游目打量四下形势，认得离卓辽居处只有一墙之隔，正要举步走去，突然间一阵昏眩袭到脑际，不禁哎的一叫，随即一跤跌倒。铁牌砸在砖地上，发出响亮的声音。

阿闪本在邻院，闻声迅快赶去，一见田不恭躺在走廊上，又有一个高大的男子正向田不恭扑去，心头一震，不暇多想，一溜烟扑过去。

眼见那高大男子正弯腰伸手向田不恭抓去，当即扬手弹出两丝金光，袭取那人穴道。

她发出的暗器乃是两枚金针，细如牛毛，针尖上淬过毒药，能使人全身麻痹，加上刺入穴道之力，纵是高手也当受不起。

那高大男子身躯旋风般转开，让过这两枚金针。

阿闪忽然落地，挥掌便打。她几乎不能相信对方能躲过她这两枚金针的暗袭，又正因他能躲得过，可知必是武功高强无比之士，故此不敢停下来说话，须得抓住机会趁他脚步未稳之际，便用独步天下的轻功身法紧紧进迫，方有取胜之望。

那高大男子果然被她纤掌连连的攻势迫得踉跄而退，全无还击之力。

在这霎时间双方都瞧得清楚，阿闪认出那高大男子乃是今日在台上击败了田不恭的卓辽，心想这厮赢了人家不算，还要设法暗算田不恭，真真岂有此理，非尽力取他性命不可，那样也可能使王元度少去一个强敌。

卓辽认出她乃是跟王元度在一块儿的人，当下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暗念她出手如此歹毒，我今晚非重创她不可，好教她以后不能暗算别人。

他恶念一生，便在连连后退之际，提聚起十成真力，突然间一掌扫出。

阿闪突然感到一股绝强的劲道涌到，身形登时被震退了两三步，不由

得心中一凛，忖道：“难道他是九疑山鬼谷子的传人不成？”

转念之时，已从腰间摸出一根金色的圆筒，粗约如鸡卵，长才一尺，两端皆钝。

这件兵器她从未用过，那一夜卫步青，没角犀屠望及南阿洪三凶暗袭群侠之时，她去搬兵回来，其时卫步青已遁走无踪。

南阿洪出言不善，她一怒之下，徒手连续打了南阿洪二十多个耳光。

以南阿洪这等厉害魔头，她也不须取出兵器，可见得她对这卓辽何等重视。

要知阿闪的轻功身法举世无双，与敌人动手之时极占便宜，除非是碰上绝强的对手以招数困住她，不然的话，她进退自如的随手发招，自是胜算较多。刚才明明制占了机先，把敌人迫得连连退却。若依往常的经验例子，对方只有落败伤亡的一途。然而卓辽突然以内力把她震退，除了九疑山鬼谷子的独门内功有这等克制她身法之妙外，天下别无他人能够办到。

卓辽一掌得手，不敢怠慢，跨开大步迫上，一掌劈去。掌力如山激涌而出，威猛无待，风声特别响亮震耳。这一掌的路子又大不相同，直有千钧之势，刚猛之极。而鬼谷子的内功心法却是以阴柔变化见长。

阿闪但觉此人武功深不可测，似是兼擅刚柔两种不同的内功心法，实是难以抵挡，连忙飘退数尺。

卓辽奋起神威，提掌再劈，如此一连三掌，把阿闪迫退了五六步之多。

阿闪滴溜溜绕他连转了四个圈子，如电光石火一般，快得难以形容。

卓辽见了也不由得暗暗心惊，不过他仍阴鸷地注视着对方任何动作，并不曾被她的速度眩惑扰乱了眼神。

卓辽虽是不知他另外练就的一种内功心法可以克制对方，但转得两转，便已晓得须改变手法，方能缠黏得住敌人。

大凡敌对拼斗，自然要相向对垒才能一拼，如若连敌手动作去向全然捉摸不看，焉能交战。

他冷冷一笑，道：“姑娘要小心了。”

阿闪道：“放屁，谁怕你不成？”

卓辽双掌先后推去，两股潜力涌出。

阿闪挥动手中金色圆筒使出一招炎后飞轨，划了个半圆形。当先那股劲道碰着这道金光，顿时消散无踪。

但卓辽嘴角却涌起一丝阴冷笑意，另一只手掌继续推出。

阿闪这一招发出之后，接着便应该以极快身法转到敌人后面，可以一举败敌。殊不知手中金筒划出之势欲尽未尽之际，另一股潜劲涌到，竟把她身形牢牢吸住，不能闪动旋绕过去。

她这一惊非同小可，但还不慌张，手中的金筒突然改横划为直戳，筒内微微一响，弹出一截金光。加上送出之势，真是奇快绝伦，一缕劲风已袭到对方胸口要穴。

原来她手中的金筒共有三节，一节套一节，缩起时只有一尺，但那两节吐出的话，便共长三尺，末节不但尖锐之极，同时又是四寸长的扁薄锋刃，不亚刀剑。

这刻她借弹簧之力把筒内的两节弹出，便有如暗器一般突施急袭。

卓辽大是惊心动魄，庞大的身躯侧旋闪避，虽是迅快之极，但胸口一凉，敢情衣服已割裂了一道口子，皮肉已碰触到清冷的夜风。

这两人动手至今才不过数招，可是双方都感到有如置身于惊涛骇浪之中，各自尽施绝艺，都是出人意外的手法。

阿闪光刃一挥，忽刺忽劈配合上她的奇快绝好的轻功身法，霎时间满空金光闪耀无处不有，倒像是有四五个人挥刃攻敌一般。

卓辽却是忽拳忽掌，脚下牢牢占住原地，绝不移动半寸，紧密封御，眨眼间已凭一对肉掌封拆了二十余招之多。

这过程中虽是险状百出，但越到后来就越见稳定，显然已稳住了阵脚。

阿闪使过十余种奇奥身法，钻隙寻理从四方八面进攻，可是对方尽管封拆得十分危险，仍然不肯移动半寸，这时也不禁感到黔驴技穷，当即把金刀交于左手，打算先打他几个耳光，消消胸中恶气再说。

要知卓辽乃是仗着刚柔兼备的手法苦苦支撑危局，他为人机智无比，胸中所学甚博。早就盘算好对方既是以迅快见长，自己便须以静制动。只要能够抵得住对方这一阵锐气，以后她便因许多心法绝艺无法使用而渐失斗志，那是非败不可的了。

果然这二十余招一过，阿闪虽然仍是进攻不休，其实已陷于被动。因为卓辽动也不动，她许多身法便无法施展。而卓辽在那一边故露可乘之机，她便不由自主的向那一边出手攻击，是以反而陷入被动之势。

她决意打他耳光，当下纤腰一扭，身形应退反进，出其不意迫到卓辽面前，两人相距只有三尺不到，扬手便是一个耳光。

啪的脆响一声，卓辽挨了一个耳光。但他心神丝毫不乱，猿臂一舒，五指已扣住她的肩胛。

阿闪顿时全身酸麻，气促心跳，动弹不得。

卓辽微微冷笑，道：“你虽是打了我一记耳光，但你可知道须得付出多少代价？”

阿闪凝目瞪视着他，眼中闪射出不忿的光芒。

她越是倔强不驯，样子就越美丽好看。

卓辽也不由得一怔，心想这个姑娘长得好美，顿时减去几分怒意。

要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尤其是年轻男女之间，美貌最是重要有力。

卓辽虽然向来是个鲁男子，从不多看女子一眼。但还是强不过这天然的定律，心中大是发软，自然而然减去了大半怨恨。

但他表面上仍然不能示弱，冷冷道：“在下虽然素来不与女流一般见识，可是你太以恶毒。待我先找到你的靠山理论过，才对付你不迟。”

说完，随手一点，阿闪低哼一声。卓辽已松开抓住她肩胛上的手，因此她恢复了自由，连退四五步。但她暗中一运气，竟无法提聚得起丹田中的真气，于是只好放弃了逃走的打算。因为她功力已失，无法走得快。若然逃走，卓辽可以让她走出老远才动身把她抓回来，宛如苍鹰攫小鸡一般，适足自取其辱而已。

但见卓辽弯腰伸手挟起田不恭，道：“原来他是中毒昏倒，你把铁牌拾起跟我走。”

阿闪光收起自家的三节金筒，然后一声不响拾起铁牌，跟他走去。眨眼间已走入一座僻静的院落中，踏入他居住的房间内。

卓辽把田不恭放在榻上，用冷水洒淋他的头面，毫不收效。

卓辽寻思一下，道：“喂，你把解药取出来。”

阿闪理都不理他，径自端坐椅上。

卓辽提高声音再说一遍，她才冷冷道：“我自有名字，你跟谁说话？”

卓辽心想难道我还要向你请教芳名不成，当下也冷嗤一声。

阿闪别的不怕，只怕他过来搜身取药，便道：“听说你跟不夜岛之人很有交情，你找他们讨解药去，不要跟我噜嗦。”

卓辽一下子跳起来，张目道：“什么？是不夜岛之人？他们在哪里？”

阿闪道：“跟摩天寨的人在一起，即是尉迟忻、辛立、贺亮他们。”

卓辽目闪异光，道：“是哪一个？卫步青抑或是田若云？你亲眼见到么？”

阿闪道：“当然是亲眼目睹，是田若云。”

卓辽怒容满面，勃然道：“原来摩天寨跟不夜岛联成一气。将来非踏平摩天寨不可，目下先去擒拿那淫贼田若云。”

说时，大步向门口走去，突然停步回头向窗户望去，厉声道：“什么人在外面？”

窗外传来一阵好狡笑声，道：“田少岛主在此，因知你有意找麻烦，特此赶到。”

这话自然是信口胡扯，分明是偷听到房中对话，才如此回答。

卓辽虽是十分愤怒，但十分沉着，并不急急向窗外扑出，说道：“久闻不夜岛诸般绝艺世上罕有敌手，今宵正可一开眼界。只不知外面有几个人？”

他并非当真怕对方人多，而是考虑到田若云本来大可以隐匿起来，何以反而自露形迹？因为日月坞以全力搜索他的下落，纵是自恃武功，但也须顾忌到惊动了日月坞之人而动起手来的后果才对。是以认定其中必有古怪，便耐着性子找话题拖延时间，一面寻思其中缘由。

同时已把兵器挥敦棍取到手中，迅即接成一根。

阿闪见到此情，好生敬佩此人的沉着，暗念这卓辽外表似是一条猛汉，其实极有城府心计。

她踏前一步，使他注意到自己。

卓辽却冷冷设道：“你打算趁机逃走，须知我的独门点穴手法天下无人识得，若是解救不得法，一身武功便永远废去。”

阿闪听他这样说法，只恨得牙痒痒的，偏生这刻已没有机会说明自己也想收拾田若云，况且这样好像是向他低头乞怜一般。

卓辽大步掠过她身边，直奔窗户。

阿闪仿佛见到他向自己挤眉弄眼，心中更怒，想道：“最好你被田若云杀死，那时瞧你还敢不敢嘲弄于我。”

卓辽已从窗口纵出，落在侧院中，只见姣美如女子的田若云独自站在墙下，手提双钩，面上孕着诡笑。他一瞧没有别的人，当即大步冲过去，心想：“我若是让你在手底走上十招，我就立刻回返九疑山重修武功。”

但口中却道：“咱们只是印证几手武功，少岛主可别认真。”

田若云讶道：“你刚才不是说得很狠，好像与敝岛有极深的仇恨一般的么？”

卓辽笑道：“兄弟只是逗一逗那小妞儿而已，其实兄弟对贵岛的诸般绝艺倾慕得紧。”

他一向极工心计，越是准备一击毙敌，嘴上就越不流露出真心，反而说得十分动听。为的是说几句狠话对事实毫无益处，说不定还会把敌人吓跑，反而不能达到所求之目的。

他迫到一丈以内，暗暗提聚起全身功力，正要出手，忽然间一阵晕眩，顿时一跤跌倒。

田若云举步跨过他的身体，冷笑道：“原来你非是胆敢跟本岛作对，不然的话，这就取你性命。”

说时，已走到窗边。房内的阿闪已见到卓辽昏倒，这才明白田若云胆敢现身露面之故，敢情他业已施展了独门手法，算定卓辽一出去就会昏倒。

她一瞧目下情势突然急转直下，自己武功已失，卓辽、田不恭昏迷不醒，简直变成案上之肉，任他宰割。这一急非同小可，满头热汗涔涔流下。

田若云在窗口露出半身，微笑道：“哈，美人儿如何抵受得住敝岛的迷药？幸好你已被卓辽制住，不然的话，我就须大费手脚了。”

阿闪又急又怕，但仍然嘴硬的顶撞道：“呸，凭你也配跟我动手。”

田若云呵呵笑着跃入房内，道：“卓辽若不是不肯替你解开穴道，我便以为他跟你已成为一伙，非取你性命不可了。”

说时，好整以暇地走到桌边，挑亮了油灯，方又道：“美人儿，你跟我度过良宵之后，定会十分想念我，你信不信？我的风流手段既温柔，又过瘾，包你快乐无穷，恨不得嫁给我，好得享受一辈子。”

阿门连连呸他，田若云毫不在意，一步步向她迫去，笑道：“你不信的话，一试便知。

来吧，反正你已没有抵拒之力，何必用强才肯屈服，那样子多技兴。”

他一步步迫去，阿闪一步步后退。面上掩饰不住心中的惊慌害怕。

转眼间她已退到墙角，不能再退。

田若云封住逃路，她除非武功尚在，还可以仗着绝妙身法遁走。

她实在急得要死，又没有人会来搭救。眼见对方已迫到五尺左右，再跨两步一伸手就可以抱住自己。百般无奈之下，只好使出精熟的奇妙身法，突然间矮身一窜。

刷一声已窜出丈许，竟是在千钧一发之际从他腋下钻过。

她心中一震，暗想难道我已经恢复了武功？这时已感到背后风力袭到，不暇多想，又疾闪开去。

这一次又避开了对方的反身进袭，这才发觉自己穴道禁制已解，全身武功已恢复了七八成之多。

田若云见她身法极快，心中大惊，连忙跟踪再扑。但听风声飒飒，人影闪动不停。那阿闪竟在这房间之内施展出绝快身法，像捉迷藏般与田若云绕来转去，每一次都是间不容发的从他手底逃出，滑溜无比。

这一回轮到田若云惊慌起来，他明明查出阿闪已被卓辽点住了穴道，何以竟然非真。

他心中转念之际，已从双袖之内发出两种迷魂毒药，其一是气体，芬芳氤氲，满房皆香。另一种则是稀薄的雾气，却没有味道。

阿闪在这霎时之间已反客为主，表面上似是躲闪个不停，因为田若云已舞动金叉凶毒追杀。

事实上她却是反封住田若云的逃路，使他不能从门窗窜出。

满室的薄雾和香气对她毫无影响，是以她大胆起来，决意施以反击。但见一道金光夭矫飞舞中，突然间多了一道，原来是阿闪取出她的兵器如意金匕，那本是一节寻尺长的金色圆筒，筒内中却套着两节，拉长了便变成三尺长，末端有一截半尺长的锋刃，宛如匕首一般。

田若云平生从未碰过这等可怕的敌人，竟是全然不受他的各种迷魂手段，心中震骇之下突然间右腿上一疼，血光暴现，原来已被阿闪金匕所伤，划开一道三寸许长的口子。

阿闪身法如电，忽而在前，忽而在后，田若云的一身武功本来甚是高强，但在这房间之内也施展不出驭仙金叉的精妙招数，猛可一阵剧疼，敢情又被阿闪的如意金匕刺了一下。

他晓得形势大是不利，赶快退到墙角，挺叉封住身前。这一来由于他左右以及后面三方都有墙壁，阿闪仅能从正面进攻，这便不是倚靠身法可以得手的了。

阿闪站定不动，笑着说道：“田少岛主，你不是很喜欢我么？来呀，你有本事把我擒住，我就没得话说了。”

田若云只觉大腿和背上的伤处宛如火烧一般，甚是疼痛，但幸而尚未伤到筋骨，还可支持出手。

他那两道细长的眉毛紧皱起来，面上流露出痛苦之容。要知他不独是肉体上的受伤，精神也甚感痛苦，是以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

田若云道：“本少岛主虽是敢为，但平生不向妇人女子说出脏话，你别迫我骂你。”

阿闪耸耸肩，两条裸露出来的圆滑的手臂在动作之下，特别惹眼好看，她的装束在中原从来未见，甚是奇异。

她道：“我也有一点与众不同，那就是不像一般的女孩子般左怕右怕，你有什么脏话我都敢听，你信不信？”

田若云怔一下，道：“不错，以你这一身装束便可知是个肆无忌惮之人了。”

阿闪眼看着他俊美如女子的面容，耳听他的口气甚软，陡然间泛起怜悯之意，便道：“你身为不夜岛少岛主，地位不低，若是喜欢蓝明珠，为何不正正式式央人提亲，却去做那等下流卑鄙之事？”

田若云先是一怔，接着便感到滑稽地大笑数声，道：“姑娘之言可笑得紧，想我田若云怎能被家室牵累，我们不夜岛上虽是美女如云，但谁也不愿娶为妻室，以致失去自由，这话姑娘想必不能了解。”

阿闪道：“不错，我一点也不明白你们的想法。但定必有你们的道理，我们不谈这个。”

现在解决今晚之事吧，你可知道日月坞已经用上全力要抓你们？”

田若云道：“我晓得。”

阿闪道：“那么我只要大声惊动日月坞之人，转眼间高手云集，你决计逃不了。”

田若云道：“那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只不知姑娘何以不大声叫喊，却说给兄弟听听？”

阿闪道：“我见你长得挺漂亮的，心中不忍你被他们杀死，所以跟你商量一件事。”

田若云反而被她的率直大胆弄得一怔，问道：“什么事？”

阿闪来自岭南地方，是处乃属东南沿海之滨，民情淳朴坦白，不似中原之人处处被俗礼虚文拘束，但凡心中所想，都不敢直接说出。田若云见惯了中原女子，无不虚假扭捏，明明心中甚是喜爱，总要装出不爱的样子。因此他对这个南方美女生出一阵特殊的好感。

她道：“你把解药给我，我也不为难你。我们今晚之事就此揭过，但过了今晚，我们再碰上了，大家都不必客气，爱怎么办都行，你说好不好？”

田若云几乎不敢相信，道：“这敢情好。”

当即掏出一个药瓶道：“这就是解药了。”

这刹那间他已生出坏心，暗想她接瓶之际，一个不小心就可以使出手法擒拿住她。

阿闪眼珠一转，道：“我觉得你这个人很靠不住。”

田若云讶道：“为什么？”

阿问道：“凡是长得美貌之人，多半靠不住。你转过身子，让我用兵器指住要害，一齐前去施救，那时你放起坏心的话，我就杀死你。”

田若云道：“假使你制住我之后，待我救醒那两人，又不放我走，我岂不上当？”

阿闪道：“这话也是。”

想了一下，便道：“这也没有办法，你若不冒险信我一次，我们便只好这样对耗下去，迟早会惊动日月坞之人。”

田若云暗暗吃惊，忖道：“她虽是坦白爽快的女子，却不是愚笨之辈，我只好信她一次。那摩天寨之人因怕被人知晓与我勾搭，此刻决计不敢现身救我，卫师叔又不知我至此地，自然不会来搭救我。”

于是叹一口气，道：“好吧，只盼姑娘不要失信于我。”

当下背转身子，阿闪金匕一送，尖锋已抵住他背后命门穴上。

他们一齐走到床边，田若云用指甲挑了少许药末，弹入田不恭鼻中。

田不恭立刻睁开眼，但四肢无力，不能立时起身。

阿闪向他眨眨眼睛，顽皮地笑一下。

田不恭也回报以滑稽的鬼脸，道：“你的本事真不小，但须得小心提防这厮。”

田若云冷冷道：“你趁早闭嘴，若不是这位姑娘，你们焉能逃得出少岛主掌心？”

田不恭道：“这话倒不是吹牛。”

田若云听了这话顿时大感受用，面色好转。

田不恭道：“只不知少岛主用什么手法使得小道闯出重围之后，还会中毒昏倒？”

田若云道：“你若是打算投拜不夜岛门下，便可以把此秘传与你。”

田不恭掩耳道：“小道宁可不知此秘。”

阿闪笑道：“你不听就算了，还怕他迫你听么？好，现在去救那姓卓的家伙。”

田不恭忽然触动了灵机，道：“等一等，有一件事非弄个明白不可。”

阿闪便对田若云道：“站住，等他说了话才走。”

田不恭迅快寻思道：“假使卓辽昏迷不醒，直到翌日不能出场，失去资格，岂不是不能跟王元度拼命了？此是唯一解决他们之间危机之法，我莫要错过。虽说此举使卓老兄失去夺标的机会，但反正总有一人得不到锦标，只当他不幸失败也就是了。”

当下说道：“我可不想领你田若云的情，你快快再使那毒药使我昏倒，反正最多一两个时辰我就会回醒。”

这话其实是想暗中弄明白那迷药的效力能维持多久。

田若云冷笑道：“你真是孤陋寡闻，我不夜岛的绝艺岂是别人破解得的，你若不得我施救，昏睡上三日三夜之后，便当毙命，哪能在一两个时辰内回醒？”

田不恭大怒道：“胡说八道，我们人人都有秘制的解毒药，怎会破解不了区区一点迷药？你马上给我滚蛋。”

田不恭这一来连阿闪也为之一愣，全然不明其故。

田若云心中大喜，却故意忿忿道：“好，我走，瞧你们如何破解敝岛的独门手法？”

他举步走去，阿闪果然没有任何动作。

突然外面有人叫道：“卓公子……卓公子……”

声音含气敛劲，分明是内家高手。只不知是什么人，竟还得尊称卓辽一声公子。

田不恭最是精细聪明，登时对卓辽的身世起了怀疑之心。

他沉声道：“闪姑娘，快把卓兄搬进来，田若云暂且藏起身形，把解药给我。”

第十二章 钱万贯豪赌金鳌会

在这等紧凑的情形之下，阿闪和田若云都不暇多想，听他吩咐去做。

在田若云而言，暂时藏匿起身形乃是最佳之法，若然贸然遁走，这来人内力深厚，显然不易对付，如若尚有别的人手，只怕当场被杀。

他无法多想，依言递过解药，便藏在屋角一架屏风后面，屏息以观其变。

阿闪迅即把卓辽弄到房间之内，田不恭已经能够起身，便把床铺让他。

外面的人又叫道：“公子醒一醒……”

田不恭眼见无法不救醒卓辽，便跃到屏风旁边，向田若云说道：“我先救醒他，让他应付来人。只等来人走开，你就暗使手脚，把他弄昏。一则我要让你晓得我们自有手段，不怕你不夜岛的绝技。二则卓兄性情不大好，若不把他弄倒，你便难以安然离开了。”

田若云哪能不赶快答应，田不恭便回到床边，挑了一点解药弹入他鼻孔之内。

卓辽顿时回醒，睁眼见到田不恭和阿闪，便道：“好险，幸而兄弟一向尊重女性，是以当初点住那位姑娘的穴道之时，用的是极轻的手法，只须片刻就可以自行破禁恢复武功。在下猜想当必是全靠姑娘才能幸逃那厮毒手。”

阿闪笑一笑，道：“不错，你聪明得很。”

田不恭道：“外面有人叫你，已叫了两次，你出去瞧瞧，我们还是不要露面的好。”

卓辽欠身欲起，忽觉全身乏力，惊道：“好厉害的毒药，不夜岛果然名不虚传。”

说时，暗暗吸一口真气，顿时恢复了大半，迅即起床落地。

田不恭见他内功如此深厚，不禁大为佩服，心想自己这次败下阵来，

实是不冤，瞧他的功力造诣，实是可以列入当世高手之列了。

躲在屏风后面的田不恭深知本门毒药力道强霸无比，像那田不恭休息不久就能得如常起身，已经十分少有。这卓辽居然更厉害，可见得他的武功造诣深不可测。若然交手争锋的话，万万不是他的敌手。

卓辽出去一瞧，认得来人乃是日月坞十道指挥之一，姓祖名远。他道：“祖老师有何见教？”

祖远压低声音，说道：“坞主命属下传话与公子，那不夜岛与本坞虽是已成不解之仇，但公子有使命在身，不可出手。再者王元度等人对本坞亦有莫大之恩，虽是不作明报，亦须暗中报德，明日公子上台之时，轮到与此人放对，须得尽力不伤他性命。”

卓辽愣了一下，道：“王元度对本坞何恩之有？”

祖远低低道：“属下不甚清楚，只仿佛闻说好像是全靠他的安排，二小姐方能幸免于难。”

卓辽道：“那么我去问一问她。”

祖远道：“坞主又曾吩咐说，公子使命在身，重大无比，凡事不宜分神，须待大会过后方可管别的事，是以许多事都不让你晓得，亦不许你到后宅去。”

卓辽点头道：“好吧，有劳祖老师了。”

说完转身回房，正要向阿闪透露一点内情，突然间眼前一黑，昏倒在椅上。

阿闪大惊道：“他怎么啦？”

田不恭流露出沉重之色，缓缓道：“待一会方始解释。”

说时，向屏风招一招手，田若云闪身出来。

田不恭道：“你请吧，今日之事到此为止，以后相逢是以后的事了。”

田若云想不到今晚历尽惊险之后，无恙脱身，哪敢多说，迅即夺门而出，片刻间走得无影无踪。

田不恭道：“姑娘也可以回去了，这位卓兄交给小道就是，你尽管放心。”

阿闪道：“你们这些人古怪多端，老是使人莫名其妙。但我可不管你们弄什么狡猾，反正，你不明明白白的告诉我，我就不走。”

田不恭怔了一下，才道：“有些事情不能预先泄漏，姑娘还是听小道的話回去的好。”

阿闪就是不肯，噘起嘴巴，竟然一副老大不高兴的样子。

田不恭忖道：“我使卓兄中毒昏迷过去，错过了上台出赛的机会，唯其如此，才能避去两雄拼斗的局面。此举在我而言，于朋友之道大有亏损，乃是令人不齿之事，如何能告诉你？”

他为难地沉吟片刻，见她表示得十分坚决，晓得不能隐瞒，只好照理直说了，最后又道：“试想卓辽兄既是算准了王元度兄的性格为人，故意在百余招之后露出破绽。王元度兄无疑会如他预料般招数略滞，不肯猛下煞手。而卓辽兄却趁这一线空隙运足十成功力，使出换命的招数，这结果不问可知。”

阿闪不能不信，点头道：“既是如此，我应当代王元度向你道谢。你煞费苦心使他们避免了互有伤亡之祸，恩德不小，王元度如若得知，自然感铭不忘。”

她辞别而去，回到自己房间，管中流等人还在等地回来，见她丝毫无恙，都十分欣喜。

阿闪向众人随便敷衍几句，众人便散去安寝。

房中只剩无情刀管中流，阿闪此时才把详情说出。

管中流听完之后，面色大变，道：“这宗事处理得不妥当，试想元度是何等公正侠义之士，若然晓得卓辽是因此而失去机会，定必有一番风波。你们的好心在他而言反而是罪大恶极之事。”

阿闪吃了一惊，道：“你说得是，我倒没想到这一点，现下如何是好？”

管中流道：“快快去找田道长商量一下，最好把卓辽救醒，至于拼斗的结果那是天意，我们只能束手坐视，毫无办法。”

他说罢不禁长叹一声，满面俱是凄惨的神情，阿闪发呆地瞧着他，片刻后才起身道：“好吧，我这就去找田不恭商量，但是你……”

管中流接口道：“我没有事，你快快去吧！”

阿闪摇头道：“你一向喜怒哀乐都不现诸神色，但现在却无法自制，可见得你心中如何的痛苦。”

但她终于再现身于卓辽的房间，田不恭大为惊讶，道：“可是发生了什么事？”阿闪把管中流之言说出，田不恭顿时大悟，道：“小道竟没有想到这一层，唉，管兄说得好，大丈夫自应有这等胸襟，不然的话，便只是贪生图利的匹夫而已。”

阿闪问道：“那么你打算怎么办？”

田不恭道：“只等姑娘退出此房，便即施救。这世上很多的事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并不单是这一宗。”

阿闪便退出房外，片刻间听到卓辽惊讶问故的声音，这才当真回去。

房内的卓辽被田不恭轻轻骗过，田不恭随即辞出，卓辽便开始调息运功，贮蓄精力，到了三更之时，一个窈窕纤长的女子走入房内，挑亮了银灯，走到床边。卓辽已睁开双眼，望住来人。

这个夤夜闯入卓辽房间内的女子乃是日月坞蓝家大小姐蓝芳时，她毫不避男女之嫌，一径坐在他身边，道：“准备得怎样了？”

卓辽道：“差不多啦！”

蓝芳时道：“很好，你别忘了答应我的话。”

卓辽沉重的点头，蓝芳时叹口气，说道：“那王元度当真是假仁假义之辈，可惜形禁势格，不能当你之面与他对质，你尽管下毒手取他性命，决不会使你后悔。”

卓辽又迟疑地点点头，他心中掠过坞主蓝峦的命令，吩咐他不可杀死王元度，可是身边这个女子的话他又因某种隐秘的原因，不能拒绝。是以心中反复思量之下，终于说道：“好，你放心回去，我定必尽力取他性命。”

这波谲云诡的一夜就此过去，翌日朝阳照射在广场之时，那宽阔的地方已被人潮掩盖住。

现在大多数人都感到轻松，因为这一届金鳌大会的十大高手已经确定，而在场参观之人，几乎有半数是与报名角逐的年轻好手有关，现在他们业已淘汰，便减去患得患失的紧张情绪，所以感到十分轻松。

十名入围的年轻高手一齐在台上亮相，王元度这一边的人竟占了六个，令人侧目，出尽了风头。除了他们六人之外，其余的四人便是卓辽，辛立，云军和平天虹，众人在台上都不免流露出顾盼自豪的神志，只有王元度和卓

辽气度沉凝，全然与平常态度一样。

公证人向他们述说决赛的规则，比起初赛时少去许多限制，也就等如危险性增加许多。

这最后的决赛仍是抽签决定对手，每人都须出战九场，即是说他们十个人都有交手的机会，而以得胜次数决定名次高下。若是连胜九场，自然是稳居冠军，但若是有一人或三人各败一场，便由这几个再行决战。

须知武功之道甚是奇妙深奥，许多家派往往自具生克的情形，所以常有甲胜乙，乙胜丙，而丙却胜甲这种情形发生，这一来便不能从他们之间的胜败推算出孰强孰弱，只好再行决赛。而在人多之时，精力心情等等因素对武功大有影响，到了只剩下两三个人决斗之时，可能局面又大不相同。故此必须循环出赛，才能公平。

还有条规定就是上台之后，自知不敌的一方可以放弃这一场，但下一场仍然有资格击斗。

抽签之后，一共须得举行四十一场赛事，照理最快也须十日方能完事。但这也未必，以王元度为例，他若是每战必胜的话，五六天之内就已稳居冠军之位，余人自然不必再赛下去。

次序排定，上午第一场是卓辽出战吕杰，第二场是王元度出战束大名。

卓辽和吕杰上台之后，全场寂然无声，目下这十名年轻高手还未碰过头，是以任何一场都能够扣人心弦。

他们一上手都不约而同使出试招手法，都是一触即发，乍合便分。两人盘旋游斗，打得不甚精彩。

田不恭走到阿闪身边，说道：“姑娘可知道打赌的行情么？”

阿闪讶道：“这等性命交关之事也有人拿来打赌？”

田不恭道：“打赌的人恐怕只有寥寥几个，你若想发财，只须拿一二两银子出来，下注在其中一人身上。此人得胜夺标，就可以赢回几千两白花花的银子。”

阿闪道：“好，我拿十两在王元度身上。”

田不恭大摇其头，道：“王元度是众望所归的人选，买十两只能赢十两，若是换了别的人，赔注才达千倍以上。”

阿闪过：“也行，我买卓辽，他的赔注有多少？”

田不恭苦笑道：“恕我大意说漏了，他是次一等的热闹人物，十两只赔二十两。”

阿闪道：“除了他们还能买谁？”

田不恭道：“哪一个都是千倍赔注，十两可以赢回一万两之多。”

阿闪摇头道：“别的人我才不下注呢，这十高手中只有王元度和卓辽二人夺标有望。”

田不恭道：“正因如此，买他们二人得胜的特别多，是以赔得少。余下的八人虽然得胜机会甚微，可是赔注多达千倍，所以许多人都愿意随便买上三五两，若是爆出冷门，也可以发一笔财。”

无情刀管中流突然说道：“兄弟以前在镖行中办事时，听说江南武林赌风甚盛，通都大邑中都有不少赌场，大凡是武林中人，不论是黑白道的大都喜欢人局赌上一场。三年之前出现一位赌国奇才，姓钱名万贯，此人不但精通天下各种赌法，而且智谋眼光都大异凡俗。不到两年功夫，大江以南的各都市中都有他开设的赌场，经营手法别具风格，大凡是常在江湖上走动而

又有点办法的人，都喜欢到他开设的赌场消遣。”

田不恭和阿闪听得目瞪口呆，乃是意料中之事，连乡老伯也露出十分惊讶好奇之色，可知这个消息甚是骇人听闻。

管中流又道：“这钱万贯虽是广设赌场，多达百余家之多，可是他却甚得武林中人的尊敬，没有人视他为靠赌图利的无赖。这是因为他武功高强，据说出身于名门大派，这个姓名是后来才改用的。其次，他开设赌场以兴趣为主，风格高尚。赌场之内，一桌一椅也甚是考究，阮囊羞涩之士，根本不敢进场。”

田不恭道：“这位老兄当真是游戏风尘的异人，小道极想认识，管兄可认得他？”

管中流摇摇头，笑道：“兄弟以往在镖行中隐迹，只是个小小帐房，哪里玩得起这等豪奢的玩乐？关于这钱万贯的事迹，我也是零零碎碎听来的，是不是真确，尚未可知。”

正说之时，一个相貌诚实的二十余岁的汉子走到他们身边，手中拿着一本簿册，说道：“小可是武昌消闲在的伙计李三，只不知诸位可有兴趣猜一猜台上两位英雄的胜负之数？”

管中流碰田不恭一下，道：“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赌场之一，凡是他旗下赌场，总是称为某某钱庄。”

乡老伯呵呵笑道：“好极了，怎么猜法？”

李三含笑道：“老先生随便指定其一，说出彩头数目，不拘多少都行。”

乡老伯掏出一块三两重的银子，道：“我买卓辽胜。”

李三道：“敝庄开出盘口是卓大侠三赔一，吕大侠一赔二。老先生可要再斟酌一下？”

这话便是说买卓辽得胜的，若是中了，三两的赌注只赔一两。若买吕杰得胜，中了的话，每一两赔二两，如以乡老伯三两的赌注计算，便可获六两银子。

乡老伯眼睛一瞪，道：“什么话？不行，我老人家这块银子买定卓辽，还要一赔二，少一分钱都不行。”

此言一出，连管中流等人也不禁惊讶得张口结舌，心想人家开出这等盘口，并非强迫你下注不可，若然觉得不妥，大可以不下注，岂能如此横蛮不讲道理。

李三神色不变，含笑道：“老先生万勿生气，小庄向来最尊重客人意思，待小可向总管说一声，便替老先生写下来。”

他这等冷静的态度一望而知受过严格训练，也很有经验，想必以前也碰过类此的事件，是以见怪不怪，毫不生气动火。

乡老伯伸手在他身上戳了一下，道：“好，快快去办妥这事，若敢开溜，休想活过三日。”

李三此刻才微微变色，转身奔去，片刻间却带了一个身披长衫的中年人同来。此人相貌精明冷峻，双眼神光充足，报出姓名是梁一苇。

乡老伯眼睛瞪得圆圆的，道：“你纵是练成了一苇渡江的轻功，也别想逃出我老头子掌心。”

梁一苇目光掠过老人身后的年轻男女，首先认出田不恭乃是峨嵋乐天子的高足，心中顿时有了谱儿，想道：“尝闻峨嵋派老一辈高手乐天子平生玩世不恭，喜爱捉弄别人。这老头子既与田不恭有关，说不定也是乐天子

那一类之人。”

当即抱拳说道：“老丈别取笑了，小庄的盘口虽是不能更改，但老丈既是雅兴大发，自应遵命。李三，写下来，这笔帐记在我的名下。”

他一则表示十分尊敬对方，二则言明由他个人私下赔这笔帐目，任是再不讲理之人也不能不满意了，这正是对江湖上最厉害脚色的常用之法，使对方感到不好意思找碴，非自动收手不可。

乡老伯鼻孔中冷嗤一声，道：“慢着，你梁一苇乃是总管身份，地位与李三不大相同，我老头子也涨价啦，现在是一赔一百，三两就须陪我三百两。”

管中流一怔，觉得极不好意思，但又不便开声，真是尴尬万分。阿闪虽然也认为不大好意思，但她性情见解与管中流全然不同，但觉甚是有趣，不禁嘻嘻的笑出来，等看这一场好戏如何收科。

田不恭连连摇手，道：“乡老伯这就不对了。”

乡老伯皱起眉头瞪他一眼，发觉这个头大身细的小道士暗暗眨眼睛，透出顽皮的神情，便知道他的意思，道：“我哪里不对了？”

田不恭道：“你老可瞧见那梁总管已变了面色没有？”

乡老伯道：“他对我很不满意么？”

梁一苇、李三以至管中流等数人都想道：“当然对你不满啦，此举简直是欺人太甚，焉得不火。”

田不恭道：“对，他心中不乐意之至，是怪您老把他身价估得太低了，应当是一赔一千，共是三千两才对。”

他这样说法分明是火上加油，简直是成心找麻烦。管中流忍不住摇摇头，正要说话。只听乡老伯欣然大笑道：“对啊，对啊，我敢是老得糊涂了，好，就这么算吧，小梁叫李三记在帐册上。”

老头子这一声小梁，实在甚是侮辱，把那江南武林中名气不小的铁掌梁一苇叫得火冒三千丈，他正要发作之际，突然间掠过一疑念，那就是江南百钱庄历史虽短，可是大凡常在江湖走动之人，绝无不知之理，更应晓得百钱庄几乎网罗尽大江南北高手名家，每个钱庄都有一两位硬手主持，此外尚有当地名家高手挂名，是以武林人物简直无法闹事。

然而这位相貌丑陋的老头子却故意大找麻烦，那田不恭更在后面推波助澜，好像是唯恐事情闹不起来一般。这等情势自然十分奇怪可疑，须得小心应付才行，绝对不可鲁莽从事。

这个念头迅即掠过心中，顿时堆起笑容，道：“老丈和田道长太抬举在下了，三千两之数不是小事，连在下也难作主，须得把东家请来才行。李三，快快去请当家的来一趟。”

田不恭把管中流、阿闪弄到一旁，喜孜孜的笑道：“哈，我们今日注定要发财啦，那钱万贯一到，那是少不了三万两银子我们才肯罢手的了。”

梁一苇竖起耳朵窃听，口中哼哼哈哈应付乡老伯。乡老伯心中好笑，想道：“这小道士诡计多端，滑稽可喜，只有他知道我的用心何在。”

管中流讶道：“三万两银子，这未免太过分一点了吧？”

田不恭道：“一点也不过分，乡老伯的手段你不是不知道的，若是招恼了他老人家，把一百多家赌场通通打个稀烂，那时岂止损失三万两银子，你说对不对？”

管中流又好气又好笑，心想话虽如此，但有何道理要把人家一百家赌场打个稀烂？若然此理说得通，大可以找一个百万富翁，逼他献出十万两银

子，不然便取他性命，他的性命自然不止值十万两银子，这岂不是也变成天公地道之事了？

他还未曾来得及说出这等道理时，乡老伯已呵呵笑道：“小梁啊，枉你是个聪明能干之人，但今日却把事情弄糟啦！”

梁一苇已不暇计较他叫自己小梁之事，问道：“老丈这话是什么意思？”

乡老伯道：“要知你的身价三千两，但若是你东主来到，这价钱又不相同了，岂不是越弄越糟。”

田不恭接口道：“不错，钱万贯声名赫赫，身价非同小可，最少也得三十万两才行。”

梁一苇心中大为震动，只因对方已摆出一副硬敲硬吃的姿态，今日绝难善罢干休。

正当此时，一个壮汉走到他身边，贴耳悄声道：“这个老者人称乡老伯，乃是王元度的长辈，台上十大高手之中，有六个是他的晚辈。在此处尚有一个姓管名中流，外号无情刀，是上一届金鳌大会的魁首，一个是田不恭。那位姑娘人称阿闪，武功也甚是了得，据说不在台上十大高手之下。只有那个丑陋少年不知来历。”

原来此人乃是梁一苇的手下，梁一苇来时，已传令密查对方来历。他们的耳目极多，消息灵通，是以一下子都打听出来了。

梁一苇哪能不知王元度、管中流等人的声名，顿时呆住，做声不得，心想这等强敌前所未有的，若是一个应付不好，他们真有打平一百家赌场的力量。

乡老伯等那壮汉退开，便笑一笑，道：“哈，原来你已派人打听我们的来历。我索性把这你们查不出来来历之人的底细告诉你吧！”

他指一指柳儿，又道：“他是柳昭之弟，单名平。阿平，你跟小梁拉拉手，亲近亲近。”

柳儿踏前数步，伸出右手，梁一苇明知对方想考究自己的功夫，心想我外号铁掌，这掌上的功夫岂能怕你？当即伸出右手与她相握。

双方手掌互握，梁一苇突然感到对方内力强劲无比，连忙增加力道。转眼间已使出十成铁掌功夫，但对方掌指间的压力依然有增无减。

他额上不禁沁出汗珠，并不是劲力不及因而疼得冒汗，而是因见对方似是尚未使出全力，已足以使自己感到无法抵挡，可见得对方何等厉害，而别人就更不必提了，换句话说，他是因震惊而冒出冷汗。

柳儿心地善良，一瞧对方如此窘困，使松手退回。

阿闪童心大起，嘻嘻一笑，道：“小梁我们也拉拉手。”

她向来不拘礼数，是以竟也跟着乡老伯称唤对方为小梁，乡老伯向梁一苇道：“阿闪这女孩子手力虽比不上柳平，但也颇有可观，你不妨试一试。”

阿闪瞪眼道：“我怎么比不上他？”

一抓住梁一苇的手掌，便运足内劲猛握。

梁一苇发觉不妙，连忙运功相抗。他到底是修习掌上功夫之人，这只手掌乃是他一身功力所聚。而阿闪则不擅此道，是以阿闪虽是功力比他深厚，却不能使对方受伤负疼。梁一苇等她松手之后，才骇然道：“阿闪姑娘虽是略逊这位柳兄，可是在下已甘拜下风了。”

阿闪听人家这么说，不能不信，讶异地望住柳儿，道：“你几时变成如此厉害的？我们找个时间较量一次，瞧瞧到底谁强谁弱？”

乡老伯道：“阿平，别理会她。这丫头一味争强斗胜，对谁也不服气。”

正说之时，羊武大步走来，道：“乡老伯，看来吕兄抵敌不住那卓辽啦！”

早先那壮汉又出现了，在梁一苇耳边报出羊武的姓名来历，梁一苇听知羊武能与王元度激战多时才败下阵来，可知他也是年轻一辈的高手，心中不禁连叫不好。

乡老伯抬头向台上望去，但见那卓、吕二人之战已经渐趋激烈，不时短兵相接，他乃是当今武林中无人能及的大宗师，略略一瞧，已知吕杰尚可支持一百招以上。这只是说卓辽一直如此审慎小心地斗下去的话才算数，如若卓辽施展出全力，蹈险抢攻，那就说不定多少招便分出胜负了。

他摇头道：“暂时还不要紧。”

梁一苇接口道：“敝当家已走过来啦！”

乡老伯等人转眼四瞧，此时人人向台上观战，是以四周人数虽多，但却很容易找到向这边移动走来之人。

只见一个年约四旬左右文士装束的人已挤到切近，他身后跟着那伙计李三。此人长得相貌清秀，容色雅逸，举止之间，自有一股出尘脱俗之气。

大家见了此人感到难以置信，都想，钱万贯这名字取得既俗，又开设赌场，遍及江南通都大邑。这等人物，自是善于筹算，应该大腹便便，形如商贾才对，再不然便长得阴鸷深沉也可以，怎会长得一如饱学隐逸之士？兼以风度翩翩，使人见而爱重？

正在讶想之时，这个中年文士已走到他们身边，他那对湛明的眼睛扫瞥之下，便向乡老伯、管中流等诸人先后行礼。众人在这等风流俊雅的人物面前都生出不想失礼之心，个个回礼。

田不恭惊想道：“原来这世上有好几等人能使我生出自爱自重之心。我本以为只有西川大侠吴峰那种威仪赫赫之士，或是王元度这等光明磊落温谦厚重之人，才能令我收敛放诞该奇的态度，哪知这个丰神雅逸的钱万贯亦能如此。”

那中年文士已道：“鄙人钱万贯，昨宵抵达此地之时，已闻得乡老伯率领群雄威镇大会，时下俊颜莫不闻风讶异，恨不得挤列其间，以沐光霁。”

乡老伯眯起双眼，向他打量了片刻，道：“你的声名也颇使人惊羨，我老人家平生好管闲事，最爱无事生非，所以设法迫得你这个赌国奇才出头露面，咱们亲近亲近。”

说时，伸手出去，便即抓住对方右掌。

钱万贯但觉对方伸手抓来之际，速度不快不慢，但却使人泛起无从躲避之感，心头为之一震。

紧接着乡老伯手掌上传出一股强劲力道，钱万贯心中又是一凛，暗念他何以遽下毒手，想在暗中使我受到重伤？转眼之时，已发劲抵拒。

双方的内家真力在这弹指之间攻守了数招，这等内力拼斗自然不似出手放对，外人无从得见，纯是在刚柔变化之际，互作攻守。

乡老伯很快就放开手，笑道：“果然有一点道行，不但功力精纯深厚，最可怕的是家数很杂，而每一家都极有成就，实是难得之至。”

钱万贯微微而笑，态度优雅。

乡老伯接着道：“但你别想瞒得过我老人家，你原是出身于少林寺一

脉，你可要我说出指点你武功的人是谁么？”

众人都讶异地望着这个文士装束之人，连他的心腹手下铁掌梁一苇也不例外。

他们虽是听说过钱万贯本是出身于名门大派，却万万料想不到他是出身于以规律精严著称的少林寺。

钱万贯道：“一发请老前辈赐教吧！”

心中却暗暗想道：“你能指示我出身少林虽然值得惊怪，但还不是十分困难之事，但若是能说出我师承来历，我钱万贯便从此五体投地，承认你是当世无双的大宗师。”

这钱万贯心中虽是作如是想，但是神色之间却毫无迹象可寻。

乡老伯缓缓道：“我有一个老朋友识得那个指点你武功的人，我正因听他描述过详情，今日方始晓得你竟是得他衣钵法乳，这个老和尚称大雄长老……”

众人都只听过少林寺大雄长老之名，他们哪里知道大雄长老乃是少林寺开寺以来第一个能把少林七十二种绝艺练成了三十二种之多的绝代高手。这大雄长老一生练功，足不出寺，是以外间之人从无知者。

钱万贯面色大变，一手撩起长衫，屈膝跪倒。此举大出众人意料之外，都不由得怔住了。

但见钱万贯神情肃穆而哀伤，双眼中泪光闪动。

众人又是一怔，虽是不知其故，但都不由自主地被他感动，顿时被哀肃的气氛所笼罩。

乡老伯轻叹一声，道：“敢是因我提及他的法号，以此触动了你的哀悼情怀。”

钱万贯道：“老祖师曾对晚辈言道，以天下之大，人物之众，但知道他的人只有一位，将来如若有人说得出晚辈的武功源流，便须全心恭敬，宛如见我。晚辈触念祖师遗言，顿觉音容涌现眼前，是以悲不自胜。”

这一番话说得情深似海，孺慕之思溢于言表。众人都感到鼻子发酸，甚是哀伤。

乡老伯惘然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你且起身。我异日见到那位老友，定把此事转告于他。”

钱万贯站起身子，仰天长叹一声，道：“敢问乡老伯，晚辈如何能谒见宣老前辈？”

乡老伯举手指住管中流，道：“他就是宣翔的弟子了，不过你问他也没用，天地间唯有我老头子知道宣翔在什么地方，也唯有我知道他有什么打算。”

钱万贯眼中露出爱慕的光芒，向管中流瞧一下，接着向乡老伯道：“老前辈可肯指点明路？”

乡老伯仰首寻思一下，道：“可以，等大会过后，你可跟管中流同去见他。”

他转面向管中流道：“你师父前两天跟我说，他且回到他弟弟处居住，命你于大会结束之后，带同王元度前去见他。”

这乡老伯的秘密只有王元度一个人晓得，管中流虽是见过师父，可是其时宣翔并没有泄露他身份秘密，是以管中流自那时之后，日日焦盼师父出现。

他闻得此言，自然大喜过望，但也暗暗惊讶乡老伯如何识得师父？

梁一苇暗中透一口大气，心想既然谈起来都有关系渊源，便不愁百钱庄会被捣毁了。他主持此地赌局，事情甚多，便先行告退。

这时台上鏖战尚酣，那十大高手除二人正在拼斗之外，其余八人都盘膝坐在一边观战。

人人都敛神静气，面上毫无表情，独是王元度面色不时变化，一望而知他的情绪跟着战况发生剧烈变化。

别的人都深知自己将面临激斗，所以极力抑制心情，不敢略有波动。

王元度不是不明此理，只是他天生热肠深情，眼见吕杰苦斗不胜，便无法不心情波荡，无法不替他焦急。

钱万贯道：“管兄最好向王元度兄提醒一声，万万不可动情，以致削弱了战力。”

无情刀管中流道：“他不是不知道利害，可是他天生就是这种人，劝也无益。”

钱万贯道：“若然如此，他这一回便很难夺得魁首了。那卓辽实是雄才杰出之士，心胸深沉无比，恐怕很少人瞧得出他的真正实力如何。”

乡老伯点头道：“这话有见地，但这一来你的盘口岂不是开错了。”

钱万贯微笑道：“晚辈别的绝不敢夸口，但赌的一字上头，平生有赢无输，一向都很有把握。”

他的话声稍稍一顿，接着说道：“纵然是卓辽夺得魁首，但晚辈将赢来的赌出，定必有余。譬喻一共只有三人下注，甲乙二人都看好王兄而下注买他赢，但丙则下注于卓兄，这一来不论谁胜谁败，我都不须担心。由于赔偿时比例相差不大，而除了王、卓二位之外，其他的大赔注都极多，凡人皆有贪得之心，是故甲乙丙三人都会另外拣一两人下点小注，希望以少博多，而我就可净赢这些银子了。”

人人听了都觉得很有道理，但羊武计来算去，都认为不对。

当下道：“万一当真出个冷门人物，你一两要赔一千两，如何了得。”

钱万贯道：“这千倍之数我其实已占了莫大便宜，刚才举例时只有三个人，所以羊兄才会算错，但目下在场参观之人多过三千，计算之法就全然不同了。”

羊武听了虽然依旧不甚明白，但眼见人人点头，为了面子起见，便不再问这一宗，改问别一个疑问。道：“设若三千人之中有两千人看好卓辽，只有一千人看好王兄，则你岂不是赔定了？”

钱万贯道：“若是如此，我断无探不出这等行情之理，其时开出的盘口便会倒转过来，变成买卓辽赢的话，一两赔一两，王兄则是一两赔二两。”

羊武不得不服，点头道：“不错，莫说是你，连我也探听得出这等行情。”

钱万贯转眼望住乡老伯，道：“老前辈适才不知用什么手法点了李三的穴道。他一直害怕得发抖，还望前辈施恩解救。”

乡老伯呵呵笑道：“哪有什么手法，我老人家只是骗骗他而已，小钱，我有一件事相托，只不知你肯不肯帮忙？”

钱万贯道：“晚辈若是力之所及，岂敢推辞。”

乡老伯道：“你当然做得到，那就是你且恢复赌徒中的高手本色给我瞧瞧。若是拘执礼数，便毫无看头了。”

钱万贯道：“晚辈遵命就是，假使老前辈有兴趣玩玩，不拘何事都可以

赌一赌。”

乡老伯道：“很好，我们就以台上正在动手的两人赌上一场如何？”

钱万贯不假思索，便道：“使得，但不赌则已，既然要赌，就须赌个痛快，我们场场都赌如何？”

乡老伯哪甘示弱，道：“就是这样。”

他身边的柳儿轻轻道：“乡老伯你输定啦，他只怕你赌一场就收手，若然连赌多场，他赢的机会便多，去掉输的，尚有剩余。”

钱万贯惊讶地望着她，道：“柳兄真是聪明不过，一言道破区区的用心，乡老伯前辈有这位智囊在侧，必定可操胜算了。”

乡老伯道：“靠她帮忙才赢得你便不稀罕了，我只是独断独行，谁的话也不听。”

柳儿又道：“他正是要激你老说出这句话。”“钱万贯再次向她讨望，心想此人脑筋灵活，真不好斗，须得想个什么法子使她不暇顾及此事才行。他本是第一等精于算盘之人，脑筋一转，已有了办法，当下道：“区区有一个问题许久以来都想不通，想借柳兄的智慧一用。”

乡老伯道：“闲话等一会再说，我们快点赌这一场还有多少招便结束？”

钱万贯抬眼望去，很快就道：“三十招之内便须结束，前辈以为如何？”

乡老伯道：“羊武，从这一招数起。”

羊武应声便数，乡老伯又道：“我赌这一场，我认为柳超过三十之数。”

钱万贯道：“前辈下注多少？”

乡老伯道：“一百两，可有异议？”

柳儿接口道：“你老人家先猜，岂不吃亏？”

乡老伯不悦道：“我偏偏要让他，每一场都如是。”

钱万贯摇摇头，心想这柳儿实在厉害不过，她明明算出先猜之人吃亏，故意用此法激得乡老伯让对方先猜不可。

要知先猜之人若是猜错眼，后猜之人自然可以放胆去赌。若然猜得十分正确，无可移易，后猜之人可以不赌这一宗，另出题目。

但他仍然不惧，只想赶快使柳儿不能分心顾及打赌之事，仍然大有取胜之机。

当下道：“请柳兄借一步说话。”

两人走到一边，钱万贯道：“从前有一个人出题目考我，他说昔时有两个商贾过江，同乘一般，此二贾皆为布商，每人携有货物十四箱。船至江中，忽然风浪大作，船主告彼等云：船上载重过甚，须得将一半货物弃之江中，方能脱险。”

他才说到此处，柳儿精神大振，道：“有趣得很，只不知问题如何发生？”

钱万贯微微一笑，道：“甲商为人善算而心恶，向乙商言道，吾等之货排列成一圆圈，对正船首的一箱算起，数到第九箱，即将此箱弃之江中。紧接着下一箱算起，再数到第九箱，复弃江中。如此不停数下去，直到半数投之江中，即弃去十五箱为止。乙商为人忠厚老实，不虞有他，当即接纳此议。”

柳儿讶道：“难道甲商有本事把乙商的十五箱货物尽投江中不成？要知每次投弃一箱，下次点数之时便少去一个，位置顿异，实是很难预先计算到底。”

钱万贯道：“区区也是这么想，尤其是丢掉四五箱之后，的确很难计算排列之法。但据说当时甲商露出欢喜得意之色，被船主看在眼里。这位老船主智慧过人，看出甲商恶意毒计，便宣称他身为船主，有权替他们排列箱子。到他把箱子排成一个圆圈之后，甲商一瞧，顿时昏倒不醒人事。船主命水手依法点数投弃箱子，每数到第九箱，便丢落江中，如此一直丢弃了十五箱为止，所弃者皆是甲商的货物，乙商得以保全身家。”

柳儿怀疑地道：“当真有这等事么？”

钱万贯道：“其实不一定有，但此法却是千真万确，绝非虚构。区区向来不擅计算，是以费了许多功夫，总是功败垂成，白费心血。”

柳儿沉吟忖想，显出很有兴趣的神情。

钱万贯命人替她找来十五颗白棋，十五颗黑棋，让她排列计算。

他回到乡老伯面前之时，耳听羊武已数到二十九招。这钱万贯是赌那吕杰三十招之内便落败，乡老伯说他到了三十招方败，是以这刻过了最后关头。

钱万贯定睛望去，但见吕杰败局已成，先是被卓辽一棍扫得连退两步，而卓辽在第二十九招举棍迎头砸下。

钱万贯胸中所学甚博，武当剑法精要全部识得，故此一早便算出吕杰必因如此情况而落败。

目下一瞧自己算得极准，果然是在等二十九招之时变成如此局势，只等卓辽金棍落处，吕杰定必长剑坠地，败下阵来。

别的人见了如此情况，都瞧出吕杰除举剑硬架之途，再无别的手法可以解救丧命之危。

可是此举却定必败下阵来，是以都惊噫出声，暗想这一场竟是钱万贯赌赢了。

忽见吕杰长剑不用横架之法，竟是竖剑向棍身戳去，这一下手法大出众人意料之外，心想他这一剑须得奇快奇准的戳中棍上某一点，既不能有毫厘之差，又不能略有歪侧，否则铁棍便击中天灵盖，定必死于非九这一来人人替吕杰性命着急，都忘了打赌这事，说得迟，那时快，长剑已戳中金棍，是死是生，便在这弹指间决定。

但见吕杰的长剑迅急如电戳中当头砸下的长棍，霎时间剑身竟被卓辽的浑敦棍压得微弯。

吕杰至此内力已耗去大半，万万抵挡不住教棍的泰山压顶之势，可是他目下决不能后退，因为他原是以极准极快的剑术抵住对方无坚不摧的一击，此刻剑尖所中之处，乃是唯一可以着力之点，若有黍米之差，长棍滑落，顿时可把他的脑袋击碎。

是以他全身上下都不能稍有移动，一面全力支持棍的重量，一面窥伺敌人的瑕隙，若然敌人打算滑落伤人，须得早他一步出剑猛攻。这正是武当派内家剑法的上乘奥旨，所谓敌不动，我不动。敌方动，我先动是也。

然而当前局势中最可怕的是吕杰已显出内力不继之象，因此只要那卓辽不急于求功跟他相持一会，定可以杀死吕杰无疑。

众人正替吕杰捏一把冷汗，忽见卓辽长棍弹起尺许再度落下。

吕杰仍然用这一式接住，竟也奇准无比，毫厘不差地刺中棍身原来的地方。

卓辽长棍三起三落，皆被长剑挡住。第四次长棍弹起之时，他突然抽

身后退，并不再度击落。

擂台下四周的豪雄俊杰无不惊叹于吕杰剑法的精奥，此时见卓辽退开，喝彩和鼓掌之声山呼雷动，都是替吕杰加油打气的。

卓辽向吕杰抱拳道：“吕兄剑术之精，使人佩服之至。”

吕杰提一口真气，正要答话，耳中又听卓辽低声道：“吕兄气力已竭，若不趁这刻速速回座，只怕会失足跌倒。”

吕杰顿时大悟，至此方知对方抽棍后退之故，敢情已发觉自己气力枯竭，尽量为自己留面子。如若不然，他但须相持下去，定可砸碎自己脑袋。

他不敢怠慢，向角落上的公证人朗声道：“在下这一场自甘认输。”

说罢，大步走回已座，迅即坐下，他右首便是王元度。

王元度一言不发，伸出右掌轻轻拍落在他背后的命门穴上，顿时一股热流从穴道冲入，恰好此时吕杰感到血气上涌，难以抑制。幸好得到王元度及时相助，这才免去吐血之厄。

观战之人无不大感惊讶，议论纷纷。

乡老伯向钱万贯伸手道：“你输啦，一百两取来，咱们是现金交易，决不赊欠。”

钱万贯呵呵一笑，道：“自该奉上。”

言犹未尽，李三已把一张百两面额的银票交给他，他便双手奉交与乡老伯。

同时低声问道：“吕兄这几刻有出神入化之妙，还望老前辈不吝指点，好教晚辈得知此是什么心法？”

乡老伯定睛向他瞧了好一会，才道：“那是武当秘传驭剑心法，失传已久，无怪你不识得。”

心中却暗暗想道：“料不到这一代奇才辈出，我本以为这天下只是王元度与管中流相争的局面，殊不知还有卓辽和这钱万贯也可以参与逐鹿。这一来场面可就热闹得多啦，但我还是要依照原定计划，使管、王二人在不知不觉之下拼出生死以后，才轮到这卓、钱二人参加。”

且说在台上的十大高手心中各有计较，一般来说，大家都瞧出了卓辽功深力厚，竟是远出意料之外。

其次在王元度这一个集团六人心中，都暗暗对卓辽大起好感，因为他对吕杰的低语台下虽然无人得闻，但台上之人却全都听见，可知他极力地替吕杰留面子，盛情可感。

但在那桃花派平天虹，海南岛剑客云军，摩天寨的辛立三人心中，却暗暗加上几分警惕，认为卓辽已投靠在王元度这一边。是以都预算好若是自己碰上卓辽之时，须得煞手尽出，以望取胜。

要知在数千人观战之下，任何一个在擂台上的人，都自然而然的会希望保持风度。因此很少人肯一出手就使出所有恶毒煞手。

其实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契机，假使一上来就因出手凶毒而取得主动之势，自然大占便宜，纵或不能因此而击败对方，但对方要扳回劣势，定须耗费加倍的气力才行。是以此举在消耗敌人气力方面极有用处。

因此卓辽眼下被平天虹、辛立、云军等人暗暗注意上了，将来之战无疑会吃不少亏。

第二场是王元度和柳昭出手。

乡老伯向钱万贯道：“我老人家不便欺骗你，这一场王元度赢定了，咱

们只可在招数多寡上打赌。”

钱万贯道：“前辈此言甚是，我说王兄可在二百招之内取胜。”

乡老伯道：“我知他们两人的武功底细，所以不便指定若干招分出胜负。这样好了，你下注猜测，我做庄家。但有一点不同的是你只许买一注，而这一注却准你猜十个数目，你瞧公平不公平？”

钱万贯道：“公平之至！”

心想若是换了别人下注，你老人家自是赢定，但我钱万贯岂是常人可比，纵然你老练得不露一点神色，我也有法子窥测得出你的心情变化。这一次就算不中，但下次定必逃不过我。

须知凡是精于赌博之人，即使练有许多作弊假局手法，可是最要紧的还是善于鉴言察色，揣摸对方心理。

此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任何一个能在赌国中驰骋的名家高手莫不如此。不过这一点关乎天才，不是后天训练得出来的。

是以若是缺乏这等天才之士，纵然有名师指点，最多成为二流的郎中，亦称老千。而这钱万贯则是郎中的郎中，老千里的老千，参加任何赌局都不必使用手法就可以轻易获胜。

他第一次猜的数目已跌到一百招之少，因为他晓得倘若刚才说的二百招之数若是与事实相差不远，则乡老伯不会如此大方，一开口就让他猜十个数目。

乡老伯全然不动声色，钱万贯心中打了一下算盘，微微一笑，道：“我想下注五千两，前辈可肯接受？”

众人听了都一怔，心想何必赌这许多银子。

乡老伯也感到五千两的压力不轻，道：“我老人家一辈子也没有见过五千两银子。”

钱万贯心想我若不是料准你拿不出来，焉会定此数目。

当下道：“不要紧，前辈万一输了，我有法子使你老容易就赚得一万八千。若是晚辈输了，你老自然更不成问题了。”

乡老伯甚是狐疑，心想一万八千两银子在常人手中已是一名富翁，我有何本事轻易就赚得？但对方既是这么说，便不妨接受赌注。

这刻柳儿全部心思都放在钱万贯出的难题上，对眼前之事宜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若非如此，以她的聪明黠慧，或者可以猜出几分。

钱万贯当下又猜道：“一千招。”

乡老伯见他忽然由一百招跳到一千招，猜得十分离奇，反而禁不住微微变色。

钱万贯迅快想道：“他变色之故不外有两个原因，一是十分接近事实，一是我这种奇怪的猜法使他吃惊，我且先试探第一点。”

他立时开口猜道：“一千零一招！”

乡老伯面上毫无表情，但眼中却流露出宽慰之意。

钱万贯何等厉害，立刻又试探第二个道理，大声道：“一招。”

乡老伯平静如常，却伸手摸一摸鼻尖。

这钱万贯从一千零一招忽然跌到一招，其间相差了千招，简直是在开玩笑一般。

钱万贯把乡老伯摸鼻尖的动作瞧在眼中，微微一笑，又猜道：“一万招！”

这等请法自然是有意乱猜，世上焉有鏖战一万招之事，可是乡老伯内心却反而更为紧张，他表面上全然不动声色，但毕竟又忍不住摸摸鼻尖。

钱万贯微微一笑，道：“一招都没有。”

也就是说柳昭竟是不战则败。

乡老伯身躯一震，道：“你赢了。”

原来那钱万贯这种差异极大的猜法在别人听起来好像十分无稽，但在乡老伯而言，便会不知不觉地怕他猜到一招也不打这上面去，因而内心感到十分紧张。

然而假如这赌注不是五千两而是一百两，乡老伯自问赔得起，也不会如此紧张。

由此可见得这钱万贯果然不同凡响，他先以巨大的赌注使对方心理上受到压迫，因而不能不发生反应。而他一两下试探之中就测出其中道理，根据这道理而极力追迫，终于得胜。

钱万贯自然不会泄漏出乡老伯当内心感到紧张时会摸鼻子这个线索，当下笑吟吟道：“晚辈以赌为生，这一次赢了并不希奇。”

管中流不服气道：“下一场兄弟也要参加一份。”

乡老伯兀目沉吟寻思其中奥妙，没有接腔。

这时台上的柳昭果然在手续办好之后，宣布认输。顿时意起一阵骚动，数千观战之人都明白这一个以王元度为首的六人集团大概要推王元度单霸夺魁，所以不跟他动手，让他得以保留实力。

卓辽等人不免暗暗心惊，因为王元度在九战当中可以省去五场，而自己却须斗足九场，相形之下，自然大大吃亏。

由于这一场取消，便把预定在下午举行的第三场提前举行。

公证人宣布第三场是辛立对平天虹。

这一方实力看来旗鼓相当，议论之声此起彼落。

钱万贯的手下们活跃非常，因为这一场下注之人十分踊跃，人人都认为自己另有独得之见，是以一旦有人招揽，便即下注。

乡老伯道：“这一场你怎么说？”

钱万贯道：“晚辈可真不想睹这一场，因为若是晚辈先下注，前辈非输不可。”

乡老伯激起倔强的性子，道：“那可说不定，你下注吧！”

钱万贯缓缓道：“若是台上双方公公平的拼斗，我便买平天虹得胜，但摩天寨有秘艺奇功，是以晚辈看好辛立，下注一万两。”

乡老伯道：“你的眼力见闻都非常人可及，此评甚为得当，但我仍然接受此一赌注。”

他随即回头向台上瞧着，钱万贯用手势向李三发出命令，李三便匆匆去了。

过了一会，台上平、辛二人开始比赛，平天虹用的是画有鲜艳桃花的钢骨折扇，扇面乃是异物特制，不畏刀剑暗器，是以不论开阖之时均是极厉害的两种不同兵刃。乡老伯一旦决定之后，便以宝功传送声音向王元度说道：“辛立的师兄专用传声向他指点武功，甚为不公，你可如此这般便能把他秘传传声之法破去，好教对方能得公平决斗。”

他指出了王元度运功的诀窍之后，便轻松地瞧瞧钱万贯，道：“这一场你恐怕不容易取胜。”

钱万贯道：“晚辈平生豪赌过不知多少次，从未后悔过，前辈不妨拭目以待。”

说时，平天虹已出手进袭，辛立挥舞双钩招架，双方都甚是谨慎小心。

擂台上的王元度默默依乡老伯传授之块运聚功力，片刻间已甚是纯熟，运用自如，施展之时，只须默坐不动，暗暗逼出一股声浪抵消了对方的传声，便等如破去对方的功夫。

这时他瞧出辛立还未收到指示，所以也不施展这一门功夫。

他觉得自己平生光明磊落，假如那辛立的师兄尉迟忻只用传声之法吩咐辛立小心应战，甚或是提醒他应当防备敌人什么杀手，此举当然不对，但仍属人情之常，他便不施法阻挠。

须得等到辛立出手招数真有受到尉迟忻所指示的迹象之时，方能使出这种无声之声的功夫。

这时便不会觉得有愧于心了。

辛、平二人盘旋数匝之后，平天虹已从步法气势中得知自己功力略高一筹，顿时精神一振，出手折扇迎面拂去。

这一招使得十分奥妙毒辣，后着变化甚多，一个应付不妥，极容易陷入被动捱打之势。

王元度比旁人更为用心察看，但见辛立双钩起处，左攻右守，竟是使出一招悬梁刺股的险恶手法迎战。

这一招乃是两败俱伤的伤残手法，但自然是敌重我轻，大有划算。

人人见了辛立破拆手法，都不由得在心中喝声彩，暗想这辛立果然甚是不凡，这一招不但可以转危为安，甚且可以抢制机先，放手主动进攻。

平天虹冷笑一声，扇影连闪，竟已改变了招式，先挡住敌钩反击之势，紧接着疾划敌腹要害，这一守一攻之间，一气呵成，全无间隙。

众人见了又不由得替他喝彩，那辛立身形左跨两步，双钩趁势刺割，竟又是一招伤残手法，极是凌厉辛辣。

第十三章 赌性命恶女倾芳心

平天虹似是料不到对方好招层出不穷，迫得跃退寻丈，避过敌人钩势。

但辛立焉能任得他如此自在闪开，身形暴起疾追，双钩舞出一片光幕，霎时间已笼罩住平天虹的身形。

平天虹已被钩影困当中，失去先手。但他一柄扇子使得甚是神妙，点削拍封等手法都别具威力，虽然一时之间未能反攻，也还防守得住。

此时王元度心中已大为狐疑，暗想辛立的招数无不用得恰到好处，紧紧掌握主动之势。

倘若他一直维持得下，则平天虹守得再好，亦终有露出破绽之时，自然难逃败阵的命运。

不过辛立只是招数用得恰当而已，并没有惊人之作，所以不似是得到指示，仅仅好像是他突然有超水准演出而已。

但此刻却瞧得乡老伯直皱眉头，心想这分明是那尉迟忻暗中传声指点，

王元度何以还不施展那无声之声的功夫加以阻挠？

他乃是一代大宗师，眼力当然比阅历尚浅的王元度高得多。

数招之后，他瞧出尉迟忻今日乃是采用缓进手法，慢慢的取得极大优势，令敌人最后自露可乘之隙。

这种办法无疑是掩人耳目，特别是对付王元度等人，使他们以为辛立乃是公平出斗，减去不少戒心。

等到碰上目杰之时，便突然间连出绝招，把他当场刺杀，以报师弟被害之仇。

他们可想不到这种手法使得乡老伯大大焦躁气恼起来，因为辛立一旦取胜，他老人家又要输一万两银子了。

那时候当真是卖身也填不了这一笔赌债。

台上两人看看又斗了十余招，台下的钱万贯一直不停地跟乡老伯絮聒，这样使得他无法施展无声之声的功夫制止尉迟忻的狡计。

平天虹用尽力气也无法平扳局势，心胆渐渐沮怯，气势更为衰退。

辛立则打得越发起劲，在这等此消彼长的情形下，眼看十格之内便可以分出胜负了。

钱万贯笑道：“乡老伯，这一场瞧来你又要输了。”

乡老伯道：“混蛋，真是混蛋。”

钱万贯一怔，心想此老输了就骂，未免有失风度，心念才转，只听乡老伯又道：“你瞧我那些后辈们有什么用处？我老人家要输了，他们没有一人帮得上忙，岂不是混蛋之至。”

钱万贯这才知道他不是输急了骂自己。转眼向柳儿望去，但见她目光茫然，口中呢喃不绝地计算。

心中一笑，想道：“若论武功，尚还不俗，但谈到才智聪明，你们岂是我的敌手？”

他因柳儿在诸人之中最是黠慧，但凡开口就道破了他钱万贯的计谋，是以弄了一个算学难题把她困住，使她究心研算，不暇理会旁人之事。

台上的平天虹猛可一扇攻出，扇尖荡开敌人左钩，扇身沉处，又压住敌人右钩攻来之势。

这一招使得甚是险奇，顿时脱困而出。

四下喝彩声并不响亮，反而许多人大叫辛立加油。

明眼之人早就感到奇怪，因为辛立占得上风之时，人人狂呼大叫，似是十分兴奋。

换言之即是捧辛立场的人占了十之八九。

若是辛立乃是名门正派，碰上桃花派的平天虹，大家都拼命捧那正派之士的场，也还有得解释。

而目下这辛立既非名门正派，相貌又不讨人欢喜，居然有这等情事发生，自然甚是可疑。

且说平天虹出困之后，迅即展开反攻，但见他兔起鹘落，一柄扇子指东打东，指西打西，气势壮盛之极。

这刻因双方激斗了多时，都耗去了不少体力，是以内功深厚的一个就显得出好处。大凡内功深厚之士，定必气脉悠长，到了疲惫之际，自然是内功深厚的人出招有力。

是以辛立十招不到，就似是无力招架，招数手法也大见不如先前精妙。

乡老伯长长舒一口气，想道：“王元度到底发觉了，所以使出无声之声的功夫。那辛立一旦听不到指示，招数就远不及先前奇妙。加以他此刻还分心查听，竟不能使出他应有的功夫，当然败得更快。”

台上的平天虹气势越盛，突然间一扇当头点下，凌厉无比。

辛立一面侧身跃退，一面钩封门户，免得被敌人趁势攻入。

哪知平天虹取命三招是假，正要迫他如此招架。这时运足内力挥扇向钩身击去。啪的大响一声，光华坠地，原来一只银钩业已被击脱手。

胜负已分，但四下彩声寥落。

辛立含羞拾起银钩，退回座位之上。

乡老伯呵呵大笑道：“钱万贯我这一场赢你一万两，除去早先输的五千，还赢五千。”

说时，伸手摊掌，一派索债的神气。

钱万贯笑道：“晚辈早就备妥了五千两之数啦！”

取出一张银票，果是五千两的面额。

他交给乡老伯之时，还向他道谢。

乡老伯讶道：“到底应该我谢你抑是你谢我才对？”

钱万贯道：“当然是晚辈向您老道谢才对。这一场晚辈固是输了一万两，但全场计算起来，晚辈大约可赢回三万之数，两相抵消，还净赢两万两呢！”

乡老伯道：“我不大明白你的话。”

钱万贯道：“您老既敢下注万两定有必胜之道，因此晚辈下令众人招揽赌注，以十比一的盘口赌平天虹胜。人人都认为此场机会各半，是以纷纷下注于辛立，一共下了三万两左右。倘使平天虹输了，晚辈就得赔出三十万两之多了。”

乡老伯这才恍然大悟，摇摇头道：“这样你又等于赢啦！”

阿闪伸一下舌头，道：“乖乖，三十万两银子可不是闹着玩的，假使你输了的话，赔得出来赔不出来呢？”

这一问引起众人兴趣，都侧耳而听。

钱万贯笑道：“赔是赔得起，但这一来大大亏累，加上声名蒙耻，还有什么面目主持百钱庄此一事业？”

管中流含笑说：“兄弟对钱兄主持的百钱庄心仪已久，只恨无缘见识，外间传说钱兄的百钱庄开设以来，少说点也赚了过百万的银子。何以区区三十万两就提到亏累一词？”

钱万贯道：“管兄有所不知，自是难怪，事实上外间传言不假，兄弟手下任何一间钱庄都不止赚过万两银子，合起来就是百万以上。但兄弟开支甚大，这一笔净赚的巨款上来不多，大部分都用在兴建寺庙，筑造桥梁，又用于各地设塾兴学。又每年都须拨出极巨量的款项用于救济各地水旱灾祸之下的灾民。是以所余无几，但兄弟却甚是欢慰，绝无丝毫痛惜之心。”

这话只听得众人大为敬佩，连不大理会世事人情的乡老伯也感到肃然起敬。都暗想一个人想做这许多巨大的功德简直是不可能的，然而他却做到了，实是使人难以置信又不敢不信。

乡老伯把银票还给他，道：“这笔钱我不要啦！”

钱万贯道：“前辈的美意在下很明白，但在下若然不能在赌的一字上面赢回来，定必让老前辈小看了。”

乡老伯呵呵笑道：“好，我们再赌。”

但此时上午比赛已告结束，须待午膳之后才继续进行。

台上的王元度等人过来会合，一同在第一号屋子里进午饭。

他们听知钱万贯的来历与适才发生各事，都感到莫大的兴趣。

尤其是出身于少林寺的束大名，闻说钱万贯便是大雄长老的亲传弟子，便兴奋的上前拜见。

原来他们论起辈份，钱万贯便是束大名的师叔祖了。

不过在朋友之间，那是各论各的，不然的话，凡是束大名的朋友都须矮了两辈，焉能相交下去。

午膳之后，钱万贯取出三十枚棋子，一半黑子，一半白子，放置在桌面上。

说道：“适才鄙人出了一个题目请这位柳平兄解答。题目是甲乙二商人渡江，每人各有货十五箱，适因风涛作恶，须得投弃十五箱货物始可无虞，因甲商奸诈，故船主有以惩，便亲自排列。规定把三十箱排成一个圆圈，每数至第九箱即投入江中。结果连投十五箱皆是甲商之货。现在请诸位瞧着如何排列法。假定甲商之箱为黑子，乙商之箱为白子。则第一至四皆排白子，五至九皆黑子。十与十一白子，十二黑子。十三至十五白子，十六黑子，十七白子，十八十九黑子，二十二十一白子，二十二至二十四黑子，二十五白子，二十六二十七黑子，二十八二十九白子，三十黑子。如此排成一个首尾卸接的圆圈，由一数起，每逢第九之数便取开，连数十五次，均是黑子被取。”

说着便依法取子，果然取掉的都是黑子。之后大家都试着说这个游戏，兴致甚高。

柳儿皱眉道：“原来你不是真不识得，早知如此，我就不须白费许多脑筋了。”

钱万贯不解道：“这话怎说？”

柳儿道：“其实我可以写下一至三十的数目在纸上，先排圆圈，然后照数，每到第九就打个记号，如此十五次之后，便查出被取掉的位置是哪十五个。若用此法，不费吹灰之力便可。”

乡老伯讶道：“这法子当真聪明使得，为何不用？”

柳儿道：“我以为他真弄不懂，所以硬是要找出正式算法而不用这等取巧法门，哼，若是许我取巧，有什么问题难得住我？”

钱万贯心中暗笑她的自傲，但却知道对方当真是喜欢运用智力之人。

须知她刚才说的取巧之法，可以用玩迷阵游戏来譬喻，这种游戏是在纸上画下一个曲曲折折的图案，有入口一处，出口一处，从入口走入，找寻路径出去，此时歧路百出，似是而非，往往走入死路而领回头，越是不易走得阵，玩的人兴趣越高。可是若然有不懂得领略此中乐趣之人，只为了达到出阵的目的，便不从入口进阵，却从出口外进入，如此绝无歧路可言，很快就可以走到入口。即是说如此做法可以马上就划出应走路径。

是以柳儿不肯取巧，正足以表示出她是喜欢这种智力游戏之人。因而钱万贯心中有数，晓得该当用什么方法方能使她心服。

不过暂时还不须急于使她折服，因为他已发觉那柳昭似乎对于他使柳儿伤脑筋之举有点恼意。他此刻还以为柳儿真是男子之身，并且是柳昭之弟。殊不知柳昭却是本着怜香惜玉之心，而对钱万贯感到不满。

下午的比赛秩序早已排好，乃是鲁又猛对胡元，束大名对云军。原则

上是每日比赛五场，人选的十人皆有出手的机会。秩序是每日由四位公证人编排，目下夺标之望既以卓辽及王元度二人呼声最高，他们的决战一定得安排在最后的一日。

田不恭自从钱万贯现身之后，便不再使坏捣蛋。要知他为人蕴机智于诙谐，实在是聪明无比之人。

当初拼命的鼓动乡老伯乱抬价钱，用意只在激出钱万贯而已。及至得知钱万贯是少林寺隐名高手，又是如此儒雅博学，广积功德之士，便生出敬仰之心，不再跟他捣蛋。他自经过昨夜大劫之后，对阿闪特别要好，时时跟她谈笑。而阿闪也很乐意与他接近，但这其中丝毫没有男女之情在内。

这一点管中流也十分清楚，所以本着爱屋及乌之心，亦对田不恭甚是亲近。

他们三人坐在一堆谈起下午的战局，都不约而同的暗暗替束大名担心。因为那来自海南岛的剑客云军造诣奇高，剑法辛辣异常，实在不亚于桃花派的平天虹。

田不恭眼珠子一转，道：“我可不能袖手不管。”

阿闪笑道：“别吹牛了，你有本事指点束大名战胜云军么？”

无情刀管中流也道：“田兄小心，别帮不上忙，还反则使束大名斗志受到影响。”

那个常年咧嘴笑的小道士摇晃着大脑袋站起身，道：“你们放心，且瞧真人的手段吧。”

迈步走到钱万贯身边，道：“钱施主，小道化缘来啦！”

钱万贯见他语气严肃，不是开玩笑的样子，当下道：“田道长即管告知欲化之数，自当奉上。”

田不恭道：“小道下注一万两，买束兄得胜。”

钱万贯笑道：“原来如此，田道长这一笔银数定不落空。”

田不恭道：“但此中有一事钱施主恐怕很难办到，那就是这一笔银子固然不能从你囊中取付，又不能使那云军的助威喝彩声多于束兄，钱施主能不能办到？”

钱万贯道：“这倒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我若想从观战群雄身上取回这一笔银子，势必又须使用以十博一这盘口之法。既是如此，下注之人个个希望云军得胜，自然替他喝彩助威。”

他的目光落在柳儿面上，道：“但也不是真行不通，却须使点取巧诡计的手段。柳平兄可知道如何做？”

柳儿苦思良久，终想不出有什么法子。钱万贯含笑向田不恭低低说了几句话，田不恭颌首而去。

不久，比赛开始，轮到鲁又猛和胡元上阵。此时下注赌博之人极为踊跃，原来那钱万贯的手下们向群雄开出的盘口是十比一，但不拘下注于哪一方，甚至可以下注赌他们这一场打不打。

如此赌法天下未之前闻，任是当世第一等大财主也要赔垮。要知开盘口的人便是做庄家。

做庄家的须得任得对方下注，是故任何稍为有点脑筋之人都会乖巧地买两边赢，下注相等。

如此不论是鲁又猛得胜也好，胡元得胜也行，因是一赔十的缘故，除去被吃的一注之外，还有九倍可赢。

譬喻有人在鲁又猛身上下注一两，复在胡元身上下注一两。胡胜也好，鲁胜也好，庄家都得赔他十两，除去落注另一人的一两之外，净赚九两。

这等算盘人人会打，顿时掀起狂热高潮，下注总局数超过任何一场，几乎人人倾囊下注。

鲁、胡二人开始动手，数千观战人都十分轻松，不管谁胜谁败，反正自己银子是赢定了。

哪知顷刻间全场鼓噪喧哗起来，因为鲁、胡二人虚情假意地斗了十多招之后，齐齐罢手讲和。

这个结局大出众人意料之外，而且人人想起下注之时，庄家有一事说得明明白白，便是声明过所下注的一方如若不胜，便作败论。例如某甲下注十两于胡元身上之时，庄家当场声明过若是胡元不胜，这十两便被庄家吃进。反之，下注在鲁又猛时亦是一样。

孰知这一场双方握手言和，按大会规则明文规定是和局的话，双方皆作败论。因为这十名高手要用胜负场数计算名次高低，所以有此规定。

但鼓噪是一件事，鲁、胡二人自己愿意各个认输一场，谁也不能干涉。

田不恭向钱万贯挤挤眼睛，会心一笑。

而钱庄之人在场中不停活动，开出的盘口是下注买束大名赢者，一可赔五。若买云军赢者，下注十两只赔一两。这个盘口表示庄家看好云军，坚信他一定会赢，才放出这种盘口。

那束大名和云军二人在十大高手当中并非夺标人物，人人估计他们实力相当。因此自钱庄开出这等盘口之后，大凡有下注，都是买的束大名得胜。

可是绝大多数人业已在上一场输光，所以这一场下注的总数不多。

钱万贯胸有成竹地含笑回顾，突然间一个人匆匆奔到，众人转眼一看，原来是百钱庄分支的杭州消闲钱庄总管梁一苇。

此人向来老练沉稳之极，谁也休想从他表情上窥出他的心意。但现下却透出一股慌忙紧张之色，向钱万贯道：“请东家借一步说话。”

钱万贯知道此事非同小可，才会使他如此紧张。暗想或需借重乡老伯等人的力量才能解决此事，所以摇摇头道：“不必了，梁兄但说不妨。”

梁一苇素知钱万贯智计绝世，此举定有用意，不敢违拗，道：“有人下注十万两在束少侠身上。”

钱万贯一怔，道：“我们若是输了，就须赔出五十万两啦！”

梁一苇刚刚张口想说出下注之人的来历，钱万贯已早一步说道：“如此大手笔之人当世不多，我看定是此处的地主下注无疑。”

阿闪讶道：“真是日月坞主蓝峦么？”

梁一苇道：“不错，除了有金井银穴的他敢这样下注之外，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个了。”

钱万贯在这刹那间拼命地动脑筋企图解决此事。

须知他刚才把全场群豪的银子几乎都赢到手中，才不过是二十余万两，而他预算这一场须得吐回十余万两，净赚不过是七八万两左右。

若是输了这一笔五十万两，便须填出四十余万之数了。百钱庄登时须得垮台，唯有全部关门。

他两道秀长的眉毛纠结在一起，显然一时之间想不出应付之计。

田不恭大头一晃，道：“此事在我小道手中的话就最好办不过了，只说一声拒绝受注，那就一切都迎刃而解啦！”

阿闪笑道：“哪一个像你那等无赖。”

管中流缓缓道：“两害相权取其轻，眼下为了大局着想，只好拒绝接受赌注了。”

钱万贯叹一口气，道：“兄弟曾经发过大誓，绝不逃避倾家之赌，是以这一场恐怕无法逃避的了。”

他定一定神，眼中露出毅然之色，向梁一苇道：“向蓝坞主说本庄若是输了，五十万两自当双手奉上，但我还想跟他两个人单独豪赌一场。”

梁一苇应声去了，钱万贯向李三吩咐一声，李三迅即去取了五张银票来，钱万贯亲手填上数目以及签名盖章等手续。这五张银票每张十万两，均可在杭州提款。

他准备好了之后，向乡老伯微微一笑，道：“这位蓝坞主实是厉害不过的脚色，以前晚辈默计天下敌人，这蓝峦便是其中之一。今日碰上了，固然是平生之愿，但局势于我却大大不利。”

田不恭歉然道：“都是小道混出主意，以致钱老兄被蓝坞主抓住可乘之机，心中实在万分不安。”

钱万贯笑道：“这样说法就见外了，事实上局势虽是对我大为不利，可是我这次在此地大张旗鼓，为的也是想诱他出手大赌一场。”

管中流道：“兄弟有句话不晓得该不该说？”

钱万贯道：“管兄清说，兄弟洗耳恭听。”

管中流道：“钱兄好说了，兄弟只想请问钱兄一声，若是你五十万两付出之后，还有本钱大赌一场么？”

钱万贯道：“不瞒你说，若是付出了五十万两，便已倾家荡产，大江南北各地的百家赌场俱须倒闭，才能勉强凑足此数。”

乡老伯道：“那么你还拿什么跟人家赌？”

钱万贯举手摸摸头顶，道：“这颗脑袋还可以值个十万两无疑，此便是赌本了。”

众人都骤然一惊，乡老伯道：“胡说，怎可以拿脑袋去赌，输了岂不是要割给人家？”

管中流也道：“钱兄身份何等矜贵，这条性命岂只值十万两银子？”

钱万贯道：“这也是没可奈何之事，兄弟棋差一着，只好拿命去搏了。”

田不恭若有所思的道：“无怪你准备下五张十万两面额的票子，敢情想用性命搏回一张，便可以用作本钱，逐张赢回来。”

钱万贯道：“此是最如意的算盘，但蓝峦是什么人物，焉肯让我占这便宜？”

他面上掩饰不住内心的沉重，人人见了都十分担忧，又感到万分刺激。这等以性命博十万两银子之事谁都没听说过，再贱的人也不肯轻易赌命。因此，这钱万贯真是赌国中的奇才异士。

片刻梁一苇回来，道：“蓝峦已答应了，他初时听说接受赌注，甚感惊讶，当即向在下声明台上平手的话，台下便算他赢。他还向在下道：“贵东家若是输了，还有性命可以做赌本，所以接纳豪赌一场之议。”

众人都听得呆了，乡老伯嗟道：“我本拟暗暗命束大名打个平手，就可以助你逃脱此难。但现在看起来那蓝峦狡猾得紧，竟已察破了这一点。不过，我老头子还是有法子使他输出十万两银子。”

钱万贯道：“前辈万万不可暗中助云军取胜，此举一则对敝派声誉大有

影响。二则咱们赢了蓝峦十万两银子也不会变得十分富有。三则他已答应与晚辈单独大赌一场，便尚有翻本的机会，这叫做有赌未为输，还望前辈体谅微衷，不加阻挠。”

乡老伯查看出钱万贯乃是真心不想他干涉，并不是不好意思而惺惺作态。当下只好答允不从中左右战局。要知以乡老伯的本事，真的有法子可使云军得胜而又不会伤及束大名。

锣声起处，台上的两名年轻高手开始接战。

束大名使的是齐眉银棍，单是家传的空玄棍法，已经极是了得，加上前几日曾得乡老伯指点，弥补了几处破绽，实力大增。

云军乃是用剑，棍长剑短，故此束大名首先采取攻势，但见银棍如毒龙出洞，点戳扫砸，招发连环，一派进手招式。

全场助威呐喊之声大作，响如轰雷。原来人人都把仅有的银子投注在束大名身上，是以拼命替他加油叫好，望他快快得胜。

束大名怎知其中尚有赌注关连，心想这完全是少林寺威名震武林，恩泽广被，所以才有那么多人喝彩助威。因此今日之战非比寻常，务须击败敌手，方能向捧场的群雄交待。

此念一生，棍上威力倍增，远远超出平日的水准造诣。云军一上来就被对方凶猛迫攻，措手不及，只能够拼命防守，简直没有还击的机会。

那束大名越是攻得厉害，助威之声更加壮盛，而束大名得此鼓励，棍法使得更为凶猛灵活，十多年来扎下的内功根基，今日方始大见奇效。

那云军剑法传自海南剑派，乃是以奇诡凶残为主。大凡拔剑出鞘，很少有不见血便能回鞘的。

他的功力造诣也实在很高，束大名虽是有超水准的表现，而且一上来就格制了主动之势。但他还能严密防御，随式封拆，霎时间已激斗了三十余招。

由此看来，束大名若不是得到精神上的鼓舞，战志特盛，因而有超水准的表现的话，今日这一场拼斗，只怕结果还须输在云军剑下。

看看又攻拆了二十多招，许多人嗓子都喊哑了。正当此时，束大名的银棍忽然穿透剑光而入，棍尖戳中了云军肩头。云军连退六七步，终于站稳了身子，不曾跌倒。

这一场至此为止，自然是束大名得胜，宣判之后，全场欢声雷动。因为绝大部分的人全都指望这一场赢回一点盘缠。若是输了，他们可就连路费也赌光了。

钱万贯也正是想大家赢回一场的意思，一则他上一场取胜乃是使诈弄诡，先串通好台上的鲁、胡二人，要他们一定打成平手，才赢得那么多的银子。二则他需要全场之人捧束大名的场，所以放出那等盘口，引诱全场的人都买束大名赢，自然人人为他呐喊助威。

正因为他老早算定第二场要输，所以第一场用点手段赢回第二场出的本钱，谁知蓝峦趁虚而入，抓住了他的弱点。

不过钱万贯还是十分感激那足智多谋的田不恭，因为田不恭想出了这个精神鼓励之法，使得束大名果然因此得胜。

钱万贯此刻反而冷静如常，好像全无心事。梁一苇和一个人走过来，乡老伯望了一眼，微笑道：“喝，原来是日月坞度支院院主朱机伯，你代蓝峦来请小钱是不是？”

朱机伯虽是辈份甚尊，声名赫赫，可是见到这个莫明来历而武功深不可测的乡老伯，也不敢托大，连忙施声道：“想不到老先生与钱万贯兄乃是熟朋友。”

乡老伯道：“什么熟朋友，我只识得他师父。”

朱机伯敷衍过他，转向钱万贯道出蓝峦相邀之意，约他现在便去共进午餐，随即单独大赌一场。

钱万贯欣然应承了，乡老伯道：“我老头子也去开开眼界，顺便做小钱的保镖，免得他大赢之后，忽然连尸骨也找不到了。”

朱机伯在当今武林中乃是极有名气的高手，身份甚高，等闲之人谁敢在他面前放肆，但朱机伯却深知乡老伯的武功深不可测，绝计不能得罪计较。因此随便他怎么说，都微微含笑的点头。

当下朱机伯领着乡老伯、钱万贯二人入屋，直奔后宅。最后在一座小花厅内见到了蓝峦。

厅中已设下一席盛筵，乡老伯一径坐在上位，嚷道：“闲话休提，吃喝过后再说迟。”

他的举动表示出半点也不把名震天下的日月坞坞主千钧杖蓝峦放在眼内，便有人瞧不过眼，气冲冲的走到乡老伯背后，双手齐出，抓住椅背，道：“这张椅子恐怕不大牢靠。”

此人浓髯绕颊，身躯魁伟，乃是十道指挥之一，继雷名岱，外号人称大力神。

他双臂叫足气力，往上一端。这一下非同小可，少说亦有数千斤之力，莫说是区区一个人，即使是金子铸的也能轻轻端起。再不然就算端不动乡老伯，但这张木椅定必四分五裂无疑。

哪知乡老伯危坐如常，亦不见得如何出力抵抗，连人带椅纹风不动。

雷岱自知气力已尽，仍然有如蜻蜓撼柱，心中大为佩服。他乃是直性子之人，脱口说道：“真了不起，我老雷服气啦，这位子该当是您老坐的。”

乡老伯的内劲已反击过去，这一记若然击中，雷岱非当场吐血而死不可。但他这句话说得正是时候，乡老伯一听之下，顿时收回那股劲道。

雷岱对此毫无所知，迅即退开。余人相继入席，主人方面只有蓝峦和朱机伯二人落座。

乡老伯刚举起酒盅，忽然道：“等一等，蓝坞主的二小姐我老头子见了，但大小姐还未见过，甚愿她到此同饮几盅。”

蓝峦不觉一怔，乡老伯又笑道：“别慌，她若敢拒绝，老头子有一通真言，念上一遍，她就得乖乖地来了。”

蓝峦一听便知内中大有文章，道：“在下正是怕她不肯前来，既然老前辈有此神通，在下倒要试上一试。”

乡老伯道：“哪一个去叫她的过来一下，我把真言传授与他，到时一念就行了。”

蓝峦吩咐侍仆去把十道指挥之一的荀通请来。顷刻间荀通已站在一旁。乡老伯在他耳边低声说道：“她如敢抗命，可对她说箱中之人安然无恙便行啦！”

他所说的箱中之人就是指柳儿而言，蓝芳时一听之下，定然晓得对方是用这件秘密威胁她，若不听话，对方定会把如何陷害妹子的事说出。

果然不久之后，蓝芳时已到了厅中。她依父亲的指示坐好，这才开始

进食。

乡老伯话也不跟她说一句，反而钱万贯对她微微露出注意的神情。蓝芳时虽是发觉了，但心中对他只有仇恨意念。因为一则她原本就对男人没有好感，二则她以为钱万贯也晓得她陷害妹子的秘密。这样自然瞧不起她，可知他注意之故，并非基于男女之情而是特意观察她这个人。

吃喝完毕，筵席撤下，随即摆上一张云石面的圆桌，还有一个大海碗以及几副全新的骨骰。

他们五个人围桌而坐，钱万贯取出那五张银票，放在蓝峦面前的桌上，道：“这是兄弟输给坞主的五十万两银子。”

蓝峦点点头，道：“能够赢得钱兄这一笔银子可真不容易呢！”蓝芳时却吃一惊，第一次抬目打量钱万贯，心中揣摩他到底是谁，如何出手便是五十万两之多。

钱万贯微微一笑，道：“坞主过奖啦，兄弟今日只怕连这条性命也得输给坞主呢！”

蓝峦严肃地点点头，道：“自古以来，凡是嗜赌之士，无不与命运挑战。钱兄以天生奇才绝智，在赌国中大放异彩，最后定必走上赌命之一途，无足为异。”

他们这么一说，蓝芳时这才相信不是开玩笑之事，顿时感到万分刺激，两次好奇地打量钱万贯。

从外表上看，钱万贯一如饱学儒雅之士，言笑从容，自有一种吸引人的风采。单从外表上和谈吐上看，谁也不能相信他是当世知名的赌徒。

乡老伯道：“你们怎生赌法？”

钱万贯道：“兄弟赔出五十万两之后，业已赤贫如洗，是以打算用这条性命下注，价值十万两，只不知蓝坞主认为值不值得此数？”

蓝峦泛起一丝微笑，道：“钱兄性命何止值十万两之数，还望多加一点，不过若是多加银数，区区可能只赌一场。”

钱万贯一下子就悟出对方之意，心想他乃是暗示我说，若然加上一倍银数之多，则他仅肯赌一场，如此即使输了的话，也还净赢我三十万两。这么一来我的元气仍然很难恢复。

当下微笑道：“不必加了，兄弟今日特意要与坞主豪赌一场，若然只以一场为限，未免扫兴。”

他意兴豪迈地长笑一声，又接着说道：“兄弟意欲与坞主连赌六场，前五场以性命做赌钱，若然兄弟连赢五次，即可赢回这五十万两，最后的一场方以这五十万两为注。”

蓝峦心中大喜，暗想在前五场中，你只要输上一场，就连性命都玩完了。在我而言，纵然连输六场，也不过输出自家囊中五十万两而已。

他面上无丝毫喜色，领首道：“既是如此，区区自当予你翻本的机会。”

乡老伯十分诧异地望着钱万贯，蓝芳时也大为震惊，朱机伯却把海碗推到圆桌当中，取过一副新骨骰，细加检验。

乡老伯一手把钱万贯拉出厅外，低声问道：“小钱，你老实告诉我，可是你练有必胜的秘密手法？”

钱万贯至此眼中才流露出一丝忧色，摇头道：“晚辈从未练过那等诈赌的手法。”

乡老伯道：“那么你这五场之中，可说不定会输上一场的，是不是？”

钱万贯道：“正是，但这才是真赌徒的本色。”

乡老伯道：“古往今来，只怕你这一场豪赌要居在第一位了。虽然历史上不乏以家国性命供诸一掷之士，但绝计没有人胆敢如此直接了当的拿性命去赌，而且须得连破五关之多。

我老头子算是服气你的胆色啦，但这件事最好再想一想。”

钱万贯道：“晚辈眼下处境有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

他们回到原座，乡老伯虽是近百岁之人，但仍然掩饰不住面上的忧色。这一点证明那钱万贯全无必胜的把握，蓝芳时不知不觉大为紧张忧虑。她真想叫钱万贯不要拿命去搏，她情愿把她个人的私蓄，包括所有的珠宝都送给他做本钱，总还值得十余万两之多，用这一注本钱下注，当然妥当得多了。

但在蓝峦面前，她可不敢说出来，甚至不敢表示丝毫意思。

此时朱机伯把六副骰子细细检查过，道：“这六副骨骰皆是全新之物，朱某以人头担保其中绝无虚假作弊，现在请钱兄验看。”

钱万贯摇摇头道：“不必验看啦！”但乡老伯却伸手取来细加验看，最后也点头认为妥当。

朱机伯等于是公证人之一，他道：“这一场豪赌古今罕有，在下得以参与，荣幸何似。

为着慎重起见，在下且把胜负之法略说一遍。”

他取过另一副不准备动用的骨骰，放在掌中，一共是三枚，道：“大凡赌具越简单就越难作弊，换言之即是更为公平，完全是赌各人的运气而不含智慧技巧。如此虽是乏味，却才算得是真正赌博。这三颗骨骰掷下之时，须得清楚玲珑地落在碗内，手掌不得遮盖碗面。胜负之法，便是比点子大小，须得有一对同点子骰色之后，余下的那一颗点数若干，互比大小，一是最小，六是最大。”

这种掷骰之法乃是最简单的一种，原本不便多说。但今日之赌非同小可，所以朱机伯不能不详细解说，以免引起争执。

朱机伯又道：“若然双方同点，这一局就算是未定胜负，重新再掷，而这一回由后掷之人先掷。此外，世俗流行有么二三通赔，四五六及三骰同点通吃的玩法，在下认为最好完全取消。”

蓝峦点头道：“取消也好。”

钱万贯却摇摇头道：“这等规矩不宜变动，还是保留为是。”

蓝峦道：“那就保留下来吧，区区在今日之赌已占尽便宜，颇有未尽公平之感，是以决计把先手之权全部让给钱兄。”

要知先掷在这等赌法十分重要，若是掷出四五六，或是三骰同点，便算是赢了，对方不须再掷。虽说还有么二三这个点数是输定的，对方亦不须掷。但比较起来，输的只有一个点数，而赢的有四五六和三个么以至三个六，共有七个必胜的点数，机会自然大得多了。

钱万贯拱手道：“既是如此，兄弟先行谢过。”

他伸手取起一副新骰，衣袖早已卷高，以便大家都瞧得清楚，避免作弊之嫌。

他凝一凝神，便把骰子掷落海碗中。他自知每一场都输不起，深心中不觉十分紧张。但目下任何人都无能为力，只有委诸命运，所以他脑海空空洞洞的，倒没有什么杂念。

掷骰的动作十分干脆俐落，骨骰落在瓷碗中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但

这些清脆的声音却关系到一条人命，是生是死，就看它们怎生转法了。

三粒骰子在碗内不住地旋转，最先停住的一粒是红四，乡老伯和蓝芳时齐齐松一口气，因为既有红四，起码不会是么二三了。

第二粒停住之时是个六，第三粒还在旋转，乡老伯不禁吆喝“五……梅花五……”假如是五的话，便是四五六的宝子，蓝恋无须动手便输了十万两。

钱万贯面含微笑，非常静地凝视那粒旋转未定的骨骰，心中泛起许多感触联想。

他偶然抬目一瞥其余的人，却跟蓝芳时的眼光相触，虽是极短促的一瞥，但仍然发觉出她目光之中洋溢着无限温柔和倾慕。

钱万贯倒没有想到自己一场豪赌，银子还未赢到，却已赢得了一个美貌少女的芳心。

乡老伯低骂一声，原来第三粒骰子不是五而是六，这还不说，就在快停之时碰了那粒红四一下，使它翻个身，变成三点。这时两个六和一个三，即是三点。这个点数很易被击败，所以乡老伯骂了一声。

蓝恋伸手抓起骰子，道：“钱兄的运气好像不太好呢！”说罢，五指一放，碗中发出连续不断的清脆响声。

三粒骰子在碗内旋转上落，十只眼睛瞬都不瞬地注视着。钱万贯心中浮起一层阴影，已隐隐嗅到失败的气味。

钱万贯最近以赌称雄，实在有他的一套。而他这种天生异于常人的敏锐感觉，更是他每赌必赢的重要因素。

他一旦泛起不祥之感，立即伸手在碗内一搅，道：“请坞主再掷。”

掷骰博戏中本来有这等习惯，不足为异，当此三骰全未停止之时，谁也不知会转出什么点子，说不定是个么二三被敌方搅散。

蓝恋微微一笑，道：“使得。”伸手抓起骨骰，掷落碗中，发出一阵清脆悦耳的声音。

骰子在碗内旋转，气氛紧急异常。钱万贯目光不投向碗中，却在众人面上巡造。

他发现连蓝恋亦不禁流露出紧张的神情，便微微一笑，心想，他绝不是真正赌徒，才会被得失之心支配，影响到情绪。

乡老伯欢呼一声，道：“两点，哈，蓝恋你这一场输啦！”

钱万贯舒一口气，但是碗内有两粒骰子是三，一粒是二。心想这一场赢得真险，假使这颗骰子随便再转一下，定是有赢无输之局。

这道理很简单，由于另外两骰是一三，则这一颗在六个数目之内只有一点和两点会输，由三点起以至六点都赢，换言之，对方取胜的机会是四比二，因此这一颗骰子翻出一个两点实在是侥幸之至。

蓝恋把面前的五张银票抽出一张推到钱万贯面前，道：“钱兄称雄赌国之中，果然有点道理，现在是第二场，请吧！”

钱万贯抓起骰子，收摄心神，完全贯注在掌中的骰上，这才掷落碗内。

眨眼间三骰皆停，却是六点。蓝恋眉头一皱，道：“好运气，我只怕赶不过了。”

他取骰一掷，钱万贯全副精神依然贯足在碗内，他必须以最强大的精神力量阻止对方掷出宝子，即是四五六或是三颗同点数的骰色。

蓝恋这一场掷出五点，便又抽出一张银票推到对方面前，同时作一个

请他动手的手势。

钱万贯外表上看来冷静如常，其实他的精神丝毫不曾松懈。这时取骰一掷，又是一个六点。

他们每睹一局，就换一副全新的骰子。而每次蓝峦掷完之后，朱机伯立即用一把极锋利的小刀把三颗骰一一剖切为两半。这样倘使骨骰之内灌得有铅，绝计无所遁形，那就是说倘若任何一方以奇妙手法换了一副灌铅的骰子作弊，绝不能瞒过众人。

钱万贯简短有力地说一声请字，蓝峦停歇了一下，这才伸手取骰，迅即掷下。

钱万贯掷的六点虽是最大的点数，但碰上宝子还是要输，所以大家仍然紧张地向碗中望去。

霎时间三骰皆停，却是个一点，蓝峦又把银票送了一张过去。他一连输了三场，虽说还有三场可赌。而这三场之中他只要赢一场就可以了，但仍然感到一种被压迫之感。

钱万贯眼见三骰皆被切开，这才伸手取起一副新骰，还未掷下之时，心头突然又掠过失败的预感。

他秀眉一皱，停手不掷，抬目瞧了蓝峦一眼，徐徐道：“这一场定要请坞主先掷才行。”

话声透出一分坚决之意，使人一听而知非听从他的意思不可，本来先掷者占不少便宜，既然如此，蓝峦实在不必坚辞。

蓝峦爽快地道：“好吧！”接过骰子，掷向碗中。

厅中没有丝毫别的声音，只有骨骰在瓷碗内滚转的清脆声，极是扣人心弦。

三粒骰子尚未完全停定，乡老伯目光奇高，已瞧出端倪，大大松一口气，抬头向钱万贯笑一下，他的目光回到碗中之时，果然发觉那是么二的点子，按照规矩，这种点子乃是输定，对方不必再掷。

蓝峦把第四张银票交给对方，心中甚是烦躁，低低骂声真邪门，然后向对方询问要不要先掷。

钱万贯又恢复了信心，当即取过一副新骰，收摄心神，这才掷了。这一回他掷出一副宝子，顿时引起不少嗟讶之声。蓝峦把第五张银票也推到他面前，道：“钱兄确实十分不凡，把这五十万两通通赢回去了。”

钱万贯道：“还有最后一场，坞主可能在这一场得胜，则在下依然一败涂地。”

朱机伯已把那三粒骨骰完全切开，毫无异状。因此现在第六场豪赌开始，依照先前的约定，这第六场是双方各以五十万两下注。假如钱万贯输了，虽然不必送命，可是亦等如前功尽弃，依然赤贫如洗，也就是说他在前五场固然输不得，这第六场也绝不能输。

蓝峦取出一张银票，面额是五十万两，放在自己面前，才道：“这第六场虽是早已约定，但钱兄如若感到不想作此孤注一掷，不妨明言，本人同意取消。”

他这话完全是卖个人情给钱万贯，并非他不敢作五十万两的豪赌。只因日月坞富甲天下，无人不知，五十万两在蓝峦而言，并不如何着紧。

乡老伯但觉这五场豪赌极是惊心动魄，目下既是赢回了五十万两，何须再博，是以连连点头，表示他赞成就此收手。

蓝芳时心中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她有生以来所见所闻，都不及今日这般刺激。她含情脉脉的望着钱万贯，心中直在祷告他不要再赌下去。

钱万贯沉默了片刻，才道：“ 坞主的盛情美意在下心领了，但今日若是放弃了这一场豪赌，将是平生之憾。因此无论如何也要再赌这一场。”

蓝芳时娇躯为之一震，心中顿时改变了祷告的内容。她本是祈祷钱万贯答应不赌，现在既是非赌不可，她晓得五十万两之数在父亲而言算不了什么，所以暗暗祷告钱万贯得胜。

蓝恋亦不多说，道：“ 好，那就请你动手。”

钱万贯骰一掷，行到四点，朱机伯第一次开腔道：“ 这一场，钱兄恐怕不能保持长胜的战绩了。”

钱万贯微笑道：“ 兄弟纵然落败，但仍有一条性命可做赌本，是以得失之心较之上五场淡薄得多了。”

蓝恋取起骨骰，道：“ 兄弟这次若能得胜，便将罢手不赌，那时钱兄恐怕再无翻本的机会了。”

钱万贯道：“ 后事暂且体提，先睹完这一场再作计较还不迟。”

蓝恋一摊掌，三颗骨骰落在碗中，旋转不定。

顷刻间三粒骰子中已有两粒停下来，却是一对六。剩下那一粒旋转之势已缓慢下来，点在五点和六点之间转动。不论是停在五或六上，都是赢局。

钱万贯全神贯注在碗中，极力要改变这形势，他平生第一次如此的专注和使劲，双眼神光暴射，额上青筋浮突起来，使人更加感到紧张。

那粒骰子现出五点，但还晃摇不定，乡老伯和蓝芳时都被失望颓丧之感淹没，可是钱万贯仍然全力坚持，瞬也不瞬地盯住那粒骰子。

说也奇怪，那颗骰子欲停未停之时，忽然翻个身，变成两点，随即停住不动。

钱万贯举袖拭鬓角和面上的汗水，可见得他曾经如何紧张和何等用力了，蓝恋平静地道：“ 我输啦！”

蓝恋虽是输了这一场，但神情轻松而愉快，这使得其余四人都十分意外，不明白他何以输败之后反而是显得愉快。

大家一齐起身，蓝恋道：“ 有劳朱兄率芳时代我送客，我有点急事赶办，还望乡老伯及钱兄恕罪。”

于是乡老伯等四人向外边走去，钱万贯无意中与蓝芳时并排走在一起，他又特意地打量她几眼。

蓝芳时又勾起最初的疑惧气恼，因为她乃是被对方一句箱中之人这件秘密迫得出来陪客，她怎知此是乡老伯所为，还以为钱万贯亦已知悉自己陷害妹子之事，所以这么注意她。

当下没好气地道：“ 你赢了几场就得意洋洋，哼！总有一天你会把性命输掉。”

钱万贯道：“ 在下早就有此准备，是以并不放在心上，只不知姑娘信也不信？”

蓝芳时道：“ 你管我信不信。”

钱万贯道：“ 奇怪，姑娘本来好像有点同情我，何以目下态度大变，在下终必会推究得出这个原因。”

蓝芳时冷冷道：“ 你最好不要推究，我最恨被人家放在脑中寻思究竟。”

这时四个人分为两对，乡老伯和朱机伯二人走在前头，相距已远。这是因为他们越走越快，而后面的两人却越走越慢之故。

钱万贯被她如此顶撞，却毫不介意，徐徐道：“既是如此，在下便遵命不想及姑娘之事。在下已到了贵坞两日之久，好像从未见过姑娘之面，莫非姑娘从不出来观战么？”

蓝芳时道：“他们拼命厮杀，有什么好看的？”

钱万贯道：“原来姑娘虽是出身武林名门贵家之中，对武功竟无兴趣，这倒是一件奇异之事。尤其以姑娘如此年轻之人，居然并不好奇。”

他又忍不住侧头望住她，目光中流露出心中的温柔，对方先是狠狠的白他两眼，但接触到他动人的目光之后，便也渐渐柔软下来。

她好声好气地道：“你这样看人法，很失礼的呢！”

钱万贯身躯一震，收回目光，道：“对不起，在下当真甚是失礼。”

他歇一下又道：“在下一向极少失态，这一次竟会如此，连我自家也甚不解。”

蓝芳时面颊上泛起娇艳的红晕，道：“那是你的事，何必说给我听？”

钱万贯忙道：“姑娘责怪得是，在下实在不该多嘴。”

蓝芳时噗嗤的一笑，道：“我没有怪你，老实说，你的外表一点也不似是当世无双的大赌徒。”

钱万贯道：“俗语有道是人死留名，豹死留皮，我既不能立不世之功，博得青史留名，又不能武林中凭仅武功压倒天下群雄而名垂不朽，想来想去，唯有从赌之一途上发展。好在人生亦不过是一连串的大赌小赌，我纵是赌输了也没有什么。”

他又情不自禁地凝望住她，这是他活了四十年以来第一次被女性吸引。他的心情跟那十八九岁的少年初恋时并无二致，只不过他比较镇静从容，不像少年们那等紧张失措而已。

他忽然想起一事，顿时显得十分失望颓丧，默默的走了几十步，还不开口。

蓝芳时问道：“你想起什么事了？”

钱万贯嘬嘴一下，道：“我若是坦白说出，只怕姑娘会见怪。”

她摇摇头，道：“不会，你尽管坦白说出来，如若不说，我就当真怪你了。”

钱万贯似是受迫不过，道：“在下突然想到姑娘不但家世显赫，而且才貌无双，定必早已订下亲事，是以顿时大感消沉。”

他把话说出之后，反而心情沉重，极是担心对方会给他耳光或痛骂一顿。因为这话说的太坦率了，时间上似乎也过早了，试想人家订过亲事与他何干？何故会因此而消沉，岂不是等如已赤裸托出了爱慕之意？

蓝芳时不禁低头垂眼，现出娇羞之状。她心中充满了感激和快乐，只因这是她第一次听到这等有爱情意味的言语，而说话之人又正是一个不凡之人。

两人默默走了十余步，钱万贯惶惑地道：“对不起，这一定是我的话使姑娘生气了。”

蓝芳时既不回答，亦没有一点表示。钱万贯突然间豪情迸发，忖道：“我此生曾经经历过各式各样的豪赌，连性命也敢下注。难道在这个女孩子面前就失去了往昔雄风？不，我定要拿出赌徒本色，博她一博。”

他立即恢复了赌徒的冷静和机智，用局外人的眼光对这件事全盘加以考虑过。然后在一个转角处伸手拉住她，两人停下脚步，四面都寂静无声。

他设法使她面对着自己，四目交投，过了片刻。蓝芳时终于避开他的目光，轻轻的道：“你可是有什么话想告诉我？”

钱万贯道：“不错，有很多的话要说，可是现在却说不出一句。”

蓝芳时感觉到对方的目光像火焰一般逼视着自己，以致浑身血液还急奔流，脑子好像不大会思想。但她倔强的个性使她依然不肯就此投降，极力装出平静的样子，道：“我一点也不在乎，你不说就算啦！”

钱万贯叹一口气，道：“假使现在不说，将来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蓝芳时不禁生气了，道：“我已经告诉你，我一点也不在乎。”

钱万贯道：“你说第一次之时在下已听清楚了，实在不必再说一遍。”他的口气很轻松，但这句话却十分锋利，含蕴着许多意思。

蓝芳时陡地抬头瞪视他，眼光中充满了敌意，道：“你既是很不耐烦，为何还赖着不走？”她已经很客气了，若是依她一向的为人，这话便该改为你快给我滚。

殊不知钱万贯一旦把这件事当作赌局处理，便冷静无比。他已掌握住对方的情绪，这刻乃是故意使她生气，以便察看她的真情。

他立即装出惶恐的表情，道：“在下此生从来不曾与异性打过交道，是以说的话大欠考虑，还望姑娘大度包涵，恕我唐突佳人之罪。”

蓝芳时一听他竟是从未与女孩子说过话。可见得他不是风流滥情之辈，顿时回嗔作喜，道：“好吧，我这回不怪你，但你下次说话要小心一些，走吧！”

钱万贯道：“姑娘一直没有问起在下何以在此处停步之故呢！”

蓝芳时哪知对方已从她的喜怒当中查出她的心意，而这时对方已展开了攻击，还迷迷糊糊的问道：“是呀，这是什么原故？”

钱万贯面色一沉，严肃地道：“姑娘如若尚未订了亲事，在下打算央人向令尊求亲。”

她吃一惊，双颊霎时都红透了。她万万想不到这个心里很中意的男人竟会拿婚事当面打商量，这简直是不可思议之事。当下感到一片昏沉，此是刺激过甚之故。

钱万贯咄咄逼人地又道：“姑娘请坦白告诉我，你到底订了亲事没有？”

她一点也不晓得该当如何对付这个奇怪而又可爱的人。

这真是奇妙无比的变故，既甜蜜而又略带辛辣。她做梦也想不到鼎鼎大名的钱万贯会当面求婚，二十多年来的抑郁顿时烟消雾散。她这时不但不能同情师父那憎恨男人的教训，甚至觉得天下男人们都很可爱。

她摇摇头表示尚未订过亲事，钱万贯心中爆发出笑声，忖道：“这一局我又赢了。”

他一只手抓住蓝芳时的玉臂，另一只手搭在她粉颈上，坚定地把她拉近自己，终于身躯互相碰触到。

身躯碰触着的感觉，使他们两个人都感到同样的奇妙和刺激，紧接着不但是身体，连嘴唇也黏贴在一起，久久不曾分开。

钱万贯须得用点气力拖住她，因为她连站都站不住了。幸亏这一点在钱万贯这等内家高手全然不成问题，别说是个女孩子，即使是一头大象他也

抱得起。

世上再没有一事物比爱情更迷人的了。蓝芳时这一生自从懂事以来，一直都怀着仇恨世间一切的想法，这是由于她自小失去母亲而后母对她很坏之故。其后，她拜在何心寒门下，她这个师父把天下男人都说得一钱不值，以致她也受到传染，对男性甚是仇恨憎厌。

她第一次对男性动心是王元度，不过当时形势使他们不能继续接触，而如今王元度更成为她心中最恨之人，当然完全谈不上爱情。

是以在蓝芳时而言，此是第一次真正接触男人，也真正涌生出爱情，因而尝到爱情的甜蜜的一面。

钱万贯亦是平生破题儿第一遭对女孩子动心，最幸运的是她接受了。在他的赌史上又加上一次空前的胜利纪录。

他们终于恢复理智，蓝芳时娇羞不胜，简直不敢抬头望他。

钱万贯柔声道：“芳时，你愿意嫁给我吧？可不许后悔。”

蓝芳时扭捏了半天，陡然间把师父谆谆叮嘱的话都记起来了。心中大为惊惶，道：“你是不是在玩弄我？”

钱万贯失笑道：“别傻啦，凭你和令尊，谁敢玩弄你呢？除非是不要命了。”

蓝芳时清醒过来，脑中掠过许多旧事，同时想出一个方法，便道：“光是用嘴说可不行，我要用一把淬有剧毒的短剑抵住你的要穴，然后询问你一些话。假使你没有骗我，自然没事，如若有一句虚言，我就取了你的性命。”

钱万贯此刻想不答应也不成，因为不答应的话分明是表示有假。虽然按道理纵是全无虚假，亦不能答应她这么办，试想情势弄得如此危险，只要答错一句话，或是略有误会，岂不是白白送命。

他一想就晓得无法推却，无奈道：“好吧，你尽管问。”

蓝芳时取出一口一尺不到的短剑，先送到他眼前，但见锋刃上现出蓝汪汪的颜色，一望而知淬有剧毒，并且有一股腥气扑入鼻中。

她接着转身向着他，彼此相隔只有两尺，剑锋抵住他胸口紫宫穴上。

这时钱万贯的性命已完全捏在她掌中，若然蓝芳时存心要取他性命的话，无论他用什么身法手段，都难逃一死。

蓝芳时脑海中浮出王元度的影子，是以会想到钱万贯如此对待她，可能又是蓝明珠的唆使，使得玩弄过之后，对方一走了之，她则只好忍辱含恨而死。这个想法使她几乎疯狂起来，所以眼中射出冷酷可怕的光芒，她缓缓道：“你认识我的妹子么？”钱万贯出人意料之外地点头，表示认识蓝明珠。

蓝芳时心中杀机更盛，冷冷道：“你如说不认识，我这柄毒刃此刻定必已刺入你的胸中了。”

钱万贯的江湖阅历何等丰富，一则猜出这其中必有重大原故，二则临危不乱，依然保持镇定和冷静，他道：“大小姐这话似是含有莫大的深意，可惜鄙人愚鲁，竟测度不出其中之故。”

蓝芳时又道：“算啦，别在我跟前装样了，现在我才明白那老鬼定要迫我出来之故，敢情是利用你来迷惑我，使我上当入彀。”

钱万贯忙道：“现在有点眉目了，姑娘所指的人莫非就是前走的乡老伯？鄙人可以发誓说乡老伯与我之间毫无秘密约定，甚盼姑娘相信此言。”

蓝芳时冷笑道：“你当然否认啦，你与他定有极深的渊源，不然他怎么

肯陪你进来？”

钱万贯道：“当然很有渊源，但事实上在下今日才跟他老人家见面的，在今日以前，从未跟他说过话，也没见过面，只不知姑娘相信不相信？”

蓝芳时冷硬地道：“我当然不信，还有就是你几时认识我妹子的？”

钱万贯道：“在好几天前她曾临场观战，是以得知她就是令妹，其时亦见到了姑娘，不过令妹与姑娘一样，都不认识在下。”

蓝芳时怒道：“什么？现在都撇得一干二净了，刚才你还说认识她的。”说时却又想到这等情况，钱万贯当然可以说是识得蓝明珠，只差在他没有说明蓝明珠不认识他而已。

她狠狠的盯着眼前这个潇洒文雅的男人，心中说不出是爱是恨，不过由于王元度的那件旧事，使她深怀戒心。暗自忖道：“我宁可冤枉他错杀了他，也不愿两次受明珠的愚弄，她此刻恐怕躲在房中暗暗窃笑，笑我自称憎恨男人，其实却见一个爱一个。”

强烈的自卑感使她失去理智，眼中闪射出疯狂的光芒。

钱万贯一瞧便知不妙，可是此刻身在毒刃威胁之下，全然无法逃生，当下想到今日若是如此死在她毒刃之下，虽有一身武功亦无从施用，那真是难以瞑目的遗憾，他泛起这个意念之际，同时又想到现下唯有极力设法拖延时间，至于拖延之后便又怎样，已来不及多想了。

他仰天一笑，道：“既是如此，我就坦白说出心中的话吧！”

蓝芳时本已运力掌指上，正要推出毒刃，闻言及时煞住吐出毒刃之势，当真是险到了极点。

钱万贯停顿了一下，才又道：“姑娘取我性命的决心，已从双眼中流露无遗，在下真敢打赌呢，不过我身死之后，赌赢了亦毫无用处，闲话体提，言归正传。”

蓝芳时冷冷道：“早就该少说废话了，试问多活这几句话工夫对你有何好处？”

钱万贯避开她的目光，因为他觉得她这种目露凶光的样子使她变得甚是丑陋，他宁可在心中留下她美丽的印象，这样死在一个美女手中自然比死在丑陋的女子手中好像愉快一些。

他道：“你说得对，那我就坦白说了，你突然翻脸无情而取我性命之举，乃是出自蓝恋的授意对不对？他连输了六场，一则面上无光，二则心疼五十万两银子，故此使出这等卑鄙下流的手段，但他这一着却做错了，我今日虽是丧命于此地，但你们日月坞也别想有一日安稳日子得过。”

第十四章 大小姐一吻定终身

蓝芳时冷笑道：“你以为我们怕那老鬼么？笑话，这且不提，你心中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有没有什么话要我转告明珠或是那个老鬼？”

钱万贯勃然大怒，道：“胡说八道，你为何要把我和令妹连在一起？”

他的怒气出自真心，是以蓝芳时不能不相信他真是发怒，她诡笑一声，道：“我的妹子哪一点不配与你相提并论了？”

钱万贯心想那蓝明珠当必是个淫荡女子，她姊姊才会如此胡乱牵扯，

是以只鄙夷不屑地哼了一声，道：“不必说了，可惜我已中了你的阴谋圈套，不能出手，否则以你这等女流之辈，十招之内就可以把你制服了，气数如此，夫复何言。”

蓝芳时失声而哂，道：“十招之内就可以赢得我，嘿，嘿，只怕当世之间没有第二个胆敢如此夸口了，我想试一试呢！”事实上她又是为了对方那一声鄙夷的冷哼而大大动心，暗想他怎会在提起明珠之时如此感到不屑，莫非是当真不认识她？

可是唯一颠扑不破的疑念，便是乡老伯何故点名叫她出来观赌？此举岂能毫无用意？而这个大名鼎鼎的赌王行年已在三旬以上，焉能未有家室？若是已有妻子，又怎会随随便便就跟自己要好，可知定必是明珠摆布的陷阱。

她面色一沉，道：“你不须暗暗欢喜，我绝不会中计试试你的武功的。”

话未说完，右手突然一阵麻木，好像被人扣住手肘间的麻穴一般，她反应极快，一旦发觉不妙，立刻侧身向对方撞去，借身躯之力压向毒刃，使毒刃刺入对方胸口要穴。

钱万贯如若得知她右手忽然麻木，当然会急急跃退，但这怪事发生得无影无迹，故此蓝芳时身子一冲，毒刃就透过衣服刺中了他胸口的紫宫穴。

他双眉一皱，伸手夺过毒刃丢在地上，他夺刃时内力涌出，把蓝芳时震得连退数步。

蓝芳时右手麻木之感迅即消退，她瞪大双眼望住对方，等他跌倒毙命，这一刹那间，她眼光流露出无限悲惨痛苦之意，因为她终于亲手杀死了她真心爱上的人，这辈子恐怕永远得在寂寞痛苦中渡过了。

钱万贯身躯摇都不摇，站得稳如泰山，蓝芳时深知毒刃的厉害，见他居然捱得这么久，不由得大为佩服他内力的精纯深厚，否则早就支持不住了。

两人对视了片刻，钱万贯双眼一闭，蓝芳时在心中说道：“完了，他要倒下去啦！”此念方生，热泪随之而涌出，心中尽是悲苦之情。

但钱万贯居然又睁开双眼，眼中神光依然如故，毫无散换之象，他惊讶地瞧着她这种奇异的反应，心中大是迷惑不解。

他道：“你怎么啦？难道还会为我落泪不成？”

蓝芳时大吃一惊，道：“你受得住这等剧毒？”

钱万贯淡淡道：“我练的是童子功，别人立刻身死之毒，我可以支持一炷香之久。”

蓝芳时恍然道：“原来如此，那么我不妨告诉你，我的眼泪正是为你掉下来的。”

钱万贯道：“我若能够不死，你才告诉我这话，岂不更好。”

蓝芳时摇摇头，道：“若是那样我就不会告诉你了，反正连我都没有解药，你非死不可，唉，但愿我没有做错，我此生只曾爱上了你一个人，可是却在我的手中……”

钱万贯道：“听起来我好像很倒霉，因为倘若你不曾爱上我，我就不会死了，对不对？”

蓝芳时道：“当然啦，我若不爱你，那时你走你的阳关大道，与我有什么干系。”

她的眼泪又滴下来，接着道：“你一定知道寂寞的滋味，而我这一辈子却别想逃出它的魔爪。”

钱万贯心弦起了共鸣，他哪能不知道寂寞的滋味，这四十年，他几

时不是活在寂寞当中？

说将起来，寂寞当真是最可怕的经验，由于它尚未达到使人痛苦得求死的程度，所以世间古往今来，无数的人年复一年的在寂寞中度过，直到了却此生方罢，所以它是使人无法摆脱的痛苦。

钱万贯淡淡一笑，道：“你现下正是如花似锦的年华，想不到也会寂寞，像我已届中年之人，一直孤零零的活下来，若是从不寂寞，那倒是十分希奇的事了。”

蓝芳时面色一变，道：“你还未曾成家立室么？”

钱万贯道：“当然没有啦，否则我刚才怎敢唐突亲近你呢！”

他举手阻止她开口，又道：“现在我还有时间，我不是说过十招之内能制服你么，为了证明我平生言不轻发，这就试上一试。”

蓝芳时摇头之时，对方已拾起毒刃塞在她手中，道：“反正我不在乎再伤一次，所以你大可以用全力对付我，以证明我说的话无一字是假。”

他退开数尺，运气作势，沉声道：“小心了，我要出手啦！”

蓝芳时迅如电光石火般想道：“原来他想趁动手的机会杀死我，这样也好，我反正活着也没有一点意思，不如陪他同赴黄泉，因此我须得用尽全力，才能迫他煞手尽出，早点结束这一件可悲可厌的事。”

她玉腕一抖，毒刃快如闪电般划出去，这一招毒辣异常，但钱万贯身形不退反进，欺近了好多，出手抢夺毒刃，只见他五指如钩，扣腕拿穴，手法细腻精巧之极。

蓝芳时惊噫一声，急急变招，口中道：“原来你出身于少林。”

敢情他使的空手入白刃功夫正是少林木传之秘，故蓝芳时一瞧便知。

此刻也连续使出奇奥凶毒的手法，那口短短的毒刃划出无数森寒光华，没有一招不是可以击毙对方的狠招辣手。

钱万贯真料不到她武功如此的高明，当下亦施展全力，左手是崩、按、拨、挤、揉、肘、靠，一派近身肉搏空手夺刀的精妙手法，指尖始终不离她握刀的掌指臂腕，右手则如惊雷骇电，长攻短打，尽是开阖招数。

这等少林心法世间罕见，五招不到就完全控制住局势，那蓝芳时但觉身躯被对方的内力罩住，移动之际远不如平日俐落迅快，而她手中的毒刃至此也全然递不出招数，心中极为讶骇。

只听钱万贯大喝一声，左手扣住她的右腕，右手奔雷般向她面门击去，这一记势足力猛，若是劈中，蓝芳时的面骨定会碎裂。

蓝芳时双眼一闭，心想他果然在第九招就得手了，猛觉毒刃被夺出手，落地时发出呛啞的清脆响声，同时面门间压力消失，已可以如常呼吸。

这还是其次，最惊人的是她整个身躯已落在对方双臂之内，他身上的男性热力传过来，好比是电力一般，使她大大颤抖起来。

她不敢睁眼，喃喃道：“我的老天呀，我刚才为何要向你下毒手？”

钱万贯贴着她耳边道：“当真已没有解药么？”

蓝芳时悲哀地道：“我何必骗你，所以我刚才极愿意死在你的掌下。”

钱万贯的嘴唇落在她的唇上，两人都抱得很紧，热烈异常。

但钱万贯马上感到她流下来的泪水，有点凉飕飕的感觉，心中一软，微微抬起头，以便说话。

她仍然闭着双眼，钱万贯道：“你肯不肯嫁给我？”

蓝芳时吃了一惊，睁开双眼，道：“嫁给你？”

钱万贯俊逸地向她微微而笑，道：“不错，嫁给我，令尊已付出五十万两的嫁妆，莫说世之豪富不会有如许气魄手笔，即使是帝王之家也怕办不到。”

蓝芳时呐呐道：“但……但你已经……受伤……”那受伤二字用了许多气力才说得出来。

钱万贯道：“别担忧，我练的是童子功，普通的兵刃不易刺得破我的皮肉，何况你当时不是运足内力用掌劲送出，而是借身体之力碰过来，焉能伤得了我。”

蓝芳时万想不到这其中竟有如许古怪，真是又惊又喜，人都呆了。

乡老伯的声音从长廊的彼端传来，他道：“喂，你们怎的好像难舍难分，敢是打算要请我老头子喝几盅喜酒了？”

他们连忙分开，蓝芳时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轻轻骂了一声讨厌。

钱万贯道：“鄙人自会央人向令尊提亲，只不知找什么人比较妥当？”

蓝芳时推他一把，道：“你快去吧，我会找机会跟你再见面，现在谈到这些事岂不太匆促了一些？”

钱万贯说出自己的居处，便喜孜孜的走了。

蓝芳时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心中又兴奋又慌张，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坠入情网之中，自然很不容易适应，当她静下来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形，顿时对于自己以前的作为大感后悔，甚且连王元度奉了妹子之命来戏弄她之事，她也觉得似乎可以原谅了。

她想了许久，最后决定待会儿去访晤钱万贯，瞧瞧情形有没有发生变化，才于当时决定自己的做法，譬喻说向他和盘托出自己最近对付王元度的阴谋，表示忏悔改过之意，一方面也须找卓辽收回他杀死王元度的要求。

那钱万贯别过蓝芳时，赶上乡老伯，便道：“不瞒老前辈说，晚辈打算成家啦！”

乡老伯只冷淡的嗯了一声，忖道：“那女子心肠恶毒之极，刚才若不是我及时使出无上气功隔空点住她手肘麻穴，小钱早就向阎王爷报到了，而他却执迷不悟，还要娶她为妻，这叫做寿星公上吊，嫌命长啦。不过一个人坠入情网之后，很难劝得动他，倒不如另行设法为妙，唉，我如不是要她出来陪我们吃饭，焉有这等糟糕之极的事情发生呢。”

他老人家一回到居处，把此行经过告诉诸人之后，任得他们去谈论，自己却去把柳儿找来，暗暗吩咐道：“你只等天色黑齐，就潜入内宅，暗中监视蓝芳时的行动，我料她以美色诱钱万贯必定另有诡计，你不妨恢复原来的样子，以便万一被日月坞之人发现，亦没有多大关系，以前的事，你自己想法子编造一段谎话搪塞便是。”

在另一座院落居住的钱万贯早早梳洗过，换了干净衣服，便在房中等候玉人驾临。

此时天色才黑不久，蓝芳时果然独自前来，踏出内宅之后，便迅快的向钱万贯所居的地方走去。

穿过一道长廊之时，忽然有人惊讶地低声叫道：“大小姐，是你么？”

她娇躯微微一震，停步道：“是我，你可是田兄？”

黑影中闪出一人，正是不夜岛的田若云，他虽是一身极普通朴素的打扮，可是那张俊美的面庞仍然惹人注意。

他大喜道：“真想不到碰见了大小姐，请到这边房间说话。”

蓝芳时道：“那儿有什么人？”

田若云道：“没有别的人，那是敝岛的部属的住所，他们一向在中原混迹，无人知是敝岛派来的，我可嘱他们腾出房间。”

蓝芳时冷冷道：“不行，我有事赶着办，有话明天再说。”

田若云听出不对，当即冷笑一声，道：“很好，我为了你之故，不惜得罪日月坞，现下变成丧家之犬，漏网之鱼，整日提心吊胆的蛰伏躲藏，而你却安稳舒服的当你的大小姐，那么你请吧，我总有法子使你过不了安稳日子。”

蓝芳时眉头一皱，道：“你威胁我么？”

田若云道：“岂敢，但你若不肯帮助我逃出险境的话，那么咱们就一拍两散，把事情始末都闹出来。”

蓝芳时不能不让步低头，道：“到房间去有什么话要说，在此地说还不是一样。”

田若云道：“你须得设法让我和师叔离开这个四面皆水的鬼地方，我们就商量这个。”

蓝芳时无奈点头道：“好。”便随他走去，她对此人极有戒心，因为这个不夜岛田少岛主乃是色中恶魔，奇技绝艺又多，稍有不慎，便有落在他魔掌中的可能，一旦被他所污，不但永无面目再见钱万贯，甚且很难不受他的控制利用。

好在他似乎急于逃走，色心全消，这一点乃是极好的保证，想必可以挟制他不敢妄生邪念。

他们走入一间黑漆漆的房间，田若云已把室中之人支走，然后点亮灯光，请她在椅上落坐。

他的举止神色之间都很严肃，开口就谈到如何逃出此地的问题。

蓝芳时道：“我去安排一下，亲自离开此地一次，你和卫步青便可乘搭我的船只悄悄逃出。”

田若云沉吟道：“此计不妙，我和卫师叔都是不夜岛的人，水中功夫还过得去，这两夜我们都在水中探道，得知所有关隘出口都守得十分严密，我们竟无法越雷池一步，这夹带之计平时尚可，现下风声如此的紧，即使是你的座船也难免不被搜查。”

蓝芳时其实是随口敷衍，哪里是真心设计，所以这办法竟不高明，现下既是被他驳回，只好认真用点脑筋，想出可行之计，说出来应付他一下，总之，一切都须等她见过钱万贯之后方能决定。

她正在忖想，突然发觉他的手已覆盖在自己的手上，轻轻地摩娑，然后这只怪手更进一步沿着玉腕、小臂一直到了臂上。

她抬头向对方望去，但见田若云面上绽露出淫邪的笑容，他的面庞本甚俊美，唇红齿白，配上水汪汪的桃花眼，实在足以令无数女子倾倒献身。

无奈她此刻心中已有了钱万贯的影子，所以丝毫不为所动，反而生出憎厌之感。

田若云长眉轻皱，道：“你心中又有了什么事？上一次是仇恨，使你心中容不下我，但这一回呢？仍然是仇恨么？不对，恐怕是别的原故使你的芳心容不下我。”

蓝芳时几乎赞佩出声，因为他的确善窥别人的心意，说得对极，自然她忍住不说出来，只淡淡一笑，道：“别打扰我，让我想想看有什么法子可

以送你们离开此地。”

田若云轻佻地笑道：“古人说春宵一刻值千金，这话一点不假，如此良宵，我们岂可以白白糟蹋？”他起身走到她身边，轻狂地俯身向她嘴唇吻去。

蓝芳时勃然大怒，正要出手痛击，一提真气，这才发觉全身绵软，半点劲力也提不起来。

田若云居然没有吻她，只不过迫到极近察看她的眼睛，徐徐道：“我已看出你没有一点助我脱困的打算，既然如此，我先与你寻欢取乐，以后你大概就不能不帮助我了，对不对？”说时，伸手把她抱起来，放在榻上，接着很快的剥开她的衣服。

蓝芳时已经全无抗拒之力，眼睁睁任得他轻狂解纽脱衣，她知道自己虽然还可以大叫救命，可是最多只能叫上一声就得被田若云制住，而她内力不能提聚，声音便传不出很远，叫亦无用。

她到底不是一般的女流可比，到了此时仍然不肯放弃挣扎，当下说道：“田若云，你且慢动手，我有句话要问你。”

田若云反而讶疑起来，道：“你居然不叫喊，却是大出我意料之外。”

说时已停下脱衣的动作，又道：“有什么话请快点说？”

蓝芳时微微一笑，道：“时间还多着呢，何须如此的匆忙？”

田若云道：“自古以来向例是良宵苦短，我焉能不急。再说你中了我独门迷药，现下只是身软如泥，尚能说话，但再过一会工夫，便连话也不能说了。”

蓝芳时皱眉道：“枉你是不夜岛嫡传高弟，在这等时机勾当上，竟使我不能开口说话，多没趣。”

田若云沉吟一下，似是考虑她这话是否另有诡谋，至后才道：“你责怪得是，但当初我不明白你的态度，是以不能不预作提防，须知你这刻虽是能如常说话，可是若要放声大叫，却反而全无声音，这正是我为何不怕你大声高叫的原故，现下你既是这么说，那么我就解去失音的药力，以增情趣。”

蓝芳时极力装出淫荡的笑容，可怜她一辈子都厌恨男人，哪曾试过献媚抛笑，因此她实在毫无把握，不知道自己装得像不像。

不过眼下定必无人会来救她，所以她必须自力更生，自己设法逃过这场大劫。这希望自然极微，但她仍然用尽全力去做，绝不轻易放弃。

那田若云取出一个小小的瓷瓶，拔开瓶塞，放在她鼻子下面，她顿时嗅到一阵辛辣的香味，田若云道：“现在你不怕说不出话了。”

蓝芳时道：“还是没趣得很，我竟连动也不能动，将来我一定向你报复。”

田若云道：“大小姐你变得太快了，使我不敢相信，这第一次还是委屈一点吧！”

蓝芳时忙道：“慢着，你先告诉我，你几时使用药物向我下手的？”

田若云傲然一笑，道：“敝岛绝艺向例在不知不觉中就制住对方，如若让你发觉得出，那就谈不上绝艺之称了，我将来定会传你几手，你就可以纵横天下啦！”

他又动手解她的衣裳，手法的熟练迅快，足以使女人们也自叹弗如。

只一眨眼间，那蓝芳时身上已只剩下褰衣了，手臂和大腿都裸露出来，在灯光之下显得雪白耀眼，更足以挑逗起男人的欲念。

蓝芳时一瞧实在已经躲不过这一场大劫，想起还在等候她会面的钱万

贯，不由得心痛如绞，疯狂般连连大叫救命，声音尖锐之极。

但她只叫了两三声就被田若云点住穴道，做声不得。

田若云哈哈一笑，道：“你武功已失，叫声连院子都传不出，怎能惊动别人前来。”

话声方歇，房中微风飘拂，陡然间多出一人。

田若云机警无比，人影方现，他已跃到床后。

举目望去，却是个美貌女郎，认得正是蓝明珠的贴身侍婢柳儿，又见她双手空空，身上也不见带有兵器，顿时大为放心，忖道：“凭你这丫头有多大气候，竟敢闯入来搅乱少岛主的好事。我先拿下这丫头，等到玩过蓝芳时之后才来玩她。”

这田若云自负一身武功得有真传，全然不把柳儿放在眼内。

向她微微一笑，道：“你怎知我在此地？”

柳儿一点也不被他皎美如女子的容貌所惑，冷冷道：“过来，姑娘非教训教训你这个好色之徒不可。”

田若云柔声道：“使得，我一向不敢得罪美貌的姑娘。”

说时，轻轻一跃，落在她面前数尺之处。

柳儿怕他使出独门迷魂功夫，虽然乡老伯曾经说过，她只须运功护身，就不怕任何迷功邪法。

这是因为她练的是至阴至柔的九转返魂功，先天上有抵抗这等邪门功夫的妙用。

但这到底还是不试的好，少一点波折就少一分危险。

她右手一扬，长袖飘飘拂出，姿势柔美悦目之极。那长长的衣袖去势一点不快，看上去似是没有什劲力。

田若云疾退两步，撤下双钩，道：“姑娘当真动手么？还是讲和的好。”

说时，挥钩去挑她的衣袖，右手钩同时吐出攻敌。

他乃是借取钩之举而施放出一种迷药，无色无嗅，但力量甚强，任何人只要吸进少许，便将当场昏倒。

钩尖一下子就挂住对方衣袖，田若云想不到她本事如此稀松平常，赶快煞住右手刺出的金钩，免得伤了她的性命。

哪知柳儿右手的长袖已趁他煞住钩势之时扫了入来，衣袖来势柔和畅滑，连一丝微风也没有。

袖影遮面之际，田若云这才大震失色，原来他已发觉两点大大不妥，一是她的衣袖居然没带起一点风。二是自己的金钩虽是挂住对方另一只衣袖，此刻却收不回来，好像被她衣袖黏住一般，难以移动。

但他这时才发觉上当，已经来不及了，柳儿衣袖拂中他面门之时，一股阴柔劲力涌出，顿时封住他五官七窍，田若云立即失去知觉，一跤跌倒。

柳儿一招就击倒对方，虽说不是全仗武功，但仍然十分惊人，心中惊喜不已。她舍下田若云不管，奔到床边，解救蓝芳时。

当她查看蓝芳时哪一处穴道受制之际，又有一道人影，悄无声息的闪入房中，这人正是不夜岛高手卫步青。他极迅快地抓起田若云，便一溜烟穿窗而出，投入黑暗之中了。

柳儿回头惊顾之时，只瞥见人影一闪即逝，心知追赶不及，只好放过他们。

她很快就解开她的哑穴，却无法使她行动如常。那是因为田若云以迷

药使她如此，而不是点穴手法。

她道：“那田若云已被人救走，无法取得解药，如何是好？”

蓝芳时一切情形都看在眼里，但觉她的武功简直高得不可思议，怎能一招之内就击倒田若云？又想起自己对付她的往事，此刻却被她及时赶到抢救，不由得心乱如麻，道：“你先把送我回去吧！”

柳儿很快替她穿好衣服，然后背起她奔出院落，不一会已把她送回房间。

蓝芳时不知如何应付她才好，便道：“我眼睛困得很。我们明儿再细谈好不好？”

柳儿道：“大小姐的吩咐，婢子自当遵从。”

于是退了出去，一径去找二小姐见面。

这里蓝芳时独自在床上思索，想了良久，终于理出一个头绪，那就是自己离开内宅之时，柳儿定然已在暗中跟踪，所以才能够在最后关头之际及时抢救，也因此才可以解释出她竟知道自己在哪个房间受难之故。

既是如此，柳儿分明存心让她遭受许多侮辱之后才出的手，蓝芳时一念及此，登时大感忿恨。

这边的钱万贯空等了一夜，不见玉人芳踪，大是失望。而这一夜在他而言，可真是漫长难捱，心中反复寻思她失约不来之故。寻思中有时兴奋而乐观，有时则消沉而悲颓。

黑夜终于过去，晨光唤醒了大地一切生物。而在这金鳌大会的所在地恐怕是世上最噪杂忙碌的地方了。

广场中一早就挤满了人，大家的话题，自然不离今日的战况以及下赌注的盘口。

钱万贯心不在焉的听取手下大将们的种种报告，最后由他从好几个提案中决定其一。

于是这一批人都匆匆而去，分头执行计划。

他自己沉思良久，才走到乡老伯他们擂台边的位置，此时王元度等人还未上台，都聚在一起闲谈。

大家见到钱万贯来到，都表示很高兴，争与攀谈。因此他很快就被这些热情洋溢直爽坦率的年轻高手们驱走了他的心事。

正当他谈得兴高采烈之时，蓝芳时在远处悄然注视着他。她已乔装如男子，所以没有人注意到她。

她呆了一会，但觉那颗心直往下沉。然后内心中的寒冷也透衣而出，使她交叉双臂抱住自家双肩，借此可以暖和一些。

现在她已经完全绝望了，她又须得退回那可怕的灰黯色的寂寞之塔里面，一任大好年华就此虚度。

那些人的影象逐渐模糊，这是因为她已陷入沉思之中，故而视而不见。她此刻并没有想到自己以前亲手种下的恶因，只偶然的想道：“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堪……不错，世间人人皆有愁恨，谁都难免。然而为何芸芸众生之中，偏偏只有我最黯然销魂呢？”

擂台上锣声连响，全场大为骚动，那十大高手鱼贯上台报到，听取今日比赛的秩序。

在如此热闹纷扰之中，蓝芳时独独迷惘如故，无边的寂寞已侵入她心中。她长长叹息一声，举步回去。

这第二日的赛程仍是五场，公证人一宣布，数千群雄都十分兴奋。

公证人宣布的是第一场鲁又猛对吕杰。

第二场胡元对辛立。

第三场王元度对平天虹。

第四场柳昭对束大名。

第五场卓辽对云军。

锣声又响，第一场鲁又猛和吕杰一同出来向公证人报到。他们当即表示和局论，照大会规定凡是言和的话，则双方算各输一场。

由于名次是以胜败次数多寡计算，所以谁也不肯白输一场。

只有王元度这一群年轻高手们，因为都认定推王元度出来夺魁，所以自己几个人碰上了，就言和不战。

公证人随即宣布第二场接上，便是胡元和辛立这一对了。那辛立昨日虽是败在平天虹之手，但他武功的诡毒高强，人人皆见。这胡元则是大名鼎鼎山右胡家的出色人物。胡家以三铁著称武功，一是铁砂掌，二是铁脚，三是铁布衫，是以人人又都认定胡元自有独得之秘，足以与那辛立争雄逐胜。

他们在公证人发出号令之后便开始搏斗，辛立一开始就拒绝赤手相搏，定要使用兵刃。

胡元只好亮出他的铁尺对付敌人的双钩。

这一场比赛举行之时，王元度一早便使出无声之声的秘功绝艺，以防敌人方面用独门传音之法指点辛立取胜。

擂台上的钩光尺影，耀人眼目，斗得十分激烈。但缠斗了一百招之后，胡元因兵器素非所擅，大为吃亏，渐渐落在下风。

又拼了四十招左右，辛立一钩挂破了胡元的衣服。若然胡元不是练就铁布衫的功夫，这一下非重伤小可。

辛立虽是胜了，但眼见对方皮肤上只现出一道白痕，毫未受伤，不禁也大为骇然，这才知道山右胡家的铁布衫功夫，果是精妙之极。

胡元败了这一场，含愧退落台下，换过衣服，就不再上台，坐在乡老伯身边观起战来。

台上现在是由王元度对平天虹，王元度总是那副样子，既沉稳又潇洒，神宇俊逸，一望而知乃是端方正直之士。

桃花派的平天虹面对这个强敌，可就再也找不到一丝一毫的傲气。他手中那柄特别长的钢骨折扇不时开阖，发出嚓嚓声音。

此时全场鸦雀无声，可以说是连一根针掉在地上也听得见。

平天虹盘旋数匝之后，台下突然发出哄笑之声，在这一片寂静之中，特别刺耳。

平天虹一向是骄傲惯了的人，听得笑声，便认为人家是在笑他不敢出手。这是因为他自己亦知道，今日出战王元度时的态度与平日不同，所以可能招致人家的嘲笑。

他咬咬牙，俊目中闪射出凶光杀气，欺身逼近敌人，一扇拍去。

王元度见他这一扇攻得凶毒之极，自己如若以少阳剑法封拆，势必陷入肉搏血战的局势，那时不出二十招就得分出胜败生死。这是因为双方招数越缠越紧，以致双方都被迫以全力施展杀手，这一来不但胜败分得快，而且结局十分残酷，全然无法收煞得住。

他念头一动，身随剑走，忽进忽退，快逾闪电。眨眼之间，已在敌人

扇影之内出入往来了四次之多。此时独步天下的修迷密步，神奇无匹，全场群豪都大声喝采，无不叹为观止。

王元度继续以修迷密步闪避对方的桃花扇，长剑偶一出手，总能把平天虹震退。如此鏖战了五十余招，大势底定，那王元度已掌握住主动之势了。

那平天虹虽然不断地使出各种诡奇招式手法，企图挽回劣势。可是终于心劳力细，全然无济于事。

到了第七十招之时，王元度长剑一挑，弹开敌扇，接着如电光石火般向敌人咽喉刺去。

这一剑使得恰到好处，当真有一羽不能加之妙。全场骤然间寂然无声，单等平天虹倒地身亡。

哪知剑尖微微一偏，贴着平天虹颈子刺过。

平天虹感觉得到剑身的冰冷传入心头，不禁打个寒噤。

王元度已收剑退开，平天虹明知对方刚才这一剑，可以轻易取去自己一命，这分明是剑下留情。这刻虽是羞愤难当，却也不能要赖再斗，只好认输而退。

擂台下群豪皆大欢喜，因为这一场的盘口虽然是赌王元度得胜的话是三两赔一两，反之，若然平天虹赢了，一两赔一百两。但绝大多数的人都下注在王元度身上，故此王元度得胜，他们也赢了银子。

赛事须待下午方始进行，午膳之时，钱万贯笑道：“元度兄赢了这一场，却使兄弟赔了数万两之多呢！”

王元度大惊道：“小弟一点也不晓得负累了钱兄，实在歉疚之至。”

田不恭大头一晃，呵呵笑道：“你早知道也是没用，因为你若是为了他几万两而故意败阵，则不但我们个个都会指责钱老板的不对，而所有捧你场的武林朋友更是不满，试问王兄有何办法能够不赢？”

王元度颌首道：“道长这话极是，那时是教兄弟左右为难了。”

管中流道：“钱兄定有锦囊妙计，可以在下午这两场当中赢回来无疑。”

钱万贯摇摇头，陡然流露出黯然之色，道：“恐怕没有这么容易，兄弟正在考虑一个主意。”

柳儿怜悯地望着他，说道：“我或者猜得出钱先生的主意。”

钱万贯大为惊讶，道：“那就请你说出来听听。”

柳儿这刻仍是那副丑陋少年的样子，而钱万贯亦不知她的真正身份。

只听柳儿说道：“钱先生想是泛起放弃钱庄的事业，从此退出赌国。”

众人听了都大为惊讶，田不恭道：“那是钱老板辛辛苦苦建立的基业，不会如此轻易放弃吧？”

钱万贯道：“兄弟当真有这个意思，这位柳平兄猜得奇准。却不知柳平兄如何捉摸得到兄弟的心事？”

柳儿说道：“我只不过随口猜一猜，本来没有什么根据。”

其实她昨夜及时赶走了田若云，得知蓝芳时一直没有去与钱万贯会面，是以料出钱万贯今日神不守舍的样子必是为了蓝芳时失约之故。

再由此推论下去，钱万贯觉得没有兴趣再在江湖中打滚，乃是自然不过的反应。

大家都佩服柳儿的智慧，人人对她另眼相看。

乡老伯劝钱万贯道：“你本是很沉得住气的人，怎的忽然性情大变，其实凡事只要志毅心坚的做下去，定能成功。”

他话中自是含有深意，只因昨日乡老伯亲自听到蓝芳时与钱万贯订下月上柳梢之约，所以才派柳儿暗暗跟踪，瞧她是不是另有诡谋。

现下倒是知道了蓝芳时守身如玉，若然钱万贯鼓勇追求的话，当能把她娶为妻子。是以用这话点破钱万贯。

此时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劝钱万贯不要轻易放弃百钱庄，二则此是一股极为庞大的力量，可以养活许多天生不务正业之人，使他们精力有处发泄，不致到处浪荡惹事；二则这百钱在能够赚巨额的钱财，用以兴办有益于世的各种事业，功德极大；三则钱万贯已经大有成就，说不定就因为他在赌国之中大展长才，而得以留名后世。

众人用这种道理劝他，钱万贯何尝不知。他虽然依旧心灰意冷，但口头上却不再坚持下去。

午膳用过之后，大家分头休息。到了擂台开赛之时，只有四人上台，这四人是卓辽、云军、柳昭、束大名等四个须得出手之人。

首场是柳昭对束大名，他们办好报到手续之后，便宣称以和局论。

于是这一场便轻轻抹过，第二场是卓辽对云军。

后者昨日出手败在束大名的少林嫡传空玄棍法之下，但他的诡奇辛辣的剑法却是别创一格，极为厉害。

人人都注视这一场的上演，但见卓、云二人各出兵器，锣声起处，便即交手接战。

云军昨日败了一阵，今日又面临强敌，却没有丝毫气馁之色。这一点不待高手皆能瞧出，是以人人都甚为佩服他的勇气。

他的剑法以攻为主，故此一上手就尽力迫攻，抢制先手。但见剑光电掣飙发，弥漫台上。

卓辽的浑敦棍大有相形见绌之势。

其实卓辽为人既智且勇，他深知云军上来这股锐气定必万分难当，故此严密守御，任得对方尽情发泄，二十招一过，他就展开反击。

云军但觉对方棍势越来越重，而敌人出招之际，却又反倒更为灵便轻巧，晓得是那浑敦棍的妙用，如今尝到厉害，果然极是难当。

两人激战了六十余招，卓辽连攻数棍，云军立足不住，迫得连连退却。他又晓得在这数棍之中，那卓辽分明有可乘之机，但却轻轻放过。这等用心自然明显不过。当即趁对方根势微松之时，跃出圈外认输。

本日赛事至此结束，群豪纷纷散去。

翌日早晨大家起床之时，王元度等人发觉不见了无情刀管中流，其为讶异。而在日月坞这一方面，亦有两人失踪，那是十道指挥中的高手，一个是三峰道指挥祖远。一是分稍道童威。这两人皆是时下名家高手，忽然间失去踪迹，日月坞方面顿时大为紧张和警惕。

但失踪事件不但没有影响大会进行，那参加盛会的数千人竟无一个得知。

这一日的五场赛事是王元度胜辛立，卓辽胜平天虹，吕杰、柳昭言和，束大名、鲁又猛言和，而最末一场胡元对云军，却又是胡元败了。

原来胡元使用兵器远不及赤手相搏，所以昨日败于辛立钩了，今日又败在云军剑底。

这一天过去了，翌日又发现田不恭不知去向，管中流亦毫无消息。

日月坞方面又有鸳鸯道的指挥和潜失踪。

这和潜乃是十道指挥中第一把交椅，声名武功都不逊于总指挥子母神笔李公衡。

是以他的失踪，使蓝恋等人大为震动，展开极严密的搜查。

可是参与盛会的人数愈两千之众，数百院落逾千房间都挤满了人。而这些人当中三教九流全有，龙蛇混杂。本来就很难查出线索，何况日月坞方面又不敢张扬出去，是以一切都在暗下举行，全然不能惊动这些江湖人物，办事就更为困难了。

赛事下午进行之时，蓝芳时独自驾舟离开。她的操舟之术本是家传，罕有对手。而她离开之际，正是卓辽上台与辛立鏖战之时。

辛立因得师兄尉迟忻以独门传声之术指点招数，所以奇招风起云涌，打得特别激烈。

千钧杖蓝恋危坐台下前排，目不转睛的瞧着这一场龙争虎斗。而蓝芳时便趁他无暇旁顾之际，悄然操舟离开。

那些把守出入水道关卡的人见是坞主大小姐亲自操舟，自然不敢拦阻。暗中派人飞报坞主得知，但其时蓝恋正在全神观战，谁也不敢打扰。

卓辽并不用尽全身功力应战，却专门利用浑敦棍的威力慢慢地压制对方，是以斗到三百招以上尚未击败对方。

不过这刻他已占取强大的优势，要知那浑敦棍乃是外门兵刃中三宝之一，本来极是沉重，但越使越轻，而对方则越觉得奇重难当。

卓辽既是完全利用浑敦棍的威力占得优势，便不同于凭借功力招式取胜，也就是说这一战的结局，定必把对方砸死而不能留情。他由于对这个獐头鼠目的辛立生出憎厌之感，所以全不考虑此举会杀死对方之事。

他们又激斗了四十余招，辛立就陷在捱打的劣势之中，一望而知甚是危险，动辄有性命之忧。

全场都感到十分刺激，人人都等着凶杀的场面出现。台上的卓辽忽然听到有人在耳边说道：“卓辽你若敢加害我师弟，我便把田不恭那具杂毛的人头送给你做礼物。”

卓辽不由得一怔，他还不晓得田不恭已经失踪之事，所以怀疑对方是否有此本事。不过他却不敢不极力煞缓棍势，免得突然击毙了对方。

那人又在他耳边道：“本人尉迟忻，乃是摩天寨四杰之首。我昨夜已擒下田不恭，你最好相信我说的话。”

卓辽平生罕得结交朋友，这田不恭与他甚是相投，在他心中极为珍视这份友谊，是故不再考虑，极力收煞棍势。眨眼间已露出空隙，辛立忙忙跃出圈外。但觉全身发软，遍体热开，已是气枯力竭，几乎站立不稳。

蓝恋虽是不明白卓辽何以收回杀手，但对此并无不满之意。这刻他才听取属下报告，得知女儿悄悄离开之事，顿时脸变变色。

任他如何深沉多智，可是女儿出走之事非同小可。加以她的出走恐怕另有内幕。如是自愿出走，还无所谓，若是被敌人胁持的，那就极为严重了。

他匆匆离场，召集三院十道一众高手开议，瞧瞧是不是索性张扬出去，大举搜拿敌人。

所谓敌人，自然是以不夜岛为首，另外还有几个有嫌疑的邪派高手，如没角犀屠望及南阿洪等魔头。

举行会议之时，共有十一人危坐在红木交椅上，静听蓝恋说话。

这十一人，计为铁律院的关大坚，度支院朱机伯，神兵院武季重。总

指挥李公衡，各道指挥孙烈、周奕、荀通、雷岱、鲁桓、燕扬、项滔等六位。

这十一位在日月坞身任要职的人，俱是当今武林中知名之士，个个阅历丰富，极为老练。

他们已得知蓝芳时出走之事，都感到局势严重非常，是以没有一个人面上有丝毫笑容。

大厅中的空气紧张异常，因为蓝峦一旦决定公开动手，则将是一桩可以媲美于金鳌大会的大事。

而敌人竟是不夜岛以及几个著名凶邪人物，再加上摩天寨也可能是对头之一，因而敌人的声势，恐怕只有比日月坞更大，胜败之数殊难逆料。

不过他们之中，大部分的人都暗暗希望公开决裂，好得痛痛快快地大拼一场。这许多年来，他们归隐于日月坞中，权重势大，收入极丰，人人都积聚许多钱财。但这等养尊处优的生活，到底不是他们这些武林之豪而又正当壮年之人所能安的。因此许多人已跃跃欲试，很不得有些什么事情发生才好。

蓝峦最后说道：“本坞今日如若忍下这口气，将来咱们日月坞之人，尚有何颜面到江湖走动。”

此言甫落，许多人连连颌首称是。

神兵院院主武季重两道灰白浓眉上泛射出杀气，道：“坞主说得不错，不夜岛以及几个妖孽，居然胆敢不把本坞放在眼中，咱们今日非出手不可了。”

蓝峦转眼一掠众人，但见座中还有关大坚、朱机伯和李公衡三人不曾表示赞同，心中甚以为异。暗念这三人在本坞全部力量中有举足轻重之势。他们如不赞成，必有重大原因，决计不可忽视。尤其是朱机伯以计谋见长，李公衡则机智第一，这两人竟都不表示同意，更须重视。

当下向朱机伯问道：“朱院主有何高见？”

朱机徐徐道：“若然坞主决意出手重惩仇敌，以泄心中之恨，敝院自然服从严令，一同出力，但若是问到敝院之意，则认为这刻时机未到，当仍然继续执行前定之策为妙。”

蓝峦目光向李公衡移去，道：“总指挥意见如何？”

他一直不询问关大坚之故，便是因为这位曾经名震天下武林的大煞星铁面魔君关大坚向来惜言如金，极少开口说话，纵是天大之事，也不大肯开口出声。

李公衡道：“敝座赞同朱院主的意思，本坞定下的计划甚是严密且庞大，已经动员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只要忍耐一下，等大会圆满结束，定必大有所获，何必另起炉灶，既惊动武林，予人谈笑之资。复又使这五年一度的武林盛事受阻中辍，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公开决裂。”

他们这一提出异议，诸道指挥都不便多说。

千钧杖蓝峦沉吟片刻，才道：“很好，我决定再忍一下，但须得有人率众赶去，准备接应芳时才好。”

朱机伯起身道：“敝院愿意担承此事。若然大小姐乃是受敌人威胁，她离开之后，定会想法子脱身，咱们如果及时驰援，自然大有所获。”

蓝峦见他肯去，自然十分宽慰，又从诸道指挥之中，挑出拂云道指挥燕扬，垂珠道指挥荀通二人做他的左右手。再率二十名精悍之人随往。

本来日月坞人多势众，若论坞中彪悍的卫戍之士，多达二千余之众，

而此处则是日月坞近年来选定作为金鳌大会会场的地方，名为小星坞，离日月坞尚有数十里水程。是故那二千余卫戍之士仍然驻守坞中，这一次为了对付仇敌，便暗暗抽调了一千之众，分作水陆二路，把小星坞百里方圆之内的水路要道，都暗暗封锁住，等到大会结束之时，如若还搜不出卫步青、田若云二人下落的话，才动用这一面罗网截缉敌人。

蓝峦大计已决，会议即散。他没有移动身子，自个儿还在座位上发愣。

朱机伯和李公衡一同转来，谒见蓝峦。

朱机伯道：“敝院这就率同人手出去办事，但在离开之前，却有句话要跟坞主说一说。”

蓝峦道：“朱院主清说。”

朱机伯道：“这几日本坞已出动了不少能手，搜捕那田若云、卫步青二人下落，但毫无所获。自然一来这小星坞中来客太多，房间逾千都住满了人，实在不易搜寻。然而敝院怀疑到本坞高手之中，有没有暗中帮助敌人之事？”

蓝峦霍然道：“怪不得朱见和李兄都反对公开决裂，敢情是想从这忍耐的时间当中，查明有否内奸？”

李公衡道：“朱院主的怀疑与敝座所想不谋而合，故此昨宵我们曾经讨论过此事。若然参与机密的高手之中，有一个暗助敌人，则本坞任何计划都收不到效果，乃是无可置疑之事。是以我们需要时间细查此事，一旦公开决裂的话，便再无机会找出内奸了。”

朱机伯接口道：“敝院心中有几句话，说出来之后，还望坞主不要怪我。”

蓝峦道：“朱兄即管说，本人只有感激，焉有见怪朱兄之理。”

朱机伯道：“本来那田若云能够在本坞严密防守之下，无声无息地侵入内宅，致使二小姐险险蒙垢受辱，这一点就足以启人疑窦，想到可能有人从中接应帮助，才能如此。现在大小姐忽然擅自离开，便使人怀疑到她与此事有关。”

要知朱机伯等人在日月坞中地位甚高，乃是核心人物，是以对蓝芳时仇视蓝明珠等情，都略有所知。正因此才敢怀疑到她头上。

蓝峦微微失色，道：“这一点本人倒是从未想到过。”

朱机伯道：“敝院认为大小姐出走不外两个原因。一是她与助敌之事有关，目下是畏罪出走。二是她被敌人胁持，不得不走。至于敌人用什么手段胁持她，却无法猜想得出。”

这人不愧是足智多谋之士，果然猜中了蓝芳时畏罪出走。

蓝峦叹道：“我心乱得很，你们有何高见？”

朱机伯道：“敝院打算只派燕扬率领四五个人，出行接应大小姐，另外派人返日月坞瞧瞧大小姐可曾回去。敝院与荀通加上那十余个奉命派出去之人潜伏起来，全力侦查内奸之事。外由李公衡兄应合掩护，相信很快就可以查个水落石出。”

蓝峦颌首道：“此计果然妥当。照理说那不夜岛的卫、田二人纵是狡猾无比，手段高强，但在本坞全力搜查之下，数日以来全无踪迹线索，实在使人难以相信，可见得必有内奸通风报信甚至出力掩护无疑。至于芳时之事，她若是畏罪潜逃，派再多的人去接应也没有用，如若受敌人胁迫而去，则这等敌人高明已极，也不是这刻派人接应就可以挽回劫难的，有燕扬数人前往也就够了。”

他的话声一顿，转眼向李公衡望去，又道：“李兄心中可曾有了疑嫌之人没有？”

李公衡躬身道：“不敢有瞒坞主，敝座实是考虑到三个人可能性较大。”

蓝峦道：“你不妨说出来听听。”

李公衡道：“本坞三院院主以及敝座都是从过世了的老坞主手下效力至今，渊源极深，无可怀疑，因此嫌疑便落在能够参与本坞任何机密的十道指挥头上。这十位当中除了三位业已失踪的都有嫌疑之外，剩下七位只有五岳道周奕，涵烟道鲁桓，倒景道项滔三人使人不敢完全信任。那失踪的三人说不定是畏罪潜逃或是故施苦肉计任得敌人擒去。不过目下他们业已失踪，暂且不论。”

那李公衡眼看着蓝峦暗暗颌首，语声略顿之后，便又说道：“尚有孙烈、荀通、雷岱、燕扬等四位，他们虽然亦是十道指挥的身份，但他们却都是出生于本坞中，由老坞主看中了他们的根骨，授以武功基础，更送到坞外另寻明师，学成一身技艺，是故得以在泛世人海之中，骄然独立，正如敝座自家经历一般，这等不世之遇，当真是恩深如海，决计不会叛坞通敌。”

朱机伯插口道：“这话乃是确论，纵观本坞人手，地位最高的如三院主事者，只有铁律院关大坚兄非是本坞栽培出来之外，那武季重兄和敝院俱是本坞子弟出身，十道指挥之中，也只有上述的三人加上失踪了的三人中的祖远兄不是本坞子弟。若是据此立论，则有嫌疑的不出关坚兄、祖远、鲁桓、周奕、项滔等五位，但敝院却确信关兄没有问题，一则他年事已高，二则他自从二十岁出道之时，便因种种关系而得到老坞主全力支持帮助，渊源极深。至今全家老幼四十余口都定居坞中，自然可予信任。因此，倘有叛坞通敌之人的话，就祖远、鲁桓、周奕、项滔四位了。”

这一番分析极是精细透辟，再无异议。

李公衡接着说道：“本坞开创历史悠久，全坞二千余卫戍之士，俱是本坞出生的子弟，无一不可以信任，哼，哼，敌人若是有意对付本坞，不论他们有多大的能为，至多只能弄上一两个内奸而已。目下当急之务，但须查明是否有参与机密的人物叛坞通敌就行啦！”

朱机伯深思地摇摇头，蓝峦道：“朱院主有何高见，何妨说出？”

这度支院院主朱机伯缓缓道：“依敝座看来，本坞近数十年来一直忧虑的局势已渐渐形成了。那就是天下邪派和黑道高手已因本坞之故而趋向结合之途，这个敌对的力量大小尚难估计，不过由于这次金鳌大会而得到聚头碰面的机会，却是千真万确的。这些邪魔们和黑道高手一则觊觎本坞历代积聚的奇珍异宝，二则本坞地气郁泄之口，生长了许多奇异药物。三则这一干对头们不是结过新仇即有旧恨，此是由于本坞实力强大坞规森严，凡有探坞者定必处死，以致历代以来，已有无数邪派黑道人物丧生，结仇既多且广，终有一日迫使群邪会合。”

他突然间提及日月坞的最大隐忧，连蓝峦也微微变色，子母神笔李公衡沉重地道：“虽是如此，但本坞的实力外间绝计不能窥测得透。这正是本坞历年极注意甄拔人才，更设法送到外面投明师学艺的用心了。”

原来武功之道讲究甚多，每个人天赋根骨不相同，所以须得另送别处学艺，其次若然全坞之人所学的武功全然相同的话，碰上各种敌人之时，便不能收生克变化之妙。三则送出坞外学艺，尚可使他们增加江湖历练。此是日月坞处心积虑，以确保万年基业之计。

朱机伯道：“本坞虽有天下三大隐秘之称，但若是有了内奸，敌人自然能得详悉本坞力量，如若大小姐被诱迫吐露实话，那就更加无所隐遁。是以本坞一向的隐秘，这刻却并不足恃。”

蓝峦道：“两位的高瞻谋虑都对，现下第一要紧就是查明还有无内奸潜伏。照理说这小星坞四面皆水，如无船只的话，纵是过得此坞四周关卡，亦将迷失于四周数十里河流纵横交错的范围中，这样不消多久就会被暗桩发现踪迹。可是至今尚无任何报告，亦没有暗桩被拔之事，可见得不夜岛之人仍潜伏坞中。”

他凛凛生威地向朱、李二人望了一眼，又道：“但本坞连日以来，都查不出他们潜伏匿迹的线索，果然大是可疑，定须及早弄个水落石出，此外，本坞实力既已尽泄，又须重新部署，务使敌人猜测不透才行。”

话虽如此，但这实力一事，须费多少心力功夫才布置得好，何能旦夕间变更得了？

李公衡疑道：“不知坞主锦囊中有何妙策？”

蓝峦微微一笑，道：“本坞从来不与外人往还，更别说屈节求援。但若是形势迫到这一步，说不得只好向外求助的了。”

朱、李二人都颌首称是，他纳闷的是他不知将请何等人物帮助本坞，当下又谈论起和潜等三人失踪之事，都一致认为此中必有蹊跷。以和潜等三人的武功，纵是碰上一流高手，仍然可以出手一拼，怎么毫无声息又毫无痕迹地失踪？除非敌人使用药物，否则便无法解释。

但最使人困惑的是，敌人若是有意图谋本坞，则此举虽是可以削减本坞的实力，却抵消不掉打草惊蛇之弊。是以敌人动机何在，委实耐人寻味。

这疑团虽不能解，可是如何查测出内奸嫌疑之法，却有了定策。那就是由李公衡在表面上配合调动人手，将那六位各道指挥分头负责的地区划好，而由朱机伯率了荀通以及十余好手暗中查看各道情形。

在乡老伯那一边，亦因为管中流、田不恭二人的失踪而集合商议。时已傍晚，大家在饭桌上聚议，阿闪全然吃不下去，满面愁容。

这时连乡老伯这等盖世无双的大宗师亦感到束手无策，只因此事发生得突兀，一则不明白他们如何会失踪的，若然是敌人所为，则动机何在？二则敌人是谁？怎能无声无息地劫走管、田二人？

阿闪虽是轻功极臻佳妙，大可在夜半时分到各处房间查看。然而她乃是一个女子之身，焉能乱往男人房中窥看。再说房多人众，她也无法一一查看。

众人商议良久，乡老伯灵机一动，笑道：“他们的下落包在我老人家身上，现在你们去休息，一如平时，不可露出痕迹。”

众人不知他有何妙策，但既是他亲自说出，都感到放心不少。

然而眨眼间过了三日，乡老伯毫无所得，管中流及田不恭的生死下落，全然不知，但他不透一点风声，阿闪、王元度等人不知他葫芦中卖什么药，所以这三日中，只是纳闷而还不甚焦虑。

但这第三日的晚间，王元度独自走入乡老伯房中，见过之后，便道：“敢问乡老伯，可曾查出管大哥和田道长的下落没有？”

乡老伯道：“你别管这事，安心准备上台。”

王元度虎目中射出炯炯光芒，道：“晚辈床上发现一封密柬，敢请乡老伯一阅。”说时，递了一封信给他。

乡老伯不接过来，道：“这很好，老夫估计没有什么人敢加害他们，如若胆敢害中流和不恭，这些凶手们别想有一个活得成，这封信定必是他们送来的了。他们想勒索什么？”

王元度心中叹口气，想道：“若然事情发展到那一步，咱们纵然能把凶手全部杀死，于事何补？”当下应道：“信中只写明晚辈须得于明后两天连输两场，这是最后两场，晚辈所剩下未曾比赛过的对手是束大名兄和卓辽，公证人早已表示过最后一场是由晚辈对卓辽，但此函指明晚辈必须请求公证人把这最后的一场提早在明日举行，后天的一场晚辈须得自动认输。信内说，晚辈连输两场，便与夺冠之举绝了缘。”

乡老伯道：“这就是说卓辽即可夺得锦标了？”

王元度点点头，乡老伯面色一沉，道：“若然如此，我们去抓起娃卓的小子一问便知。”

王元度沉吟道：“此事过于明显，乡老伯难道不觉奇怪么？”

乡老伯道：“这话有理，不过说不定卓辽看准了我们会这样猜，故意弄得如此明显。”

王元度道：“若论江湖阅历以及智谋，晚一辈中谁也比不上钱兄，请他来一道商议如何？”

乡老伯认为很对，便点点头。王元度很快就把钱万贯邀到房中，正在说起这封怪函之时，有人敲门叫唤，原来竟是柳儿。

钱万贯此刻已洞悉了柳儿来历，当下道：“柳儿姑娘足智多谋，若是此事不怕她晓得的话，最好请她进来一道商议。”

于是变成四人密议，柳儿看过这封怪函之后，面色大变。乡老伯等三人都望着他，等她解释。

过了片刻，柳儿才轻轻道：“我这刻心乱如麻，有一件事不知该不该说。”

第十五章 失挚友夜探遇强敌

王元度道：“你不说也不要紧，只要你别把我们商议之事泄露出去就行了。”他当然晓得她心中之事，定必与目下局势有关，所以才叮嘱上这么一句。

钱万贯笑道：“元度兄此举足见磊落胸怀。不过今日之事非同小可，如若姑娘报出内情，或者可以找出解决之法。”

他转眼望住柳儿又说道：“我们定必公平解决一切，你大可以放心。”他果然不愧是智慧过人之士，这一句公平顿时打动了柳儿芳心。当下说道：“好，我说出来之后，还望大家守秘密才好。”

她又想了一想，才道：“此是日月坞莫大机密，知道的人不会超过十个，像十道指挥那么高地位的人，亦不甚深悉，这便是卓辽公子其实是坞主的亲生骨肉，应该称蓝辽才对。”

这当真是极大的秘密，而由于这一点，管、田二人的失踪之事以及这封怪函都可能是日月坞所为，是以找到一条极有力的线索了。

王元度道：“蓝坞主只有这么一个独生子，怎舍得让他改姓？又投在

别人门下学艺？”

柳儿道：“当初大公子出生之时，他亲舅父因为练的是绝门功夫，一世不能破去童身，定无子嗣，所以向他的妹子蓝夫人索取大公子做他的后嗣。当时坞主及夫人都认为日后定然尚有儿子，便把大公子送给舅老爷了。哪知后来只生了二小姐便不再生育，而大公子出生之时，因坞主深谋远虑，认为不宜把日月坞的仇家牵扯到大公子头上。所以该事十分秘密，几乎无人知道夫人曾经产下一子之事。”

钱万贯颌首道：“蓝坞主果然有过人之智，他这一手不但保存了亲戚的感情，同时又是一着万全之计，那就是纵然他将来日月坞全坞被人杀害，他蓝家的香火仍不断绝，也不愁无人复仇，不过，他若是以这等手段帮助卓辽夺得魁首，便未免太卑鄙了。”

柳儿露出十分不安的神情，长叹一声，道：“我说出这件莫大的秘密，不知有没做错？”

乡老伯十分疼爱这个由他一手搭救培养的少女，当下安慰她道：“你没有做错，我们总会找出一条公平之路。”

钱万贯闭起双眼，从头到尾想了一遍之后，徐徐睁眼道：“这件事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尽这一夜时间，把管、田两位找回来，同时请柳儿姑娘到内宅打听一下，力求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另一条路是就此认命，为了管、田两位的安危。只好依此信之言去做。”

大家都听不出这两条法子有什么道理，钱万贯却很有信心地又说道：“咱们现下尽量休息，等到晚上或者须要出动。柳儿姑娘请依照我的话去做，咱们二更以前再在此会面。”

柳儿当下出去，她上一回虽是失踪过短短时间，但蓝明珠为了不敢让父亲知道蓝芳时有心谋害自己，始终不敢教别人知道。所以柳儿现下恢复了女装，返回内宅，无人查问。

钱万贯向乡老伯王元度说道：“现在一切证据都指向日月坞，使用这等卑鄙手段。但我还有一点想不透的，便是那卓辽的武功深不可测，未必就赢不得元度兄，何须使出这等手段？让咱们一辈子都瞧不起他？再说那日月坞坞主蓝峦也不是如此卑鄙之辈，我与他赌过那一场之后，业已深悉他的为人，绝无差错。此所以我要在这两个时辰之内，动用我百钱庄的力量加以调查。我那些手下若论动手过招不大行，但密查秘事，却比一般的武林好手有效得多了，相信定必可以查出一点端倪。”

他很沉着地离开了，乡老伯和王元度怔了一会，也就依言各自休息。

到了初更已过，乡老伯的房中共有三男一女，钱万贯先向柳儿问道：“你打探出什么消息没有？”

柳儿道：“听说日月坞也有人失踪，但详情无法探悉。”

乡老伯道：“会不会是故意放出这等风声？”

钱万贯道：“若然日月坞有要紧之人失踪，便可以洗刷去不少嫌疑。据晚辈的手下人打探所得，一是蓝大小姐独自离坞而去，似是不告而别。二是这一处地方各路出口都守得严密如铁桶，谁也休想潜逃得出。三是摩天寨的尉迟忻、贺亮、辛立三人，表面上虽是不与任何同道往还，其实时时用各种秘密手段与别人通讯联络，对方行踪极为神秘，好像不止是一路人马。”

乡老伯插嘴道：“摩天寨与不夜岛互通声气之事，我们早就晓得啦！”

钱万贯道：“晚辈得到这个报告之后，便指示手下之人从各方面调查，

发觉他们好像正在进行一件十分重大之事。若然所有的消息都正确不误，则他们策划之事，恐怕要比金鳌大会夺标之举还要重大。因为依照各种资料判断，少说也有数十路人马牵涉在内。单是这数十路人马的人数，就超过二百以上，何况还有些单线或是更高级之人没查探出来。”

乡老伯大感疑惑，道：“除了这金鳌大会之外，还有什么更重大之事呢？”

钱万贯道：“这个庞大而秘密的行动，居然在事先毫无迹象，当真奇怪得很。由此可知此事定有极为高明之人在暗中主持。此人不知是谁，我真想会一会他呢！”

乡老伯道：“反正这事与我们无干，不必理会。倒是管、田二人之事……”

王元度却道：“晚辈个人荣辱得失，其实不必放在心上，可是钱兄查出来的这个巨大行动，不知是不是对武林许多人的图谋，如若真的这样，我们岂能不管？”

乡老伯嘻嘻一笑，道：“你的侠义心肠，诚然很伟大，但你眼下是泥马渡江，自身难保。”

柳儿沉吟道：“若果真有这等秘密而巨大的行动，当然有足以震惊天下的事件。但那会是什么？此处除了金鳌大会的魁首之外，别无可争之物。”

他们也不过是谈了几句，王元度从身上取出一封信，道：“我又接到第二封信函了。”

众人连忙阅看，此函简短如故，只说明日之战不必把次序调换。换言之，只须照旧与束大名放对而不必请求公证人把卓辽的一场提前举行。

这一封函当然含有深意，钱万贯想了一阵，仰天冷笑一声道：“明日卓辽的对手乃是柳昭兄，他若是败在柳昭兄剑下，而后日赢了元度兄的话，他总局只输一场，便成为第一高手。

但若是后日败在元度兄剑下，则元度兄总计只输一场，便轮到元度兄夺得魁首了。总而言之，这金鳌大会的魁首总不出他们两人之一。”

柳儿讶道：“钱相公何以会说卓公子明日会败在柳相公剑下？”

钱万贯道：“卓辽如若不是先败在柳昭兄剑下，而元度兄却输了一场的话，则他与元度兄之间就不能出现最后争霸之局。本来若是他们两人都赢了明日的一场，则最后一天他们皆以全胜姿态相拼，亦是争霸局面，可是这一来，那个只输两场的人便永无机会了。”

柳儿失声道：“只有桃花派的平天虹到目前为止输过两场，其余的人个个都输了三场以上。”

钱万贯颌首道：“不错，他若再赢两场，就是仅输两次的人物。由于他以前是输在卓、王二人手中，此后便无劲敌对手，所以他定必过得这最后两关。”

他忽然牵扯了平天虹，反而使乡老伯王元度都感到不解。

钱万贯看出他们心中之疑，便解释道：“假使最后一局元度兄你与卓辽言和的话，按规定等于各败一场，如此你们每人都输过两场，与平天虹相同，则三人必须再行拼斗，而这一回平天虹或者会击败你们呢！”

乡老伯道：“平天虹有这等本事么？我第一个不信。”

钱万贯笑道：“假使王、卓二人都不得不在暗中让招，他当然能够赢啦！”

这一来局势明显得多，那就是卓辽目前还是嫌疑最大之人，但假使局势发展到共有三人各败两场，须得再行决赛之时，平天虹就大有嫌疑了。

柳儿直到此刻才愁怀略开，因为她一听出好像日月坞正与这一批英雄侠士对敌，她就变得六神无主，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钱万贯望一望天色，自言自语道：“二更已过，应该出动了。”但他却没有一点行动之意，反而垂下头默默寻思。

过了片刻，他才说道：“柳儿姑娘不便出面，请回去休息吧！”

柳儿只好告辞去了，房中只剩下三人，钱万贯说出他拟妥的办法，当下分作两路进行，一是乡老伯率领王元度，另一路则由钱万贯独自行事。

乡老伯和王元度先出发，到了院中，乡老伯命王元度打头阵，他老人家随后躡迹而至，免得走在一块，容易被人发现。

王元度自个儿跃过长廊，飘越对面的墙头。他准备用这个方式横越过五重院落到达内外宅分界之处。他已晓得这五重院落虽然住得有人，但均是日月坞的人马。而蓝峦拨给王元度他们一千人居住的跨院，已经是所有宾馆中最靠近的一幢了，是故绝无外人会经过他们的居处。正因地势如此，管中流乃是被日月坞之人施以暗算劫走的可能性大为增加。

王元度以极轻灵身法，迅即越过一重院落，接着跃过一道高墙，横跨长廊，再飘落另一座院落之中。

四下毫无异状，居然没有发觉日月坞守卫巡逻之人，于是继续向前疾移，瞬息间又连越两院，到达最后一重院落。过了此院，就踏入内宅范围。

他刚刚往院中一落，对面墙角便闪出一道人影，冷冷道：“来人止步。”

王元度眼见对方已把自己瞧得清楚，倒不好强图。便凝身屹立，双目炯炯盯住对方。

拦路之人长得甚是矮瘦，虽是黑夜当中，仍可以瞧出他发色焦黄。王元度认得此人正是日月坞十道指挥之一，姓燕名扬，以轻功称绝一时。前此曾与乡老伯较量过，果然极为了得。

燕扬冷笑道：“王兄明日还须上台争战，此刻还不休息，竟又闯到此地，不知有何贵干？”

王元度抱拳道：“兄弟本来不敢如此失礼，既然这样做了，自然大有道理，目下恕难奉告。”说话之间，游目四瞧，查看还有别人潜伏在则没有。

那拂云指挥燕扬冷冷道：“你虽然不肯说出来意，但兄弟却猜得几分，是不是找寻什么人？”

王元度忖道：“这话有数种解释之多，一是指我游目四看而作些猜测。二是暗暗说我去找蓝明珠。三是明知我访查管大哥的下落……”一时之间，测不透对方到底是指哪一样而言。

但他迅即判断是第三个可能，因为他们早先商议过，若然日月坞特别戒备己方这一帮人马的话，分明是暗藏祸心，故而严加监视。

不过这还需证实一下，于是道：“燕指挥的猜测待会儿才奉复。在下却有疑问横梗于心，不能不说。那就是在下自问行动极为迅速隐秘，何以燕指挥却好像早已晓得，特意在此地等候一般？”

燕扬得意地仰天一笑，道：“你才跃出居处，本道已接报告了，此事有何希奇？”

王元度证实了对方果然严密监视己方动态，无疑曾经绑架管中流，顿时怒从心起，恶向胆生。一伸手长剑出鞘，忖道：“我也生擒他们几个重要

人物回去，瞧他们怎么办？”

他一欺身已迫近燕扬，沉声道：“在下甚愿向燕指挥领教几手。”

燕扬一看他拔剑出鞘，赶紧也亮长刀，还乘隙伸手摸一摸腰间五只独门暗器燕尾镖，当下应道：“王兄的气焰，敢情专门找到兄弟头上来的？”

王元度道：“不错，在下不自量力，有意扣下尊驾，不过今晚瞧来很难无声无息地把你带走了。”

他说的乃是心中真实想法，但落在对方耳中，却别有会意。燕扬怒火上升，一则因对方居然想拿下自己而气忿；二则照他这样说法，以前失踪了人无疑是他们所为。

他长刀一挥，倏忽间已从王元度身边掠过，刀尖隐隐威胁他背后大穴。口中一面说道：“那你就试试看。”说这话时，由于王元度身躯转动，他也随之忽前忽后的进退，以致一句话变成从数处方位发出。

王元度早就提防到他的轻功，这刻见他如此了得，那长刀尖锋上的寒气一直笼罩着背后请穴，也不由得一凛，忖道：“若是以前碰上此人，只怕不能脱身了。”

转念之际，身形连摇几下，脚步忽左忽右，施展出天下无双的修迷密步，居然与他变成面面相对之势。

燕扬大吃一惊，长刀径向他面门劈出，王元度剑光疾闪，连削带打，反而把他圈在剑光之内。

王元度在擂台上露过许多次身手，燕扬不是没有见过。但殊不料他的剑法如此奇奥，内力如此深厚，比之在台下观战又大不相同。这刻但觉长刀被敌人内力黏吸得不大灵活，五招不到，已落在下风。

他左手已取出一只燕尾镖，俟机发出。但他还是不甘心这般轻易在刀招上认输，暗暗提聚起十成真力，一招寒雨飞箭，当的一响，刀剑相触。王元度剑势微滞，燕扬乘机展开身形，滴溜溜绕敌而奔，长刀连连劈出。

他们那一招硬拼之下，王元度只是剑势受阻而已，燕扬感到腕臂都微微麻木。因此他虽是展开迅快抢攻手法，霎时之间，已从四方八面劈出许多刀。

但其实他心中已当真服气认输，不作从刀招上夺胜之想，而是打算施展腰际的五只燕尾镖，制敌取胜。

他刀势快如电闪云飘，极是骇人。可是王元度只须脚步路错，虎躯微移，便一一化解。

燕扬刷地倒纵开两丈，抖手一镖激射出去。莫看此举毫不出奇，其实却极是上乘奇奥，等闲高手都接不住这一镖。

这是因为他退纵之时，有一定的方位角度，对方在当时的形势，实在很难防御得住这电掣射到的暗器。

故此他昔年到江湖闯荡，单是这燕尾五镖，就未曾逢过敌手。

却说那燕扬的燕尾镖才一出手，忽见敌人身形早一步转到别的方位上。这一来那枚燕尾镖就失去效用，毫无威胁。

而王元度却侧攻而上，长剑划出一道精芒寒电，去势之快，剑法之奇，令人全然料想不到。

燕扬哪知这一招已是王元度全身武功精华之所聚，只因他在这一招之中，已同时使出两种绝世奇功，一是他师门剑法绝学少阳剑法，这套剑法经过当代宗师乡老伯修改，从三十六招变成二十四招，端的每一招都具有追魂

夺魄的威力，精妙无匹。另一宗绝学便是他义父云丘老人所传的修迷密步，王元度不久以前修习这一门绝艺之时，所受的险阻痛苦，绝非旁人所能忍受的。

因是之故，燕扬的燕尾五镖，虽是罕见的绝技，却难不住王元度。这一刻吃他猛然反攻，顿感无从招架之苦。

说得迟，那时快，王元度的剑光呛一声，荡开了长刀，一缕森森寒气，已侵到他咽喉要害。

一条人影迅急从墙上冲下来，落在燕扬身边，却已来不及援救。但见精芒闪耀的长剑，已送到燕扬喉头，燕扬双目一闭，等候死神降临。

王元度虎目一扫，瞧见来人乃是日月坞十道总指挥李公衡，健腕一叫劲，硬生生煞住长剑吐出之势。

剑尖离那燕场只有黍米之隔，只差那么一点点就刺中了。

他冷笑一声：“李总指挥慢了一步现身啦，眼下燕指挥的生死已在我掌握之中，你还是劝一劝他听我的话行事为妙。”

李公衡道：“王大侠可曾考虑到大会除名的后果么？你眼看就快争得宝座，何苦糟蹋了这平生仅得一次的机会？”

王元度虎目中射出凛凛光芒，道：“在下视富贵功名如尘土，义之所在，绝不反顾，你还是劝他听话的好。”

李公衡极是老练精明，一望而知此人说得出做得到，可就不敢多说，大声道：“燕兄不可违背他的话，此是本座之令。”

王元度哼一声，道：“这才像个光棍，燕指挥你缓缓掉转身躯。”

燕扬不敢不从，徐徐掉转身躯。王元度突然一指点出，他微吭了一声，顿时僵立不动。

王元度迅即移转剑尖指住李公衡，冷冷道：“现在轮到李兄了，在下若能把你擒下，一切都可解决了。”

李公衡一举手掣出双笔，朗声一笑，道：“说得不错，你老兄只要能把本座生擒活捉了去，自然一切都可以解决啦！”

他说话之时，怒火上冲，只因他成名多年，昔日纵横江湖，武功既强，手底又辣，乃是人见人怕的厉害人物。但今宵却想不到对方竟有生擒活捉他的野心，教他焉得不怒。

不过他却丝毫不敢大意，只因这王元度力斗南阿洪、屠望等魔头之时，他曾经见识过他的精奥剑法，目下李公衡自忖唯有仗着修为日久，功力较他深厚，以及这一对钢笔内暗藏的两支小笔，可以制敌取胜。

他外号称为子母神笔，便因他一对钢笔之内都暗藏得有一支小笔，如母之怀子。而他这一对子笔，却是利用母笔挥动之势，暗以内劲送出伤敌，并非凭仗弹簧之力。此是他矜惜身份声名，才不肯利用弹簧发射暗器，说起来当得英雄所为的赞语。

他为了避免失手误伤僵立不动的燕扬，便一撩长衫，斜走两文，冷冷道：“到这边动手吧，王兄如若擒下本座，绝不会有人解救燕兄。”

王元度大为心折，道：“李总指挥不愧是成名的英雄人物，气度果是与众不同。”

那座院落宽大得很，尽够他们盘旋激斗。

王元度不用考虑对方另派人手弄走燕扬之事，跟踪向李公衡迫去，一心一意驭剑窥伺敌人可乘之机。

双方盘旋了四五个圈子，王元度忖道：“今晚的形势只利于速战速决，已不能从容伺敌了。”当即挺剑进击，一招寒原落鹰，剑势疾取对方中下盘。

这一剑不但甚是辛辣，而且后着变化甚多，使人无从捉摸。

李公衡多年以来，罕得逢到这等对手，此时反而激起昂扬的斗志，精神大振。双笔一展，身形侧旋，宛如大鹏展翼般横扫。

这一招，不但破解敌人剑招威胁，同时又具反击之力，果然是当代高手的气象。

王元度一向遇强则强，这时剑光乍敛即涨，疾向敌人钢笔劈去。

呛的大响一声，双方各个震退一步，原来他们在这一招中暗斗腕力内劲，竟然不分高下。

王元度才退便进，一招揽月抚星，剑尖迅攻敌人面门要害。

李公衡喝一声好剑法，双笔齐飞，一护面门，一截敌腕。果然迫得王元度侧闪开去，不然的话，笔尖划中了敌腕，王元度便须废去一臂。

王元度连番徒劳无功，反而激起万丈雄心豪情，长笑一声，振腕抖出六七道剑光，欺身迫攻。

那李公衡也展开双笔精妙招数，反击过去。

双方以细腻迅巧手法肉搏激斗，凶险百出，动辄便有溅血丧命之祸。但战局中的两人全然不曾顾及生死之事，越战越见激烈。

这一场生死肉搏，当真是武林罕见之战，看看已斗了五十招以上，双方的兵刃上都贯足了内劲，是以四下气流旋荡，风声呼呼，但两人手中的招数却越来越慢，竟是渐渐拼斗上内力之象。

要知像他们这等高手争战，只要有一招一式火候未足，或是招式用老了一点，顿时便有丧命之险。

这正是差以毫厘，谬以千里，因为他们的招式俱是恰到好处，绝不能有半分差错。

那李公衡固然是数十载精修苦练，双笔招式流畅圆滑之极。便那王元度亦是自小练剑，每一招一式都显示出千锤百练之功。

是以他们斗得越久，便越发扣人心弦。

突然间有几条人影从四方八面纵落院中，转眼间火光大作，原来有四名绿衣大汉分立四角，各个点燃一支火炬，把院落照得亮如白昼。除了这四人之外，尚有一个黑衫老者，现身于院中。

这黑衫老者面色沉寒如水，细长的眼中寒光闪射，薄薄的嘴唇紧紧抿合，一望而知此人性情怪僻冷酷，不爱开口。

他背负着双手站在墙根，凝望着院中的恶斗，面上虽是没有表情，但眼中光芒不时闪动，显然这一场龙争虎斗，使这个严峻的高手心情也大为波动。

王元度一直都未用过整套少阳剑法，这刻看看势色不对，因为李公衡内力越战越强，加以阅历丰富，久经战阵，双笔的招数灵动变化，每能因时制宜，发挥莫大的威力。

反观王元度在这两点都不如对方，全靠剑法神奇，步法奥妙才能履险如夷。

但这可不是长久之计，尤其是敌方多人现身。如若猝然插手夹攻，实是极难防范。当下手法一变，从头施展出二十四路少阳剑法，根本不管对方双笔来路，一径挥剑出击。

五招才过，李公衡已感到敌人剑上威力大增，已经找不出丝毫可以反攻的机会。这等只有捱打的局面，自然无法持久，他顿时大为惊凛，心念一转，当机立断，左手笔一招清风送爽，疾点出去，顺势发出那支子笔。铮铮两声过处，子母两笔皆被敌剑光幕所阻。

但李公衡这子母两笔的威力非同小可，王元度的剑势也不由为之一滞。

李公衡见机而退，刷地跃出剑圈之外，双笔交叉一击，发出响亮震耳的金铁交鸣之声。

他喝道：“王元度且等一等。”

王元度微微一笑，晓得他尝到自己这一套无懈可击的剑法的滋味，已萌退志，堤以压剑凝身不动，问道：“李总指挥有何见教？”

李公衡道：“你虽是夜闯此处，行踪可疑。但尚不算得是死罪，因此本座若然放手一拼，以致你明日不能上台，亦难向天下英雄交待。”

王元度点头道：“李总指挥所虑甚是。”

李公衡接下去道：“是以本座决定退下，请关院主出手。假如王兄竟把关院主击败了，要带走燕扬兄的话，本座绝不出头干涉。”

王元度道：“如此很公平干脆，在下便请关院主指教。”

关大坚举步走过来，一言不发，双目炯炯地凝视着这个震动武林的后起高手。

他已观看过对方剑术，知道这位少年英侠身手实是不凡之极，几乎是他平生以来遭逢的最厉害的敌手，故此他不敢有丝毫大意，一早就运聚好功力，准备出手。他又深知自己在日月坞的身份极尊，假如今晚败于这少年手下，日月坞就算是栽了。

这时一名绿衣大汉奔过来，他双手提着一件兵器，却是一柄六尺长的五齿银耙，连耙柄也是银光闪耀，是以一望而知份量极沉。

关大坚一手接过，那名手下迅即退开。关大坚单手执耙挥动一下，劲风呼呼，显示出膂力及内劲都强绝一时。

王元度抱剑行了一礼，道：“关院主想必多年不曾动用过兵器，今宵居然取用，实在很瞧得起在下，请！”

关大坚直到此刻才简短的说一声请，迈步盘旋，手中五齿银耙斜斜举起，遥罩对方头顶要害。

王元度不敢失去机先，免得被对方施开强攻硬打之术，控制住局势。当下剑诀一领，剑走轻灵，光芒电掣向他中盘攻去。

他自从练成了修迷密步，不但内力深厚，同时身法也神速得多。是以这一剑刺出，恍如电闪云飘，平空增加了不少威力。

关大坚嘿地短叱一声，身形左旋，银耙右扫，直有大开大阖横扫千军之威势。

在一旁观战的李公衡，不禁微微失色，忖道：“我以前曾经数次见到关院主出手，但似乎远不及今日之沉雄劲厉，可见得近二十年来，他的武功大有进境，果然当得起院主之座。”

王元度一招八骏雄飞，身躯与长剑化一字形直向敌人攻去，这一招不但攻势凌厉，同时又能避开敌人一招之威。

果然一股强劲无俦的风力从他胸腹之下扫过，眼看那关大坚也不得不借这银耙荡去之势跃开，当下岂肯放过这等机会，真气疾坠丹田，双脚一沉，点落地面，剑光飞洒而出，一口气攻了六七招之多。

关大坚急切之间，竟缓不出手反击敌人，但他当真功力深厚之极，挥耙拆解，间中也腾出一只手帮忙，竟也不显得如何困难。

王元度面逢这等平生仅见的强敌，斗志更旺，手中长剑使出了十成功力，施展出二十四招少阳剑法。

但见剑光潮涌而生，没有一招一式不是奇奥莫测又平实圆融，正是所谓有凌云驾虹之势，而无楼冰剪彩之痕。

关大坚面色沉寒如故，掌耙并用，逐招拆解，不知不觉已破拆了二十招之多，仍是难分高下之局。

王元度已把少阳剑法使了二十招之多，仍然占不到丝毫上风，若是换了别人，定必暗感气馁，因为旁人眼见自己压箱底的绝艺，已快用完，还不能收效，定有无以为继之惧。但王元度却反而雄心更奋，内力越强。

但见剑光大盛，接下去把余下的四招次第使出。

这四招终于把铁面魔君关大坚迫退了二步之多，而且更使人惊心动魄的是，王元度再次从头使出少阳剑法，关大坚竟无法趁机反击，依然须得逐式拆解。

李公衡心中连连喝彩不迭，他一方面惊叹王元度这一套剑法的神妙，另一方面又大是佩服关大坚的沉着和武功高强。这两人几乎每一招都值得大声喝彩，确是武林中罕见的拼斗场面。

看看又斗了二十余招，王元度已感到对方内力越战越强，心知只要自己有一招失机，顿时就保不住这等均衡之势。

因此之故，如欲取胜，非得有出奇的手法不可。

李公衡这时也就瞧出王元度全仗剑术精奇，弥补了功力之不足，因此假使关大坚稳扎稳打，不贪功躁进的话，一两百招之后，定可取胜无疑。

他唯一放心不下的便是深知关大坚虽是冷面沉默之人，其实性情凶暴，有如姜桂之性，老而弥辣。就怕他忍耐不住，贪功躁进，以致中了对方面圈套而落败。

他颇想出言点醒关大坚，但这样做法未免有失身份。正在迟疑之时，陡然一道人影掠落院中，火把之下瞧得分明，敢情是二小姐蓝明珠。

她手中拿着一只金光灿然的仙人掌，直向战圈中扑去。

这一招直把李公衡骇出满身大汗，只因他深知激战中的两人业已使出全力，双方兵刃上的内力都强大无比。同时他们这刻谁也不会分心瞧着来人是谁。

因此她这一扑入圈中，随便碰上哪一件兵刃也得当场溅血。这自然是因为李公衡深知明珠武功的深浅，才晓得其中的危机。

但见蓝明珠迅若飘风般撞入战圈之中，仙人掌往两件兵器上砸落。

呛的一声，人影倏然分开。李公衡眼力何等高明，早就瞧出那蓝明珠居然一招把那两人同时震退两步。

此事实令人难以置信，关大坚森冷的目光掠过蓝明珠，不由脱口惊噫一声道：“是你？”

王元度也讶道：“二小姐好俊的手法，在下佩服之极。”

他们本来已互呼名字，但目下当着别人，王元度便不敢轻率妄叫。

蓝明珠向关大坚赧衿行礼，道：“关伯伯请怨我打扰之罪，我实在有几句话不得不说。”

关大坚见她如此厉害了得，纵想不答应也是不行，何况他亦没有不答

应的必要，当下颌首同意了。

蓝明珠向王元度说道：“你本是磊落光明之士，今宵夜闯此处，想必定有理由，而这个理由也不该不敢公开的，对不对？”

王元度道：“当然可以公开啦！在下是因为盟兄管中流和田不恭突告失踪，已达数日之久，故此决意亲自查看。”

蓝明珠微微一笑，道：“你便是因兄弟朋友失踪，所以才想把燕指挥弄走么？”

王元度道：“不错，在下也想有个人质在手。”

蓝明珠又道：“但敝坞也有几个重要人物失踪，若然本坞也像你的想法一样，去弄些人质押在手中，只怕登时天翻地覆了。”

王元度讶道：“贵坞也有人失了踪？”

李公衡一瞧晓得王元度并非作伪，当即步出院中。

明珠向王元度含笑颌首为礼，又向关大坚说一声：“我告退啦！”便迅即离开此地。

李公衡走到关大坚身边，迅快说了几句话，关大坚点点头，他才向王元度说道：“王兄的为人，本座相当了解，所以王兄既不知敝坞有人失踪，本座深信不疑。只不知我们的话，王兄相信不相信？”

王元度拱拱手，道：“你们两位都是名重一代的人物，说的话当然可信。”

李公衡道：“王兄好说了，既蒙见信，那就奉告王兄一声，管中流和田不恭道长的失踪与敝坞全无相干，只不知王兄何以会怀疑到敝坞头上？王兄如肯坦白赐告内情，敝坞感激不尽。”

这人不愧是足智多谋的老江湖，霎时间已抓到要点，问到节骨眼上。

王元度迟疑了一下，这才纳剑入鞘，举步走到他们面前，低声道：“在下接到警告信，要我连败两场。”

这消息竟使得一向沉默的铁面魔君关大坚也大为动容，口中轻啊一声。

李公衡骇然道：“竟然有这等事，这倒不可不追究一下了。”

他立刻派一个手下去通知蓝峦前来，一面向王元度说道：“本座敢请王兄到隔院的一间静室与敝坞主晤面，仔细谈一谈此行，保证全无恶意。”

王元度笑道：“能得拜见蓝坞主，自是最好不过。”

三人移步到隔壁院落，那间静室的门帘已挑起，透射出辉煌的灯光。

他们进去之后，转眼间蓝峦便赶到，双方见过礼落坐，李公衡迅即将王元度接到警告函之事说出。

蓝峦也大为动容，问道：“若然王兄两场皆败，那便是卓辽得胜了。”

王元度在这等场合之中丝毫不退让，立即说道：“据在下所知，卓辽乃是坞主的内侄，份属至亲，在下可就不能不怀疑到坞主了。”他虎目中射出机智的光芒，在对方三人面上转来转去，察看他们的反应。

蓝峦沉声道：“王兄好灵通的消息，不错，卓辽与本人关系甚深。”

他略一停顿，锐利的目光在王元度面上打个转，这才下了决心，又道：“本人深信王兄乃是君子之人，所以不妨坦白奉告，那就是卓辽名义上虽然是本人的内侄，其实乃是本人的亲生骨肉。”

王元度万想不到对方竟把这等秘密也说了出来，如此的信任自己，不由得泛起感激之心。

他本已晓得这件秘密，只不过当时没有说出来而已。因为若是指明此

事，则蓝恋查究之下，定会查出是柳儿泄露。

蓝恋又道：“老实说，本人自然想卓辽夺得魁首，但若然不是凭真本事夺魁的话，连我也瞧不起他。因此敝坞绝对不肯用卑鄙手段威胁王兄。”

王元度道：“坞主之言，在下深信不疑，既是如此。在下便向别的方面追查。”

蓝恋沉吟道：“这件事真奇怪，谁会费这么大的手脚而使卓辽夺魁，行事之人能得到什么好处？”

李公衡道：“会不会有人想收罗卓公子，故此布下这个圈套？”

蓝恋摇摇头，道：“大凡是老练多谋之士，一定不肯用这等手段去收买一个年轻自傲之人。”

王元度暗暗佩服蓝恋的眼光见识，当下道：“据钱万贯兄的推测，很可能再发生变化，譬喻卓兄也连输两场，则有三人同分，那人便是平天虹。”

李公衡道：“但你若连输两场，卓公子怎会也输两场？啊呀，原来如此，假如你们言和的话，就变成各输一场了，那位钱兄真不愧足智多谋，心细如发之士，竟能够想得到这一点。”

蓝恋沉吟了好一阵，道：“这一帮神秘的敌人，若然晓得阿辽与本人的关系，便一定是芳时泄露无疑，只因这件秘密，在本坞中，除了她们姊妹之外，便只有三位院主和李兄四位晓得。哼，哼，假如阿辽也接到密函威胁，而是利用那四位指挥的生命来威胁的话，我们只须捉拿到芳时那丫头便行啦！”

王元度想起了蓝芳时，心中甚是替她难过，但他可不敢保证她不会做出这等事。

李公衡道：“卓公子至今尚未向坞主报告。想必没有接到这等威胁信。”

蓝恋摇摇头，道：“这可说不定，他或者认为不跟我商量，还要好些，他只须到时输了，谁还能怪他。”

王元度听了，不由得肃然起敬，心想卓辽定必是个多情血性之人，他父亲才会这样推测。

蓝恋接着又道：“不论他有没有接到威胁信，反正这件事，一定是对付敝坞的仇家所为。他们故意制造出问题，引起纷乱，他们便可以在暗中进行对付敝坞的行动。其时大家都注视着金鳌大会的纠纷，同时亦能使我们分散心神和力量，这真是极厉害的毒招，天地间只有两人能想得到这种计谋，一是嘉鱼的宣隐先生，另一个就是姜石公了。”

在座之人都微微一愣，因为这两个人都极负盛名，宣隐是称为天下第一智者，凡是有任何疑问古怪的问题，他都愿意解答，故此不少人知道他的声名。而王元度与他关系甚深，深知他当真有神鬼莫测的玄机，所以一听到蓝恋提到他和另外一人，不觉一愣，心想那姜石公竟能与宣隐前辈相提并论，当然也是十分高明之士。

李公衡却道：“宣先生是不必提了，姜石公乃是当今势力最大的一元教的军师，这二十年来，罕得在江湖上露面，亦鲜为人知，他竟会牵涉到这等恩怨之中么？”

王元度听到了一元教之名，登时俱然而惊，暗想那一元教势力极是强大，据说网罗了不少奇人异士，若然姜石公是此教的军师，那就无怪可以与宣隐相提并论了。

蓝恋缓缓道：“宣隐先生乃是真正的高人逸士，三十余年足不出户，绝

计不会加入侵害本坞的漩涡中。但那姜石公不然，有一件事，我一直隐藏在心中，只时时叫你们注意一元教的行动，却没有道出其故。现在不妨说出，那就是这姜石公二十年前曾经侵犯过本坞，其时李兄你恰在外头，故此毫无所知，姜石公那一次率了五名黑道高手，要参观本坞的金井银穴，如若我不答应，就须付他六十万两。那一次我只邀了内弟卓兀与我暗中押阵，独自去会他们，一见面我就出手，连败他们五人。姜石公竟不敢教他们联手围攻，因为他以为我必定早有布置，当下言明此仇当在二十年后还报，便狼狈而逃。现在正是二十年之期已届，所以我敢打赌，定是姜石公摆布的阴谋。”

这番话，乍听没有什么破绽，其实却大有疑问。试想这等厉害的仇家，蓝峦怎会一直不告诉李公衡？其次若然只是这等小小过节，姜石公何须订下二十年如此长久之约，又怎会到了二十年后，当真不忘报复？

事实上是，姜石公那一次失败时，死了不少人，其中有一个是他的弟弟，而且那次日月坞是精锐全出，姜石公全靠诡计多端，早有布置，才杀出重围，逃得一命。

蓝峦所以这么说出，自然大有作用。第一是假借李公衡不知此事而说出来，好教王元度听去。第二是他深知王元度乃是公正磊落之士，若然说出那一次曾经杀害多人，他一定很不满自己所为。

而他最大的用心，是看准了王元度这股力量强大无比，如若得他帮助，定能击败仇家，保存了日月坞。李公衡早就明白他的心意，才拿话来点引他，好让他说出姜石公之事。

若论这等心计机诈，王元度当然远比不上蓝峦、李公衡等人，加以蓝峦所叙述的昔年恩怨，表面上与他王元度全然扯不上干系，所以深信不疑，再没有细究的必要。

蓝峦又道：“若是那姜石公的主意，恐怕一元教已投入这一场恩怨是非之中了，不过……”

他面色一沉，语气中增加了无限坚强自信之意，接着说道：“不过若然单是一元教的话，他们纵是倾其全力，也未必强得过敝坞的实力，何况敝坞尚有地势之险可凭。”

李公衡道：“恕属下大胆插嘴，这次那姜石公定然不仅以一元教之力，便来向本坞寻仇。属下深认为不论在人力或地势方面，俱不足恃，必须想出好法子，使敌人完全料想不到才行。”

蓝峦心知这话是故意说给王元度听的，当下诈作惊讶地道：“李兄这话怎说？”

李公衡道：“在人力方面，姜石公如此狡滑多智深谋远虑之人，当然直得明明白白，有把握压倒本坞，才敢动手。其次说到地势方面，属下深信对方手中，定有本坞的详图，一木一石，全都了若指掌，此所以地势之险，亦不足凭。”

蓝峦道：“本坞向有险秘之称，谁能绘下祥图？”

李公衡道：“坞主难道忘记了那位乡老伯的神通？本坞在他老人家眼中，简直有如康庄大道。”

王元度道：“总指挥竟是疑及老人家了？”

声音之中，透出不悦之意。他深知乡老伯即是当代宗师宣翔，乃是孤傲冷峭之人，从不与任何人交往。一元教在江湖上虽然声势浩大，人人忌惮，但绝计不会放在乡老伯眼中，他老人家亦绝不会与他们结交。

李公衡忙道：“敝座并无此意，只不过指出敝坞亦不能阻得住天下高人。不过像乡老伯这等身手的，可说是当世无两，再也找不出一个了。所以唯一能绘制全坞详图的人，定必是本坞中地位相当的人物。”

蓝峦眼中射出严厉的光芒，向王元度点头道：“不错，敝坞定必有了通敌的叛徒，敝坞主不便亲口说出而已。”

从不开口的关大坚浓眉一皱，杀气腾腾，冷冷道：“查出来了没有？”

蓝峦道：“这个叛徒不但地位甚高，而且必是足智多谋，擅长掩饰叛逆之人，实在不容易查出来。”

王元度听到此处，心头有点明白，忖道：“不管怎样说，他若然想拜托我帮助他们暗查叛徒，我可不能答应。”

这个想法并非无稽，只因向来是家贼难防，倘若出了内奸，倒不如请托外人暗防更为有效。

蓝峦起身道：“这些问题暂且按下不提，我陪王兄去找阿辽，瞧瞧他是否收到恐吓信，再者介绍你们相识，希望王兄在擂台上与他对面之时，略留几分情面，不要让他尸横台上，那就好了。”

其实蓝峦心中有数，晓得卓辽有杀死王元度之意，此是卓辽昨日亲口告诉他的，说是大姐蓝芳时嘱他这么做。如不是蓝芳时失了踪，他绝不会告诉父亲。

当下两人一同离开，穿过许多寂静黑暗的廊院，到了一个小偏院中。

蓝峦扣门低声叫道：“阿辽……阿辽……”

房中灯火很快拨亮，接着房门打开，正是高大壮健的卓辽起身开门。他一见父亲与王元度深夜前来，初时掠过惊讶之色，但旋即消失，请他们进来。

蓝峦说道：“为父已把你我的关系告知王兄，他是武林中的真君子，不会向外宣泄。还有就是他接到一封信。”

卓辽道：“儿子也接到一封怪信。”

蓝峦道：“信内用什么人威胁你、”卓辽道：“用田不恭道长的性命。”

王元度不觉啊了一声，蓝峦也舒一口气，原来他们都是为了蓝芳时没有透露秘密，而大大放下心事。

蓝峦随即皱起眉头，道：“你竟没有告诉我？”

卓辽垂头道：“此事诚然十分重要，但儿子自问可以应付，是以不曾向爹爹禀告。”

蓝峦道：“好吧，你老实告诉我，你明日那一场打算怎么办？”

卓辽迟疑了一下，才道：“不敢隐瞒爹爹，儿子打算依照信上的话，落败认输。”

蓝峦哼了一声，道：“我记得你哪一方面都跟峨嵋乐天子攀扯不上渊源，何须受敌人威胁？”

卓辽道：“田道兄与儿子肝胆相交，为时虽暂，但相知甚深，儿子为了这个好朋友，何惜放弃区区浮名虚誉？”

蓝峦心下甚怒，但转眼瞧见王元度满面俱是钦敬之色，念头一转，忍住心中怒意，道：“为父尽今夜的时间，瞧瞧能不能解决此事。”

他目光移到王元度面上，又道：“当然连管中流大侠一起算在内，能够发现田道长的话，管大侠也必定同时寻获。我看你们都安心休息，以免明日上台时没有精神。”

王元度一想兹事体大，敌人的势力甚强，自己纵是尽一夜之力，亦未必能够发现线索。

况且如若此刻坚持再行搜索，显然是表示不信任蓝峦。于是点头称是，遂与卓辽别过，返回居处。

这一夜，钱万贯及乡老伯都没有回来，天明之时，他们才悄然而返。王元度这才放心，因为假如这两人亦被敌人掳劫去了的话，那么这一帮敌人，简直强大得无法抗御了。他们的神情一如平常，谁也瞧不出他们曾经彻底追查管、田二人失踪之事。倒是王元度有点不大安心的神态，使得阿闪万分着急起来。

这几天，管中流的失踪，虽然人人焦急，但她却反而平静如常，原来这是因为她亲眼见过管中流的师父宣翔，晓得宣翔脾气古怪，想必就是他老人家硬迫着管中流离开而又不许他告知别人，管中流自然非遵从师命不可，才会突然失踪。

现下一见王元度略有失常之态，她深知王元度最重情义，可见得一定是为了管中流而失去常态。

她觑个机会，一把抓住王元度，道：“管中流呢？”

王元度就是怕她询问，一急之下，反问道：“我以为你晓得他的下落，这几天才安详如常，怎的反过来问我？”

阿闪那双美丽的眼睛连眨几下，才道：“你至今没得到他的消息？”

王元度平生对朋友不肯打诳，只好道：“昨夜倒是有一点关于他的消息，便是得知他落在一帮神秘人物的手上，不过目前尚无危险。”

阿闪道：“是哪一帮人物？你总查得出一点线索吧！或者是你怀疑什么人干的？快告诉我。”

王元度可就不敢鲁莽了，道：“假如我把心中所想的说出来，你却不得独自行动。”

阿闪道：“使得，你快说吧！”

王元度道：“根据一些迹象，好像是一元教的军师姜石公是首脑主谋，详情目下尚不得而知。”

阿闪点点头，没有做声。此时已用过早餐之时，大家都涌出广场，王元度等人不能久留，也随众出去。

上台之际，乡老伯才向他道：“看来你今日只好暂败一场了。不过若是能够赶得及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明日的一战，才是关键所在。”

他们上台之后，乡老伯便向不用上台的羊武、阿闪和柳儿说道：“你们且在此处观战，我老人家有点事。”

阿闪嘴一撇，道：“我和柳儿也有事。”

乡老伯讶道：“你们有什么事？”

阿闪道：“我认得一元教的姜石公，找他要人去。”

乡老伯更加惊讶，道：“这厮向来隐秘之极，世上认识他的人没有几个，你一个女娃娃，怎会认得他呢？”

阿闪皱一下鼻子，傲然道：“所以您以后可别看轻女孩子，总之，我能认得出他。”

乡老伯一想自己是请不如激，若是求她说出，也许须被她要挟，或是多费许多唇舌，当下道：“你别吹牛了，我绝难相信你曾经见过这个以隐秘著名的人物。”

阿闪果然受激不过，立刻揭出底牌，道：“姜石公以前曾经到过我们冥鼓宫，住了好几天才走，我怎会认不出他呢？”

乡老伯不禁动容，道：“这厮真了不起，他为一元教网罗人才，竟连冥鼓宫也去过了，那么你师父长春女怎样答复他？”

阿闪道：“家师如何决定，我可就不知道了，不过瞧他离开之时，显得有点无精打采的样子，想是家师拒绝帮他的忙。”

乡老伯道：“眼下这广场中，麇集了二三千人之多，你如何能在这等人山人海，找出姜石公呢？”

阿闪想道：“是啊，但这也是没有法子之事，只好尽力找找看了。”

乡老伯道：“我老人家倒是有个法子，或者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你现在立刻返回房中换上男装，再出来见我。”

阿闪还待追问这办法，柳儿推她道：“姊姊快去换衣吧，别耽搁时间了，反正你换好衣服出来时，乡老伯自会让你晓得。”

她们迅即离开广场，有柳儿的帮忙，阿闪很快就改易为男装出来。乡老伯在出口处等候她们，当下带她们沿着高墙而走，到了当中之处。

乡老伯这才说道：“柳儿在这处不动，我和阿闪跃到墙上一同坐着观战。”

阿闪心下迷糊，但也不多问。两人往上一拔，都坐在墙顶上。

若说观战，从这儿到擂台，足足相隔几十丈远，台上之人显得甚小，面目根本就分辨不出。

乡老伯道：“你现下还是纯阴之体，所以我老人家可以施展一种功夫，将我的功力借给你用。那时你简直成了千里眼，凡是面向这一边的人，不论远近，都可以瞧个清楚。”

阿闪这才明白，举目打量一下四面形势，但见这座广场三面是正式的屋宇，都以一道高墙隔住，另一面是河水，但亦有一排高敞竹棚。也就是说，这个法子可以顺序使用，反正只要查视的地方高过擂台，视线可以越过擂台而落在现战的群雄面上就行了。这法子既迅速，又周密。

乡老伯又道：“假如你不是扮作男装，和我一道坐在墙上，一定十分惹人注目。”

说时，伸掌按在她背后，顿时一股热流，从掌心传入她经脉之内。

阿闪依照乡老伯所授的法子，调元运息，功聚双目，睁开望去，果然奇事发生，敢情那擂台上众人的面目，瞧得十分真切，如在眼前。

她的目光越过擂台，先看第一排的人，接着是第二排第三排，如此逐一望去，却也花费不少时间。

她忽然大喜叫道：“我瞧见他了，瞧见他了，还是几年前那副装束，淡青色的长袍，纶巾羽扇……”

乡老伯道：“他在第几排第几个？”

声音甚是微弱，果然像是把功力都借给阿闪似的。

阿闪道：“第十排左边数起，第三十个人就是了。”

乡老伯手掌一提起，她顿时眼前一片模糊，全然瞧不清楚了。

乡老伯闭目调息了一会，才睁眼望去。然后点点头，道：“行啦，我已经认住了。”

他想了下，命阿闪把羊武招来，分派职司，四人立刻散开，各自依计进行。

乡老伯的计划，是利用羊武和柳儿这两个籍籍无名，其实武功极高的人，担任重大的任务，那就是由他们两人先行混入去，随便哪一个能挨得近姜石公都行，便突然出手点住他的穴道。这时既有人质在手，就容易讲价钱了。但他们只负责以暗算手段制住委五公，不必开口说话，静等他老人家驾临，一切即可解决。因此，他和阿闪都是分头由左右不同方向向当中挤进，作为柳儿、羊武的后援。

乡老伯考虑到，若是自己出头，直向姜石公挤近捉拿他的话，这姜石公是何等人物，当然晓得自己的厉害，定会趁着人潮拥挤而逃脱，故此只得命羊武和柳儿二人打头阵，这两人纵然被对方认出是王元度这伙的人，但姜石公不把他们放在心上，反而极易得手。羊武、柳儿二人，亦是分从不同方向挤入人群，羊武很顺利地挤到近处，眼见一个青衫老者手摇羽扇，就在丈许外，中间只隔着六七个人。

他不动声色地往那边挤去，但一举步间，视线已被阻，于是或前或后地挪动和不断地挤过去。却因到处都是人，目光一直被别的人阻隔住。

羊武暗感烦躁，心想这些人真讨厌，如不是怕打草惊蛇，便只须出手拨开这些可厌的人，立时可以盯住那姜石公了。

另一边的柳儿，竟也遭遇到同样的情形，她本已挤到离姜石公七八尺之远，谁知忽然视线受阻，以后就不论如何前挪后退或左右移动，都同样有人阻挡住她的目光。

她心性较柔而冷静，这刻还沉得住气，慢慢的找寻空隙。但羊武却躁急得多了，突然伸手向面前一个大汉拨去。使的劲道极轻，若在往日，未得乡老伯施惠传以阴阳交泰互补之术以前，他不但出手很重，甚至可能是抓拿的手法，而不仅只是拨开人家了。

他一手拨去，那大汉很自然地旋转半身，手肘恰好抵住他的掌势。

双方一触之下，羊武已发现劲道远未达到可以拨开对方的程度，当下迅即加上四成力道，那大汉身形一歪，果然被他拨开。

羊武尚未跨步，肋下感到劲力袭到，只好往左后方退了半步，扬目看时，却是一个中年汉子，双眼竟没瞧自己，刚才向肋下要害袭击的手肘，也早已缩回，一切看起来好像出自无意一般。

羊武浓眉一皱，跨出一大步，向那中年汉子撞过去。谁知身体一动，立刻左右两边拳掌齐至，迫得他猛可退回原位。

他向左右一望，却是两个装束不同的中年大汉，他们精干的面上，还挂着微笑，好像跟他开玩笑而无恶意。但羊武心知，若是挨上一记，准得当场毙命。

这么一来，他不论是文的武的，也没法子再越雷池一步，羊武含怒低哼一声，突然出手，向左侧的大汉抓去。他出手如电，那大汉只好出掌相迎，啪地一响，他的掌力竟阻不住羊武抓拿之势，霎时已吃他抓住了手腕。

羊武被他这一掌震得腕臂酥麻，心中大吃一惊，暗想此人武功之强，大是出乎意料之外。转念之时，运劲要把他拉过来，谁知劲道提聚到八成，对方依然纹风不动。

不过他已发觉有两个中年大汉伸掌搭在他后背，大概是一种传力功夫，变成全三人之力抵御他一个人，当即又使出十成劲力硬揪敌手。

那中年大汉腕骨勒勒作响，只疼得他满头热汗直流下来。但他腕上的劲力，却是有增无减。羊武一旦感到敌人力道更加强大之时，连忙改揪扯为

推拒。果然敌方也突然改为猛冲之势。双方恰又硬碰上了，羊武吃不住劲，腾腾退了两步。

第十六章 埋火药一网打群雄

羊武功力虽是深厚，走的又是强猛路子，天生膂功过人，若是普通的武林人物，就算是二三十个人加起来，也未必能把他冲退。可是这三名劲装大汉，个个皆是武功甚高之士，一向也是以劲猛武勇著称，今日居然须得三人合力，才略略占到上风，已是他们出道十余年以来的第一次经验。故此他们吃惊之情，更远在羊武之上。

这时，那三人仍然不肯就此放过羊武，依旧发动猛冲，羊武又蹬蹬连退三步。

他怒气勃发，五指内劲一发，当先那名大汉的腕骨顿时碎裂，疼得他惨叫连声，既不敢冲，又不敢往后挣，但背后劲力仍然传来，迫他向前撞去。

直到这时，羊武才晓得此人无由自主，猛然松手一掌，向他肩膊拍出去，掌上劲道十足。

他出手如电，掌势迅即拍中敌肩，但首当其冲的这个大汉，全然无事，反而他背后的两人震退了一步。原来他的内力从这大汉身体透传过去，迎击后面两人发出的力道。这一来，变成逐个击破之势，所以震退了他们。

但左测风声飒然拂到，他反掌扫去。啪的一响，与敌人掌势碰个正着。

这一记，竟把羊武震退了一步，转眼瞧时，敢情是另一个劲装大汉，亦是由三人组成。

羊武仍然不服气，吸口真气，透过丹田，顿时又贯足了内力，出掌推出。

双方肉掌相贴，运力互推，羊武坚持了好一阵，才禁受不住而后退。腰背碰到一人，忽然感到一股力道传入体内，笔直流贯掌上，登时把敌人迫回一步。

羊武正要回头，瞧瞧是谁帮助自己，耳中已听得钱万贯极细的声音说道：“这些大汉们便是一元教徒众，羊兄最好不要下毒手伤害他们，免得将来麻烦。”

羊武运足劲力往外一推，那三名大汉连退三尺，双方都不再进迫。

当先的那名大汉，冷冷道：“尊驾好大的气力，在下甚感佩服，只不知你刚才找什么人？”

羊武放眼一掠，只见行迹上似是他们同伙之人甚多，便不说话，转身挤入人丛中，走出两丈许，钱万贯从旁出现，一手拉住他，道：“是不是乡老伯命你前来的？”

羊武道：“正是。”

钱万贯道：“我也是刚刚才摸出一元教徒众麇集此处的消息，特地赶来瞧瞧，恰好见到你陷入他们的包围之中。”

羊武道：“小弟早晚要教他们尝尝苦头。”

钱万贯道：“我是旁观者清，查看出他们竟是布下一座八卦阵法，想是

用来掩蔽核心中的那个重要人物。”

羊武恍然退：“怪不得我先前明明见到他，但迫近去反而处处有人阻挡住目光，原来是陷入阵法之内。”

他们交谈之时，声音极低，同时各自注意地向四下打量，钱万贯忽然推了他一下，道：“瞧，乡老伯亲自出来啦！”

两人目光，从人缝中见到乡老伯迅快地向姜石公立足之处移去。四方八面那么多人，好像都阻他不住，事实上虽然是乡老伯闪开阻路之人，但乍看却感觉不出他左闪右避。

乡老伯很快掠过他们身边，钱万贯从丹田中提一口真气，施展传声之法说道：“乡老伯。羊武已受阻退到此处，对方乃是以八卦阵法，掩护那姜石公。”

乡老伯头也不回，只微微颌首，便一直向前迅移。

这时在另一边的柳儿，也被对方联手合力之法迫退，她精乖得多，才一接触，就赶快退开。

乡老伯一直闯入围绕在姜石公四周的阵法之内，果然目光又被阻住。但他乃是何等人物，趁对方尚未测出自己深浅之时，突然出手，向阻挡在面前之人抓去。

乡老伯这一动手，立刻带动了阵法，左右两侧都有掌力袭到。

但乡老伯对这能置人于死地的袭击，视若无睹，手势一抓一拉，那名大汉已被他拉到身边。

从左右两边袭到的掌力，完全击中他双肋要害，乡老伯理都不理，蓦然间向前迅冲，快如电光石火。

他去势虽快，但半途又碰上两名大汉出手擒拿，他随手把身边那个敌人往对方手中一塞，身形滴溜溜一转，打那人背后绕过，已站在姜石公面前了。

姜石公想是认得出他，面色一变，躬身为礼道：“老前辈有何指教？”

乡老伯面寒如冰，道：“不论你有什么防身妙法，但老夫一出手，就可以要了你的性命，你信不信？”

姜石公心想，这等事何必试验，闻说连蓝峦也吃瘪在他手底，此老武功之高，可想而知，连忙应道：“在下深信不疑，老前辈毋须试验了。”

乡老伯道：“很好，那么我先告诉你，假如我说的话，你敢答个不字，我就一掌打死你，听清楚了没有？”

姜石公极是老奸巨滑，能忍人之所不能忍，答道：“在下听见了。”

乡老伯道：“你立刻释放管中流、田不恭两人。”

姜石公道：“是。”

乡老伯不悦道：“光答应也不行，立刻派人去放他们出来见我。”

姜石公向身侧一名大汉吩咐道：“立刻去办，事先可说明是乡老伯前辈，教他们到此地相见。”那大汉迅即衔命奔去。

乡老伯感到满意地点点头，道：“这才像话，你身为一元教的军师，竟敢惹到老夫头上，实在不智之极。不过看你很知趣这一点，我不管日月坞被你弄走的人就是了。”

姜石公道：“在下想不到老前辈一下子就能找上了我，可见得在下这次做得不够漂亮，疏漏甚多。”

乡老伯道：“闲话慢着说，你命手下之人开放阵法，让羊武进来，我有

话向他说。”

羊武一会便奔到他身边，乡老伯道：“马上就是王元度上场了，快去关照他一声，不必输这一场了。顺便也关照卓辽，好让他们明天公公平平的拼个高下。”

羊武躬身应了，匆匆而去。

姜石公环顾四下一眼。长叹一声，道：“在下虽是费了无数心血，训练出这三十六铁卫。本以为凭仗他们之力，足可以护卫我的安全。哪知这批人在老前辈眼中，直如枯朽，不堪一击。”

乡老伯心中甚感受用，道：“他们虽是阻不住老夫，但天地间恐怕很少人能闯得过他们这一关了。”

差五公道：“老前辈乃是当世无双的异人，在下已经探悉一切，只不知像您一般的异人，世上还有几个？”

乡老伯冲口道：“还有一个，他正是老夫的对头，姓宣名翔。”

姜石公心中暗喜，表面上却不动声色，道：“这当真是万分骇人听闻之事。”

说时，管中流和田不恭一直奔到。他们一见姜石公之面，就怒目相向。

乡老伯缓缓道：“你们怎会被他劫走的？”

田不恭抢着道：“这厮使用迷魂药把我们弄昏的，哼，他们若是派人手凭武功来擒我们的话，准有他的乐子。”

管中流也道：“田道兄说得不错。”

他转眼怒视着姜石公，又适：“阁下可敢找个地方，与我印证武功么？”

姜石公笑道：“管兄乃是上一届金鳌大会的鳌头魁首，在下的武功自然远有未及，不过……”

管中流怒声道：“不过什么？”

他数年以来一直韬光隐晦，从不惹事生非。今日已是数年来第一次动了真火。

姜石公徐徐道：“不过若论斗智比计，管兄可就绝计远不及在下了。”

他随即转向乡老伯又适：“但在下说句老实话，以您老的身手造诣，那是不论文比抑是武比，都无法难倒您老人家，因为智谋这一门，对您老全然不生作用。”

这话又使得乡老伯大感受用，他微笑道：“我现在正考虑是否放过你这一遭。”

田不恭苦笑两声，道：“老施主啊，这厮乃是当世第一等阴谋家，今日既是擒住了他，何不一掌劈死，却反而放龙入海，纵虎归山呢？”

他的表情和声音，都流露出一片悲天悯人之意，因而他用不着说出口，听的人都晓得他是怕放了姜石公，将使不少人丧命。

若论一元教这个组织，说坏也行，说不坏也行，因为这一元教所作所为，大都不按江湖规矩行事，黑也吃，白也吃，这期间自然有不少侠义之士送了性命。但反过来说，一元教也诛杀了不少江湖巨盗，绿林煞星，便又是造福武林的义行。

因此在表面上，谁也不能决定一元教到底是善是恶，除非握有证据，方能使人心服。乡老伯正因此故，不肯速下毒手，他眯起双眼，笑道：“小杂毛，你的心眼不算少，这样好了。你和老姜两人各持一说，务必辨出一个善恶是非，你专捡一元教的恶行来说，他却举出善行，看看最后是谁有理？”

姜石公笑道：“若是乐天子道长在此，或者可以举出三两件敝教做错之事，但这位小道兄便恐怕不行了。”

田不恭道：“不错，我只牢牢记得家师的吩咐之中，有一条是碰上一元教之人，必须特别留心，这一帮子都不是好货色，不过个个心狠手辣，却又不可轻易招惹，想家师是何等人物，焉会胡乱毁谤贵教呢？”

姜石公不说话，只瞅着乡老伯。乡老伯果然道：“这个理由不作数。”

田不恭大头一晃，道：“使得，我虽见闻有限，但这儿总会有知道一元教恶迹之人，待我去问一间便知。”

他转身迅快去了，不多时便回转来，一口气说出三件一元教的恶事。不过这些恶迹，都似是武林仇杀。

姜石公也一口气说出三件一元教做过的好事，但也不是舍己为人的义举，对象甚是狭窄。所以田不恭又得乡老伯的允许去查问。

如此一来一往的继续下去，田不恭居然查问出十四宗恶行，可是姜石公也列举出十五件好事。互相冲销之下，还多出一件好事。

田不恭已竭尽所能地查问，但问题牵涉太广，若要有凭有据。焉能查得出这么多？所以他后来只好自认失败。

无倩刀管中流这时才接口道：“姜石公你记得小心提防，反正咱们这一宗过节完不了。”

姜石公道：“在了既敢扣下两位，自有应付之道，不劳管兄费心。”

管中流道：“你说你智谋过人，竟可以与武功比你更强之人对抗，这话我可不佩服，今日你诚然逃过一劫，但要知这只是你言词便给，口齿伶俐，哄得乡老伯老人家高兴，才维护住你。不然的话，哼，哼！”

姜石公仰天而笑，道：“你们若不是得到武功盖世的乡老伯搭救，这话根本就无从说起。姑且就算你这话有理，但你们焉知我没有别的应付之法了？你们以为我这一元教的军师，是容易当得起的么？”

姜石公这等矜夸之言，连乡老伯也不由得有点相信，他放眼回看，暗暗运足目光细查，但见那三十六铁卫阵法散乱，毫无动静。而除了这三十六人之外，又见不到一个可以帮助他的高手，心下大为纳闷。

管中流沉声道：“既是如此，你为何苦苦逃避？现在请乡老伯撒手不管，还未得及。”

姜石公眼中闪过凶毒冷酷的光芒，道：“这一步棋，乃是最后的一着，你若是定要逼我施展，即使是乡老伯前辈在此，也无法消解了。”

管中流厉声道：“很好，本人拭目以待。”

姜石公目光缓缓扫到乡老伯面上，这刻他眼睛透露出他内心一无所惧，反而闪耀出疯狂也似的光芒。

田不恭道：“这厮既然当了二十年之久的军师，当必具有一手才行，我看他绝不是虚声恫吓之词。”

他素来机智过人，乡、管二人皆知。听了这话，都不禁一怔。

田不恭又道：“我看今日之事到此为止，我们暂且离开，过了今日，便开始找他麻烦，管兄你看可使得么？”

管中流沉吟一下，道：“好吧！一切等过了今日才算帐。”

当下田、管二人向乡老伯施礼而退，姜石公额上忽然沁出汗珠，转眼间滚滚流下冷汗了。可见得他一旦恢复常态，想起刚才差点儿迫得使出最后一着的危险，顿对流汗不已。

乡老伯讶道：“你果然真有点莫测高深的手段，看你的表情变化，可知刚才极是危险，不过你其时已极为激动，近乎疯狂，所以毫不感到害怕。但后来恢复了常态，想起生死一发的危险，便不由得流下汗水。”

他沉吟一下，问道：“你认为我想得出想不出你的计谋？”

姜石公傲然一笑，道：“假使在下这一步棋，仍然被人窥测得出来，就枉负智名了。”

乡老伯点点头，转身走开。

姜石公一直等到他当真已去远，这才发出暗号，那三十六铁卫一齐把捏在掌心中一件物事，放入囊中，动作甚是仔细小心。

这三十六铁卫，也无不流下汗水，个个透一口大气，可见得刚才当真有一场能够同归于尽的大祸。

且说擂台上的比赛，一场接一场地继续下去，但乡老伯却暗暗派出柳儿，兼程前赴嘉鱼向宣隐请教。

田不恭和管中流以至钱万贯等人，都尽力查究这个秘密，他们必须先查出姜石公到底有何布置，方能对付，所以大家都不遗余力。

此外，蓝峦也弹精竭智地调派人手，准备对付死敌。他耳目既多，见闻又广。是以深悉那姜石公的厉害，加上一元教高手如云，许多都是暗暗替一元教出力而不为外人所知，所以敌人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极难估量。

再就是有关内奸之事，一时之间，找不出解决之法，因此他也把这个难题，交托柳儿顺便向宣隐请教。

尽管这一届金鳌大会风波重重，暗地里极为紧张，险象环生。但外表上仍然十分顺利，到了黄昏之际，大局已有定论。那就是王元度和卓辽都未输过，明日的一战，便决定谁是本届盟主。再者，明日还有一场惹人瞩目的拼斗，便是吕杰对辛立。由于吕杰曾失手刺死辛立的师弟奚勇，所以这一场恐怕难以善罢干休，定有一方伤死才能收科。

晚饭之时，柳儿匆匆赶回来，她面色苍白，似是因为赶路太急所致。

她向乡老伯秘密报告之后，便径返内宅，在蓝明珠的房间中见到蓝峦，当下说出一件万分惊人的大秘密。

房间中已点燃起灯烛，甚是明亮，蓝峦坐在椅上，蓝明珠侍坐一侧，父女两人的眼光，都集中于柳儿秀丽的面上。

他们一瞧柳儿紧张的神色，便知道必有十分惊人的消息，所以神态间也不由得表现得十分注意。

柳儿说道：“婢子拜见宣先生之后，说出来意，宣先生言道，要先考虑一下关于内奸的问题，接着他在庭院中负手徘徊了一阵，才向婢子说道：‘自古以来，无数才智纵横之士，都曾在防止内奸上面下过功夫，是以这一门学问，相当有成就。但由于环境时势以及有关之人没有一次相同，所以仍然是一门永无止境的奥秘之学。这件事，在敌人而言，名曰用间，即是派人卧底或是收买对方有用之人，探听一切情报消息。孙子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便是指出用间之重要。若不用间，如何能知彼呢？那姜石公乃是当今之世最擅长用间之人，天下任何门派，恐怕都布置得有通报消息之人。’她喘一口气，又道：“婢子当时问道：‘敝坞重要之人，全是极有渊源而又可靠之士，况且敝坞富甲天下，姜石公收买之法，一定行不通，派人卧底之法，也万分困难。’宣先生徐徐答道：‘你太把姜石公小觑了。要知用间之道，千变万化，有利诱，有威迫。但最正统之法，莫过于利用爱国之志，忠孝之心。譬喻两

国相争，则可派出爱国之士，混入战国，刺探一切情报。如是两主争权夺位，则利用忠孝之心，亦可使人不辞万死之险。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手段，可以收买敌方之人，透露情报，例如动之以利，或以色为阱，或是胁之以生命之危，或是利用药物，又或是布置陷阱，使这个对象做出不可见人之事，持作把柄，不愁他不听从命令。自然这些方法大都混合应用，方有百发百中之效。’宣先生说到此处，察看婢子的神色，然后又道：‘你既然已相信此是可能之事，那么老夫便告诉你，凡是用间手法已达高明境界之士，定必多方替这个间谍掩护，使他时时立功，以便更得对方的信任。因此，你们开始发动反间工作之时，对象无从最不可能之人查起。’婢子听到此处，不觉出了一身冷汗。“蓝峦缓缓点头，脸色沉寒如水。蓝明珠惊惶地道：“爹爹，这多可怕啊！”

蓝峦道：“这亦是无可奈何之事，姜石公谋算本坞，已有二十年之久，如此悠长的岁月当中，他总会找到用间的机会无疑，幸而咱们蓝家先祖远虑过人，一早就规定了除了本坞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能踏入金井银穴的范围之内，即使是位高权重如三院院主，也不能例外。

你们也知道那金井银穴，是在一幢巨厦之内，占地甚广，厦内机关，精巧恶毒之极，谁也休想安然进出，亦无法从外面测度出厦内情形。这条严规有两个好处：一是永远不会泄露秘密；二是保持神秘。因此位高权重之人，仍然有一份敬畏之心。”

蓝明珠道：“这真是女儿做梦也想不到的道理，只不知本坞三院院主，会不会因此而不高兴。”

蓝峦笑一笑，道：“傻孩子，权威本是一种瞧不见摸不到的东西，全看你如何去维持它，此法只有增加权威力量，使他们无论声望如何的高，仍然感到有一点比不上这乃是保持权威之道，他们岂敢不高兴呢！”

蓝明珠虽是听懂了，可是却自知没法子实行。因此她暗暗庆幸自己是个女孩子，不必继承坞主之位，否则这等事情，全得落在自己身上。

蓝峦接着向柳儿说道：“宣先生可曾说出具体的方法没有？”

柳儿说道：“有，他一共传授三个法子，都写在锦囊之内，他说这三个法子之中，只有一个你不会想到。其余两法您都设想得出，不过为防万一，便全都录下。”

这三个反间之计，既然都封在锦囊之内，可见得宣隐之意，不想有第二人知道，即使是他的女儿或柳儿她们。

蓝峦颌首道：“我明白了，宣生怕你们知道之后，难免会在某种时机上露出破绽，以致功败垂成。既是如此，我回头再拆囊拜读便了。”

他把三只锦囊都收起来，柳儿道：“宣先生亦是这么解释的。”

蓝峦道：“只要反间成功，除去内奸，姜石公便将遭遇到本坞极强的反击。哼，哼，他一定想不到本坞会请教天下第一智者宣隐先生的。”

柳儿的：“宣先生也提到这一点，他说坞主定是雄才大略之士，才敢把这等重大机密之事，委托一个女子去向他这个外人请教。这一着，姜石公虽是才智过人，但也不会相信你肯这样做法。”

蓝峦仰天而笑，道：“当世之间，老夫的对手只有寥寥数人，但宣先生却高出老夫不少。不过这已值得自豪了，因为老夫毕竟得到宣先生的赞誉推许。”

蓝明珠骇然道：“爹爹竟如此佩服那宣先生么？”

蓝峦道：“你还是小孩子，阅历不多。不比为父在二十岁时就奉了你祖父之命，易容改装到江湖上闯荡历练了，做过不少震慑江湖武林的大事。所以为父深知自己的能力，难达到那种地步。以今日而言，当世可与为父颉颃的对手，计有乡老伯、钱万贯、姜石公以及不曾来此的不夜岛岛主甄南、摩天寨寨主凌射鸿等有限数人而已。”

柳儿惊讶地道：“钱万贯也在其内？”

蓝峦肃然颌首，道：“他真是了不起的人，乃是我的劲敌，而他在第一回合已经胜了。”

柳儿接着道：“还有一件真正骇人听闻之事，尚未禀报坞主，那就是乡老伯他老人家命婢子向宣先生询问的。乡老伯当时如此这般制住姜石公，而姜石公居然尚有同归于尽的计策。乡老伯等人无不大惑不解，是以婢子向宣先生请教。”

她把前因后果说明白之后，深深吸一口气，又道：“宣先生当初听了之后，好像已胸有成竹地点点头，随即先说到用间之事。等到这一宗办妥了，才向婢子说道：‘回去之后，不但要把第二个答案告诉乡老伯，还须要蓝坞主赶紧依计进行，方始可保数千人的生命安全。’

其实姜石公之计，算不得很高明，不过他胆敢豁出性命，才令人料想不到罢了。’婢子不敢则声，等他说下去。”蓝峦哼了一声，道：“一个人如若舍得豁出自己性命，那还有什么话说？当然可以想出许多毒计来啦，但凭良心说，我真想不到他会豁出性命。”

柳几道：“宣先生说，假如不是正好金鳌大会在举行，他也不舍得搭上自己一命，正因天下武林精英，几乎尽聚此处，他此举能使如此多的人陪他一死，甚是值得，他才肯这么干的。”

她又端一口气，才接着道：“宣先生说，那姜石公已在外面广场地底埋藏了无数火药，只要引发一处，其余的各处火药相继爆炸，整座广场完全炸翻，只怕数千之众，没有一个可以生还。”

蓝峦大吃一惊，额上隐隐泛出汗水，道：“若是当真如此，咱们早晚得丧生于火药之下，但他这数日来，都有不少机会发动，只不知为何不引发火药？”

柳儿道：“宣先生分析说，这是一则他尚大有取胜之机，不必做出这等天下切齿的大孽；二则有几个他列为对头之人，竟没有赴会，所以他不肯轻易发动；三则就拿咱们日月坞而言，仍然有大半人手没有在此处，同时全坞重要人物，也大都不在场。这一来徒然害死许多人而日月坞还不会落在他手中，甚至连他自身性命亦不保。所以他未到最后关头，不会发动。不过明天是最危险的一日，宣先生要坞主步步小心。”

蓝峦点头道：“我懂得宣先生的意思，这是因为明日大会暂作结束，已产生出第一名高手。这以后便是夺魁之人唱独脚戏，而由于大家无法目睹，所以会有许多人离开，同时这广场上再也找不到这等群雄聚集，人山人海的场面了。”

他沉重地叹口气，又道：“这姜石公的恶毒残酷，于此可见，本坞若然败在他手中，只怕全无礁类。这个人一定赶尽杀绝，现在我倒担心起辽儿和芳时的安全了。只不知芳时跑到何处去了？”

不过他并不多费时间，听取蓝明珠和柳儿的意见，匆匆出去，召集三院十道，聚集会议去了。

他在踏入会议堂之前，先躲在静室中默默思忖，整个局势现在已较为明朗，而他考虑的是，要不要事先把地底埋藏的炸药通通弄湿？抑或冒一个险，暂时不去动它。

先把火药完全毁掉，自然是万全之计，可是一有行动，姜石公定必晓得，则打草惊蛇，很难作一举覆灭敌人之计。假如冒险不去动火药的话，便可以腾出时间，铲除内奸，然后才毁掉火药，以及发动攻击，务必要把这一于以姜石公为中心，觊觎本坞的集团摧毁。但这值不值得拿这数千条人命来冒险？万一姜石公觉察出情况不利，明日突然施展毒手，则到时已后悔莫及了。

他一时之间，无法遽作决定，当下取出锦囊，拆开第一个，但见柬帖上写道：“内奸只有一名，定不在被掳之人当中，据余所询问贵坞之情形及推理所得，贵坞之劫难，方兴未艾，非仅姜石公等人即可弭祸，唯一之计，便是设法增强实力，结纳奥援。否则不仅贵坞全部覆没，武林将有无量劫难接踵而起，可不慎哉！”

蓝峦想这封密柬，只在开头的两句，涉及敌人用间之事，其余是更为严重的警告，不由得暗暗凛骇。

他素知这宣隐先生智慧如海，世上一切疑难之事，到他手中，无有解答不出的，而他与江湖道素无往还，绝不会虚声恫吓。

当下继续瞧下去，那柬帖上道：“柬帖三封，一是点破如何查出内奸之法。一是如何毁掉火药并诛歼姜石公之法。一是如何结纳奥援，应付将来劫难之法。其余细节，须由贵坞详作安排，并随机应变，方可得保万全。”

蓝峦此时，一方面佩服得五体投地，另一方面又颇欣赏自己眼力够高，不敢妄把这等一代智者当作敌手。若是当作敌手的话，今日便不会派柳儿向他请教了。那样便不会考虑如此之多，更谈不到事先的部署了。

话虽如此，当他看完三封密柬之后，也不由得皱起眉头，沉吟忖想。他深知事关重大，不但蓝氏一家的存亡，而且关系及全坞二千余部属以及整个武林，所以他一定要赢，绝计不能失败。

这一副千斤重担，现在完全落在他双肩之上。因为宣隐先生的计策中，有些部分不能被任何人晓得，故此他才会向柳儿说这三条计策，均是对付内奸之用。

现在他正因这些计策中，有一部分他不大同意，又有一部分十分冒险，所以他沉吟不决，心中甚乱。

良久，他才步出静室，直向会议室走去。

这一夜，日月坞之人，没有半点动静，乡老伯注意了整个夜晚，也不见有人去料理广场下的火药。因此他在清晨之时，召集了钱万贯、王元度、管中流等三人会商此事。

乡老伯首先道：“蓝峦既已得悉敌人毒计，如何不派人破去火药效力，难道他打算今日不到场么？”

管中流道：“照例每届金鳌大会，到了只剩下两人夺标之时，须由地主出场，向天下英雄交待。因此他绝不能不出场。”

钱万贯审慎地道：“既是如此，除非蓝坞主不相信宣先生的话。”

乡老伯勃然而怒，道：“真混帐，早知他不相信，我们何不毁去火药。现在还来得及……”他挺身站起，便要行动。

钱万贯连忙把他挡住，道：“但晚辈却认为绝不可能，因为像蓝坞主这

等老练机智之人，既经宣先生点醒，只须到广场上走一圈，就可以嗅出火药味，晓得绝无差错。因此……”

他沉吟一下，又道：“因此蓝坞主恐怕另有妙计。”

他说出结论之后，大家都默然不语，过了片刻，乡老伯才道：“那么我们怎么办？”

钱万贯笑一笑，道：“晚辈的想法，是他蓝坞主若然不怕炸成飞灰，咱们又怕他何来，照样登场便是。”

这话充分流露出赌徒本色，而又含蕴无限机智。若不是有过人的胆力，以及坚强的信心，谁也不敢想出这种主意。

无情刀管中流微笑道：“好，我们就试试看，但假如那姜石公避开现场，我们就须多加小心。”

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只有他们几个，所以其余的人，都一如平常，甚至更加兴奋。

出向广场，但见人潮拥挤，人人都在谈论今日的两场好戏。一是摩天寨的辛立对武当吕杰，由于吕杰曾经误毙了辛立的师弟奚勇，所以大家心知辛立这一场，定是拼命的打法。

因此这一场的流血惨剧，恐怕无法避免的了。

第二是压轴好戏，也就是决定当今年轻一辈的第一高手。

乡老伯派出管中流、钱万贯、柳儿、羊武和阿闪等五人，严密监视姜石公的动静。

他一早就在三十六铁卫围绕之下，在广场中观战。所以乡老伯稍觉放心。

台上的拼斗，在这些得知底蕴的人的眼中，已变得毫不精彩，因为使人惊心动魄的大阴谋正在酝酿，危机一触即发，这教他们如何有心情观战？每一刻都带着极大的危险，蓝明珠也出场观战，她已从柳儿口中，得悉整个广场底下都有火药之事，正因此故，她才一早出场观战。因为假如发生不幸的话，她的父亲、哥哥以及王元度无一幸免，她毋宁死也不活了，免得终生痛苦。

在姜石公方面，他已暗暗调兵遣将，准备出手对付蓝峦的突袭。他早就算出，乡老伯虽是没有帮助对方迫自己释放日月坞之人，但这个消息定会透露过去，而昨夜日月坞重要人物的会议中，果然证实了他的推测。他甚至连蓝峦大概将以什么手法搜查自己的下落，亦俱知悉，而他的部署，就是针对此一情势而发。

他观战了好一会，还不见敌方有所行动，甚表惊异，当下派人探听。

不久便接到秘密消息，说是蓝峦因怕展开行动之后，引起场面混乱，金鳌大会受到干扰阻挠，所以决定暂时不动。

时间一直流逝不息，终于到了中午，蓝峦又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下午开赛时，展开突击搜索的行动，路线完全更改，人手的调派也全部不同。

到了下午，第一场由吕杰对辛立之时，姜石公已接到秘密消息。他面上不时浮起狞笑之容，心想假如老夫一元教的几名高手，加上不少成名魔头，还拦阻不住敌人的话，老夫尚有同归于尽的手段，包管今后的武林史上要写上最惊人的一页。

他检查过一切部署，都不曾错误，这才安心观战，一面等候事态发展。

这天下午，只有两场赛事，但却是最使人兴奋的两场，因此擂台四周，

麻麻密密的人潮，显然比往日较为骚动紊乱，谈论之声，也比往日噪吵得多。

锣声一响，众声皆歇，辛立和吕杰二人挺身而出，向公证人报到。

辛立依然是书生装束，但那尖削瘦小的面庞，泛起阵阵阴森之气，连台下之人，也可以感到他迫人的杀机。

吕杰长身玉立，斜背长剑，风度翩翩，不愧武当派后起高手。

这两人齐齐起立亮相之后，全场观战之人，倒有大部分希望这英俊的年轻剑客，能够击败对手，不要溅血台上，只有小部分人，对两人的胜负生死，不加理会，只希望他们打得激烈热闹，然后有一个落败倒下。

辛立亮出双钩，吕杰出长剑，两人往当中一凑，便成了相对峙之势。

吕杰带着歉疚的笑容，道：“辛兄请！”

辛立冷叱道：“小心了。”双钩忽起，化作两道精虹，向他上中两盘急袭。

吕杰长剑封住胸前要害，侧闪两步，让开对方这一击。但辛立的双钩，随即变化招数，跟踪猛攻而至。这辛立以及数千观众，但瞧出了吕杰是让招之意，这自然是表示心中歉疚，才肯这么做。要知他们乃是旗鼓相当的对手，因此一动上手，就不能稍有半点退让之心，否则便会失去了机先，招致了亡败之祸。

吕杰为了师门声誉，明知此举危险万分，也不能不这么做，俾可昭告世人，武当门人乃是守规矩，重道理之士。如若不然，便将会有不少人嗤嘲武当派之人，只顾性命，毫无风度了。

但为了这一点点过节，他担的风险却真不小，但见辛立抢制了先手，双钩如狂风骤雨般攻去。

眨眼间已激斗了三十余招，吕杰沉稳苦守，用尽一身本事，封拆敌人从四方八面攻到的钩尖。但一着失机，被敌人连着猛攻之下，这时已是现出危机险象。

擂台之下，连半点咳嗽之声也不闻，人人都好像生怕出声息，就会骇着吕杰，使他因而落败身亡一般。

辛立绝艺全出，连吃奶的气力也用出来，比起以前好多次的恶斗，显然功力较往昔为强。

敢情他一心一意要替师弟报仇，所以一直隐藏起一点实力。因为对方有高人同住，若是自己真正实力一早就抖出来，乡老伯他们一瞧，发现高于吕杰，说不定便会筹划出破解之法。因此，他处心积虑地隐藏起一点点实力，这样到时一出手，就或许得以杀死对方。

果然一切情况全依照他的构想进行，因此他牢牢抓住这个机会，保持先手的优势。纵然是须得付出负伤的代价，他也不能失去这个优势。因为一旦失去优势，武当剑法以稳健沉凝，气脉悠长见称于世，说不定久战之下，反而是自己命丧当场。

他们一动上手之时，王元度便不惜耗费真元之功力，施展无声之声神功，打开始时就切断辛立他们传声点招之路。

可是吕杰自己把机会送给对方，以致遭逢到杀身败亡之险，这是他没有法子之事。

他仍然继续的施展无声之声神功，以免在这时机之下，辛立只要得到一句指点，就可以要了吕杰性命。

他一点也不去考虑到此举会损耗自己功力，下一场是他对卓辽，事关

一生成败，而又永不再来的机会。

吕杰抱元守一，运剑如风，全力封拆敌人双钩。

此刻他已感觉到迫到眉睫的危机，因为对方在占取优势之下，竟不时使出一种同归于尽的伤残手法，这有如催命之符，最是难以抵挡。

要知这等伤残手法，原本是不敌之时，才舍命施为，希望与敌偕亡，乃是捞回本钱的意思。眼下这辛立既然已占取了优势，该当是吕杰使出伤残手法才对。

但事实反而是辛立施展，可见得他真有不惜与敌人同死，好歹报了师弟被杀之仇的意思。

他在优势的情况下，使出伤残手法，当然很容易奏效，因此只瞧得全场之人惊心动魄，刺激无比。

而王元度这一干人，则更加为好友深陷危机，而忧心如焚，苦于无法相助。

这个当儿，连乡老伯也暂时停止了监视姜石公之事，他虽是深知姜石公如若有所行动，譬喻悄然溜走，然后发动火药埋伏之举，定必在这等时机进行。同时他又知道像阿闪，羊武、管中流这一批人，无疑也全神贯注在台上。

但这亦是无可奈何之事，他若不赶紧过去以传声之法，指点吕杰的话，恐怕二十招之内，就得发生惨剧。

他迅即挤到擂台之前，正要使用传声之法，忽见王元度额际微汗光，心中一惊，付道：“这家伙竟在施展无声之声的功夫，我的传声之法，亦将受到干扰，这便如何是好？”

这真是意料所不到的问题，谁也没想到一门用来隔阻敌人传音的功夫，目下竟成了己方的致命伤。

以乡老伯这等超凡入圣的功力，当然能够把声音传到吕杰耳中，可是仍不免受到干扰，而吕杰身陷危局中，定须句句话清晰无比，一听便明，才能对他有利，如若听不清楚，反而会分心而更快送命。

因此乡老伯当然不敢大意施展传声功夫，免得反而害死了吕杰，但时机紧迫，已无暇让他慢慢思索计策。

台上激战中的吕杰，内心里也有狂澜翻腾，他在这等不可能分心思索之际，却无端端泛起一阵怅惘，感到像自己此刻正当青春之际，却忽然间要死了，从今而后，这世上万花筒似的一切活动，都没他的份了。

他绝不是畏惧，只是惆怅而已，而简直没有机会去考察惆怅的成份，只知道自己今日终难幸免一死，因而满腔惆怅。

他突然听到一阵清晰的声音，传入耳中，语调威严有力，道：“远升辰楼……手掣景云。”

这两句，该是他武当剑法中精奥招式，因此声才入耳，吕杰已心领神会，刷一声递剑反击，竟真是一招远升辰楼。

这一剑，从千艰百难中攻击过去，竟有意料不到之妙，叮的一响，已把对方右手钩荡开。

辛立不但优势完全失去，甚且露出破绽，这一惊非同小可，赶紧飘身疾退。

此时吕杰已依照指示，递出第二招手掣景云，但见他身剑合一，化为一道长虹，疾冲过去。几乎与辛立是在同时之间发动，因此辛立脚尖未沾地，

森冷的剑光已罩到身上。

全场数千观众都呆了，台上的辛立，发出一声惨叫，划破了这极度的沉寂。剑光倏然收歇，辛立已倒在血泊之中，气绝毙命。

鼓掌喝彩之声升起来，群雄无不为了武当派这两招绝妙剑法而感到万分佩服崇敬。

乡老伯抹掉头上冷汗，回到原地，找寻那姜石公的下落，他可真怕那姜石公已经不在场中，这样就谁也消弭不了这一场千古无匹的祸劫了。

但幸而姜石公尚在原处，因此乡老伯才略告放心，遥加监视，一面暗自忖道：“刚才几乎急糊涂了，幸而终于记起，可以先传声告知王元度停止运功，这才向吕杰指点。”

世上往往有些事情，回想起来之时，其惊险的程度，比当时还甚。乡老伯正是如此，他想到自己万一不是及时停止了王元度的无声之声神功，而又及时指点吕杰出手的话，这情势已完全改变了。躺在擂台上的人，将是英俊的吕杰而不是辛立。

贺亮上台领回辛立的尸身，这一届的金鳌大会，要数他们师兄弟四人最是不利，竟折损了一半，可谓伤亡惨重之极。他以充满怨毒的眼光，瞪视吕杰几眼，然后又溜过王元度等人面上，这才离开了。

这时已届最后一场压轴赛，广场上一切议论活动，很快都自动停止。

锣声震撼心弦地响了一声，接着地主上台亮相，公证人大声介绍过蓝峦。台上的九位年轻高手，纷纷上前行礼见过。

蓝峦向观众先交代几句场面话，然后转入正题，道：“这一场，乃是产生五年来风起云涌的高手中的高手，天下武林无不注目。获得首名的人，固然无比光宠，但依鄙人愚见看来，能够参加比赛，已经是值得骄傲之事了。因为年华似水，青春不再，像鄙人这等年纪的人，此生从无机参加，比起今届能够参加角逐之士，不幸特甚，这话想来在场许多前辈高人或朋友们，俱有此感！”

他歇一下，因为鼓掌之声大作，显然许多早生了二十多年之人，都大表同情此言。

等到掌声略减，他这才又说道：“鄙人今日有幸忝为地主，举办盛会，实感无限光荣。

故此决意捐赠一项奖品，以赠入选英杰们的雄风。那就是第一名奉送现金十万两，入选为十名高手之内的，每位二万两。”

一阵骚动议论之声升起，使得他无法不中断了一下。过了片刻，他才接着宣布道：“不但本届如此，以后各届的奖品照旧，只要蔽坞存在一日，便履行此一承诺，每届金鳌大会，敝坞都将派人送二十万两作为奖品。”

他的话第三度被谈论及鼓掌喝彩之声淹没，要知练武之事不比学文，绝计不能十载寒窗，苦读成名，大凡练武之人，必须家业富足，此所以全场之士，都深为赞同奖以重金之举。

蓝峦又道：“鄙人又大胆创一先例，那就是这项奖金颁发之时，由地主邀请一位当世名宿主持，借此可让天下同道，得睹这一位高人的风采。颁奖典礼将在密室量才这最后一关举行之后，才烦诸位再聚此处观礼，届时鄙人将邀一位当世无双的大宗师，主持这个大典。各位如若想晓得这位大宗师是谁，以及亲睹他的风采的话，万万不可错过。也就是说，颁奖大典定在后天早晨举行，以巨钟九响为讯。”

全场又哄动议论起来，人人都觉得十分刺激有趣。千钧杖蓝峦这等当代高手的身份，所推许之人当然绝不会错，因此没有人不想知道这位大宗师是谁。

蓝峦这时才向卓、王二人说道：“今日之战，对你们两位诚然重要，但鄙人却坚信古语所谓惺惺相惜很有道理，但愿你们都有这等容人的度量，这才是天下武林第一高手的风度。”

说罢，退落台下，剩下王元度和卓辽二人对峙。卓辽见王元度没有亮剑，便也不取出兵刃，抱拳道：“小弟打算先向王兄领教几招拳掌上的绝艺。”

王元度含笑道：“如此极好，但卓兄之言，未免教兄弟当受不起。”

双方都准备妥当，卓辽奋起神威，喝一声王兄小心，呼的一拳遥击出去。

他拳力一发，王元度便微感凛然，心想自家的拳掌功夫，远不及剑法高明，今日无疑是舍长用短，大有招致失败的可能。

果然双方接战不到十招，那卓辽拳势越发威猛，而王元度却微露见绌之象。

全场这一回静得连金针落地之声都可以听到，要知这王、卓二人虽是同是入选十大高手中的高手，实在有一拼的实力。可是大多数人，不知不觉都认为王元度可能略强少许，夺标之望较高，殊不料事实大出想像之外，那卓辽居然在十招以后，就占了少许上风。这时真把柳昭等一干人急死了，乡老伯等人在台下也不由得直勾勾地向台上瞧着，全然忘了监视姜石公这一回事。

就在这最紧张的时刻，姜石公取过一个壮汉头上的英雄巾戴上。又把长衣一脱，顿时成一劲装疾服的汉子，若不是瞧见面庞，很难瞧得出他就是姜石公。

他轻巧地在人群中移动，不久，已移到最外面。他迅速闪入大门后面，消失了身影。

可是场中所有的人，都让台上龙争虎斗吸引了全部注意力，连乡老伯、钱万贯也莫不如此，谁也没有发觉，这个能够使全场数千人化为飞灰的大恶人悄然离开广场。

乡老伯虽是武功通神，玄妙莫测，亦只有他有本事指点王元度反败为胜，然而他却全无动静，敢情这是王元度事先向他讲好，纵然是有战死之险，也求他老人家不要传声指点，务必公公平平地决斗这一场。

因此他只好在心中干着急，以致完全忘记了监视姜石公这件事。

此刻心情最乱的莫过于蓝明珠了，因为一个是亲兄弟，一个是心上人，严格上说起来，她应该偏帮兄弟才对，因为到底王元度与她尚无名份，总是外人。但事实上她已把王元度当作夫婿看待，而且最糟的是她乃是以一生的热情，全心全意地爱着王元度，在这等情形之下，她纵是为了王元度舍弃性命，也万分乐意。是以她在感情上却偏向王元度。

因此她连日以来，心中的矛盾煎熬，至此已到了最高峰，但亦是快要结束的时刻了。这时王元度一味仗着天下无双的修迷密步腾挪闪避，三招之中，勉强还击一招，局势甚是危险。

卓辽尽量利用他的长处，拳发连环，直若有石破天惊之势。他决心使用这种强攻硬打之法，迫使对方没法子缓得一口气，老是处于捱打的劣势中。如此一直捱下去，他终有一举取胜的机会。

眨眼间又激斗了三十招，王元度仗着层出不穷的奇奥身法，居然还未败阵，而且只要他的奇奥步法一时不被对方摸得清楚，大概在一百招之内，还可以支撑下去。

局势至此，总算是在提心吊胆的情形下面和缓了一下，不过相反地蓝峦却紧张起来，只因他一心一意希望儿子取胜，目下既是占了上风，便须及早击败对手，免得夜长梦多。是以他反而紧张担心不已。

这是由于每个人的地位身份不同，是以有种种差异的反应。

擂台上咤叱之声如雷，拳掌带起凌厉的风声，即使是一个全然不懂得武功之人，到了此地，单是从声音中也体味得出，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世上罕见的惨烈搏斗。

田不恭大头连晃，奔来走去到处找寻乡老伯，终于找到他老人家，急匆匆地拉住乡老伯，说道：“您老请快点告诉小道，他们会不会闹出人命来”‘乡老伯依然望着台上，道：“王元度根基扎实得很，即使落败，也不会送了性命。”

这刻唯独他老人家瞧出王元度是最危急的时期，虽然在表面上王元度凭仗身法的诡奇迅快，而可以支持个百儿八十招，但事实上这刻乃是卓辽的转折点，他在全力搏击之下，极有机会在二十招之内击败王元度。

说起来好像很玄妙奇怪，其实这是因为乡老伯武功太高，一切胜负的关键因素，他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有他晓得卓辽全力搏击的实力，不会超过二十招之数，过了二十招之后，他的内力已减弱不少，其时王元度便变得较易应付。如此再缠战下去，王元度必可反败为胜。

这个最大的关键便是在于内功两字上面，王元度的内功较对方深厚一点，加以曾经受过修迷密阵的磨练，最能持久耐战，越是艰苦，他的力量就更为坚韧。

因此卓辽如果能在全力搏斗之下取胜，王元度纵然志比天高，也全无用处。只要二十招之内不曾落败，则此时内功和意志，渐渐发挥强大作用，自能达到反败为胜之境。

错非是乡老伯，谁能观察出此中如此微妙的变化和关键？所以乡老伯仍然目不斜视，死瞪着台上。

田不恭本来有要紧话跟他说，可是见他如此紧张，可就不敢开声打扰。

他要告诉乡老伯的是关于一门大炮之事，这座大炮一如著名的西洋红衣大炮，可是体积细小得多。

这门大炮放置在一座院落中，已卸去炮衣，四名炮手忙碌地进行发放大炮时的一切准备。当那日月坞主蓝峦正在台上说话之时，田不恭曾经潜入屋内，迅速的奔到他被敌人囚禁过的地方。他当然不是一直奔人去，而是绕圈到了邻近，小心翼翼地登高遥望那座跨院，瞧瞧还有什么活动没有。

这是因为他被囚的几天当中，鼻子老是嗅到一股火药气味，当初他认为这是敌方有些火器能手，但直到今日，他才考虑到可能不是，虽然到底是什么，他还想不出，然而大凡火器能手，定必极力消除身上的火药气味，绝没有如此浓烈刺鼻子理。所以他决定前往暗探一下。

蓝峦说话之时，他一瞧人人注目，心想这正是绝好时机，便潜行而往。这一看之下，把他骇得心跳胆战，敢情院中摆着一尊火炮，铜制的炮身发出闪闪的光亮，四名炮手正在忙着。他转眼四瞧，放情有不少人在院子四周高低之处，放哨守望。

田不恭心知若然被他们发觉，立刻就将迫使敌人提前发动放射火炮。因此他忐忑地溜走，一路上极为小心，宛如当真作贼一般。

到得广场，连他也不禁被台上的激战吸引得瞧了几眼，这才找到乡老伯。

正当他试图尽快告诉乡老伯之时，姜石公已站在火炮旁边。

这个一元教的军师，面上泛现出冷傲的微笑，伸手拍一拍火炮，向一个满面虬髯的壮汉说道：“这门火炮，乃是完全依照红衣火炮的尺寸缩小制成，体积虽是小上一大半，但仍然射得极远，而且准确非常。”

那虬髯大汉，乃是一元教中高手野狮万西峰，他当然深知这门火炮的厉害，心想姜军师今日忽然变得唠叨起来啦，口中却连连应道：“是……是……”

姜石公又道：“咱们费了不少手脚才搬入此地，那时候你们人人感到惊奇万分，都说纵然炮手均经过严格的操练，有百发百中之能，可是一炮既出，最多打死二三十个强敌，但这一来秘密已泄，反为不美。”

野狮万西峰道：“属下确实说过这话，若然军师不责怪的话，这刻仍想再说呢！”

姜石公微哂道：“本军师若然计谋如此粗疏，如何能邀教主信任？又如何能使教徒信服？你只负责运炮事宜，当然会这么说法，但另有一股人手，专门负责运送大量火药进来，并且全部埋藏在广场地下各处，他们也极力进言，说此举太过冒险，一个不巧，就变成玉石俱焚……”

野狮万西峰失色道：“原来如此，这么说咱们一炮轰去，引发了广场地底的火药，顿时天翻地覆，数千人全部炸为飞灰了？”

姜石公泛起冷酷而得意的微笑，道：“不错，那座擂台乃是火药理得最多的一区，一炮击中，顿时天崩地裂，鬼哭神号，全场二三千人能苟存一命的，只怕找不到三两个。”

野狮万西峰做梦也想不到这位军师已布置下这等恶毒绝伦的毒计，任何人只须想到举手之间就可以毁灭二三千人之事，就很难冷静如常了，他真想不到这位军师如何能布下这等震惊天下的毒计。

姜石公见他骇得愣住，微微一笑，问道：“你现下已知晓内情，还敢不敢放炮？”

野狮万西峰好一会工夫才恢复如常，应道：“军师之命，焉敢有违。”

姜石公伸手摩娑火炮一下，道：“很好，准备放炮。”

野狮万西峰听到此令，不禁失魂落魄地怔了一下，这才传出命令，顿时两名壮汉点燃起火把，高高举起。

现在只须再发出命令，这两支火炬便向药引落下，霎时点着，火花一现，火炮即鸣。

姜石公表示满意地点点头，又道：“假使我不在此处，你如何得知我发出放炮之令？”

野狮万西峰道：“以信鸽为号，属下一见红翅信鸽飞到，立即放炮，不许有误。”

姜石公道：“行啦，你居然还没有骇昏！”

他满意地再三点头，然后命炮手熄火，自个儿踱出院外，忖道：“我敢是高兴得昏了头啦！这个秘密居然告诉了万西峰，他到时迟疑不决，不敢当真下令放炮，这不是误了大事？”

想到此处，认为十分不妥，当下传唤万西峰出来，道：“你背转身子，我有一件物事送给你，定可消灾消难。”

万西峰惊疑不定地背转身躯，姜石公手指骈直，缓缓向他背后点去，由于速度很慢所以不带丝毫风声，直到指尖碰触到万西峰的衣服，这才贯注劲力，向前一点。

万西峰哼一声，僵直地仆靠在墙上。姜石公叫了两人出来，把万西峰抬到房间里的床铺上。

然后他又传令召了一个守卫在东首屋顶的人下来。那人是个四旬左右的大汉，满面精悍之容，双颊均有铜钱般大的瘢痕。这精悍大汉见了姜石公，躬身行礼，道：“属下金钱豹潘密报到，不知军师有何差遣？”

姜石公道：“万西峰另有任务，你且代替他的职务。”

金钱豹潘密应了一声，立刻奔到万西峰所站的位置。

姜石公道：“难备发射。”

潘密发出命令，两支火炬又点燃高举，待命落下点燃烟引。

这刻广场依然沉寂如故，只因擂台上的王元度已在卓辽的连环猛攻之下退到台边，看看只要再退一步就得跌落台下，也就是分出胜负的紧张关头，没有人不是屏息以观，谁也无法稍稍移开双眼。

乡老伯也没有时间去瞧田不恭，而田不恭也忘了立刻把火炮的惊人消息告诉乡老伯。

数千对眼睛注视着台上，王元度身形被对方拳力冲得接连摇动了几次。

他每一次都好像要掉落台下似的，使得全场之人无不提心吊胆，紧张万分。

但见他在千艰百难之中忽然一掌劈出，紧跟着人影一闪，他已不知如何转到卓辽身后。

局势顿时转危为安，一时彩声雷动，极为热烈。

但卓辽一点也不气馁，一个大翻身转过去，双拳齐飞，依然主动猛攻。

可是乡老伯这刻已透一口大气，道：“王元度这一场赢得真不容易，他不该舍长用短，以致险险把江山双手奉送出去。”

田不恭也大为放心，问道：“乡老伯从何见出王兄能胜？”

他放心的是这等徒手拼斗，凶险自比使用兵刃小得多，相信他们都可以安然无恙，大不了也不过负伤。

乡老伯道：“王元度还有十几招是捱打的局面，不过最可虑的时期已过，自现在起，他的内功渐渐发挥威力，加上卓辽锋锐之气渐消，迟早可以获胜。”

田不恭道：“只要他们俩皆平安，小道就能够安心了，谁胜谁负都不要紧。”

乡老伯道：“胡说，当然要王元度赢啦！”

田不恭伸伸舌头，陡然记起火炮之事，连忙说出。乡老伯饶是武功独步天下，但听了这个消息，也不禁面色如土。心想好恶毒的姜石公，但须一炮轰落广场，就可以要了数千人的性命。

他转身去得无影无踪，田不恭直到这时总算是开了眼界，不由得咋舌不已。

广场地底埋藏火药之事，只有乡老伯、王元度、钱万贯、管中流等人知道。另一方面则还有蓝峦、蓝明珠和柳儿他们晓得。

如若田不恭一早就知道广场地下埋有无数火药的话，他早就把乡老伯揪去了。而这刻他也决计不敢还在广场中逗留。

且说乡老伯一下子就到达那座院落，他到底是当代第一高手，火候纯青，这个当儿还不冒失，先在远远的高处张望。

四下守卫放哨之人当然瞒不了他的眼睛，所以他找到空隙潜行逼近，往院内一瞧，但见空荡荡的一片，哪有火炮踪影？

第十七章 查内奸秘室量奇才

他老人家当然不放心，使出一身功夫，耳听目睹，查遍了周围十余座院落，都没有见到火炮。

这时他更不肯鲁莽惊动对方，悄然溜出广场，小心一查看，那姜石公尚在原来之处，好像没有移动过。

田不恭的报告中自然没有提到姜石公，因为他见到火炮之时姜石公还未动身。而这刻姜石公却已回到广场，全无一人得知他曾经悄然走了一趟。

乡老伯揪住田不恭的耳朵，道：“你可真把我老人家骇惨啦，不过我可不是不相信你的话，现在你再去瞧瞧，只要如此这般走法，包管不会被敌人发现你的行踪，看完之后回来报告。”

田不恭等地松手，一溜烟跑了。

这里乡老伯运足眼力打量那姜石公，确知不是别人改扮之后，这才稍觉放心。

不一会田不恭回来，愁眉苦脸地道：“小道明明见到火炮，但这一趟却见不到了。”

乡老伯道：“当然瞧不见啦，姜石公想是尚未打算发动阴谋，他焉肯令部属们搬了那饱遥遥对着自己，不过问题就在他打算几时动用那门火炮？”

田不恭想了一下，道：“其实这火炮，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咱们听到炮响之时，小心点还是来得及闪避的。”

乡老伯没有说话，心想你如若晓得地底的秘密，不骇出一身冷汗才怪呢。

擂台上的王元度好像已渐渐有攻有守，偶尔接对方一两拳。他的掌法似是越打越神妙，不像起初之时，简直连招架之功也没有。

这等未分胜负而又不十分危急的局面，最是喧闹，数千武林人物简直闹成一片，议论纷纷。

乡老伯赞许地颌首微笑，因为他已瞧出王元度在那惊涛骇浪之中，竟悟出拳掌的法门，自己研创了好多手非常奇妙精奥的招数。

从此以后，他的拳掌将非他武功之短了。

震耳欲聋的喧闹声中，王、卓二人又激斗了十六七招。

卓辽突然改变手法，不再强攻硬打，而是欺身逼近使出肉搏短打的招数。

但见他两手忽指忽掌，变幻无方，手法细腻非常，比之方才气势雄猛强攻硬打的风格截然不同。

王元度初时抵挡不住，连连倒退。但很快就稳住脚步，但见他双手如

剑，直刺横劈无不如意，风声凌厉，恰如真的两柄长剑一般。

这一路似剑的掌法恰恰克制对方肉搏擒拿手法，只斗了七八招，卓辽就连连后退，眨眼间已退到台边。

王元度拿捏时间，一掌划去，卓辽挥拳一挡，啪的响处，卓辽震得向后又退。但此刻他已到了退无可退之时，是以腰间叠劲，奋力支撑，双脚却不敢往后移动。

但见他上半身向后弯拗，角度甚大，一望而知决计无法稳得身形。正在此时，王元度竟又一掌向他小腹拍去。

此举可就引起不少哗声，因为卓辽明明已无法稳住身形，而他跌落台下的话便算输了，王元度何须趁机再加一掌，由此可知他这一掌显然是有心取卓辽之命。

好个卓辽临危不乱，左手蓦地翻起，横掌迎击。又是啪的一响，台下群雄都道卓辽定必急坠落地，哪知卓辽反而向前挺起，斜跃数步，屹立如山。

这一下变化，博来如雷的喝彩声，人人都深信定必还有一番鏖战，而且不用说这一场定是使用兵刃。

便连王元度也是这么想法，是以他暗暗准备掣出长剑应战。

卓辽脑中泛起浑敦棍的影子，但他硬是抑制这个想法，抱拳道：“王兄武功精绝当世，兄弟只好兴瑜亮并世之浩叹了。”

他转过头向公证人说道：“在下卓辽认输啦！”

锣声起处，宣告结束战争。擂台下四方人面都升起惊讶议论之声。但由于卓辽自动认输之举，却使人人皆知王元度最后的一掌，并非有意伤人，反而是帮忙卓辽不要跌坠落地。

公证人大声宣布十名年轻高手的名次，第一名自是王元度，第二名则是卓辽，第三名便是平天虹，以下的名次大家都不再留意去听了。

群雄得知密室量才这一关将于明晨举行之后，便纷纷散去。由于这一关谁也瞧不见，所以明日起广场上将无往昔盛况。可是后日早晨由蓝峦捐赠二十万两奖金的颁奖典礼上，又可以见到这等盛况。因为一则二十万两之数非同小可，二则蓝峦说过这项大典将邀当代武林大宗师主持。

以蓝峦的身份，既敢向天下之人推崇为大宗师那就必须是大宗师方行，如若微有异议，便将是天下武林的一场风波了。因此人人都热烈地谈论起这件事，也有人啧啧称羨那二十万两银子。

晚上，蓝峦大摆筵席，第五届金鳌大会邀宴十大高手，自然也顺便邀请了许多有关之人，一共筵开五席，丝竹管弦皆有，极是热闹。

这一场盛宴中，蓝峦命女儿蓝明珠代自己陪坐于十大高手之席。而自己则陪了乡老伯、钱万贯、管中流、阿闪等人于另一席。

在座的五六十人皆是当今武林知名之士，可谓济济一堂。蓝峦向来深居简出，所以认识的人不多，反而是于母神笔李公衡，几乎全都认得，因此也由他代表蓝峦周旋应付。

这一场宴会自然不会无的放矢，表面上是欢宴本届十大高手，事实上蓝峦乃是依宣隐先生的锦囊妙计进行：一则可以结纳外援；二则趁机大规模展开搜查行动；三则利用某种情势变化而测验日月坞核心人物的可靠性。

在这一点结纳外援这一方面，蓝峦用尽心机辞令，设法与乡老伯拉近关系。他于别人不注意之时，就巧妙地逐渐透露出后日早晨的颁奖典礼要请乡老伯主持，乡老伯不置可否，唯唯诺诺地敷衍他。

宴会之外的各处时时有劲装大汉结队急行，每个院落或角廊间都有人把守。又有不少精悍干练之人，三五成群地渗入各房中搜查，都使用十分巧妙的手法，使得无心之人绝无所觉，有意之人却防不胜防。

这便是第二点的大规模搜查行动，历时不久，便已查出有三个院落极为可疑。这三个院落都互相毗邻，日月坞之人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不能渗混入去。

一直潜隐在暗中的朱机伯，率了荀通和十名非常精明的手下，很快就分布在这三座院落四周暗加监视。

筵席上的蓝峦，一直以极秘密的方式听取各种报告，即使机警如钱万贯亦只瞧出蓝峦神态有异，殊不知在一条热面巾送上或是斟酒换菜之际，蓝峦便已了然数百属下的一切动态了。

到了获得结论之时，蓝峦纵目四瞧，席中的数十人全是各路领袖人物，他估计一元教必有不少高手被羁缚于此地，还有不少听令于一元教的各路高手亦在此处，因此他考虑到一项攻击行动。

这都是早就拟定好的，因此，他只须向李公衡发出指示，命令便极秘密地传送出去。

此时连关大坚、武季重也包括在内的一个强大阵容业已准备好，不过派出攻击之时，却只由这些核心人物们之中的一个派出担任。例如第一个是雷岱，便即由一个传令之人把蓝峦的密令送达，说明已查出某座院嫌疑甚大，须率众强硬闯入搜查，必要时可出手攻击，格杀勿论。密令中只指出三座可疑院落之一而非全部。这样，假使那领队出击的雷岱乃是内奸的话，自会迅速通知对方，敌人晓得之后，自然会立刻把这一座院落一切可疑之人或物事搬迁到邻院。

敌人方面的行动，有潜隐踪迹已达数日之久的朱机伯等人在暗中监视。因此只要一有这等现象，即可查出线索，这便是宣先生的连环妙计中的一环了。

整个计划只有朱机伯、李公衡参与，荀通只晓得一部分，因是之故，假如这整个连环好计全不生效，嫌疑自然会落在朱、李两人头上。

最后的一项佯攻行动很快就结束了，每一个日月坞的重要人物都率队佯攻过一次，当然全部都没有真的攻入那座可疑院落之内，而是当队伍抵达之际，便有人用蓝峦密令把他们挡住了。

盛大繁闹的宴会也结束了，各人返回住处安歇。乡老伯召集了钱万贯、王元度、管中流三人商议大计。

他首先宣布田不恭发现火炮之事，这使得那三人面色都骇变了。钱万贯肯定地道：“姜石公的布置如此恶毒严密，可见得他一旦感到敌方力量过于强大之时，便将施用火炮把所有的人都炸死。我猜假如当时蓝坞主不是宣布后日早上还有一个颁奖大典的话，那门火炮早就在最后一场拼斗之时发射了，这真是使人不寒而栗的毒辣手段。”

王元度问道：“乡老伯，你可是对蓝坞主的安排极有信心么？如若不然，咱们今夜就去毁掉火炮，同时把广场地底的火药设法弄掉。”

乡老伯望着钱万贯，道：“小钱怎么说？”

他道：“蓝坞主不知何故设下颁奖大典之计，此计极为高妙，大概是宣先生所授，因此，咱们也不须太过忧虑。”

管中流道：“此计诚然高妙之极，但实在太危险了。试想万一当元度与

卓辽激斗之时那姜石公发动了火炮，全场数千之众，休想有一个能够活命，”乡老伯举手制止他们，说道：“明天是元度的最后一关，今宵须得早点安歇。小钱，你负责调动这一干青年高手，尽这一夜查探姜五公还有没有别的阴谋，我老头子要去赴一个约会。”

王元度忍不住关心地问道：“赴谁的约会？”

乡老伯笑一笑，道：“蓝恋，你们想不到吧！”

于是不久工夫，这一座宽大的院落内，十个房间中只剩下王元度一个。他先打坐调元运息，准备到半夜时分才躺下睡一会。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四下万籁俱寂，王元度忽然警觉有异，却是一阵极为细微的脚步声，虽是远在十余丈以外，但王元度正当运功之际，灵台清澈，耳目比平时更为灵敏。

这阵脚步声奔到院门，停了下来，过了一阵，才越墙而入。

王元度至此可以判断出绝不是居住本院内的同伴，否则怎会在院门外迟疑片刻才继续行动，分明是打量四周有没有可疑征兆才会停下来。再说院门根本是虚掩住，若是己方之人，定会推门而入，何须越墙？

他突然间泛起一股怒火，心想这些江湖人物实是卑鄙不过，老是使诡诈的暗算手段，不敢堂堂正正的挺身而出，因此他决定使用辣手对付这种偷偷摸摸之辈。

那阵脚步声穿过院子，一直走到了他的房门外，停歇了一下，似是倾听房内的动静。

王元度已站在门后，提聚起功力，只等敌人推门进来，便以重手法给他一记。这一记虽然不会致命，但至少使他失去抵抗之力，免去再度动手的麻烦。

他怒气冲冲地等待着，又过了一阵，房门无声无息地推开了，一条人影缓缓跨入来。

王元度故意暂不发难，但身子却从门后移出尺许，静静地站在那条人影的后侧，相距甚近。

他的手掌斜斜举起，掌缘离对方后颈只有数寸距离，只要发劲切落，这个夜行人决计躲离不掉。

一阵淡淡的香气送入他鼻中，紧接着他已瞧出来人的大概轮廓，而这时他的掌也刚好向下切落。

王元度心头大震，忙煞住掌切之势，可是劲力涌出，仍然有一小部分收不回，登时把那夜行人冲得向前踉跄出两步，才站得稳身子。那夜行人居然没有作声，王元度低声道：“是明珠么？”

对方嗯一声，轻轻道：“不错，是我。”

王元度在黑暗中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但到底还是很高兴，伸手把她拉过来，道：“我起先还以为是敌人，差点伤了你，你颈子上疼不疼？”

蓝明珠依贴在他身上，道：“一点也不疼，只骇了一大跳。”

王元度不知不觉用手去摸她柔软的颈，碰到细嫩的皮肤以及一些软软的发丝，顿时好像触电一般，全身血液都急速运行。

蓝明珠闭目享受这温柔的抚摸，一点也不想说话，甚至连站着也觉得乏力，终于全靠王元度的手臂才不致于软瘫在地上。

他们在黑暗中默默拥抱了好久，王元度问道：“你可是有事找我？”

蓝明珠摇头道：“我只是来瞧瞧你。”

王元度微笑道：“你不是天天都可以见到我么？”

蓝明珠叹口气道：“但再过二天就见不到你了。”

她话中的含意十分明显，可是王元度却一时不敢回答。因为这个诺言不能轻易说出，他只不过是一介武士，如今除了一点虚名之外，任什么都没有。而她却是当世最富有的日月坞主的千金。因此他当然得慎重一点，免得陷入误人误己的痛苦深渊。

蓝明珠又道：“况且我虽是每日都见到你，可是你在台上，我觉得好像距离很远很远……”

王元度虽然很想多拥抱她一会，但他却抑制住这种欲望，毅然道：“你回去吧！等我过得明天那一关，我自然会找你。”

他声音十分坚决，蓝明珠只好离开他，举步走出房外。耳中听到房门轻轻掩上的声音，她不由得涌出泪珠，却分辨不出是因何而流泪。

她离开院子之后，王元度躺在床上，思潮起伏，一时无法平静下来。

大约过了炷香之久，他被推门之声惊动，转头望去，但见两条人影冲了来，火折啪地燃上，照得一室皆亮。

王元度惊讶地目瞪口呆，只因为点燃火折的人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一个，不夜岛田若云。而后面的一个也是令人感到难以置信的，竟然是日月坞主蓝峦。

这两人怎么会凑在一起？而且又怎会夜闯此地？王元度心念一转，晓得必是为了蓝明珠的缘故。

蓝峦一伸手抓住田若云的后颈，趁势点住他的穴道。

他出手甚快，就在火光乍现之时已经发动，其时田若云根本还未瞧得清楚全房景物，可见得蓝峦根本已蓄意趁这时机出手。如若不然，虽是以蓝峦的功力造诣，亦万万不能一伸手就制住田若云。

他冷冷道：“田若云你瞧清楚了吧，老夫这就派人把你送到日月坞的死牢中，等你师父前来救你。”

王元度已离床挺立，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蓝峦挥手打断他的问话，道：“不关你的事，你赶紧休息，以便应付明日的难关。”

他迅快挟起田若云离开此房，直奔内宅，不一会已到达蓝明珠卧室。

他一直闯了入去，上房中灯火犹明，蓝明珠从罗帐中伸出头来，惊问道：“爹爹，你干什么？这……这人不是田若云么？”

蓝峦笑一笑，道：“你在床上我就放心了，如若你不在床上，这厮死也不能瞑目。”

他随手又点了田若云另处穴道。

田若云顿时不知人事，全身软瘫。

蓝峦把他放在地上，然后面色一沉，其寒如水，怒声道：“你这丫头真是胆大妄为之极，一个女孩儿家怎可以在半夜三更跑到王元度房中？”

蓝明珠登时呆了，简直不知如何应答才好。她瞧出父亲乃是真的发火，所以劳心震恐，微微发抖。

蓝峦接着说道：“刚才田若云忽然闯进来求见，并且要求不许旁人在场。等到一一照他的话做了，他才对我说道：‘在下虽然曾经对令媛无礼，但令媛也不是贞洁女子。’我当时以为他说的是芳时，心中火发，不过他既然胆敢求见，定有别的话要说，我便不发作。田若云又道：‘在下带你去瞧

瞧令媛的行为，假使如我所说，坞主须得让我专然离开此地，在下可以代守此密。’他这么一说，竟是指你而言，我心中一乱，几乎呆了。田若云又道：‘假如毫无事故，在下任你处置便是。’我勉强定一定神，心想这厮绝不会自行行动，假使我当场杀他灭口，一则属下之人已知他曾公然求见，二则他可能还有同党闹出更大的丑事。因此我只好答应了，跟他一起直扑王元度的房间。我趁他点燃火折之时出手点住了他的穴道，那时连我也未瞧清楚屋中景物呢！”蓝明珠听到此处，几乎忍不住要出言询问，但她终于不敢开口，免得增添蓝恋怒气。蓝恋停顿了一下才道：“丫头你若是以为为父点住田若云的穴道之举，乃是暗暗袒护你们那就大错特错了。”

蓝明珠惊讶地哦一声，那意思是奇怪，既然不是偏袒女儿，为何又出手制住田若云？

蓝恋继续说下去的话，解开了她心中之疑，他道：“要知，我当时相信田若云的话，必是千真万确。但即使不相信也是一样，务必先发制人，点住了他的穴道才行。这是因为不论事实真相如何，点住他的穴道之后，对为父有两层利益。一是假使他的情报千真万确，我此举可使你和王元度都深信我是偏袒你们，因此我就有机会接近他，而施以暗算，否则纵然能收拾下他，亦须费上一大番手脚。”

蓝明珠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却发觉父亲的眼光变得十分严厉，连忙不敢抽冷气，而蓝恋已责备地道：“什么？你还以为为父这样做不公平是不是？你说，你一定得说出心中的想法。”

他的态度极为坚决，以致蓝明珠晓得不说也不行，只好怯怯道：“女儿觉得不该不给他一个公平的机会。”

她说出之后，预料父亲会大发脾气，因此她硬着头皮，准备忍受这一场风雨。

蓝恋果然忿怒得吹胡子瞪眼睛，不过却没有发作，甚至片刻之间他反而冷静如常，道：“不错，如不给他公平的机会，为父的英名便从此丧失。但你须知道为父不打无把握的仗，这件家丑亦不想张扬出去，所以我打算先暗算了他，却不敢取他性命。等料理完其他的事，才把他放置在我们势力之中，这时方始给他公平的机会。换言之，他的同伴那时无法干涉得到这件事，你懂得我的意思没有？”

蓝明珠点点头，蓝恋这才又接着早先的话题，道：“田若云的情报设若正确，情形已如上述，若然不正确，我亦可不费吹灰之力把他掌握于手中，任凭我处置。”

父女两人的眼睛投向地上的田若云，女儿在心中暗暗猜测父亲将要如何做，杀死他？抑或废去他一身武功？当然决不会杀死他。

但蓝恋并没有如她所料提到如何处置田若云的话，却向蓝明珠严厉地道：“今晚你虽然没有做出可耻的越轨之事，但田若云眼见你进入王元度的房间乃是绝无可疑的。他大概是想暗算王元度那一伙人，恰好见到你的行动。又瞧清楚你是走进王元度的房间，在他这种淫邪之徒想来，不会再有别事。是以当时计上心头，便去找我，希望因此安然离开此地。”

蓝明珠直至现在才听出父亲乃是下了惩罚自己的决心，才会老是不放过这回事。她心中不禁惶恐起来，暗想父亲向来智谋过人，这回不知想出了什么方法惩罚我了。

蓝恋神情和口气严厉如故，道：“虽然你并无苟且之行，但半夜三更的

往男人居处乱跑，成何体统？我瞧你已经很想离开为父而出嫁了。”

蓝明珠惊叫一声，道：“爹爹别这么说，女儿绝无离开爹爹之意，也不想出嫁。”

蓝峦冷冷道：“住嘴，凭你这一点年纪就想瞒过为父不成？唉，这大概是我日月坞的报应，一个女儿死也不肯嫁，一个女儿却急着跟人。”

蓝明珠顿时急得哭出了声，叫道：“爹爹，爹爹，别这样说……”

蓝峦道：“总而言之，我已决定从现在起，若有人上门求亲，不管对方是什么人，我都把你许配出去，免得贻羞门户。”

蓝明珠惊得呆了，但两行热泪却不住的流下来。

蓝峦瞪起双眼望着她，过了老大一会工夫，见她不住的哭，整个人都好像傻了，心中一软，忖道：“她到底是个纯洁的女孩子，竟不悟为父的深意。”

当下冷冷道：“别哭了，光是流眼泪解决不了问题，现在就瞧瞧哪一家能捷足先登，我绝不在乎对方是什么人，更不在乎这个消息被别人知道。”

他口气虽然冰冷无情如故，可是蓝明珠已听出道理，几乎破啼为笑。但她晓得表面上仍须装出有这么一回事，当然不敢说破，只是泪珠很快就干了。

蓝峦目光移到田若云身上，道：“今晚把这厮送到坞中的死牢，我要用此饵钓到巨鱼，你瞧要不要先废去他的武功？”

蓝明珠天生心肠柔软，一想到对方这一身武功当真是费了无数寒暑练成的，一旦毁去，比杀死他还要残忍可怕。

她正要摇头，却听父亲又道：“且待我问他几句话再作决定吧，你且躲起来。”

转眼间房中只剩下两人，蓝峦连踢两脚，田若云呻吟一声，恢复了知觉。他转眼打量四周的景物，觉得十分眼熟，正要追想，蓝峦已说道：“你的情报既然有误，那就只好认命了。”

田若云哼一声，已想起这个房间，乃是二小姐的闺房，他早先也见过她的，当下道：“坞主可曾询问过令媛的行踪？”

蓝峦道：“只要她没有越轨丑行，已经够了，但女大不中留，我已遣她离开，回到坞中等候出嫁。”

田若云道：“只不知已许配了哪一位英雄？”

蓝峦道：“现下还不知道，老夫决定从现在起只要有人前来提亲，就不问对方是什么人，一难答应。”

他烦恼地叹了一口气，显然这等儿女之事很使他伤脑筋。

田若云道：“坞主这话恐怕是语不由衷，假如是在下央人求亲，虽然是最先的一个，难道坞主也答应不成？”

蓝峦早就预料到他会这么说，当下应道：“老夫已说过不问对方是何身份，只要是未婚的青年人就行。你也不例外，但你已落在老夫手中，又得知了此事，那是决计不能把你放走的。”

他沉吟一下，又道：“亦不必杀死你，老夫倒要见识见识不夜岛的手段，瞧瞧甄南有什么法子可以把你救走。”

田若云心中燃起希望之火，心想只要我目下不死，又能见得着师父，别说逃生，说不定连你的女儿也娶到手呢！

他道：“在下被坞主擒下之事无人得知，我师纵是有相救之心，亦是无

法。”

蓝峦肚中冷笑一声，忖道：“你不过一个初出道之辈，焉能斗得过老夫的心机计谋。”

原来他绕了半天圈子，只不过想使对方说出如何能迅即联络甄南之法。

蓝峦平生服高于顶，不把天下英雄放在眼中，只有寥寥数人是他心中的强敌，其一便是甄南了。

因此他一则要借此良机除掉这个强敌，二则也急于晓得甄南到底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在这附近等候消息？

正如许多别的门派的高手，都在小星坞附近百里之内，等候这一场金鳌大会决定了名次之后，才肯赶到现场一样。

他一点也不露声色，道：“这又何难之有，老夫准你向甄岛主通传消息，让他前来救你，不过时间不能太久，老夫没有工夫慢慢的等候。”

田若云大喜道：“不必太久，三五天的时间就够了。”

蓝峦道：“行，你将囚禁于日月坞的死牢之内，在未送你前去之前，你坦白回答我一个问题，那就是你这一生玩弄过多少女子？”

这时房中只有他们两人，田若云未答复之前，抬头向蓝峦望去，只见他露出一种男性方能会心的笑容。

因此田若云毫不迟疑，也微笑道：“坞主可别告诉别人，在下出道至今时日甚短，但前后已玩过五六十个女子，绝大部份是处女呢！”

蓝峦道：“我猜想那些女孩子中因贞节已失，一惊之下而萌短见的不在少数呢！”

田若云淡淡道：“这个在下可就管不了啦……”

话未说完，蓝峦出指一点，他便昏迷过去。

蓝峦道：“明珠，出来！”

蓝明珠走出来，面色发白，眼中闪动着仇恨的光芒。

蓝峦瞧也不瞧她，道：“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这厮的一身武功该不该废掉？”

说时，已提起功力，准备出手。

但过了片刻，还听不到女儿的回答。顿时大为惊讶，抬目瞧去，只见女儿面色变化不定，似乎心中有两个念头正在搏斗，一时无法委决。

他惊异地想道：“难道这厮还不足使她深恶痛绝么？她还有哪一种想法竟能使她委决不下？”

但他抑制住自己不去催促她，又过了一会，蓝明珠开口道：“若依女儿的想法，这刻还不该毁去他的一身武功。”

她的声音甚是坚定，可见得她已经考虑得十分清楚，并非故作惊人之言。

蓝峦唔了一声，让她说下去。

蓝明珠又道：“女儿的理由是，不管他是如何的万死不足以蔽其辜，但我们既是武林中人，便应依照武林规矩，让他有一个公平的机会。”

她随即叹一口气，道：“这种人实在卑鄙可耻，可是他仍应有一个公平的机会。”

蓝峦心中已认为很对，但仍不言语。

蓝明珠道：“不论是哪一个觉得他罪不可恕，应该诛杀，就得让他自由，堂堂正正地放对拼斗，好教这厮死而不怨。”

房中沉寂了好一会，蓝恋才道：“好，为父也出个难题给你，我可不屑跟这等下三滥的小贼动手，你找出四个人来，都须愿意因此人的罪行而出手，由为父挑选一个来做这件事。”

但为父已答应过不杀死他，所以这个入选之人可不能杀死他。”

蓝明珠沉吟片刻，才道：“王元度、管中流、钱万贯他们都具有着等侠心义胆肯出手除害，也有这等功力，还有一个人就是哥哥了。”

她提到她的胞兄卓辽之时，特别严肃，因为她提出他一方面是他才有这等资格条件，一方面也等如反过来给父亲出个难题，瞧他是舍得舍不得选择他的独生子干这件事。

当然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若然挑中卓辽，则势必不能由他父女出面找他，免得是因为严父幼妹的意思而出手。

必须教别人出面，那时便诉诸卓辽为人了，他若是侠义之士当然毫不考虑会出手。

假如不是的话，他很可能认为犯不着冒险而加以拒绝了。

蓝明珠并非不爱父亲和哥哥，而是相信这一件事所含的意义重大异常。

她知道蓝恋及卓辽从不故意为恶，但也不曾做过舍己为人的侠义之事。

换言之，日月坞只是闭关自守，只求不被别人侵犯，绝不考虑为武林或别的人做任何事。

然而目下这一抉择，正是激发他们步上侠义之途，改变以往的想法的绝佳机会。

蓝恋当然没想到女儿竟有这许多想法，心中哼一声，忖道：“这岂不是女心外向的证明么？为何要扯你哥哥落水呢？”

但转念一想：“假如阿辽担当了此事，对他声誉却大有增益，不致被王元度他们撇开。”

蓝恋清劲的声音打破了沉寂，他道：“你出的题目很有意思，那就选取你哥哥吧！”

蓝明珠长叹一口气，整个人如同泄了气似的向前移动几步，突然靠在父亲身上，低声道：“啊，爹爹，我不知道做错了没有？”

蓝恋扶住女儿，心中流过一阵怜爱的热流，柔声道：“孩子别害怕，你没有做错。”

他停歇一下，又道：“阿辽一定会了解我们，他的英雄气概决计足以使他无视这一场决斗的凶险。”

他停歇一下，又道：“这件事还须安排一下，事前不可让他知道是为父的主意，看来须得找钱万贯帮忙才行，因为他手下人数不少，但似乎还没有力量足以击败田若云的人物，由这些比不上田若云之人出面要求阿辽的话，便十分合理。同时阿辽若是没有这等勇气，亦可以加以拒绝。若是换做本坞之人出面要求他，他可就不便拒绝了。”

这件事定于密室量才举行过之后才进行。

蓝恋挟了田若云去了。

翌日早晨，王元度洗盥过踏出门口之时，其他的人也纷纷出现。

王元度发现少了乡老伯，询问之下，谁也不知他老人家的去向。

不过这一干年轻高手，昨夜都是由乡老伯一一叫回来安寝的，可知他是一早走开，并非昨夜窥敌之时丢失的。

用完早点休息过之后，王元度在一群好友簇拥之下走出广场。他穿行

过人丛之时，许多坦率豪爽的武林同道向他道贺以及替他打气。

无情刀管中流早一步已被人请去，进入密室。

他乃是三位主试之一。

王元度下一届时也有主试官的资格。

辰牌时分，锣声一响，一位公证人登台宣布，主试的三人是蓝峦、管中流和关大坚。

前二人乃是大会规定中必然的主试，关大坚却是由蓝峦聘请的。

数千观战之人没有提出异议，主试官的人选便由此确定。

要知那关大坚多年前在江湖上声名极为响亮，外号铁面魔君，乃是当今的前辈高手之一，尽有资格担当主试之职。

同时外间也无人得知他乃是日月坞三院院主。

这时无情刀管中流已在秘室外的厅子等候。

蓝、关二人却在另一间屋中。

关大坚一向都不开口说话，但这刻却禁不住问道：“坞主前此本已决定请季重兄主试，何以改为敝院？”

蓝峦肃然道：“我有意结纳王元度这一派人马，所以今日这一关非让他闯过不可，但武院主似乎不大赞成，是以改变了主意，请关院主出马。”

关大坚点点头，蓝峦又道：“但关院主总须略略出手应个景，不然的话，以那王元度的为人，说不定反而大不高兴，甚至向外宣扬此事。”

关大坚缓缓道：“敝院自当尽力而为，不过假使王元度一上来便尽出全力，恐怕敝院想退让也有所未能。”

这话自是实情，只因那王元度并非寻常人物，设若全力出手，谁也不敢大意相让，以致遭遇不测之祸。

蓝峦道：“如若迫到这等地步，便是无意，我也不能责怪院主。”

说罢，便相偕离座出门，走入一间厅堂，会见过管中流。

此外，还有两位公证人在场。

公证人让他们拈阄决定各人所守的关口，但只有他们三人各自心中知自己把守第几关，不许说出。

依照规定，密室之内有三个关口，都是漆黑不见人影的房间，第一关是内功，第二关是拳掌，第三关是兵器。

三位主试官拈阄之后，便一同走入密室，各依拈阄所定的次序前往把守。

然后就是王元度踏入厅堂。

王元度乃是在广场中步入此地，天下英豪都羡慕万分地目送他踏入那最后的一关。距王元度较近的都纷纷叫喊，皆是鼓励他及祝贺他的话。

他步入厅堂之际，心中不禁想道：“人生至此，夫复何求？我王元度这一生总算没有白活了。”

公证人向他解释这最后一关的规矩，他虽然早就听管中流详细说过，但仍然肃然聆听。

公证人的声音不含一点感情，道：“从这道门户进去，乃是一条黑漆无光的甬道，直到你踏落地面听到咔嚓一声，便已到达第一间密室的门口。这便是密室量才的第一关，比斗的是内功。过了这一关，少侠不妨用这枚火折照看之下，找到门户，推门而入，便又是一条甬道。第二间密室是比斗拳掌，过得这一关，可用前法进入第三间密室之中。”

他话声顿了一顿，便又道：“少侠请吧！”

王元度道谢一声，推门踏入甬道，那道水门一关上，甬道内果然十分漆黑。

他昂然举步，大约走了三丈之远，脚下微感一沉，并且听到了咔嚓一声，当即小心地跨入密室之内。

这间密室到底有多大多宽，无法以眼睛查看，但大会规定中却是两丈七尺方圆之大，室内不准放置任何物件。

王元度跨入室内，特意放重脚步，走了一丈左右，便停下不动。这样主试之人自然晓得他在什么地方。

密室之内不但全无光线，亦全无声息。

王元度耐心地等候着，过了一阵，左方角落中步声忽起，一个人向他站定之处走来。

这刻只有听觉还有点用处，他侧耳倾听着，这阵步声走到距他六六尺左右就停了下来，然后一阵微风从他左侧掠过，接着在微风掠去的方向，距他约摸是五尺远处的地上，微闻哧的一声。

王元度立刻旋侧身躯向着那边，因为分明是对方纵了过去。但他却无法猜测得出对方为何要跃到那一边。

陡然间火光一闪，有人燃起火折。

王元度当火光一闪之际，已看清自己面对之处并无人迹，不禁大感震讶。

转头向火光发出之处望去，只见一个身躯高大的老人手中拿着火折，面上毫无表情。

他认得这位老人正是外号铁面魔君的关大坚，无怪他面色森冷，全无表情。

最令他感到迷惑的是关大坚所站之处，乃是他从墙角走出来时最初停步的所在，那么是谁从他面前掠过？

莫非是关大坚掠过之后又迅即退纵回原地？

但他心中又晓得绝非如此，因为当时他极为小心注意，假使关大坚两次移动的话，他定可感到空气的波动，或是听出一点点衣袖掠风之声。

王元度转头回瞧一眼，这间密室空荡荡的尽收眼底，哪有别人踪影。

关大坚冷冷道：“你瞧清楚了吧？”

王元度不大明白他的意思，却仍然点头承认这话。

火光突然熄灭，使人感到更加黑暗。

王元度灵敏的感觉又察出一阵微风从他右方掠过，然后在五尺外发出脚尖点地般的微声。

他不明白关大坚为何跃到他右后侧五尺之处，但身躯已旋过向着对方。

火光倏起，他面向之处又是杳无人迹，不禁回眸望去，但见关大坚仍然站在原地，手举火折，全室照得清楚明白，哪有第三个影子。

至此王元度已晓得对方不知用什么手法，使得自己误以为他跃了过去，但最迫切的疑问是他为何要这样做？何以不径出手考究自己的内功。

关大坚以冷漠的声音说道：“江湖上诡奇手法之多，难以尽悉。这等黑夜中诈作换位之法，便是江湖道常见的诡奇手法之一种。”

王元度不禁暗暗感激，忖道：“原来这位武林前辈特地借此机会将这法子教我。”

那关大坚右手往长衫下面的腰间一摸，取出一物，却是一柄狭薄长剑，软垂向地。但他轻轻一抖，顿时挺直，剑身也泛起蓝汪汪的光华。

他低头瞧了瞧手中之剑，又冷冷道：“此剑名叫鬼哭，能软能硬，锋利无匹。但今日我们不是拼斗剑法，是以对你没有什么影响。”

王元度道：“在下闻得世间的神兵利器之中，这鬼哭剑的厉害并不在锋快之上，但真正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却全无所知了。”

关大坚颌首道：“不错，知道此秘之人除非是得过此剑，武林中但知，鬼哭在身，万邪不侵，这两句话而已。你如若很想知道，老夫不妨告诉你。”

王元度拱手道：“关前辈若是不吝指点，在下自当洗耳恭聆。”

关大坚道：“此刻有一宗异处，便是不论在什么地方，设若有人潜近周围十丈之内，便生出感应警兆。此所以万邪不侵，端的是防身至宝。”

王元度恍然大悟那“鬼哭在身，万邪不侵”的含意，当下拱手道：“承教了。”

关大坚面上直到现在仍然毫无表情，冷冷道：“老夫将以此剑，缓缓向你刺去。但在熄灭火折之后及出手之前，将用前法扰乱你的视听，使你不知老夫身在何处，方始出手。假使你挥剑抗拒方向不对，就失去机先，很难过得这一关了。”

王元度心中微征，忖道：“这一场乃是比斗内功，怎的弄出这许多古怪法子来呢？”

只听关大坚又说道：“内功深厚之士，定必听觉聪敏，感觉极灵，是以此举亦属主考范围之内。但老夫如若不在事先讲明，便不公平了。”

王元度一听这话有理，便道：“既是如此，关前辈请。”

关大坚咳嗽一声，这才突然熄灭火折，口中还说道：“少侠小心了！”

话声稍歇之后，一阵微风从王元度左侧拂过，接着在离地四五尺之处发出脚尖落地的微声。

这时王元度已用尽全力查听一切征兆，忽又感到一阵微风从左侧拂向右方，接着也听到脚尖点地之声。

王元度忖道：“他第一次有没有移动尚是未知之数，是以我必须防备前方及左右。但这刻左方有了动静。落向右方，由此可知前方一定已没有人。关大坚敢情已跃到左方，才能从左方发生动静，现下他不知是在左抑是在右？”

一团漆黑之中，他仿佛感到有兵器向自己缓缓攻到，但却不晓得是从左方攻来抑是从右方攻到？

假如对方没有先说明这等考究内功之法，他大可以挥剑绕身划上一圈，便知敌人是从何方出手。

但目下若是这样做法，无异于承认自己的内功修养无法查知对方从哪一方攻到。

他乃是光明磊落之士，一丝一毫都不肯取巧。

所以他极力沉住气，单用感觉去捉摸对方到底从哪一方攻到，若是换了别人，决计不肯冒这等大险。

在黑暗中一把长剑从他正面缓缓刺近，左右两方全无动静。

这把长剑在黑暗中全无光芒，去势又稳又慢，半点声音风力皆无，刻后的关大坚铁面上闪出一丝冷酷的笑容。

那关大坚面上泛起的冷酷笑容内中大有文章，原来他已看准王元度的

性格，料他纵是感到敌人出手，而又不能确知敌剑从何方刺到之时，决计不会挥剑试探。这王元度果然没有出剑探测，此所以他忍不住冷冷地笑一下。

这到王元度最大的问题是他根本不晓得敌人站在正对面，还一心一意提防着左右两方。

因此关大坚的长剑只要递到他身前一尺之内，其时纵是发觉了，也难逃杀身之祸。

自然以他耳目之灵，很少会有这等情形发生，如若对方不是强如关大坚的话，只须一举剑就会被王元度查出。

关大坚手中的长剑极稳定地向前刺去，虽然十分缓慢，但到底还是一直向前移动，因此不久剑尖已距王元度胸口大穴只有两尺不到。

剑尖逐寸向前移动，王元度深感讶异，心想那关大坚明明要印证内功，为何至今尚无动作。

若说他有意趁此取巧，这一段时间也该足够了。

除非是想取自己的性命，念头转到这一点，顿时大为惕凛，迅即运气护身，上半身极稳定地向后仰退。

正当此时，突然一丝极微细的风力迎面射到，他上半身向后疾倒，仗着腰腿之力稳住身躯。

整个人齐腰以上都向后仰，与地面平行。

这等式子说难不难，说易不易。不难的缘故是普通的人几乎都可以办到，不易的是这等式子极为呆板，无法迅快变化。

但王元度前此舍命练成的修迷密步之中，却有这么一个身法，因此他一点也不须恐惧身法呆滞，右手长剑已横架身前，严密护住下三路。

密室中忽然升起一阵冷峻的笑声，却是关大坚的口音。

他接着说道：“王元度，你没想到老夫仍然在你对面站着吧？”

王元度没有做声，心中却生出一个疑团。

暗想刚才明明从对面射来一丝冷风，我才加快向后仰避。

以他的武功造诣而言，这一丝冷风绝不会是他无意中弄出来的，因此他应晓得他的位置业已暴露，为何还说我想不到他在对面呢？

正在疑惑之际，关大坚又道：“老夫之剑离你胸口大穴不及半尺，你最好别轻举妄动。”

若有丝毫可疑声响，老夫失手出剑，你便一命归阴，再也不能在世上称英雄了。”

王元度听了此言，又是一惊，付道：“以他耳目之聪，怎会不曾发觉我上半身向后倒仰的风声。”

转念之际，索性使出修迷密步身法，快如闪电般跃到屋角。

关大坚又缓缓道：“你为何不敢开口答腔？莫非想使老夫误以为你不在原地么？”

王元度站在一隅，暗暗好笑，想道：“若论他这刻的耳目之聪，当真使我难以置信那一夜交手时武功竟是如此高强。”

他当然不肯做声，让他自己捣鬼。

只闻关大坚又道：“王元度，你想不想过得老夫这一关？抑是想丧命于老夫剑下？”

王元度心想不回答已经不成，但一开口便暴露出位置，也不行。一急之下，突然触动了灵机，当即提聚功力，施展出传声之法，道：“在下当然

想过这一关，只不知如何做方能过得。”

关大坚发觉他以传声之法回答，顿时生疑，左手取出火折，口中应道：“若想过得这一关，成为真真正正的本届第一高手，那就先丢下手中长剑，以示诚意。”

王元度一听丢剑之言，便知道他已生疑，想从他长剑触地的响声中判断他是不是在他控制范围之内，假如王元度他已经退开，自然不肯丢弃手中之剑。

他正要开口说话，反正已隐瞒不下去。

忽听呛啾啾长剑落地之声，那位置正是在自己早先站立之处。

关大坚甚感满意，他左手虽是取出火折，但在目下紧要关头可不敢打着。

因为在这等极黑暗的所在，火光突然亮起之时，越是接近火光之人就越易眼花，较远的人反倒受影响较小。

因此，关大坚深恐一打着火折之时，王元度会趁机跃开。

他沉声道：“老夫的条件很简单，对你全然无害，亦不妨害道义，那就是你接过硬品之后，立刻就率众离开此地，不论任何理由都不能多逗留片刻。”

王元度心中有数，传声应道：“不行，假如我的朋友失去踪迹，难道我也不顾而去不成？”

关大坚道：“你的人一个不缺，全都安然无恙，这样你可肯离开？”

王元度又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因为听那长剑落地的声音，可知有人暗中帮助自己，用意当想探知关大坚的计谋。

因此，他若是断然拒绝，说不定坏了暗中那人的苦心。（他推测那人定是乡老伯，否则谁也没有这等高强的本事，能在黑暗中远远把剑丢在正确的位置上）但却也答应不得，一答应了就得遵守行事。

正在迟疑之时，火光突起，原来是关大坚冒险打着了火折。

假如王元度还在原位的话，这刻乃是绝佳的打着火折的时机。因为王元度分明正在思索答应与否，心神既分，便很难把握得住这瞬息的机会逃开。

火光照亮这间密室，但见王元度站在角落，离他远远两丈有余。

关大坚面色一变，但旋即镇定如常，冷冷道：“王元度，你当不成本届第一高手啦！”

王元度实在想不出是何道理，忍不住问道：“这却是何缘故？”

关大坚道：“老夫但须出去问一问公证人，为何你可以携带两柄剑进来就得啦，依照大会规定，你此举将被除名逐出。”

王元度哦了一声，此时耳中传来乡老伯的声音，因此他默然片刻，才道：“但关院主却忘记了一事，那便是在下不容你有出去召集公证人的机会。”

话声未歇，人影闪处，已到了关大坚身前一丈以内。

这刻关大坚不能不摆好门户，否则对方乘虚而入，便来不及招架了。

关大坚嘿嘿冷笑，道：“好大的口气，老夫倒要瞧瞧咱们哪一个走不出这间密室？”

乡老伯的声音又送入王元度耳中，他自然用的是千里传声之法，是以关大坚绝听不见。

王元度听罢他的吩咐，向左方通往第二关的门户望了一眼，相准距离，

这才作势挺剑欲攻。

关大坚啪一声收起火折，全室又是一片漆黑。

他趁这时重重地咳一声，霎时隐隐听到木门开阖的微响。

突然一股锐厉的剑风袭到，关大坚心头一震，挥剑封架，呛一声震开铁剑。

但敌人攻势极是凌厉，一刻接一剑地攻到，关大坚不暇分心，赶紧封拆。

在这等漆黑一片的地方，双方动手全仗听风辨位，比起平日拼斗凶险百倍，略一失手，便有血溅密室的杀身大祸。是以关大坚丝毫不敢大意，用尽了平生的功夫拼命攻拆。

事实上，这刻王元度已经处身于通往第二关的甬道中，他依照乡老伯的吩咐，在甬道中站了一会，这才取出火折打着。

他恰是站在两丈长的甬道当中，目光到处，但见脚下躺着一人，在这人的左方数尺之远，又另有一人屹立不动，那人却是日月坞坞主蓝峦。

双方目光一触，蓝峦以食指按唇，示意他别作声，弯腰挟起地上之人，便向第二间密室奔去。

两人到了密室之内，蓝峦在墙壁上摸了一下，一块石头突然移开，他从洞中取出一盏油灯，点燃之后，挂在墙上，这才说道：“多亏乡老伯前辈答允帮忙，方能容容易易破去敌方奸谋诡计。但我真想不通那关大坚为何甘愿附敌，做敝坞的内奸？唉！这真是令人痛心不过的事。”

王元度没有做声，低头瞧瞧地上之人。

蓝峦连叹数声，才道：“此人乃是一元教四大护法之一，姓左名昆，他的左手剑乃是武林一绝，在一元教中，除了正副教主以及军师姜石公之外，便是四大护法地位最高。护法之下，还有七兽，皆是武林中罕见的高手。这都是乡老伯前辈探知的，外间之人连一元教之名也很少听到，即使晓得有一元教的人，也仅知一元教网罗得不少高手。”

他又长叹一声，道：“只不知关院主在一元教中是什么地位？”

王元度道：“坞主下一步如何做？”

蓝峦道：“今晚我们须得动员身手高强的人，连夜把广场中的火药毁去。幸好我已把小星坞的详图送给宣先生过目，请他指示如何毁去火药。承他详细标示出对方在何处理设火药，以及如何毁去火药之法，当然在动手之时，危险仍在，万一被对方发觉，立即发难，此时所有在场动手之人，决计无一能够幸免。”

王元度道：“此地四面皆水，想来不难引水毁去火药。”

蓝峦道：“当初我也是这样想法，但宣先生却说对方的火药经过特别装置，绝不怕水，否则来一场大雨的话，姜石公岂不是干瞪眼。”

王元度道：“在下虑不及此，坞主万勿见笑。”

蓝峦道：“老夫也从没考虑到这一点，根据宣先生的图示，尚有数处地方很可能埋藏得有火药。老夫已亲自下手破坏药力，竟然处处皆被宣先生料中，这一趟如若不是向他老人家求教，这一场劫祸定难幸免。”

王元度道：“姜石公埋藏下这许多火药，假如咱们破坏得不够彻底，仍是一场大祸，最好抓他手下一两个人审问一下，以免遗漏。”

蓝峦道：“不但老夫有这种想法，钱万贯兄亦力主此说，所以乡老伯前辈亲自下手要活捉关大坚。正因此举万分重要，不能失手，兼且在密室之中，

可以秘密进行许多事，是以关大坚乃是最理想的人选。加上这个护法高手左昆，两相对证之下，必无差错。”

王元度这才恍然大悟，道：“怪不得乡老伯要在黑暗中动手，敢情是万无一失之意。”

他们谈了好一会，蓝峦去把管中流叫来，告知一切，管中流亦大感愕然，不过，也有很值得欣慰的是王元度这一关密室量才总算是闯过了。

蓝峦从另外一个墙洞取出三轴图画，展开其中一幅，道：“这三幅都是小星坞的详图，而这一幅业经宣先生标示埋藏火药位置。另两幅准备让关大坚和左昆两人分别招供之用。这是一举两得之计，假如他们招供的与宣先生的完全相同，可知宣先生神机妙算全无差错，又可证明关、左二人乃是真心招供。反之，亦可以知道他们是作伪。”

管、王二人详细看过，发觉除了那一片广场之外，内宅亦有数处已安下火药，不禁咋舌不已。

蓝峦郑重地说道：“昨夜承蒙乡老伯前辈慨允出手帮助敝坞对抗一元教，渡过劫难。我则应允一改历代隐秘闭关的宗旨，尽力为江湖除暴安良，伸张正义。只不知两位是否也可慨允相助敝坞？”

管、王二人都很高兴地答应了，只因那日月坞人力庞大无比，若是出而行那侠义之道，收效之宏不问可知。

至此形势已经分明，以乡老伯为首的这一帮年少英侠的集团完全支持日月坞，对抗那神秘恶毒的一元教，以及许多辅助一元教的杀星魔头。

又过了半个时辰，室门开处，乡老伯挟着关大坚进来，呵呵笑道：“这一架打得很过瘾，他的武功敢情真不错，特别是火候精深，在黑暗中交手益发厉害些。若然换了王元度的话，纵然赢得他，自家也定必受伤无疑。”

他们开始进行拟定计策，管中流把左昆弄出去，亦把多余的两份地图带走，密室之中只剩下关大坚和一份地图，以及乡老伯、蓝峦、王元度等三人。

乡老伯正要伸手拍开关大坚的穴道，蓝峦道：“前辈且慢动手，先让在下搜查一番。”

说时，蹲下去翻寻关大坚身上之物，不但囊袖各处搜得十分细致，连鞋帽之内也加以严搜。

乡老伯道：“你可是怕他暗藏歹毒武器，若是如此，老夫不让他动弹也就是了。”

蓝峦道：“在下倒不是怕他的歹毒武器，而怕他带有厉害毒药。假如他感到屈辱难忍，便服毒自杀，咱们岂不是白费了心机？”

乡老伯道：“这话有理，你小心点搜查吧！”

心中却暗惊这个日月坞坞主蓝峦果然心机过人，心思缜密异常，如若碰上这等敌手，势须小心在意才行。

他以前一向仗着天下无双的武功绝艺，根本不把天下之人放在眼内。

但最近经历到的事，却使他感到惊心动魄，渐渐发觉这世上有许多事情不单是武功高强就能抗拒的。

例如姜石公埋下无数火药在广场中之事。

假如当日迫得他疯狂发动毒手的话，自己虽是武功盖世，只怕也得炸成飞灰了。

不过话说回来，像他这等武功通玄的高人，事实上已足可使许多智计

失去效力。

例如日月坞的险秘，全然阻挡不住他的出入。

且说蓝峦继续搜查，连头发之内也摸过了，皆无发现。当下请乡老伯下手解穴，但自然仍旧禁制住他的武功，只让他能行动说话而已。

关大坚睁开眼睛，见到室中的三人，面色微变，目光停留在乡老伯面上。

乡老伯道：“不错，是老夫擒下你的，现在你最好从实回答我们询问的问题。”

关大坚没有开口，盘膝而坐，姿势冷硬，一望而知他决心不回答任何问题。

蓝峦长叹一声，道：“关院主，我个人纵是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但依此举不免危害到本坞许多人，难道你就不为他们想想么？”

他到底是饶于计谋之士，一开口就从感情上进攻，并不讲什么大道理。

关大坚果然忍不住说道：“日月坞闭关自守，坐使无数人才终身老死坞中，这是一大罪过，因此本人不惜帮助外敌，把日月坞毁去，说到恩怨两字，倒不曾发生在坞主身上，而是故去的老坞主曾经对不住本人，仇怨难解。”

蓝峦道：“我一直也不晓得有这件事，若然先父告诉了我，哼，哼，我敢说你勾结外敌之事，定必很早以前就被我查出。”

关大坚颌首道：“你的智谋果是出众，这话或者不假，只不知今日你想如何对付本人？”

第十八章 破奸谋卓辽耍大象

蓝峦道：“你虽是通敌反叛本坞，但我仍不想使你偌大年纪而不得寿终……”

话犹未尽，关大坚喝道：“住口，我既敢与姜石公勾通，自然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这一条性命值不了什么，你尽管取去。”

这话意思不啻是说决计不会泄露姜石公的计谋布置，王元度勃然大怒，朗朗斥责道：“关大坚你这算是什么？难道说不怕死就是大丈夫不成？依我看来，你简直是天地间少见的卑鄙小人。”

关大坚也怒气冲冲的瞪眼道：“我如何是卑鄙小人？”

王元度道：“你与老坞主有仇是一回事，但这蓝坞主以国士待你，你却全然不放在心上，这还罢了，只有一事最不可饶恕。”

关大坚真不服气，厉声道：“什么事，你说出来听听。”

王元度凛然道：“以我所知，蓝坞主与姜石公结怨作对是二十年前之事，其时他早已接掌坞主之位。也就是说，你已受蓝坞主之恩，位至院主，然后才有姜石公之事，你见姜石公大有击败日月坞之力，所以才与他勾结。由此可知你乃是忘恩负义之辈，又是恩怨不分明的小人。”

他这一番道理只骂得关大坚张口结舌，做声不得。假如说关大坚早在与故世了的老坞主结怨之时，就开始勾通外敌，自家又设法钻营高位，以便探听日月坞的一切动静，其意义就完全不同了，谁也不得能怪他卑鄙负义。

密室之内静寂无声，过了一会，关大坚才道：“既是如此，我也没得话

说，你们打算把我怎样？”

乡老伯道：“还不是刚才那一句话，我们问什么，你就从实回答什么。”

关大坚默然片刻，仰天厉笑一声，道：“我已做错在前，这刻如若出卖姜石公，岂不是再错于后？不行，我不能回答任何问话。”

乡老伯不管他有理没理，冷笑道：“那也行，老夫倒要瞧瞧，你熬受得住多少种毒刑。”

这话从他的口中说出，自然非同小可，关大坚不禁面色一变，把牙齿咬得格格有声。

蓝峦忙道：“关院主，乡老伯前辈虽是这么说，但我绝不肯让你遭受荼毒，定必求他老人家改变主意。想来我这几分面子还可以求得到。咱们的话从头说起，我蓝家的恩怨你暂且撇在一旁，单论本坞千余子弟，其中亦有你的子侄后辈，如若化作劫灰，想你亦于心不忍。

加上数千位来此参观盛会的英雄豪杰，其中也有你的旧交，只望你念着这一点，把姜石公埋藏在这小星坞各处的火药位置指出。如此，于你无损，于人有益。假使关兄答应的话，咱们之间恩怨亦不必细算，我让你恢复自由之身，咱们从头再斗，你怎么说？”

关大坚听了这番话，不由得大为动容，凝眸寻思。蓝峦拉了乡老伯走到一边，还用千里传声之法说了几句话，这才回转来等他回答。

关大坚道：“好吧，把本坞详图给我。”

他展开那图样，取笔注出火药埋藏之处，良久方始注好。

蓝峦道：“你既然答应了，便不得漏去任何一处。”

关大坚道：“这个自然。”

乡老伯突然出手点住他的穴道，让他暂时陷入昏迷之中，一面叫王元度去把宣隐先生所注的详图取来，两相对照之下，发现遗漏了十几处地方。这些地方皆是日月坞重要人物的居处，照理说应是由关大坚亲手埋藏的，因为其中好几处地方日夜有人巡守，外人绝难混入。

乡老伯怒道：“这等人毫无信用，干脆一掌击毙。”

蓝峦沉吟道：“本当如此，但最好等到左昆也审问过，方始处置。”

老人点点头，命王元度把关大坚搬出去，也藏起了那两幅地图，这才叫管中流把左昆带入来。

他拍开左昆穴道，使他能够说话。

左昆立刻说道：“蓝坞主，咱们都是江湖上有名有姓之人，你若是一刀杀死我，我感激不尽。假如使用恶毒手段教我说出什么话，可别怪我出言不逊。”

蓝峦点头道：“自然是这样，兄弟只想跟你打个商量，行的话固然最好，不行就拉倒。”

左昆道：“坞主即管说，兄弟洗耳恭听。”

蓝峦道：“兄弟已查明姜石公埋藏火药之事，亦不是完全没有法子趋避，只是那么一来贵教便成了武林公敌，左兄不妨多加考虑，最好注出详细位置，让兄弟核对一下关兄所注之图，你怎么说？”

左昆沉吟不语，这刻他内心中波澜万丈，全然无法冷静下来。

他有两点感到最是大惑不解：一是蓝峦他们如何侦知自己潜入此地暗助关大坚？二是姜石公放火药之事，何等秘密，蓝峦怎能查出？并且使得关大坚已供出了埋放地点？

要知这埋放火药之事，乃是武林史上旷古以来最庞大最凶毒的大阴谋。姜石公为了此事，所作的准备工夫已达数年之久。例如其中的火药一项，不但数量极多，一时无法购足，即使来源不虞缺乏，亦不能在同时之间购下这许多，以致风声泄漏。单单是火药这一项，花的工夫可算不少，事先既须找到稳妥的地方存放，以免不慎爆炸，又须另觅一处地方以作加工之用，由火器能手将火药改装成不怕潮湿水气而又仍可点燃爆发。这一切准备工夫，说时容易，做时却难，也不知花了多少心血气力才办妥。

这等巨大的阴谋只要其中一环略有疏漏，就将被江湖上大行家追查出来龙去脉，因此，每一件事都必须小心按照计划进行，不能有丝毫遗漏或走漏风声。

左昆在一元教地位甚高，得闻许多机密之事，但虽是如此，一元教所网罗的许多高手之中，仍然有一部份他不知道。即如日月坞中的内线到底是谁？他也是到最近才得知的。

据姜石公的研究考察，关大坚绝对可以信任。左昆对姜石公的判断那是全心相信，从不怀疑。是以目下一听关大坚已供出埋放火药的图样，使他几乎难以置信。

蓝峦任得此人思索，并不催促。因为在他反击敌人的计划中，这关大坚、左昆二人仍是最后的一着棋子，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又过了一阵，左昆缓缓道：“蓝坞主虽是给予兄弟一个机会。但兄弟无法接受，盛情只好心领。”

他露出咬牙切齿的样子，蓝峦拚指疾点，登时制住他的穴道。

乡老伯伸手一捏左昆嘴巴，下颚便掉下来，嘴巴大张，活像一条离了水的大鱼。蓝峦亦弯腰与乡老伯二人细细检查左昆的牙齿，立刻发现左下额有一枚白齿乃是镶嵌的假牙，这刻已有小部分脱离了原位。

蓝峦取出一个小钳子，手法极巧妙地取下那枚假牙，顾不得牙上散布的臭味，小心检视。果然在齿根部位，发现有点异状，似是整枚假牙做好之后，再涂补好根部的洞穴。

乡老伯已查明左昆口腔内没有其他的假牙，当即捏住他的下颚，向上一推，咔嚓一声，左昆嘴巴已经复原，他接着一掌拍开他的穴道，道：“小左，你现在想求死只怕也不容易了。”

左昆面上布满惊骇之容，道：“在下很想知道这等秘密是谁泄露的？”

蓝峦用一块油布包起那枚假牙，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道：“是姜石公自己泄露的秘密，但当然他是无意中泄露。自从我发现了他埋放火药的阴谋之后，对他的毒辣手段有更高的评价，是以考虑到他有什么手法让部属们在不得不死之时，得以很快地如愿以偿。”

左昆道：“照这样听来，坞主智谋之高，心思之密，竟不在敝教军师之下了。”

蓝峦微微一笑，道：“兄弟承蒙姜石公瞧得起，视为大敌，自然不能全无还手之力，以致贻笑天下英雄。不过若论手段心计之毒，兄弟是远远不及姜石公。试想：他定下这等可使数千人化为飞灰的阴谋毒计，竟能说动高明如左兄之士，甘愿在必要之时亦同归于尽，这等功夫，兄弟自叹望尘莫及。”

左昆不觉吐露真言，道：“敝教军师果然很有说服别人的力量，凡是与他接近之人，无不甘心情愿为他誓死效忠。”

蓝峦面上微笑如故，道：“但兄弟却要指出两件事，左兄听了，须认真

加以考虑。头一件，左兄可曾想到，假使外面广场中发生爆炸，死伤无数的话，从此之后，一元教便是天下武林公敌，像左兄等这些名家高手，永远也不能脱离该教，这不但是歼灭敌人之法，亦是逼得全教之人无法离开之举。”

左昆耸然动容，心想，我一直只想到此举定可以把武林精英毁去大半，从此之后，黑白两道俱得运一元教的管辖指挥，本教之人无不可以横行天下。却没想到此举果然能迫使所有曾与本教有过来往之人，此生此世休想脱离。

蓝峦又徐徐道：“第二件事，兄弟判断左兄一定还被瞒在鼓中。那就是姜石公这次除了理放火药之外，还秘密运来两口红衣火炮。”

左昆面色微变，道：“坞主这话可是当真？”

蓝峦道：“兄弟何必骗你，我们亦是昨日才发现的。因此，兄弟不免想到倘若碰上某种时机，姜石公为了达到目的，很可能下令炮轰本坞，其时他能不能把诸位通通撤到安全地点？殊为可疑。”

左昆大为震动，凝眸不语，过了好一会工夫，才道：“姜军师此举未免太不把属下之人放在心上了，兄弟闻知此事，果然大感寒心。”

蓝峦又道：“兄弟决不向左兄打诳语，那就是姜石公罗致的高手，都属铁铮铮的英雄豪杰，像关大坚关院主，本来亦不肯注释详图，但经过兄弟这一番合情合理的分析，再动之以情，望他为了数以千计的子弟兵着想，才蒙他标示出火药埋藏之位，现下也望左兄花点精神，注出详图，以便对照，此举不但可挽回武林浩劫，亦是贵教重获一线生机的机会，否则便注定要在姜石公手中沉沦下去，永为江湖不齿的帮派了。”

左昆大为激动，展开了那份详图，立刻取笔加以标示。

乡、蓝二人特别注意他标示到内宅之时，所注出的位置，发现与宣隐先生的图样完全一样，不多不少。当下晓得左昆乃是真心实意想挽救一元教，不致成为天下公敌。

他道：“兄弟定要设法使左兄和关兄瞒过姜石公，重返贵教，而且兄弟决不向左兄要求任何条件，只要这一次瞒得过，将来贵教与敝坞敌对之际，咱们仍然各行其事，不论是明争暗斗，一如从无交情之人。这样，兄弟既不致于看不起两位，两位亦能无愧于心，重返教中出力。”

左昆肃然道：“蓝坞主当真是一代雄才，兄弟望尘莫及，深感敬仰。这一番深意，果然可使兄弟无愧于心，唉，姜军师实在做得十分不对。”

蓝峦道：“兄弟还要安排一下，左兄请耐心稍候，乡老伯乃是当世无双的大宗师，武功之高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左兄现下有这等良机拜识乡前辈，若不请益一番，那就当真是入宝山空手回了。”

他微笑出室，到了第三个密室之内，但见管中流和王元度正在闲谈。一灯荧荧，关大坚僵卧不动。

蓝峦迅即把对付左昆的经过说出，最后道：“关大坚因口中毒药尚未取出，所以还肯死心塌地，宁可以一死赎回供出各处火药理放地点之罪。而他留下的十几处，便是指望他死了之后，仍然炸得死我。”

管中流面罩严霜，道：“既是如此，坞主不可纵虎归山，须得取他性命，以绝后患。”

蓝峦长叹一声，道：“昔年先父结下冤仇，我虽是屡加恩惠，他仍然不能释恨。假如这一次放他生路，能使他消除旧恨，我甚愿试上一试。”

王元度慨然道：“坞主说得好，如若能以仁义之举，化解积怨，想来故世的老坞主英灵有知，亦当大感欣慰。”

蓝峦怔了一下，忖道：“这人真是大仁大义之士，我那番话有几分真心，自家还不知道，却自知有几成不过说得冠冕堂皇而已。但王元度他却提起先严在地下之灵，将会感到欣慰，这话说得极有道理，若然不是真心这么说的话，迟早会被他轻视不齿。”这么一想，可就不能不用心思索下手之法。王元度怎知他天性中的仁义之心，已深深感动了这个老谋深算之人，步上了正义之途，这等功德，价值不可衡量，冥冥之中，已积下无限福泽。

蓝峦想了一阵，道：“我实在没有什么把握，但求尽力去做便是了。”

他先弄开关大坚的嘴巴，果然发现一颗假牙之中，藏得有物，只要运劲咬碎，即可致命。

他取出这颗假牙之后，道：“姜石公果然机诈无比，利用这等妙法，可使部属随时自杀，不畏敌人凌辱。其实他乃是深知人性弱点甚多，除了大忠大孝之人，意志绝难动摇之外，其余的人，不论成就如何的大，亦抵受不住种种酷刑的折磨。因此，他为了确保秘密，在这自杀方面，实在下了不少苦功。”

王元度道：“坞主之意，敢是说以关大坚这等人物，若然无法自杀，亦将受不住毒刑而供出一切秘密么？”

蓝峦道：“不错，等一会解开他的穴道，他发现藏有毒药的假牙已失，一定面色剧变，可知他何等依赖这一件致命之物。”

说罢，伸手拍开关大坚的穴道，关大坚定一定神，猛然神色大变。

蓝峦道：“关院主即管放心，我早就猜想出姜石公在何处收藏毒药。但早先为了示信于你，所以不曾取出。现下却是为了怕你一时看不开而出此下策，才斗胆取下那枚假牙。”

关大坚没有做声，神情间已远不如刚才那般冷硬倔强。

蓝峦又道：“我决不会用任何手段凌辱院主，这一点你大可放心。”

关大坚大为惊讶，心想，这蓝峦一向心黑手辣，从不流露真心。但此刻语气诚恳得使人不能不信，是什么物事使他改变得如此剧烈？莫非这又是他另一套阴谋诡计？

蓝峦见他没有说话，已猜出他的心意，也不说破，话题转到别处，问道：“关院主，你此次在一元教进犯本坞的计划中，担任极重要的脚色，我只问你一件事。”

关大坚摇头道：“坞主不必多费口舌，我不会说出任何秘密。”

蓝峦笑道：“你错了，反而是我告诉依一件秘密，瞧瞧你知道不知道而已。”

关大坚无可无不可地点点头，蓝峦便道：“姜石公这一次借你之力，运了大批火药入坞，但他还运了两件东西进来，那是两门火炮，你可知道？”

关大坚一怔，摇头道：“没有这等事吧？”

蓝峦道：“元度兄你作个见证，告诉关兄有没有此事。”

王元度道：“坞主之言，丝毫不假，当真有两门红衣火炮，分别安放在两个地方，可以轰击全坞任何一处地方。”

关大坚眉宇间露出愤怒之色，却仍然没有说话。

蓝峦一着机不可失，立刻取过这小星坞详图，展放他面前，沉声道：“姜石公保留这两门火炮的秘密，用意至为明显，便是他掌握着发动毁灭全坞之权，而又能够置身事外。由于火炮可以远轰引发全坞各处火药，到了事急之际，被迫发炮，其时，纵然一元教中许多高手未及撤出，他亦顾不了这么多。”

这一点用心，谁都可以瞧得出来，所以姜石公不敢让你们晓得，连身为一元教四大护法之一的左昆兄，也全无所悉。”

关大坚冷哼一声，道：“兄弟也是护法之一。”

蓝峦听了又是惊讶，又是高兴，道：“假如关院主在一元教中的身份竟低于四大护法，可就太小觑咱们日月坞了。现在请关院主考虑一下，假如觉得姜石公的为人恶毒卑鄙，全无人性，便可据此推断出一元教在他策划之下，迟早要被天下之人唾骂不耻，与其投身那等帮派，不如从今日起，重新帮助本坞，大大的做一番事业。”

关大坚微微动容，目光移到那份地图上，突然取起炭笔，在图上又注了十多处，都是内宅要地。

蓝、王等人一瞧他注的竟与左昆相同，全无差异，当下已相信关大坚这回再无隐瞒，都透一口大气。

至此，蓝峦便出手解开关大坚的穴道，他早已算到须得自己亲手解穴，所以已向乡老伯问明手法。

关大坚骤然恢复了自由，反而一怔。

蓝峦已道：“本坞已决定不再闭关自守，定须贡献出力量，为天下武林伸张正义，主持公道。若然这么一做，势必繁忙不堪，关院主不愁没有大展身手实现壮志的机会。”

他说得十分诚恳坚决。一听而知，这话乃是出自真心，关大坚不能不信，心中大为欢欣，道：“坞主既然挺身肩负造福天下之心，关大坚矢誓效忠，追随左右。”

他本想告诉蓝峦说，他之所以投入一元教中，除了往昔的仇怨之外，最主要的理由，便是寂寞。

试想，一个鹰扬的风云之士，却一辈子隐居在日月坞中，心中感到何等寂寞。坐看岁月如流，徒兴髀肉复生，英雄老去之感！自然令人难以忍受。

不过他此刻没有当着外人说出来，话题立刻转到火药一事，他道：“据敝院所知，姜石公曾下功夫研究出一种防潮秘法，纵然数日倾盆大雨，也不会影响地下所埋的火药。因此，坞主势必下令多人挖掘才行。但这一来，姜石公就很容易发觉，趁机发炮轰击了。”

王、管二人一听这话，顿时面露忧色。

蓝峦道：“姜石公正是利用这一点来反威胁我们，使得我们纵然查得出他埋藏火药之事，也不敢兴师动众地挖掘。因为那样做法，不啻迫他施展毒手，这真是十分奥妙的一着。”

管中流道：“然则坞主可有解决之法没有？”

蓝峦道：“当然有啦！但必须关院主和左兄都不露丝毫破绽，才来得及毁去这些火药。”

关大坚道：“姜石公曾密令敝院尽力阻止王元度兄通过这密室量才的一关，特地加派左兄暗中相助，坞主可知道他何故要这么做？”

蓝峦道：“王兄年事虽轻，但在这短短时日中，他已崛起于武林，光芒四射，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团体，俱是年轻一代的高手，力量甚是强大。姜石公唯恐本坞结纳这一股力量，平添无限声势，所以定要暗中破坏。换言之，他要本坞保持孤立，断绝外援。同时一步步削弱本坞力量，等到时机成熟，一举覆灭本坞，把日月坞作一元教的根据地……”

他微微一笑之后，又道：“王元度兄如若跃上本届金鳌大会盟主之位，

他的声誉顿时凌驾于任何一位名家高手之上，以他这时的地位身份，若然帮助本坞与一元教为敌，对一元教自然大为不利。这话也就是说，姜石公不愿王元度兄将来变成足以对抗一元教的敌手，所以先发制人。”

王元度突然插口道：“武林中但知一元教高手如云，势力强大无比，但这位一元教教主是谁，似乎还没有人晓得，关院主身为护法高位，想必知道？”

关大坚道：“敝院当然晓得，但多年来从未见过教主之面，这是一则教主罕得露面，二则敝院没有机会离开日月坞……”

他话声略略停歇一下，又道：“在军师之上，有两个地位更高之人，一是正教主荀伯业，一是副教主甄红袖。”

蓝峦道：“他们在江湖上虽是薄有声名，但怎当得这高手如云的一元教正副教主之位？”

关大坚道：“荀教主多年以来，一直修炼神功，罕得与闻教中之事，因此，实际上是副教主甄红袖主持教务，她一身武学，高绝一时，决不是外间之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蓝峦沉吟道：“这就奇了，他们的武功既是高到连院主也佩服的地步，为何不让外间之人知道。”

关大坚道：“这一点敝院亦不甚明白，敝院曾经晤见过甄副教主两次，第一次她以极丑陋的中年妇人形貌与我相见，并且出手印证武功，家数手法极尽凶毒之能事，使人有如置身惊涛骇浪之中，生出心胆皆寒之感，她功力之强，实是敝院平生仅见。是以甚为敬佩，自愿屈居她手下。”

众人都凝神倾听这段武林秘闻，尤其是蓝峦最感兴趣，心想，当世之间有两位女性高手我都认得，殊不料还有这一位声名较弱的甄红袖，更在她们之上。

关大坚又适：“敝院第二次见到甄副教主之时，已是多年以后之事。这一次见她竟变成一位风姿绰约，容光明艳的少妇，此次出手印证武功之时，她的手法。路数完全不同。乃是以奥妙灵巧见长，全然不觉凶毒，这使敝院极是感到难以置信乃是同一人出手。不过这一回的她，武功仍然足以使敝院感到折服。”

他寻思了一下，才又道：“甄红袖定是晓得我心中之疑，当即背转身子，一会儿回过头来，竟恢复了昔年丑貌，待我看明白了，这才又变成明艳少妇的面目，我不论是怎样查看，都瞧不出她哪一副面貌才是真的？”

蓝峦道：“这话若不是关院主亲口说出，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只不知此谜已揭开了没有？”

王、管二人都伸长耳朵，听他答复，关大坚摇摇头，道：“没有，至今还是不知她的真面目到底是美，是丑，这个谜，别说是罕得见到她的敝院，即使是姜石公，也一直想找到答案而未得呢！”

管中流道：“姜石公为人狡猾之极，关院主怎知他不是故弄玄虚？”

关大坚道：“他起初总在有意无意之间表示出他晓得这个秘密，直到最近，才坦白告诉我说，他根本还不晓得，嘱我有机会时，用心查看。”

蓝峦道：“这位副教主已经如此神秘诡奇，可想而知正教主更加高深莫测了？”

关大坚道：“正是如此，荀教主一直勤修神功大法，锐意要膺当天下第一高手之位，即使是副教主也不是常常管事，她也是练功的时间多，管事的

时间少，是以姜石公得以肆行其志，为所欲为。”

别人听了这话，还不怎样，但王元度听了，心中却泛起一线希望，忖道：“这样说来，那正副教主为人是善是恶，尚未可知，或者有点像蓝峦的情形，为善亦可，为恶亦可。因此，我若能及早找到他们，设法使他们向正义之路走，当是一宗莫大的功德。”此意一决，便问道：“关院主可知道荀教主他们在何处隐修么？”

关大坚道：“确实地点不得而知，好像是在嵩山附近的一处隐秘地方。”

最感到欣慰的还是这日月坞主蓝峦，因为他终于把叛变通敌的本坞重要人物找出，并且使他返回自己的阵营中。此举不但对日月坞的实力大有影响，同时亦不致砸了招牌，被天下英雄嗤笑。

这密室量才的最后关，规定是一昼夜时间，至迟翌日早晨日出之时，便须出关，不然即作败论。金鳌大会所以规定如此长久的时间，便因这密室量才的最后关头中，共有三种比试，而内功一门，有时说不定会拼上一日，其余拳掌和兵刃，亦可能耗费很多时间。

因此，在这一昼夜之内，他们得以秘密行动，即使是姜石公那么奸狡多疑的人，在这时限之内，也不会产生太大的疑心。

现在，乡老伯等五人聚集在一室之内，关大坚向左昆表明自己的态度，并且道：“左兄既然将来还要重返一元教，为教主效力，兄弟现下即向左兄告辞，日后相逢，只怕已不能顾念交情了。”

左昆道：“咱们大丈夫作事，定须如此，方合道理，今日别过之后，将来咱们各为其主，自然不能顾全私交了。”

关大坚点点头，又道：“左兄可于近天亮之际潜出此地，不妨把一切责任推到兄弟身上，就说兄弟忽然后悔，决意脱离一元教，效忠日月坞，其时冷不妨把你制住，讲妥了不准你宣扬为条件……”

他的话还未说完，乡老伯插口道：“这样不大妥当，最好利用左昆反威胁姜石公释放日月坞之人。此举一则可以估量出姜石公以他的私仇为重，抑是以手下大将为重？二则亦可使姜石公深信左昆当真被擒，反正左昆你决不会有性命之忧。”

蓝峦自然巴不得如此，左昆沉吟有顷，也觉得此法可行。

慨然道：“兄弟以敝教声誉为重，不容姜军师为了宣泄一己之忿，加害千百武林同道，以致敝教成为天下武林切齿痛恨的帮派。因此，今日如何替兄弟掩饰，悉随诸位之意，但最重要的，莫过于毁去火药之事。”

蓝峦道：“请乡老伯及诸位随我来。”

他当先走出密室，在甬道间推开一道暗门，沿着一条伸入地下的甬道走去，大约走了七八丈，开出地面，却是在一座大厅之内。

他们都用黑布包扎住头面，跟随蓝峦走到一处院落中。先在房中打开地图，查核出这座院子里也埋有炸药。

蓝峦匆匆出去，不久，带了一批手下回来，用锹锄在院中挖掘。

果然按图索骥，掘出十节火药，他取了两节火药入房，还有两个小铁桶。

众人观看这节火药，但见包装得相当奇怪，粗加鸭卵，长约一尺。一半是钢制圆筒，另一截却是一种坚韧的厚纸卷作筒形，合起来便是一节火药。

蓝峦道：“这节火药，一半是钢铁所制，自然不会透水，另一截是特制的皮纸，亦能防水。因此埋在地底，时日虽久，不怕湿气，兼且携带便利，

易于下手。这一节火药全靠钢筒这一端爆炸，始有威力。大凡火药点燃，如若四周压力越大，爆炸之力越强。这一节钢筒的压力非同小可，是以爆炸起来，这十节火药，定可把整座院落炸塌。”

他揭开一个铁桶，桶内盛满清水。

他把火药筒丢入水中，道：“这是证明给诸位看看，一定不会透水。”

过了一会，才把火药取出，抹干一验，外面不沾一点水珠。

蓝恋用小刀割破皮纸的一端，将火药倒出来，果然极是干燥，一望而知，只须火种掠过，即可点燃。他把皮纸完全扯掉，那一截钢筒竟是自行封闭着，有一条药蕊伸出外面，一如常见的爆竹。只不过爆竹是用纸卷的，而这个却是钢铁制的外壳，众人见了，都咋舌不已。

蓝恋那么深沉之人，额上也不禁微微沁出汗水。他乃是想到这些威力强大无比的火药，设若爆炸起来，全坞之人，难有噍类。

这等空前的大祸，实在是他梦想不到的，如今侥幸之幸，业已窥破，却也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他揭开第二个桶盖，却是一桶黄色的水，便随手把那钢筒以及另一节火药丢在桶内，郑重地道：“这一桶水内已放有某种药物，能够迅即渗透过皮纸，使火药失去爆炸力，咱们一试便知。”

话声一歇，便取出那一节火药，先抹干外面，才割破皮纸。

但见整截火药都黏在一块，并不散落，一如潮湿后的光景。

蓝恋弄下一块，用火折去烧，竟点不着。

当下长长透一口气，道：“果然奇妙无比，现在只要我们安排得好，便可以消弭这场大劫了。”

众人也都跟着他松弛下来，连乡老伯也不例外。这是因为他们亲眼见到这一节火药设计得十分高明，威力之大，决非人类所能抗拒。乡老伯武功虽强，但也挡不住一炸之威。

蓝恋沉声道：“此事仍然十分棘手，第一点，我们不能把火药通通掘起来丢在特制药水之中，那就只好往埋得有火药的地面上淋水。但此举效力大打折扣，所以须得有好几个时辰的时间，方能保证这些火药决不爆炸。第二，由于须得有一段时间，咱们的行动便须极为隐密，事先不可打草惊蛇。因此，咱们不能先下手毁去那两门火炮，却又不得不严密监视，必须随时可以夺过火炮，加以毁坏。第三点，姜石公一定训练得有敢死之士，身带火器，一声令下，这些人都敢在埋有火药的地点施展火器。因此，我们必须防范到这一着，免得借手不及。”

这一番话，果然大使众人震惊，左昆道：“不错，姜军师亲自训练了三十六铁卫，皆是敢死艺高之士，若然他们四散涌出，非得出动比他们多一两倍的高手，方能一一截杀。”

要知这事不比寻常，但须一两人漏网，局势便无可收拾，所以每一件事情，都不能有半点舛错。因此，那三十六铁卫定须有七八十个高手来对付。

但聚集七八十名高手，岂是容易之事，时间既匆迫，又怕会泄露风声，简直是办不到的。

众人默然有顷，乡老伯道：“瞧来唯有秘密地一点点灌淋药水，等到时限已届，再也不能爆炸，即可高枕无忧的了。”

蓝恋道：“这自然是上上之策，但咱们难道就不调派人手，预防敌人发觉咱们毁药之举，打算发动毒手，咱们即可全力阻止？”

王元度道：“一旦调集人手，更易被敌人发觉。”

关大坚也道：“不错，唯有在毁药之时小心行事，不让姜石公发觉。”

蓝峦迅即下了决心，道：“好，就这样决定。这件事只能挑选几个人下手，另外调配一些人负责运送药水。我们在天黑之时出动，到天亮时立刻下手毁去火炮。这些人手如何调派，还望乡老伯指点。”

乡老伯道：“这件事老夫只有出力的份，你人地皆熟，还是你拟定计划为是。”

蓝峦拱手道：“既是乡老伯吩咐，在下有僭了。”

他的目光掠警过众人一眼，道：“我们先组成一队人马，狙杀任何形迹可疑之人，这支队伍，人数不必太多，由乡老伯领导，共计有我、王元度兄、管中流兄、钱万贯兄以及敝坞三院院主便足够了。此外，由敝坞李公衡兄率领六道指挥，再挑选出二十名极精干的手下负责运送药水，由阿闪姑娘等一千年轻高手，担任灌淋任务，黎明之时，我们第二度行动，毁去火炮，便算是大功告成。”

他们商议之时，左昆也在室中完全听到。但这个计划中并无反击一元教的行动，因此左昆大为放心，觉得自己并不是出卖本教之人，反而是为了免使本教被天下唾骂，又挽救逾千的武林同道起见，这样做法全然无愧于心。

蓝峦算无遗策，他可没有轻易放过了左昆，转眼望住他说道：“今晚便是最要紧的关头，非成功不可，因此左兄返去见到姜石公之后，须得小心在意，若然发现他另有奇谋，足以使咱们毁去火药的计划招致失败的话，还望及时通知，兄弟专派一人，负责等候左兄消息，自然最好是用不到左兄帮忙，那样便表示一切顺利。”

左昆微一思忖，慨然道：“兄弟虽然形迹上好像有负姜军师，但其实都对他有益无害。”

因此兄弟答应坞主，万一于你们这个计划有所打击，定必迅快通知，总而言之，兄弟将来仍然效忠一元教，可是目前却不赞成姜军师这等疯狂毒计。”

蓝峦道：“在下先替千百武林同道向左兄道谢，左兄玉成这一宗大事，功德难以计算，日后必有好报。”

左昆微微一笑，道：“只怕将来在下不由自主，仍然与坞主及诸位兵戎相见，浴血苦斗，唉，日后之事，谁也无法预测，只好行一步算一步了。”

计议既定，乡老伯自去安排一些事情。蓝峦、关大坚、管中流和王元度则回到密室中。

左昆却在一处地方等候时机，他已与蓝峦等人商妥了一套说词，定可瞒过姜石公。

到了晚间，乡老伯和蓝峦、武季重、关大坚、朱机伯、王元度、管中流、钱万贯等八人一齐出动，分布在一元教所盘踞的三座院落周围。

这三座院落都是连接在一起，前此业已说过，日月坞之人虽然用尽了各种方法，都无法渗入这三处院落内查探。

他们严密监视着这三个院落的动静，可是以姜石公之多疑善作，会不会另有秘密容身之地？这一点连关大坚和左昆都甚表怀疑，不敢说一定没有。

因此，乡老伯并不固守一点，而是到处巡大，以防万一。但这小星坞之内，房屋太多，纵是以乡老伯这等一代宗师，也有无法兼顾之感。

现在的危机，不但是那两门可以发射到远处的火炮，使人感到战凛。还有那姜石公多年来蓄养的死士，亦是绝大的祸患。

这等死士，身上都带了火器，散窜到埋有火药之地施放，顿时可以惹起爆炸，一处接一处地蔓延开来，谁也无法制止。

虽说目下无人在广场上，但这等震撼天地的大爆炸，仍然足以使房屋崩塌，酿成一场大火。是以死伤之人，也决不在少数。

况且一旦引起如此混乱的情势之后，姜石公势必动员全部力量，向日月坞之人出手狙击。这一元教还有许多潜藏的高手，实力难以估计，加上好些邪派高手之助，这一场大血战，亦必惨绝无疑。

总而言之，他们在火药未曾完全毁去以前，决计不能被敌人发觉，此是唯一的关键，成功失败，尽在此举。

黑暗中掩蔽了许多武林名家高手的行动，日月坞固然精锐全出，王元度这一方的少年英侠，亦全部参加行动，卓辽也在这一群少年英侠队伍中，担任灌淋药水，使火药失去效力的任务。

这时，姜石公在一间上房中，有如疯虎般踱来踱去。他派遣出本教四大护法之一的左昆，去助关大坚行事。至今密室量才这一关毫无动静，仿佛听说王元度已经过了关，但此说却未能证实。

在房间里另有两人，一个是瘦削老者，一个是身躯庞伟的大汉，他们都睁着精光闪闪的眼睛，一言不发。在这个房间外面另有十六七名手提大刀的劲装大汉，团团守卫，戒备极是森严。

姜石公绞尽脑汁，都想不出敌方以何等手段对付左昆和关大坚，尤其是至今居然不动声色，更使人感到莫测高深。

他一向把蓝峦当作极难斗的对手，但假如不是这一届金鳌大会已决定由日月坞主办的话，他早就在三四年前，率领一元教中高手，大举入侵日月坞了。那关大坚早就把日月坞的详细地图给了姜石公，是以他的入侵，处处皆可抢制机先，使敌人完全散涣纷乱，稳操必胜之机。

但他得知蓝峦在小星坞布置会场的消息之后，忽然改变了计划，打算在这天下群雄毕集的地方，一举击溃了蓝峦。

自然他利用种种手段打击蓝峦，而不是完全由他直接出手。例如像不夜岛的凶邪，以及没角犀屠望等魔头，都被他暗中利用。

又例如他利用暧昧的情势，分别掳劫了日月坞及王元度方面的人，使他们几乎火拼起来。

这姜石公觉得单单击败了蓝峦，仅仅把他杀死太过乏味，他定要大施手段，使得蓝峦处处遭受打击，最后，底下的人手全部被生擒或杀死，剩他一人，让他逃返日月坞，才率众进犯，最后将他杀死。

假如他的计划完全不出差错，蓝峦恐怕很难逃过这一场惨绝人寰的劫难。

殊不料这许多阴谋中，大部份失败了，主要原因却是来了一个乡老伯，他以绝世神功，竟能帮助阿闪增强目力，找出了姜石公所在，又能闯过三十六铁卫这一关，迫他释放管中流和田不恭。

此外，那王元度和阿闪居然不怕不夜岛的迷魂圣药，也是事先谁也意想不到的。因此之故，蓝家女儿既保全了贞节，而王元度等人也不曾被那些凶邪魔头杀死。

紧接着蓝峦向宣隐先生求计，着着反攻。姜石公开始茫然无主，判断

不出敌我之势，此所以他眼下心如火焚，痛苦之极。

那个瘦削老者突然打破沉默，缓缓道：“军师你平生算无遗策，属下从未见过军师如此浮躁之态，难道说，左兄的不返，竟使军师方寸大乱了么？”

此人话声低沉而有力，颇有镇静人心之效。

姜石公停下脚步，长长吐一口气，道：“曹护法之言，使我突然冷静不少。但目下的情势混沌暧昧，当真使本军师为之方寸大乱，无计可施。”

他不断地摸着颌下的胡子，过了一会，又道：“有烦逢当兄带两名部属到外面查看，尤其是广场上更须小心注意，我想如若左护法已经失败，广场上应有迹象可寻。”

此人当真是才略杰出之士，竟测料出敌方在广场上应有行动。

那逢当应声起身，但见他体格既高且壮，宛如一头大象，但动作却敏捷之极。原来此人正是一元教七兽之一，浑号大象，武功甚是高强。他迅即出房而去，脚下竟不闻半点声息。

姓曹的瘦削老者说道：“假如敌方真能棋先一招，咱们还有赢胜的机会没有？”

姜石公道：“本军师如若使出最后的一着，敌人决计无法化解，这却是我敢夸口的。但如若不动那最后一着的话，唯有希望甄副教主及时赶到了。”

他的目光投向黑暗的窗外，又接着道：“开庭兄你身为本教护法要职，自然深知甄副教主的武功深不可测，但这还不是转败为胜的关键。”

营开庭虽是城府深沉之士，至此也不由得流露出诧异色，问道：“那么关键在什么地方？”

姜石公微微一笑，道：“甄副教主法驾一到，本教的四大护法和七兽高手，都将勇气百倍，领命出战之时，人人奋不顾身。这一来，你们十一位可当二十二位之用，敌人自然很难与咱们抗手相争了。”

他寥寥数言中，已道出副教主甄红袖具有一种奇异魔力，能使麾下高手争相驰驱效死。

曹开庭听他这么一说，眼中顿时露出神采。

可见得他乃是打心中愿意替副教主甄红袖效死，是以姜石公当面说出，他不但毫不在意，反而触动了他心中的感情。

且说大象逢当率了两名手下奔出院子，他的体型虽是硕大无朋，但行动却甚是轻捷速快。

他一向对这位狡谲多智的军师十分信服，是以此刻心中已打定会碰见敌人的主意。

四下甚是岑寂，他踏出院门之后，静静的屹立好一会，两眼骨碌碌地转动，打量周围的情景。

但觉毫无异状，当下提高声音吩咐道：“刘唐，你一直走出广场瞧瞧，若无可疑的形迹，便回去安歇。金武，你在这三个院落的四周巡视，等刘唐回来会合也去安歇……”

他停歇一下，又道：“我早就要困啦，但却不得不应应景，免得军师怪我懒惰贪睡。我就在那边廊下的秋海棠树后面坐一会，如若有事，可到那边叫醒我。”

那刘康、金武二人带着笑声答应了，还陪着这个巨大的人走到长廊，等他隐没在树后黑影中，这才并肩缓缓走去。

他们穿过院门，刘康笑道：“老金，咱们赌一赌如何？”

金武道：“好，我出五两银子押他老人家已在打呼。”

刘唐道：“刚刚相反，我说他这一回不会发出鼻鼾声，五两的注码不多不少，正合我意。”

金武道：“那就一言为定，你到外面瞧瞧，我四下巡查，我绝不经过他那儿，咱们就在这儿碰面，才一同去听听他打呼噜了没有。”

刘唐道：“就是这样吧，你这回定必输给我了，因为他老人家无不怕地不怕，就怕咱们军师爷。所以他虽然偷个懒，心中总是有点嘀咕，不敢放心睡熟。”

金武道：“咱们等着瞧吧，他老人家熬了一整天，全没合过眼，不睡得死死的才怪呢！”

他们各执一词，倒也各有道理。在暗中偷听的乡老伯觉得很有趣，决意要瞧瞧哪一个得胜。当下选定跟踪着巡查四周的金武，以便看个水落石出。

当姜石公嘱咐逢当出去查看之时，这些对话都被乡老伯听去。因此，逢当一出院门，广场东面角落的三条人影，突然被一颗自空而降的石子惊动，霎时都隐藏起来，整片广场上全无人影。

这一片广场由卓辽、阿闪和柳儿三人负责淋灌药水，其余吕杰、束大名、柳昭等都分别负责其他地方，希望分头下手，很快的办完这件重大的任务。要知这地底的火药数量甚多，断断无法全部掘出，所以只好用这特制药水灌淋。但此法有利有弊，有利的是淋灌之法省时省力，可望不致被敌人发觉。弊处是淋灌之后，须有两三个时辰之久，才能保证生效，如若在淋灌前后被敌人发觉，猛然发动，仍然能够爆炸。

正因如此，蓝恋才会出动所有的人力，准备万一被敌人发觉，便加以截杀，一方面毁去火炮，希望还能挽回浩劫。

前文也曾提过，火炮易毁，难办的是姜石公蓄养了几十个敢死队员，这些人个个带着火药，当命令下来之时，他们从四方八面冲出去，这倒是十分难以阻截的。何况双方激战一起，四下惊动来观之人甚多，使得场面混乱，对一元教方面自然大是有利。

蓝恋曾经考虑过利用四大护法之一的左昆，要他守在广场，到了万一有些敢死队冲出包围网之时，左昆即可上前喝令他们站住，并且禁止他们施放火器。但左昆却告诉蓝恋说，姜石公的三十六铁卫只听姜石公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他们。因此，蓝恋只好放弃此计，全力布置一个拦截网。

卓辽等三人得到讯号躲起来之后，隔了好久，那刘唐才悄然蹑出来。

他很机警地先闪在黑暗之处，四下查看过，才敢移动。但他走遍了整个广场，都没发现什么。

于是他转身回去，阿闪提起一个陶瓮，跃上墙头。身边风声飒然连响，卓辽和柳儿也都提着一个瓮跃了上来。

他们已窥见刘唐回去，所以才敢现身。柳儿最先跃落广场，继续在她负责的区域灌淋药水。阿闪随手也跟着这么做，只有卓辽跃落广场之后，屹立不动，沉吟忖想。

阿闪双眉一皱，走过来低声道：“喂，你快点动手呀，现在是要你出力办事，不是教你当大少爷。”

卓辽没有计较她的嘲讽，沉吟道：“奇怪，即使是我，亦不会如此粗心大意的。”

阿闪道：“你说什么？敌人不是回去了么？假如后面还有人出来，我们

的警哨早就发出暗讯，要我们暂时藏匿着不要出来了。”

卓辽道：“我也晓得这一点，又深知咱们的警哨个个都是当今一流高手，耳目极灵，大可以放心信任，所以才觉得古怪难测。”

阿闪道：“别庸人自扰了，动手吧，时间无多啦！”

原来他们这一件任务已由蓝峦等人精密计算过，都有时间限制，所以他们决不能浪费分秒的时间。

卓辽道：“好，咱们动手……”他怀疑地摇摇头，继续工作。

这时，一个庞大的身影已到了广场边缘，他只须跃过围墙，就可以把广场的一切，摄入眼中。

这人正是一元教七兽高手之一的大象逢当。他的外表虽是鲁钝愚笨，其实却十分狡诈，正如他的外型好像很迟钝，事实上却敏捷无比，反应极快。

他的手下之中，有好几个都是老搭档。因此，当他一使诈语，假说要偷懒睡觉之时，刘、金二人便立刻接上腔，帮他圆谎，刘、金二人已明白他们的头儿是使用障眼法，把敌人的注意力部移到他们身上，以便他暗暗行动，摆脱敌人的监视和盯梢。

还有一件须得表明白，那就是在那茂密的秋海棠后面，他们一元教已暗暗挖了一个矮门，再由巧妙手法装好，除非是小心察看，否则定难瞧出。像这一类的暗门一共有七八个之多，都是在某些隐秘之处，外表上全然瞧不出来。姜石公弄了这一手，并非预料到今晚让逢当使用，而是深知此举定会有使敌人意想不到的妙用，所以事先弄了七八处。

逢当今晚便是利用其中之一，他最擅长利用自己的体型，所以诈语之中说是贪懒困上一觉，假如真有敌人窥伺在侧，定会相信。

他极信服姜石公的推测，所以知道如不出奇制胜，未必就查得出真相。乡老伯也不是简单之人，可是一则他一直盯着逢当，见他并没有跟手下说一两句私话的机会，便想不到这话会是诈语。二则他们仍然有人遥遥监视那条走廊，假如逢当离开，定会被别人发现。所以他才放心地跟踪金武，等着看戏。

殊不知大象逢当已施展手脚，移开砖块，钻了过去。隔壁乃是另一个院落。逢当悄悄从另一道门户出去，一路翻越墙头屋顶，略略兜个圈子迫近广场，免得在通道上被敌方岗哨发现。

这一着果然妙极，乡老伯这一边的人全然不知道逢当已经脱出他们监视，追到广场边缘。

房间内的姜石公计算着时间，突然间起身，拍两下手掌，他低低发出命令道：“传令准备发炮。”话声甚低，连曹开庭都没有听清楚。

两名手下迅即出去，姜石公又击掌召来两人，传令他们去通知三十六铁卫准备行动。

这时唯一能潜匿近处，不虞姜石公发现的乡老伯业已走开。其他的人都散布在这三座院落的四周，全然不知道姜石公发出这些命令。

他的手下人领命出去之后，老练的曹开庭也不禁变了颜色，道：“军师说的是什么火炮？”

姜石公沉声道：“就是红衣火炮，我费了不知多少气力心机才运得来。”他一面说话，一面用食指有规律地轻轻敲在另一只手上。这是他计算时间的方法，可以毫厘不差。

他接着便道：“孩儿们应当准备停当了，现在但等逢当有消息送回来，

我发出命令，这小星坞登时天翻地覆，咱们趁机诛杀敌人，一个不留。”

曹开庭想起那无量的火药，一旦爆炸，岂同小可？不由得大感紧张，自己觉出热汗顺着背脊骨直淌流下来。他深深吸一口气，道：“军师可曾考虑到对头方面那位乡老伯？此人武功深不可测，只怕咱们无法趁机取他性命。”

姜石公冷冷道：“他一定活不了，因为假如蓝峦方面正在动那些火药，这个老儿必定有份。”

曹开庭道：“但愿如此。”

姜石公不悦地哼一声，道：“你要知道，假如关大坚泄露了本教大计，蓝峦面对如此沉重的责任，定必无法担承，因此不能不找到乡老伯。本来那老儿亦未必就会理会他，可是一听此事如此巨大，他便不能不帮助蓝峦了。”

曹开庭越听越觉得不妥，因为乡老伯既然一定帮助蓝峦，岂不是对本教更为不利？

姜石公好像看透他的心思，又道：“要知那老儿如不帮助蓝峦，就未必能炸死他。正因他帮助蓝峦，势必出手帮他除去火药，这么一来，咱们一旦发动，他们都在死区之内，决无幸免之理，你现在明白了没有广营开庭忙道：“属下明白啦，只是万一乡老伯不在死区之内，本教的伤亡可就无法估测了。”

姜石公怒道：“决没有万一的事发生，你今晚怎么啦？竟变得如此畏首畏尾？”

曹开庭不敢再说，但背上的热汗，仍然流个不停。

姜石公泛起狞笑，心想：“只要一旦发动爆炸，本教自兹成为天下公敌，你们有些人纵想动摇变节，也已经办不到啦！而且此举可以迫使教主出头，一元教从此不再暗中行事，嘿嘿，一元教的威名固然蒸蒸日上，得以慑服天下武林，但最重要的是不出三年，副教主甄红袖将变成我的禁脔了。”

曹开庭自然想不到姜石公脑海中还有这么多的古怪，更不知这中间尚潜蕴得有一个有关本教的绝大阴谋，他只是担心没有炸死乡老伯，以致丧生在他手中。

要知曹开庭也是江湖中大大著名，心黑手辣的杀星，见过无数大风大浪，并非贪生怕死之人。可是他目下已深悉乡老伯乃是当今宇内第一高手。若然碰上敌对的话，简直全无还击的机会，这等敌人，叫他如何能够不怕？若果把乡老伯换一个人，例如高明如蓝峦、曹开庭，他亦明知很难有取胜之望，仍然可以不必畏惧。这关键便在于乡老伯没有一拼的机会，但对蓝峦却还可以出手争锋，尚有舍命一拼的机会。

姜石公侧耳倾听外面的声响，口中说道：“逢当已奉我风令，假如发现敌踪，查明果然在动地下的火药，他就用本教特制的铜哨发出警讯，免去赶回报讯这一道手续，这样敌人就减少一个拦截住他的机会了。”

他的确是老谋深算之极，每一步都填密推算过，务求减少任何失败的机会。当他说这话的时候，那大象逢当果然取出铜哨，含在口中，然后迅即跃上墙头，放眼四望。

逢当的眼光自左方开始，沿着广场扫射一匝，最后才扫到卓辽他们工作的地区。虽说是绕场一匝地扫视，但目光可不比走路，自然较之迅快无数倍，也不过是眨眼的时间，目光就到达了那一区。

他目光到处，仿佛见到人影一闪即逝。当下心头一震，付道：“果然有

点问题，不过还不能确定，须得再探视明白，方能发出警讯。”

当然他全然不晓得事情竟然那么凑巧，所谓凑巧便是假如他一跃上墙顶，立刻向右方望去，定可瞧得明明白白有三道人影先后跃过围墙。正因他从左方开始，所以才仅仅见到一道影子，亦不十分真切。

他已曾奉令须得查明敌人乃是动地下的火药，方许发警讯，是以他不敢冒失，定要过去查明才行。再者他亦不知道有火炮之事，如若晓得，他可就未必敢发出警讯。因为他素知军师爷心黑手辣，是个不折不扣但求目的不择手段之人，谁也不敢保证他不会立刻下令放炮。

若然放炮，他逢当便难逃炸为飞灰之劫了。

这也正是姜石公为何不肯向手下泄露火炮一事的原因了。姜石公十分了解人性，情知此举若被部属得知，则他们之中定有动摇变节之事发生。

这许多事说起来好像很繁琐很麻烦，但一个大阴谋家定须顾及这许多细微之处，才能顺利推行计划。因为若有一个部分发生变化，便会影响到整个大计划。

且说逢当屹立墙头，凝神再细细扫视全场一匝，这才跃落地上，但却不是落在墙外。

他的身形仍被围墙隔住，广场上的人可瞧不见他，他也瞧不见广场。他静静地靠墙而立，耳目并用，以免被敌人突然偷袭。

过了半晌，他还是不言不动。他正在施展一种极狡猾的诡计，使敌人以为他查看过之后，全无所获而回返。因此，敌人便可能再度出动。

事实上，此刻卓辽那边恰恰被他算中，阿闪低语道：“那个家伙回去啦，我们再不动手，就要超过期限方能交差了。”

卓辽摇摇头，道：“再等一会。”

阿闪撇嘴道：“有什么好等的？”

卓辽微微一笑，心想这个女孩子头脑太简单了，碰上狡猾一点的人非吃亏不可。当下温和地道：“姑娘难道忘了刚才的事么？我说一定还有敌人再出来查看，但你却不肯相信，好不容易才被我说动，离开此地。但已耽误了一点点，以致被敌人瞥见了身影。”

阿闪顿时感到服气，没有说话。他们一直趴在墙头，向刚才逢当出现之处望去，柳儿则负责查看后面，免得被敌人从背后绕到。

卓辽又细声道：“那个家伙在江湖上声名甚著，姓逢名当。外型虽是粗笨，其实却是很工心计之人。假如不是他的话，在下早就出去继续工作了。”

阿闪赌气不响，心想等会若然全无变故，我不大大的讽刺你一番才怪呢！

又过了一阵，卓辽也渐觉自己可能是太过多疑，心想我心中再数十下，假如还无人影出现，我就出去继续工作，免得过了期限。

他在心中默默地数着，很快就数了十下，正要开口，突然阿闪用手肘碰他一下，原来那边墙顶竟出现了逢当的身影。

她低低道：“你真行，这该死的大个子竟没有走开。”

墙头上的逢当眼见全无动静，便先把铜哨收回，跃落广场。他沿着围墙走去，一路都用阴影掩蔽着自己，不久，已走到卓辽他们那边，只见他蓦地跃过围墙，落在墙那边的露天院落中。

他的举动事先全无预兆，假使围墙内有人潜匿，定必想不到他跃过来而败露了行迹。

伏匿在另一处屋脊后的卓辽、阿闲和柳儿三人，见他使出这一手，不由得都在心中骂一声：“好狡猾的贼人。”

阿闲对卓辽的机智更加敬佩，原来当那大象逢当沿着高墙走动之时，卓辽便要他们撤退，一同躲藏在屋脊之后。其时阿闲还嫌他小题大做，故作紧张。直到现在眼见逢当果然跃过高墙查看，这才大大佩服那卓辽真有先见之明。

逢当四下查看过，并无敌踪，方始当真放心，跃出广场，一径回去复命。

乡老伯一直跟踪着金武，但见他小心翼翼地在这紧贴着的三座大院落外面巡查，他的行动甚是缓慢，每一个地方都瞧上老半天。

最后，他回到走廊上和刘康会合，双方比一比手势，便一直奔回他们所居的院落。经过大象逢当潜匿的地方时，竟不停步，似是忘记了早先打赌之言。

乡老伯觉得奇怪万分，用心查听一下，方知树后杳无人迹。于是转身找到监视这一边的朱机伯，向他询问逢当几时离开的。

朱机伯讶道：“没有看见他离开，您老已查出他不在树丛后面了么？”

乡老伯沉吟道：“奇怪，他已不在那儿。我往高处守望，你去树后查看一下。”

朱机伯片刻便自回返，失色道：“树后的砖墙有个洞穴，逢当竟是钻过邻院，避开了咱们目光。这刻不知己曾发现了咱们的行动不曾？”

乡老伯迅即潜入姜石公那座院落，但见姜、曹二人都聚精会神地等候讯息。他心头大震，忖道：“我要不要冲入去把他们立时杀死？”

正在寻思，一种细微的声响惊动了他。不久，大象逢当匆匆进来，向姜石公摇头道：“广场上毫无可疑迹象，属下先用诈语，如此这般的说，接着又使用金蝉脱壳之计，悄悄掩出广场。”

姜石公道：“你为何去了这么久？”

逢当道：“属下因为好像瞥见人影一闪，心有所疑，便用种种手法查个水落石出，及至确知乃是眼花瞧错，方敢返回向军师复命。”

姜石公道：“做得很好，照你如此小心行事，本军师大可放心，相信敌人方面全无行动了。”

在外面窃听的乡老伯此刻才放了心，暗中叫声惭愧，忖道：“假如不是卓辽机智过人，早就被这些狡猾的狐狸们查出我们的图谋了，若然因此而惹起大爆炸，则这个责任完全得由我担承了。”

想到这一点，顿时增添了几分重视敌人之心。姜石公随即命人传令，把火炮收起，又着他手下的敢死队解散休息，等明天出动。

卓辽等几组人总算顺利地完成任务，整个小星坞平静如常，数千人俱都沉酣梦乡之中。

谁也不知道在这平静的表面之下，正有两个大集团在激烈地斗法。

